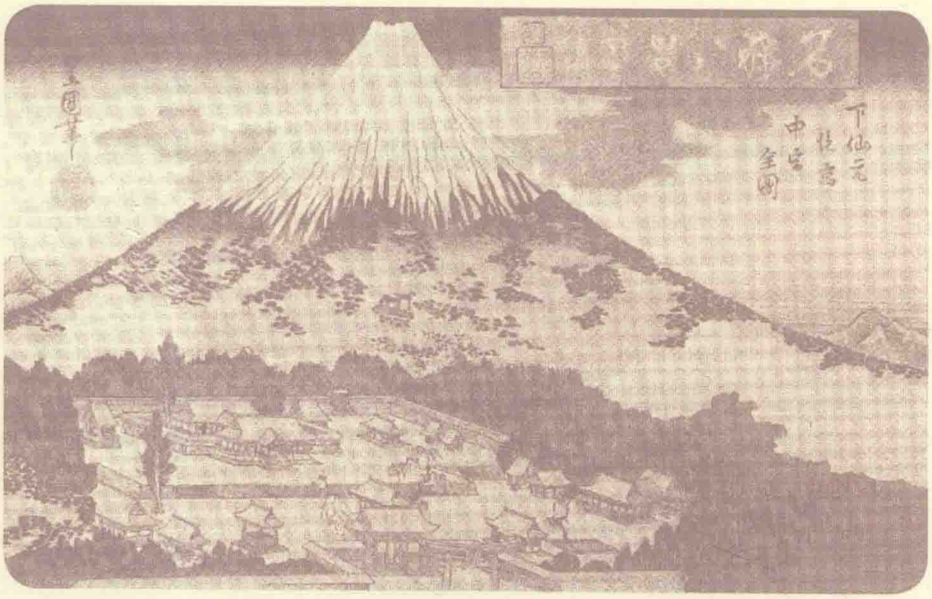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地理 外紀

十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十册目録（總第130册）

外紀

好好詩史 著

偕老浴史

舊抄本

據舊抄本影印

偕老浴史

好好詩史著

己未冬

偕老浴史卷之上　　好好詩史　録

予年六十一、近歳秋涼之候、必患腰髖弛痛、行歩起臥不如意、然而已剏鞅掌、半日不能得閒、因試謝客、静坐灌浴、則痛苦如忘、故欲温泉以治之久矣、既而児男館學業成而歸、今年三十四、専任家技、遐邇奔走、足以幹父之蠱、細君亦患腰冷、素欲之而憖遷不已、於是請暇、携孫萬及僮元而往、細君年五十三、萬元皆年十五、時安政六年歳次己未秋、

一

九月十二日、夜來大雨、天已曙、雨亦歇、前夕温海人三吉偶來宿、聞是行也、曰、僕唯一宿、詰朝畢事、而追及三瀨、因早飯先出、

舁夫四人繼至、細君轎先發、元跟隨、馬夫二人亦至、鼎及諸弟子幹旋、載裝齎于駄架、擔夫亦至、而負藥笥咸發、又四人齎至、擡予轎而出、萬跟隨轎、過七日街、有神樂臺、下幔閴如無人、此是今秋冷轍疫流行、城市田里、死亡相繼、故于街于村、會優設臺、置神壇奉資幣、鼓樂歌舞、祈願、請禱、昼夜不絶、又造板舟、載藁偶、以視疫鬼、雜沓讙譁、鼓譟踴躍、放之河曲、通國

為習數十日間、鐺〻闐〻、轟天振地、踰月稍止、但此
一街、車猶未畢、日〻朝餐後始奏、狂戲亂舞、夜間最
甚、懸燈張燭、觀者群集、撒米錢而拜、達旦而止、
次子鴻自往年夏在江戸石川櫻所塾、多療流行病、
頗有験、今秋亦復爾、櫻所子夜業、飜譯公良日域格
列刺篇、鴻自傍筆録之、今夏畢業、既見貽其一本、方
事其用甚多、時兒所蒙　令、在酒田亦為之也、予亦
日夜極腰、而匍匐、因賦一律、以示二兒、
鴻遊櫻所好風薰、望至酒田穰醉氛、乃父鶴岡張
羽翼、各方醫昱舊雄軍、無窮有利蠅頭字、大用既
期敵脚文、舉世悲哀冷徹瘦、公良日域建殊勲、鴻字仲翼
鴨字伯望、酒田事畢、本月六日賜暇而歸
是之事雖無関係于此以流行病之故姑記耳
出街登橋、雲氣稍散、左覩金峰、蒼翠可掬、
深公笑買侮愚蠢、市隠清閑出走懷、仰望蒼穹同
一色、坐觀秀嶺幾千重、貧居却樂詩情迫、老大方
知酒味濃、不厭窓前朝暮友、青山最近是金峰、
右望城上與學校、林木蓊鬱、川流滾〻、拜伏而過、
元和偃武屬昇平、封内士民樂此生、泮水香芹飽
文德、蘭丘演習醉恩榮、朱門静奏春鶯囀、白屋高
謡萬歳聲、近接三山通秀氣、千秋鎮護鶴岡城、三山

謂月山湯殿羽黒、蘭丘
在南郊、即演武場、
過上肴街、陟阪上、右　公廟之所在、拜而過、經新街、
市井轆轤之響、桔槔之聲、咿軋囂〻、比屋炊煙、流于
簷端、禅源寺朝鼓鼕〻、街口茶店、霤下駐轎、各喫煙
茶、須臾出于農郊、稲田萬頃、黄熟可穫、西南山色甚
佳、直望盛山而行、右覩北嶽突兀、即鳥海山、古者唯称北嶽、鳥海山號始見于大和本州、
山是白雲似帯繞山腰、所向由良鴨龍澤諸山
如排列、遇漁婦數人負籃者、左右田地、刈穫過半、道
稍迂曲、左覩月山、白雲横畳、連綿于北嶽、瞬時間北
嶽迂移瞻之左前、右見淀川道標、而左轉、金峰宛然
在人目睫、左右男婦紛〻、其笠俘糾、穫之挃〻、到寺
田村、村中左有一刹、門前流水架橋、此服家先塋之
所在、與藥若拜趨、
服君新冢寺田村、村僻田園寂寺門、貴恙嘗參湯服老
藥議、孫児久被讀書恩、佳城鬱〻何堪仰、墓木蕭
蕭易斷魂、下轎邀風倶拜手、相看鳴咽更何言、
刷往年七月病殁、三
回白皆曩日宗事、
出村、梁夫壯勇如蟻、各呼苦熱、遇莱行數人、而知時
猶早、行數百歩、右過與屋村店、入白山林村、家〻賣
酸醤子、掛于竹竿或樹枝、數十為一把、完者裸者鮮

紅可愛、村端茶店、細君既卸轎、予亦解而憩、
秋陽射背豁胸襟、眼界渾無俗氣侵、村徑平蕪雙
轎往、樹頭高韻一蟬吟、此提家眷歡無極、常弄琴
詩樂不遙、方總正發塵外意、吹煙且過白山林、
出村、盛山客通可摩、井岡在咫尺、金峰之麓、即麴丘
演武場、歷々可觀、田中有楮一株、甚古色、朝暾照北
嶽之巓、餘光晰々、行里許、道頗迂回、又有一楮一松、
双立、最古色、既向南而行、三山在左、到于下清水村、
沿丘而行、荻蘆吐花、秋草呈色、右路傍茶店二宇、塵
穢可厭、卸轎而憩、舁夫等喫店婆諸談、不堪棒腹、店

四

唯有蒸栗悪蔦耳、下丘、上清水村在前、薔薇子紅熟、
野菊花盛開、蓼花金銀花龍胆艸蕎麥等、種々色可
愛、村後阜上、材木散乱、如布筞、左盛形之径、倉廩在
焉、右折近于村、村有一刹、肉食僧之世住、予壮歳應
招而一宿、夏夜無蟲、水流潺々、甚清幽可想、盛山枕
于村、沿村而行、朝雞交鳴、村歌相和、於是北嶽忽焉
在後、離村、沿山下細流而行、由良鴨諸山在右、左唯
見細流、有田川之径、山間御嶺之尖總見、既而北嶽
現于右、村落隷于大山者碁布、又右轉、左山崎村而
西行、北嶽又現、田間行數百歩、右蒼翠重層、山陵遠

近、風景可賞、右萬項平田、黄熟覺飽、遇（捕）鰕者數人、此
是秋後好漁釣者、買以為餌、土風振古如茲、辰牌半
晌、達于新橋、距城二里許、橋下清流、即田川下流也、
茶店南北對屋、少婦迎行客、茶酒殽核、若餅糕可喫、
坐席亦不甚鄙、乃就北方卸轎、舁夫八人各歇息、飲
酒喫餅、與少婦戲謔、能使人笑、
青囊日々走通闤、薄伎終身不少閒、筆硯空存塵
笈裏、煙霞近接夢魂間、轎窓哦句堪娯意、野店銜
杯好解顔、厭世暫時休賣藥、韓康遯入灞陵山
行客往來絡繹、憩息、又行數十歩、有小店二宇、賣果

五

餅、是通大山之岐路也、左見楯河原村、右遥覩菱津
村災後新屋、又南行三百歩、左覩金峰側面、右望由
良山、田中有一阜、雙松立、即入水澤村、時北嶽在左、
母狩山在前、村口倉廩在右、既入村、則北嶽在右、南
向經村、村中有巨杠、過之而西出村、登阪數十歩、下
阪、或西或南百歩餘、道左有一小店、又覩田中雙松
阜、右沿山南行百歩餘、左田畔、有一碑、題云、醫王山
路、右轉數十歩、過廣濱大谷村前、稍北行、直面于北
嶽、又西轉、向大道村、又南行、隨舁夫之疾足、轎之運
轉、與北嶽相拗換、瞬間為異觀、或右或左、殆似象潟

淳洲之遷動、象瀉之勝、震没今也則亡、惜哉、又數十步陟小豆阪、崎嶇數十步而下、泥濘没踝、舁夫呻吟、小心拾步下畢、右有巨石庚申碑、至此北嶽在背、右片貝村、沿水而南百步餘、出于村端、過橋而南、左見中山村、望山路而回轉、又覩北嶽、仰之彌遠、二三步而不見、又數十步向矢野阪、西轉南折、漸徐躋攀、崎岨曲回、半腹向北東而轉、北嶽在左、又忽在背、又向南而躋、右山左谷、樹木森々、既達于嶺、茶店相對、壓穢可厭、細君後至、齋元隨來、命轎而息、舁夫等飲于井、嚼梨栗、且話酒田戍衛之事、慨于役之勞、時有雙刀釣客二人、過前而行、三瀬山尖纔見、乃下阪百數十步、到水無村、村屋分離、左右沿山而居、有橋不渡、沿溪流而西、此間多出山木、往々覩峯直而措諸柱、又覩汲鹽薪逾積、既而回轉西向、離溪行岨幾百步、又沿溪、有板橋過之、右松林左竹叢、林間高處有祠瘡神祠、丹楹數十排列、新神頗有靈驗云、余輩既有種痘以順之策、故不敢請而已、至此海水與巖岫纔見巖岫、世人稱之墨岩、此沿海處々有之、右沿山下細流而行、巖岫半現、雙々對峙、狀如二見巖、其左覩笠取岨、其下即三瀬驛、樹林蕭森、民屋櫛比、既入荒町、可十餘戶、又田路數十步、右山腹氣比神祠在焉、祭神仲哀天皇也、有最上氏墨書、永世領三十五石、石磴亭々、樹林鬱葱、山中有湖、神女居焉云、余三十年前、與菅伯比一覽之、神祠之右、排竹樹而入山數十步、深林幽邃、湖水清澄、不覺毛髮股慄、土人云有時湖面無數蘋藻浮泳、是神女所以組織者也、余唯見其六七浮泳、岸高不能採、故未審其質、又西北有葉山、安置藥師堂、有辨慶龜井之笈、豫州夫人之薙刀云、

蕭々竹樹徑通幽、影潔湖魚緣木求、樵者無升猱獨叫、漁人不到月爲鉤、葉山清籟千林響、氣比紅楓三瀬秋、神女錦機何處在、織餘蘋藻岸邊浮、

過板橋、即入驛、就郵館、時巳午牌、左右多逆旅、館前轎馱雜沓、脚夫奔走、行客男女往還盈道、乃入左仁右後室、前室亦歸客多憩、各喫酒飯、於是三吉果來、曰、前路古蹟奇勝、可指示、即伴齋元而去、乃換人馬而行、村端陟笠取岨、左山腰、鴨跖草瞿麥敗醬、自餘秋草花開、右大洋茫々、巖岫之巔可攄、白浪擊岸、抵觸巖礁、噴沫如雪、回顧下見三瀬、人煙繁庶、川流似帶、山兀立、半腹有一宇、何等仙境、景致太奇、神欲飛焉、

陟彼岨矣、我馬屠矣、我僕痡矣、巨海渺漫、岨下削立數仞、奇礁怪石始于此、白浪崩雪山、又如飛綿絮、漁艇曝于陸者無數如葉、陟降行岨、多時無可復記、姑閣筆而喫煙、海面風濤、不見一扁舟、前岨可仰、後岨在眼下、轎下壁立、臨之滕理粟起、腋下冷汗、穿巖通路、或横木為梁、岨最高處、遙下覩小波渡村、鄭元臺笠緇撮、前岨躑躅而行、回顧者數、三吉前導、飄然健步、細君轎稍後、於是留棹礁出沒于波、其上見栗嶋如蛾眉、接波渡崎而涉、山上白田、麥苗青々、黄禾離離、蕎麥花白如雲、絕壁上磽确、苟有土氣、不遺尺地、

八

咸為耕耘、漸々下岨、跋砂磧而行、自是巖礁最奇怪、有如城樓者、如門闕者、如庵室者、如礮墩者、如護胸壘者、如燈籠者、如礁石者、如龍蛇者、如虎豹者、如猴猊者、如獅子擲兒者、老牛甜犢者、如風馬相逐者、如黄犬逐鬼者、如初平起羊者、如猫驅鼠者、又有搢紳坐立者、如介胄周旋者、如神仙步虛者、如艷姿妍舞者、如老翁凭几者、如稚子頑耍者、如積聚材木者、如頃筐鑄釜者、不可一々名状、岨姑畫、有稿田數頃、舩廠數宇、路傍小祠石桓、未知賽何神、村口有造船場、砂磧數百步、過村前、男曝網、婦收菜、農漁共為業、童男女來晴戲于汀渚、村端高處有一茶店、汚穢壞壁、土竈煙絕、蜘蛛結網、行客無敢入、屋前卸轎、左高阜小祠鎖扉、側有流泉、通筧入于店、舁夫就飲、且喫煙、轎上有削巖直立、巖上状如鯉魚頭、其眼目之處有孔而光通、奇々不可言、其下體如蝦蟆楞腹者、昔日巡見(挨)使通行之時、巖頭破裂墜下、響如千雷、傍人耳聾、幸不損人、其痕為此畸形云、細君轎中呼僮々哄鄭共前進、相隔數百步、不見景況、轎繼而行、又巖礁、千状萬態、唯可謂奇々怪々、耳左絕壁削立、湧泉直下、滔々迸流、又有斜穿方竅、可容人馬、殆似北越

九

親不知之奇、於是又覩一巖岫、海面波稍靜、始見漁舟席帆二三、既而入村、々名堅海苔澤、巖岫下有家、巖限可鈞、此亦農漁、高處有茶店二宇、鄭元憩焉、三吉獨去、有一少年、單騎駈而回顧、鄭云、堀家少郎也、下而過砂磧、溪流入海、舁夫揭而涉、遇堀老君哄家眷徒行而過、予轎篝無、不為擔而行、略似失敬、沿岸繞山、臻大波渡、有一剎、稱留棹庵、尼僧住持、採彼礁上草苔、黒炒為末、謂之留棹庵藥、能治積聚腹痛、蓋以含沃胄毋故耳、行客多乞之者、

負山懷海、混漁農、雖畜牛羊、獲素封、想像五湖多

景致、眼看千里豁心胸、舸浮群小游鴎鳥、波渡孤巖臥黒龍、湾似花鬣、留棹處、尼姑故學儆擊容、此土亦農漁、風習猶小波渡、又漸陟彼岨、回顧覩巖岫、時北嶽浮在海上、是朗(朝)来見于田野者、眼界変幻亦無窮哉、巓白雲紛々、麓洒田港磐繫、吹浦山隠見難辨、想起舊作古廟詩而朗誦、

鳥海山巓鳥海深、山巓鳥海幾千尋、巓高天女清沂浴、山秀鳳凰明月吟、歔浦風飃沙轉変、飛當彼㯳影浮沉、驚来我有神縁在、酸鼻踟躕古廟陰、山上有湖、曰鳥海、往昔天女降浴、又有大鳥来飲啄、故名、吹浦見上于三代實録、飛島一名別島、平家一宮神司、遠祖久永見于東鑑、曾祖重矩職嚴、

留棹礁在轎下、衆島全々呈態、右路傍有古藤掛于樹者、土人云、祷于此藤、所願満足、自是巖礁可復記、有延袤数丈、如烏帽者、如兜鍪者、如立像者、如欹坐者、如偃臥者、如抱雛者、如麒麟者、如獅子者、如駱駝者、如駒駼者、如麞麕者、如豺貘者、如黿鼉者、如鮫竜者、如鱷魚者、如鼇鼈者、如蟒虵者、如蜥蜴者、如蝦蟇者、如杵臼者、如甕瓶者、如碑碣者、其最奇者、有平坦如馬埒之壇者、容水如馬槽者、土人云、昔日義経公調馬之處、惜哉、石匠鑽鑿採石、毀損大変、自是陟降轉折、仰飛蔦阪而行、崎嶇艱難、轎中猶困、舁夫皆出人、強健熟路、談話且歩、如行平地、又有一大巖岫、可驚異、然以其在岨下無名称者、吁有三寸之木高於岑樓之理、是可謂巖岫之不幸也、舁夫縁々陟阪、右忽然見北嶽、須臾在後而隠、嗚呼思君不復見、猶躋阪、則巖岫在足下、轎達于巓、姑息、

出没盤紆道路長、詩癡討句嘆山梁、右臨閑浪鴎浮泳、左覩秋花蝶舞忙、回顧遥看雄鹿嶋、下窺近指釣魚航、昔時誰是爰飛蔦、海日西傾射鳳凰、

兩轎下巓、狹隘如入竅、眼下忽都(覩)五十川、石瀬浅々、

朝宗于海、稲田挟川、民屋数十、高有一刹、風景甚佳、山木蔚茂之間、羊腸十二曲、兩轎飛下、前轎在跟下、後轎在頭上、互可相喚、忽下阪畢、有阪橋、中流版築盛土石、前後架橋、茶店比軒、行客歇息、即卸轎、齋元既在牀、前馱既過、後馱方至、回顧仰阪、而悽羽黒山僧亦入浴、下馬而憩焉、伴僧稚僧、孌童一奴随、時命酒店婦章魚醴薦為下物、僧慍見曰、清僧如何食坊主、店婦怖而撤禽等、見而目笑、又一婦人、金内氏、自浴帰、亦下馬而憩、一奴一妾随、蓋和名川人也、店前巻櫛皮積無算、此間多出材木、薪炭亦不乏、

九折飛降五十川、綿連一水淨娟々、斧斤材木高如阜、數畧香魚夥滿舩、行樂閑人歡靜謐、往來羇客話豐年、店頭駢轎吹煙處、拭汗舁夫暫息肩、

此去又陟彼徂矣、西方大洋、海日將傾、徂下嶮巖可怖、舁夫高歌而步、其調鄙猥可悪、徂稍下、海岸頑礁無數、白浪抹雪、麥田如簣、粟嶋悠然浮于前、猶行徂道又回轉、暮坪巖岫縱出現、被波浪出沒、倏忽隱見、浪洶洌、喧々、珠跳飛絲々珠子飛相逐、右有一丘如饅頭、上植麥苗、轎過其下、左有飛泉、直下數尋、其下置神祠、有植樹木茂生、日近申牌、海日透雲而映于水面、光曜可

十二

眩、海岸有稲田、下阪而入鈴村、屋前穿巖通路、疊石為地基、結屋其上、村畫而百步餘、海濵巖礁、奇怪不減于前者、有如鸞鳳者、如鴻鵠者、如雞鶩者、如鸊鵜者、如烏鴉者、如燕雀者、如鷹鸇者、如蛩如跳如翔如舞者、又如積鹽苞數千者、處々有之、形容之曰鹽苞巖、其來久矣、既到巖岫下、巖上樹木鬱茂峻高不可攀、是巖岫之巨擘、最高之處有深池、古昔戰爭之時、有亡人竄迫者、村人匿之巖上、以救護云、

矗立如鋒極險巇、繞林鵰鶚小於蜘、孤高日蔽瞑村落、危岫雲興聳海嵋、奈得延年三秀物、難餐羽化萬年芝、我知巖窟神靈在、欲使凡醫飲上池、

巖下置小祠、曰矢除明神、巖之左右、石磯可釣、村童數人、持竿而追隨、路通村中、乃暮坪村也、茶店少憩、前有寬流石盆、長婦洗芋魁、少婦濯野菌、村中稍下、出于村後、礁岸所往、釣客絡々、平蕪沙渚、村女游戲、猶下行、向米子村、高觀一剎、村口有急阪、十餘步轎仰而陟、渡木橋入村、過剎前、黄菊盛開、蔟菜子熟、右下道有室美、蓋村中富民七兵衛者也、出村、海岸有稲田、左有小飛泉、白沫奔流、其下有舂廠、水碓設機、晝夜喞軋、不絕、又有細小飛泉、淋漓淺々、有隧道、過之

十三

數步、入溫海濵村、村口細君訪八重女、是昔日之孌妾、而嫁漁郎平藏者也、乃贈藍布一匹、既而到郵館少憩、是村災後室稍美、此海濵通路、行客往還、故多逆旅、有土娼、村中左折、自傍徑沿山下細流而南行、是非公道、土人取捷徑耳、右海面茫々、唯見粟嶋、自濵至溫泉之処、山之下河之湄、皆稲田也、夕陽將沒、紅雲映海、前面山聳、可仰觀、巔樹木森々、土人云、此上天狗來去、人不敢躋、行數百步、東轉背海、右有河架板橋、相距數百步、此即公道也、水原自山間出經一霞村、北出于平清水、合數溪、而經溫泉南、曲折而

西入海、急流潺湲、又沿河行百歩、水勢益洛々、水族
尤多云、又南行數百歩、而不見河、循行數十歩、月在
中天、北覩八方峯、稍東折、始覩温海嶽、蓊兮蔚兮、狀
如着蒲團而寢者、巍髙聳于虛空、古木編數、鬱々、葱
葱、又覩河而東行、沿流百歩餘、道少陟、河之所曲、架
板橋、是公道之所通、右仰楓岡、直入村口、即湯村也、
左阜上有牛窖數屋、馬亦在焉、右路傍封殖古木槻
樹、蓋數百年前物、側有一棚一松、前建雙碑巨大者、
皆自然石、一題庚申塔、一鐫湯殿山、皆鏤金箔、既而
入閭門、兩邊比屋、各有浴室、湯氣蒸々、如雲、灌浴之

十四

聲淅瀝、左有一大浴室、謂之正面、設湯池二、田夫野
婦、多浴于此、俚歌鄙語、鬧湯囂然、晝夜不止、但禁念
佛稱名云、又各館絃歌拊拳、雜劇諢話、圍棋骨牌、游
戲三昧、無所不至、又左安置地藏祠、里老云、即湯藏
權現也、一云、龍藏、本地即藥師也、要是傳會妄說、其
實不可知、予曾祖重矩君有風土記載之、地藏祠、香
華不絶、其前有熱湯沸々、桶封者、謂之地藏湯、村人
浸之以熟菜蔬、又置長柄杓以飲之、能治痞積、受其
餘于石盆、以爲澣濯、於是窠老君、哄其家眷館浴于
五八、其他藩士大小、彼是在各館、遠近緇素男女、充
滿于閭村、南方河原諸館、尤繁庶也、日晡所、轎到于
藤左館、主人夫婦出迎、先是託酒田人越傳助以命
斯館、傳助誤命于他館、因異客多先館、予當入之室
狹少、不足以容膝、因招鍛冶氏而謀、將移于他館也、
鍛冶、即齋藤總三、實　公之所館也、細君於總三爲
從祖昆弟、其男清人、久寓于予家、予誘導教誨、而後
八年前、如江戸、學工于山浦環、稱清麻呂、今猶在江戸業
稱行、又與次子鴻親善、然則固當館于總三、而總三
家人亦固所願也、予之求館于他、是又何故、予浴聞
校書、欲以僑明總閒室焉、鍛冶氏屋髙箸廣、晝猶暝

十五

暝、且十室浴客充、物響喧囂、反之藤左館則東方豁
開、對于寺門、其間田畝數頃、山色可觀、月光可賞、且
側陋靜寂、最宜琴詩酒、何陋之有、所以求館于茲也、
總三云、狹小如此、如何寢處、美室猶有、姑於我館、乃
藤左夫婦斡旋、輸裝猶以移、而後總三閭家之喜可
知也、藩士館者四室、武人農商四室、予一室、其男女
無慮數十人、晝夜雜沓、是可厭也、是夕齋疲甚、各一
浴會食、浴行廚餘瀝而寢、

○

十三日、雨淅々、定浴規、黽勉從事、早起一浴、朝餉後
一浴、午前一浴、午後一浴、日晡一浴、總五次、禁夜浴、

鼯湯左手五十、右手五十、折腰十桶、是一次之數也、
細君齋不必然矣、浴罷、烹茶待客、或吹遂弄笙調琴、
或賦詩操翰、或切診投劑、晩間必招捴三而飲、此日
常之事、故不復記、
村吏助作惠慈栗糖糕、今夕賞月奠具也、藤左三吉
亦同有惠、蓋此地之例習也、助作、往年秋冬之交、患
酸澀疲、嘗在鶴岡、兒胤療之、至春而治、夏五、復發、延
予、候九、予來而治之、信宿而歸、後稍愈復、然未絶藥、
助作多力善角抵、又使氣而豪飲強食、所以致斯病
也、

十六

萱正君及其内子少郎、既在斯館、訊其室而話、於是
傳助夫婦訊至、茶餅饗之、言命館之謬誤而笑、皺話
而去、
晩窓閒以六曲屏風隔、有武陵桃源圖、古畫丹青可愛、
武陵溪口一迷津、漁父何還昔日春、岸柳招人垂
綠髮、仙桃獻態動紅唇、嘉肴美酒無九氣、玉帳華
筵絶世塵、未覺癡情千載夢、萬花流水寫如眞、
晩間三吉來飲、捴三吹竹、三吉謳歌、皆巧也、各盡醉
而散、是日、多買鰻、肥美不可言、此土毎朝開市、魚菜
輻湊、或器械雜具、狼籍于場、浴客競賒、故非早起則

不能占其良、細君毎朝以僮出、需盤飧之料也、
予數日患感冒、故不浴而寢、夜藤左館之客、有患胸
痛、急延予、予以不可風、辭而不往、又深更自濱村德
左延請、捴三對其价云、若肉先生、其在家也、鞅掌無
暇、故避世事而在此、自為閒適、非敢鬻技也、目今雖
貴人招之、遂辭而不往、若夫輿患者而至者、則予宜
紹介先生、老體腰痛不欲出室、即慇懃慰喩而使去、
十四日、雨淋漓々、予及藪栽尺牘、託人以寄于家、報
平安也、買蕪菁十把、是此土之產品、扁円球根、紫色味甘美、以為醃菜充餼用也、
土買萬屋婦、提孩兒來請治、乃一診與藥、助作臻、今

十七

夏一診之後、既百日、復診、諸患全止、體健氣和、甚有
喜色、凡如此之類、日相繼、五浴之間、切診調藥、不為
不煩、
晩景雨霽雲散、前館三室、卜晴、明早將還、僕吾斡旋、
拾收歸裝、歡笑嬉々、至夜、
予猶鼻塞清涕、頭重惡寒、故不浴而閒居、但與捴三
夫婦夕飲、乘興繼以火、夫吹竹、婦謳歌、其音洋々、撤
而就寢、夜半枕邊有喚者曰、家丁嬰流行病、敢請先
生、拭目視之、千代婆也、芳姑亦肩隨、予以深夜怯風
寒固辭、曰未藥效、千代云妾與深道順君、同隨老君

而來、故道順君自始療之、疾大漸病日臻、是所以勞先生也、予云、道順吾之同僚、何不至之有、猶倚賴可矣、細君亦慰喩、二婦唯〻而去、千代婆即大和屋主婦、近製糟料大行、今隨老君而在浴、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苦姑善絃歌、隨一富商而來、偶與大和家丁共在隣館、三十而看護家丁、

是夜室内黠鼠囓物、恐損書帙、叱〻逐之、徹夜難眠、

○十五日快晴昧爽、三家者剪燭奉食而發、喧擾遂不眠、晷起煮茶、頭重悪風、猶不可浴、但入浴室盥面漱于筧、重被靜坐、服湯泡而催進蒸氣、朝餉後捨放裝

十八

齎物件、以移于中室、稍明豁、中庭引水為小池、放朱鯉金魚、喰喁浮游洋〻焉、樹石亦有、室中屏風、古畫有王母瑤池圖、貼金丹青頗精工、本館屋後劈山而建倉庫、又引溪流而為爨炊滌濯之用、且筧于湯池以適溫度、其原岐分波及于闔村

屋後有湧泉、方五尺、不甚深、以柵封之、蒸氣發越、清澄可鑑、摠三動（輙）燧酒鑺亦便、謂之鶴泉、摠三曰、往昔未有村落之時、有隻鶴折脛者、朝暮來而跛斯泉、數日而愈、不知所之、隣村人察其有驗、始結廬開湯池、無幾、四方傳聞、浴客繼至、以故疏于此通于彼、設浴

室建客館、年多一年、遂為一境、　國君亦營假館、而浴于茲、後賜之以為　公之寓所、稱云本陳、然而鐵冶氏之故墟在同原、摠三日〻為工于此、至今闔村湯池數十、浴客出入無止時、賦溫泉詞一首、

嘯沸湯池涌且盈、氣蒸高宇似華清、歌謳雜沓飜燈影、魚菜輻湊鬧市聲、裸浴團欒無貴賤、臥遊豪放聒琴箏、笑它老懶吾夫婦、妄發明皇十月情、

曰若稽古、大名持神瀕于死、少彥名神欲救活之、以溫泉灌之頃而蘇活、曰、少時睡矣、乃起距躍三百、其足跡猶存、伊豫溫泉是也、因憫蒼生之疾病、二神相

十九

議、始定浴泉之術、伊豆箱根之湧泉、其遺也、故溫泉所在、尸祝二神、以靈其驗、乃我國田川神等是也、延喜之時定式曰、由豆佐比咩神社、由豆佐言湯出澤也、比咩女神稱也、溫海嶽上所祭、蓋模倣田川而後人之為耳、諸祠隸之者、亦土人之私、謂之淫祠亦可矣、熊野湯谷、音訓相似、故土俗訛轉為熊野權現、轉之又轉、遂為湯藏、龍藏、地藏、予但併鶴蹟以疑之、姑附之後考、抑深山大澤多生龍蛇、嶽之峻高幽深、魑魅魍魎之怪、非無之、故土人畏敬、非三日潔齋則不敢躋、予今雖神飛、腰痛不可企及之、為憾、山限有一

霞村頗奇勝、并期後遊、
是日、買鱅魚巨大者、浴中買鱅魚五次、前後者稍小、
而味却美、
堀松君長牛君以書冊一函及尺牘恵借于鶴尉浴
中無聊也、書冊即兩漢紀事、唐太宗記也、
鶴在家、日課與乃翁對讀左氏傳數葉、業半成、時隨
于浴、故齎其餘編、復為日課、
今夜、明月如畫、
月色如霜、髮亦皤、老來因酒發高歌、彈琴長嘯身
依舊、照鏡相看形奈何、草上風吹飛玉露、杯中影
二十
落動金波、閑庭散歩吟情瀆、徹夜清光不厭多、
（又詠月）（世俗云譚伯先宮）
予嘗著琴則一篇、備論五調、競與明人大有逕庭、乃
友石田翁之所發明、周漢之遺法也、且模製周琴鳥
質金徽者、予笈中齎之、以自娯、
是夜、飲客已散、酣眠點燈猶多、中夜夢覺、殘燭熒々
射映于屏風貼金、偶爾賦一律、本非黄白學神仙、
○十六日、向曉甚雨、屋漏移牀、今朝細君買甘赤鱀（世称）
（甘鯛又浴津鯛漢名未詳）大小十餘頭、館婦笑其饕餮、細君曰、其
衆豈嘗充于一口乎、
鶴誦西漢紀事、細君傾聽、

近午、吹笛二曲未闋、深道順訊至、言千代家丁病状、
漸々衰脱無死、嗚呼哀哉、
大宇君打撲痛、招予、辭而不往、雖似不謹、予腰痛、不
是闇静為灌浴、則不可得根治、故一切謝絶、但如來
乞、則不敢拒、懇懇請治、斯須、宇君辱臨、曰、以本月二
日、挈家眷入浴、浴室滑脱、顛跌打腰、頻々慈弱、旬餘
痛已、因釣于磯、往來磧路、而復發、故請耳、乃診之、無
焮腫、不破傷、但骨膜微痛、仍云、亦須他策、唯灌浴可
矣、領而去、
是日亭午、八重女攜負孫孩而來、八重女一宿、幼孩
二十一
頑耍、卒爾騎鶴背而叱咤、又狎侮元、其鄙猥俚語可
笑、
晩飲招槐三、是日甘赤鱀甚多、且有比目魚美鮮者、
予齎松屋朋酒、膾炙茶々、獻酬交錯、各痛飲飽食、殆
勝食氣、惟酒無量、素禁午飲、予常不撤辣茄而食、亦
可以通于神乎否、今所齎之鹽藏辣茄是春半添川
久松氏之所恵、即為日常饌用、
思想六年前、遊歴之次、淹留于本荘驛、（州）與森田玉
坪相得而歡、時有事于水戸、玉坪與驛吏如水戸、水
戸多海物、其還也、誇競鮮魚膾炙、予未曾知其所羨、

栁羽越海物之肥美、勝于東海、世人所能知也、特羽海產霹靂魚、此魚稱波多波多、秋田制字曰鰰、予私名霹靂魚、別有說、其美味不可言也、如本莊驛、閖東之瘠地、唯乾腊鹽藏、彼□鮹片膾、燔炙臭惡、不可嚮邇、其猶染指欤、其但有一二河魚耳、味亦不甚美、倘使玉琕在茲乎、不可知腹肚破裂耳、呵々、

終日風雨徹夜、不止及曉、

○十七日、霽、朝暾入坐、予感冒有悶、忍而灌浴、

有夫婦善雜劇者、細君欲聽之、午後、延之上室、招傳助夫婦、婦嫩慧、不來同館浴客、群會而聽、婦先做一局、自鼓絃、建部源藏篆學所之條也、時村醫模道意來話、有一二質問焉、絃聲入急、孫姑詼諧、共隔壁而聽、巧致艷趣、殆使感激流涕、夫亦做一局、婦猶鼓絃、阿染久松賣油舖之條、亦極其妙、迫人以勢、聽者不敢仰視、啜泣拭淚、屏氣似不息者、久作老爺、議論有理、規誨有道、道意俯而酸鼻、予亦然矣、此間乞詩、因書扇頭、

禿顱潤飾假秦張、二子空論並孟浪、上古醫篇多不驗、遠西神策畫呈祥、因知殊域人文盛、可見本邦事物昌、那服漢唐邪術藥、如今我輩識良方、

二十二

夫更做一局、稱勝栗毛、彌次北二情夫之滑稽戲俳、謬誤失措、使滿坐始解頤且捧腹、申牌後結局、即與傳助道意總三飲、向暮而散、斯須、傳助復來、延招于助作館、乃與細君薺共往、總三亦隨、傳助同族越善吉者、數年有宿恙、以故入浴、今夜聽雜劇也、前局婦做阿僧獲寶刀之條、中局夫做伊賀阪米婦之條、其妙如前、未及聽後局而還、月在中天、玲瓏如畫、又數酌笑話而寢、

道意者、彌正意之弟子也、正意子孫皆為正始之學、與予交善、以故道意來而質問、即以詩示、其一、

自一周官職務襄、二千年所久忘醫、漢唐方籍誰堪見、今古治論屬闕疑、世上定議唯有待、公平大道遂無私、日新之業西洋富、起死回生意可期、

其二

苟執家規相授受、巧飜唇舌偏糊口、焚餘減熄絕真方、遺逸有無傳偽謬、會議技窮循充顱、施治術屈憑鍼灸、秖今不藥得中醫、何假俗工粗輩手、

其三

芍藥柴胡賤湯液、病家醫輩皆姑息、嬰孩痰以讀說、疳蟲、婦女患妄稱血癥、諂笑脅肩利取餘、巧言令

二十三

色治何益、可憐三世漸無能、沉醉未醒方暈粕、

其四

由來造物失平均、見道文盲却不貪、茶酒琴棋常會友、亂風纖德自成隣、時過富室呈媚眼、又到權家勤巧脣、日夜栖〻衣食住、徒然蠹穀素餐人、

二十四

偕老浴史卷之中

○十八日、好天氣快〻、藥師境內有角抵之戲、羽黒儁勸進之、村東高阜、有禪刹、曰長德寺、藥師堂隸焉、鷹元及揔三・榮四請人之子往觀戲、此土古來演習斯技、故力人常多、如助作其魁也、今日之事、亦村中丁壯者、昔日有華頂山者、爲日本第一、即道意之從祖父也、巳牌後、天色曇、予往月下瀞抱痾、閑暇無聊、閱杜工部集、予亦將賦秋興、腹稿半成、無幾疾痊、就業奔走無暇、尋有温泉之行、既而浴中閑時、始脫其稿、即用

老杜韻、其一、

俯仰閑情嘯暮林、天文地理正森〻、日新佳氣雲新撥、富有良宵月有陰、高尚稍優嘉遯志、退藏全洗利名心、先生得句吟哦急、驚覺老妻呼藁砧、

其二

詩筆老來作字斜、可憐衰鬢副霜華、吟窓起臥喉貪飲、夢海漫遊京待槎、秋景無風月照席、乃公奏笛兒吹笳、如今不樂陰陽謝、想昔紅顏頃刻花、

其三

一窓孤月借餘暉、長夜新醪酒力微、榻下詩書常自得、日邊鴻鵠任高飛、屠龍學術居身拙、画餅功名與世違、經筍便〻慵起臥、徒捫大腹不勝肥、

二十五

其四

寛閑飽食不知耆、健飲高歌作酒悲、僅賜廩米嘗問恥、獨懷其寶豈翱時、素貧道病逢人少、秋興詩成下筆遅、世上猶多同學者、孰排蔡藋謝原思、

其五

霧散城南日暮山、秋風月影入簾間、自甘守靜閑傾酒、人忌解嘲無扣關、四壁孤貧徒寄傲、十年多病不開顏、沉淪拙技何醫國、只是閭閻第一班、

其六

六十年間苦學功、混淪霞載緗胸中、游心遠望無窮象、飛耳近聞萬里風、歳積迂談懃淺劣、秋蘭木葉變深紅、人間萬事如何定、老耄心期失馬翁、

其七

筆語情通互點頭、國交如石約千秋、開場貿易漫占利、擁妓歡娯好掃愁、自在睡醒家巨海、臨時來去比輕鷗、若斯親暱經年後、必結婚媾五大州、

其八

貧居礎古頽靡迤、雪壓棟桴繫屋陂、井上凋傷棲鳳樹、竹藂摧折化龍枝、月光穿壁明難保、葉落驚窓日漸移、老敗猶家之將壞、隱憂無故涙空垂、

二十六

金十之母訊至、恵鰒巨者三、實清人親母也、晩間招摠三、對酌微醺、時門前號失火、喫驚展轉、赤脚奔走、不知所為、村中鼎沸、火發于長德寺薪廠、材木炭薪總焚蕩、幸無風、炎焔衝天、殆如烽火、寺峙于右、倉廩逼于左、延燒可怖、村中丁壯、進頽燒脚、鈎之突之、灌水投泥、婦女哭泣、揉念珠、仰火稱名、念彼觀音力、火稍鎮、古木蟲立在傍者、延燒十一、方火之熾也、細君收拾衾裯衣服、予袱包書本藥具、館人亦不知所措、唯叫呼周旋耳、其狼狽可知也、浴客之轎許多、寓于寺中、摠三以元及德美（碇版）（次摠三女）匍匐而散二轎、請轎狼籍于宇下、取而舁來、火全熄、伊達林在傍室、招之勸喜酒、摠三恍然、色如有失、浮一太白、而後笑語、曰、此土七十年無災、究竟以警備嚴也、今失火、是角抵為欸、以少年輩不謹故也、各醉而散、

○十九日霢霂、早朝、八重女來、饋小赤鱉、買之、又細君買栗子數斗、使喫于鶴元也、（點竄嚵物連夜不止學中得飢饉　嚵書似我癡一句因賦一律　老大云〻）高老君延請、予以腰痛辭而不往、元與館丁舁轎而往、後寓于寺中、是日買鰷魚巨大新鮮者、燔之炙之、

二十七

其他珍異小鮮為美、與摠三快飲笑歓、又吹竹謳歌、

○二十日天氣好、道意前導、鶴元游于念珠關、或云鼠關、見于東鑑、古者義經、辨慶等之所經過、事見于義經記、天女嶋之勝、殆似繪嶋、而小耳、予七年前、上游之次、四月六日、關外一宿、時微雨、次子鴻弟子三玄對、村周英送別于原海、雨色濛〻、雖無好風景、其勝可想、爾時有詩、猶在臆、

日長風靜道忘艱、羽越之交晩浪閑、天女朱宮浮海上、鳳凰白雪聳雲間、度雲歸雁添愁思、辭樹飛花撲別顏、姑去祖先墳墓國、回頭合掌念珠關、

栗彦君及長亀君來請診、皆徴恙、栗君妄検書笈、請
視鄙蓄易春秋釋義、晁長君亦來請診、亦復徴恙、不
藥而可、近時流行病、死亡甚多、以故人〻闘畏也、晁
君徴近作、即示秋興八首、又貽其大母氏撒劑、大母
氏春來患酸澁流、予療之而治、今徴發、
日夜有延予者、悉辭以腰痛、細君責其懶而不止、予
笑云、嗚呼細君曾不如梁鴻之妻哉、
萱正君來茶話、村彌館于西室、日夕來話、於是萬等
還饗道意、摠三陪飲、儁等誇說其勝、九年前、石川櫻
所歷游于奥羽、去此邦之日、一宿于斯館、館供以糖
糕、第三折送行共宿、啜糕、第數人之量、摠三語而笑、
各醉而散、

○二十一日、雨霏〻、或覽秋興八首、評云、巧則巧矣、然
而踰月之宿構、未以為切于是行、請宜賦溫泉八首、
乃循步前韻、即日成之、其一、
溫海山高鬱茂林、雲蒸帶雨畫森〻、聲喧戶外終
朝市、水走村南客舍陰、夕浴鶴泉偏可體、午眠蝶
夢本無心、覺來非啻颶湯響、鍛冶之場聒鐵砧、

其二、
海岸東回入峽斜、高軒比屋頗繁華、遊人卜夜催
歌曲、浴客乘晴假釣槎、腹飽魚狼還亦醉、笈藏龍
笛悔無笳、朝寒被褐村端步、如雪滿園蕎麥花、

其三、
斜陽促飲倚餘暉、傲放常忘月俸微、生客聞名開
室至、蒼蠅慕臭酒邊飛、家僮執事唯須酌、兒子問
仁曰勿違、千里秋風誰最醉、可憐盤上膾鱸肥、

其四、
勝敗忘機不解碁、山荊對酌有何悲、相歡美個樽
彝處、共憶家園菊發時、日浴湯池讀書懶、夜眈詩
句欲眠遲、可知明月清風夕、天地總無惡俗思、

其五、
東西南北四方山、浴館縱橫在峽間、窜走判官飛
薪役、加持辯慶念珠関、河漏阜楸閑捫腹、鱸膾杯
盤好解顏、饕餮如茲貪穀肉、但須詩酒犯仙班、

其六、
强忍朝醒坐甕頭、孫兒對讀魯春秋、不關褒貶唯
乘醉、何用籩豆獨掃愁、默坐吹笙學鳴鳳、閑眠廢
事夢沙鷗、姬姜出浴多宛轉、羽國從來古越州、

其七、
苦身勞力遂無功、六十愚蛙老井中、名士邦家明

武備、頻年海岸暗腥風、擁衾寒士因湯煖、近燭衰
顏假醉紅、維昔紅顏今若此、可憐半死白頭翁、
其八、
仰望楓岡且從迤、河流浩〻觸山隈、歡娯老婦能
來輿、醉臥兒孫好折枝、念酒衆生常極樂、好詩魂
魄遂難移、細君浴罷揺輕扇、一朶雲鬟髩畔垂、
日夕、桐宿禪僧訪至、有微恙、診治之、
時應越傳之招、携細君飲于儀八樓、樓南面對山枕
河、河邊處〻有泉脈、常發蒸氣如雲煙、東覩平清水
民屋、西仰見楓岡丹桓、左宇下、即總三鍛冶場、屋前

三十

即大湯池二、稱河原正面、浴客群集、杓音不絕、近傍
諸館、浴客充滿、俄有風雨淒〻、雷鳴〻〻、雨雹大如
彈丸、婦女輩畏縮、閉牕而飲、暮夜還、則總三適他不
在、即寢、
○二十二日、快晴、携齋入長德寺、寺與村隔田數頃、門
左有慶玉碑、表面鐫肖像、禿顱而盲、手把雙節、腰帶
墓笠、赤脚着艸鞋、上隷書東里先生讚辭云、隆鼻指
天、雙杖突地、維是獨盲、秉德乃至、其左右後面、則去
齋翁國字文、榊伊三之書也、慶玉、早田村人、盲而至
孝、事詳于官版孝義錄、既入境内、見齋攸、登堂拜金

仙、入殿觀書畫、山園幽深、流水清音、瞥喫煙而出、宇
下有寫轎二十五〻乎二轎亦在其中、陟藥師境内、觀
角抵場、齋能議疇昔雌雄相擊之狀、頻稱三次、三吉男
之傑邀不止、去而出于村端、沿河而上、道意野服角
巾、如農人而來、曰、綢繆束薪、别行百歩、右架板橋、采
樵蒭蕘之徑也、所向亦架一橋、溪流潺湲、渡而數步、
左阜上、有薪廠數十、皆避火以貯村中之用也、行數
十步、左山麓、一巨松、一古梻之下、噴沸寒泉、滚〻湧
出、象以石盆、謂之平清水、近時其上建一巨碑、鐫故
建山彦作歌、全都甲結得、屹粤婷谷伏勒牧、遏樂諾

三十一

骨匿、弗囿玉力薩爵而、鐫幞腦肥内覓宇、予嘗和之、
共累亦不記、
耶魔内肥鄂、謨瑟彌壓業點、所多護督尼、可格彌發
諾都納、遏洛夕突、俗兀木湖、皆共不佳、今賦一律、
平清水潔濯詩魂、一片氷心對赤瞰、白玉絲〻跳
石上、源泉洌〻出松根、碧流高遠空山道、綠蘚斑
斕漬舊痕、氣爽胸襟秋共淨、先生得意向誰論、
齋亦有一絕
杉松
又行數步、有韃蕲茶樓、東西縱觀、浴客之所能遊也、
又行數步、右有牛窖、子母牛相狎嚙草、又行百步、蹊
巖峻而躋、有屋數宇、謂之平清水村、即大滿藏王二
坊在焉、共衆河漏、以延人、浴客嗜好者競飽餮、予厭

其塵穢而不入、煙一二喫而還歸、齋又賦一絶、是夕
千代婆來話、婆少時一名娼、善歌舞、以故蒙人憐愛、
又善筆繍、細君舊相識、今年五十首如飛蓬、因有感、
二八紅顔忽到今、驚聞獨夜白頭吟、飛蓬憾慨漫
投鏡、衰顔矇矓懶穿鍼、歐碧花凋風不厭、海棠枝
槁而堪侵、愁來竊奏相思曲、弗減秦箏昔日音、
總三持滌盞來快飲而寢、是夜衛之狡黠甚、夜ゝ掠
去栗子幾升、婦以衛也者、稲神之使僕、□之主管
也、勿害之而可矣、唯上室前室無有巢窟、宜移居焉、
齋元尤悪之、鞭笞驅逐、碩常ゝゝ神出鬼没、如何可

補、
○二十三日、噫ゝ其陋ゝ、其實、館婦云衛也者、稲神
之使僕ゝゝ之主管也、勿害之而可矣、唯上室前室
無有巢窟、宜移居焉、乃移居于上室、頗壯麗、是ム
之所寓也、午後、伊林來話、伊林好詠歌、嘗一歌集撰
部、齋借覽之、扇頭需予詠、即録近詠二首、且併鄙著
日本文罫一葉以贈、又見示其父素庵書、（名浩字子養稱鶴巌）
惠其六葉、全幅于齋以乞予詩、亦録近作三首于全
幅ゝ葉而酬之、素庵今祗役于江戸邸、嘗學駿法于
市川米庵、嘉永己酉、米庵年七十二、告老致仕、粵安
政乙卯、歳七十八、壽藏于先塋之域、自建碑表之、嗚
呼可謂一奇事也、然予觀其八十歳之書、亦可謂一
怪事也、因有詩、
三亥經年作壽藏、出遊城壙學襄陽、幼時夙慧柚
頭角、老後精心泝晉唐、金石澤山圖録富、羊毫自
在右腕良、晴中長夜君知否、顯世名聲益播揚、
米庵實往年戊午季秋歿、享年八十二、伊林云爾、咄
咄、亦益可謂奇ゝ怪ゝ也、
閑暇無聊、應需艸書于扇子六把、全幅二葉、皆遍海
道中作也、時賦一律、
近學酒仙顛似張、家雞野鶩好飛觴、方今世上誰
詩祖、毎夕樽前獨醉狂、高臥口吟成八句、興來腕
法不尋常、請看膝下雲煙起、閑筆三杯草聖情、
家書至、審大小平安、流行病止、親戚朋友、閑留處而
大會、開賞菊之宴、酣歌醉舞、予往歳會宴賞菊、時賦
一律、猶在臆、
千草萬花無子遺、晩秋還遇菊開期、摘來盈把思
陶令、愛過飡英誦楚辭、恰好新醪烏帽漉、何關故
宅白衣遲、假令霜後空凋落、既擲芬芳入小詩、
聞昨英船三艘泊于粟嶋之西、其最巨者帆檣出于

山上、尋時飛去、因有感　蒸氣飛來
晩間、招村彌伊林、揔三而飲、醉談大興、村彌高歌、氣
氤、揔三吹竹、清亮、嶜歡而散、予與細君入林之室、猶
醉舞僊々、還而就寢、
○二十四日、終日曇、殊無聊、
詩癯老體、嗜吟肩、六十春秋又一年、毫瀉墨池胸
落々、手摩經笥腹便々、能知好惡魚肥瘦、已辨溜
澠酒聖賢、醉夢倚然周化蝶、清風栩々又翩翩、
僮帰、齎家書及炙鰻炒卵雪糖茶葉其他糖料數品
而來、日夕、傳助婦來、飲告別、揔三謂贄棄興、各醉而
散、

三十四

○二十五日、晴、傳助夫婦馱而歸、
鄭携帰元、復遊于平清水、還而躋楓岡、有詩云々、又
轉至于蘿飛泉之下、遂攀八方峯、山冢遠望佐渡、能
登弥彦、近臨粟嶋天女嶋云、還則日已沒、
池寛訪至、見示温海道中作、及慶玉碑詩、温泉諸作、
添竄批評而返、是日艸書近作六首于全幅十二葉、
為儀八郎主人也、
今夜、揔三見招于他館、細君胃痛不飲、因獨酌、
獨酌清樽醉思融、笑語如湧氣如虹、仰天胸臆雲
全散、執管臨河曲已終、抱膝微吟人不寐、撚鬚歎
坐句難工、細君切問詩成未、味在慘淡意匠中、
○二十六日、僮帰、歸、朝餉後書全幅十二葉、亦近作六
首、為助作也、因賦一律、自笑
足記姓名書卻奇、喃々失拗醉中辭、且吟且飲樽
仍滿、能睡能醒業未移、潦倒終身唯是酒、疎狂沒
世莫過詩、詩成多費洛陽紙、一紙一詩又一卮、
午後、携鄭元、遊于楓岡、日色輝々、出村口、自大槻樹
隈、左跋板橋、中流彼筑、又架一橋、行田間數十步、有
桓之破壞、農人兼晴穫稲、又數步、阪口又有一桓、稍

三十五

躋、有漆樹大小數十株、漆人升梯架于枝、以剔扶幹
枝、自是曲折而躋、凡二十阪、阪中遇靚妝婦人少長
四五輩下山、貫豈石五跟隨、手多持龍膽花、中間又
有丹桓、前建一碑、蓋糸真翁之書、見紅葉二字、下岡
守阜平、根埋沒不辨、翁風流之人、有名于和歌、毎秋
必行樂、紅葉岡蘿飛泉、皆其所命云、予有一詠曰、亦略而不記
納唱葛尼、答角吉依約支機、喜索脂遏肥低、木容地
內泥祭急、詰都圖皃樂西首、既而近于岡、有長床室、
長牛君與家眷解体而憩焉、予礼而过、又躋石磴十
數步、高阜柵封一小石室、祀大山祇神、温海嶽突兀

于東、楓樹色徧、就中有一大橘木如抹朱、眼下覩湯
村、人馬絡繹、浴客交錯、文山尺樹、寸馬豆人、殆如畫、
河流如帶、潺湲有聲、道路如繩、浴客馱轎継至、西方
山際、覩蒼海漫々、一二白帆接天、北高尖、謂之八方
峯、山腰迸流、謂之離飛泉、嚮指示述其勝、下臨平田、
稲禾千頃、穫者如雀、山々松樅欝蓊、秋葉斑爛、是楓
岡之勝也、

高岡極目萬林楓、徂道躋攀曲々崇、俯指魚鱗村
屋簇、傾臨緑帶澗流通、飛泉引布垂山腹、帆影浮
空掛晩風、四面帷幔如錦繡、一般秋色浅深紅、

三十六

道路極険阻、排蒿萊而上下、及還也、脛脚軟痛、一歩
一息、撫摩且下、蹀躙艱歩、還于館、會飲如例、

○二十七日快晴、又艸書近作六首十二葉、為揔三也、
聞昨蒸氣船及測量二船、自西北入飛嶋港、嶋正銘
多七乗扁而應接、以其有豫命、物色公吏、無之、未知
其何船、筆語用有假字、彼漢字對云、英船也、公等宜
登而檢視也、又數人上陸而觀望、不敢入村里、船西
嶋二遍、言如新鴻而飛去、因有感（轄船眩紛　世界誰知）
過午、村彌為雜劇會、多招人、細君與嚮往、予又隅壁
聽之、三日闋而後、村彌自來邀予夫婦、雜劇夫婦猶

在鹿長來飲、揔三亦與焉、予昔日與鹿長飲于印旛
通渠之營、今語往事而歡、又與雜劇者語関東風土
八犬士履歴而笑、各乗醉、時女壻鑷徹、（秦、字丈）以一僮
來、予笑曰、細君切求鱸、是以寔來、可以侑一杯也、因
辭宴、還于室、與徹復飲、

是日、萱正君室、細君見一婦人年十七八、艶態巧笑、
似娼而非娼、嬉々猥醜、内子竊問細君、是何等人、細
君亦不知、曰、内子何為召也、内子曰、非敢招之、蓋欲
隠聽西室之雜劇者歟、未嘗知之也、爾後日々來、戯
謔諧談、或笑云、是妖婦、欲魅郎君也、又聞是婦、無絶

三十七

介而謁寀老君、犯分前擲戯謔如狎者、左右皆不知、
相視而訝、老君大度、不拒目之曰、是必禪房之野狐、
又午前、如他館、觀老狐變美人圖画幅、丹青逼真、使
人背汗毛竪、應需細楷以題、

亂草深埋古墳側、凝粧鑑水詐傾國、桃花瞼映暮
林限、楊柳眉揚纖月色、尾残紅襯露氣薫、頭纏玉
藻雲鬟黒、含嬌含態促春情、蓮歩綫々誰不惑、

細君哂曰、良人觀変畫、妾覩真妲己、尤物足以移人、
苟使良人觀之、其魅惑必矣、予亦笑曰、彼獨夫、豈亦
六十一乎、

偕老浴史卷之下

○二十八日、風雨淒〻、百卉具腓、又草書全幅數葉、以晦冥半廢、是日、岳父孟信君忌日、細君詣于長德寺、徹、蘭二僮皆隨、予笑曰、長德禪天魔、我家法華一人成佛、盍辨宗旨、細君曰、佛一而已、質直意柔軟、一心欲見佛、妾唯念考耳、

午後訪助作、助作彷徨于他、庭前觀盆植小松、賦一首、在野負操特傲霜

譚者南虎演仙臺記、助作來而延蘭、鰻富既館于助作而招徹、二人犯雨而同往、

岩川漁郎、齎一大雕魚來、即買之、其親發癰疽、乞膏、乃供跋實栗拘一碗、時譚畢而蘭還、徹飲而不還、唯供細君對酌、精菜徹飲、

三十八

○二十九日、雨霰、天氣曚〻、朝餉後、逼于窓下揮毫畢業、前後總計全幅五十葉、扇子二十把、

詩成一唱獨矜誇、梳惋揮毫意益嘉、席上風清舞鸞鳳、壁間雲起走龍蛇、漫欽李白仙情跳、又學張顛酒量加、羅障如斯長在世、虛名未必墮書家、

徹又如助作館、鰻富携妓數人、每夜開宴引客、徹昨夜深更、酩酊而還、細君慍見、於是遣元讓之曰、子之來、非候問文人乎、何不與一夕之歡、而妓是適、徹唯而不諾、速還叩頭、就飲、池寛亦至、乃以雕魚膏河漏、笑訴甚樂、寛醉而還、一坐皆闖入于伊林之室、殘肴行酒、酣醉起舞、衆婦善謳、三更就寢、

○晦日、稍霽、辰牌後、八重女齎柳糕許多來、味頗奇美、蘭、元喜、大嚼且頌之、萱少郎村童子、徹又往于助作館、細君呢喃、是日賦無題一首、

波濤萬里一球連、二百年來籌策全、富國臨時揚逸士、強兵緩急拾遺賢、良工意匠轟天徹、識者經營蒸氣舩、實學今應供實用、吁天不使我持錢、

三十九

浴間無事、閲琴則而娛、晩間總三、伴鴨人秋與至、醉後聽其遊于蝦夷之話、客散、又入伊林之室、樂礴鯨飲、酩酊甚、

○十月之交、朔日、丁酉、雨、宿醒不醒、氣恍然、細君責過飲而喋〻、因賦詩解其嘲曰、人生六十世間稀

徹検歸裝、以無雨具止、朝餉後、登後樓、弄笛十曲、午後、又數曲、

閑居獨嘯不知愁、睥睨人間意亦優、一室歡娛安愷悌、孤窓偃仰老風流、凡材沒世甘無用、雅客有

時伴醉遊、富貴浮雲吾豈敢、琴詩酒外又何求、
夜間伊林至、醉中為歌謠、
○二日、大風雨、寀老君将歸、以馬脚夫還于市人、雜沓
甚、以風雨止、徹亦止、
朝飯後晦冥、不宜讀書、吹笛數曲、皆壹越調、午後雨
歇、徹携二僮、如瀏而釣、且命脚夫也、
夜飲既罷、天色清朗、三更倚窓弄絃管數曲、偶然賦
詩二首、
臨時命酌隔愁城、樓上弾琴走薱兵、閑臥醉醒遊
豈捲、功名富貴老無成、倚窻獨坐吹龍笛、剪燭三
更作鳳鳴、清興最宜風月夜、總催詩酒伴吾生、
這般清興豈憂貧、富有天予四大身、心事一杯為
白眼、年光六十混紅塵、倚窓獨坐看書罷、剪燭三
更得句頻、纖月微風還孚意、或移幽況慰閑人、
○三日晴、老君歸、徹亦携其僮及元而歸、以詩送之、
遠方訪至此團欒、浴罷閑談共考槃、坐調笙簧偏
静好、臨歌鄭衛亦闌干、歸情好去須傳語、良信奈
何用弄翰、為報洗心塵垢脱、午茶夜飲各平安、
萱正君亦與家眷皆歸、予送于門、賀晴、細君與攜三
送于村口、彼妖婦亦至、各辭別、去數十步、妖婦艶声

四十

叫曰、小郎勿顛跌哩、
林八君有河魚腹疾、来乞診、約詰朝若晴、合奏于長
德寺、
近午、風吹雲興、攜三應予之需、造鸞刀玉鎚、甚佳、
門前有□席為戲、幼輩諸或鐘戲、其徒男女、戴義髻、
脂粉打扮、絲歌戲舞、觀者如堵牆、撒錢如雨霰、時暴
風驟雨、散亂如蟻、場如蕩滌、
助作館、善吉聽南湖譚、鶴又見招、是日、傳助書至、報
新婦慶有之信也、新婦名錮、細君之姪也、
龍藏般若桐窩三僊、館于藤左、般若彈箏、桐窩善飲、
熟精菜過羹、以饋之、附以詩、
淨土名僊避野狐、閑香渴仰一九夫、秋風頻瀝烏
巾濕、老後輟耕筆硯蕪、桐窩翩ゝ鳴鳳翼、龍藏灼
灼照乗珠、淵明不解絃中趣、蓮社甚唯有酒無、
是夜無客、細君先寢、弄笛數曲、且飲且吹、甚樂、賦一
律、王笛瀏ゝ、氣象真云ゝ、
○四日、曇、於是三過、雖為歸期、連日風雨之海物、細君
悵然曰、不復見鱸魚、則不敢歸、
朝飯後携藹訪桐窩僊、室空、館婦曰、曉以不雨、遽歸、
唯一室有老農夫婦在耳、明爽閑静、細君欲移館焉、

四十一

予喻曰、猶數日少忍諸、亦有來歲耳、
壯士四人、昨夜館于前室、朝来各走于漁磯、日午、風
雨、空手而還、劇談頗愉快、
晩景、雷雨晦冥、文字難辨、但喫茶唱讃、漫成二首、
七言律體妙難真、老杜慣焉嚇鬼神、機杼縱横婦
古廢、丹青錯綜發情新、句多精粋入須心醉、手握明
珠足自珍、作者千年才不盡、盛唐王李亦何人、
年齡六十一身衰、旦暮栖々臥散疲、世故潦況自
心識、生涯苦學衆人疑、分隈不伴猶貿戲、一歳唯
餘浴詠時、盡日奔馳勞轉甚、一餅良藥可能治、

四十二

又會飲、如常各醉而寢、暴風撼屋、輾轉難寐、興而煑
茶、時已亥牌、有一僧、來如識予者、予亦如嘗覯者、曰
頃覽贈三僧詩、妙甚、又聞先生作詩唯七律一体、乃
亦可詠諸般古題乎、答曰能之、曰、然則請試賦子夜
四時歌、答曰諾、即賦一律、四時情緒又誰因、又曰四
時約于一首殊妙、猶請益、即錄十題、一々附韻、予曰、
夜深難完成、以爲宿構、近日畢業以請斧正、師亦宜賦
一首、僧揮手曰、貧道不文、禪偈猶不成、况於作詩乎、
唯性好吟誦耳、樂亦在其中、又問飲如何、答曰、不好
般若湯、唯艸人木耳、俄尓起而去、細君齊熟睡不知、

風猶不歇、即艸其詩句、曉少睡、風亦稍靜、
○五日、風雨不甚、聞夜來風波吹蕩一巨舩、膠于沙濱、
濱村人救之、幸不傷人、舩破于陸、
角嶲君所携之少年、患腹痛、以腰痛少有間、徐步往
而診之、君館于河原五左陸館、有籠畜鋒雞、毛羽甚
美、予家亦籠畜、烏質朱冠者、頃育數子、可愛、有感而
賦、
藐諸牝牡一籠栖、畧子么麼昔相齊、朝士倒衣興
視夜、青蠅止棘聽無迷、犬兒天上好爲伴、賓客函
關盗汝啼、抑損謙々該五德、短身還是剋偽雞、

四十三

室中間隔屏風上、有北越吳浚明畫呂望垂釣圖、
興國元勳一太公、有周天授夢非熊、前徒倒戟思
歸義、多士持圭盡建功、羑里修文懷遠近、盟津奮
武決雌雄、誰知直釣輕籠小、七十餘城在此中、
濱平藏齎蟫燭來、所託于八重以買也、患海扇及鹽
藏鯖魚、止飲之酒、平藏慣于海、自操一孤舟日本回
邊海岸、徧經歷、能知淺深險易、又在蝦夷八年、能曉
土風夷情、蔣問夷語而筆記、
予之入浴、不啻養病、有間則將欲以校勘著、故笈中
齎洋本帋、挑擇草稿、然室無明窻、且日々雨雲、晝猶

暗冥、蝇頭文字不可辨、皺𪘲鏡猶難遅切、夜則隣館
比舍、絃歌笑語、使人徒動飲思、以故大失望、於是嗅
悔不已、乃作自序以娯、
林八君約合奏、以歸期迫不果、詰朝將歸、来告別、託
讀殘書本叠包、以輸于家、
是日、壯士等大獲、尺量誇其巨大、夜招伊林勸離杯、
○六日、上天同雲、曚々不雨、伊林歸、以有吏事也、內人
微恙猶留、細君𠫤偕㥁而伴遊于河原、登觀于儀八
樓、𠫤賦一絶、河洲野鳥、予獨坐有感、
濟生何用療吾貧、醉後酡顏䨱發春、久奉大方三

四十四

世術、還甘陋巷一瓢真、學而時習詳文籍、闢之常
窮改纍銀、暇日閑房唯黙然、誇云無事是詩人、
予閑坐研墨時、角篤君及野纖君昆弟至、即腹瘠少
年、皆來謝診治也、篤君以摺扇乞詩歌、乃録平清水
楓岡之詠、
晁長君後来而徵詩、即示全幅艸書十數葉、録近作
者、長君一々誦之、又請觀諸體、予曰壯歲修家技之
無遑詩文之業、廢棄殆三十年、近歲遊于上國之時、
就二三子勸進而後少吟哦、但其如歌行長篇、引用
博纂、則餘力不暇給、故唯為七律一體耳、李攀龍云、

七言律体諸家所難、抑難則難矣、然而有少陵可私
淑、予欲專一為之、其拙劣取笑亦固其所也、時笈中
有舊作一篇、此是少時之鄙著、散逸久不見、今春傳
播于江戸、而經大槻士廣之覽、即士廣批評之者也、
乃取以示予之舊稿存于世、唯此一篇耳、故恐後散
亡而假録于此、龍公篇
疇昔僧旅裝而來、謝唐突失禮曰、小刹有幹事還歸、
彼十題如何、乃取録稿而贈之、且曰、予如嘗見師、今
任持何處也、曰然、負道亦識先生、僻地小刹不足言、
他日將以𥙷趨、乃卷而懷之、謝且趨去、因思蓋是南

四十五

橋魯道之徒敀、二詩僧即予少時屢有唱和、因思此僧
古怪、恐是彼妖婦之良人、
過午、獨如長德寺而彷徨、又吹笛笙弄笛而樂
浴閑風詠出塵闌、古寺清幽不等閑、裊々行雲青
嶂遏、嚶々好鳥畫堂還、華清餘響仙遊曲、李白妙
詮菩薩蠻、鳳吹龍吹交弄處、近應流水與高山、
是夕、外孫鱸濟之助子徹及僮元來、候問且報平安也、
幽栖老君阪尾可年賜寄懷之詩、曰、欣羨風流遍海遊、遥
思勝概興偏幽、靈泷合雲湧巖下、寒泉碎玉漲窓頭、
浴罷飄颻攀嶺嶋、醉来潦倒睡林丘、唯恐經過逼仙

境、廓然笙鶴向瀛洲、即次韻以答、
素非求伴赤松遊、偃仰棲遅暫嘯幽、高宇池開泉
解體、盃冬山老雪蒙頭、空閑直釣稀王者、終世耦
耕待孔丘、忽有新詩山峡溢、大聲吟響撼滄洲、
夜飲如例、
○七日、亦曚々、甚雨甚雨、近午果雨、終日陰々、讀書執
筆皆廢、唯事茶話、即詠茶、
絶品難言雀舌芽、仙翁亦嗜比流霞、渇時省瀧渊
明興、汲處常煎陸羽家、吟隊揮鋒詩思奮、睡魔避
鋭爽情賒、劉伶宿酔換其傾、正忍頭風飽啜茶、

四十六

午後、如河原、星貨鋪買煙具、鋪上電覽海外新話、明
清軍談、還而有感、古来淩季上帝好飜、万里波通、
未半牌、八重女齎赤鬃大小許多来、悉買以蘊藏為
歸囊之實也、飲之酒、提灯而還、今夜漫成二首、
戯謔優游了一生、唯從所好寫閑情、暮年因酒身
猶壯、老大驚人句未成、醉後枕肱高卧好、風前開
口放歌清、傍觀不辨吾心事、將謂浮華買利名、
群鳥素不辨雌雄、睥睨浮雲落日中、鯨飲詩量還
酒困、龍蟠少署坐詩窮、苦吟愁見高天月、獨卧悲
聞萬里風、境界如斯誰可及、嗚呼日本一愚翁、

今夜細君痞鬱、詩成而後、獨飲醉寢
○八日、有雲不雨、壯士不出、或圍棋、或吟詩、無聊甚、以
幕府忌日也、
一士人来乞診、其人曰、一昨夜遽傳至、蓋有警衛蝦
夷之命、因有感三首、
百萬鏖殲人自見、弘安故事非勞戰、王公用足食
充分、將士機多兵簡錬、陸士如庭車馬通、海門無
艫舟楫便、長槍巨礮及良刀、驀地神風唯一扇、
坤輿一塊全開闢、各載旗章頻絡繹、窺測海情請
炭薪、因窺國體求貿易、翩翻出没已尋常、倏欻去

四十七

来真咫尺、制馭蠻夷世定知、誰能禽縦持良策、
造物如今何所作、循環世運時無奈、俄羅斑國到
長崎、米利拂郎来浦賀、天際往還要結交、海舫貿
易求通貨、嗚呼耄矣竊吞聲、一醉不知高枕卧、
昨、晁長君見示二詩、其一、詠慶玉碑、曰、老盲當日報
恩時、匍匐盤歡似小兒、柱地雙笻步沙蹟、指天隆鼻
仰觀慈、穹蒼感孝章魚現、海畔蓬珠明主知、長徳寺
邊秋淅瀝、轉教弔客涙如絲、即知其韻、
東里先生表讃辭、孝乎惟孝道之基、義高隆準其
容偉、天與鮮魚有母遺、手裡雙笻多作用、腰間數

杓即慈悲、芳名不匱千歳後、長徳門前一片碑、

其二、詠鶴泉曰、維昔療跛鶴、千秋人識功、孤村彩霞裡、一水亂山中、仙液諸州異、靈湯今古同、路傍迎浴客、若說白頭翁、亦知其韻以七言律、

靈泉地脈此開通、富羨人稱救療功、秦帝令洗金甕底、楊妃賜浴玉池中、或遊沂上洗塵垢、時望舞雩詠晩風、聞道能痊仙鶴脛、古時来歴問村翁、

時聞晁君應命祇役于蝦夷、因又賦一首、併贈、

晁公留學盛唐時、唱和王維與李頎、武士止戈從遠戍、正知不乏被恩施、義經遺烈祠堂古、舊武當

四十八

年漢節持、北鄙如今無殺伐、斯文可以化蝦夷、

既而聞晁君任　世子近侍、將如江戸、即蝦夷之事謬傳也、實係于增封、與晁君設交話、鄙詩亦画餅耳、

因更賦一律、以述送別之意、

華夷有辨屬明君、欽慕齋桓與晋文、別恨如山嗟白首、吟鞭拂雪入青雲、朝隨視膳宜監國、夕侍鳴琴應撫軍、命召唯今何待駕、正期孤趙昔時勲、

前室都藤君徵近作、即示次韻老杜十六首和晁詩二首、晩飲如常、半夜而甚、

一首、

相值相遇笑語親、客無遠近此為隣、方總遣悶三杯酒、客易賒肴一片銀、木偶將流連日雨、豚魚闕信久淹人、無端出浴身沉重、比舍蕭閑屢欠伸、

以淹留故、筐中煙草竭、館婦惠一包、喜而有詩、

非酒非茶味亦奇、銀壺點火燒金絲、吹來裊々雲潑室、弄去芬々氣襲肌、野外遊吟行倦處、几邊假寐夢醒時、愛斯功德都難記、聊頌一篇八句詩、

是日、獲鱸魚、高價可驚、招村孫搗三而飲、甚有興、

○

九日、不歇、晁君犯雨而歸、大母氏猶留、霖雨無聊賦

○

十日、曇、調度歸裝、浴間無聊、漫成三首、

四十九

人生六十亦常稀、一飲何妨典一衣、老子疏延雖牛背、太公垂釣酌魚磯、苦吟雖似緣詩瘦、病骨每時買醉肥、聞說八仙皆短命、宣無非因酒量微、

又

七言律至少陵新、沉宋以還獨絶倫、雙贊老詩全白雪、滿懷留酒永陽春、多々痛飲稱無敵、句々漫成妙入神、吾亦狂吟私淑久、憤焉自放欲驚人、

又

細君呵責且無妨、只見壺樽喜欲狂、飲渇思賢甘白首、斷清樂聖感諠譊、吾唯一醉終身業、好是餘

醲死後香、吐舌笑言猶在否、縱横妙味奈何忘、
夜間、憁三延宵夫婦、而使絃歌、自吹竹而和、夫鼓胡
琴、甚巧、婦三線、甚拙、各醉而散、
○十一日、曇、間暇詠詩二首、
浮生少壯事彫蟲、因是終身物屡空、意得飛杯情
似海、興来謌筆勢如虹、詞壇對壘吟鋒競、飲隊爭
先醉戰雄、奔命故疲詩酒役、方逢債主忽趨風、
世事浮雲酒獨親、醉狂天地一閑人、如泥始似劉
伶達、伏枕依然原憲貧、自適放歌常白眼、不妨傑
倒混紅塵、山林巖穴非真隠、豈及樽中寄此身、

五十

午後助作来謝、述別意、金十之母亦来恵蔓菁、蔓菁
以金十之圖為第一、
未半暇、道意来話述別意、且曰、一事将質于先生、彼
芍藥朱愚、柴胡白癡、固不足以論、近時有名在于先
生陶冶者、多臻于此、然而觀其所為、口吐高妙之談、
伎為陋劣之事、而大飾邉幅、巧佞儇人、人亦不辨學
之淺深與術之巧拙、而雷同妄称、彼亦抗顔逞意、以
多賊夫人之子、自以為得矣、弟子甚惑焉、是皆坐不
熟于漢、不慣于洋、唯就譯書、而臆造妄投故耳、自今
以往、欲就先生以正焉、先生肯之否、予應曰、嗚呼是

何言也、今在予之陶冶中、猶不啻數人、學術両全者、
非無之、其遇不遇、是命耳、豈得非隔靴搔痒乎、予非
弼酌正意之弟子乎、正意至子孫皆始志于洋學、孫正
庵、即吾黨之一才子、近學于榊田信、能讀洋籍、術亦
三世之餘、無所不至、年猶壯、必有待、非如彼目不知
漢一丁字、洋一亜字、唯讀國字譯本以為得之、但巧
于衒技者之比、予之以為師、綽々有餘裕、豈可亦他
求乎、彼徒之所為、漢醫之餘習耳、洋醫之道、一言以
貫之、曰、仁義是也、又示以詩、
笑它偏執固陋人、睥睨斯文枉老身、理致無窮蘭

五十一

有奥、心游自在術通神、漢家膺說年々舊、西哲明
論日々新、盆蠶葛畏唯一發、古来學壘忽微塵、
周官風廢失規模、曚昧刻船又守株、診切無稽多
及覆、因證不辨太齟齬、存精獨識華佗黠、論定遺
方仲景愚、學者於今何所驗、終身未悟世醫徒、
仲景史文無事蹟、遺篇方法唯充百、周官時遠失
根源、漢代道污迷順逆、寒熱揣摩虚實徴、浮沉跨
隲陰陽脉、古来残闕傷寒論、經驗僅存二三策、
欲窮物理々無窮、窮力精靈理可通、上下三千年
所事、縱横二萬里程中、物因時勢殊今古、理就有

無生異同、原素人天元一理、人工所出乃天工、
道意唯〻、然不能解詩、自慨不學、可憫。
自既暮、與𢪸三苦勸離杯、道意快醉、更闌而散、
○十二日、曇、蓐食、辭別于館人、轎發、都藤君送于識道
意𢪸三及竹婦送于槻樹下、艸〻辭別、
四週淹久浴于沂、偃息幽情與世違、醉興還看青
白眼、漫吟豈顧大家譏、囘頭赤日銜山脊、攀袖紅
楓作錦衣、坐轎相過舞雩下、冠童唱和詠而歸、
臻于濱村、則館前有歸客之轎、侍人識予、互賀平安、
舁夫喫朝餉、畢擡轎而行、左覩朝暾映于粟嶋、海天
五十二
稍晴、波浪穏靜、漁舸無數、捕章魚者、水陸紛〻、至于
蓦坪而卸轎、歸客之轎亦繼至、其他浴歸之男女前
後甚多、海嶋山川之景勝、道路之険易、往時審詳、無
可復記、又憩于五十川茶店、村彌及女兒、䭾馬繼至、
予禮而先行、舁夫仰及、流汗呻吟、躋達于巓、始覩北
嶽飛嶋、下經堅海苔澤、村婦群集、濯蔓菁于石磯、彼
紫色球根、取種于温海者也、正是我有旨蓄、亦以御
冬、又沙塲敷席樹屏、老婆折乾萁、既過小波渡而如
此、所向横出一飛泉、其聲潺〻、往時背而過、故失記、
今還、岨道渉其上流、聞水音而過、行路盤折、降笠取、

下覩三瀬氣比、河流于其間、架一板橋、既到于郵館、
則時已午、村彌既在、如何相失于路、笑而排行厨、勸
三杯、村彌辞別先去、於是士人數輩憩于此、皆持釣
竿、其他商旅行客、往来絡繹、各喫酒餅果、時滿天雨
色、轎發、酒醺催睡、夢中至于矢曳嶺、却于茶店、霡霂
如粉、不用雨具、轎行東北、雲興、遠山不見、西南山近
如錦、暫時憩于新橋、斜陽映于南山、東北雲散、山〻漸
見、灊及鄭兼前、振袖而行、田畝畫納禾稼、過清水村、
夕陽射保正吉田氏之牕、以家在高塏也、其先人護
予和歌之友、遺什多秀逸、左田間有豆腐山、以其状
五十三
名欽、落暉射轎中、過村〻將入新町、僮虎具燭籠而
迎、既入閭、家〻點火、禪源寺暮鼓鐘〻、街〻下鄰經
過、稍近家、闔家出迎、孫於苑倚門而拜、乃下轎而入、
與舁夫等酒餅、各醉飽而去、於是鄭鄂及鄭細君、金
枝婦爲之、於苑雲〻、團欒飲喜酒、
十月江南隴畝空、錦楓相映夕陽紅、閑情假浴身
軀健、適意嬉遊氣象雄、偕老思含詩句裡、風流趣
在藥籠中、攀家迎轎門前出、六歲幼孫拜乃翁、
吟罷又吟近作一首曰、
唯言好〻 嗚呼好〻、與細君入房

進藤周人備老浴史　壹冊　拠著者自筆本

大正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謄写畢

松浦厚 撰

福島行紀附佐佐行紀

明治十三（一八八〇）抄本

據明治十三（一八八〇）

抄本影印

福嶌行紀

松浦　厚稿

明治丁丑春、游平門入端山師門居年餘偶有松浦鋏馬訪來閑談久之話遊猟之事鋏馬曰來冬來吾郷予諾焉庚辰十一月三十日期既寒冷冬風凛烈蒼松茂竹秀山谷鳴野鳥于茂林呼旅厂于空天而催遊猟之時置郵已至飯後束装策舟回棹而発平門日升東山上天氣晴朗風埃不起矣渡日浦揚陸負銃曳杖背笈攀木縁坂緩歩行里余入御厨郷渡反瀬川経龍尾橋抵瀬尾某之宅買舟策之正午解纜揚帆如走如飛復如遠山之趣矣遥看白鷗浮波濤之間予敵之放銃獲之忽風起波高而酔臥舟中瞌眠而不知行処忽驚浪音眠覚而望福嶌鯛崎也又行急鳧鴨点々翔蒼天老松欝々生山上有山中一間之家是則松浦鋏馬之居也遂投鋏馬之宅對話久而啜茶乗小舸之郁子島視遊猟之場日落帰寓

十二月一日朝晴夕細雨昧旦出寓乘小舟要鴨于鄀子嶌不獲焉又乘舟之一外合斷巖數尺如龍虎之蟠踞有仙郷之風復之小一外合是亦佳景可賞矣帰路與弟発銃獲二鵤帰寓喫飯時十時十分也暫憩而欲至唐津午後乘舟而行微風徐吹細雨濛々不果行雩深浦新田之首然猶不晴矣故旋舟帰寓

二日晴黎明出寓要鴨于鄀子嶌日出而轉杉浦沖遥有為数行者與弟又待者放銃而獲牛鴨一屈曲崎灣周流而帰寓喫飯又解纜夕陽要鴨于馬蛤瀉新田之池沼已晡有三鴨来矣放銃然不獲八時帰寓

三日晴黎明要鴛鴦于一外合朝飯畢而扁舟解纜抵鹽濱浦揚陸起越山野而黄昏待鴨于平野崎銭釜田先是獲一鵤午後九時帰寓

四日晴午前四時強出寓渡里村停船場欲儺大田坡而將至東方已明則看坡有鴨二驚余等未逃去

矣不果之則入樹林獵小禽稍獲一羽正午詣金山神社喫行厨叉熄竿日落而復要神山坡邑鴨數来放銃然月翳而不獲之初更帰寓

五日晴出日輪東方天氣朗明西風颯々不可失此時解纜回棹走舟之笹嶌叉通瀬獵獺邑獺出入海有风波高而不獲矣過正午帰寓之喜内瀬要鴨于須牙田日傾西方暮色滿野帰寓家主割烹鴨而小酌

六日晴之郁子嶌要鴨日外而鴨數十列嶌前為之放銃然不獲焉帰寓外白山望福嶌之諸嶌有如螺髻者有如蟹眼者松樹鬱矣竹林森矣眺望久之而暮色已滿月外東峯要鴨于馬込田暫二鴨降田畔予放銃獲一頭午後七時強帰寓舍主割烹鰻魚傾杯半夜就寝

七日晴八時後出寓獵獺于錦加瀬叉龍崎正午帰寓喫午飯黄昏之馬込田要鴨午後七時帰寓

八日北風且小雪此日欲平門曉睹

烈風暴雨起而不得渡海故復留于此對話鉄馬閑虧矣時偶有訪者訪来家主命之使弾琵琶余聴之黄昏之馬込田要鴨

九日陰北風暴烈黎明起擁炉烘芋啜茗而閑談久之欲要鴨于郁子嶌然波高而不果行焉終日蟄居寓閑談相對坐矣

十日北風且小雪睹色已満小雪紛々北風揚波不果遊猟之功對坐家主煎茗閑談々或披書只居寓耳午飯畢窺凡殺出寓之二浦要鴨時東山吐月鴨將来心快然猶不至矣待蓬廬耳夜深而帰寓

十一日晴北風曉凡稍止矣黎明出寓之郁子嶌要鴨日外而数十百鴨降嶌灣前三頭立巖石上復三頭上之余放銃獲三鴨故命侍者使拾之一鴨死而復蘇遂殺而獲之策小舸帰寓喫飯又餅又出寓渡磨津欲猟鴨然無禽蹤故度二浦要于於波津子田

十二日晴如春日天氣晴朗東凡徐来不可失此日則別家主家主贈

二六十下晄時字

舟、離歌吟咏分手而解纜抃棹行舟過白山ゝ畔至鯛崎以風敵揚帆走里余回首而臨寓背山野而不得見矣遥望海洋見鴨作群恰如蜂蝶狂飛矣忽着御厨午後十二時後也、投瀬尾某宅喫午飯二、発御厨経山踰谷過龍尾反瀬両川或踏石或佇立而上小崎峠原曲逶迤至太平停船揚買舟棨之午後五時殆帰平門棲霞園云火畧記焉

附録

福嶋雑詠 二首

紅日輝々影映渠白鷗飛過亦窺魚
秖疑奇勝幽邃処恰似隋渓隠士居

白山峯上稲梁肥松樹森ゝ水四圍
日映嵐光波動玉閑吟敲句向斜暉

十三年

佐ゝ行記

誠堂拜稿

佐々行紀

厚再拜

三月廿八日晴

祖先之恩高山深水報此高深之恩難矣今只以謁於廟欲報之故以此日午前七時弱出郷渡於太平徐歩或速歩過行杳青々乎所到江迎関山下某之宅遥望平蕪野草郊花蒼々鬱々田畠李白桃紅妍々又脉々是鄙村之景色也哉関主我贈昼飯又酒肴喫畢而發舎徐歩観巍々乎青碧高巖是

世稱地方八景之一也去之如於
東光寺謁天翁公之墳墓遥見之
老松榮々翠々乎尤奇觀也後行
松浦德之居問老祖母之疾病而
后拔于久田繁九郎之宅乞宿焉
礦之設盛哉沐浴亨酒饌及夕飯
半夜就寢
仝廿九日大風雨
此日自曙雷鳴而暴風烈雨起矣
濛々乎喫朝飯將雨止又降不息
矣正午十二時強出寓應招行於
松浦德之宅受酒饌并昼飯及酒

闌夕陽歸寓喫錯十時就寢
仝卅日晴
今朝雨止矣天氣朗明出日輪東
山之麓如謝昨日之暴風烈雨之
朝飯畢觀網鯔魚獲十數匹後食
学對話德午飯卒應招欲行十二
時強松浦信之鄉往徑觀大悲觀
為其岩也巍々乎孤立焉其形如
赤子之披手觀中以書其腹也者
大悲觀之三字于其項上一老松
高丈餘將如披繖之形景亡奇也
是則八景之一也去之屈曲廻路

而行於信之郎喫茶自度前仰看遠近山岳相列矣縱橫年田相繼美是絶景也其側昔時雄香爲有息石及石碑眺望久之而烹酒飯及夕斂日暮歸寓沐浴卒而劉意戀塚左七所贈之鰕魚與田侍士之者而又喫飯飲茶就寢

全卅一日陰

黑雲恍惚起矣將降雨天喫朝飯卒而雲間風起雨不降八時後出寓行路時松浦信及德寬并數人送於古川欲本陣爲別卒而屆西數町之於松瀨宗七之宅喫茶菓又屆西界降遂望太理山之故戰城蹟森々鬱々焉過之而觀潛龍瀧其爲瀧高丈餘音如雷聲皆呼快矣行々觀之數矣亦奇觀焉是亦八景之一也行數町息於平田順治之宅喫佐々村請七所贈之行厨走行又小息高巖過江迎行路而到馬場先見櫻花紅艷成錦相列可賞也行於大平之停船場買舟渠之渡於通雁木歸卿午後六時半也後日記焉

高巖

臥龍青碧白雲巔脉々滔々巖下泉
可愛風光方似画詩成不讓認華箋

過郊行

看過父老業農耕李白桃紅列路明
堪感犂鋤甘苦事閑遊鄙野亦留情

潜龍瀧

無數行松溪水限逆聞瀑布興方濃
龍潜雲外噴飛雪驚振岩前吼奔雷
堪賞惟状竟已起宜看奇形詩成来
天河倒懸如烟霧孤客閑遊亦快哉

松浦厚 撰

壹岐州巡回日記

附小近行記

舊抄本

據舊抄本影印

壹岐州巡回日記

松浦 厚稿

明治十又五年七月念五日雨霽南風微卜日謀遊壹州携弟仲達季綸従者安藤城木寺栗山古川等数名也午前九時半解纜桂帆風満帆帙而凛々如走有白馬岳鰲過二神瀬之二島風稍止下帆揺櫓海尋僅二里入壹湾郷浦投錨午後五時強投黿尾故鼓令則日高説三郎之居也

廿六日晴炎威甚出寓詣若宮并國津意賀美神社及 正宗公之墳至華光寺奉拝道可公之墓及大圓宗光君之塋午前帰寓復登岳辻嶺是壹州第一之山也無崇嶺懸崖可知也瞰望久焉夜為飲主亨酒肴之饗

廿七日晴暑威如燃午前八時後出寓詣天手長男神社過許斐喜織之宅或歩或乗馬観物部小鬟諸往吉神廟林樾中聴黄鸝声尚見脘復如値春候畦傍観所謂鬼之窟也者深十有四五丈横一丈圜四面以一大石張天井亦用一石噫非如人力之所克作妙工々々数百歩拝國方主神宮午飯秋山山人之宅路國分寺観國分邑小學校授業登鶯野原於眸遠臨山岳引導者一一指點示焉此原則天祥公鶯猟之地也屈曲上下晩宿横田道別之宅日已晡安藤保氏見害毒廸

二十八日晴午前九時後発嶠嶇而上焉此山則祭角上神社拍手再拝而退暫下瞰田畦田連如分界国松陰箕踞取涼天籟吹我衣襟快然又下詣與神社観湯岳邑小鬟中学校武生水村小鬟雖地僻学稍開是 皇化之所雨露歟夕陽帰寓

二十九日霽祇園祭是日也至郷浦三友社観兒童使模擬武師勇士之形進退運動為男女兒童絡繹雑沓寔此地第一繁盛之祭也日没而帰寓月光玲瓏

三十日午前八時強発寓誇馬過半城長嶺黒崎三村観各小鬟午飯廣澤協之宅至観世音寺看佛像有大小三平凡音也投湯本浦長谷川李平之宅

三十一日晴暑威酷掃暁詣熊野權現拝観寳剣為其剣石質而色淡然上古之物無疑矣歟朝飯浮舟見雪島色皎潔真如雪宜哉有雪島之名也土人云将雨則作黒将晴則作白可謂奇也観本宮村小鬟午飯長山春之允之宅詣本宮邑八幡祠登武季古城是豊臣征韓之時所築也雲霞點々遥可見對州詣勝本浦聖母神社傍見馬蹄石是神后皇后足趾與馬蹄跡存尚歴然不足疑焉又去見勝本小鬟而晩宿土肥克馬之宅盡日乗馬耳

八月一日晴午前十一時発経遠望岐野原

觀新城村小黌士族十數名贈行厨午飯西
林彌之宅觀箱崎村小學校詣八幡神社登
魚釣山拜男嶽祠山樹翠翁山風肅颯日落
宿倉光棟太郎之宅盡日驅馬
二日午前十一時強乘舟渡棚田灣見左宗
橋及屛風岩皆天機自然怪奇詣八幡浦八
幡宮觀芦辺小黌晝飯中村一郎太之宅觀
諸吉小黌夕陽就宿大藏元繼之宅此日涼
乘馬耳
三日晴詣安國寺寺子大藏氏之居為鄰燒
香于　恭岳公之墳午前十一時發過玉主
賣墓益
光仁帝御宇玉主賣也者守婦節不更二夫
終身云　乾齋公欣慕其跡建石碑碑文則
葉山高行所撰也綠樹青苔壟墳碑余心悽
然觀石田村印通寺村之小黌午後投中尾
措所之宅
四日晴午前十時發程上馬抵志原小黌及
圓光寺看不動尊像午飯日高十衛之宅夕
陽歸寓
五日晴拂曉驅馬遊高城濱從者十有二騎
濱沙皜々映日光灔耀難正視暑氣復甚矣
面豐筑諸山櫛比而簇作屛樹之形海潮灣
入瀰漫浩渺有江湖之様又去見錫其然々
于沙中噫詩人墨客春游第一之地也詣筒
城八幡祠晝飯江田正四郎之宅斜陽歸寓

六日南風雨至冒雨午前十一時乘舟鄉浦
渡渡良浦海上一里程過渡良小黌詣國津
神社社頭渡良士族華張酒肴待余夕陽風
漸逆又上舟著鄉浦歸寓雨晴微涼
七日朝晴夕雨在寓對客危坐
八日晴北風出寓抵鄉浦士族十數名來送
告別午前十一時拔錨風徐三舸挽吾舟二
里許風漸盈掛帆舸去漂飄雲霞之間過白
嶽之下斜陽入鏡浦歸樓霞園園樹蒼然

壹州巡廻日記付録

松浦　厚稿

渡壹州舟中作

扁艇揚帆走波與白馬馳驅間應有國如髮
又如眉

又

遊艇汎々向北行三山九嶋海頭生潮通異
域天連水青眼無窮波正平

登岳辻嶺偶成

高丘野闊景威祠突兀奇雲恰若説此國風
光須臾見筒濱雪島入吟眸

詣住吉神廟

古杉深裏聳廟廊廊聳杉深靈意章進退巽
如神若在顯然精氣滿高堂

鬼岩

曳扶淺艇入三丈日光暗淡石洞中人言古
昔怪魔住不是尋常手段工

雪島

雪洲聳在海之濱潔々楚々恰若銀河説晴
天與陰景色成黒白最奇珍

武李城

豊家城跡尚依然自伏干戈已幾年松籟徐
来方管聴白雲蜜処是朝鮮

過王主實墓

緑蔭深中有墳塋斜風徐々覚涼生真名不
朽千年事青蘚繞碑稱愈明

筒城濱

白沙十里水成灣灣裏水盈只見山群禺嘲
來數鷗起紛々飛過碧雲間

宿亀尾故城

亀尾故城百事空紅塵脱得志心融孤松漏
出清涼月光影散盈大廈中

小近行記

松浦厚稿

明治壬午一月與二弟約游小近洲則二十有九日行李茲整爲浪洩蕩成爲隨安藤今井坂古川等數名鮮覩風微寒氣稍輕拜天女廟過南龍山下風愈厲揚帆行如走遙望九十九峠出沒煙霏杳靄之間如遠如近又走兀然聳群嶺之上而蒼翠如沐爲志自岐峰時風止少焉西風雨未又挂帆坐篷底含盃傾樽作一首其詩曰

匏樽有酒轉清閑篷底卧看雲與山六幅輕帆任風走雲間再出小近灣

波高而白湧留翻暮色將催觀如牛背馬鬣者是則小近也日全沒而入灣數舸鳴路鼓謌棹歌來迎挽吾舟已而著笛吹浦江村戶々点燈老弱相迓如堵投酒家秋田傳平宅此日海上十有七八里船暈不快

三十日午前出寓行田舍之間屋廬結構極質朴以茅茨易甍以柴藿爲簡人亦淳厚而猶旧君臣之義存感深焉地平坦而無高山矣登番嶽是洲中第一山也曾設廳其非常相更番故存此名矣一日可盡洲中田畦殆少而穀麥之產亦然焉蓋以漁獲營業者居多云左盼古甑可望字久五嶋之散峙遠霞黛雲籠海洋北風疾迅將轉瞬數矣下嶽行數十丁食松本某宅大風暴雨至日沒就歸途道路滑々難步歸寓点燈作小近感懷一律其詩曰

欲游小近棹舟行老弱相携共迓迎世態雖遷人質朴洲容最僻事漁耕村路濶平如砥神嶌山高峻若城遠地猶濡故君澤家々俱樂聽謳聲

三十一日西風寓不快晴午後抵中嶌某之家坐盛筵黃昏歸寓

二月一日陰出寓觀牛塔所謂　肥州公所建也字畫漫滅漸存建武以下數字而已村民尊崇之構小舍墓香詣長壽寺奉拜高榮公之墳又赤栴天之靈詣地神嶌神社拜觀寶劍二振一則法印公所具也數十丁於藤松某之宅登樓々對神嶌山時北風叩窓高寒愈甚主或浮漁舸張網罟或募聚少女擬蜑戶皆爲吾饗者也鄉杯喫餐溫氣滿身漸忘寒日沒而歸寓

二日曇午前十一時出寓過笛吹村詣新田社此社則肥州公祭新田義貞之靈云又傳云此岡号膳所　肥州公城跡而乇周圍有海　公填海絶流築田也其言似有信矣歸途詣六社神社歸寓午後前方笛吹柵之三村饗余以自安和樂其狀與平門所見者矛盾焉恐自朝鮮傳述者故夜寓主饗酒有三更宴止

三日北風暴午前出寓行稱路極平坦路傍
松樹翠翁為林詣今宮則祭 久公之靈
也又行數百步詣志々岐神社抵今井三
江宅餐午飯且坐酒筵又酒闌帰寓日正
晡
四日寒甚正午出寓以樋口清蔵之招至焉
登楼北風甚臨望久焉神嶌五嶋如馬鬣
牛背白波奔湍如鷺翔鶴飛潮水澴環如
蜻蜓偉觀哉賦二絶曰
楼上憑欄遥望開衆多漁艇入江湾高峯
流水看無飽何讓洞庭兼呉山
北風習々叩花欄満眼雲山不可看楼上
開筵多少客共卿酒盞酎忘寒
主設酒筵待余應酬久為酒酎而帰寓
五日北風雨霏々檐滴有聲閑坐至夕陽
對酌
六日雨罷午前十時抜錨渡神嶌海上三里
程盥漱正服詣神嶌神廟所拜而還拜觀
寶物有劔号天國有革鼓有香爐有食鉼
有古鏡有金鈴有土壷或有破壊而半存
者或出蠡者實数十年物古雅珍器也社
上有高巌聳然出樹頭形如華表可坐巌
頭十數人高数十丈土人云年々如長大
故或稱活石噫可謂奇觀也後巌下有龍
石真似龍土人又言昔時有龍而化石者
可笑矣見天狗岩也者亦怪哉下谿乘舟
至笛吹湾止船蜑戸数名入海底獲鮑貝
凡十有四五黄昏帰寓
七日曇進樋口清蔵之楼風微波穏遠望最
美矣喫茗且含盃
八日北風寒午前十時出寓行稱路有一杉
樹幹最佳其樹下有石祠余怪問曰何祭
祠乎土人答曰是旧知事公所賞玩故村
民常祷痊病儘有愈者以是作祠尊崇焉
昔也噫民情淳厚又可知也抵近藤又造
宅開宴饗余及酒闌辭去時已黄昏帰寓
聽暮鐘
九日東風午前十時抜錨十有餘艘送吾船
至神嶌下順風漸満帆艇散去破白波瀬
渭渡志自岐洋達志自岐峰下上陸進飯
渉山谿沿海堤経野子村抵宮浦詣地志
自岐神社日全没寢社頭志自岐寛治大
鳥居仲多来寒氣凜然命酒納温
十日拂曉詣仲志自岐神社復拜地志自岐
神社拜観寶劔及土壷社頭喫朝飯登宮
浦経谷渉泉至志自岐峰畔入華表昇数
十町詣志自岐神社又攀紫萁取蘿薜数
百歩抜傍有盤石土人傳云
遠別尊所踞俗稱腰掛石脱履倚笻数十
歩昇山頭有石祠祭志自岐神社之靈無
樹木只有青苔耳断巌千丈懸崖重々可
恐々々可懲小近宇久五嶋之群巒海潮

浩渺兮日本洋雲霞疊々接呉越天實可
謂天下之壯觀哉魚貫猿引而下至社前
敬而過抵向東庵飱行廚渡志自岐浦投
犬鳥居仲多宅聞酒肴又行里余抵津吉
浦買舟日全没蠑蓬夜五鼓帰棲霞園兮
夜無月

庚子游艸

牟田口士寬 撰

舊抄本

據舊抄本影印

庚子游艸序

天保庚子之春從駕於江戸得肯与牟田口士寛歴游槩方諸藩自水戸而仙臺而米沢而會津皆与士人欵應接道路之見聞風習政治之淳漓得失頗有　然於胸中而不能口説筆寫者但月子有限怱々不能舉十一於千百為可憾也此冊途中信筆漫録者先後無次聊供他日之追念僅耳其人物山水之紀略及西山瑞竜二記有別録云

水戸

士人樸実慷慨勇於義無虚假夸大挾三藩之色少仕者絹長刀衣服素検間有極敝汚者不為意也

学者参読本邦史籍及律令格式之類王家之治乱制度莫不考索𡨚最厳名分崇神排佛大義粲然他藩所不覩

士大夫邑舎陋隘往々有門戸存而無室屋宅地大而家様小者頽牆壊籬可通犬馬者累々相望時正月也而無修補者艸莱荒穢蓋一藩之俗為然矣但以曽鞍馬略備粗朴無文適用而止

村落敝穢殊甚有土室者居被服形状不畧乞児悪虽富豪者窓牖貼塗鴉故紙寡用新者然毎戸後圃中必置一板倉貯粟麥蕎稗之類会者亦然外瘁而内実極美観也市中亦相類

戋公以來毎年租税中収稗若干以備凶荒百数十年如一日国中所在建倉藏之推積如山癸巳東国饑乙未以後四年之間常饑奥羽諸国道殣相望而水戸無一民餓殍蓋豫備有方也

排佛尤甚堂宇荒涼無一輪奐者士大夫賜葬地於城外二所葬祭皆用神儒如有好佛者竊請僧誦経耳封内虽庶人厳禁度子弟為僧是以奉皆旅僧為数甚寡戋公時廃淫祠及寺観千有餘區近年復又廃五十餘寺云余始入府見丹楹刻鏤大合者横於路側問諸傍人曰羅漢堂方十八楹為城中鉅刹今也毀而鬻之此　其幹材也已額曰浄福寺頗宏壮所謂菩提所者禄俸不為寡而葬祭事一切無之寺僧私建勝誦経毎値三年七年之忌修法會為供養官遣人焼香一拜而已

向井町真言派一寺出雷除符信者頗多或曰近有移寺于遐遠之議

待史官極優厚三日賜休暇毎月廿七日賜宴館中鮭奥公献諸　禁中献幕府薦宗廟而賜史官皆諸官所無特恩也蓋戋公以優礼網羅一時之豪俊修大日本史遂為故事士人読書者仕途往々由史官往年公之始就国也

先拜宗廟以莅史官舘延見史臣自酌以賜酒栄遇特異
庭有老楳一株義公所手植名好文木史舘総裁副職至
小吏三十餘員
學者考覈本邦史籍善紀事之文如席上應酬之詩賦不
肯為之多好為著述者如小宮山楓軒無統大記其書不
下百巻如余輩席上説話苟屬有用者衆皆抽筆而記用
意之篤如此
国有史官而学校闕如乃并山野辺大夫宅地及隣傍宅
新国学築周四百歩許當城門正面極得其所經営始起
命名曰弘道舘我藩天明中剏学名曰弘道舘以規模又
大客冬相収于城門已面工設方起擇地命名東西千不
期而同可謂奇矣竊聞今公英傳有々為之志以土着均
田學校三者為急務余皆為指可謂盛矣
寛永中検田定租税今年適二百年矣膏腴為富民占奪
貧民勤動不給畎畝等級不可復識別客歳癸議検田地
以均賦税所有田畠斫樹立竿昏曰上々幾町幾段某曰
中下幾段幾歩某其税曰検田三次今日之所為小吏里
正輩先検土品曰旧来所定某田上某田下而某村之上
視某村之中某村之下視某村之上此為上租而収中入
下租而収上入也如此者各郡終矣郡奉行與其他官僚

検田畝之廣狹〻〻上下不遺而後定租賦以為永制矣
蓋為租税不均貧民不給而有此挙非検括以増租税也
藤田東湖為余説若此郡奉行吉成某之徒亦云尓而所
過農民往々偶語不喜之色以為増賦奪業焉今公素有
土着士大夫之志先割地鎮松平将監于永倉山野辺兵
庫于久川中山備前守固鎮於手綱也三鎮皆要地余過
久川〻〻奥衛也依山瞰海雉堞樓櫓皆備周四十里餘
隠然一城郭矣嘗築水府臣之家臣三百人許令移住者
三十餘戸新募足軽六十人云余欲見兵庫謀於會津某
其裁書附奈々使從者齎出造家兵庫謝曰府公就国是
以詰且赴府今夕適有府下客敢辞乃不見而去
今公請休暇一年本月廿三日発江戸就藩西山公之外
襲封一巡而已更無在国今公有更張庶政之志是以特
請官而得允云
農商之家大率掛三社神託之璧幅絶不見掛佛像佛名
等者路傍建佛名碑列国皆同水戸一藩無之隔数十里
有馬頭観音碑耳
公處西旁依彼式様造小舟長九丈許浮之假水試之又
嘗命川瀬七郎左衛門造四大船充軍艦之用式様無大異
常用之漕運其他銃砲戰具之類多修造東境磯平村瀬

海人戸百五六十山上設望遠鏡以備外夷
士大夫葬地余見般井坂者墓石累々大率碑不過三尺
許碑面或刻某府君之墓或刻姓字如老臣興津某墓在
稍大施木垣耳阪口設板屋一椽廣八席送葬者為燒香
所亦甚粗陋
藥王院北林莽中有葬佐竹臣車丹波守之頭顱之地植
松標之小龕敝地有志士以其為忠臣歳首多詣者
天神祠畔有義公筆塚藏公所用退筆建石識之相良芳
太郎氣戔人也藏高山彦九郎前髮願者託諸松山千太
郎葬埋之松山稻於筆塚側而未起工
二月十二日例祭　東照公常磐祠蓋用公征夷將軍拜
任之日也今年特令藩中以官以詣拜公觀焉諸士中猶
未儲甲者甚窘余逆旅有賣甲者士人昼夜出入不絶
常陸式内祠以鹿嶋吉田靜三祠為大祠吉田昔時藥王
院者主祠事境地樫大堂塔壯麗一大鉅刹也義公令僧
徒不得與祠事悉屬之祠官自此等寺遂頽今林木荒
涼存其旧名而已
先是領内所々建鄉學余觀太田村学有堂有庫隱士且
卜部連者主之以每月幾日連講論語郡中為学者有轎
轉講々畢医人講素靈傷寒論等書初八日連講中庸郡

中祠官講神代巻日本紀等書郡中子弟各講經史所書
貸子弟使之書者無慶叢書連之陸人有故遁于此三
十年今受微祿云其人篤実
距西山荘五六十丁有荒宿村口左側家為称田隣家々
藏一木像余訪其家茅舍敝穢有一婦人襤褸而囲炉状
如乞人余請見像婦曰利助不在尊像不可得而拜也余
問其故婦曰利助曾祖父幼常游戯於山荘公手自刻像
賜之于時七歳至今保而不失今日利助不在尊像不可
得而拜也余悵恨而去

仙臺

相馬仙臺之界為駒峯野田平行無門關之固焉民户数百乱礎空屋居十之五六蓋奥羽癸巳荒歉甲午歩熟乙未戊戌連歳不登是以比屋餓莩道殣相望凋零愁苦不可勝言愈北愈甚云行数里有髖然於路左者就而視之髑髏也驚問馬夫曰前年日埋餓於山上穿坎不深往々為野犬発而然恬然無慘恒之色

府城背山帶水瀨名川成牙城掛崖二百尺不設天主閣樓櫓而視金華松島之海於掌形勢雄欝有鳳騫獅崛之状山後廻以池沼杉松茂密曰青葉城加之亀岡宫阜大年之寺皆其子城策應之地極得地利初政宗築城相似于釈迦堂亀岡及此地城于斯云後城山木亘三里樹木岑蔚不許攀折一枝多楮鹿有時屍田後門直符之瑞鳳寺者廃墳墓之所在中納言政宗殿之因于政宗山政宗子忠宗孫綱宗廟制最壯麗繚以牆廟及門蓋銅門所謂唐門造者門版柱欀刻鏤文菜有廊廡極華藻廟中数以石方三椽中央置石方七尺許高二尺餘下藏骸云上設一龕安衣冠木像龕刻漆金朱最宝書藻井回折處貼鍍金四壁泥金着色畫天人蓮華之類金碧輝映眩眼廟左右檐下葬殉臣十五人各建碑彫佛名設小几供香火檐外建倍臣五人政碑皆殉其主者不設椽安木碑三廟規制畧同其他皆石碑雖有廟不甚華藻碑石七尺許刻故陸奥国主某大居士之文一門一族等長臣不任官者大率住於采地府下宅舎置留守新年嘉儀及有事故朝於府下雖不預廣政而継嗣及国事大者必與聞焉余問長臣地着于各所邑其邑臣其臣非大事大與焉於守国之体則極好而各邑分割各心其心則得無治教難遍布之憂乎油井某曰在執柄如何耳形状雖分裂為政者苟其心乎無教化号令不行之憂也

藩臣極多故城下街坊廣濶東西北三関街皆一番至十番長臣宅舎門廳可観便房子室則矮陋士人之宅垣籬門舎壊敗傾頹者居半六番街外則為田圃林莽者亦多市芭蕉衢為第一衢十字四隅家営瓦造蟠竜獅兎他邦所不見往来稠密市廛頗繁盛番衛士三千六百人一隊三百六十人有十隊長長臣及諸有司殆四百人許此内士以上足軽亦三千六百歩行隊及小吏陪臣其数不可知油井某曰食俸給金之家

男女人口十四萬人果是否街坊極多帯刀之人戴
路余宿國分市晩間無事竊瞷行人窓間所見不過
六七歩而帯刀之人接続於目中可不謂夥矣
人口八十萬租入九十萬石所領於諸臣給吏胥諸
色人至七十八九萬石是以正税不足給経費徴擢
之政大行云

奉行或三人或四人政事大小統之即家老也一家
一族之臣任之有時番衛隊中技擢者近時如増田
主計初任内監察後遂至奉行
幕府所令制條不署侯名署奉行名會津署家
老二本松侯家差倶不署水戸則不置家老置若年寄
次奉行為若年寄主士風之隆替武備訓練等之事
今日極為閑散任故以門閥重禄之臣具員而已海
边防御則委之瀕海采邑者則規制疎畧
出入司主財賦之事頗為緊要宦有威權屬官有考
役考究財利得失遺利
内臣唯内監與聞政事訟獄刑賞皆参預焉而竊先
奏其事其他諸臣不與外政
内宦有由次一家一族等重禄之臣任之事不屬機
密者皆奏達之為他日要路挙用之地也又番衛隊
中選百二十五人之士為扈従隊侯之朝覲必自掄
擇以従行児小姓八歳待選十七八歳命首服而任
近侍
有組士者士之禄微者附之大禄臣世任其采邑称
曰組士以依其主人陪臣失礼動有論諍又采邑要
衝者必附歩卒数十百人供防衛多寡不一
一門之臣室老至扈従視給士（組士降諸士一等不許熨斗目服）一
家一族之臣室老用人留守居視給士着坐之臣（坐着）
（与番着坐者異）唯室老視組士陪臣称主人曰殿嫡子曰曹
子総称家臣曰家中称侯曰屋形又曰諺國云白石書片
（〇三家老々々臣有小十郎采地）且家老而又其臣有家老者
昔時藩中有崎門学耳学者固執偏僻説為詒病今
日学風稍変蓋養賢堂之功不細矣然有崎學猶存
者（之養賢堂国学名徐営構壮大学図砕石）大槻民治攸築
所在問凶荒曰酷矣曰死矣曰減半矣絶無隱諱蓋
饑者夥多不以死為恥辱故無諱也渡波駅人口三
千六百許今存者不過八百人鮎川二百五十口存
八十人其他郡縣大率類於此宜矣壊戸空室相櫛
比也気仙郡中死者千人以其歩四境傳徒羨或云
南部比仙臺更酷百戸邑里僅存十戸者往々而在

石巻港有其弟斃而兄吹々之者由之終得全當自誇曰我食人生百歳不戴渡波舟中有舟子太郎者肥大如豕余戯曰爾何能不為凶年之食耶衆笑曰太郎兄弟皆死矣渠幸而得免前日渠憔悴如喃豈堪充一飽乎

富厚者蓄穀不発是以價直益騰貧民益苦二升七合五夕直至一方金貧民知富厚者為其利而不動闔郷比戸枕藉相斃而無騒擾者

餓死丙申丁酉為甚村民作供養建塔婆弔死者所在有之往々有両歳死亡者之文

多穀称於天下而雖升斗不許私賣穀方登宦減其價而買之輸諸都下以收其利一郡中則有無交易不禁私賣踰郡而賣必告於官納四分銭賣百銭納四銭於官銭謂四是以多穀之地粒米狼戻少穀之土價直騰上雖豊穰之秋已有多寡不均之憂又壟利官權之

方金納監三苞而出以二苞其他商賈尽有征税曰上判曰中判曰下判曰下々判皆給印符無符者雖児童不得鬻物價比他藩甚騰貴真桂玉也

余行仙臺地七八十里府城街市之外見庫倉二三耳絶無富豪之民權政之破民財如此

仙臺善馬多牧天下所聞余宿府城七八日間経坊市訪人不見一士騎乗一家畜馬也赤阪某宅京師画人東莱在坐余話水戸披甲拜神之事東莱曰如使此藩士披甲一防一甲猶尚為多也数挙秘政不為諱座中有不快之色而能恕焉

鉄銭方者行於領内久矣文曰仙臺通宝以三銭當寛永銭一近来請於幕府改鋳形文並同寛永銭價直亦相當而行之然銭質軽劣極悪弊也又有金鈔合以同直行三今五申而民不服至拘於牢獄以恐赫是以物價騰貴賣買人為其于其間行旅甚苦之

博奕発覚者科罪為奴或三年或五七年給官吏家令苦使数誡焉待其悔悟而還家近来富人犯法私出於金所給官吏告官以悔悟大抵不経苦使数誡而還家贖金多者至二百五十金所給奴官員内監察町奉行郡奉行評定所吏員等与訟獄者輸流給之

仙臺与我肥有絶相似者上学童児状貌風姿髻髪衣裳居然我児童也男女唯諾亦相似而地相隔四百里中間無似者而東西海絶相類者可謂奇矣米沢亦粗相似

東照權現祠老杉如東叡蕃出還有細流朱橋架之

拜殿宝匣精麗煒煌與瑞鳳諸廟同而似勝
田唯收秋稲耳不能收麥收菽如他国而收也 米澤
亦同

米澤

東境曰中山有門関譏出入之入国者必持関符告
諸府下判所者出者亦判所符告諸関焉而得往来
四境有関皆如此入境則桑樹漆樹井〻為列田疇
閭壁民屋無荒廃者使人有媚山媸之想焉
昔時鷹山公之初貴臣養望格例煩多国計不支乃
曰倹生於簡也於是釐革旧弊事従簡易至今法制
嚴而簡
相接之禮唯君稽首而拜其他虽小臣接大臣不稽
首曰此君臣之礼也興讓館学頭則虽家老子弟稽
顙而拜其宗師儒如此有鷹山而然館中有先聖祠
堂過者脱刀拜而過
国学名興讓館有督学提学助教等之官諸生日上
学者三四百人選命食于学者二十員二十四五歳
至四十餘歳都講典籍等職皆任之兼授児童句読
庚一歳三苙学堂曰支干與書生日夕講習之室只
隔一障而已制已粗朴武術別有教官教場不隷学校

庚日課今為後漢書助教淺間金太郎侍讀焉如其
経書會講儒臣尽侍焉鷹山公以来會講日課虽老
無休歇永為令典云学術不尚詞章文雅樸学篤実
好讀貞観政要大学衍義補等之書
士有九十六騎者在昔戰功之名家就中大禄有土
着人者名曰分領家大率任家老者也分領家虽曰
禄位階則無殊異故其他八十二騎士與家老抗礼
而不属（九十六騎中納言景勝在會津所定云）有時擢諸士任家老者
（鷹山公擢莅戸九郎兵工為家老源鵬號太華著超楚篇政語等書者此人也）但士大将則
分領十四家不任之
毛利上総三千石為分領中大禄然有録二百石計
而光之献太刀謁見者蓋以祖先之戰功序先後也
但任家老則別
上村周藏曰内臣之論側用人虽近習頗選人蓋日
夕親近君徳所関也又曰内外臣僚同心一致無少
間言此事差足誇也家老用人諸有司治事所在
城外曰役所大事家老朝而親奏之其他以側用人
取裁
役所有役所役者家老属官也将議事役所役先草
文書移各局議異同各局有異同各貼於文書交復

矣難尽底蘊而不諱衆議帰一而始施行之余同上
村某曰事密議秘畫而施行者諸某曰有家老專断
而行之者有議及用人者又有及各局者勿論施為
不一但密議秘畫甚寡有之恐非盛世事也
町奉行上人頗選其人兼主聽獄訟士人之獄亦聽
於斯不必參以監察等官獄具呈案於政事府断其
曲直是非而科罪村民獄訟郡奉行聽之重者亦聽
於町奉行
分近侍扈従等之内為三隊々長曰三采配虽指麾
諸士與士大将軽重大異
有高家者四家本木武田二以客待之不服官政位諸老
臣之上有時或任大監察
選挙之法不必文選然近侍之臣講四書読史漢勘
定一局今皆為読史漢者
虽武技盛行無閲兵操練之制又無拵撰如刀剣試
人無請者虽請官必不許士人於銃十銭至百銭足
軽皆五銭銃劢直江兼続制銃的長六尺象人々或
以為不仁
米沢封土毎々減制而臣下仍旧是以小禄之士住
於山野者八園々二百人餘耕耨雑作傭賃自給沚

曰原衆又称原方無隊長無有司唯有社長耳十五
歳以上者入社々長勸課武技糺不法頗有威權平
日無異農人是徒強壮作之色見於面目古風可掬
上村某曰土着極好余於原方観之浅間某曰原衆
筋力三倍於城下士余過其通町者見其力役雑作
状帽笠蔽面不帯腰刀戸側標姓名耳原衆有時稜為吏者
封内田大率一收無餘米糶於他国種蕎麦蘿蔔
地不宜麦種麦收穫必及六月化為蝶云凶荒後頻
下種麦之令農民稍嚮之又曰高寒多雪絶無旱乾
之患余在封内廿日許無日不雪浹地殆二十里不
見寸土践寸地在積雪上耳時二月中旬也
正月三月中旬禁遠歩放銃蓋声嚮動気下雪也之
有時天俄陰雪者城市設山中必獲熊也晨夕内上
市矣高山発大声亦能為陰雪矣二月四日饗於片岡尉左工門宅
雪大下衆曰雪為放銃也蓋今日有故許遠歩放銃故雪云城市村落置高屋一
基雪尽後夜々更番以警大呵不法隊長三十名巡
城市検察非違厳警備
君侯衣服古来用京製近年絹帛精好因尽用藩製
唯尉斗目服縞縐則製求精仍用京製云
衣服之制諸士以下虽襦嘴不得用絹帛制度截然

無平把者但富豪出境不能盡如制度故竊藏服於
笥底以備踰境之用槇山某賤士也訪余逆旅別携
衣袴而蓋之其歸也復着兼服而去
有槇山某者欲見余造逆旅主人不可曰公得官命
耶否不可得見某悵恨留名去翌日再來見曰我今
日請官而得余問其狀曰某賤人也不得直見大夫
乃告情於政府吏下吏聞諸大夫以口請以口命可
否立決余僕一夕微恙翌日政府召逆旅曰某僕疾
可差医來病狀如何逆旅歸語余々固辭事得已其
簡捷而嚴如此
有一街盡屠者賣皮革類初秋限日廿日許演劇足
輕輦得往觀焉諸士則雖婦女不得觀有録者妻女
禁皷三絃
封内無甚窮困者貧而実往々見倉庫沿途十數里
空屋二三耳
士夫之家大率業養蚕織絹機声札々相響其空隙
皆植桑
君侯在國限侍妾一人支侯及家老皆不許畜妾士
無淫蕩之風唯人々嗜酒男女老幼莫不善飲盃盂
巨大如飲茶飲水然不甚推辭不必會飲非如他国

飲以作気勢為豪举也蓋米沢九月末雪終三月而
盡中間六月蟄縮於積雪於炉辺平來人不出遊加
之法令嚴肅無戯劇絲竹之娯是以人々長閑多暇
飲以充御寒消閑之具而已問之土人矣曰然又多
子姓
奥羽謂山雪崩墜為頹天訓奈蓋滿山積雪至春消融
崩墜壓死者往々有之板谷道中有隱頹者尤危険
蓋有前山後山而前早於後是以後山崩雪層累而
來前山不能支偕壓路上勢壯而大人傳以為懼焉
藩士屡戒余以其険至則五日前已頹矣雀嵬陸離
長三四十步六尺為步高七八尺有為岸為嶂更一二丈
者大木巨石盡発而偕実驚怵心目初余聞藩人話
也意謂頹亦雪也雖壓何有於性命々而見之堅凝
如石壓則粉齏矣令魄褫焉矣四月朝覲雪未頹則
汗路而過道上立符令人戒警土人説有夫妻相携
而過東殯者過頹夫妻倶壓妻無恙而夫則死矣此
五日前事而頹之小者云
市有大街立東街新街南街柳街此日本街別有十
市為支街雖不繁花物件該備鮮魚輸於仙台北越
過三十里而遠山谷峻嶮人々肩擔負而肆店充陳焉

淺間某曰封内近年絹帛之製極多且精是以金銀之入三陪于昔年由是市井稍兆驕奢之風

凶荒禁釀有犯禁釀者為之拘囚者日三四人猶不能禁止有官釀充医薬婚嫁之用官計其多少給之極好酒者至清蕩汁飲云

飢歳乏食救恤窮民備至是以米沢封内無一飢者或買米於他方以時價減之一鬻諸貧民

地宜蠶桑樹之利倍於稲田獲利者衆凶荒以来令所在伐桑復稲田

城東小村有窪田者製餅餌極精珍貴諸品常賄以待雷主翁自負曰府下店鋪不過也

帯刀着袴之士或帽或笠蔽面擔負者防衛市井往々有之城内則無家老或從一僕而行

博奕者拘囚而月士大夫納金於官請之則為奴長短各從罪之輕重死軽之奕者異服以供城中営繕掃除余嘗與所聞諸馬夫曰米澤先君自秋月而嗣者嗜殺人者也民犯博奕者輒殺之余異焉問諸上村某曰誠矣鷹山禁博不已因殺奕者数年終不能止因復於今制云

為人之妻者与人私焉発覚則官召其夫而訊其是非夫對以実有其事則殺無赦對以曖昧則減死出行換不修之法

附行旅駅夫必益從僕而護送不如此則不安在米沢境則附駅夫而無不安之憂

會津

會津東北五里有猪苗代古城負盤梯之山前湖水極要衝之区矣有城代監察諸官十餘人番衛于此足軽六十人餘結團居住焉有土津祠祀藩祖中将正之構造壮大室宇器件尽用神道式素樸而潔室与椽之間繚以葵章布張使人粛然欽敬焉有碑長一丈六七尺幅称之記神之行状初猪苗代要地也地勢區域可割以封一小侯正之在日深慮之及其死也遺命祠于此以防分割之禍云

選挙賞罰家老之外不可参預焉土津之制至今猶然城外有家老局有奉行局選挙軍政学政等之事家老司之銭穀及一切領務奉行司之不相統属而不相離昔年以奉行局統於家老却不便故復於古制云家老奉行日々不上局々有定日但両局小吏則日々上局

番頭八人士隊長也禄位次家老物頭三十人為歩卒

隊長士祿四百石至千石任之屬於番頭有本隊惣
頭三人指揮親衛軍足輕三十五人選稍重品階視
側用人官極為閑任而不攝他官余所知高津淄川
自儒者擢現任此職
學校奉行司館中文武教道之事藩中弟子未就官
職者為其所轄有行誼不謹踰越規度者教戒之其
選頗重非文學武技兼習者不能任職品階亦視側
用人
軍事奉行屬家老主兵備練操一切軍務尽用長沼
澹齋之軍法三月雪尽始有教閱六月七月之頃最
盛奉行見習山内某惜余游非其時
選挙之法有官員闕令諸司挙所知密封進 奏焉諸司
挙者有定制 家老発封考察參議而任之余曰選挙如此
極公平然而古今稚要或用親故或用夤緣賂遺和
漢通弊書藩亦時有汚隆豈得無弊乎星某曰予之
言誠然々不知田時如何近来則以親故賂遺而任
官所未曾聞
國学名曰新館々正面有大成殿方九楹圓柱板屋
壮大二仲之奠菜配享顔子有和学場有神道場有
兵学場有天文臺有蹈水場弓馬槍炮之類各有鄰
場子弟十二歳以上者不得不日入館有故必告惣
奉行是以文武之士充溢於館中自晨至昏伊吾興
邪許書熟武樹声勢相應真壮觀也
學校以方位分四塾住東街者入東塾住西街者入
西塾南北亦然每塾百二十人許有講釈所者四塾
俊秀入之日学者三十人許大抵白讀漢本者
學祿二千石五百苞館外更有南北学歩行隊以下
者入之儒官轄之而其授讀則諸士以下有学者任
之日學者百許人南学有槍劔場北学無之其俊秀
則入講釈所與諸士國学也倍臣国学南北并不得
入焉
學校觀弓劍槍之技教師弟子迎送應接禮貌甚恭
弓師小川某輔三自射供覧槍師志賀兵衛老練名
于藩嘗率弟子五人遊諸國謂余曰今日迫矣不然
賤技以呈覧其謙虚如此槍有袒裼者倮躰者絶無
着襪者奇矣觀畢矣館中置酒設宴儒官及槍劍教
師獻酬尽歡奉行監察等官数出觀酒礼意極厚
子弟襲祿必試其技非文習讀四書五經白文兵講
兵要録中練心膽一篇武技究一流之免許不得襲
旧祿必入小普請隊每歲祿百石納三金祿重者課數

更難是以無目不識丁之武人無手不能執槍劍也儒者但予弟齡稍長多為祿之急用力多端少卓然成一家者

院内村山中有侯墓一村三十戸皆守家晝夜更番洒掃有小門傍設口盤板屋四席許為者守所磴道百歩得一門々左屋數楹祭日為侯及諸有司所居又為調理粢盛牲具之所又數十歩有拜席以板覆之為侯諸拜所墓在山上松林間囲以木垣有碑記其行状世々皆然蓋神道也夫人別有葬地建所謂五輪塔者銘其院殿某大姉世子而卒者用儒法神道儒法有忌日祭有花祭々々花時合葩之也此外無年忌月忌之類侯則每月一再詣拜云墳墓室廬之制甚粗質

中將正之師山﨑闇齋崇奉神道葬祭用神道式其子某好佛用佛法至孫某又用神道亦後世々皆用神道藩中多用佛者有好神道者請諸官則世々許用神道有好仏者許限一世儒法且儒官世及者許世用之

士大夫宅舍雖無甚壯大者不甚卑小不甚敝圮蓋馬器械折正如加之防街廣運視封土極壯大諸士以下住於外城者數亦不少市廛繁盛余寓七日市々多逆旅夜間吹笛賣按摩者至曉不絶及三十人餘云歌唱皆江戸様又多唱申楽謳者仙臺亦然

官人刀劍被服頗鮮好儒臣亦襲絶色衰衣諸士則着肩衣婦人服飾亦華士人之子雖十許無髮者衣服短窄垢敝大髻如蓬往々佩長刀結伊而行極佳觀也

廐播頼者數歩以菅席蔽之壁土剥落問馬數曰八十疋荒山前則三百疋云果然否士人多騎乗者又出之

甲藏諸城中不得私藏於家

士有罪拘囚者余隊長三十人輪番監衛烏隊率十人晝夜更番如賜死則輪番隊長任以錯

有祿俸者無他贓悪坐殺傷人等之罪當死則刑不於刑場而於牢獄刑之

有塔守八幡祠々官家藏永帳者記戸名氏以來之事極纖悉蓋横軸表背交錯而書曰錄也四家合攻等書根據於此書而編也

會津米沢奴婢多用越後頸海之人其人生來飽喫魚鰕冒衝海風是以雖力克堪寒酒家保傭寒日肆躰淅水非越人不能堪也偶過二三年則氣薄

力衰不異士人奥肉之養薄也由此或來或去往々
仰鴻ノ云
幕府託地於會津有八万石〻下越有五万三千石于
奥有若干於野奥地廣莫非肥沃前年有司建議請
増地不已曰所得不償費小田原侯時柄国乃收奥
地於官今不屬於藩哉之八万石初幕府欲加封正
之加封則地与水戸侯齊正之国辞以為不可与三
藩偶故不加封而為託地焉
士大夫以外套組分階級縱為上緇次之藍褐青次
之其下則以領標其品
禄之小者造刀剣諸具及漆品以諸公家佩物者衣裤
之徒挙笠蓑而轉搬品物状与米況同負擔負薪炭
運輸竹木者必佩双刀状貌凛乎蓋藩制食俸者在外
不帶双刀者罪對獄時不問是非回直以失其分處
以庶人是以出服或吠薪水之勞双刀者瞭儼然也

三木克明　撰

熊野紀行附踏雲吟稿

嘉永六年（一八五三）抄本

據嘉永六年（一八五三）

抄本影印

序

吾友三木俊德氏頃遊于熊野余以爲俊德氏詞人也必有紀行之擧矣一夕飄然來携乃小冊子見示亂而讀之果然夫熊埜之於勝海内無比於峻亦無双以是雖文人墨士往々不遂志者許多今俊德氏千里獨歩而爲此幽討實可謂風流果决之士也而其紀則究然經過之風土其詩則賦所眺望之實景記也詩也而清新無少艱澁之病且集中載掷川瀑布之記及詩而曰壯觀不讓于那瀑則其秀絶可知矣然以其在僻地其名湮沒無聞焉今觀此記而衆皆知其爲奇境豈可不謂幸哉余亦曩有此行今得此書追想前事某々之景色蕩于机上如面視蓋以盡其真面目也余深壯俊德氏之行故書數言于卷始以返之

嘉永癸丑夏五月

潤菴鈴木惟直　識

熊野紀行序

余嘗誦万葉集檉浦鶴鳴之詠欲南遊覽其風景未可得也常以爲恨庚子之夏余罹大疫此時熊野祝史某生者也満前婦路訪余於寓坊之而廬焉憐其窮得亦毋喰今息疾病矣將請再快于我大廟帰則必贈神符誌朝夕由之方愈乃不遠千里而謝寶焉廟例矣生贈果贈神符余遂蘇矣余欲待秋風起實熊廟致不能離祖母膝下且更寡以究退矣移居世事務之以至今日頃紀藩之吏俊德某熊野記行請錄而序之余欲觀其枕地語之其文深雅精緻景色語程風土人物悉記之歷々如入其境踏其土焉嗚呼俊德雖生彼國有藩法是必務而能於都城矣無況何寫程余哉余所不能到而俊德先之蓋名山靈區亦足狗我耶余有讀此篇謝俊德者余俊日將遂寫其之志則先見俊德於所家[illegible]而讀乃於集中所記之風景[illegible]則熊中所記峻嶇曷逆余[illegible]記俊德之文所精從以曰[illegible]峻臨此[illegible]曰是古所謂曰熊廟雖此[illegible]曰那智瀑布設左近望[illegible]曰余見俊觀[illegible]曰余見[illegible]禱[illegible]曰今[illegible]曰[illegible]目明[illegible]坦[illegible]猶在逐其人余亦拒之讀而[illegible]事若是[illegible]以謝俊德之故若此序則俊[illegible]寫遊之證[illegible]也[illegible]此以為[illegible]中

一書之地理志也

安政四年丁巳中秋

大阪　田中内記源顕美　撰

二月字不必再出

花城曰頗雅可選

前日記宿鹽津此不再出

到至自別筏字濫用

秀菴者識之人者字刪去為可

地字刪

東畯曰客中一奇事

熊野記行

三木克明稿

余欲探熊野之勝也已久矣頃友人關子明祗役於熊野西川之唁含暑以書招余今茲嘉永癸丑春二月遂理旅裝云

二月廿一日平旦上途至和歌浦親戚餞別航海二里我紀一里當漢五十五里波平如席午時至鹽津訪門人津村俊輔俊輔預待余酣飲及晡遂宿焉是日申時雨五更晴

廿二日黎明發鹽津俊輔送到米良村憩門人川邨行三家乃與俊輔別行三送到加田祠前乃踰小原嶺路初崎嶇矣渡有田川歷絲鹿嶺已後至湯淺驛食正午踰鹿脊山未後至道成寺寺有一大櫻樹闌花爛熳士人遊賞甚多余亦對花獨酌偶遊路秀菴者來邂逅與余有舊迺延余飯家家在藤井村對酌及三更相與醉倒而睡此地距鹽津九里

廿三日平明辭去秀菴送到天田津渡津過鹽屋郵小休巳時至津井村過久保松右衛門有女學茶儀為余點茶周旋頗嫻未時至南部驛投宿織戶讓以家讓以昔府城人嘗與余為斷金之交不相見者已七年共喜無恙徹夜話舊自道成寺至此平坦六里右海左山風景尤佳不知獨步之寂寥也

及字不妥作着嫌与下句至字同且鼓字照此不必嫌者

花曰首曰然初時題此曰是為其妙焉相去一行

廿四日早發南部讓以送及驛外至坂井濱買舟渡海右望鉛山左見田邊城島嶼縈廻宛如畫圖舟行四里強達細野磯捨舟而行一里午前至富田嶺路屯峻嶮熊野諸山並嶮是為其始焉躋阪一里餘得登臨之勝踞一石鑽燧吹煙望見西北昨來所經過之諸勝歷歷可數焉鉛山在目下喚欲譍而阿淡之山則模糊乎煙靄之間盤桓而躋者半里強至嶺上茂林蓊欝臨眺下石逕一里許欲躡仆者數路邊有樵者數人憩皆卷木葉以吹煙遊遠之情可見也又行一里許踰一小嶺得安居村過並木淳藏而休焉有一水出石磊落碧潭可鑑渡之則佛嶺也嶺甚嶮急所謂膝點胸者也下羊腸二里所申時至周參見浦我紀凡七郡每郡置司治之其治皆在府城特熊野僻遠且廣漠是以置二小府其一在周參見余與郡司木村某有舊因訪之某為余命酒與其椽數人飲余語以此行之壯抵掌壯余獨步而酒肉醇鮮府城所未有也某曰今日恨無鉛錘魚言未了里正

齋二尾來，即命庖丁。余啜數片，味微酸不甚美。因問其故，一坐大笑曰：「兄未慣此鮮爾。」是夜宿官舍。故事，官舍不許人宿，今許之者，以余為豎也。官舍背山面海，風烟可掬，扁「承恩堂」三大字，鳴澤春堂書。有仁井田南陽翁贈故郎司大浦氏記。壁間挂一大幅，則諫鼓圖也，風韻古雅，亦可觀也。

廿五日，某與椽數人伴余散歩于海濱。里正艤舟，載酒肉以待焉。乃至白島。島繞可八十歩，雖名曰島，實大礁也。為池，為川，為奇峰，為平地，奇怪不可名狀。於是置酒酣飲，不覺身在客中也。薄暮反官舍。是夕訪長谷川周造。

廿六日，辭謝欲去，某猶留戀不已，固辭而去。蓋自周參見迄西川，澗道九里，偪仄多岐，某使土人導余。日晡至追川村，宿里正封上六郎家。是夕大雨，五更晴。

廿七日，里正使人送到西川。前夕大雨，道濘橋斷，行歩甚艱跲。傍有一巨巖，巖間出白汁，膏之如醴，土人謂之乳之巖，不知其為何物液也，蓋温泉之類乎。未後到西川官舍，訪關子明。子明日待余至，驩情殊甚。酒則攝州伊丹所運也，肴則昨古坐浦所捕之鯨也。蓋鯨肉新鮮無比，美之膾之。余發府城，日食鮮魚，然

花曰：文情酣暢，如此酒新意新奇，似酒鯨，是不必於高門之矣。

未有如此之美也。

廿八日，晴。

西川之為地何以揖行乎
叙西川形勢一段極妙

西川之為地也，四面皆山。蓋自府城入熊野，其道二：自田邉右折至那智山，謂之大邉地；左折至本宮，謂之中邉地。而西川者居其中央，路皆草長険陀峻絶，吏人之外莫有往来者。官舎臨川，川即古坐川之上游也。余登村南一嶺而臨眺，東南則那智、大雲取、法數峯巍立于雲際，西北則千嶂万山，不知其幾重也。

東曰韓旋
東曰比叟風土記

熊野地界瘴尤甚，有其罹之者，則更結廬于無人之境；備死瘴者，簡與護送之，雖父子兄弟不肯相近矣。今余屢見紅巾者（郊俗病瘴者戴紅巾），問之則皆洋瘴也。蓋近日洋瘴大行，及幽境，雖時運之所使，亦昇平之餘澤也。

以種瘟法之行付昇平之餘沢，亦異用意者

廿九日，午後雨。

三月朔日，晴。

二日，晴。

花曰：山蘭亭
為桃花宴也不妥

三日，竟日為桃花宴。子明謂余曰：「自此泝溪三里，有栩川瀑布，壯觀不讓那智矣，請明日與探。」余喜曰：「諾。」

花曰：叙折何州

四日，早使土人郷導，踰一嶺，行道絶矣。沿溪蜿蜒而泝，奇樹異艸不知名者遍。平行二里餘，髣髴如聞遠

花曰狀情何似　隆山曰數十字耳而瀑布之奇盡於此矣

雷之聲、導者曰、是瀑布之響也、已而危巖怪石、縱横
錯雜、如牛如馬、如蹲虎、如蟠龍、踞其首、蹙其尾、一轉
一折、遂到出瀑布之下、距瀑七八十步、而望之、峭壁與
天接、飛泉涌出于其脇、導者捫蘿傍點、吾曹尾之、送
沫之勢、如霰、不可仰、匍匐以上、一大石焉、於此乎
極瀑布之壯觀矣、宛如一條白龍、擘雲降、餘勢之所
及、峰巒擬動、又盤松偃柏、倒生斷崖、蕙花蘭葉、自相
秀發、盖雖善畫手、不能寫其真也、更對此小酌、然神

花曰此一句有千鈞之重蓋巖子晚筆之字用

骨凜凜、不可以久留矣、同子明題一絶去、嗚乎天下
瀑布之勝、當以栩川爲冠、然其地幽僻、雖土人有不
知者、可惜哉也、雖然不知者、以余言爲迂矣、非好奇凌

此句本邦類山陽耶馬溪記亦用此句　東冨又字頭進一步

險者、則不能探焉、因謂熊野山水之秀麗、不可極也
如此、既下一里強、更取路左折而行、溪邊多山籐、山

雖然以下至奇極也文高極矣制變何如

籐俗名鐵蘿、可以制鞵、然直者甚少、僅得其二、晚至
松根村、宿永泉寺、是日申後雨、
五日、雨霽、巳時出寺、午後反西川官舍、
六日、晴、
七日、晴、
八日、微雨、
九日、晴、

滞留中、有來求治者、多黴瘡、此病在花柳繁富之地、
善傳染、而余山中之民、有罹疾者何也、豈瘴氣之所
使然耶、未可知也、
山中無油菜、家家種荏菜、味淡泊可賞、又多食鹿杖、
鹿杖土人稱權八、不知何謂也、中春採苗瀹之、浸水
一宿、去酸汲再烹之食、或曝之貯焉、以充四時三餐、溪
澗多鯇魚、大者及二尺、海濵魚價廉甚、而此境距海
纔八里、而魚價之貴殆如無海國、酒亦他邦所運、故
價倍府城、
子明謂余曰、熊野山中、男女上厠、必用籌代紙、不堪
偃蹴、余曰、嘗閲某書引甲乙剩言曰、齊文宣帝如厠、
令楊愔執厠籌、是帝王之尊用籌、不用紙、由此觀之
則此境亦或存古之遺風者乎、
十日、昧爽與子明并發、使一僮導、發西川、歷間道向哪智、
辰後大雨、跋山涉川、行五里、所無人家、但見製烏薪
造松煤者耳、往往多芝蘭藥艸、更泝谿羊里許、有村
曰小色川、入里正家午食、食後行四里許、雨益甚、或
箕居岩窟、或佇立樹下、適見一草廬、僮曰、是此香蕈廬
也、土人嘗結廬于此、製香蕈也、処遡入憩焉、喫茶吹煙、
日已暮、每人手炬火把之、明如晝、亦一奇也、躋阪二

里許山皆八葉樹嶺上有老杉三株所謂三株杉是
也路成三岐標石曰右妙法山左大雲嶺直則那智
踰嶺聞大瀑之響乃喜甚下四五百步投宿尊勝院
則近利更矣化以德甚一睡徹曉
十一日余猶在褥上忽有呼快者乃子明聲也驚
起開紙障則宿雨全霽山色如洗大瀑懸於其間旭
日映發奇不可狀仁禮宗誇曰何來大瀑束群虹善
摸其實況矣食罷辭尊勝院下四百步至觀瀑亭雨
後水勢愈猛亭距瀑可八十步然噴沫雨散濺衣袂
凝視良久雲生風起不能盡其景狀乃賦一絕句因
欲探水源踰嶺度壑曲折二里餘更得二瀑曰第一
曰第二與大瀑為三層古又有句云不看三層瀑莫
言天下奇於是生來所夢想神遊者釋然矣去而登
大悲閣謁權現祠右折游阪一里午後至妙法山山
最秀峻南臨大洋俯瞰群山如波濤奔而山村水郭
點點於其間万象歸于眸之中熊野登覽之美盡極
於此矣未時度大雲嶺嶺以至嶮得名者宜矣亡
崔嵬勝於所聞此至絕巘雲煙蓊起豈山靈不欲負
其名不欲人縱遠望歟日晡至小口村宿
十二日平明出小口度小雲嶺其險不如昨日所以

有大小名也過受川村午後至湯峯村村有溫泉民
家纔可三十戶階山架溪皆為逆旅乃投里正家良
已浴溫泉泉大熱懸筧引水和以瀉浴室浴室四其
一為官湯不許雜浴皆清澄潔白而溪間處處沸湯
出能瀹野菜見一乞兒以米盛囊投之泉中以代爨
炊者此地去那智九里
十三日終日雨數浴溫泉
十四日黎明趁晴發湯峯行一里至本宮稍有城市
之趣小憩茶店謁本宮祠祠殿宏壯然門墻廡廊破
壞最甚蓋去秋罹水災云祠前一水滾滾汩汩白磧
清瀨水激石響者所謂九里峽也巳時買船順流而
下曲折也闊窄也停蓄也急湍也水勢之變態不可
縷形而兩岸之勝景使人應接無暇如其怪嵒奇瀑
皆有名稱躑躅花盛開以添一奇嚮菊地西皐翁作
三山記略既已詳之故余不復贅矣作長句一篇午
後至新宮城市坊繁富謁新宮祠去年有土木之役
殿廊華麗盡輪奐之美未後登神倉山石磴六百步
詣祠閣高聳倚崖架巖俯視新宮城海色淼漫一碧
無涯平田曠野農舍漁家可一瞰而盡也有一叟指
點曰某為徐福墓某為蓬萊山某為飛鳥川中後按

花司松野亦往年故廬余至此不堪悵然

宿一旅亭。是日訪舊友松野元良。元良去春既上鬼錄。余聞之悵然。

十五日平旦發。詣宮。謁飛鳥祠。遥祢福墓。行一里許。至三輪崎。踰小嶺。嶺上有亭。眺望頗佳。乃呼酒擊鮮。邂逅松野芳洲。芳洲為元良義嗣。啓在府城。與子明相識。延共飲。芳洲送到千勝浦。平途二里。右峻嶮左蒼瀛。行且放歌。未幾至勝浦。乃呈平維盛晦跡處。古人有句曰。山痕秦氏骨。谷恨平氏孫。申後航海向湯本浦。是日也。大洋風靜。青天如拭。奇礁亂岳。遠近盡露。娜智・妙法・大雲諸峰。蒼然聳于東北。紅日已沈。皎月漸出。金波玉浪。與天相接。恍乎神仙若可求也。舟行三里許。達湯本。時夜已二更。投一逆旅。

十六日。此地亦有溫泉。早起浴溫泉。泉甚污濁。然以其能愈沈痾也。浴客甚多。辰時發湯本。行二里。所抵池野山村。村有蝕巖。巖有數十洞。遠望之如蟲蝕。洞中可容數人。且生小蟲。蝕巖生長。土俗謂之食巖蟲。

蓋自以下至蟲說三句削之何如

蓋自太古有此蟲乎。可謂遺物皆奇矣。我藩船艘家桃洞子。嘗有此說。曰晡至古坐浦。寓于商家。即所携僮家也。

十七日。探浦邊之勝。登上野山。石磴七十步許。有寺曰青原。又登六七十步。山上有平坡。云高瓦某城趾。有一大松樹。數百年來物。山則不甚高矣。然可以望數十里。山嘴沙尾。爭出海中。其最出者曰觀潮岬。是為我紀之極南。蓋自此至府城。每岬置烽火臺。以備外寇。此其一岬也。而海上有數十石。如連柱者。所謂橋杭巖也。大島横其前。紀峯河嶺。聳于天末。南唯見大洋渺渺而已。此行臨海之勝。此為最。訪善正寺。寺有僧川湛劇。熊野詩數首。皆可絕唱。此地多舊友。不能盡訪云。

十八日雨。猶留。商家小林某。齎酒肉至。某向有疾乞余治。故來謝云。午後芳洲來。乃分韻賦詩。吟酌不知晚色既至。

隱曰峽間幽邃可想見

十九日。雨未歇。然子明歸期已逼。故冒雨發。自此至西川峽路八里。所謂古坐川也。泝之。怪岩巉崒。於此際。或屹立衝雲。或參差斷續。有戴蟠松者。有懸飛泉者。加之雲煙聚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矣。行二里許至相瀬村。雨益甚。雲霧冥冥。咫尺不辨。已而狂風然捲雲霧。忽見灰色如山者。余惟問之。僮曰。相瀨一枚巖是也。望之兀然摩天。一罅無有嚮興。於是子吐舌歎奇。享保中。松本蛇堂。野呂元丈等。以幕府命司

陸曰一蹴入大議論何等敏手
欣賦ミ

三山者句刪去

採薬曳縄計之高二百十五丈廣四百五十丈因謂
扶桑第一巨石行三里至真沙村買一醉雨遮襏襫
行装狼藉路上往往出細辛石薊石楠此峡之景與
九里峡相若然以人之往来甚稀其名湮没不彰嗚
乎遇與不遇豈唯恣以有之乎哉二更返西川官舎
廿日數人持酒魚来賀三山經歴無恙三山者乾宮
李宮鄉智是也余謂子明曰吾離府城殆四旬樂而
忘歸此以有君輩之故也非決然以割情則奚有方
秋之期乎請明日就歸途子明為設餞宴
廿一日早發西川別恨似離家之状子明使土人送

蓋邦俗句刪去

余余素富勝具且此行經歴峡岨脚力甚健土人労
力纔從巳時至追川過里正家乃前日所投宿也里
正選土人于西川更使作人送余申時至周参見官
舎會其捺街生將歸府城因約明日倶發生病脚因
預命舟昨夜漁者為藁撃監漁吏（所謂二部曰役人者）多被捕
者是以官舎多事故宿里正中田某家
廿二日昧爽颿風解纜海上八里辰後達鉛山鉛山
俗曰湯崎亦有温泉蓋邦俗謂温泉曰湯故名街生
率余至里正家侍過尤厚村吏尊余輩浴温泉泉有
五各作室于泉脉上然不如湯峯清潔也此境地多

東曰嘵是好風景入夜絃歌是日殺風景

勝景南海先生詠七勝者真跡藏某氏余輩貪看不
得覧以為遺憾申時出湯崎村外有大碑仁井田翁
之所撰志記地理及往事行五六百歩至瀬戸村海
濱白砂如銀俗謂之白良濱宿郷豪南達之助家入
夜絃歌酣飲三更就寝
廿三日里正使舟送於南部午時再過讓以讓以曰
待歸歟與余還鉛山余以歸情切辭焉申時至切目
郷宿郷正宮井丈右衛門家自鉛山至此周参見治
所之所管故路次侍街生甚謹是日申後大雨
廿四日爵昧爽發切目過津井人家未起故不能訪
松左衛門巳時至天田津洪水浸岸津丁六人掃艦
渡之逆波入舟者再四人皆失色未時踰鹿背山日
暮渡有田川夜乃踰蕪嶺至鴨谷宿時已二更
廿五日蕁良早發鴨谷登藤白嶺望見府城所謂馬
頭米嚢花也至紀三井寺與街生別午後歸家

烈日煌々炎熱如蒸偶得此巻而讀之山態水光宛然
上眼不覚飛飛而神往数句間之炊襟灑然一洗矣然豈
非南州之勝與行文之妙安能如是哉

熊野記行　大邑　庚申六月晦上四日読了而嫉吋聞遠雷之
声喫乃聴雨之一適哉可無候也是亦似斯矣
為之兆者拚纏之餘并書

踏雲吟稿

三木克明稿

鹿脊山

（花城曰仙姿山骨）

夢裡仙區幾歲間一朝曳杖出塵寰欲探七十二峰勝先踏羊腸鹿脊山

道成寺花

（花曰稍涉時調）（信山曰結句過嬌）

萬枝開萼媚斜暉少女亂前爛熳飛剣得清姫當日恨花多鱗片襲人衣

西川路上二首

十里唯聞澗水流重重溪路易黄昏今宵投宿知何處絶壁雲懸數戸村

（花曰六如亦有此句）

澗溪幾度歴崎嶇路絶奔流塊欲消崖樹倒来前夜雨偶然得木自然橋

食鯨

（花曰和漢古今諸大家未嘗此作）（信曰有意然不足）

鯨魚羹膾兩新鮮想像当年吸百川休笑吾曹小肝膽忽能氣海到丹田

三日

今日正當三月三何圖萍跡滞州南春閑靈境桃花酒嘗得紅芝酔翠嵐

棚川瀑布

（信曰奇趣）

川源極處有奇觀峭壁巖巖飛水寒人道南方不知雪千尋氷柱暮春看

偶成

艱難不厭入仙寰何若苦辛経世間勝具従来固於鐵吟鞋踏破萬重山

雨中到那智

風捲狂雲雨勢加石蹊渤窣笠蓑斜脚痕那智山頭晩風菓樹梢啼亂鴉

尊勝院

（花曰奇想）

洗盡胸間万斛塵客心一夕益清新夢驚大瀑泉邉寺起向階前見玉人

大瀑布

（信曰一句千鈞）（群鶏一鶴）

靈風滿樹玉山頽俯仰凄然吁妙哉借問神仙弄何事水晶簾内闘奔雷

大悲閣聞瀑聲

（東曰似放翁）

大士樓前大瀑鳴神仙居近六塵清滿山徹底玲瓏響似聴鈞天廣樂聲

妙法山

探勝奇從淑域臺滄洋縹緲寸眸開振衣妙法千尋頂脚底群山如履杯

澄曰佳　東曰古拙直絶　東曰佳作妙句　花田高燕挫重共簿江詩相似　澄曰四句一篇每解出奇張家人一手境筆亦殊殊　花田好歎讃

○大雲嶺

大雲嶺上度雲涯山靄空濛不見家歩小峯巒春欲暮天風吹落石楠花

○宿小口村二首

煙濃雲澹旅装暄處處啼鶯春欲昏十日名山行不盡峽間又宿落花邨

大雲嶺下黒雲也孤客無端驚夢魂深夜防猴人不寐銃聲一發月痕昏

○湯峰二首

遠近曳筇来客頻齊言楚語漫相親千里天涯如有舊一泉同浴歓娯久

真薬泉功知幾何唖聾盲躄起沈痾山靈不管煙霞癖浴後奈臨吟苦哉

○九里峡

宿雨新晴暁峡澗樹色鮮深潭碧可掬幽花紅欲然好東此嵐翠九里下清川奇岩靆皆状造化出自然飛瀑懸厳際一一是麗泉乜古交映帯風光使人眩綫灘又急瀬恍疑遊洞天蜘蟵眼界異瀾望入詩篇新宮城漸近粉壁軼林巔縦無范氏筆亦将記其船

○讀興

東曰句句風味　花田好連　花田豪凌

崔嵬攀盡到崆峒春入皆巒芳草風嘯靄蒸霞三十日満腔氣韻小仙翁

○登神倉山

大瀛望極水雲封回首千山萬嶂重中有淡流許寺在嶙峋争走幾條龍

○航勝浦渡湯本

軽舟一葉破春瀾蓬島逶迴勝浦灘秀便覺経経皆在平揉晦跡跡猶殘行帆忽入低雲境斜日看沈積水端月湧南洋三万里影明七十二靈巒

○其二和子明韵

満天風死大瀛閑回首西東不見山軽舟一夜乗明月歴盡危礁亂立間

觀皆川淇園自画讃山水幅因和其韵画中有一人彈琴者故句及之

幽石清泉竹樹深何人對此弄奇音蕭蕭乍起溪溪響髣髴知来入素琴

○觀潮岬

萬里西洋帆檣空盡天盡處秋耶戎斜陣射浪紅如涌潮勢角来支那風

○同子明芳洲賦春江晩望得桷字

江頭吟歩日將晡極目蒼茫入畫圖水漲春天青彷彿烟横暮野白灘瀾花間晩磬音猶在柳外皈帆影忽無返景蕭條引騒客一川殘照射桑楡

指瀬大石

雲根突兀鎖仙居但有飛流通大壑疑是媧皇功畢後一團長首補天餘

東田巧麗

○沂古坐峡

青斜碧側両崖連此際遥通古坐川獅虎欲跳千怪石蛟龍如立百懸泉舟凌狂浪廻幽壑人駕浮雲上半天三峡之奇五溪勝一并模出畫風烟

○○○西川作

客裡晩春霖雨晴薫風吹起故園情朝臨山驛雲千里夕憶郷關路幾程雛燕在巣依母睡乳猿飽餌拉兒行此遊數誤俶期約堪聽林梢杜宇聲

花田紀行中不可無如此之詩請々実際字々平淡不讓西人

○○○贈郡司木村氏

熊野連海三千峰鍾秀靈蒸封仙蹤巨岳大瀑等一勝郎是東海古神宮蒼濤涌出珊瑚樹罡風吹満芝蘭叢想見當年求神藥使者不還老叩童海南之極入不住先聖典籍埋此中神斧穿雲出金匱長閣大道扶桑東神祖一自拆鴻澤峻峻千里通地脈西

花田重三降壓巻

東分爲口奥郡山貢海獻十萬石四民穩結百歳娶木訥蒼生坐仁席今茲嘉永癸丑春此生適爲漫遊人跋渉熊野海嶽美嘸露餐霞歴四旬一夕投宿郡司舘主人村君性正侃乞賛樵翁與漁叟但傷山猿海鮫難君不見城中白日正衣裳衣裳正中有鮫狼

東田評主他人有心我忖度之很惜之諸也

渡鉛山

晴天鮮纜凭帆還十里清灘七勝間嚙岸怒濤瞓目裡曉風一陣達鉛山

藤白山皈途

偎晴五日歴皈程藤白山頭脚更輕雲嶽萬重吟破盡海灣晩是見都城

踏雲吟稿 大尾

廣瀨典 撰

有方録

舊抄本

據舊抄本影印

有方録巻之一

蒙齋　廣瀬典　識

寛政八年夏五月、予在昌平學、受業于林公門、我
公遣谷文晁西上京畿、訪古器遺物、因命予曰、汝亦欲
往乎、乃應行之也、予退謀栗山先生、先生曰、諸生業、
須通古處今、非讀書則不通古、非游都邑周覧風俗
山水、則不能處今而知務、於是遂請與文晁俱游京
畿、欲更獨極西南州、
公即賜黄金若干十星曰、遐迩以暫、汝惟所欲、以益其
所學也、費用所不足、即有司而取之、
五月廿八日、夙抵文晁家、喜多子慎、奴安平、從僕、佐
士礼、大子縄、安公綽、餞予至飛鳥山下酒樓、傾杯決
去、及板橋、北村某、尾池某等、亦辭送者既盡、往者志
專、時方梅節、其多雨、雖當然、首途先遇泥濘、深滑意
頗阻、濟戸田川、一名荒川、雲霧開駁、遠山微露、日脚
垂斂、十里外小憩蕨驛、或説秩父山澤民有壽至一
百七歳、猶健、躬能汲炊、　府召見賜錢物、其子歳七
十九、扶掖至、育子孫幾及百口、文晁子慎從間道走
岩槻寄親、予宿大宮驛、有氷川祠、延喜中、擇天下神
祠以為　官祠、祀典預焉、延喜式載之、今求之州郡
其傳之正者不多得、而是乃儼然營造、亦稱大宮之名、
廿九日、上尾驛與文晁子慎合、日華破雲、炎輝射人、
暑殊甚、過梧桐林、鬱翠濯々、風鳴加雨、乃謂他日我
當書齋植桐記今日首途之壯、鴻巣驛旁近村落毎旬
以四九日會市、適值其日、家悉排鋪、布帛綿絲菜蔬
菓實、錡罌層沓、喧鬧街貫、有寺曰勝願寺、門揭下馬
牌、關東淨土教十八檀林之一、自熊谷至江戸、地平村墟
相為、禾黍布田、桑柘接陰、然為薪蒸被谷、作希有大
木、無復丘阜可登陟騁望、大間村、福島孝作知讀書
與文晁有舊、訪而宿焉、予畫方圓曲直、呢々、譚古今
郡縣建置沿革、地勢險易、所著有武藏志、猶稿、
六月一日、孝作導至糠田村、村隸足立郡、昔鐮府時、
以封藤九郎盛長、放光寺門側小宇、曰藤九郎堂、茅
覆柴扃、肖像古蒼、僧服合爪、雉髮眇目、骨相頗奇、中
古人士老則入佛、盛長亦然乎、其眇無所聞耳、箕田
八幡祠、老樹繚繞、有碑、畧曰、源將軍經基射藝絕倫
嘗試弓力、射竹貫之、竹叢在道周、為古遺種、源氏諸
將大底善射、蓋傳自經基、經基以右大臣藤能有之
女甥、並傳射御秘訣、不惜渡邊綱為攝津之人、或又

為此、鄉人忍城、一名行田、四方平疇、地非據高深渥、挾路城以是為險、成田氏數世治是、每困敵兵、是日、執政吉田侯自日光還江戶、路逕此地、道路修潔、驛站肅整、吏目夫馬、紛集奔走、利根水南所置關譏、可行旅關吏、則忍侯臣屬、水發源上州利根郡、東南流、關東地曠平、故水渺漫無險灘、運有便、其利蒼生廣、武藏上野以中流為界、兩所堤防特嚴、若決洪、則國界為之伸縮、宿館林、相傳赤井法蓮、初在青柳城、欲改築之、見童豎捕狐、欲殺、濟而放之、老狐來謝曰、曩僕兒危、若非大人仁慈、殆不免也、願報大恩、以要地、乃導至今府城、以其尾刷地、如成綿蕝者然、及城成、一合其規模、後又遇寇至、則靄霧隨作、利害所在、使不得伺、因名之曰尾曳城、又一名曰霞城、

二日、謁茂林寺、寺昔有老僧、掌庖厨、其名守鶴、不知何鄉人、又不知何時入寺來、常以一大鼎烹茶道衆、盡日斟飲而不涸、人步怪之、後或窺其在閑室假睡、舉體茸茸皆毛、老狸也、寺不復用其鼎、寶藏至今、名分服茶釜、童謠曰、分服茶釜兮、煩茁毛髮、毛髮弗妨兮、剃去淨潔、以傳此事、遠延四方、野田村南、一水亂流、岸頭建一木標、以表上下毛州界、大路一條、自西亘東、曰禮幣使道、每年首夏、

勅奠幣於　日光、

天使由此度小生川、田悉栽桑、自此西北數郡、地皆帶山、風氣不漏泄、俗勉業精、桑蚕織造、或富致巨萬、足利有學校舊址、小野篁為守創造、今唯存聖廟門廡耳、庖厨以下為浮屠所據、春秋之薦、俎豆之實、皆待其手、而不適蘋蘩之物也、為之太息、然

皇化隆盛日、人文具備、學校之設、所在有之、亦今泯然無聞、而此學適在、世人之美而稱之、亦宜矣、書庫嘗遭火焚蕩、惜古書注解、有世不傳物存焉、但宋板十三經零本僅存、每卷末必書文明某年某月上杉安房守憲實寄附、山井貞物觀等、以當時流行本、校合同異、纂題曰七經孟子校文、清人船帰、大奇珍於唐山、復刻孔子及十哲像、亦後世所置、孔子所冠似倫巾、手狀如有所把持、今失其物、好事者為説曰、是非聖人、必諸葛武侯、然無確證耳、鑁阿寺在廟西隣、足利氏為先祖造立、修冥福、堂宇壯大、勝於聖廟可幾層、

三日、宿齋沐浴、謁聖廟、辭去、良分鷹巢、大野諸山起伏絡繹于足利之北、北高南低、特出在上者、曰行道山、自發江戶、當艮維屬目者是也、井川世貢嘗曰、新

由足利為地、以山擁其背、以野豁其懷、東南清淋之氣吸而不吐、欝勃停蓄、生英雄、今来觀其地、信不我欺也、足利西有渡瀬水、即小生川上流、亦以為國界、古松欝葱、山不甚高、表〻數十里、謂之金山、残礎遺砌、横瀕氏世守、今為墟矣、有燒米石、蓋旧立倉儲之所、経兵燹而化、山木不染斧斤、非以城墟、而以有大行院也、院則為

府朝初祖徳川義季君創、鍋尾朱楹、殿宇嚴然、其人雖僧、形氣習如官吏、動以法律周旋、金山鹿香薗寺採以致江戸、萱韮所至道路避人、其蔽類苑道茶壺

脇屋村有觀音堂、秩父三十三所之一、觀世音以三十三所、相為聯属、遍瞻禮之、喚曰巡礼、巡礼有西國、有秩父、有坂東、木票書卿貫姓名、每堂納之、名曰打札、路取便利、縱横徑直、不必縁觀音定畨之次、堂側老樅一株拂雲、下有源義助墓、碑唯雕姓名耳、義助歿於豫州、其墓在此、以其食邑於是也、旁近村落、有大島岩松鳥山篠冢葉源義貞起兵時、攀附翼羽者、與此村落同姓氏、多皆出於此、自古豪傑以類相應、大率如是也、

四日、有寺曰大通寺、由良播磨守所創營、有古松一株、謂之加冠松、源義貞始加元服日、手植此樹、遺愛所存、紀以命松、世良田村、有

神祖廟、以方修葺、闔扃外門、不可窺見、比日暑雨青蠅螫人、毒如蠭蠆、驛馬駭惑、步趣不常、不可騎乗宿高崎、屋皆板覆、鎮壓以石、防颷風飄散、

五日、妙義峯在數里外、望見奇絶、状奴安平称其奇、心身先脚已飛、特以當梅節陰晴不変、山巒隠見、快悶交至、及已近山、雲霧全消、日華方午、巉巉嵓岸、直上造天、巨石傾側、欲墜不墜、如有鬼物維之、下入林樾、人家夾路、或逆旅、或酒肉鋪、持瞻礼者為生、妙見祠在山半腹、宏崇華傑、金碧焜耀、都下廟祠不能過焉、樓門内多鬻弓矢小様、瞻礼者必取以為幣、下山沿溪在巖奇秀、數里不断、或如人起行、或如柏肩而随、或如蹲蟾蜍、或如怒猊、或如碑碣、或如聲者俯而求杖、又有列壁中、竅穴熒〻、如星耳麗天者、土人称是昔百合若麻呂自試弓力、洪強破石、箭孔如此、是其道上所觀耳、若登陟其間、東捜西索、雖亘旬積月、猶不能窮其形状之細、又行數里、山勢增束、無他經可由、關門據其険、安中侯遣吏視之、横川關是也、天正中、有大道寺某穿溝渠以禦前田利家之所、左右崖

谷雲霧填埋不見其底地非不險然當其時豊公頓天下兵以東行欲恃尋常溝瀆以拒旗幟之所向宜致敗衂取笑于世宿坂本驛々在碓氷東麓自是以西接木曽大平多山行過六七日程可始達美濃

六日文晁早起云碓氷在咫尺登之妙義衆峰簇々萃于目下復與昨日觀異乃不覺鼓勇以上畧極其顛宿雲半鮮遠望纔通蒼々茫々不辨際涯所在古昔日本武尊東顧思配偶蓋是處也俄頃雲霧大合咫尺不可望嵐氣結如雨滴々降樹杪昔有定光者隱伏此處時出行剽及遇源頼光授武藝服之約以為臣即以碓氷為姓路右石磴數十級上之有熊野權現祠是為信濃上野界山樹悉枯無皮與枝生物有草耳沙土如寒灰遇雨不黏起天明中淺間岳噴火煙焰漲天或飛石爆烈相撃于空中碎屑紛々落燼石燃沙水為之騰山為之跕掘取沙礫七八尺許眞土始見此時災及坂東最甚山岳震動川澤決泆集入利根一川是以利根所遷不問城邑田里衝突一刷遠抛之東海而窮焉予嘗聞之今視之於此猶足寒瞻予問淺間所在文晁指曰如臥岡不斷者是其大麓而巔則入雲如晴則不違顏咫尺時々顧望却行竟不見之壚灘駅有川北流所謂筑摩河間甲越虎爭之地在下流十餘里以道里稍遠不到宿八幡駅主人曰甲信間村落舊壘遺隍無處無之自武田信玄起傾者并之逆者亡之棄皆既為墟也安平疾不得寢五更吐瀉并至蓋中暑也

七日安平瘉留中方候抵望月驛有故墟甲将山城守嘗居焉驛古出良馬和歌所謂望月駒蓋言產此者信濃於今為生馬國大底天下非多山澤國不產牛馬故如五畿東海西海道山野墾辟無芻牧之閑他牛馬不出也然今驛畜壯馬而不養牝馬行李頻繁駄送難給媾牝馬力劣旁近村里仍蓄牝產馬宿和田左右山高人家道路如在溝渠陰雲出岫日暮驟雨夜涼無蚊不用幮

八日上和田山天下称信中多險艱和田山最險而長踰山六里而得達訪諏驛駒界丁尤苦此日雨後路滑沙礫嚙鞋屢易鞋半腹以上雲霾殊甚微沫襯衣襟鬚眉變白予為謔曰馬氏五良誰辨其最好子慎亦曰人悉是雲川陸子龍撫掌大笑漸至絶頂有憩亭雖健夫率不息於是至孱弱則徃々委頓不能起下山風面雨欄飄揚雨衣嵐氣切肌膚口銜予金

丹壓之至諏訪、日高、猶可得往、而前途有塩尻山、路復險峻、故止而宿焉、湯泉生驛中有三眼、毎眼開浴槽、諏訪祠在驛南北兩端、春祀南祠、秋祀北祠、其西則鵝湖渺漫波碧、霧白、陰晴變化、視之湖上、最奇、湖側高島城、樓櫓粉壁、浮動委波、冬寒祁、則湖凍腹堅、牛馬逕氷上、則徑其欲先渡、有狐必壱渡、春氷将陥、狐復鳴渡、蓋狐多疑、結凝融解、能伏聽水不誤人為儆同驛有巨幕者、善畫蒲萄、訪之不在、予太傾苛留供鰛蕢味往、湖中所捕、

九日、塩尻山自湖北登、回顧鵝湖、浮雲破綻、漏泄日氣、淡碧深緑、浮白泥紅、水天各自成幾様縠文、晁倒載寫小景、湖南一方山低而遠、晴日則富岳自其巓露出、人往来海道者、皆見其面、往木曾者、獨於此殴得視其背、是以人特奇賞也、此日不見、梅天多陰、容途失名山、雖是其常可恨、洗馬驛、是為木曾谷口、溪流活活、為犀川、兩岸薄立、水齧南岸、則取道北崖、迫北崖則復道南岸、道與水相左右、洗馬語聲與狹通、蓋変字名地也、往往見飛泉洒落可愛、觀由比日霖潦、平生或不然、王摩詰謂山中一夜雨、樹表百重泉光景想似此、宿掠井驛、

十日、鳥居山谿間二水互瀉、東流者犀川之上源、西流則木曾之濫觴也、自此西、已謝犀川、復與木曾水相遵、得徳恩寺、聞藏源義仲畫像、請見之不許、距寺一里許有墟、為義仲之所據、福島於木曾山深谷奥、路隘而水勢猛、山村氏為源義仲裔、世居此地、得封於宜、奉命於尾侯、古所謂附庸者似也、置關視出入、地勢得宜、如岨此、為戍雖衆不足懼、以檜作笠、市多賣之、駒岳巍巍立雲表、今方仲夏、猶見雪斑、三冬雪中者望之、則形状更奇、殆如白馬俯秣、因得名焉、往木曾者、從山東轉遶其地、遂又出其西、故數日猶在其山脚、入蜀者所謂三朝三暮黄牛如一者、其或有肖乎、御嶽在西北、崇高入霄漢、與駒岳相抗、其陰則為飛驒國、其衆水来注焉、木曾水始大、沓掛以西溪石特怪、石立則衝而遶之、偃則駕而隨之、斜且平則走且急之、水亦無形、依石生変、所謂棧道亦在斯地、衢者尾侯仁於行旅、大作徒役、疊石水底、上陸岸腹、遂齊路面、留架棧歩許、以存遺蹤、因無復古時險阽之虞、山榴花盛開、點綴于石間、亦奇、宿上松驛、逆旅婦見人執衣挽留可厭、

十一日、寢醒村中入華表構院俯溪、一道人守之、溪中一巨石出水數尺、上廣平、可坐百人、名曰寢醒林、淋與岸束相為狹隘、蹙則激、伸則漫、水之性然、是以湍悍殊甚、相傳、浦島子釣魚於此、夢騎神龜遊水府、龜化為美人、留浦島子為婦、極富貴樂、及夢覺、過數世、因是名寢醒、世所傳、有浦島子傳云、丹後國人、其事在

雄略帝時、然其所述、與隋唐小說相似、近出於風流才子虛架托寓乎、一觀七錢、道人以是為利、以蕎麦造餅絲、頗有佳名、蕎麦喜生寒冷地、味亦美、天下嘗不知食蕎麦、信人始飲食之、於今嗜而餤之、比膏梁之甘、天下徧矣、至御殿村、始與木曾川離、淙々聲斷於耳、有園原先生者墓、其碑陰云、先生御殿神祠官、好學耽古、著木曾古道志、以奉尾公、其子孫存村中、訪問其書、無有、曰、先生在時、恐其書流傳、使世知其要害、則不秘也、乃不存稿、我服其用心之縝密、上馬籠山、有瀑雙瀉、名曰雌雄瀑、木曾為地、山高而重、水往其間、地可耕者甚鮮、道路脩治、橋梁完繕、畧無虛歲、是以租稅入貴且盡焉、其利独在山木、檜柏杉樅、蒙峰亘谷、斧斤斬之、舩筏浮之、不數日達尾州、天下言材良者、以木曾為最、宿落合、

十二日、下阪十餘里、阪窮有川、曰落合、謂二水来合處、曰落合、美濃信濃以斯水為界、人言信濃國地最高乎諸國、今以下阪遠、信其言不欺、陰霖數日、収麦生耳、臼杵空不舂、民有怨嗟聲、中津川驛、山川温藉、市廓頗富、屋宇茅覆、氣象酷似吾白河、有称津甚平是行碑、所謂五輪塔、文字漫漶不可讀、是行事鎌府封信濃松代、桔梗原有怪禽、利嘴銳距、輙傷害人物、人攫羽翮健、名曰八重判神雉、是行千金購鷹、使之搏擊、神雉與鬪、毛雨翎風、冲天數日、頭尾輪轉、卒墜相死于大井驛三里所、有寺曰長國寺、藏是行牌子、及馬銜鞍具、古朴堅牢無飾、過十三山、盤陀屈曲、道路多山、則往々以十三、或二十三称之、不必為実數、非限此地也、有西尾喜太郎墟、据其最高處、亦不知其居此在何時、興亡如何也、土岐盛時、全濃為其有、或亦在其時乎、宿大湫、

十三日、復與木曾水遇、徑兩流急、舩不得載馬、買小舵以濟、其深廣如江河、不復木曾中峻激遄瀉方、水外得山、陗直峯巒、石皆含光潤、草木如梳、石根入水、布成淵底、又往々露頭于水面、如水獸抗角、如鯨鯢現

鰭一紆一直、清鮮之状盈掬、数撥壢瞪視、恨不竟日
於此、久之然後去、水外山盡矣、而讓奇於水内、水石
明娟彼此殆似、忽覩老樹数十株、檉欒翳朦、文徑入其
下、砑然嵓洞、可展布十餘席、中安觀音大士像、石罅滴
ゝ水下、清冷透骨、予生一閑思、謂剪除榛莽、撤去掩
翳、却退数百歩、水上浮舟以望之、則其奇有更加焉、
下乙坂、日已西没、天際見樓櫓層出、粉壁帶日、縹
緲如雲、卽犬山城也、隔木曽水、地皆屬尾州、村歩始
見甘瓜、濃瓜、則天下名品、其名眞桑者、或説
本邦古無有、於天正中、兵討朝鮮、持其種還、我濃州眞
桑者尤美、宿鵜沼、陵霄華盛開、
十四日、丘逕累ゝ、東西相對、謂之旌旗堆、大澤氏與
織田信長戰敗焉、其時樹旌旗布陳、是其跡、大澤氏
墟、距此東一里所、傍近山無事樹木、岐阜一山、老樹（無事樹木水經往字面）
欝葱如屯雲、積氣近之、斷崖千仞、攀折甚難、壯哉、織
田氏舉也、斃齋藤道三、據此城、雄視天下、古所謂稲
葉山是也、信長依齋藤氏舊構、增葺營繕、更名岐阜、
特欲以雅馴也、雖然、有志并天下、特區ゝ險阻、嘗見
參遠創業之地、未有據高山崇嶺為城堡、是豈
神算規摹之所自異也哉、濟飛彈川、水源發飛彈山中、

故名烏、下此、則改名黒股、黒讀如素、水至黒股、又益
大、非用舟檝不可濟、天正中、黒田長政騎渡趨敵其
膽壯可畏、東岸有古柳樹、長政渡時、援攀上岸、土人
於今謂官兵衛柳、官兵衛者、長政表德、其柳六七年
前就枯、小堂有佛像一軀、白瀨踏地藏、相傳、地藏佛
化童、導渡長政、謂先渡以量深淺、曰瀨踏、又得久米
川、其大劣於黒股、西岸巨柳翳路、群鳥哇ゝ、定巢故
捉、糞溲漾草木、腥風逆鼻、所謂草腥鷗鷺宿、卽似是、
樹外堤防虹臥、数里不斷、若夏水怒漲、堤身一決、水
浸大垣城、郊野悉為沙泥、壓斗斛之不収、是以大垣
秋冬際起徒役、苟有缺壞、竹落土豚、嚴備脩葺、大垣
鄙多鬻紙、濃紙、天下絶品、石田三成作乱、以大垣其
為封地、據是為巣穴、
神祖駐軍垂井、有人薦柿實拳大者、
神祖手握之、曰、大柿既入我手、三軍皆賀、柿垣聲同、故
道之祝衆、授宿渡邉順菴、谷春騰来見、
十五日、順菴春騰送至垂井驛、有古井、其水甘、雖遇
大旱未嘗乾、居民汲炊取足、故舊名之曰足井、垂足
語聲相近、故變、關原驛北、慶長中、伐西兵破之、数十
萬世命墜之、

英武戡定、濟世安民、營壘蹤跡、一々可指點、是日風
雨慘憺、燐火鬼哭、彷彿欲觸目耳、番場驛檻泉生山
脚、至清可鑑毛髮、相傳、驛南數里、山有養老瀑、落地
滲枯潜伏、至此復發、未知其果信否、以此泉涵芻係
殘之、冷如厨歯、道右數里、得山、曰居吹、方言蓬未制
為艾者、曰居吹、取是山蓬蒿製艾、極利於病、村市賣
陳艾、然艾之名品、産下毛州者為是、以其地同名、而
今艱取之、以在中土、其之見售、多於下毛州云、近江
美濃界曰寝語村、東隣為美濃、西家則隷近江、所隔
一墻壁耳、是以二州人、可卧枕相語、因取為名、得磨鍼
山、喬松夾路、石被紋苔、起伏草間、未知其絶頂為有
奇觀、而先覺其秀麗不為凡境、及至其登窮山巓、眼
界濶達、琵琶一湖、可俯而瞰之、湖周囲百餘里、水白
山青、民家漁舟、城壘邑里、遠近錯落、稀密映發、可謂
難為思也、嘗耳竹生島冣奇、諦視湖面、宛然鏡中一
點、大抵范文正公岳陽記、似為此地作、劉禹錫所謂
遥望洞庭山翠色、白銀盤裡一青螺者、亦類為竹生
寫景
本邦搢紳今古作者不乏、為是湖、以國字作和歌文章、
一誦之、使山川發響、其復何計、唯以文異體、今不道

之、又謂畫工之為圖、大率皆美過其實、於琵琶湖、我嘗
多觀其畫、悉不能當今日景象之半、兩畔人家、結構
頗大左者曰望湖亭、尤宜觀望屛風題詩、韓人作、格
調平穩、無甚奇骨、不敵江山之俶儻、山下有岐路、右
為北國道、彦根城隠映湖天、宿高宮
十六日、越智川水小、晴日東楚、且不流、若南風俄至、
則暴漲、病濟、是以諸侯東覲西就、使歩戸守渡口、視
其無懼、過此而相賀、昔此國有江南江北之称、京極
六角二族、特兵爭強、以越智為小鴻溝、驟雨滂沱、而
衣簑笠、觀蓮於田中村池、廣僅十餘畝、生葉田々、今
歳溫霖、花遲、村長家筐藏旧、花就見有一莖着六七
花、不唯並蔕、品字、古昔中條姫采藕絲、織曼多羅是
其遺、生於是、此蓮無藕絲、今猶然、距田中一里餘、石
壁四周、匝以隍渠、如鴻壘、
大
君朝　京師為頓駐所、嘗命彦根侯、一夕而築焉、八
幡安土遺墟、距此不遠、山高湖潦、田沃民富、陸運水
漕控制、諸國實霸國所存、明智氏謀簒、弑焚毀、自盡
人不復眷顧、好善惡悪之情、豈其及山河乎、宿守山
十七日、過山田村、訪木内石亭、近年好石、效米家癖
者、多石亭其巨擘也、見數千顆、皆巾裹匣藏、拂拭生

光澤其所藏之富非歷三四日則不能偏觀自戲曰本邦自古未聞有多集奇石是非無奇石也無能好奇石而知者造化生物必已不孤矣苟生斯物則亦生好之之人其自負如此著雲根志以傳世琵琶湖中有佳鰻俗謂源五郎鮒書舖煮供辞去抱舟于湖沿岸南行蕙葭擘舩腹所謂八勝隨出隨移奇觀也至膳所城上陸始志期上石山日傾路遠乃直走官道謁木曾義仲墓墓樹義仲寺中蓋寺後人為墓造焉又有詞人芭蕉墓芭蕉生時無所言及没後笈中出系譜一卷云其系出義仲胄因葬於此義仲戰敗於宇治欲退與今井兼平同生死兼平戰於瀨田亦敗值義仲而殿義仲中流矢没兼平聞之卽口銜劍鋒墮馬自貫死忠壯懍然使人感泣若陪葬其主側壙墓與存忠義之鬼必怡於地下慮不及此徒使詞人輩墓同兆域而駢立以見土人之不好義矣初更始入京師

十八日入松山僕邸主金子仙左衛門邸在三條高倉仙左衛門雖陪臣能道朝章故實又好談論諄々至夜分

十九日訪橋本肥後守奉稲荷祠官又帶朝官學明典故且其人健步聞有古器書畫類不避寒暑風雨不遠數十里尋訪探索必獲而還號曰鐵足軒蓋非足也心所好也　京師人多好蒐銅具此人甚廉貞率不修邊幅

二十日見藤紂藏藏古圖畫又多蓄錦綉古異皆大方寸許帖而糊之其人好奇務求異于人尤不好浮圖号曰無佛齋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訪若槻毅齋性沈靜講求經書通山崎家說賴霞崖每推為畏友家在正護院森遠望比叡山近接加茂水田園繞戶窓其居與人物称人言飲加茂水三日使膝理緻實筋骨清通見山本中郎北尾春徵

二十三日大德寺曝書畫器械堂室所至重沓展列中有趙子昂書字曰淡雲為柳葉剪水作梨花不是東風巧何緣有歲華其字掌大筆法猷美蓋絕品大抵京師古刹所藏咸富暑月曝之平生深秘不敢出者其時得寓目文晁西上職為是故也歸次過飲原子重書賈持来皮日休聖廟碑墨本亦佳品

二十四日謁北野菅公廟遂出外郭經小室右入山

闠、樹林蓊叢、奇石側立、溪水来濺、與人左右、每跨以約略、既而二路雙引、左者為高尾、右則為栂尾、栂尾卽高山寺所在、

本邦始得茶種、先植栂尾、後移宇治、寺有鳥羽僧正畫三卷、輓近學鳥羽畫法、成鄙俗戲筆、是末流之弊、如此卷筆路從横、風韻溢紙、作蝦蟇嫁娶圖、亦秘不容易為人發、尉文晁致上野凌雲院書以介之、是以得見之、下寺、轉至槇尾高尾、以觀山水、高尾鐘銘、有三絶称、上樓弄觀眞偉物、楓樹蔭徑、擁溪、當限隩地、窈窕深靚、夏時故然、至于秋霜、紅黄相錯、觀楓之勝、四方傳称、可以想也、

二十五日、拜見

禁門、不雕不髹、剗削、木素、墻壁黄土塗之、白堊為界五條、吾徒賤人、制不得出入、或假托名目、被官衣帽、得出入宮掖窺視之、我不欲為之、凡京自大内、至民廬屋、以天明八年春正月晦、遇災、於今近十歳、窮閻、燒前宮殿規摹因循、或失典故、有從臆度、更造之日、嚴命群工、考古徵今、百度完備、時

我公與

大政、掌新宮室、西入京師、騶從寡約、車馬儉素、從前執政之行、宜無如是者、然朝

天之儀、恭敬、從中、進止合禮、松山侯　公兄、前朝京師衣冠車輿、一法前古、無所苟為者、故京師俗雖好議評於二侯、則每称曰、白河威儀、松山故實、美其所希見也、

宮室雖已成、民廬猶多未作家、每街衢、必存閑地、其年災自定將平安後、莫暴焉、於今民猶言之、贅息、夜與子慎至下鴨、逐風涼於糺、游人雜遝、謁鴨詞者、旁午咽路、腰刀遮欄、憩亭於水上、樹柱、葦箔四圍、煮茶待人、床下清淺、水邑、洗暑、京師暑月、以四條河灘及糺、為納涼地、

二十六日、訪福井嚴助、父曰龍助、以醫顯、嘗意右膏療癆瘵、然以不經見、而不授之、人後自病、喜曰、可以試也、乃煎服數十日、無效、猶曰、非服　至死、則不足以驗、及臨死、投匕曰、果無功也、其自信如此、可謂奇士也、又見皆川淇園、以儒鳴世、當時推為耆宿、其學該博、至稗官小説、道釋書、莫不盡讀、讀必有成説、曰、我之學問、猶莫斯哥未亞、近世傳言、西洋莫斯哥未亞、有一婦人、称帝、方併邦國、既及數十、拓地不休、淇園蓋以辟其注經釋史及子及仙釋、其勢不可中止、又見

佐野少進、寡言沈靜、善通三禮、記性極厚、人或問阿
州城上有樹凡幾株、少進對曰、松幾本、柏幾本、樅幾本、一
〻舉其數以不差、一見不忘、大概如此、
二十、七日、謁西依成齋、年方九十五、猶矍鑠、喜對人
談古今得失、又健餤、一食或盡鷄鴨一匹、梁上横眉尖刀重
數十斤者、每曰、萬々有事、我欲擁此刀以護衛
禁闈、雖萬夫必辟易不進、氣概老猶壯、學兼山崎闇齋
統、筆法古蒼、為寺作二紙、視知恩院曝書、又至方廣
寺、觀明朝人衣服器玩、又有豊公所御飲食什器、刻
鏤金玉、貼桐華葉、漆堅牢實、不似近日唯喜觀美、其
質麁鬆、盧舍那佛像、大數十丈、堂庇之、其崇高可知、
世称曰大佛、則非此像在寧京者、除二軀外、無可比
者、豊臣氏所造、大抵足以駭人、
二十八日、日昳、發京師、與文晁子慎別、獨身齎地圖
一面、墨斗詩文稿四本、雨衣袂服各一、以黄袱韜裹
自畀抵伏見、人煙繁稠、以近京師、風氣頗似昔時豊
臣氏、或浪華、或此城、往来相居、其墟在市東山上、犂
為麥田、諸侯邸宅跡、植小木標、書曰某々邸跡、蓋土
俗所為耳、然可知者少々、而不可知者已多、慶長五
年役、烏居元忠、松平家忠、内藤家長、松平近政等為
神祖留守、及城陷、以身殉之、壯矣哉、買舟且飯於木津
屋、二更舟發、舟不點燈、終夜昏黒、惟聞艣聲、已覆聲
𤼵然于天衢、舟子曰、舟過澱城、今在橋下、又聞水聲
淙々、曰、此城無井、挽水城外、所謂水車、因意
國家廢圮伏見城、慮京師屏蔽單薄、乃特命我
先公、趨徒役築此城、賜黄金若干、伏見城退材數百
根、其經營相度、出我
先公、或言謀之小幡景憲、至其水車機巧之工、天下
盛称、無頼子同舟、終夜喧嘩、五更就睡
二十九日、舟子喚曰、浪華城已在前、起看、揭蓬窓見、
樓櫓數十、羅列於女堞上、朝霞映發、蘆辟爛然、無有
定彩、宛如天上樓臺、嗚呼盛哉、豊臣氏以是為金城
湯池、萬世無虞、
國家一加兵、十萬强兵無所用其守、敗衂受誅、誰謂非
天授乎、不然、則固非人力可以攻也、兩岸植木綿花、
以桔槹汲取澱水、且暮灌漑、又牽百丈上挽路、或七
八人、或八九人、以為一隊、前人俯地、後人俯前人、至
天滿橋下、上岸、投山片某、又轉過懷德堂、見竹山翁、
及二子、午後游住吉、土人以是日祭祀、使有拳力者
負燈竿、竿高二三丈許、横木為二層、或三層、下層、連

點燈籠四五十圓中層減其數三分一、上層又如之、童男女邪許從之、閙其祭天滿宮、群舟燒燈炬、煌々如畫、浪華俗尚氣豪、是以每遇祭祀、相夸以燈彩、住吉祠宇罹災、土木假構募緣四方、欲以興造復舊、以其名神致財不啬、榜書姓名賞數揭之、和歌者流所謂岸上稚松、今有拂雲之勢、其方已歷幾世之歎、猶將催之、但謂之岸上則不然、去水涯在一里餘、蓋泥沙歲集、民鬧墾之、濱海諸州、如是者所在有之、不足怪、

七月一日、出弔篠田孝藏、襄其怙、為尾藤先生賴霞崖之嶽丈、路次見濱田希庵、其人年未及而立、夙成聲誉醫為本業、旁巧書畫、又訪僧大惠於逆旅、

二日、竹山翁以史學自負、撰逸史方成矣、請讀之、文章雅健、取捨有權、自古史書無此撰、濱田希菴拉余訪蒹葭堂主人、頃年風流好奇、稍々而出、集古書畫品器械服玩、經此人鑑定而價相增、

三日、此日炎熱時甚、日昳驟雨傾盆、氣息始甦、竹山翁聽諸生講孟子、余在旁聞之、

四日、竹山翁講說論語、士商雜然來聽、浪華舊無書院設
官賜宅地一區、營懷德堂、是以稍有向學者、亦來數十年矣、

五日、見商賈集渡邊橋、交易五穀、人衆如雲、彼此相分、或隱語、或正言、喃々啜々、約言定而散焉、有人經紀之、視其價直甚上而欲病、相估而不可解、則大潑斗水、如急風暴雨、人乃散而復集、更端而鬻買之、名曰相塲、相塲邦言也、謂一定物價之上下也、天下穀價、大抵因此相塲、而貴賤同暴相移、是蓋郡國之大權、寓之商賈之手、且不存之京師、江戶之間、而委諸浪華、何也、浪華者、舟船所湊、東運西輸、不歷于此、則不得能、是以一日貿易數百巨萬、富豪射利、素封者多、儼然侯國、不為之孫、貸者為甚稀也、夫侯國雖小者、尚連數十里地、擧其財利、納於尺寸無土之商夫、雖勢使然、豈無制度之能救哉、須應
廟堂謀議有処也、浪華則大阪之舊称、山片某供饌麪、潔白如霜雪、寒液溢口、夜乘涼於難波橋、以觀煙火、岸上列榻賣茶果、橋下舟船填咽、燈火煌々、中井曾弘倚橋欄、哦出危燈知有樓句、相繼遂成連句、

六日、工持天龍吐水者來、其制造自西洋傳與、舊傳称龍吐水者、異其物、木箱外無長布囊、投一端於井中、加一端於屋上、以長杠一上一下、左右互鼓、布囊

吐水於屋上淋々、如建瓴瀍井某来語、是夕家々祭
牛女、五彩牋書和歌及詩、以注竿頭揷墻壁陸放翁
曰京口人以七月六日為七夕、今我俗亦然、不知何
由為此太早計、
七日、見赤松文平杉本玄澤、又見中井履軒、此人隠
操甚高、竹山翁弟、名曰積德、経學文章亡與竹山翁
為伯仲、
八日、
九日、將至四國、問舟可托、有阿州舩、欲以明日發、乃
與此約、阿州有屬禁、不挾過所者、不許上陸入疆、於
是就其藩邸留守謀、留守予券書一通、山片氏為余
周旋之、
十日、竹山翁命別酒、謝其厚遇而去、復過山片氏、喫
飯乗舟、所謂五十斛舩也、二更解纜於道頓濠、舩舶
群聚、軸轤相銜、舷々相摸、帆檣森然、如行林樾、江岸
置一字、戈戟列植、張燈数炷、閲舟出入、柁手大呼以
報、曰阿舩一隻方發、岸上曰聽了々、卽過此、松樹如戟、
斜月在抄、水白影黒、微波湧珠玉、風聲如琴筑、真是
新秋氣象、余賞情容悲係至無動、行一[illegible]里餘、水天空
濶、不見際涯、左見燈光炯然、是為住吉祠前石樓、所
燒、前者無此設、四方客舶若遭風雨昏暗不記江口
所在、暗沙礁石被災巨多、於是舩戸會議斜錢疊石
起樓每夜點火、又見水中施楨幹、如藩墻壁者、舟人
曰江口泥塞以病舟行
官為之除水漉泥浚鑿去窒礙、砉然有聲、視之鯉魚
躍超楨幹、四更便風、張帆南馳
十一日、夜已白、立蓬窓左、望蒼波渺漫、濃霧霏微、其
際彷彿如見山、是為淡路國、左顧則和泉國近在數
里、不帶煙霧、浦漵邑里歴々在眼、城堞逶迤出没樹
間、為岸和田城、又見屋大、辟連表々然、遠望可異、其
前者為貝冢坊、奉淨土真教、導衆食餚、故富、後者為
飯左太郎相傳
神祖攻浪華城不利、退縮十餘里、士卒饑求食于左大
郎、其家巨富、有奴婢數百人、常為之多炊飯出以供
之冷飯也
神祖賞之、改姓賜飯氏、爾後數世姓名相襲一、仍不諱
其不隨富有、如有冥助者、須之、日高霧消、江山現真
面目、澹々者與心靜、峩々者與氣壯、旅愁忘而賞情
旺、手披地圖、眼閲水山、澄坐帆陰、以徴其處所、而恐
一勝之或遺也、我御白河在距海三十里地、目未覩

大水、及游江戸、見大江浩蕩、而心常壯之、未嘗極泝沿泛舟之娯、是故浮海之游、始於今日、停午見淡路諸山、翠黛分明、無復今朝彷彿、日昳風悪、碇泊吹居浦、

十二日、黎明風歇、舟循岸行、絶壁斗峭、其下竅穴大小數十、深淺不可測、微波呑吐、窾坎鏜鞳之聲、可以應鼓節、根不同善笛者奏一闋以和之、東南見峯稜拏山上、是為根來、乃知紀州界已在近、一島牛臥于波濤、松柏蒙密、如毳毛遍軀、曰蓬島、自此以北、水帯兩岸、風波之患、有所遮蔽、南出過此、即瀛海、空濶亡羊、數萬里外、雖夷島蠻嶼、無有復入眼者、退顧我後、洲渚灣然弓曲以抱海水、和歌山城當其弝所、和歌賀多二浦、上下在其弭、我舟奮飛激奔、如矰始離弦而發者、和歌賀多共有勝槩名、遠瞻不悉、可惜、已而風波險悪、舟如簸揚、一上一下、朝天隨地、艫手大怖曰、牟島在近、可以暫避、舵工叱之曰、凡船所載、非祭祀具哉、後中元達則千金糞土耳、況牟島地小不可久維、何太怯也、西舳東艫、北帆南柁、馳突回旋、隨風轉化、其眼在帆其手在舵、足走而口叫、雖一身挾十手、其捷不可喩、予非爭利者、欲持身保安、烏計以遺體、試萬一於危難也、舟愈行、風愈疾、怒浪撃船腹、泡沫紛飛、衣巾沾濡、被席以防、輾轉自衮伏不能起、舵工喚曰、阿波雖在近、我命已危矣、顧淡路福良可避耳、乃轉舵正帆、北馳迅疾、直入兩山間、有天女島、當中央、如所謂樹而塞門、船回就其陰、避風繫船、島上樹茂、風啼月清氣冷、旅情為之動、岸上即福良、

十三日、風不休、損手舵工聚首叢話、猥雜可厭、借脚舟於隣船、漕去上陸、村北有八幡祠、遶祠多古木、毎披颶風吹、盤屈擁腫、如経人工、移植人家假山、足以可誇、炎景烘人、其陰来涼風、披襟須之、就村家飲食、還宿於船、南風仍疾、

十四日、降雨、舵二曰、是好兆、雨霽則風亦休、復借脚舟、就村沐浴梳髪、村雖小、有渾堂剃頭店、有阿波小松船亦避風來在余船側、温酒煮羹、以祝中元、且寛余容愁、其情可謝、日暮風雨果共止、此夜岸上有鐘鼓聲、徹曉不休、是為所謂中元踊也、上岸觀之、街上置燈籠三基、狀類墓碑、男女着淨衣、圍燈外團結、應鼓節以舞蹈、又就新喪家、於神主前歌舞、主人供茶果、送迎以労之、或謂今之踊云者、非歌舞之謂也、蓋昔哭踊之遺俗、變凶為嘉、改哀為樂、甚者駕臆説曰、

於其祭為舞蹈而樂先祖非也

十五日、平明舟發、萬頃帖平波濤不皺、西有山夾水屹立、對峙如門、碓石起頭而叅差、揖手指曰、是卽鳴門、海中險惡、是為第一、阿波國運漕在其南、余潑立於舩、左瞻右望、弗能自己、前日恐悸之地、山靜水深、澹然為愉樂之區、於是知憂成於恐懼、樂生於安平、舩至阿波、溯河泝之、為吉野川、源發土佐、逕讃岐伊豫南入阿波、東流注之四國、東西長、南北短、是以水注南北海者、未待大而早入焉、其東西走者、必大、而吉野為其冣、自別宮上泝、與舵工辞、入德島城、不知武智某偏家在何坊、則不可投、且逆旅忌獨人、謝之、余謀窮矣、欲歸舵工屋、渡板橋、有喚余者、視之、近藤某也、導至某偏、品坐語舊、近藤某嘗在尾藤先生座、能知我面、

十六日、見岡田君章、名波成、勲、城下三十六坊、自十四夜至十六夜、為所謂踊者、每坊一偕、富者交以鐘鼓絃笛、雜遝喧闐、徹宵以止、若溢及十七日、侯遣吏捕治、

十七日、將至平島、早發德島、今年雨少、隴畝乏水、路側見踏翻車挽水、竿頭約青紙傘、自翳烈日、農夫且耆用調度如是、得小松村、多豪戶、田植藍、刈取作餅、以售他國、滌帛鋪每言、用阿產藍草、顏色殊勝、松魚乾肉以土佐為名品、阿波次之、二物最以得利、村南奇岩十餘株突兀、枕倚立于海浒、岩最大者、周圍三百步許、古樹盤屈、托根其間、如人施設、其下有天女閣、窮至其頂、鷗鷺多棲、腥臭衝鼻、奇境為之纖炎感殊甚、蔭松樹假寐、有人亦側我而休、我覺語人曰、予單裝輕發可怪、聞江戶每遣監者於四國、豈子亦是乎、我辨々、益疑、自

我公從政、開通正路、發摘伏姦、痛絶苞苴、或曰、竊發監人伺察郡國官員清濁治績、故官人恐懼謹慎、無敢自從者、此又意余為是也、宿武衛氏、

十八日、謁棲龍君、其為人溫雅善詩、征夷將軍源義植子義冬、不為父所容、出寓阿州、以世居平島為氏、名義根、号棲龍、通称右門、世俗喚阿波公方、公方有天下稱、源義滿始賜是號、後世襲稱、義冬無罪、嫡而被廢、故民哀称之、至今孚、阿波侯待以賔客、屋宇類萬石以上諸侯邸宅、少有夸門地色、余歎其非所以全終、

十九日、苛留、供飲食、

二十日、早辭平島、取舊路、復還德島、投烞倫、
二十一日城南大瀧山、有觀眺美、登後院、曰白雲閣、僧英居之、與烞倫訪語、布席於松樹下、德島形勝萃于一矚、烞倫指點說著、一〻不遺、小寺彥夫、招余會詩友、其室臨池、頗存幽致、扁曰清音亭、彥夫好書、字學賴霞崖翁、
二十二日、雉兒園復集諸子、主僧元寔、妙齡善詩文、拙齋翁嘗以僧中一龍目之、木芙蓉以新仕阿波、来在座、共語江戶消息、
二十三日、僧英拉余過村瀨某、某嘗學栗山先生、因殷勤問先生起居、辭烞倫家、烞倫僧英送至城北郭、宿興源寺、寺族檀越故巨刹、
二十四日、至古川、烞倫分手、僧英猶送、遂抵長谷寺、寺主約夜宿、午後趨見鳴門、歷四軒至、岡崎比屋以煮塩為生地、接撫養、撫養聲與武屋同、塩田井然彌望、民富於其利、欲以方金換銀子、京師西南侯國、必私制抄使用國中、是以蓄銀子鏹錢者尠、僦一老夫先導、嗔汲濟土佐泊、島中以沙石不可植、民釣漁為業、深沙沒脛肯、秋陽熬之、如在洪爐中、脛肯欲焦、一石時起、為姝脊岩、不詳其所以名、平布于波間、為尾嶼、有圓山、生七大松樹、土人建立名目、喚圓山七本松、然不足為勝、風馬數十、隱見於群松中、或下岍浴潮、自澆于沙、馴相嚙、怒相逐、仰鳴俯秣、是阿波牧地、自水際至山足、冊落連亘、以防逸失、余渴甚、乞漁戶水、水帶鹸腥不堪飲、上山一里、地稍平所、細草茸〻如茵、坐此俯臨鳴門、尤為壯觀、阿波先侯嘗作亭館、時来騁望、先侯奢豪、國計耗縮、及今侯悉撤無用、遺趾存焉、世言鳴門景狀、如莊子所謂尾閭相似、今視之不然、蓋水底巨礁、岝㟧相連、其出水面者猶數十株、最大而受名號者、三、曰夷島、曰飛島、曰裎島、南岸今我所踞、島角嘴出者、而北岸、則淡路國南邊、斗出海中者、兩岸相對、綰而相薄、不合者僅一里、外為南溟、內者所謂播摩灘、故每潮汐盈虛、波頭層沓、漲廣溢狹、與彼巨礁排挨觸擊、盤渦如輪、旁轣兩岍、噌吰磞磷、聲震數十里、時有巨艦帆風而来、舉艦人皆瑟縮屏息、伏祈哀於天、惟舵工立船尾、與巨石曲折相避以下、已而與盤渦遇、旋轉成規、三匝以流焉、然後人能言而起坐、必釃酒為善、導者曰、今潮猶穩、若月初三四日、驕濤奔騰、更有加焉、又曰、古者濤勢大激響如震雷、遭其怒時、瓮甑盆缶為之破裂、和泉式

部嘗賦和歌、天昊為感、乃収其暴然、其辭鄙俚、恐後人偽託、北岸有祈巖、昔在潮聲如吼、瀬波射天、七日不休、一名僧坐岩修法、潮為之退、因以氏巖、山下小祠中藏小瓶、土俗称曰御瓶明神、歳若枯旱、則闔村老幼、摩掌拜跪祈雨、不出三日、必應矣、是以俟命屋而納之、以為神、還宿長谷寺、俱舎唯識二書、於佛典極為難讀、有一講師來自京師、是夜坐帳、集聽者百餘人、有隆淳者、就余語、歎佛法衰、雖在聖人縄墨之外、亦學於其所道、可嘉、

二十五日、山行三里許、達海岸、即在鳴門西、自是至讃岐國界、左山右海、行沙礫蒖熬中、炎輝殊赫、時遇喬松佳蔭、涼風吹面、以療煩敲、若不然、其為道暍已久矣、入讃岐、地稍寛敞、引田村為其小市聚、投神崎寛齋、寛齋能書、又好論筆法、運筆與呼吸應、曰、不如是、書無精神、晋唐人作書、皆如是、不知其果信否、觀家藏趙宋名賢親跡、籤題曰宋氏家藏、海鄉作羹以供、曰客途長遠、口腹亦不可以不養、蓋厚情人、

二十六日、拜白鳥祠、土木壮大、相傳日本武尊駕白禽、自青霄下降止此、不復去、後因建祠、與尾張熱田所傳表裏足徵、抵津田、古松萬株、高低曲直、虬蛇、殊狀甚、引涼風、宿志度、問志度寺所在、曰在村北、隔丘壠、據五劍山麓、壽永三年、佐藤次信視敵將強弓命中、義經已危、驅出其間、披掬萊箭、以身救主、義経収骸、痛惜、贈葬以所愛駿大夫驪、西搭辨慶與書寺僧、脩法事、其書及大夫驪所負鞍梁、志度寺今現存焉、寺北切海處名眞珠浦、世傳大職冠鎌足為

帝疾、故欲得蚌胎珠而進之、乃通蜑婦謀之、蜑婦以死許之、深入水底、得其珠、割乳藏之以浮、於是處、因以名、

二十七日、脇田舜民藏書畫玉石數十品、訪且求見、舜民以陶為業、志度窯、南方名產、吃茶飯決去、道上五劍山始見、一名八栗山、栗山先生讃岐人、生於是山下、五峯同麓、辟如駢指、戴石為頂、故能峻急快銳、北劍、其下屋脊財露樹間、是即志度寺、道左有二墳、大者為佐藤次信墓、碑則寛永中所追樹、小者瘞大夫驪、亦樹碑、二墳之北、則古戰場、屋島横長嶺、臥其西、五劍山高聳擁其東、海水灣入、風波無患、平師奉

帝艨艟維此、於地利為宜、源師在陸、戰已棲、平師欲耻之、舩首注扇於竿、喚曰、源兵善射、請射之、須那餘一當撰、抽軍進馬、波瀾動搖、無有定準、餘一以為恐人力不可能、乃瞑目祈神、鞭馬更進、菐斷扇柄、飄颻、扇

矢共飛、敵将奇之、起而舞、餘一、復射斃之、今有二石、一曰禱石、其始祈神處、一曰駐馬石、後拔箭處、意其持此石無必存之、後人因傍偶有石、而托言乎、或移置此石表出遺趾乎、屋島有

安徳帝廟、帝崩在長門、則此以其駐驛、民特恩以存之也、有二渠雙流、曰相引川、潮盈虚、二水必同、故名、方言軍中有斯語、是故予始聞、疑其有故事、熟問無然也、逕牟礼、至高松、牟礼和名抄作武例、文字但異耳、聲則同、投宿竹石山人家、山人作畫、有風致、

二十八日、發高松、欲上白峰、問道農父、指示便道、謬聴共道、我今將登、正對白峰、隔一牛鳴地、然深谷窈然、降復陟、踰一里餘、日暮雷雨、且晡時後登白峰、必會妖怪、土人防而不登、遥拝廟宇、樹間見欄干、嗟

帝英主也、其事一跌、竟崩於海表、因歎有志者、取禍於亂世、雖帝王不免也、至國分寺、有逆旅二十餘椽、嬿予獨行、不肯宿、巻首有賣糰子家、就食充晩餐、主人憐志在夜行、謂余曰、雖屋破、猶宿否、余謝而請之、其室八席、只二席不壊裂耳、蚊群咬、点燭見之、幮裂無全幅、

二十九日、路見清泉、自石漢注出、承以石槽、側立小堂、如憩亭、土人喚之、曰八十八水、船値颶風覆没、汲此水灌溺死、八十八人皆甦、以為神靈、乃為営造、以異凢水、飲之極香冷、歌津布富麗繁庶、一都之會、市西有山、遶之出海崖、即圓亀城、北望島嶼相連、壚飽七島是也、其實有十餘島、凢地以數呼者、世多加僧其數、此獨省約者、何耶、島有民居村里、大小不齊、租税賦役悉除之、以恣民所食、欲熟慣操舟、萬一有事、為籍而用之也、自豊臣氏然也、入圓城、宿尾池世徳、过徳王村呉竹来語、

三十日、徳王復来、亦見宮武良蔵、

八月朔日、辭世徳、近世金比羅神威靈尤著、諸國信詣者日数千人、浪華以西、棄舟到著、他港不許上岸、圓亀獨不問之、故自圓亀至金比羅廟、大路一條、可以比官道、竹兜馬匹相屬、有山獨立、削成數十仭、名曰飯山、又一名曰讃岐富士、富士之為名山、天下固無可耦、若形相似、則雖小山必冐其名、然不直称之、冠以其所在之地名、如薩摩冨士、津軽冨士、信夫冨士是也、又北越有三歩冨士、行道逕三歩間、望彌彦山酷肖、過此則不然、皆所以別在駿者也、象頭山古樹蒙密、如毛、遠瞻已與他山澤〻者異、其状甚似畫人所描之象、金比

羅廟在其眉眼所、堂宇峻高、似上毛妙義祠、閎壯則倍焉、自祠至市、相去數百武、兩畔立石欄、諸州豪富捐財每柱雕姓名、石甃復百餘基、大小羅列、至善通寺、空海産此、故後營此寺、側有西行菴、西行嘗隱處、不與世通、逆旅不復敢宿、還至圓龜、宿會舟舖、自入讃岐、逆旅忌獨行客、尤甚、余恐伊豫俗亦如此、乃欲徑中國、以至九州、故再列圓龜、是夜無中國船焉、

二日、至多度津、尋舟、亦復無航中國者、乃仍就陸、弥谷、以名藍聞、山如人立、寺當其膺、南北邐迤、亙于抱之、棟高現兩角、秋暑、且以空海舊地、道流雜還、故不登、觀音寺、日暮、其勝槩雖嘗聞、亦暗中摸索、所謂明月濱、唯聞濤聲鞺々耳、嘗得其産磬石一塊、時々鳴擊樂之、此行欲併覩其山水而不得之、雖貴數日滞留、本為山水、非可惜、惟長途在前、年華及仲秋、客情如引去、知有他日思到此、則恨悔亦隨之、沈吟久之、遂捨去、至大野原、有豪戸某氏、魚新造一萬石、築塢繞隍、墻内不可伺視、咩喚講槍法、土人曰、其家懼盗講武、比者盗殺良民、逐捕甚急、是以逆旅特不許輙宿、余飢不能行、舖于蕎麦店、店主審余状、曰、是不似悪少、乃宿、之

三日、歴和田濱、浪沿海岸、沙石瑩徹、多類珠璣、山上有人家五六宇、不復似農人、曰、是山讃岐伊豫界、其宅封人之居、無誰苛之、巖川上、縣夾川而邑焉、遶數村一萬石、為其治所、故書伊豫有河邉縣、因聲近改字耳、見毛利去伯、苛留、因過宿猪川某、乃二洲先生外親、先生産此地、以經學顯、竟應聘江戸、

四日、發川上、松樹稍密、見故川上嶋生墳、土人樹碑勒姓名年日、本州自伊豫親王後、更姓河野、世々有之、近世滅、或其親族、其詳不可知、其餘德在民、以歳時拜奠、然問之、無知其事業賢否為何如、雖公侯富貴、至身後、不過受此追思耳、數里始與海別、入山、連峯接嶺、此窮彼継、溪谷深則必生水、崖斷則必飛瀑、殆如行木曽山中、宿川側方通家、在闌村、仍山中、方通好作畫竹、

五日、方通引余一室、壁掛赤壁圖、障貼杜詩、皆清人所作、曰、雖好文學、山中幽僻、無可共語、惟以書畫為友、家事省約、待奴僕有法度、蓋一佳士、禺中方辭、驟雨滂沱、洒衣透裏、沾遍身、至角川、水色如丹、以發源銅山、其氣薫染、水中石赭、蟲魚不復生、非縁雨濁、余徨彷疑其淺深、揭衣趨其湍急、水果不及腰、銅山去渡口僅一里、晴日抽出其頂於衆山上、遇雨下、溪水暴長、

登之致狼狽乃止、又数里、得鴨川、銅山、諸溪皆濁、至此復見清水、津渡用篙長数丈者、舟子曰、如平生或可厲、水潦方集、如此湯〻、因知銅山果不可涉、宿大戸、土人驅猪鹿害禾稼者、屢乾放鳥銃、夜夢毎覺、

六日、早發大戸、至胡桃川、石色多青、間有奇者、自此復左右山高、氣象窘隘、登降甚勞、所謂石椎山、四國第一高山、今所過其麓耳、往〻山上黄穗離〻、方見有秋、以其能産高地、謂之天粟、蓋稷別種也、如我陸奥、以山嶺麥于不可播種、然以是種樹藝、安知不可為升也、櫻樹夾路、蟬聯不斷、喚之謂櫻三里、其実非止於三里、春色之佳可想、惜差巧為枯枝者亦多、若継植而續發、不亦善乎、伊豫民漉紙為生、田植黄蘗、取其液和楮穀以為紙、今花方發、陸奥所不見、至道後宿、古昔伊豫有道前道後、目在今不知其境界所指、只存其遺名冒一村、村有湯泉仰生平地、斫石圜長通中、加泉眼上、作槽匝周、古史相傳、

天子御幸、

聖徳太子撰碑文、表異湯泉之効疾、其碑今不存、近世服元喬復撰文、欲樹碑未果、浴者雖沈痾、瀑雪立瘥、槽三所、其下者以洗馬、湯泉南有遺墟、溝渠未堙、河野氏所据、産好木綿布、擇其最佳者、織帖裝刀、為纏柄繩、世喚其緱曰道後、

七日、至松山城、北負山、南臨阡陌、遠矚限山海、接紫溟、為秋勝地、見杉山平丞、去宿嘉市、老農二人亦来宿、共語桑麻、朴可愛、

八日、山道上下、村落向背不一、多植楮櫨、剩櫨實為臘、作膏或燭、得中山驛、農商相半、過此入溪、與水流左右、既而得佳境、水靏右岸、山骨悉露、巨石如揖、茂木蔭之、秋陽可避、揭衣渡之、游魚驚散、据石久見、散者復集、追逐以戲、閑適之状、以可人意、蟷蟻稍来欲咬人、乃去、至内子村、訪安川公倬家、父母親族出迎、問江戸信、公倬在江戸、偕交相友、

九日、公倬舅彦六携親戚四名、漁前溪、得年魚数十頭、燒落葉炙獲、賒村釀、班荊同醉、

十日、雨發、内子上堂彦六同行、至大洲、嘉市以西皆大洲管内、見祠宇梵碑甚罕、彦六曰、四國自空海産後佛教甚盛、民力為之削耗、有司方鋭意為治、力除人心之蠹害、撤邪淫之祠廟、其民富且樸、有異于他邦、夜大野子慎就見逆旅、子慎卽公倬之友、其人沈静温良、猶對公倬、

十一日、子愼剝啄来謂曰、昨来雨急、比地川將溢、如遲後則不可復濟、且逆旅地汙、恐爲所浸濡、卽裝束駕舟、至子愼家、西谷嘉左衛門、堀尾四郎次、弓削某来語薦酒、皆江戸之所知、下鋪雨愈暴、川益溢、水已及子城、三子家已見浸、乃蒼荒辭去、市人匃々曰、水進至坊、低屋被水數尺、墻壁半壊、歛簟席、擔什器、移之樓上、或高架、呼啞聲不斷、彦六命奴曰、井將淤泥、明日闔城無水矣、宜急汲蓄甕、旣而戸外有鱸聲、駭起見之水流于街上潺々、大夫加藤齋宮乘舟巡視、汗檝浮出、井竈圊圂、皆溷爲一焉、余上樓避之、五更雲靄始収、人々漸着寢、

十二日、天猶陰、平地泥濘數寸、墻壁門廡、水痕或至一丈許、又果苦之清水、西谷堀尾二子來語、昨夜之状、比地川源遠山高、諸溪合併、動輙氾濫如昨、水逕大洲城西北入海、海口多鱸、侯歳二必漁、舟張旌旗、隊伍部分、一以陣法進退、在寓操練意、非專以漁爲事、實爲壯觀、弓削某亦尋來、乃屬御書、

十三日、靄霧黯淡、將復雨、彦六云、大洲地、氣候有頗異者、天將開霽、平且先陰焉、如昧爽而晴、則不崇朝必復雨、今之陰霧、乃是好兆、辭子愼家、堀尾子迎余馬銃街、送至郭外、熟稻悉爲泥沙壓、無植立者、農夫終歳辛苦、徒爲一堆腐草、可恤也、彦六曰、如幸不出三日、復得大雨以浣洗之、庶幾收歳之半也、大洲以西、地脉墳起、悉爲山嶺、使民得平土者鮮矣、抵喜木、排鋪積布帛賣酒肉、亦小市也、非僧若醫、不御纁繒、俗之質、不似阿波讃岐、抵伊賀多、南迫於海、民半業漁蝦、墻壁皆雜碎石泥之、厚二尺餘、不如是、輙海風扇飄、壊圯立至、村長家獨大、宇和島侯年々觀就、嘗於城下海口乗舟、屢侵御鼻險、近改至是上岸、復自三机駕舟、是以堂室之大、爲侯而設也、御鼻者在伊加多西十許里、正對豐後佐賀關宿村正宅、

十四日、路在山脊、左右皆海、村落依嵎、稲田僅鋤谿間、穀皆先祖、稅民就山植甘蔗、雜食海錯爲粮、粹墳妝此、土人曰、生長山澤陝隘、動輙抖搜觸突、不受人之制、産海畔、則風氣曠濶、耳目習之、自馴良易使、伊豫雖馬亦産、不居牛之半、其出土佐者、矮小力强、蹄堅無復此種、世謂之土佐駒、有拳石、踈理輕悉、蒼白無澤、投水不沈、嘗無此物、自薩摩櫻島焚崩之年、有之、蓋海濤淘送也、山最高處曰嘉一、北望中國諸島、螺髻點々、煙帆風棹、忽生於空溟、而俄頃又失其所

往、秋冬之交、風多西北、舟行必濵中國、春夏、則風自東南、以傍四國、船工以是為訣、午後至三机、是為九州津口、宇和侯置戍、戍將井関又右衛門、則岡高從弟、致岡高書、又右衛門以疾不相見、使人訪余、岡高者、尾藤先生門人、宇和島之文學、投宿菊池宇、宇頗巨豪、為村長、有船數隻、日借與漁户、産六外族、十五日、風濤、三机太多魚、每作鮓當餔、飯寡魚多、余窃笑以為、如他州以魚為飯、飯之媒、三机人乃反之、村北沙洲灣曲、有八幡祠、老松數株翳之、祠側立碑、記宇和島侯舟船往来、有時風惡濤急、然無恐怖之虞者、藉神之靈而然也、文、則藤好道生者所撰、土人以此日脩祭事、童女盛裝、或鏦鐘鳴鼓、搭勝花、從神車後、無復歌謡雜劇之陋習、是夜中秋、海上湧金動揺、亦一奇也、

十六日、僧禪那來語、頗解讀古詩、余留滯僻遠、眉頭久不伸、得禪那與語、亦足消日、前洲有呼喚聲、宇投袂而起曰、是必獲多也、余亦從往、一人登山上、兩手執麾、衆船仰見聽其指揮、麾揚則進、麾下則退、合則聚、分則散、惟魚之所在是逐、已而網中為一團銀色、海鰛數万頭、鑽網欲脱、亦紅魚、攢刺奮躍、海鰛為之頭破尾斷、晩細削紅魚、加之飯上、屑葱薑和醬、以食、方言謂之薩摩、魚美者莫如紅魚、世故称魚中之太牢、

十七日、雨不放、亦宇請名其子、菊池氏名有用、政宇、有用直宇、所以分族類、請見其系譜、實為肥後菊池氏裔、系統分明、非世妄濫者之比、蓋名家、

十八日、諸國船比日来泊者皆發、獨不許余之解纜、復畏御鼻險也、晩餕鰒極生鮮、畜鰒有法、竹籃盛之、固結其蓋、埋之潮際沙泥、不如是、餕時味殺、漁夫云、是夜風必疾、果然、

十九日、未牌發前洲、風罾山影、全已深秋、

二十日、産六辭去、

二十一日、村西山上建小亭、名曰遠見臺、以備外國虞、凡瀕海宜有此設、而他邦則未之聞、北方天氣如墨、土人曰、是日中國風雨、亦多槖吾、俗謂槖吾為款冬之別種、其説未可甚非、大抵自入四國、有槖吾、則無款冬、有款冬則無槖吾、不復見其並生、蓋亦一種之物、而因地其性乃移乎、但槖吾冬華、款冬春榮、異耳、唐山諸家斷為二物、無相涉之説、無乃未盡其性乎、記此以質博物家、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將飯、前洲復下罔、僮行攫鰛数頭來、其易得、猶摘園蔬也、三机之菜、貧民不能多餐、彼此兼除、天地固無両全、

二十四日、登村後山、山主雲母、蓋下品土人鼻之曰糞石、言其弗成用、

二十五日、四國無狐有貍、其善蠱魅、勝於中州之狐、又生馴猴、歌舞應節、故使猴者、非產四國則不畜、

二十六日、自至三机、非風雨、必日登山、又浮舟、此日亦觀漁臨夕、天氣清朗、宇曰、明日請航送子、乃艤舟以待、海底有沈木、黝黑如玉、名曰扶桑木、俗以為桑滄變改之前所埋、恐有然、

有方録卷之二

蒙齋　廣瀨典　識

廿七日𦨭舟解纜波濤坦如坐席水碧天翠上下相合左傍豫山礁石林立沙土為風波所洗去肉癯骨現雄深怪麗與世所称勝槩可伯仲者不可記其得幾何處也右則防長衆山高低相連於波外有無之間群國舟楫以晴明得便風飽帆東行水中有人被髮黒面眼光炯々其没也如烏鬼逐魚舟子曰是捕鰒者腰縋數十尋索頭係一桶没則抛之浮即自抱以息其形象非人辛楚可想雖然非此則無為生生長都邑者眼未見此狀視為不異菜蔬何耶豫山欲盡處豨御鼻石嶠岝崿巨石怒撐正與豊後佐賀關相當佐賀關亦迤邐斗出於海中一島又横臥彌縫而未合蓋地脉相屬而為海濤所斷也南為湏㴻北周防洋腹大口小以吞吐於其間宜乎瀾頭鋭利如劍戟舟人怨怖過此必賀此日波瀾穩帖菊池氏為予謀者忠也晡時達佐賀関訪関跡所在無復知處所八幡祠前群石一白一黒各以類相分界際分明無一石相攔入若有人淆亂則夜中還原所名曰碁石濱謝肇淛所謂凝露碁手談弛恐指此所也夜猶宿船

二十八日從佐賀關至鶴崎相距五里皆肥後侯管内其在豊後國者為四萬治鶴崎歲遣一大夫一人吏人若干名理政事其餘則土著人家溢郭商賈輻湊風土人物宛然侯國也肥後帯海於西東則接山故舟可以西㳂而不便於東駕嘗以天草郡易之舟船帆檣凡侯覲就時有用之具咸蓄於此有故城大友氏嘗被兵圍國城壘皆陷女将據此城自擐甲師侍女巡視防禦號令審明島津氏兵雖猛竟不得拔府内城今以侯之封小規摹省約撤去羅城以為市聚大友氏累世覇圖之盛不可復見其彷彿宗麟時控引海外華蠻商客交易饒利西洋人宇留龕伴天連等衆是賣姦傳播天主教宗麟尊信迷惑失智邪説入我國自此地我
源氏嚴禁邪妖排斥異端雖其巣穴至今粛清距城三里曰濱市四方商賈以此月相聚為貿易百貨山積莫所不在關西交易盛者有三安藝嚴島讚岐金毘羅及是地也俗之謂三市宿旅逆坊間終夜喧嘩

二十九日西行海岸路極細遶山腰出高崎山下大

友氏塋瑩跡。其處寂險隘。若牛馬相値。不可避行。是以欲上下。則必大声先呼示有行而過焉。過此下山。為別府。為濱脇比々。有湯泉生焉。余浴別府。曰。能瘥百病。濱脇不別設浴槽。就海湾生湯所。手自掘沙。没身其中。能瘉打撲傷如神。二峯突然衝天。曰由布嶽。曰鶴嶽。其麓迴迤支接海数里。草野不耕。大石礌磈。蒼黒枯瘦。如歴焚燒。又大石二條牆列四百餘歩。所謂石垣原。慶長中。黒田如水大友義統戦争處。道左有吉弘嘉平墓。墳上石龕藏牌子。書曰統雲院殿傑勝運英大居士。傍書九月十三日字。義統将黨石田三成。嘉平諫諍再三。不可。三成果敗。黒田如水来討。義統戦破。嘉平曰。我當以死殉國。自帥軍防戦。遂死。土人感其忠烈。奉之建碑。歳時為祭。又所請有驗。賽以熬米穀田間男女方刈江離。斠潮漑之。削為絲。以織席。關東所謂琉球。而西州皆謂之七島。抵小浦。投脇子善。子善為中井竹山門人。竹山每称吉門高足。相傳。脇屋義助後。可謂貴冑。

九月一日。子善使門生二名導去。過日出城中正勝寺。觀鐵蕉。庭雙生二株。岐出枝梃數百。幹大數十圍。是嘗大友氏盛時苑囿中物。後移此寺。鐵蕉大樹。在和泉界津者。為無儔匹。是亦無多讓也。

二日。辭子善。子善使奴送至古書所謂赤江地獄之地。其周田可十五丈。陽泉沸騰。噓泡疊々。如飛星。相追。聲復似鼓小缶。中則縹碧。緑側太赤。其深不可測。古書既有赤江之目。千百年来。池色未嘗改變。十年前池鳴波湧。飛沫射空者數日。尋又大風雨。岸崖搨陷。巨石大樹不見蹤跡。池色自是變。其中失赤緑側獨如舊。上山數里。得二湯池。其一冷煖適中。可即浴。一則炎熱奇毒。救養者作架池上。甃石四圍。通戸數尺。下垂藁席。使氣不泄不閟。僂而入之。伏架上而取温。能瘉痔湿瘡類。石垣村雙丘駢立。側開窟穴。南者其口小。不僂則不容入。內視之。四旁借石。覆又以一大石。大可布六席。北者口濶中廣。隔成二室。每區四席。亦石圍。土人謂之鬼窟。南者女鬼居。北則男鬼處。子善昨為余謂之曰。好事者觀鬼窟多為説。或謂。古史所称豈後有戢穴者。抑是乎。余於諸國。見如此者多。上古穴居跡。而不足怪。然此持其大者也。宿硲村。

三日。濟道爪川。地廣人少。草野榛莽。或連數十里。氣家殆類下野陸奥等。偶有村里。問之。非隸熊本則竹田之屬邑。行五里許。得螺岳。山形殊異。當衆嶺之表。故

行遠者東迄周防國。猶能識謎。以其隱見憂客路之
遠。諺云。遐踰周防洋。顧使人傷。帰渡周防水。望使人
喜。古分郡時。以是山頂。為三郡之會。紾其所生之茅
以記疆界。於今茅咸各指其方云。山下有渠。長八九
里許。廣七尺許。然本藩士某建白鑿此。導源玖珠山
以漑田數萬頃。野蔓化為膏壤。享利者多。玖珠二峯
駢立雄抜。時々吐雲自蔽。其奇使人注目。忌倦土俗
称。山下泉有曰真珠池。環神祠鑿。雖旱歳不乹。頃者
一旦枯涸。有得銅銭數千文者。盖累年人之所賽。不
朽壊以出也。宿玖珠
四日。暁氣凄愴。衆山悉晴。惟玖珠山生白雲。縷々不
断。随消随生。譬如績出。是頗奇。其他則凡山耳。數里
行草茅。玖珠盡後。阿蘇現前路。傍松栢成林。短矮不
長。尚之阿蘇常燒。每急風煙氣撃摶。是以樹不能喬。
阿蘇為山。突起千仞。其巓窪然為坑。猛火自焚。日夜
不絶。如續薪蘸者。比之淺間之火加烈。雖有登陟之
志。非登三里餘。不得窮火穴。且以霖雨不晴。土人拒
之。大明會典載。封此山為壽安鎮以建碑。今訪之無
有。按彼雖行之。我不之受乎。猶嶽在阿蘇南。其山之

本邦無以峻名。唐山有九峻三峻。斯山不失七八峻之
實。今茲六月霖。此麓崩。水大潰。肥後一國水之所被。
彬沍充斥。下板梨坂。両畔巖險掛空。下到仰望。山抱
阿蘇一郡。古水不決。蓄為湖。蛇龍水物為民之害。阿
蘇神相山。窮低處以洩水。湖化為田。其穿山處。今為
瀑布。後又會獸害禾。民以為患。神復狩以殲之。或斃
隨水。因名其瀑布曰數鹿流。神之有功徳斯民深矣
民祀以為阿蘇明神。延喜式等收以為正祠。宜也。謂
其祠官曰太宮司。元弘建武間。屡将兵勤王。称曰阿
蘇太宮司。皆是先祖。阿蘇祠長屋板覆。局為十區。顏
曰一宮二宮。列以其次。至于十宮。帷幔皆畫鷹翎。是
菊池氏服章。菊池氏數世有斯國。威名奮遐迩。祈神
求福祥。奉惟帝什器。以為賽。是襲其舊也。祠前有二
墳。土人呼為陵。實為神墓。既已名陵。非人臣之称。或其
帝者乎。是所未詳也。距祠北一里。有小祠。曰霜宮社。阿
蘇郡地高。霜早降。不黍蒙害。是以每歳自七月至十
月。使少女子就祠前燃薪。以歷寒凉。若有怠消火。繁
霜直墜。然本侯於板梨村。置戍。関人太厳。従寛永中
天草郡盗賊大作。而惡無藉之徒往来為聚。有此事
宿内牧。其南有阜隆然。曰指冢。蓋京觀。然何年所築。

未詳之
五日内牧西南蒟茹一里餘曰常鶴沿蓋阿蘇為閘
時之遺跡水中生碍子草土人八月下旬卜日刈之
先置数束於阿蘇祠中衆民争取其餘或為繩索或
為御牛馬之具堅靱堪久玖珠以西至此山深海遠
魚外稀貴酒家燒蒟蒻為下物阿蘇郡巳下阪至此
復下山有二重山之目風雨急疾箬笠油衣為帆脚
先意而迅投宿大津夜寒亭主貧無襟出半掛一領
借以掩肩則脚露被脚則肩出一上一下以終夜
六日自大津至熊本相去六里平曠無陵阜道幅十
五歩直亦如曳繩天下道路其大如此罕見民或犂
道半為畦行樹大杉大抵四五人圍以上加藤清政
築熊本時所植以其老堅嘗斬造舟無成路右有立
田将監故墟今年白河決溢囓墟山腹㘸墜窟穴数
十現出多横穿深入蓋地道之類白河遠道左濁浪
滔滔自六月大水不復澂清草木根荄膏在樹巓是
洪水所経城闉所浸人家破傾衣糧流没於是擔荷
畚鍤運泥除砂雖聞水之成災不思如此為暴加藤
清政築熊本竭人力不惜財賄専要其堅固樓櫓起
天際蒼瓦粉壁帯日閃鑠天下以浪華姫路熊本為
三城道其宏麗壮嚴相敵也清政初築謀謂禍亂未
艾若浪華有傾敗則奉豊臣氏退以據是城猶能制
扼九州足以偏安覇業其忠算秘計寔可嘉之特恨
天命有帰謀無所施方今侯國文學之盛熊本為首
是以欲駐以交文人以水災未平期之帰路去至高
橋邑樟木多壽大七八抱不足為異東國所不有人
言此樹不堪歳寒向者春寒風雪樹巓咸枯其是柑
橘亦槁是為寛政六年余在江戸自正月十日至十
三日其寒之甚着重綿就火猶懐氷然則其年極東
西海涯天氣所施布同然乎邑東有侯別館依山臨
水其構華潔也一水通海為港舟舩湊集有任載石
炭似石能燃諸國所不見筑後三池産之用此多煮
塩炊飯則帯臭越後國所産之薪土興此相似但彼
去此石異已丘文荘於大學衍義補亦言斯物路出
山背雨甚急路狭石多入夜無燭前途遠近所未記
無聊亦甚下山茅屋十餘家曰近津道其近海清政
恐有水害欲有戒心以名之余欲宿辭以無買米乃以
甘藷海錯充饑
七日近津無舩取山道以赴意在求舟故遍問瀕海
邑里抵宇和村寺門前建碑文用國字記之其畧云

寛政壬子。肥前國嶋原雲仙嶽大燒。山崩海湧。濤波衝肥後國瀕海村邑。二刷奪去。爲一片沙鹵之場。不復見有人家蹤跡。殲災速避者得遁。顧戀財賄。遲疑不斷者。皆死。因書使警於後海之揷入二肥。間。其狀如世所謂鞆繪形。島原在其腹。宇和近津旁近蒙災之地。附其背。腹之崩。背受其震。理所不免。淸正名以近津。存戒也。於今則雲仙澄晴。使人有仰止之歎。而忌吐火降災之慽。宿腹赤村。古昔

景行帝討三韓。駐驛筑前土人獻紅魚於行在。

帝見之曰。此腹赤魚也。自玆。

朝儀有腹赤贄。土俗云。是所以名此地。然筑前肥後相距非近。筑前亦魚蝦國。而以爲此地產。似無實證。但既腹赤爲名。所產紅魚。特太頗異常。有不可誣者。村北有小祠。曰女石宮祀。

景行帝妃。其海崖東西十里。名曰女石浦。

八日。腹赤無船。沿岸至長洲。亦非官渡。便舟復無。與漁父謀買一艇。風正席掛。其徐如在枕席。往往見漁舟屯結。髣髴扣舷。舟子曰。是網魚也。此海每秋初。火光生海面。熠如燒波。或絡繹往來。蓋壯觀也。名曰不知火。

景行帝嘗觀火光爲紀。東爲火後。西爲火前。土壤肥饒且以火焚燬爲災。改火爲肥。其聲同也。當船頭有白光一點。怪以屬目。樓閣次第現出。嶋原城也。舟達多比羅。婦女雖嫁且老。皆存眉毛。不剔。宿三室。終夜聞潮聲。

九日。村落以是日祭土神。報賽歲物成。作餅餌以饗親賓。家家有臼杵聲。每逢佳節益思親句。使人吟出感愴。至會津。會津村名也。島原地。中雲仙嶽。村里城邑周匝四邊。至會津。雲仙餘勢既盡。山草而表裏皆海。地脉欲紀財續。蓋要地也。島原侯置戍。視行旅。寬永中。邪蘇賊天草四郎唱邪教。惑衆作亂。據島原天草。亦後條禁奉邪教者尤嚴處法。自此西去。土磽确少田。依山蒔蔬。又以漁爲業。網鰛暴乾。巷上腥風撲鼻。宇喜村西南帶海。空濶冥茫。雖島嶼無入看。惟知彼外有唐山已。田間山茶方開花。至實熟。収取笮之爲油。宿矢上驛。驛中爲官道。修治砥平。

十日。日見山酒店憩亭接簷而造焉。以近長崎。奢豪之俗已可見。下山入溪。跨溪以石梁。梁甃石起之。下開上合。以成二間。其狀似目鏡。俗謂之目鏡梁。是已

為長崎。其地方一里。其西地乃圻。海水入之。故其形如燕尾。重屋累居。切海溢山。唯恐不相容。官開互市利。引夷蠻于此地。其餘利之及編戶。富庶如是。主徳見如圭。如圭為宿老。其職掌互市之事。

十一日。土人方為諏訪神祭。鹵簿儀衛比王公。輿神廚。巡街衢。觀者拜跪叩頭。男女十歳許大者。四五人為朋。盛服蹈歌。凡有三十餘朋。中有唐言唐服。謂之唐人舞。唐人出觀。最悦而見之。辮髮胡服。容儀麤犖。不識先主之餘俗復何所在也。吉村迂齋來語。好学不仕。敎人食餼。

十二日。芳澤武卿彭城清八來見。清八其先楚彭城人。避明季之亂。以歸化。　命世主譯事。見主譯者。皆非善経學文章者。特筆記唐言通俗者。以字數類聚。自童稚而誦之。足以接話唐人則止也。其人固非士類。有韻致者亦稀矣。武卿南部人。遇游在此地。以其與余同國。喜相見。

十三日。諏訪祠前張散樂。過見之。衣服帳幃華麗駭人。諏訪祠之於長崎鎮守神也。邪蘇敎入國既久。頗傾人心。故欲以法禁之。以敎導之。今祠官祖青木某有關異之志。建議起此祠。時僧隱元亦蹈海來歸。官特崇信之。使知所依歸。隱元統出乎黃蘗。於臨濟曹洞外。別立黃蘗派。是亦所以使斷絶邪蘇敎之一術也。邂逅永富充國。此人。能文。五島侯之文學也。遇佐阪士禮。余在江戶。與士礼同窓苦學。義如兄弟。不圖握手相見於五百里外。過至崇福寺。長崎平地。市廛搏地。寺觀倚山。墳墓在半腹。田塍之。東南北皆丘隴。中元墓祭。必持酒殽到墓前。舞蹈歌謠。是俗之陋者。使外國人觀我俗如此。非復美事。崇福寺。所謂唐寺也。恒牆堂宇。壯鉅堅朴。守瓦度木。繩墨既成。舟載來造。不歷我工匠之手。扁額題聯。多隱元即非之手書。門側有關帝堂。以此日礼瞻者多。嘗住持夜夢關帝謂曰。我鼻梁受創。頗痛。汝請療之。住持走見。其鼻果傷。因捕葺以祀。由是人稱此像。為活關帝。

十四日。抵立山邸。鎮臺所館。訪佐阪士禮。

十五日。游若宮溪。流下石邑如鳴玉。其祠。則祀稲荷者也。所以名若宮者。未為詳。又至松森。菅公廟。緑恒雕刻精細。悉農商執業之狀。其側多長松。鱗甲皆如龍。

十六日。過芳澤武卿寓居。遂又過如圭別荘。觀菊。

十七日。拜

神社廟。先是。鎮臺相議。長崎者夷蠻入港。應答禮重若

措置致謬、非一國之羞。非依
神祖之威靈、而安能得鎮撫之。於是乞請以營造、自鎮臺頭目至宿老通事、以是日謁。

十八日、頴川清八来語、亦通事也。其先祖唐山頴川人。

十九日、過河合梅千多郎舍。是我外族、從鎮臺中川飛彈守祗役於此。

二十日。游崇福寺、觀唐人筆跡数幅。晩供酒饌、什器割烹全倣唐。

二十一日、餞送河合梅千多。縣令高木作左衛門籠養禽鳥海、外所産又有風銃、非尋常裝藥發出之類。穿架中空使可蓄風。設轉機引氣、風氣已實、轉機不復輪以此為度。送下彈丸。準以發之、彈力不及藥發才擊燕雀、其響亦乾。

二十二日、頴川四郎多清川某未見、亦通事。午後與四郎多游大德寺、寺隣唐館。

二十三日。游福濟寺、亦唐寺也。後山墳墓、皆唐人客死者。是日唐人來祭、僧侶諷誦川唐音、梵唄大嚚。祭畢、後堂引之、以供酒。船主胡寧遠、貴西湖、裁副蔣菱舟、皆呉人。頗有文字、㕥通事通姓名。問目数條。疏荅皆畢、芳澤武卿亦與筆語。唐人辭去、僧侶送出石門。俯仰拜揖、余又至淨福寺。見水晶屏、鮮麗駭人。有東坡四時墨竹。及琴碁書畫游圖各四幅、皆名品。子昂唐寅等書畫数卷、真贋似雜、要待具眼鑑定。庭植椶櫚竹。

二十四日。佐阪士礼酒肴邀我。

二十五日。訪林百十郎。其祖林公琰仕明升高官、及其滅、恥身事二姓。浮海役化。世世為宿老。衣冠度量衛類。余其所藏公琰将来之物子昂墨竹一卷。其首大書脩竹賦。書画二妙。百十郎曾祖道榮亦有書名。藏其一軸。筆痕遒美。檣林達夫拉余遊清水寺。觀音閣後有碑、獨主所書。又過大音寺。睹開山切德碑。其文物茂卿撰、清人書字。

二十六日。謁見鎮臺平賀式部少輔、與我公有舊。因延見予。

二十七日。過洪福寺。為贍磯野子準墓也。子準在昌平學。忘年結交。嚮從鎮臺来此。罹重艇病。自知不起。述絶命辭。墓側主碑以雕。余至此不覺潛然。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雨。

晦日。高松南陵見訪。老儒也。乃扣松月巷。是淨福寺
後院。見渡海羅漢畫軸。未詳誰人所作。子昂作跋。仇
英獨樂園金谷園桃李園西園雅集圖。陳彭年王元
美等跋之。
十月一日。有藥園。
官之所開。草木咸唐種。恨時屬凋衰。後抽擢空枝花
葉難辨。又過崇福寺。見橄欖樹。
二日。迂齋武卿来語。
三日。千里鏡海國要器。西洋制造多佳。余嘗本
命欲購求。西人持一條来。累年舶来其数臣多然。如
此物。匹儔甚罕。試見諸遠眺。乃携登福濟寺。望深堀
野母等屯戍所在。咸来於尺尺之間。如手可以捕之。
野母最遠。在七里外。其戍前立木標。舟舶入港。則掲
旗為號。深堀受。而又揚旗。而玉浦。而長崎。俄頃以達。
今分明見其設。若捨鏡徒見。玉浦以外茫洋矣。此器
精妙可歎。
四日。西洋館在出島。出島本無其地。西洋人埋海面。
自作館舍倉廪。沙土木釘。一無求我
邦。其國載来。其長曰加比丹。好樓居。每柱挂硝版自照。
又設硝櫥一間。其前列硝壷。伷藏小白龍白猿等。其

南有書記室。以皮為紙。羽為筆。油為墨。文字蟹行。巻
首在左。近世讀蘭書。通其言語者。稍多。余不学之。則
不能讀也。有戯器一座。盤高與帶齊。方四尺許。一隅
有穿。皮囊承之。赤白二丸杏子大許。以挺衝之。或疾
或徐。或二丸觸撃。周匝久之。有止盤者。有墜穿。以論
羸輸。供燮酒二瓶。容藏瓜二様。皆異味。牢養牛羊。我
邦無羊。牛亦形状大異。鬣際有肉峯。有事撃饗。又抵唐
館。揖造自
官。每船主必別棟扁額聯題。各戸充滿。有菩薩堂中
央祀天妃。裝嚴頗至。儀伏森列。堂前有燒紙塔。高三
尺強。蠡灰塗起。状如今俗所用行燈。上下通五六穿。
有字紙必投其内。盈即燒之。唐人重文字。故不敢妄
作。送魂紙過賣西湖館。西湖出迎。引樓席。上列盆菊。
張綿布擬垣。如入花園。滿開團欒。清香襲人。雞豚
酒羹。珍異滿盤。酬酢則醉。後為之。其妙各異林孟。請
其吟古詩。欲謹聽之。固辭不敢。不識以吟詩比鼓趙
缶乎。其為人愷弟。似不設城府。拒吟詩獨然可怪。需
其書畫。即作數幅。館中茶店酒肉。掲招牌以邀客。為
交易。有題南京茶食。其飪何如。不得染指。
五日。青木惠德見。如圭。拉余舟游。是日。秋氣徹霽。清

風拂衣山水長價中流酌酒詩歌唱酬蓋壯遊也乃
援筆以記其槩舟及玉門戍又轉至蛭子祠前上岸
憩祠官家酒肉復薦少頃夕陽没山水烟林霏澗飾
江山復呈別段之景趣初更始歸。近水人家烟然點
燈所謂玉門戍福岡佐賀二侯間年更番遣兵戍此
大抵長崎海水入山間如葫蘆様戍去長崎一里在
其腰所對岸置二戍以防津要設大銃于庫内若過
有事使排窓點火大銃皆可発岸下船廠相列以備
戰艦又戍西每一里砲臺封據戒嚴詳悉
六日訪鉅鹿助五郎展玩古書畫助五郎祖魏九官
於明朝為顯官惡辮髮俗避之我
邦其家藏来時所携之唐物魏九官於我
邦保壽長年當其賀誕辰唐山親故贈壽章書畫皆繡
成又董其昌親迹赤壁賦十四幅字掌大
七日訪白龍道人年七十餘好作詩自負曰唐人其
嘗覩我詩擊節我詩勝唐人
八日訪佐队士禮
九日訪近藤重藏〻江戸所知
十日游曇華院崇福寺後院長崎人士為余餞送賦
詩始知小栗大進小濱侯之文學畫人宗丹之後

十一日林百十郎小栗大進。楢原達夫来從史游鳴
瀧鳴瀧在長崎東北水從山間来駕石而下石高丈
餘如人之額水狀類梳下白髮被面有題字在額上
處曰鳴瀧林道榮書每夏水潦盛沙礫磨楷故字半滅
焉水落於石莫不皆鳴其聲不大不小惟此宜聞是
所以擅鳴瀧之称乎其北名龍岩岩在山腹色如淡
墨塗出雙角生枝。揚首于草間殆欺真龍使葉公見
必將走焉又有一岩望長崎於眼下以石叩岩則聲
溶〻然久之然後響止因喚名溶〻岩只恨就其間
刻佛謚曰某居士某大姉者甚多下山墳墓累称有
称東海墓者。亦歸化人。家甚富。臨永訣時。謂子弟作
墳墓。其墓削山成三級。甃石圍側。雕鐫文字。花鳥類。
洪繊得宜。刀法極工。是以初營之也。歴年不成。土人
諺曰。成得何其遲暮。定是東海之墓。夜歸。南陵達夫
武卿等飲餞。
十二日。如圭挙家崇酒訟別。如圭百十郎四郎多武
卿送至日見山。就亭子開檣。復飲。達夫誦明日相思
無故人句武卿和之。乃決別下阪數盤如圭大呼曰
卿國在天涯君自愛余不能仰荅宿矢上如圭使一
奴猶共從

十三日、反奴道前日所経、唯物候稍老、景致亦変、禾既悉斂、方種牟麦、男女被野、余在長崎、如圭勧薩摩行、藩学亦盛、余欲行、郷書方達、阿母云、以明年首夏、度支君欲携家赴越後、汝帰莫誤期、於是薩摩行不能遂、我為処士、無所係累、乃心約之再遊、東帰、宿三室、

十四日、復至多比羅買舟、以風波不可発、邑無逆旅、有一老媼、無別生理、邀宿遠客、得徴利以糊口、投宿其家、日猶午、室亦陋、

十五日、平明放舟、天気開朗、仰顧雲仙金比羅、雲煙如帯、裊々然繞屈、離山即消矣、高瀬木葉諸峯対岸出西北、与雲仙金比羅兩奇雙映、前望後顧、使分析一身置兩処、各得竭其奇、久之、西風迅急、怒浪簸舟掀舞不能起坐、謂舟子曰、江海上人、毎慣風波、猶以此為尋常乎、舟子曰、否、如此則罕有、秋冬際、動輒天気俄変、舟人之所畏、乃勉執艫、漸達長洲、取道高瀬至木葉宿焉、舟中所望之山、列于道上、陰晴既変、無復全観之奇、

十六日、到熊本訪村井椿寿、不在、宿逆旅、天草豪戸某亦来宿、語其風土、

十七日過大城壷梁翁語江戸決別爾来事悲喜不一見息文多為時習館句読師乃留寓其塾出訪村井椿寿此人以医鳴九州陸奥津軽諸生来学者前後数人生於東海学於西隅能師致人弟子篤志可両嘉也

十八日壷梁翁延至別荘其坊謂竹部即員郭巷牆外接田園禾稼尚在棲畝息雁就哺不恐人田外岡阜楓櫨経霜濃紅欲然乃命酒吟哦杉浦飯田諸子亦尋至斜日極晴霜葉加色墟落含烟趣更奇秉燭乃還

十九日壷梁翁蔵沈石田山水人物休栄汲渓図董其昌詠蘭四絶咸真跡趙見高本敬蔵辛島戈蔵敬蔵為時習館督学才蔵為時習館訓導

二十日飯田季札愛甲某等拉余游霊巌洞入城門有名百間堀高数丈累大石作之下入上出飽然如腹便々欲登者固難加藤清政老臣飯田覚兵衛森本儀太夫威武卓然特巧築城顕名此或二人所作与覚兵衛始作角豊公美其積戦功更命為覚允軍中豫取勝為覚後出城門是為西郊有清政寺清正墳寺因名焉清正生時信法華教旗書南無妙法蓮華経字敵常認見恐懼磨鎌村以西山水瀑渓多生

蕙苡茂竹脩篁往〻聞人語雖犬知有村落淂金峯登之黄菊野生開花比蒔栽者加蕭散松杉夾磴一直窮頂前者跟脚在後者胸臆唇如焦喉吐焰路右土窪樹毓寒泉微滴有宂承而蓄焉放杉其中以供酌飲盖登者至此必渇無不飲也絶頂有坐王權現祠其顏熊本先侯書全峯孤立特顯難有他山但陪其脚已於是遨望無遮八代宇土天草等城邑雖脚未踏其地今頼斯山領畧形勢南下阪路登者為北阪南阪北北阪更意名曰眩猿似水経注所謂猿徙失工捷類人如轉九直至岩戸村有寺左右石壁高數百仭雜樹就罅隙托根披垂根迸其間安羅漢五百軀涧口衍然在其左中建觀音堂上圜下方方處可布數十席圓處鐫靈巖洞三大字旁又有元僧東海四字較小有印章不可讀字遒強刻〻妙其以左高不可就打所謂皷瀑〻在斯山中以日将暮不得到

二十二日過左田氏見古筝桐色古蒼形制〻較異裡面雕字二行惟可讀壽永字其餘漫漶難辨曰淂之米良山中余舊聞米良在肥後東南重山複嶺溪間散處有数百戸殊不與山外通距今百餘年世始知之以隷官籍其俗長劍短衣儼然武人古器或服蔵之者多或謂平氏遺仳也觀之於此琴則見其言之可信過高橋邑見其宰齊藤高壽為人磊落恢放有古侠者風喜刀劍磨硎裝飾手自善之試斫甲冑品其利鈍子弟納交二百人名之豪傑黨呼高壽曰豪傑魁

二十二日訪境野嘉十郎觀犬射射圃在城樓下周田四百若干步柵圍堅牢門在西南隅書記亭在北二人坐對簿衆馬南列手擁弓腰揷矢監察二人亦騎立兩頭奴牽犬出就中高處衆馬近圍監察揚鞭曰叱奴鮮繫犬乃走衆争射犬之狹者巧出人右使難射於是或迎或還馬蹄繽紛一整一斜趕以射之監察視其中否謹告于書記蓋古射儀也中古以来失其礼肥後薩摩二藩存之尒

二十三日城南渡白河堤上多楓映帶篁林有樋埴女搭高一丈所苔蘚蝕石文字有無且不可知女古娼妓善和歌一時名人清原元輔等多與之唱和其屋檜樹皮以覆且圍之以風流遭人賞士君子猶傳不滅其實踰于庸流乎所未詳也天明癸卯年工斫石於山遇坑中有筐其盖有題曰檜垣女像自作貽後意此婦生交文人死留像圖後名而為此慮乎歸時過卒

島才藏時習館諸生會集賦諸履淵户外樓曰朝爽
金峯在西秀色可攬
二十四日壷梁翁杉浦某欲浮桑湖其勝所舊聞心
甚慕乃續二人并距熊本一里湖水太清水皆發此
地非別承源流葭薫既枯凫鷗恣泛沿岸亭館悉是
富家別莊放舩命器師得小魚温酒擊鮮壷梁翁俯
延手掬取水苔曰是所謂水善寺苔染醞餤之味甘
岸上有水善寺所以得名已而酒盡矣買村釀亦美
薄暮醉歸
二十五日見井上平八其人敏於學村邃濂洛説能
通習世故是以早登要路
二十六日抵高本敬藏来諳者四五名皆彬々文學
士也方今侯國一切據武為政不以文進退人物肥
後獨以文藝取人故人村方盛有天巧行九者狀類
黄雀卵有小孔鍼眼許大海之所武玉石類然未審
其為何物記以質博物者
二十七日游竹裡園諸子為余餞
二十八日至藤森祠門側有一巨松清原元輔守肥
後時手自栽於此繁茂既久三十年前就彫槁矣有
碑記林道榮所撰文且書

二十九日辭熊本東北郊平陸道路獨異如行甬道
土人云此國至清正更作道路使如是當其出兵欲
敵不知村落中有設門家是藩士土著以別平民菊
池郡治限府限府亦菊池之兼称肥後有熊本久摩
郡隈府聲皆同地名多用斯聲求之古言則或有意
義在所未詳隈府有池周田數尺池心生水仰涌泡
起狀如菊華因以氏地菊池氏累世治於此稱阿武
光以来以忠誠雄武特顯矣後為大友氏所亡人家
繁富上田膏沃猶其餘業哉有即来樹與曰將軍樹
是懷良親王手折枝插地枝葉根柢俱生至今欝然
造天矣人若卧其下則夢中不覺轉移原處蓋有靈
依此而有然云宿村豪宋氏其祖事菊池氏雖今至
瑣尾在民間尚祭菊池氏歲時不怠菊池氏累世墳
墓在正觀寺正觀則武光之謚以是名寺為武光創
造也寺有老柟一株其下乃所葬武光之處古碑斷
壞無存宋氏捐財更建碑方碑龜趺其制全摸湊川
楠公碑藪孤山撰文而澀江右内書字其餘之碑則
在寺東南砌剥傾側無文字可讀者以世數數之則
似無闕者云盖方
皇朝兩判南北分爭天下士夂復無定操終始一心於

王室者蓋新田楠邪波結城等而子孫數世忠義不變
菊池氏一家耳其德深入民心雖野父荛兒敬謹不
敢入北城過前則必趨寺側田往々犂得古瓦有菊
花紋疑寺古大刹瓦覆有呼大射場地菊池氏講武処
十一月一日至宋文五觀古書畫数品有假面刀鐔
古色可愛嘗於菊池墟所得余欲上墟塁東去人家
數百步陵阜隆然呼曰龜甲既犁為田有二井皆盜
矣上方僅未犂處遺礎為惟是乃征西将軍懐良居
館址土人非跣不履其南地高有老杉三株曰内裏
杉懐良非帝者以親王鎮九州通使明朝明朝封日
本王勢比帝王是以呼之謂内裡乎山殿在北為箭
筈岳連綿於南為鞍岳二山雖不甚高以菊池氏著
于世有馬元章有詩曰箭峯新月随弓影鞍岳行雲
落馬前去墟北半里有北宮祀八幡神藏團扇以皮
制懐良軍中所執又有木像十二軀冠帶蹲踞每軀
有銘曰大願主肥後守藤原武朝願主藤原氏應永
癸未六月一日
二日過澀江右内語其先世居肥前有妖蘗
稱德帝使之禦之有驗後移住肥後有水獸称河太郎
九州最多害人亦夥其物如獮猴滑澀被體時出與

鹿野呼舟以渡是乃矢部水上流宿志久
五日雨雪霏々肥後高山其頂皎白李献吉所謂起
望眇滸處惟見滿山雪不圖光景迫真道在松樹中
秋時生香菌國有厲禁不許採摘九州中筑後最為
平衍四顧寂寞荒廢稍多東北隅獨有山相連其窮
處為香良山大樹欝葱堂宇高低武内大臣廟存焉
如登此則旁近勝形可領略欲即探之有岐路一東
一西東則通香良山西則達久留米得一則失一為
之踟躕既而決策與有山川登頓之趣不如為人物
風俗之觀也久留米亦一都會始
官以筑後一國封有馬立花二侯凡每國田数公私
必異公数常縮私数常伸立花侯先公數自取故有
馬侯封地特大云筑後川横流平原而岸隄防数十里
不斷於九州為大河有筑後次郎之称以次阪東太郎
也阪東太郎謂利根河也方其上流遙望玖珠山蘖
源豐後可知彦山巋然接空昨夜雪如覆銀甕至其
他山則峯稜崖角勢緩者盡埋其急峻未悉没以見其
高低淺深之概抵木口村有大道來合焉是長崎官
途也踰二筑界初更宿湯町有湯泉故名其言町者
去太宰府遺址近其盛時衢術及此乎

六日蔵湯町天拜山當北而左焉其頂稍平高樹駢列菅公登此祈天處蓋畏其遺靈草木爲之不刈也入太宰府地華表以内民居西畔挟道菅公廟前老樟深欝二天門回廊拜殿皆備焉焜燿閎壯結構華深側有一室題曰浮殿歐湯恒所書浴室額趙郎之書古人所謂惡札於今以數百年物人猶重之一池灣然繞其外有橋而通焉凡神廟有池曰神池其制似倣古學宮泮池池畔下榻煮茶待客憩氣象酷似江戸神田湯島等廟廟西山皆大石欹仄林木根荄纏其間頗幽深有塔半蝕苔題曰傳衣塔寺僧曰菅公隆天後埋其遺衣於此古者

朝置宰府前後遣官員不可知其幾十百名獨菅公蒙讒憤激忠義之氣凝結爲神百世廟貌精禱有驗不亦盛乎廟南有山突然入雲曰寶萬山士人云有橋姫故事我亦詳其所以然足以爲斯廟壯形勢也又北連山中有石壁如劈爲道一線通其上是爲高橋紹運故墟紹運爲薩摩見圍城危在旦夕薩摩勸降啗利紹運義如鐵石城陷遂死百世下聞之猶感慨今觀此墟壯士莫不泣涕立花侯近命藪孤山撰文相碑觀音寺今一野寺耳蓋與宰府爲盛衰乎菅公詩所謂鐘聲今僧絶無敲擊佛堂中置大石磨重數百千斤非人力之所容易磨轉名之曰鬼石磨然其實經營宰府時磨土作瓦磚類云又至都府樓蹟山擁東北西南平野遺礎數十基羅列田間礎大方二三丈許石質美澤旁近州郡類此者無有土人曰其或唐石乎蓋田間爲妨可移者既移矣此特留存重大者也想古無侯國以九州力致之一府故其壯巨如是而臺榭門廡與此稱則不亦壯麗崇岐乎聞田塍溝渠往々出古瓦甍類有鑴天平寶字字者予欲必得之草間水底以杖擿扶其已破裂五六十許大者甚多忽遇陂塘崩搨處蒼瓦赵頭地中大七八十許滿面有人字紋凸起一平字是或天平寶字之文而失上下予獨語嘆賞盛裝中自擔宿雜所

七日雨霰山嶺雪深北風亦急寒不可言抵博多其富華繁庶九州第一其民多工匠隔川即福岡城東門門西鄽市々昌蠻夸舩舶昔集於此朝聘貿易沙嵛纖出内抱港外防濤鹿島補其闕乏如開門戸而有外屏韓人所謂十里勝和歌者流所謂海中路皆是也若良辰美景放舟游此其樂如何也恨寒風砭肌不可復久立博多郭外沙路平如掌長松群蔟有寺扁

門田西都法窟又得一門題曰勅賜萬年崇福禪寺相傳寺舊在宰府及黒田侯入福岡移寺于此乃始知扁額西都語非必借称謂箱崎八幡祠題曰敵國降伏祠北面隔海對朝鮮古者三韓屢寇筑紫欲舊神威靈壓也又謁香推祠祀神功皇后二陵挟路向之曰南者神功討三韓献馘作京觀是也北者埋后兜冐名之兜冡其上有石製兜冐兼以木其木亡化半成石每三四里必有石井瓦屋欄杆圍扃鐍甚固豊公發軍朝鮮歴渉此地頻営鑿井是水皆是也黒田侯先自豊公時始有大國遂謀将於我是以不敢忘舊使其餘瀝不褒用其忠厚亦何異也宿青柳

八日禾稼未刈鴻雁鶴鶴布田此年穀多不升是以禾收待司農巡閲然使禽鳥飽我不知其解所至沙路不覺失官道而誤左宿于蘆谷此為蘆江口

九日波蘆江往〻見舊墟筑前之於九州為形勝是以蒙兵禍亦数矣至若松倉廪数十屋民人群至出入米穀青柳以東郡縣租税二十萬石盡以轉輸水陸便宜外為玄界洋内為黒崎江更倉山旋江上島嶼羅列可謂名勝也未知古人品目表出已有之否宿小倉小倉於九州在其首而承中國尾可以控制彼此實為要地治則礼以厚接亂則武以行蔽小笠原侯

國家舊臣之冑而鎮此城與平侯復在中津翼衛之不識封建之初孰能参議大謀

廟筭之妙定以折衝也哉城南有足立山昔者別部清丸奉使九州手足俄痿不能起立山有湯池数日浴疾盡癒因以氏山湯池今無有問之變為冷水

十日風波傳惡船不可放及晡時乃報風小穏或欲發舟若欲同之即至余坐船窓下欲有窺之寒風自北其疾如箭以射蜉隙人皆伏船底無敢起坐已而得引島又得岸柳島有佐々木岸柳宮本武藏者皆劔客同舟渡津共論劔術竟於島中闘岸柳死因名焉始論岸柳夸而不讓武藏謙屈如不能者而闘則勝矣名島以負者蓋悪其夸而貽誡也日既暮北岸燈火煌〻不斷二里所為下關人家櫛比倉廪出尻砌海涯古書長門作穴門中國九州相距一里自北海至南海必逕於此如往穴中是其所以得名然若此水不通則南北往来必将往四國九州外犯險艱費日月其不利者不可測天闕此地以福斯民大矣宿逆旅周防國有上関故此云下其曰赤馬關者無称

也

十一日上阿彌陀寺謁天皇堂相傳葬
安德帝之處堂中藏
帝神像及異本平家物語世所謂長門本是也老松数
株直聳造天名曰隱文字蓋此地隔水正對門司村
古關址所在登是堂者為松蔽遮所以名此樹檀浦
平氏所殲欲往而弔以謁住吉祠取道山北不果住
吉所謂長門一宮也創祠此地在祀和泉界之前長
府城
王朝所置國府今毛利小侯治其先讓嫡居庶世以為
賢海岍有二島草木深秀左曰干珠右曰满珠相傳
二珠古之寶玉神功皇后討新羅新羅進兵接戰投
干珠潮退而舟膠投满珠水漲而舟蕩是以大勝今
以珠命島未詳其故余欲往萩城岐入北道日暮雨
降行樹结蔭雲光々黒高低不辨困顛特甚宿四郎
原逆旅亭主曰古者此處有豪族所謂長者名四郎
故以名地又相余曰子恐是薩摩人余問其故曰子
頭髮薄大髻小所帶雙刀長者甚長短者甚短風度
盡是薩摩人也乃撫掌共笑
十二日歷秋吉村山白石林立形狀類太湖石又有
黜者襍其中遣尤奇者摩玩不忍捨去盛一顆於裝
中地陷窪然者数十所必犁種牟房其他則草野牛
房產此味美称曰秋吉牛房名品也宿萩城
十三日風雪
十四日觀明倫堂規摹頗壯孔子祠堂廣業堂庖厨
皆具焉講武場々列側有碑故脩學山縣公孺所撰
見饗官中村某山縣庄内及學生十餘名明倫堂在
城門内他邦人不許㪅漫到觀我
公之與毛利侯晩戚至親以義同一篇特使寓目焉
大夫有號八家邸宅壯偉可比江戶八九萬石侯伯
第舎山陽一帶侯國皆富近士庶人尠甚貧者
十五日抵城東觀北濵是日風急潮驕波浪驅雪咆
哮衝岸飜倒其勢欲捲地弁去宜乎北海諸州秋冬
後絶航也導者云朝鮮相距殊非遠漁艇遠出往
見山峯彼國漁蝦々遇颶風輙漂到年多有
十六日城南一里有寺曰龍藏寺觀音閣榜揭所謂
緑起其畧曰天平中
京師有營繕天下咸趨役長門太守大藉丁壯踰衆竭
力一大白牛殊負大木巨石頗勞疲喘急
天子憐之休放無復驅使爾後長門牛獨用耕耘已不

海面群嶌見峙叢有村落邑里置是郡近世図稱碓莫如長久保赤水地図閲之便航録故長門管轄六郎図值止五郎

敢載重走遠又必生白牛則送此寺畜養若或惜而
不贈則家必有不祥白牛好食素紙似羊大抵長門
通石見山多野狭民居溪間兩行穙稉如雪以木槿
皮製之除官道外咸五十一為一里與伊勢熊野同
僊臺則六丁称小道一里三十六丁称大道一里國
中道里不齊有如是亦辨岳為周防長門界群山遐
通相列一〻必可有名氏遠人獨單欲問無人惟南
海一碧不問而可知下山為山口邑山平頂者曰高
峯大内氏墟也大内氏盛時礼樂制度竊比
朝廷殿堂輪奐藏珍積寶亦擬京師招延縉紳敦聘儒
雅然道德不講倫常不明禍起蕭牆數十世雄霸業
一旦燼滅竟屬他人余有懐古詩云喬木造天知故
國世臣淵位抱他賜嘗為賴霞崖所賞
十七日人家隣並相接續者特古者劇市鬧巷之趾
耳其餘立家十家各處整列相成衢街之家不如他
村落向背自恣也見石壁數百步竹樹蒙茸圍繞麥
田疑其為廢苑問之大内氏別莊猶有十餘石横卧
狼藉盖園池所有焉土人指其一二曰船石曰帽子
石大章以敬肖命之箐林中有庄七郎墳七郎嘗諫
諍以死民感忠君之義不忍壊抱傳以至今然不詳

其年代事實又有基址状如受柱之礎盖古有祠廟
之類然不可知其何神之所安平蓮寺在舊城跡隍
水四圍但通一路檐下掲榜以戒凡寺中草木勿剪
伐之名衛連署皆大内氏老臣如信宿尋古則必有
可悦農商樵居士流絶無欲問而不能也有川跨以
石橋是昔時外邪有石偃卧如可能受一石又容其
上帖然不動名曰重石得二大刹曰勝地院曰善祥
寺勝地院後山建
神祖廟有名於山大石攢立皆黝黑有澤過此又得一
佳山肉匀骨高直上刺天其明媚如洗出是曰西山
以在宮市西因名焉朝人嘗望曰奇哉此山必當生
偉人曩者周南鶴臺皆産斯下土人称韓人有識韓
人又嘗過州里曰此地昔富今貧我見知之人問其
故荅云舊屋大新屋小可謂眼目知所穿也鯖川方
舟五般鉄鎖繋住架木板為梁南為三田尻北為宮
市無称防府古國府趾人家鱗次街衢縱横萩城老
侯館於三田尻士大夫亦宅焉管公嘗遷築紫以風
波悪繋舟留此觀山水雄麗嘆曰我雖躬往宰府如
瑰睨眷戀留斯地土俗依其言建廟祠享祀不輟銅
瓦朱柱繚墻雕鐫有碑周南撰文旁有假山曲池奇

石美木國分寺亦廣大修潔古昔每國有府府外必建國分寺須皆雄門今大抵荒凉衰微不過一野寺於防府獨見古時彷彿有石井欄而護之有碑曰管公嘗泊待便風屢游寺主僧請公自寫作公乃汲井磨墨飯田居讓者文也鞨馬浦在寺南即菅公所解纜處宿富海

十八日道在山脚水涯老松怪岩佳處亦多但風雪疏密江山明暗隨增價隨減價難為一定品評德山毛利侯支封劣小市聚耳過此往々海面島嶼碁跱蔥然生樹村中有大石圓而蒼如狗伏背高為樹華表題曰拜石蓋神或馮依致人禱祈乎宿呼坂

十九日上下山谷間土色皆赭川高平地數尺甚類畿内風土得欽名山石路盤屈凡數十折其絶頂穿石通道此阪於中國險艱為第一呉子所謂地機也降此溪水決々自横澗来與行人並流驟絶聲音怪伏窺溪水皆滲漏為枯渠矣土人曰是即伏流距此東五里復叢岩國城德山以東溪多架石梁以其石易得也岩國城地勢狭隘人烟夾川無餘地跨川以橋橋長三十餘丈作五大柱毎柱疊大石高三丈許鎔鉛補填罅隙其形上鋭而下方上不鋭則受水而必激下不方則載橋力弱柱間數十丈棟梁交架鉸釘綴之狀如羅網初架橋如尋常者夏水暴張即破吉川氏患之與僧某謀共極巧思營造尓後無復圮壞之虞僧某者吉川氏聞法僧人名橋曰錦帶橋言其美也又名曰筭盤橋言其形肖也晩投宿山公鷹小野道濟来語

二十日小瀬川小舟以渡唐山所謂步者意應此類也是為安藝周防界續日本紀

聖武帝天平六年制安藝周防二國以大竹河為國界今此小瀬川即古大竹川乎周防長門皆毛利侯封内毎一里必樹木標録其里程自下關至此凡三十有六基余欲見嚴島陸路盤陀買小舟捷而且便風波恬静四望有山有水有近有遠酷得位置亦一佳境下椿至嚴島以有天女廟亦謂宮島島中不殺生麋鹿遊陌上類大豚獼猴走屋嗷々相鬪

有方録巻之三

廣瀬典著

二十一日登彌山弥山則嚴島絶頂群嶺所朝量其高以六十四步為一丁樹小碑録其數自下至頂總五十碑周回七里上以石奇秀下以水清麗中土肉肥膏以樹欝葱天造之奇世罕儔匹或以天橋立松島嚴島為天下之三勝好山水之家品評詳悉論量錙銖無復奪此與彼者廣乎公論也釋曇曄有詩曰大海中分五女峯娥眉翠黛為誰容我寄愁心逢相送浪湧瑤臺十二重讀之可領畧雄壯之髣髴然此詩全摸朱文公武夷二曲詩九州人不知之為一世絶句之冠冕亦可見學者百年前稀讀程朱書也余嘗遊松島今復上此山其勢又將得及天橋立乎雇土人先導一雇一百錢然必擇老而貞者為可不然則不多熟古事而探勝疏畧我之所雇得兼二者登山僅六十步溪流幽々自樹底来與石相搏而飛散視溪所由源未深而水儀集以山之靈異鍾清秀之氣石液木汁滲漉其有餘者有瀧宮堂宇理漸水落乎南崖之下縷々如紡績出之曰白綫瀑有小亭以為憩棲之所謂之中堂中猶中興之中當讀為去聲其實非及山道上下之中但以其地勢緩弛而有水有木渇者得飲熱者得蔭寒者得爐衆者得容舍此而不堂不復得其所也或謂不然即讀為平聲有全石為山翼然上垂下虚曰南海石樹木未長或非望南海今在樹底而無所覩過此有華表有二天門制造古質像々猛獰不凢立當門中當使諸障碍邪魔欲入而不得也岑欝中有石菩薩露立不覆梳風沐雨似示津梁之苦井水一口有其前濬而盈焉溪流已遠不可復下汲也左得文徑二大石相枕倚状如屋广其下祀天女無復別所有復就原路而上有大日堂両楹間掲記文石川丈山所撰堂後大石層沓重累高數十丈道曲折通其間如蛇蟒出没建小祠凡五十餘所左禮右瞻前詣後拜雖有篤信之人至此不得識敬不散甚乎佛者之設教使人渫瀆不自堪又有一石飽然臨路若欲人牴觸者導者曰請慎側身避之若謬與之相衝必病疥瘡而不能免也命之曰漆瘡石名山藪澤之於物雖宜莫不藏奇存此怪惡醜害之物而不敢鋤除造物者之量亦洪矣哉又有蒼石状如傾甑側面竅穴碗大許蓄水不乾特與下

潮汐盈縮同時染指嘗之清冷無鹵氣上下二石覆
承相對焉僂出其間上痕類頭顱所觸下痕類足蹢
所躡謂之盲瞍所銜以似道之耳其實非雕碶之所
為其餘又肩摩耳属踰過伏出者数十所有一老杉
客生石上其根與枝樛曲盤屈如未安其所謂之飛
杉流俗相承云空海移居此山杉自高野山飛到其
説類菅公之飛梅絶頂翠巖露出無復生木以足頓
其石鏜〻然餘響入雲蓋石鼓類已坐此以觀東南
海是日幸美日晴波恬浪曳白紆青為経為緯一片
玻瓈盤上現出百般景象若夫四國之峯巒絡繹繞
外三備之洲渚蜿蜒伏中不援不凌雖固與斯山無
相關各自在其處擅名勝之聲使我今収拾不遺雲
煙不掩風波不擾以陪列壮觀彼〻不敢辭而拒之
已而短晷西傾劃愛南下雙石柱立又一石屋覆其
上可以避風雨其下空谷闃寥無底跨以板橋履之
遠響下應足為之酸石龕安不動像塼石嵌錢数枚
傳言向者有盗欲竊去佛前錢幣其錢黏附自入石
不復得摘起如神有惜之毘砂門堂有石川丈山武
森士式二子之記文木版肉書懸之楣間丈山初名
重之後改四奉仕

神祖為侍臣從大阪之役兵丑已接鼓勇不自禁敢犯
軍令擢衆顕功乃退隠期以不出世数年以母老家
貧奉養不給因復出仕安藝侯非得已也毋死即辭
以再遂終焉之志此記其在安藝淋此山之所作也
士式亦安藝支封赤穂侯臣侯背灰礼法
朝廷傷人是以賜自盡而其仇〻犯刑免而不死憤
怨腐腸不甚並生復讐以殉義士式以有文學每對
儕輩勵以仁義竟能成其事如絶命詞世所徧知也
有古鐘一口掛之樓上銘惟刻制造之年月姓氏曰
平宗盛鑄少憩小院二僧烹茗酌薦多説神異〻唯
欲靈其山之意爾左折愈下得三仙祠未詳其所祀
更進入谷有弘法大師堂謂之奥院人煙已遠幽邃
深靚或有息心之士必所萃焉導者指其爐曰是空
海上人咒法時之遺火續薪綿〻未嘗致熸滅云山
事畢此右折以上復始達二天門下山已盡又左折
二百餘歩至太元祠云此祠於島中最舊蓋延喜式
有伊都伎島神社是也天女廟負山而作後高前卑
前殿定基址于水中廊廡曲折連亘数百十間屋脊
嵯房雕鏤丹艧用功力許多嘗有大華表一罹災無
復巨材足作今唯存殘椅平清盛為安藝守性奢侈

佛廟之壯大蓋始其時乎廟北有大屋所謂千疊敷豐公所建豐公豪氣與清盛抗而有餘此屋可以見也

二十二日廟後府庫納珎寶甚多分為三番展玩三年一周一方金裝扃甲冑刀劍多古名將遺物法華經一部平氏諸公集書首卷清盛手書古蒼老勁裝飾以金玉可以悅目自市而東山稍平者曰今伊勢毛利元就營壘之跡在其南者陶全姜之墟天文中全姜弑大内義隆纂國元就據義起兵誘出其兵擊破之全姜既陷隘地騰踐奔殪於岸上浮屍沈骸於水中無有免者全姜亦走死安藝周防海春初每見蜃氣結樓臺島之左右最多俗甚忌死有死者必葬島外居喪亦移處經一百日婦人生子亦然

二十三日此日冬至家々作糏糕親舊相饋坂東無此事禺中裝舟峯巒彼此競奇爭秀須臾雨雪遠景糢糊近則殊勝抵廣島安藝侯治城泝本川本猶如木之幹水出佐伯郡諸溪枝葉合為一津故為名而畔隄防禦決洪有船廠以庋船艦待用城北有寺町十餘寺皆奉之淨土真教以親鸞忌辰在近設報恩會道俗群聚鐘鼓諷誦諺曰備前法華安藝門徒門徒卽淨土真教之殊目此特言二國各信其教之多我邦言辭文人之外雖諺語用韵甚希而詩隰有荷華叶下都韻黍稷方華叶下途韻後漢光武亦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必得陰麗華吾華為韻今華與徒叶韻鏡家以音韻為天地自然之聲今意其然乎宿逆旅

二十四日早訪賴霞崖翁又見小川周藏以詩聞然未見有駿人之詣霞崖翁嘗游大阪時片山徹猷方引名士以文字結盟命渾泥社如尾藤二洲古賀精里中井竹山履軒等諸老先達皆自社中出翁亦以才敏筆札見稱後折節讀程朱書以治經為業諸老宿亦多同志政轍講究義理文章亦改濟南瑯琊專脩唐宋八家之辭仕藩為師儒道德益進每來江戶屢會集三近堂接余以忘年之契三近堂者栗山先生書堂渇水府武公書揭之夜見第千祺息子成遂宿翁家

二十五日欲辭翁欲遣子成往竹原見妳千齡請余相伴乃促裝上途且語且步三里至海多驛驛外卽海崖牡蠣産此地為佳品取之者先灣中累石分區域各有定主至春夏之交插竹箭簇々如葭葦以盂

冬牧起黏纏傳着鮮有虛杖多者得數斛数里入山山無奇宿瀨野
二十六日載星以蔟曉寒殊甚仍行山間村園挾路辟田隴高者及山身者入溪安藝周防商賈所襍居雖村里以市命名仁志村鬻猪肉味佳丈徑右折至賴千齡家竹原賴溪塩利繁稠為一都會和名抄載竹原蓋舊邑
二十七日上西方寺普明問閣倚山腹觀望甚壯市井外塩田方一里許浮屠祭親鸞闔村相集為法會少餒魚肉者價廉平日晚供蛸甚美三更始衆舟下溪口待潮四更挂帆弦月方升遠近山河稍生色行里餘左傍丘陵右接洲溆此已盡矣彼又彌縫是以水廣約略不過一里波穩而舟曲折殆如行川日本記所謂渟田門即此地也神功皇后嘗放舟中流釃酒海鯽無數喁〻浮出土人稱於今每季春見海鯽噓泡沫掩海抵絲崎所謂永井浦是也山水明媚世所知之勝槩也夜未白不能盡極其奇自竹原至尾道舟路甚便故人多托舟且寢馳七里道商賈急業尤悦衆所謂夜其無夜而無舟畏寒者出錢借被貫三十二錢終夜取温但恐蟣虮多帶已余以舟行不過見三原城城本在山上今移平地屬安藝小早川隆景時猶在山遺址現存民間有傳圖隆景居室後置厩養親騎馬接士大夫掩厩淨座以延之士大夫退則撤去障屏厩室相對自飼曰將卒相親平居固當務為方使之也義可以激之如畜馬親豢所跨進退之機間不容髮而其無知唯使之馴耳又豊公欲以姪秀秋嗣毛利輝元隆景伺察其不可中沮我以其為廢欲弖於宗厚請秀秋為義子授其國已乃退老可謂有君子之風也
二十八日平旦舩達尾道以其津要人烟稠衆青樓妓館亦連棟嘔呵之聲不斷太平記湊川戰本間孫四郎戲曰源將軍舩艦經中國豈得無載鞆浦尾道娼妓乎二蝨有妓蓋亦久矣訪勝島原仲致霞崖翁書翰引上其樓為設酒肴又伴登千光寺在北山半腹躡石磴數十級大石纍起繚藥王殿余怪山臨市井如地震墜石災之所及必慘原仲曰自古傳言此地無震向者雲仙嶽焚崩中國諸州咸動此地獨無患復更上山有石偃然臨下扣而聆之枹休響騰其聲如人之張頤而欹之兒童拊之戲游凹如盂者數十其地甚高見昨宵舟行所由島嶼虧匿水光明滅

遠山又列其外帶雪映雲真畫圖原仲文北指曰晴日此方亦見山因幡伯耆也今不見恐雪兆須之果雪避過千光寺大石當寺與山迫對入寺始入洞主僧開軒命酒山水得雪比前者觀復成別段之趣時見漁舟斂鈎回者鄭谷所謂江上晚来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似為今日賞賦之草香孟慎跡余亦未

初更下山

二十九日過箕越山下石崖穿穴数十不知始作其所何為今土人藏草秸類有古墳夾道右者生大松三株中間立小石塔邦俗所傳不一或謂將軍義昭墳義昭悪織田信長跋胡君臣生隙遂自奔亡托毛利元就甍于鞆浦其地近或然左者頂窪有三窟持杖探之硿硿有聲蓋皆甃石見田揷馬蘭及長茂川乾作席備後產天下絶品備中次之右望一樓孤起是福山城所謂天守以其地卑他無所見神邉驛訪菅茶山翁不欲仕宦以医隱伏村巷風流溫雅関西盛稱詩名其宅在坊南別莊在坊北号曰黄葉夕陽村舍邑南有黄葉山且緣古詩語名焉胸中不設畛域以交道之弘為娛四方文士有至焉舍之別莊自就談論久暫任意若館之其宅我既為主勢不能不致勉强是其所以待人也立綱道人先余在焉近江國人有山水癖浪游四方塵談至夜分

三十日平且翁既至竟日談笑且請看所藏畫書

十二月一日見管主二翁毋爭方自備前還其人才俊言多戲謔

二日伴立綱登驛東墟福島正則領晢安藝備後使福島丹波守之及其見除國移城今福山此即為墟正則之為將雄傑無敵處治馭下緊急如東濕薪民不堪之寺祠及鄉士占地除税每國皆有二國獨於今無尺寸地及彼徒者亦自正則然也

三日發神邉翁兄身送至驛端得丈徑與官道別自入備後田間小亭棚棧置石佛二軀者甚多猶東國有道祖神之碑有小山當路陂池在側謂之中山言其在備中備後界也備前備中備後本合不分称吉備國東西山相對其間夷曠數千頃本潮汐浸灌無所用福山先封某侯時築堤退潮得良田若干堤外潮勢高於堤内一丈餘堤之首尾設閘堅閉以備外水乾時漏洩内水此地今為

官之隸屬笠岡一大市聚縣令之治猶陳屋凡治非城下則必曰陳屋陳猶軍陳之陳蓋戰國之襲名也

孤山偃臨水曰吸江亦古墟也其下有茶店西南望鞆津神崎觀眺之美與水島尾道倫也白梅長春方開其地暖可知左屈一轉竹篠蒙密石脉一脚似待人憩息釋宗祇嘗題詞好事者醵錢建碑鐫其詞山皆兀然無樹草亦不茂沙礫流塞川高於平地蕪澤了介曰治國者興土木功剪伐山木山崩川塞水旱並生蓋東方土壤大抵墳塡水由地中行中國土性疎理漏瀝山皆瘠确民乏薪蘇拾掇枝葉山林淨潔如庭壼至鴨方見西山拙齋翁及二子孝淵孝紀

四日拙齋翁茶山翁同那波師曾門人經學文章世稱藍青拙齋翁特以狷狹見知於人我栗山先生殊推稱制行之高為當世之一人阿波嘗聘之辭加賀亦聘之復辭

朝廷亦有意辟用使栗山先生以為舊友之義竊勸陞官途翁陳其情素曰生長山野不習禮義雖好讀聖賢遺書未嘗少有所得與出而有素餐之羞不若伏而為明時之逸民栗山先生自是私稱呼徵士州里子弟尊信學其門先以日用言行次以讀書筆詩文若有年十五以上不入其門者人怪問其父兄曰子之子若弟其或有疾病乎何為不游拙齋翁之門也其乎千人如是也是日侍語及夕

五日翁別號曰石癲其所最愛重有名芙蓉石石英也其質通明外白隱然含紫色如煙光之凝而頂獨潔如帶雪宛然為芙蓉峯狀嘗持入京搢紳傳觀遂經

天覽於是愛重殊加十襲韜藏時出見人編請名家題詠卷軸已成

六日未語翁者曰鞆浦有箍桶工出游鄉隣少年喧囂集見工亦就見一少年捕小蛇生二足曰是真龍也工購以三千錢謀悪少年曰今得奇貨春社在近緣人衆群至而商之其贓無貲悪少年曰此天使子與我富也三千錢何廉也酒肴相賀曰生而畜之若亡去則悔而不及不若殺之去腸胃乾腊存久乃操刀割下方將及脚所傳刀曰此尺寸地我輩貧富所決豈可復輙下刀哉擬欲割之有物跳出脫去其脚無復有悪少年驚曰咄虵失足我亦失足俗謂錢為足言失得錢之道

七日

八日此日土人曰誓詞始蓋議約明年典買品物價直遺賤江戶此曰事始竿頭注笊簏樹之屋上斯地

無其事高戸吉夫招供莽乳

九日高松人平尾士戩壚飽人中西士穀僦屋學問余亦托居適論赤穗故臣復讐事翁曰如奥野將監小山源五右衛門進藤源五郎義烈忠誠固不在四十人下而不與其事安藝人嘗有言之義人之議曰復讐不必用衆要在成志而已一擧克之則固善若誤而失之豈可不存後圖乎不若分衆先川某半衆爭先不決探策然後定不然則三人恐坐見其成否後安藝侯養三人以赤穗之舊祿子孫相承。如使其果惜死逃竄若俗說人當不暇唾面庇惡。胡敢用祿養之為又嘗有聞備後國有一人寓里門亠赤穗故臣里人初皆嗤笑曰是亦不義人身不能以身殉道流離如是既而視其為人方正嚴重絶無鄙野之態村中子弟漸就學書講文或怪謂云視子之平生似非不能死者何甘受汙名而不辭也其人哂曰棄生殉義固難耳無復所別言且色如不恥者是三人之黨乎世惟知復讐之義烈而不復知有此等深沈之人故從聞録之

十日從翁及織田士猛遊明王院深藏山間初不見堂室惟覺松栢稠密被山已一道紆曲無復他之人家直至山門其嶮巇尤特有紫岩山之名主僧好詩飲食衣衿豐潔近寺村里不有過二百家者檀越之力恐不及此不知何由致財之優

十一日在明王院夜分躡月歸口占作聯句

十二日小民來語備前樋原支村曰宗津其長幸八善教道里民保結同閭不失信義去歲大疫閭里人口六十八人病者至二十人戮力相扶或視医藥助耕耘及收穫作索為苞不使至窮乏欠租侯賞其仁厚予青錢若千又特賞賜幸八又有孝子宇助母臥病五年矣宇助夫妻愛養特至母好食糖霜日供必多母思其貧困難得不樂餐宇助薦曰頃者糖霜甚廉日供亠不貴自勉業不怠擧以資奉養又有婦名加祢嫁未周年有身還而夫仙助者歿舅憐早寡待兒長使再嫁婦不敢聽後舅疾癱或翹醫藥或幹家事勞苦無所不至舅平居賣魚如日暮不還遠仕迎之事之尤謹如此者十六年亦皆被賞典

十三日游至樂居翁使酌保命酒備後鞆浦所釀甘美天下之最庭訓往来列言諸國名品於備後則已言酒足利氏時既善釀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游長川寺村中旦越寺後山古墓題曰榮公側書云頼政四代孫宗久土人相傳是古爲主鴨方之人但未知其称頼政者或爲源三品乎將爲別人邪寺東壘〻皆墓碑大書姓名側又必書孝子某建或孝孫某建式様不失禮是芳烈公時死者芳烈公賢明政教依禮風俗趨正嘗令封内人之喪親聖人以爲可當大事不宜委髡徒當從禮葬埋也其後風俗偷薄人情從苟簡葬祭復咸借浮屠手云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織田士猛京人留此數月又將西游送至天草池士猛工篆刻留一顆餽余

二十日講論語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余與孝侂語余欲以首春辭去孝純曰備後洋中有水島是能登守平則經大戰敗源行家之處西國中國間東西各自潮頭並進常會湊於此故每暮春日海鄉追潮浮游群鱗相咽波濤变赤漁者不論錢請留觀之距此不遠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得鄉書余先者於長崎奉母兄季秋信至今缺絶已久矣而偶遞此信乃知家書抵萬金之意此日嘗茶山翁寄蠟梅一枝色香不凡陸奥所不覩

二十八日雲積三寸士人以爲大雪夜雷鳴翁雪水烹茶賦詩見招

二十九日旭日晴明出汲井軒滴點〻昨雪融下

晦日客居殊無事

九年春正月一日天氣和煦如吾鄉仲春以後氣象淼水不氷草色欲萌不能無節物之感土人慶歲親戚故舊往來余獨登鴨山陶冩焉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茶山翁寄書催三原遊其畧云三原城畔多梅樹山溪所到典不花子杖請再西我欲與遊余東帰有期侍拙齋翁日不多即辭

六日晩叩七草俎其俗與東方同七草其物衆説不同盛七種菜於俎上傍加火筯薪木以擂木叩之其詞七草薺兮七草薺兮唐土鳥兮日本鳥兮未渡前兮塔々然了不知唐山亦存此俗禮穫東坡夫人閣詞有七種共挑人日菜句蓋似言之終夜時々叩之至朝和七草於糜粥餌之故以正月七日為七草節

七日翁及社中諸子約沙見游欲觀梅花平旦離鴨方二里路岐而分焉有樹大拱翁指其樹曰余少時大樹蔭翳数百歩名曰維舟樹相傳在昔潮水浸灌海岸在此外國舩舶漂泊維舩待風其擨自生枝葉至碩茂是其蘖耳長葉短莖翠光冬榮酷似貝多羅雖一時博物徒無知其名者唐船村外國商舶復至悪年少奪掠其贓船不得復去遂朽腐焉占見村有古善卜者安倍晴明墳晴明為播磨守以為隣國或死而葬此乎沙見村負山臨水人家斷續茅覆柴扉民皆淳朴其奉租税如奉祭祀以正歳先造苞索税入之具然後逮私事若一家有疾病憂患則闔村勠赴助或出錢米濟救償負債十二月廿六日為限後期不辨闔村往弔煙具手巾必用朴質物風流器玩或有扶帶則群戒衆責村為備中倉敷部下縣令菅谷彌五郎嘉其俗厚聞之

朝廷以行賞典賜銀两衆謀以為賜銀不可徒費村素乏水乃買酒肉戮力鑿池喜田得水已足樹碑請翁丈刻之村中有梅三百餘株盛開可愛山脚方石如屋大斧鑿痕存相傳豊公築浪華聚取木石山陽諸州舟送輦致石工欲斫破此石夜有哭聲以為不祥中止之名之曰哭岩此村去浪華七十里其役大可想村南衆舟至黒崎肩輿夜帰

八日此日立春

九日

十日至樂居是日開業門生来拜年翁講文公敬齋箴

十一日平明街上有聲曰叱叱似驅去物土人毎歳首以是日始風馬牛其俗頗朴春寒較甚

十二日松山城在鴨方北七里又其北山中有鍾乳洞為佳境家村子徳嘗有游其穴深莫能測者展觀其圖鍾乳所凝結衆形具悉妙極精細土人云僧空海所作々誣耳延熹式載備中有二鍾乳穴神社恐郎言此也

十四日

十五日從翁至地頭村春風洒襟四山帶煙諷詠悠
然徐步上八幡祠地据爽塏少有眺望前楹有翁及
茶山翁舊題横溝子久復題名焉
十六日寬齋從史余本鄉有梅數十株應必盛開請
先導去不果過飲小林嘉十見一男子翦煙草翁謂
余曰請諦視此夫相貌何如還家乃告曰前者男子
初女子耳十八九歲時一夜肉趐為男鬚髯稍生今
娶妻育子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諸子設祖席飲餞畫人索我為余寫數幅筆
端洒落可觀孝淵贈烏犀圓此藥方
幕府之秘談藥鋪有鬻者皆偽造岡山侯以　國戚得
傳其方藥物中難獲者牛乳狐膽二種欲獲狐膽令
州縣捕七八狐致之廳事探策殺一當死者伏尾帖
耳成可憐之狀
二十日過飯高戸吉夫黄微公邸迹出土型一枚吉
備寺出古瓦一片吉夫嘗得之為余贈之又勸余為
鞆浦之游其地斗出海中洲法分出水仙島當其前
景象殊勝有福善寺可領略之韓人題其門曰日東
第一形勝題其樓曰對潮樓人為此增賞然中國水
路勝景猶踰此多韓人不遍見遽下品目已此日中西
士穀東遊約決矣翁称菅谷弥五郎長昌白倹以奉
已廉以待下有學知所本謀衆求公是當其令倉敦
郡廳壯雄門廡深邃前縣令萬波七郎右衛門所造
若仍存舊構民費修葺撤是改作亦難勞擾乃賦詩
曰昔者魯公族死謚之曰獻聰明相其君不畜夫聚
斂重勞不毀室美觀非所願宋容猶異焉以為損聲
聞盛我舊令尹為縣總十萬兩衙分掾屬三載布法
憲身殲勤政煩文物又隨換尾大不可掉節制乃劃
半今我何行能惷爾來居館。夏屋遺構虛豐蔀仍舊
貫。早晚明令出。用倹使民勸。如何民亦勞歳屬玄冥
難。毀諸將已乎。三思不能斷。
二十一日至樂居閑別邀翁出示奇石一顆名虹月
鏡五色爛然中含虹蜺又映日轉旋一團白光外射
墻壁宛如月十三四夜又以山水竹石對照之毫末
不遺如見諸鏡中
二十二日翁及諸子將過雪堂以餞余雪堂在鴨方
東三里子俤糾錢營造時迎翁至此講經其始落成
日適風雪方興因以名焉亦為翁行寓作之故曰行

窩已謝鴨方。山在南者曰左方昔有千年丘在山下。築屋居住遺址猶存。所以保壽之術。未聞也。又有彈琴石。黄微公或時来坐其上。弄琴自娯。但以道岔出甚迂。不得至。玉島以津泊集船。常多為一都會。圓通寺倚山遮水。樓門立塵埃之外。初山少石。有僧知其多伏在地底。奮去其土。幽石稍見。益去益見。於今嶔崿崕峨。成自然狀。登出其上。見四國山。及水島。水島泛泛如浮二舟之並驅。頗奇。訪太田子直。上其後軒。扁曰有待樓。取之杜工部江山如有待。日欲暮。乃辭冥行半里。翁称山水之美左右殊多。故余聯句有摸索佳山水。暗中費輞川句。既而松間有火。知前路在彼。小野小十郎逢迎島。松門竹扉。翛然隱棲。是即行窩。三更後月方升。江面先生色。東山漾金光。百道迸注射激。久之光彩盡滅。一隻月影升在樹間。人皆叫奇。余唱一聯曰。山上半輪月。江頭十分明。衆継喊成八句。窓外有梅半開。月色移升簾櫳。真一幅妙畫。欲即摸取。恨無能畫者。四更始寝

二十三日平起。門外水白。残月在天。一堂上無主人共集爐邊烹茗。誠蕭然閑趣。覺希世也。聞喚渡之聲出見之。一水滚　而来為松山川上流。經松山城南故名。天正中。豊公攻毛利氏。決川灌松山。蓋此水也。流未入海處有二島。隆然高聳。両畔削成。曰櫛島似鼈鼈曳尾。曰亀島。物象受名焉。松山川嘗一朝水赤。見者大怖。跡其所由。民鋤田得小瓶二。見其中塵煤為塊。乃投水。泱赤自瓶内出。濺變水色。或謂古葬瘞藏以朱。其瓶恐朱砂也。畢鋪去。行窩沿堤而上。竹篠夾路。見巨家起樓。乃為小十郎家。邀上其樓。題曰環碧。環碧之實。非竹而在水。前有津渡。岸植桃。多曰桃葉渡。復訪石和助。亦起樓屋。東曰湧金。蓋月色觀最宜

二十四日。蚤上成里餘。至長尾憩小野泉藏家〻村豪。供畫飾。庭多鉄蕉。一石高丈餘。三峯屹然。太似芙蓉。至此始与拙齋翁横溝子久等別。高戸吉夫欲省兄。伴余同行。鼓冢村。冢上有碑。狀類鼓。故以為冢名。此地高敞。可望遠。吉夫指上成長尾地曰。是嘗為瀦。故廣平衍沃。水谷伊勢守勝隆。起役築堤。禦海潮。瀦溝漏野水。川蘆葦定阡陌。於今民頼其利。建祠以祭之。至矢田村。宿守屋氏。吉夫兄也

二十五日。木村孫三来見。此人才俊。但所學不正。為余懇詩及復論談。欲其改志帰正。矢田村北官道通焉

道北陵阜立小石塔。石欄四周。為黃微公墳。後人所葺。吉夫曰。今岡田侯曾祖某公。自巡封內。冢見叢棺擲朽露。見脛骨稍大。自取比之。長公數寸。已而公心甚惡。遂得疾不起。時人畏怖。為神之所祟。守屋氏祖請公斂骨。更修墳墓。當其遇裝掘。誌銘明器類無有出者。黃微公時文物具備。禮儀悉設。無無之之理。可疑耳。北溪有寺。曰吉備寺。茅覆樸陋。不足觀。藏古時屋瓦。長三尺許。幅一尺餘。以此覆葺。堂宇之壯可想。寺東五百武地曰天原。有盥井。雖遇旱魃。水未嘗有涸。黃微公產時。以斯水浴洗。故其水有靈。去訪古松軒。其為人。骯髒不治細事。能通地理。論大體云。如今談兵者最淺膚。兵非知地理。則不可行。我眼存尺度。其一所視山若水道程遠近。指言不謬。嘗奉

官命撰武藏地圖。其精確夐出諸圖外。欲辭去。送出門指南山曰。此亦有古墳。大百餘丈。蓋公侯墳也。古昔豪傑名存。墳不知所在。墳則雖存。名則不聞。由是觀之。身名固為二物也。今人為身求名不已者。何也。宿岡田。

二十六日。古松軒守屋俊二送至川邊驛。乃別。此日風雨濛々。余與士穀二人相從。余則得伴士穀初去鄉土悽愴之情動矣。田顧低垂。至宮內詣吉備宮。三備咸有吉備宮。在備中者最為盛。足利尊氏所營。繼葺至今。別宮藏大釜一口。巫覡造神饌于此。祈禱必先奉饌。以笊篱洗米。叩其釜側。則釜大鳴。其洪纖清濁以卜吉凶云。過備前備中界。又有吉備宮。亦頗壯。岡山城始為播摩赤松屬城。歷浦上浮田二氏治。後一為今因幡侯領督。遂屬池田侯。人煙稠密。男女言語風習效京師大阪。大抵京師西。在官者以往江戶。效其風俗。庶人近京師大阪。故學其裝束。宿若林子陽姬井貞吉西山孝淑來見。孝淵先我來岡山。故得復相見焉。

二十七日。觀侯家苑囿。亭樹樓觀。木石沼池甚壯。麋鹿狻猊隨處設置。魚鼈鵜鶴飲啄浮游焉。本不許他邦人來觀。孝淵百方為謀。得以游此。又觀泮宮。門題曰學校。佐々木志津磨作此額。先書一百紙。百中撰十。十中擇一。以揭之。宣聖廟在中央。其後為習書所。又其後列庖廚。講武堂左右排列。為十舍。植梅柳松菊類。以其物名舍。規制嚴備。學正教脩規摸。皆出芳烈公好學之實。成在諸藩前。見野田某萬波甚太郎。皆學職

二十八日。觀芳烈公親迹及奇石、皆子陽藏。訪市正湯淺其元禎孫世好學。其職繁劇。且兼提督寺社務芳烈公嘗謂凡官人。在選人專任不可多同寮雖似相技不得無掣肘之妨已擇其材不使自盡其能是制官之過耳。如市正。從此莫置同寮。湯淺其謂余曰政事不及前古。風俗毀壞不脩。民多得辜。我思所以救之者夫有美而後賞有惡而後罰。不求使為惡者移善。為善者益善慎守三尺無忘為循吏雖俗吏武人。足称其職苟非教化相先。勸善遠罪。則非聖人之政士居其職不奉行其意則非聖人之徒也世人称其就職以来美事頗多。

二十九日。姫井貞吉齋藤清次右衛門来見。辭子陽。飾茶屋孫三郎。至台宗寺謁祖廟。歴中原傍旭川而北。中原。旭川中之洲。大木十餘株。枝柯交加。足翳日影。芳烈公毎来納凉。無有亭榭。特樹碑以記其事。野岸無舩。不可就看徒為宛在中坻之歎有簑山笠山金山。金山最高。而二山相似昔出黄金。因名焉。既有蓑當以名笠已。湯迫有松殿関白謫居址。湯淺元禎立碑。其畧曰。公天下之元老平清盛視之如嬰児。一言不合逐之鐵甸外跋胡干中朝恣睢如此而能逭天譴者未之有也歴官道而南有百間提嘗屢崩拼水衝齧尤暴熊澤了介察地勢視方面督役築造凡運土石北取者南輸南取者北輸往来践蹋基址堅實径由自外者有罪自提成迄今百有餘年鞏固如鉄石又一渠自蘆川達旭川長亘數里津田某建白開鑿運漕大通官民共依其利芳烈公挙用賢能使各致力故功績存跡者特多若聞西明寺庭有称淺黄櫻者数株花未開蓓蕾如粟粒恨不得見廣谷村有古墳松二株生焉相傳巨勢金岡墓金岡善畫宮中障屏丹青多成其手晩作地獄變相圖夜叉執矛戟刺撃罪囚狀極慘刻夜叉面貌特猙獰可畏自歎曰我命盡於此乎無幾死抵西大寺村名也村有西大寺故以名村宿對翠樓

三十日訪閭野氏次後軒臨蘆川眼界空濶望児島郡山高聳屏列曰常山藤渡在其北兼旭川下流毎大雨流潦扶草壤悉輸之于此淤泥塞佐々木盛綱使漁父先導襲平氏之處今皆為良疇西大寺毎歳上元投栄耀者近隣数州人競至争奪紛拏自初昏至曉始定其得是者承福利若貧民得之富人購求或以十餘金某嚾噪聲聞於讀岐志度聞其聲者

亦有福。猶得榮耀。是以先聞其聲。必伏而手塞耳。衆聚群扶其耳朶。曰請分其福。亦徹曉始止。是風俗之陋可笑者。榮耀一曰御福。觀音像前置棍木一尺許燒香諷經。歷二十一日。淨紙累封。大至如杵。東渡蘆川得上寺八幡祂。比西大寺較高。得上寺之名。祠藏佐々木盛綱甲冑。藤渡戰鬪之所擐向者。岡山侯視其弊壞。鬆治裝飾。觀美復古。至此與直助民次訣。直助子陽弟。抵長船。中古此地出良冶淬刀劍。家世相承。今尚守其業。至香登日沒。宿三倉田與夫家

二月朔日。辭與夫。香登北有熊山。以高且有樹表々然。兒島高德再據此山。舉兵唱義。與新田義貞應援使義貞遂拔舟阪。高德以寡當衆。身被重創。殆死而蘇。凜然忠義之氣。實有與斯山屹立天地之間。山有笛吹岩。憩息岩等處。皆由高德得名。尹部村。比屋陶甄為業。其窰特以盛酒醬歷日不變味且堅緻甚久顯焉。屋广牆壁葺治補理。用缶盎甖甕破裂碎裂之餘片。上驛。捕飯鮹烹供飫。肉皆成粒如飯。盛味美。尹里村北左轉與官途岐。入石門。青山環列。喬木欝深。溪淺石露。朱文公武夷九曲歌可移取為賦者。固在門揭以學校字平世固扃。惟春秋釋典洞開。其左一門為侯視學設。又其左一門。以通學房。及講官廨舍着淨衣謁聖廟。右膽芳烈公祠。左上講堂。土木雄宏。不責裝飾。以牢固渾完為勝。開谷木名木谷芳烈公以閑静可置學舍養士。更命焉。及伊豫守綱政。改造宏壯。規制中村惕齋所定見學長有吉和介。武元君立寄書和介。求余投宿。乃過北方。見君立序久闊情。樓面田園。閑寂可愛。

二日。君立勸上敦土山。謁三公墓。行溪二里。茂松深翠。君立曰。既入敦土境。稱櫻花楓葉春秋景趣兩宜又上一里有人家。守墓士人居焉。曰和意谷。巷首設門揭榜見法。右畔人家左畔櫻樹。人家窮。宅舍二區墓祭時人士退息。櫻窮。有淨屋。蝂辟繚繞。是公憩息處自此樹更喬。土赤墳。甃石為級。有井水清冷甘美以供瀹茗。山頂有參議輝政墳。方碑龜趺。額雕辟邪天祿。以爵高至三品。用斯制。神道碑木版套掩。武藏守利隆墳在左。碑立前。石欄圍之。擩門內平布拳石。芳烈公墳在右。制度畧同利隆墳。芳烈公時。從因幡改封本州。公自巡封內。見此山。土壤美澤。改葬二公。始名曰敦土山。至伊豫守綱政。葬祭一復用浮屠。詒厥之美。廢不行焉。還宿清風樓

三日。君立送余。酌別酒。東游情熾。抵三石驛相別。和氣郡古有清麻呂。當弓削道鏡專權
帝欲讓位。清麻呂直言不避其事。赫〻照青史。今来其地。仰思不已。燒山出印材。白質赤文。右岐官途。歷備前播摩界。宿赤穗。謁大川滄洲。白鬢郁然。當世儒人中老成。先封淺野侯臣為君復讐。義名動一世。華岳寺建侯及義人墳墓。同江戸泉岳寺。大石良雄等宅。易瓦換椽。世人取去。崇之建遺構之餘物。至今不存尺寸。可謂好義之甚也。

四日。塩田井〻。自城外至海濱。悉是塩畝。人家皆煮戸。毎日午前攤砂撒潮。午後收聚烹煮。天下鹽監佳處。以赤穗為第一。雖陸奥出羽之遠。猶称赤穗。則增價售之。山皆澤〻。蒔殖松苗。如養園菜。薪蒸多費于煮塩也。復出官道。正條川注此。龍野城據西岸。班鳩寺在東岸。發源宍粟郡。佩帶諸溪。宍粟多鐵山。刀劍甲胄屬。用宍粟銕必良。班鳩寺。厩戸王子所創造。法輪東轉。不久有此寺。門材瓦甍皆悉古蒼。寺僧或不良。似欠修葺。黃茅枯槁。盤陀相連。以群山為肩背腰脚。而書寫山為頭顱其上。樹林鬱葱。如屯雲積氣。浮屠能相名山而托焉。可謂工也。山外見一樓特起。如流雲

蒸霞既入山内。姫路城也。市井今在古外郭。街衢巷潔。城壘之盛者。天下有三。一曰浪華。二曰熊本。三曰姫路。黑田如水久居于此。當豐公陷三木城據其地。如水諫曰。其地險可自守。然非霸者之居。我姫路。古國府所在。控扼水陸。公當無舍此可外移。請我避之。以授公。豐公大喜。增廣肆大。塹深壁高。以為根據勢將吞山陽山陰二道。足以警天下之耳目。及我
源氏非譜代諸侯。則不使為主。不敢借利器於人也。譜代者。道自祢遠時臣順者。以其國富饒。諸侯移封。諺曰。莞尓入邦域。潛然出郡國。宿菅武家。城中昔有廢宅。主人婦性殘忍暴虐。遇奴婢不仁。婢欲總納什器。誤破皿一口。婦忿怒。縛婢倒懸井中。遂死。每夜井旁有聲數皿。從一至九。其及十。則叫然號而哭焉。人惡而不住。終為廢宅。喚曰皿宅云。

五日。城東渡市川。川在市鄕。故名焉。發源但馬國衆川瀉浪瀬為大水。於姫路北。二派分流。西為妹脊川。昨日城西渡之。東則市川是也。曾根村有菅公祠。延喜中。菅公左遷九州。駐舟伊保港。登檜笠岡。觀此地勝槩。愛焉。後緣其嘗停賞之意。作祠廟祭祀。公手植松。樛曲如卧龍。惜就凋枯二十餘年。枝小者脫落盡矣。唯存其

幹以千年之物。借生色於苔蘚之徵金石之堅可銷。而公之精誠猶不磨滅賢者之永世。非關形軀之存没也。高沙上受川水。下通海潮。諸國舟舩往来為便舊有城堡官吏所處庶民必聚大宅巨室多擁墟址。元和中本田忠政撤其城氏皆追財利漸移就港口今之市井非古之處播磨之為國山川明媚。固冠諸國又高沙明石秀於其中。故風騷之士。用浸淫焉。高砂祠華潔不賤祀素盞烏命。稲田姫大己貴命。又有尉婆祠。松樹偶生根抵糾結為一俗称為相老松。其精化為人。在松下掃除。尉婆是已。世畫傳壽人長年。然不詳所由起。所謂尾上松。非一株之名萬査叢生。翠光異衆得名焉尾上地名也。祠有古鐘鐘紋有雲花寶玉之象。銅色甚古形象亦異或言蓋隋唐以上物也。此市昔有赤穂德兵衛在未禁通商外國之前性敏達水理。来使舟舩。其妙如神。每到南蛮呂宋大宛等國交易物貨。見聞風俗。以熟通於海外之情人呼之曰天竺德兵衛

六日見石寶殿。其物斫取全石。成神祠狀大方二丈餘。以為神而祭之。已非近古。不知何神所憑依設門廡屏牆非復尋常叢祠之比。至皇王村間其所以名相傳

履中帝有皇孫二人。長曰億計。次曰弘計。父市邉皇子見殺。二人深韜蹤跡在明石郡。

清寧帝知而徵之養為子。相継昇帝位

顯宗仁賢二帝是也 以其潜匿地号皇三村云。明石城在市井北。総名一郡海岸。為明石浦。人觀月于此為勝事。有山名曰月山者。最有眺望之美。柿本人麿廟在城東。其創營年紀無記者。人麿嘗於此地賦和歌。其和歌。終身之傑作。古今之絶唱。因建廟宇尸祝之。苟好和歌者於人麿。莫不尊信近世流俗又加住吉玉津島為和歌之三神。奉之致謹慎。廟西南有薩摩守平忠度墓。其西有名腕冢。瘞忠度腕處。今悉民居。猶存遺址。及戦敗。忠度單騎西退。岡部忠澄追及相撲墜馬。忠度遂伏忠澄将刎首。忠純臣来援斬右手。於是忠度正坐授首見其屍懐和歌一首。大抵平氏諸将風流有餘而才武不振然至其滅已。無一人背叛者。其友愛愷悌之情使足維人心而不解乎。宿明石逆旅。

七日。舞子濱白砂如雪行人履屐印路。萬松曲直殊態其項翠針一平。自然無高低自古雖名勝之區。例不經古人歌詠。則不得称名處是地亦是也。可惜矣。

千壺地名也。道北丘隴有陶壺数百口。仰埋為圓形
如車輪蓋古陵墓類與他州郡丘墓不見似是者而
播磨独有三所。界川。水淺可掲中流立木摽分攝津播
磨界経此至一谷。則一條平砂與官道相連山在官
道北。屏列峻峭。大勢半腹以下伸脚。稍迫道路。使通
行不寛其間有谿谷則縮脚諫立。讓餘地授于道路
者三所。以東為首數之曰一谷二谷三谷一谷最大
且以
安徳帝駐驛。故其名殊顕総掩二谷三谷之目。壽永中。
平氏奉
帝結陳営於此。以生田為東門三草為西門。廷尉源義
経攻破三草分兵自入山道踰鐵拐峰歴嶮阻渉絶
辟。出其不意平氏大敗今見其踪跡。断崖岞崿。非人
之所能行。其健捷可畏。三谷有大夫平敦盛墓過墓
前必下馬傍憩亭作絲蕃麦麪饗。視行客大其聲叫
之曰。盛之鉄拐。餅則敦盛。壚梅義経。鉄拐言巨大敦
盛言淘之淂温。義経言壚梅之施淂宜。皆以聲近而
道之。盛讀平聲。平氏敗衆舟争遁。敦盛亦歩馬欲及
父舩。躡波離汀。熊谷次郎直實喚曰既敗又走是無
耻也請反馬一戦敦盛即反。接馬交及既而投刀手搏。
俱自馬墮。直實在上。視風姿端麗。年歯幼冲。不忍加
刃欲以救放敦盛乞死。乃殺。敦盛好聲樂。有善管名
青葉笛。臨死猶自随嗚呼敦盛翩〻佳公子。人属望
於後。而落命宜乎遺愛及今也。須磨郡指瀕海地為
須磨浦以名勝與明石並稱。其山水雖固秀抜。緣在
原行平等名人遷謫在此。詞章或表出之。其境益顕。
兵庫一都會豪冨頗多一名神戸平清盛擁
天子遷都名曰福原亦是地清盛堙塞海面。營築洲島。
亦猶見存舟舩泊湊常避風雨頼以為便。然清盛初
志非為憂民。故雖藉其利。無仰其所本者謁武藏守
平知章墓知章與父知盛同陳于生田聞一谷城陷
枚兵欲退敵急追進。知章見父危留戦斃敵取級其
僕就進刺殺知章監物太郎頼賢又斬其僕報仇亦
知不可遁。而自殺知章為父死而頼賢為主亡。忠孝
之美集在一家是庭訓之誠使然乎則知盛之賢也
湊川小流已以楠公著天下皆知其水名過此田畝
中有楠公碑楠公死在廣嚴寺。碑則其葬地處
南朝統絶楠氏亂盡雖忠誠如楠公。丘隴荒凉久没草
菜水府源義公瞻仰思慕使儒臣樹碑雕鐫朱子瑜
文楠公精忠大義待表顕而愈著焉至呉田宿吉田

喜平次家

八日。喜平次資財饒多。每與諸侯称貸。為素封之豪。家屋邃深。倉庫繞西北。房舍擁東南。四圍不用牆壁。年為酒糜米穀六萬駄。其贏〻数千。天下釀地。既得其名人徧知之。莫如伊丹池田攝津郡邑。咸冒其名然味〻不異則人〻不為濫。且有海運之便漕輸諸國今江戸所酤多此地之醞以航海歴日。為波濤蕩揺酒性至熟醲而不烈。水路経富士山南而東行。故字曰見富士酒。江戸人不獨賞之。上國之人〻謂愈於飲其地也。関東所作曰他酒。外食性稍別者不好飲之。門右有丹波樓。前臨無地。月夜輸來金波其賞殊佳。見石経十三経。李唐時所刻。但孟子以明離本補闕。我藩方興學舎。主人欲以饋之。石経舶来我。二百年來無幾許部。得之以奇藏可喜

九日。喜平次勸摩耶山游。至處女冢。有古墳三所。或為古婦女墓。或謂古帝王山陵。其制似馬鬣封而大者。然冢以處女喚之存之。土人口角。則為山陵者。好事之徒見其墳之大為非常人之墓耳。新田義貞拒足利尊氏於此。尊氏分兵四萬騎為三隊。欲挾撃之。義貞視之曰。非身自當仇。則衆不可瀰。将帥竭力。方在今日也。乃在陳後屢當敵馬負七矢歩上塚。敵集射其上者俯之。下者踰之。中者雙刀斬之。疾如風雨。徒如鬼神。頻蒙十六矢。皆不能中。小山田太郎高家急馳救之。進馬義貞。使遁。自留戦以没。自明石至此地。不過十里。忠臣義士遇乱世致死者多。使人感激。進思踟蹰不去。何耶。生田川。五日不雨乾涸。水盡上流山谷出石材。以川為挽路。石工咸御影村之居民。故名其石曰御影石。堅貞牢實為少比。摩耶山。初地尤嶮。屈曲以緩其勢。然不免牆面。凡山有大刹。別開路祖夷。取米鹽薪芻。此山〻必然。若唯峻陂一路以通之豈不復勞乎。支院別房據山峻處。帖起石砌以平夷土。托基址。夫人堂五六年前羅祝融。裝飾草畧。募録求再造。山上之望。闊敞無蔽。数十國地。山水稍天者。皆列於目前。莫不見焉。去年来雖慣登頓。不以尋常駭目。若是觀。所難輙逢。赤松圓心勤王初。舉兵據此。討賊啓行。故於佛場為勝宇。於兵革為名城。其山已美。於何不好乎。西至布曳瀑布。隨岸下。俯崖視所委。闃然如井。瀬尾太郎嘗潜水入底者。是也。水出山。溝渠百道爭挽灌車舂稻。以充釀作。過須磨寺謁生田祠。見箙梅。梅子栗大。後花時為恨。梶原景時赦景季再

犯敵折梅挿箙接戰奮威。後人誦之。以名其樹云。

九日。是日初午。以其穀神。家々祭稲荷。蓋如唐山社日鳴鼓旌旗男女雜遝游娛。衆春吉田氏宅西上有祠造酒工名杜氏。一倉一杜氏。凡有十杜氏每人捐財。或雜劇或勝花。各自競新巧。欲觀者悦目

十一日。辭吉田氏。至西宮。祠夷三郎。未詳目為西宮三郎

天照太神弟。生三歲未能步。父母惡之。乗之天盤豫章船。而棄海託風。夷人援之奉事此地。而名蛭兒宮。即是也。聖德太子始教民交易。推蛭兒為宗。使依其道人之睎饒財也。後世不獨商賈而禋祀之。堂宇楹柱雕鏤髹塗頗煥蔟。豐公嘗營造大其舊繚墻瓦紋。猶存菊華。尼崎城距大坂三里。農商少富者。雖天地大物不能兩利乎。城枕水津渡以舟。下流注海有大物浦源義経閱牆為頼朝所竄。將走九州。蔟舟于是。平知盛靈見海中。辨慶修法消之。達浪華。後寓懷德堂。

十二日與竹山翁語西游。翁去年送余詩落句桑乾水上望并州。白以其居。為我十霜之故鄉。嘗謝其情厚。今方還此。心既已安。幾如歸桑梓。過山片氏

十三日講書後過天満祠。廟在市井。摶地之閒。若有火災則每易相及。是以民之崇信者。糾財酺錢起塢植花木。以使塞火道。其功今方半。

十四日至天王寺。在城南所謂七堂。伽藍具在。其樓門西向。相傳此正與極樂相對。扁曰正極樂國東門中心。小野道風書。聖德太子甃守屋。創此寺。古藏未來記。蓋其所載神怪如讖緯書。楠公嘗馮斯書操氏心一扶中興之業。英雄之所規。無不可用之物。其東有茶臼山

神祖傾營處。近列真田丸。舊子城及此。真田幸村守之屢當大兵。每奮勇威知畧。然而為奸邪所沮。以不能伸其志可悲哉。

十五日訪蒹葭堂。

十六日雨

十七日讀履軒翁文。聞蕎麵匠泉氏賢。過其門而見之。粥蕎之盛為少比。南泉氏嘗獨沽。北泉氏貧窶。南泉氏辭其夜估。使之仕北泉氏。是以二泉共富

十八日竹山翁復開別筵。作詩華余行

十九日。晚乗舟泝淀河。去年沿流時。舟行速達。此夜逆流不便。百丈拽挽。半夜頃。有舟賣酒肉。言語慢豪如對奴僕。昔亂時貴介隱匿。以是為生。宿習不改人

亠慣聽、莫有慎者。未及伏見、天已門
二十日、經深草渡五條橋入京師館北村庄助家士
轂別有所親在乃就宿之
二十一日、訪金子仙左衛門。謝去年厚款懇、且聞余
西去後、文晁滯都之情狀、及季秋東歸
二十二日、見村瀨栲亭於祇園隱棲、嘗仕秋田侯、父
在羽州、近辭其職還京師、籍仍屬秋田、性好閑退不
與世儒交。文字甚工
二十三日。山本中郎持朱文公墨跡四大字。遒雅飛
動、忻慕不已。請摸寫贈貽主人庄助書賈為業出見
唐本數十品。雖有好書。余囊中既竭、千客途欲沽無
所讐乃止。
二十四日渡三條橋至北白川。以其在京師之北云
爾。非有南之對、此者、一條寺村在北壑西麓。有石川
丈山隱宅。今名詩仙堂丈山在時。已擇古今詩人之
高者三十六人圖画其像。掲之梁楣。又有遺物數種、
來觀者投阿堵物弄之近以屋姑為主自存寺院之
風氣丈山儒雅之韵致行將見赳乎。從村北登山名
雲母阪竹箭莽生無樹林。其頂則比叡之巔也北對
鞍馬山。然猶隔數里。東下山。山丈縱橫溪谷幽深樹
亠喬矣傳言昔有三千坊在其間。遺址彷彿可認者
者猶多、高堂邃院儼然不廢薪火續明。法燈長照所
謂中堂高大閎壯、群僧所讀經修法。其南有四明山
傳教大師墓在東面謁之而出其背上山頂東臨昆
琶湖、西南近藤京師。遠望竹田淀春景尤晴煙靄難褰
眼界不逞拓山色欲滅水光獨閃名山之觀當雖累
日不厭割愛乃下。阪路峻急。脚不與心謀、步武迅疾。
至坂本。謁山王祠。宿逆旅。
二十五日。至琵琶湖沙岸數里波瀾動響復興海潮
別韻。栗山先生嘗有詩湖邊沙路淨無塵松渚柳灣
任馬蹄。鄉利卻性語言好、皇州近在數峯西、今來此
境見其能寫實。中崎一株松老幹穹窿垂蔭數畝龍
鱗鑑水湖風鳴葉。旁近無人余獨坐其下。不覺氣忽
莢豪頗如欲與嘉樹爭貞操。然我跡一去無復人知
之。則自恥庸常不足為有為亡之流耳。如彼明智左
馬助、雖所事非其人臨危難而不負義軍裝明顯。出
安土城孤騎渡大江蹴蹈波濤。遂達辛崎、維馬此松
暫時憩息以入坂本城威風颯爽。千歲在目。可謂真
好男兒其名足匹敵鎮青也。滋賀故都遺址、耳不存
彌望曾無異尋常草野祇遇櫻花之欲莢、憶平忠度

和歌之所謂。已至三井寺〻大利。門内数道蝂牆為區域房舍院堂。所往必有。有巨鐘一口。西塔辨慶奪去輓上比叡。師僧怒而諭之。辨慶悔欲還之。上山擲之。鐘筩破裂。歴年釁隙稍合。宿大津。

二十六日。経山科入京師。

二十七日。本願寺分東西二寺。在六條為東。経哭近成其廣大天下第一佛教派流分異。淨土真教為盛苟説其法。雖愚夫愚婦。感歎垂涕以聴之。性命且不惜況財貨乎。

二十八日。與士穀謀起程。出告別金子仙左衛門。觀後三年畫卷。其時去今七百年。甲冑袍襖刀戟製造頗異。好古家取徵此卷。藝林所常貯傳

二十九日。木下弥一兵衛。橋本肥後守田中納言山本中郎齋藤小平等来告別。弥一兵衛。順菴曾孫。仕加賀藩。順菴門下之盛。近世無比。新井白石室鳩巣祇園伯王雨森芳洲等其魁云。齋藤小平家元士流。数世落敗商。猶係藉我藩。

三月朔。早發京師。過清水寺。登山有觀音堂。堂前乃所謂舞臺。憑山臨崖高数十丈。蚩〻民有求而不得或誓神持傘自持。擲身其下。以卜其事。可成則無傷否。則毀損立死。私慾之不制。甚者至如是。不知仁其身。悲夫。踰山為大谷。墳墓累〻。本願寺之墳在也。歴山科醍醐。抵大津。應永中伊達政宗朝于天子。其及東帰有出都之和歌膾炙人口。遂達

天子蒙宸賞。政宗與我皆奥人。今日情境畧似。因依其歌意作小詩。欲去帝王州心〻為孰我似人欄住我有欲挽衣留。道出湖南。天晴氣和。水烟山靄。所謂八勝増数等品格。捨陸就舟。抵矢橋。湖中舟制作差異名曰全木舟。相馬而子孫　蓋上世刳全不作之。至今形狀猶異也。編葦為簀遮圍湖中。口大中小。屈曲如蠡殼漁。可徐入。不可急出。察其多集蔽口捕之。草津驛賣策材。直周。而縮促。長三尺許抱二十八節。為最美。三上山。赤而無木。雖不高於衆山。乃覺靈異。出類。嘗有大蜈蚣棲焉。時出向湖與龍鬪。龍力極。化女就藤原秀卿。請其斃蜈蚣。秀卿乃諾唾鏃射之。一矢即死。人之唾液毒於蜈蚣如神。龍報苞米。日炊不竭。川邉村東南有山曰栗丘。嘗有大樹数十里為之蔭翳。以妨稼穡。是故被斧斤。朽為堆者如此。亦杖菜類與。梅木村大屋揭金字招牌。以賣和中散。亭子前盆池假山花卉木石。待憩息。供寓目。設之侈見售之多。可因知。宿石部。

二日，早發，天陰微風扇和，草木芽尖露珠點著，所謂
養花天，川水高於平地数丈，汎溢殊為劇，予乃有屋
上卧堤溪水流句，渡水口川，郎城重以蔓艸造笙管什
器類，排鋪粥賣，多是物，鈴鹿山中有征夷将軍田村麻呂
廟，或曰，昔賊挾妖術，據山壅道，剽奪行旅，害虐良民
朝
廷遣将出兵，討之無克，後擇材武卓偉以田村麻呂
充之，便之討之，田村麻呂雖雄武，攻之不得朕精禱
觀音大士，依冥祐得勝，是以此山有祠，然於史傳無
所見田村麻呂於此山討賊之事，元弘釋書，田村麻
呂奉ゝ敕討陸奥賊高丸，官軍與賊合戦，矢盡，有小
比丘小男子拾矢與田村麻呂，親射高丸，其小比丘
小男子者，或佛陀冥助非人物，今因山有斯廟，取彼
說傳會乎，廟在此者，按田村麻呂進為中衛大将居
恒居中，若
朝庭有事，敕出固三關，鈴鹿三關之一，凡關鎮壓以
武為事故，廟祠田村麻呂不絶也，坂下，訪孝子萬吉，
萬吉嘗猶幼，親疾，衣食無所資，萬吉日出驛路，易人
疲險，得錢養親，其体雖重，敢負戴之，雖風雨未嘗一
日有避，若避，則為闕親養，其甘躡辛苦，聞者莫不流
涕，

官異其浚孝，風奨綱常，賜布幢一幅，染成孝子萬吉
四字，褒表其門，挙世傳以為榮，搢紳或歌咏贈之，富
者餞物餽之，宿坂下，
三日，辭驛，有地藏堂頗壮大，驛南山松枯桓ゝ，是古
關址，民多造火縄，以用放銃為佳，驛東路岐分雙引
南折與官道別，入津侯部内，沿路艸木燒殘，曰去歳
伊賀氏結黨競訴，執火臨村落，不與者欲燒之，是以
其黨漸集，岡本五郎左衛門循吏也，嘗黙就剛職，乃
出喩以利害，撫以仁恕，衆皆綏服而退去，一心田謂
之高田門跡，巨剎也，高堂邃院，尾屋粉墻，較之京師
佛光寺更大，一心田佛光寺，皆浄土真教支流之目
陣城挟帯二川，市廓亘二里，凡伊勢道，里以五十丁
為一里，紀伊熊野亦然，陸奥仙臺以六丁為一里，謂
之小程，三十六丁謂之大程，是天下里程之異也，衆
庶之拜太廟，四時不絶，春時時多驛人馱人，駕二箱
盛人品騎者，駢騎者累ゝ，不斷他邪所無宿松坂，
四日，村爐相臨，行人絡繹，歌謡載路，一人唱衆加之，
謂伊勢音頭，田間敺鳥在具，名風銃，其制以絶三條
為縧，並紫約竹竿，旋轉急下，劃然有聲，至山田，山或
讀如雍，内宮外宮二廟相去一里許，至尊至嚴，非華

舌所可說。拜門墻外。宿茶屋村。
五日。路皆昨日所歷。過津城右折。始非舊路。白子松
坂。豪商多處。地便於致富乎。剛東諸川商戶稱伊勢
屋。皆其子鋪也。宿神戶。凡地号神戶神田之類。古昔
租稅給祭祀之用者也。
六日。雨急。四望冥茫。追分村與官道合。桑名城。我
先侯三世得封此地。故今債屬先祖亦多此土之人
其山川勝形悉所曾聞。是以有入舊國之思。夜衝雨
抵照源寺。拜
先侯墳
七日。乘舟直抵宮驛。為直道。所謂七里渡是也。遇雨
則不能航。例又泝對馬川。枉道佐屋。是日雨。放舟劃
馬川。入木曾川。兩岸築提。鞏固。田膏沃。雖尺十惜而
不興之水。長島城在提外。舟行低。不得望花柳時々
隱映。篷間竊視。午時始上岸。松浦侯西上。旌旗帷幕
艤舟以待。道北見中村。戶不踰數十。豐公產此。遂勃
興弁天下。間氣之生英雄。不必在邑里之臣。織又北
望名護屋。所謂天生。聳然起千雲霧之中。鴟吻以黃
金冶造。光輝羨越天下。以為名城。諺曰。伊勢以津聞。
津以伊勢鳴。尾張名護屋兮。以城池而飛聲。侯國富
饒莫勝於名護屋。五穀之美。以尾張為天下之最。宜
矣。侯有斯國。居諸侯上班。熱田祠北。偉烺耀垣墻四
繞。植花柳方開。帶雨垂低。織田信長擊今川義元。聞
祠中兵器之發聲。宜言神位助我軍。遂以取勝。此祠
也。宿宮驛。
八日。道南有大高墟。
神
祖守信義不懼勍敵。自為將入糧誠中。謀畧深遠。天
下聞掛望者。實自其軍。桶狹在道側。織田信長襲討
今川義元於此。義元及六將死所。樹碑表出。信長之
用兵。每以神速取勝。義元不備。於是其敗亡自取也
鳴海。染成棉布。作花草羅網雜敘百般。名曰鳴海絞。
小板橋架境川。尾張參河以為界。豐公賤時。卧矢矯
橋上。見松下嘉平騶從過之。乃謂曰在尾張。則祿有
三千石。人馬擁簇應得似此。今視參河國。膏腴讓尾
張。意斯人祿必可有五千石者。是言可以見二國肥
瘠。池鯉鮒驛東一里。有在原業平墳。古池沼架板橋。
曲折取勢。得八橋名。燕子花多生。色香形象稍異他。
是業平之遺愛。今猶存焉。池則變為田。橋亦毀折。已
久矣。凡騷之士。唯艷而稱之耳。村老謂余曰。此處古官
道。有二觀音堂。東曰不騎觀音。西曰下馬觀音。若有

暑人不畏。騎馬通行必駿逸墜堕矢矯川逕矢矯里
襟帶百川。故廣深。橋梁大者。天下莫如焉。葺理費用。
年給一萬石之入。大樹寺。官寺也。
府朝光君墳塋所在。而地接岡崎城岡崎街市四十八
西。頗富庶。東市有妓屋。或説。
儲君三郎信康之未廢。淫而好色多召女京師。及事敗
放為妓。是以岡崎妓特以顯云。童謡曰。岡崎女郎衆
兮。岡崎女郎衆兮。岡崎女郎衆者。好女郎衆矣或又
傳。世謳歌
神祖。謡曰。岡崎城主兮岡崎城主兮岡崎城主者好
城主。聲之訛。遂至曰女郎衆換聖賢之名号。以褻
慢之目。然鄙俗之無忌憚数此〻多世始學箏及三
絃。初頭受此腔。次及諸雜曲。猶書字之以呂波
神祖数世在斯城。而扣尾張東攻遠江駿河。以移濵松。
徙駿府。遂以居江戸。故偉事茂蹟存參遠者多宿藤
川驛。
九日。寶藏寺在路側村墟中。以寺名村寺門有松。名
掛雙紙
神祖為童在此寺習字。滌濡已周 掛乾此松。乃所以有
名焉。習字之紙結定上方毎披之二紙雙出。故謂之
雙紙。或又謂書冊曰雙紙。亦此之類也。又掲下馬牌。
上官寺。村作麻縄鞋系黒索類甚多赤坂驛長二人。皆

松平姓。其先出自
府朝之支庶。是以在民間公然称之。國府村今讀國若
古。古昔置府於此。管轄一州。於今富庶。踰他村里。有
一路岐出怙今切險者必由此道以支行至濵松復
合。命曰氣賀道。氣賀色名也。其所徑由此邑稍大故
名吉田城西有豊川須鳥豊川。矢矯川。大屋川。衆水
中之巨擘。有此三派。所以名三河國。拜太廟於伊勢
者。放舟下此川。為捷然非官道又有風濤之懼千金
之子必不逕也。白須賀驛西溝渠立境川之目其東
為遠江對有近江。故曰遠。三百年前。南海颶風獰悪。
巨濤簸揚。林壑蕩盡。畛域滅没。遂合江為海。是以荒
居舞坂間。非舟不能航江中元有濵名橋和歌者流
詞中所言是也。橋西有橋夲驛。皆没水不存。今之橋
夲村。古驛殘破之餘。新居始称荒江。以尋常村落在
今驛南地。後移此為驛改曰新居。亦以其遇難曰今
切。有關門。面水。因險設也。
十日。出關買舟。雨降。舟底縮有徃〻 觀沙鳥躍魚。至
舞坂上岸。海錯甚多。濵松城
神祖中居斯城與武田信玄接戰才武燿然照世。味方
原犀崖在城外。戰敗洞開城門以待敵敵怯不敢入
及敵退追而再進大戰其勇鋭傑驁。實大義所鼓舞也。天

竜河雙流,治々。得大天竜小天竜之目。承源諏訪湖
比日雨。波浪上沙。兩涯益廣,東岍有池田村。古以為
驛。今廢為村。此距見付驛三里,有捷徑。逕一言坂,
神
祖嘗敗甲軍,追急。有安間平次彌者,竊指示捷徑。追
兵多出于大道。其入捷徑者,本多平八郎於一言坂據阨
擊退之。平八郎膂力絶倫,氣概蓋世,每臨軍執鎧所向無前
鎗秘四尺。鋒亦四尺,嘗執立于野。蜻蜓觸為兩斷。因
目其利曰蜻蜓(トンボウ)斬(キリ)。
神祖亦常戴頭兜,上注牦牛毛。軍裝之美,潔白如雪。甲軍
為之語曰神祖諱有二長物,唐之頭兜本多平八,俗言
牦牛尾曰唐。故曰然。見付驛有冷酒清兵衛者
神
祖在軍而渴。清兵衛饋酒,不待其醞而即嚥之。乃酬
賜之,以冷酒為氏。亦飯在太郎之類,英雄之擧,直率
褒賞子孫,榮之有踰封侯。人之東征,或至此驛,始得
見富士。故名驛田見付。見付之為語,謂始認也。
十一日。嘗讀甲湯軍鑑,聞甲將橫田甚五郎忠勇。歆
中全軍而退,久感邀焉。因訪高天神遺墟所在。土人
曰在懸川南二里許。其時城無定將,部將數名糾合
以守
大兵攻之,歷年不仗。城中疲労,衆議乞援甲府。甚五郎獨不
可曰甲軍近者敗于長篠,老將多斃。今仗兵養威,待
時以謀再擧,斯城圍重,使部將來,則必不能救濟。若
大將親至,雖幸得勝,而不足為武。不幸而有負,何以
成後圖矣。使城終破,則如他部屬,雖我無如之何。於
甚五郎一隊,必突敵陣,完全以還。後城破,果如其言。
懸川誠西岐路,樹綽楔,為秋葉鳳来道。鳳来寺為佛
宇,在三河。秋葉火神,禱此消災。其山隷遠江,城二百
年前我
先侯治之。凡有營造之事,書其起山之月日。主吏工匠
之姓名,約之棟搡,曰棟札。東門有
先侯時棟札。驛吏曰。前路大堰河為雨暴漲,不可敢涉
近河而俟,則百物踊貴。非便。即宿日猶午。
十二日。黎明方發。日坂驛掘取蕨根,製粉作蒸餅。佳
品自叫至金谷。石路盤陁,有一大石,獸踞一面,款識
南無阿弥陀五字。所謂夜哭石也。有松,復同名。土人
所傳甚恠,不須記。上青樹坂,望海面。金光躍而不定。
浮雲蔽天,海上纔開,日氣專射。故特異於常日。菊川
上流發于溪間,有菊穉生,故名。有誓願寺,北據山上。
溪谷多葛。枝節誕濶,採以紡績。其布精細,懸川城多
産。比之他邦為尤美。大堰河泗夫待旅客,貴者乘輦。

駿者騎項。輦非四人以上。不舁之騎項則單夫已。是
日所謂九十二文河水及渉夫肩。呼啞茷邑助勢。予
亦厲聲勉之。凡論水淺深者以錢高下酬渉夫之數。
也。舁者七十二錢高踰九十五錢不復敢濟之駿河
國中水大者四富士川獨駕舟。大堰川阿部川興津
川皆渉夫負渡。以其水峻急。且去舟橋恃阻藤枝驛
即田中城邪郭八幡祠有古鐘。弘安中鑄造銘文存
焉岡部驛訪杉山清藏清藏士方之伯兄予與士方
同窓四年予還江戸欲為士方取去其家信不圖士
方出迎。曰。祖母有喪奔至在此。復將往江戸。請欲同
去乃止宿焉。
十三日在岡部。清藏告欲游竹園。乃至。鉅竹秀密大
底一尺圍以上。約生筍時再遊餤食攝冨士嶽
十四日宇津山通大道非古所謂蔦細道偪仄蒼紆
者所謂十團子式紅式白每串十粒
征單騎出此農夫忠右衛門見馬履既破
公償以外套一領
神
祖亦至賜茶甌一枚於今所藏寳之釋宗長庵跡在
溪上駿河山水明媚今川氏好文故一時儒釋知文
字者多留不去。阿部川東岸賣餺飥。甚美故世呼餺
飥曰阿部川餅。上流諸村栽茶制造為利。駿府城隍
雄深。市井九十六坊
神
祖讓職之後。安居攝養焉。亦後使諸侯瓜時交代守
衛去城一里。有久能山。特立與連山不續。使南海涵
其下。石階曲折。凡十七重。廟寢門廡樓臺精彩煥發
盖
日
光。則以幽深而靈異。此地以敞潤而神祥。可謂固無
軒輊矣。興津驛西頭。山出薄海角。清見寺在山半。山
水清麗。土木蕭洒。前有三保洲。後有富士。天下寺觀
天寧雖占勝地。則無出此右也。慶長中朝鮮聘使某
死葬子孫復來聘。修祭祀之儀。門墻廟宇增葺理新。
扁曰永世孝享。宿逆旅。
十五日。渡興津川。上薩埵山東行者。每觀冨士於左。
而薩埵獨觀之於右。且隔水望之上下隱映。奇絶特
殊欲譬無物。欲言無詞。但栗山先生有詩。庶乎與此
相敵乎。詩曰。誰將東海水。洗出玉芙蓉蟠地三州盡
插天八葉重。雲霞蒸大麓。日月避中峯。獨立元無競
自成衆嶽宗。路本在山下。施之山上者。明應中所通。
人往山足。則有風濤之畏。而無今佳眺。且又當潮汐
急漲。則迅疾奔走。避就巖穴。且避且奔。遲速爭瞬息

惟不與潮頭觸是欲。不遑顧其他也故其地有親之
不知子之不識之名。其名不祥。不可以為訓。仁山氏
與弟直義鬩牆而戰于此是ゝ父子兄弟相忌之甚
也稍下山。酒店燒蠡頗有佳名所謂田子浦ゝ指此
数里間地。山邊赤人和歌之詠富士處蒲原驛有墟地
條新三郎所據。蓋守小田原氏西界也東兼關東西取駿
河少半亘哉。小田原氏一時兵威之熾如火出新三
郎後入佛号幻庵常參廟算中古僧兵少暗將禅機
徵有資於韜畧乎。富士川石高流急出於甲州注於
駿州。從高下專傾波委射。横雲舩腹故篙之者俯仰
太力吉原原二驛皆富士麓仰止者正相對違顔咫
尺然無良縁。則雲而数日。一行不得窺其半面者ゝ
多也富士或作不二言其無對作芙蓉。詞人言其形
容婀娜或言。琵琶湖陷而此山成一夜之所凸凹恐
妄山形修正。如聖人君子之正形而立焉天地融結
之初造化神物所成我日東之表鎮而非俗論紕繆之
所誣也。其東南中腹一山耳附。寳永中山焚噴土自
成於四面削成之形似徵生珊類。而ゝ不足累名山。
頃年文士有躡其項而嘆其奇絶者。予ゝ欲登未遂
也。宿沿津。夢極履富士項。自以為感觸。

十六日。城東山王祠側藏大釜半破裂。相傳源將軍
頼朝于富士。為群卒炊爨黄瀬川浪于村中頼朝就
東岸布陳營。欲與平氏戰弟義経卒奥羽兵来會驩愛情
容以此終始則焉有後年之乖離千貫衆。出駿河而
溉伊豆。伊豆得因以耕耨。故年以錢千貫償之故名。
吾邦千錢為一貫。二國ゝ斯水為界伊豆聲与出同一
國形勢斗出南海。地脉墳起。不作平土而為山丘三
島箱根財蔕于鄰壤三島神祠堂室深邃朱縣金鐺
瞻礼生敬是即箱根山麓所謂箱根八里者曰始此
至小田原山中村營壘在高小田原氏欲以當豊公
兵豊公率大軍進攻直拔。藪内匠濵。部勘兵衛成合
平左衛門等先登頭功。小田原氏始懼嗚呼。六晩哉
箱根絶項以山太高無田。一驛下壯。惟行李貨送家
屋非逆旅則酒楼食鋪別無業為生湖水渺漫在山
上。如掌上盆盎關門據其岸。小田原候遣臣吏番守
之方今天下諸關箱根最險要誰苛ゝ嚴權現祠在
湖北古木欝葱。石磴没苔曾我祐成時宗欲復父仇
精禱得志自古現靈異為多寺有刀一柄二人刺仇
所用所謂赤木柄刀。二釜款識数十字。不可讀。文永
中造半可讀山。東下比西上。則殊峻險彎山二峯。聳

道北两相肖故曰彎是箱根冣高處在江戸近郊望
之蒼翠駢列衛富士脚𨂻水下流一溪宛轉湯泉生
七所謂之箱根七湯能驗疾病浴者冬夏不斷早雲
寺門扁曰金湯山鮮人雲峰書古鐘元德中造北條
氏五代碑碣存列遺民於今在農商間與謁掃除宿
小田原
十七日酒匂川冬成輿梁三時徒渉酒匂古驛妓館
頗多鎌倉少年紈袴游蕩失節稍多雖孝義如曾我
兄弟或一染指士大夫相會猶或使妓行酒考見古
今風俗汙隆上有制度品節之盛下存忠貞禮義之
操非可比我
有源氏者梅澤大邑其實不讓驛唯無郵站耳高麗
寺山老松茂生江戸西郊唯有此一山也其他江
戸所謂山者特丘阜耳馬入川舟舩通行旅水發
甲斐猿橋物徂徠所銘橋之奇而危者風雨迅疾
周年浪跡心急於欲還江戸繪島鎌倉路程非遥
非再舉難期故不過之直走投宿藤澤驛清淨光
寺巨刹也日既没不敢上歒
十八日早發登金奈川臺酒樓命酌。進杯士方。次及士
穀江戸既在近以慰長道勞且說歸入之喜臺有江
山之美觀。割烹依倣都様囊中無空買一醉而止
烏士方笑曰。不飲於天下之名山而方飲於是臺子
〻謂山水之觀不若都邑之游乎予曰否閲僧祇宗
長等書毎梗塞道路攔住關門不遂其游者多也。我
今逢治世四海一家。發東方迄西極。其安如行枕席
上山水之奇無遐而不探。其樂何以易之士穀曰周
如砥其直如矢請復速就道予二人乃諾日暮入江
戸報之邸
公引見問以遊蹤所及。謹對梗概謝
恩退次尋有立教館学長之命賜俸祿。歸食母氏長
崎者。此游之極遠。而予在長崎得母氏書曰度支君
奉　命赴越後。我〻當同去。然心所不樂。予今還。在
母氏未發之前五日嗚呼我
公修先王孝治之政。洪覃德澤而無謁烏以及草介
之微使母氏無離桑梓之悲。而予得奉菽水之歡。故
記前日之遊蹤。而說我之所以有今日。以歎
君恩之無疆耳。

有方録　終

林子平　著

三國通覽圖說

天明六年（一七八六）室町（東都）須原屋市兵衛刻本

據天明六年（一七八六）

室町（東都）須原屋市兵衛刻本影印

三國通覽圖說序

圖說之用其博矣哉羲皇畫卦易道以起夏后鑄鼎九志以顯若乃秦府所藏漢相所收知彼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土地風氣之殊異民俗吏治之利苦鳥獸草木之所產衣服器

具之所用皆聚諸此燦然明備如足至其土目覩其物唯圖書之功也豈不博且大哉今見林氏所著三國圖說簿海之外萬里之遼遠波濤所阻舟航所途皆載此書而其土地之殊風俗之別職貢之法服屬之事至哉賓接之禮羈縻之道詳悉審到先所謂足其土目其物此書有焉是豈一家所秘一人所玩哉利之行於天下或藏之御府為後王遇待夷狄之法亦豈不美哉國家有文之治繼跡夏鼎九

物之錄周官職方說則此書之功一世尊奉千歲尸祝可不謂偉哉因其請序言圖說之用為弁數言者爾

天明丙午之夏

東都侍御醫

桂川甫周國瑞

三國通覧圖說

題初

大哉地理ノ肝要ナルヿ。蓋廊廟ニ居テ国事ニ與ル者地理ヲ不知トキハ治乱ニ臨テ失有。兵士ヲ提テ征伐ヲ事トスル者地理ヲ不知トキハ安危ノ場ニ失有。跋渉スル者地理ヲ不知トキハ遅速ノ際ニ失有。人々能思惟スベシ。是ヲ知ヿ難キニアラズ是ヲ知ヿ雖キニアラズ。抑世ニ地理ヲ言者不少。然レドモ或ハ萬国ノ図ニ走リ亦ハ本邦ノ地ニ限レリ。小子竊ニ憶。皆過不及歟ト此故ニ今新タニ本邦ヲ中ニシテ朝鮮。琉球。蝦夷。及ビ小笠原嶋即伊豆ノ無人嶋也等ノ図ヲ明スヿ小子微意アリ。夫此三国ハ壌ヲ本邦ニ接シテ實ニ隣境ノ国也。蓋本邦ノ人無貴賤無文武知ベキモノハ此三国ノ地理也是ヲ諳ルトキハ治乱ニツイテ不迷不疑。萬機施シ易シテ時有テ力ヲ陳ベク時有テ知テ樂ムベシ。且政ニ従テ三国ニ入ル人有モ此図ヲ懐ニスルトキハ三国ノ分内了然トシテ目睫ニ在ガ如ク泰然トシテ彼コニ至ルベシ是小子此図ヲ作テ世人ニ示ス所ナリ。小ク武術ニ補アルニ似タリ

萬国ノ輿地。知ニ如ハナシ然レドモ強テ泥ムトキハ必鑿ス。只其方位。大小。寒暖。強弱。等ノ大畧ヲ知テ足ベシ

本邦ノ図ハ只其四方渡海ノ国ノ港口耳図シテ全形ヲ不挙。是えヨリ本邦ノ全図。世ニ多クシテ且近頃水府ノ赤水著ス所ノ詳密ノ図アル故也。本邦ノ地理ヲ知ント欲スル者ハ赤水ノ図ニ因ベシ

此数国ノ図ハ小子敢テ杜撰スルニアラズ。朝鮮ノ図ハ朝鮮大象胥ノ傳ル所ノモノ。崎陽人楢林氏秘蔵ノ珍図アリ是ヲ以テ據トス。琉球ハえヨリ中山傳信録アリ是ヲ證トス。蝦夷ハ古ヨリ自己有スル所一図アリ今又新タニ三図ヲ得タリ。大同小異ナレドモ皆以テ證トスルニ足レリ加之白石先生ノ蝦夷志及ビ淘金(カナホリ)家ノ著セル北海隨筆等ヲ以テ考定メ間亦北海舟人ノ說ヲ交記ス耳。無人嶋ハ崎陽ノ嶋谷家ノ記録ニ據レリ一モ私照ナシ

三国海陸道路ノ里数ハ皆本邦ノ道法。三十六町一里ヲ以テ記ス異国ノ道法ヲ不用。是本邦ノ人暁シ易カラン爲也

朝鮮ハ清ノ法ニ倣テ。本邦ノ三町半許ヲ以テ一里トス朝鮮ノ十里ハ即本邦ノ一里ナリト知ヘシ。琉球ハ即本邦ノ三十六町一里ヲ用ユ。蝦夷ハ本邦ノ四十九町ヲ以テ一里ト爲ト云ドモ其国えヨリ都城驛亭等ノ處ナキ故其里数ヲ量リ定メタル人モ無レバ其詳ナルヿ得テ不可知也。此ニ記ス所バ其乗馴タル舟人ノ說ニシテ大概ノ測量ナリト知ベシ

朝鮮琉球蝦夷及ビ小笠原嶋并ニカラフトラツコ嶋カムサスカ等数国接壌ノ形勢ヲ見セシメン爲ニ別ニ一面数国ノ小図ヲ作テ四図ニ相合シテ都テ五図トス此小図ヲ見テ接壌ノ方位ヲ知ベシ

計五首

天明五年乙巳秋九月　仙臺　林子平述

三

○朝鮮八道　国図ハ別ニ一枚ニ作テ此巻ニ附

其国九州ノ北ニ在肥前国唐津ヨリ壹岐嶋ヨリ對馬嶋江海上十三里壹岐嶋江海上四十八里對馬嶋豊ノ浦ヨリ朝鮮ノ東港釜山浦江四十八里ト云㕝四十里ニ不足く

其国南北ニ斜ニ長ク東西ニ陜シ大概南北日本道三百里東西ハ九十里ノ国也

其国三十五度ヨリ四十三度ニ係ル○釜山浦ハ三十六度王都ハ三十八度

古代新羅高麗百濟ト云亦ハ三韓ト云或ハ雞林樂浪トド〻云シモ今ノ朝鮮ノ㕝く

其国ノ西方ト北方ニ二ツノ長江アリ即チ朝鮮地境ノ盡ル処也此両江ノ中間ニ白登山長白山等ノ大山有テ地勢ヲ隔ル故唐山ト陸地ノ通路ハ無之ト云㕝其實ハ遼東ト地續ニシテ離レ嶋ニハアラズ

其国ノ両都ト云ハ京畿道ノ王城ト慶尚道ノ晋州〻○国ヲ八道ニ分ツ㕝左ノ如シ

京畿道ニ十八管　四牧九府八郡五令十二監六驛六堡海水軍判官二番船九艘中船九艘水使一撿使一萬戸二

江原道ニ十六管　一牧六府七郡三令九監四驛五堡撿使一萬戸二

四

黄海道(ハイ)　二十四管　二牧。四府。七郡。四令。三驛。七堡。兵使一。撿使三。萬戶五。

忠清道(チウンシヤン)　五十四管　四牧。一府。十一郡。一令。三十七監。六驛。六堡。番舩二十艘。中舩二十艘。兵使一。虞候二。

全羅道(チルラ)　五十七管　四牧。四府。十二郡。六令。三十一監。六驛。十八堡。番舩四十二艘。中舩十二艘。兵使二。水使二。虞候二。撿使四。萬戶十三。權官一。

慶尚道(ケンシヤン)　六十九管　四牧。十二府。十四郡。一令。三十四監。十一驛。二十四堡。番舩五十六艘。中舩五十一艘。兵使二。虞候二。水使二。撿使二。萬戶十九。權官六。

五

平安道(ベアン)　四十二管　二牧。十一府。十七郡。八令。五監。二驛。十八堡。兵使一。虞候一。判事一。撿使十一。萬戶七。權官二十九。

咸鏡道(ハミキヤンタイ)　三十二管　二牧。十五府。四郡。二監。三驛。三堡。北兵使一。南兵使一。虞候二。撿使十二。萬戶十八。權官二十一。

都テ八道也

此国ノ西邊義州ヨリ遼東ニ至ル日本道五十里。北京ニ至ル同二百五十里也

此国大閤征伐ノ頃迠ハ風儀懦弱ニシテ武備ノ沙汰モ當世ノ如クニ無リシ故。八道ヲ只三ケ月ノ間ニ陥レラレ其後大ニ悔懲シト覚ヘテ代々武ヲ講シテ今ハ水陸ノ備。能整レリト聞及ベリ水営モ十四ケ處有テ平生水戦ヲ習ハシムト云リ況ヤ陸ヲヤ是等ノヿハ俗諺ノ雨降テ地堅マルト云譬ノ如シ

釜山浦ニ對馬ノ陣屋有テ平生士卒数百人ヲ對州ヨリ遣シ置ナリ此等ノヿ即チ日本ヨリ手ヲ下(サゲ)シ所ナルヘシ

其国常行ノ錢ヲ常平通宝ト云小錢十ニ當

其国全ク清ノ正朔ヲ奉レトモ本邦ト通信スル書ニハ憚テ清ノ年号ヲ不用只支干ヲ記シテ其月ト書スルナリ是亦日本ヘ手ヲ下(サゲ)シ所ナルベシ

其国ノ人物ハ都テ日本唐山等ノ人ヨリ壯大ニシテ筋骨モツヨシ食量モ大概日本ノ二人ノ食ヲ朝鮮ノ一人ニ充ベシ然レトモ其心機アクマテ遲鈍ニシテ不働ナリ此故ニ太閤ノ征伐ニヨク負タリ

六

其国ニテ作レル文字ヲ諺文ト云。一字一音ナリ是ヲ本邦ノ以(イ)呂(ロ)波(ハ)ニ配スレバ其文。左ノ如シ

이イ 로ロ 하ハ 니ニ 호ホ 헤ヘ 토ト　치チ 리リ 누ヌ 루ル 워ヲ 와ワ 가カ

요ヨ 타タ 레レ 소ソ 츠ツ 녜ネ 나ナ　라ラ 무ム 우ウ 위ヰ 노ノ 오オ 구ク

야ヤ 마マ 케ケ 후フ 고コ 에エ 테テ　아ア 사サ 기キ 유ユ 메メ 미ミ 시シ

에ヱ 히ヒ 모モ 세セ 스ス

右傳写ノ誤モアルベキナレモ傳ラレシ侭ニ書記ス
也識者ノ比校ヲ侍ベシ
此国ノ人物ハ代々本朝ニ来聘シテ諸人ノ見ル所ナレバ其
人物ノ図ハ不挙○朝鮮王ヨリ奉幣ノ物ハ人参虎皮貂皮青
黍皮魚皮繻子白綿紬鷹子駿馬等ニシテ其報物ハ貼金ノ屏風描金
ノ鞍擦金ノ料紙箱同硯箱染羽二重乱茶字ノ類ニシテ正使副使従
事ノ三使ヘハ各白銀五百枚綿三百把上々官ニ白銀二百
枚ヅヽ中下官ノ者モヘ銀千枚ヲ賜フヿ是献酬ノ大畧也
鴻荒ノ世ニ其国ヲ開ク者ヲ檀君ト云世ヲ續ヿ千余年其後
唐山ヨリ入テコレヲ治ルハ箕子ヲ始トス初テ朝鮮ノ号

七

アリ箕子ニ代テ其地ニ王タル者ヲ衛滿ト云其後孫或ハ
唐山ニ入或ハ不入終ニ内乱シテ其国分レテ三トナル所謂三
韓ニシテ其後新羅二韓ヲ滅シテ一統ス又其後高麗ノ王氏新羅
ヲ滅シテ一統ス又其後高麗ノ李氏王氏ニ代テ三韓ヲ統
有テ再ビ朝鮮ノ号ニ復シテ今ニ至レリ都テ上檀君ヨリ
下今世ニ至ル迠ノ事及ビ神功皇后征伐以来其国代々本
朝ニ調庸貢献シタルアリサマ又ハ太閤征伐ノ事ナド悉
ク記スベキナレモ文長ケレバコレヲ畧ス且其治乱興廃
ノ詳ナルヿハ東国通鑑アリコレニ由テ知ベシ

右朝鮮畧説

○琉球三省三十六嶋　国図ハ別ニ一枚ニ作テ此巻ニ附
琉球一名龍虬或ハ悪鬼納嶋亦屋其惹嶋
其国南北五日半日本道六十里許東西一日余日本道十四五里此外ニ三十
六嶋アリ
中山ヲ中頭省ト云属府十四
山南ヲ嶋窟省ト云属府十二
山北ヲ国頭省ト云属府十
其国北極ノ出地二十五度二十六度ニシテ女牛ノ分野也
其国薩摩ノ南百四十里ニアリ
竒界大嶋徳ノ嶋等ヲ薩人道ノ嶋ト称ス

八

其国主城ノ在ル地ヲ首里ト云
其国暖氣ニシテ稲粱再熟シ冬月霜雪ヲ不知ニ
其国郭府ノ在所ヲ間切ト称ス
其国王子ト称スルハ主ノ子弟也位正一品○按司ハ在所持大概
ニテ處々ノ領主也本邦ノ大名ノ如キモノニ位従一品
采地二千石也○三司官親方ト云ハ天曹司一員地曹司一員人曹
司一員是即本邦ノ三公ノ如キモノニ位各正一品○親方
ト云ハ位従二位○親雲上ト云ハ三品ヨリ七品マデ各正
従アリ○里之子ハ一村一郷ヲ領スル貴族ノ嫡子ニテ部
屋住ニ位正従八品○筑登之ハ正従九品

其国常行ノ錢ハ本邦ノ寛永通宝也古ヨリ国錢ナシ
其国小ニシテ日本唐山(カラ)両大国ノ間ニ攝(ハサマ)ル然ル故ニ両国ニ服従シテ両朝江聘使ヲ奉ル日本江聘スルニハ日本ノ年号ヲ用ヒ唐山江聘スルニハ唐山ノ年号ヲ用ユ其国力不足バ也然レ𪜈唐山江聘スルヿヲバ日本江不秘日本江聘スルヿヲバ唐山江秘ス是ヲ以テ見レバ唐山ノ威権日本ヨリ重シ𪜈言ベキ歟
其国中ニ伊勢大神宮八幡熊野天満宮等ヲ祠リシ社数多アリト云リ
今ノ琉球国主ハ正シク八郎為朝ノ血脉ナリト其国人モ称

スル由也琉球開闢ノ主ハ天孫氏ト云テ世々国主タリ世ヲ續ヿ数千年德衰テ諸按司コレニ叛クツイニ賊臣ノ為ニ弑サレテ其位ヲ簒(ウバ)ハル添浦按司其賊ヲ誅ス国人コレヲ推テ君位ニ登ラシム是ヲ舜天王ト云主ハ即日本国鎮西八郎為朝ノ子也其母ハ大里按司ノ妹也二條帝ノ永萬年中為朝海ニ浮テ遊テ琉球ニ至ル国人其武勇ニ畏レ服スツイニ大里按司ノ妹ニ相ガタライテ舜天王ヲウム是則異朝ニテハ宋ノ孝宗ノ乾道二年ノヿ也其後為朝故土ヲ思フ心禁ジガタク終ニ日本江皈レリ為朝日本江皈ルノ後ハ其母ニ従テ添浦ニテ成長ス十六歳ニシテ器量骨柄常人ニスグレシカバ国人ノ為ニ推貴ビラレテ添浦ノ按司トナリ二十二歳ノ時乱賊ヲ誅シテ国主トナレリ是ヲ始トシテ今ノ世迠其統脉綿連トシテ変革ナシト云リ

第一舜天王在位五十一年薨壽七十二
第二舜馬順凞在位十一年
第三義本在位十一年
第四英祖在位四年
第五大成在位九年
第六英慈在位四年
第七玉成在位三十三年

第八亜威在位十三年
第九察度在位四十六年
此時代中山ノ主始テ明ノ封爵ヲ受○明ノ大祖洪武二十八年○本朝後小松帝應永二年
第十武寧在位十年
第十一尚思紹在位十六年
第十二尚巴志在位十八年
此時代山南山北ヲ合セテ中山一統ノ琉球トナル
第十三尚志在位五年
第十四尚思達在位五年

第十五尚金福在位四年
此時代。琉球人来テ義政将軍ニ物ヲ献ス。是ヨリシテ其国
人年々摂州兵庫ノ浦ヱ来テ交易ヲナストヿ。琉球使ノ本
朝ニ来ルヿハ此時ヲ始トスベシ。後花園帝ノ宝徳三年也
第十六尚寧威在位六十月
第十七尚眞在位五十年
第十八尚清在位二十九年
第十九尚元在位二十九年
第二十尚寧在位三十二年
此時代国主。薩摩ノ軍ニ生捕レテ本朝ニ在ヿ凡四年ニシ

テ国ニ皈ルヿヲ渇タリ此時ヨリ世々本朝ニ臣服ス○明
神宗ノ萬暦三十七年○本朝後陽成帝ノ慶長十四年也
第二十一尚豊在位二十年
第二十二尚賢在位七年
第二十三尚質在位二十一年
第二十四尚貞在位四十一年
第二十五尚益在位三年
本朝正徳二年薨○是ヨリ後今世迄。四主ノ名字及ビ在位
ノ年数等不詳。追加スベシ
其国主。代替ノ時ハ本邦ヨリ嗣封ノ儀ヲ命セラルゝナリ亦

清主ヨリモ嗣封ノ儀ヲ命シテ冊封使ヲ遣シ印璽ヲモ賜
フヿ其印文左ノ如シ。猶委キヿハ中山傳信録及ビ琉球事
畧等ニ詳ナリ

琉球国
王之印

左ハ滿。右ハ篆。大サ如図

前文ニ言シ如ク清主ヨリハ冊封使ヲ遣シ印璽ヲ與ヘラルレモ
只一代一度ノ大礼耳ニシテ平生唐山ニ馴親マザル故ニ唐山
ノ事ニハ習ハザル之本邦トハ境モ近ク其上薩琉ノ交リシゲキ
故。自然ニ大国ノ風ニ化セラレテ。今ハ其国ニテ謡ヲモウタイ。能。
囃子ヲモ興行シ或ハ大橋。玉置。等ノ日本流ノ書法モ行ハレ
又本邦ノ平假名ヲ其国一統ニ用ル之然ル故ニ和歌ヲモ。ヨミ
覺ヘシ由之近ゴロ明和元年ニ来聘使タリシ讀谷山王子朝恒ノ
詠ゼシ和歌アリ聞シ侭ニ此ニ記ス琉球ノ本邦ニ化服シタル
ヿ推テ知ベシ
明和元年の秋賀慶の使として武藏の国へ趣ける時

肥前の松浦といふ所に至り追風なくて十日余り舟を停しけるによめる

讀谷山（ヨミタンザ）王子朝恒（トモツネ）

追手ぬく風のまよりを松浦かた幾夜うき寝は数つもるらん

伏見の里にて月を見て　同

いつもかくかなしきものか草枕ひとりねかての夜半の月かけ

深草にて　同

降雪にうつらの床はうつもれて冬もかれぬふかくさの里

不二山を　同

人問はいかにかならん言の葉も及はぬ不二の雪のあけほの

十三

浮嶋か原にて　同

不二の根は雪吹おろす風見へて一むらくもに浮嶋かはら

霜月の初つかた武蔵の国に至りかの所にて月を見て　同

旅に出てもはるく来ても故さとに見しにかはらぬをのむ月かけ

祝　同

波かせもおさまる君か御代なれはみち遠からぬ日の本は国

右朝恒ハ本朝ノ学ニ熟シタル故其ヨミ歌モ和歌ノ躰ヲ備ヘタリト云リ。下ノ一首ハ先年八丈嶋ヘ漂着シタル琉ノ大嶋舩主ノ歌ニテ本朝学ニ不熟ナル故。悉ク片言ニシテ通シ難シ傍訓ヲ見テ歌ノ意ヲ知ベシ其歌ハ豆州御代官ノ芳意ニアヅカリシヲ謝スル意也

中栄（トカヱイ）　大嶋人ニテ中栄ハ其名ナリ

なかれ舟よあふ御かこ。さ波なかて。わよせらる事の。うれしかつし也はん

右一首ハ琉ノ邉土迠モ本朝ノ風ニ化シタル證ヲ見スル為ニ挙ル也其国ノ人物ハ時々本朝ニ来聘シテ諸人ノ見ル所ナレバ其図ヲバ挙ザルナリ○琉球主ヨリ進献ノ物ハ太刀駿馬壽帯香龍涎香香餅太平布芭蕉布青貝卓羅紗縮緬泡盛酒等ニ其報賜ハ白銀五百枚綿五百把正使ヘ銀二百枚時服十惣人数ヘ銀三百枚ヲ賜フニ是献酬ノ大略也

十四

鴻荒ノ世ニ其国ヲ開ク者ヲ天孫氏ト云世ヲ續フ数千年徳衰テ内乱シ其国分レテ三トナル所謂山南中山山北ニ其後中山ノ主山南山北ヲ合テ一統シタル次第又唐山ノ冊封使其国ニ至レル式或ハ八郎為朝其国ニ入シ事跡又ハ其国或ハ唐山ニ入或ハ本邦ニ入シフ又ハ其国薩摩ノ軍ニ破ラレシ次第等詳ニ記スベキナレ圧地図ニ因ナキフナレバ不書。且其治乱興廃ノ詳ナルフハ中山傳信録及ビ白石先生ノ琉球事畧アリ此二書ニ因テ琉球古今ノアリサマヲ知ベシ

右琉球畧説

蝦夷

国図ハ別ニ一枚ニ作テ此巻ニ附

其国奥州ノ北ニ在テ津軽ノ竜飛崎南部ノ大間ヶ嶽等ヨリ只一條ノ海水ヲ隔ル耳也

其国凡四十三度ヨリ五十一二度ニ係テ大寒地也。大概南北日本道三百里。東西一百里許ノ国也然レ圧東西ハ屈曲廣狭一ナラズ石カリ。イブツノ處ニテハ僅ニ二十四五里ニクビル、ナリ

蝦夷一洲ノ地ヲ五部ニ分ツ 松前七十里ノ地ハ五部ノ外ナリ

○ハラキヨリキイタフ迠直徑日本道百七八十里ヲ東ノ部ト云聚落五十一在 東部ヲ夷語ニテメナシクルト云メナシハ東ヲ云クルハ猶部衆ト云カ如シ

○キイタフヨリウラヤシベツ迠直徑八九十里許ヲ東北ノ部ト云聚落七在

○ウラヤシベツヨリソウヤ迠北西江廻ツテ百四五十里ノ地ヲ北ノ部ト云聚落四在

○ソウヤヨリウスベチ迠直徑二百余里ヲ西ノ部ト云聚落四十一在 西部ヲ夷語ニテシユム。クルト云シユムハ西ナリ。クルハ上ニ同

○両瀦苑ニ大河ニ添フ處ヲ中部ト云。聚落十三在。都テ五部ナリ

右五部圧ニ本邦ノ商舶入込テ賑フ村々ニハ運上屋ト云テ本邦商估ノ輩ヨリ會所ヲ建置。夷人ヲ指引シテ交易ヲナサシムル也且此交易ノ時其産物少計ヲ松前ノ公室ヘ納メシムル也是ヲサシ荷ト云テ則チ年貢ノ心持ナリト云リ

右ノ如ク村々ニ運上屋有テ指引ヲ致スト云圧其運上屋ニ在。輩悉ク俗商ナル故夷人ニ接對スル𪜈間見苦キ𪜈アリト聞及ベリ願クハ此等ノ𪜈ヲ禁シテ礼意徳意ヲ以テ相接シテ夷人ヲシテ心服セシムベキ𪜈俗商ノ上ニモ心得アリ度𪜈欤

東ノ部ニ御味方蝦夷ト云モノアリ是ハ家中同然ニシテ年毎ニ松前ヘ年始ノ礼ニ出仕スル也其始終甚謹メリト云リ

其国文字無ク財貨無穀帛無熟銅鐵ナシ。只海物ヲ取又鳥獣ヲ狩テ食トシテ生ヲ遂ルマデノ𪜈也

其国醫薬ナシ。病アル時ハ只祈禱アリ然ト云圧何等ノ神ニ祈ル𪜈ヲ不知量ルニ天ニ祈ルナルベシト云リ○小子按ニ絶テ醫薬ナシト云ニモアラズイケマ。エブリコ。ノ二薬ヲ以テ腹痛切疵等ヲ療スル𪜈アリト云。二薬ノ𪜈ハ下ノ産物ノ所ニ記ス

其国。木綿。純帛ナシ其服ハアツシト云テ藤蔓ノ如キ物ノ皮ヲ剥テ粗ク織テ用ユ其織面。莚ノ如ク其形。腰ト等クシテ筒袖也コレヲ十德ト云。此物耳蝦夷ノ産服也此外ハ獸皮ヲ用ユ又近年。本邦及ビ唐山。満州。莫斯歌未。亜等ノ古手ヲ渡シテ服サシム。然ル故ニ一家ノ内ニテモ父子兄弟其服

ヲ殊ニスル者アリ親ハ日本ノ服ヲ着テ子ハアツシヲ服シ妻ハ唐山ノ服ニテ娘ハ莫斯歌未亜人ノ如クナル者アリト云リサモアルベク思ハル實ニ無制ノ夷狄ナリ
其国躰ヲ一句ニ言バ百里ニ三百里許ノ一大石山ヘ然ル故ニ地面悉ク嶮岨ニシテ中土ニ樹藝ヲナスベキ耕地ナシ此故ニ只海岸ニ添テ僅ニ百七ヶ村アル耳也（松前七十里ノ村ト山住ノ夷人ノ村ハ此外ナリ）
東北ノ方ニ山住ノ夷人アリ。是ヲ夷語ニメナシト云海産ニ乏キ故ニ菽麥粱稗等ヲ植ルト云𪜈寒氣ノ粗田ナル故ニ實リ甚微少ニシテ只耕ス者ノ腹ニ充シメテ他ニ施スノ

十七

余粟ナシ。此山夷獣皮及ビ山物ヲ携テ時々海邊江出テ海物ト交易スルヿアリト云𪜈其住所ニ村落幾許ト云ヿヲ知ヿナシ○或説ニツコロ。ハタジリ等ノ西ノ方。山ニ入ヿ二日程。山住ノ夷人ノ村落アリト云リ
蝦夷国ノ北ニ又一国アリ蝦夷ノ西北界ヨリ僅ニ海上六七里ヲ隔ツ此地ヲカラフト嶋ト云（本名タライカイ亦タラカイ𪜈云）聚落二十一在テ廻リ三百里ノ嶋ト云傳レ𪜈其詳ナルヿヲ見タル人ナシ然レ𪜈近頃輿地ノ学精クナリシ故此地ノヿモ大畧弁ズベキニ似タリ此地全ク離レ嶋ニアラズ東韃靼ノ地續室韋ノ地方ニテ東南海ノ一出﨑ナリト云リ図ヲ見テ知ベシ白石先生ハ萬国図ノ野作ト云ル地ハ此カラフトナルベシト云レタリ扨其西北方江續キタル處ハ皆嶮山岩石ニテ通路シガタシ。其山ヲ越テ西北ノ方ニ。サンタン。マンチウト云地アリ。サンタン。未考。マンチウハ満州ナルヘシト云リ。憶フニ。カラフトヨリ満ノ都マデ甚相遠カラザル欤○寛永中。越前国。三国浦。藤右衛門等カ漂流ノ記ヲ按ニ初メ北高麗ノ邉ヘ着岸シテ。ソレヨリ陸路三十日ニシテ満ノ都ニ至リ又三十余日ニシテ北京江入。又三十余日ニシテ朝鮮ノ都ニ来リ又十二日ニシテ釜山浦ニ至テ對馬江皈ルト云リ。彼等ガ一日行程ハ日本道七八里ナレバ其里数ノ大畧ハ日数ヲ量テ知ルヽナリ

十八

カラフトヨリ蝦夷江交易スル産物ニ青玉。雕羽。煙管。蟒純。文繒。綺帛。等アリ其中青玉ハカラフトノ産ヘ。雕羽ハカラフト及ビ蝦夷ノ産ヘ煙管ハ韃靼ノ物ト覚ヘテ皆蒲字ヲ彫也。蟒純文繒綺帛。ハ唐山ノ物ヘ北京ヨリ満州ニ道シテ。カラフトニ至リ。ソウヤヲ經テ松前ニ来ルヘ然レ𪜈蝦夷カラフトノ間海ニハ暗瀬（カクレイワ）多ク陸ニハ千山峩々トシテ両道ノ通路難義ナル故大交易ハ無シテ僅ニ貨ヲ通スル耳也
蝦夷ノ東海中ニ千嶋ト称シテ図書ニ載ルモノ三十七嶋アリ此中。蝦夷ト通スルモノ只二ツ。曰。クナシリ。曰。エドロフ也。此三十七嶋ヲ過テ東ニ又国アリ加模西葛杜加（カムシカツトカ）ト云（蝦夷）

人（コレヲカムサスカト云〻）是又韃靼ノ地續ニテ蝦夷国ノ北ヲ取巻テ東ヘ延タル遠地〻。日本寛文ノ頃。歐羅巴洲莫斯哥未亜ノ女帝。大豪傑ニシテ五世界ニ一帝タラント志ヲ振ヒ起シ。制ヲ定メ令ヲ下シテ曰。吾ヨリ後。子々孫々。我ガ制ヲ不レ改。土地ヲ廣クシ功ヲ大ニスルヲ以テ帝業トセヨトナリ。ソレヨリ日々月々ニ人才ヲ挙用テ次第ニ韃靼ノ北邉ヲ畧シテ終ニ日本元文ノ頃迄ニ東ノ限リ。加模西葛杜加ノ岬マデ（則カムサスカ〻）日本道三千余里ヲ莫斯哥未亜ノ領国ト為テ。彼ノ国ヨリ代官ヲ置テ国事ヲ勤メシムル〻然レ𪜈其地。穀帛ナシ其貢物ハ。人別ニ因テ一人ヨリ一獣皮ヲ取。ト

云リ扨此加模西葛杜加ヨリ東ニハ畧スベキ土地ナシ。故ニ又西ニ顧テ彼ノ千嶋ヲ手ニ入ベキ機アリト覚ユ其故ハ千嶋ノ極東ニ。ラツコ嶋一名クルムセト云一大嶋在（クルムセハ加模西葛杜加ノ別名也。ラツコ嶋加模西葛杜加ニ近キ故。エゾ人相混シテ。此嶋ヲモ。クルムセト称スルナリ）此嶋モ彼ガ手ニ入タリト覚ヘテ近頃ハ此嶋ニ莫斯哥未亜人。多ク居住スル由〻是ヲ基本ニシテ此頃ハ蝦夷ニ近キ。エドロフ江来テ交易ヲスル〻（此交易物ノ中ニ胡椒。沙糖。猩々緋ノ如キ。南海ノ産物。相雑ルト云。其南国ノ産品。此地江来ルユヘハ如何。考アリヤ）然レ𪜈其交易ニ来ル本心計リ難シ。若クハ。エドロフヲ呑ノ志意ニハ不レ有歟。扨何国ヨリ来ルト問ヘバオロシヤト答フト蝦夷人。語ルト聞

及ベリ（按ニ。オロシヤハ。ルシヤノ一轉語ナルベシ。如何トナレバ。ルシヤト云ハ莫斯哥未亜ノ都城ノ地ニシテ猶日本ノ江戸ト云ガ如シ。エゾ人。何国ヨリト向シ𪜈。ルシヤト答シヲ。オロシヤト聞ウケタルヿト思ハル）其服ハ阿蘭陀ノ服ニ似テ色ハ悉ク赤キヲ用ユ然ル故ニ蝦夷人等。是ヲホリシイ。シヤモト称スル〻（一統ニ赤色ノ服ヲ用ルヿモ彼ノ女帝ノ制令〻〇夷語ニ赤キヲ。ホリト云。善ヲ。シイト云。人ヲ。シヤモト云。ポリシイシヤモハ赤色ノヨキ人ト云意ニテ。彼ノ赤色ノ人ニ親附タル詞ナリ）既ニラツコ嶋ヲ取テ。エドロフヲナツケシ上ハ又一タビ西ニ顧ミバ蝦夷ノ東北部ニ至ルベシ

日本ト蝦夷トハ唇歯ノ国也可レ察

蝦夷ノ性。愚ニシテ善也。オロシヤ人ノ蝦夷ニ接スルヲ聞ニ曽テ干戈ヲ不レ用。暴逆ヲ不レ為。蝦夷ハ寒地ナル故。胡椒ヲ食

ハセテ氷寒ヲ凌ガセ。褞袍ヲ与ヘテ寒氣ヲ防カセ又ハ沙糖ノ甘美ヲ食ハセ或ハ淳酒ノヨキ酒ヲ飲セテ夷人ノ口ヲ悦ハセ又ハ大炮ヲ轟カシテ威厳ヲ示シ文武相兼テ夷人ヲシテ己レニ馴懐クベキ術ヲ施スト聞リ。オロシヤ人ハ大躰ヲ知レリト云ベシト。ヘイト。語レリ

其国ニ第一金山甚多シ然レ𪜈掘ヿヲ不レ知。空ク埋レテアル也銀山。銅山。亦然リ又砂金ノ出ル地多シ。クシヌイ。ウンベツ。ユウバリ。シコツ。ハボロ等也。此砂金。河水ニ流レ出ル耳ニ非ズ砂金ノアル地ハ十里二十里モ土地一面ニ生スル也。ハボロノ砂金ハ海底ヨリ打上ルト覚ヘテ西北風ノ大

荒シタル後ハ海濱四十里ノ間一帯金色ヲナスト云リ是等ノ金銀ヲ不取シテ空ク捨置ヿ可惜ヿ〻竊ニ憶フ今取スンバ後世必莫斯歌未亜取ベシ莫斯歌未亜既ニ是ヲ取バ臍ヲ噛トモ遅カルベキ歟○或説ニ砂金ヲ取ンヿヲ欲シテハボロニ冬コモリナドスレバ極寒ニ撃レテ必死ス。タトヒ不死𪜈病身廢人トナル故行人ナシト云傳フ小子按ニ其事實ナラバ無術無謀ノ甚キ也ハボロニテ寒氣ノ為ニ人死スルナラバハボロヨリ北方ノ人ハ何ヲ以テカ活ルヿヲ得ベキヤ其寒氣ノ為ニ人死スルト云ハ暖地ノ人強寒ノ地ニ入テ預メ寒氣ヲ防ガザル故也防ク術アラバ何ノ死ト云ヿカアラン可思。

蝦夷国ノ産ニ良材多シ第一檜葉甚多シ○蝦夷松ト云テ檜ニ類セル良材多シ當世障子曲物白木臺等ニ作ルハ皆此木〻其外用多シ○五葉松多シ蝦夷松ヨリ劣ルト云𪜈是又良材〻此外桂櫪檫黄栢等多シ○草ニハ春菊ニ白花ノ物アリ百合ニ黒花ノ物アリ虎杖ニ太キヿ廻リ六七寸ニシテ高キヿ一丈五六尺ナルモノアリ款冬ニ茎ノ廻リ六七寸ニシテ葉ノ大サ方一丈余ナルモノアリ○山獣ニ羆熊アリ羆ハ人畜ヲ害シ熊ハ害セズ又希ニ緋熊アリ赤キヿ狸々緋ノ如ク疾ヿ電光ノ如シ現ハルヽヿ希〻コレヲ見ル者ハ必病實ニ神獸也○牛馬ハ松前ノ地ニ在テ蝦夷地ニナシ○水獸ニ獵虎海狗海獺海豹アリ皆珍トスベシ○鳥ニ鷹。鵰。雕。鷲アリ然ル故ニ多ク箭羽ヲ出シテ絶品トスル〻○魚ニハ鮭魚鰊魚此国ノ大産物ニシテ夷人ノ常食ニ充ルモノ〻沿海ノ諸水鹹淡相雜ル處鮭魚ヲ産スルヿ他邦ニ比類ナシ歳ノ七八月鮭魚河ニ泝ルトキ河水コレガ為ニ塞ッテ不流乃チ徒手ニシテ是ヲ捕ルヿ山ノ如シ則チ火上ニ熏シ乾シテ腊ト為ス（則テ鮭ナリ）又鰊魚アリ此魚ノ聚ル所嘘沫雪ノ如シテ水上ニ浮ブ乃チ網シテコレヲ捕ルヿ又山ノ如シ又乾魚ニ作ル此魚子アリ腹ニ滿剖取テ腱ト為（則數ノ子ナリ）

此二魚ヲ以テ一年ノ食ニ充ベシ（蝦夷地五穀不可植天此物ヲ生シテ人ノ食ニ充実ニ造化ノ妙ナリ）此二魚ノ外海鼠鮑魚多シ是又食ニ充ベシ○鯨魚多シト云𪜈夷人等是ヲ捕ル術ヲ不知只カミキリト云魚ニ噛レテ死セル鯨魚ノ磯ニ寄モノヲ取テ利スル耳○カミキリ魚ノ形江豚ノ如シ其鬣鋭ニシテ長シ蓋シ劍魚ノ類歟此魚能鯨魚ヲ斃スト云リ○東海ニオキナト云大魚アリ甚長大ニシテ能鯨魚ヲ呑ト云傳レ𪜈其全躰ヲ見タル人ナシ只希ニ浮ヒ出ルトキ背ト鰭トヲ見ノミ也其背ノ大ナルヿ嶋山ノ如シト云リ此魚ノ来ルトキハ海底雷ノ如ク鳴響テ鯨魚東西江迯走ルトキハ漁舟モオキナノ来ル

ヿヲ知テ速カニ上陸スルト云リ都テ東海ノ漁舟ハ度々出逢トナリ○キナボウト云魚アリ形海鷄魚ノ如シ腹中ニ油腸アリ夷人以テ珍味トス○鱝魚甚大ナル者アリ希ニ浮ビ出ル𬼀其背ノ廣キヿ方六七十丈ノ者アリト云是又大奇異也都テ偏氣ノ地故異物モ生スル歟○昆布ノヿハ世ニ知所ナレバ不記○薬品ニイケマ、ヱブリコアリ此ニ薬ハ夷人疾病ノ𬼀服用スル〻此外ニ薬品アレ𪜈用ルヿヲ不知〻ヱブリコハ茸也或ハ云深山ノ大檜樹ニ生ズト未實否ヲ不知疝氣虫積悪心嘔吐ヲ療スルニヱブリコヲ用打身切疵風邪腫物ヲ療スルニハイケマヲ用ト云リ

近来本邦ニモ此二品ヲ遣イ覚ヘテ治療ヲ施ス者アリ能病ヲ治スト云イケマハ蔓草〻仙臺ノ駒ケ嶽下野ノ日光山ニモ生スルナリ○此二薬ノ外ニ附子、黄精、黄連、人参、黄栢等アレ𪜈取用ルヿヲ知ザルナリ附子ハ毒箭ニ用ル〻其法ハ附子、蕃椒、足高蜘ノ三味ヲ搗テ泥トナシ火ニ煉テ用ユト聞及ベリ右産物ノ大畧ヲ記ス只可惜ハ金銀山ヲ不掘ト土地一面ニ主スル砂金ヲ取ザルノ二ツ也何レノ時カ術者出テ蝦夷地ノ金銀ヲ得ヿ有ン

寛文壬子ノ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伊勢国ノ米船一隻帆ヲ志摩国鳥羽ニ開イテ東行ス同二十四日申ノ刻北風大ニ起テ東南方ニ漂流スルヿ九昼夜風又南ニ轉シテ却テ東北方ニ漂流スルヿ七ケ月其幾千里ナルヿヲ不知至ル處海氣昏黒ニシテ日月ヲ不見ヿ百余日風止ムノ故ニ針路ヲ南ニ求テ漸々ニ舟ヲ進ルヿ数日ニシテ忽チ一大国ヲ見其国ヲヱドロフト云海岸ニ傍テ西南ニ行ヿ八昼夜ニシテ其国ノ地境盡此處ヨリ西南十二三里ニ山ヲ見ル渡レバ又一国アリ其国ヲクナジリト云又海岸ニ傍テ西南ニ行ヿ九昼夜ニシテ地境盡タリ又西方二十余里ニ山ヲ見ル渡レバ乃チ蝦夷ノノツサブ〻ソレヨリ同国トガチヲ経テ松前ニ至ルト云記録アリ小子按ニ其始メ至シ海氣昏黒ノ處ハ加模西葛杜加ノ東ヲ過テ夜国ノ境ニ漂イ居タル十

ルベシ扨ヱドロフクナシリ𪜈ニ海岸ニ傍テ行ヿ八昼夜九昼夜ト記ス𬼀ハ古来ヨリ図スル如ク弾丸墨子様ノ一小嶋ニテハ無ク皆臺湾琉球ニ等キ大サノ国ト思ハル世ニ有所ノ図ハ只蝦夷人ノ言ニ因テ其国名ヲ現ハス耳ト知ル、也

加藤清正朝鮮ヲ陥レテ兀良哈ヘ乱入シ其都城ヲ焼拂テ後高山ニ登テ東ヲ眺望スレバ日本ノ冨士山ヨク見ユルトテ清正モ軍士モ大ニ不思儀ヲナシタルヿアリ貝原篤信コレヲ評シテ曰其山ハ冨士ニハ非ズ薩摩ノ開門ナルベシト云リ又或説ニ伯耆ノ大山ナルベシト也小子按ニ皆

非也。其山ハ蝦夷国ノ西海中ニ在。リイシリ。ナルベシ。三国接壌ノ小図ヲ見テ方位ヲ知ベシ

舩乗ノ詞ニ。根ノアル雲ヲ。ワウレウト云テ山アル方ヲ知ク蝦夷国ノ西方ハ漫々タル大海ニシテ更ニ国ナシ然レ𪜈蝦夷ノ。ハボロ。ウヱベツ等ヨリ西南ニ当テ希ニ。ワウレウ。ヲ見ヿアリ是ハ朝鮮山ナリト云傳フト語レリ。此言。中レリト思ハル是又小図ヲ見テ知ベシ

坪ノ碑ニ五方ノ行程ヲ記シテ。去蝦夷国界一百二十里ト刻メリ（坪ノ碑ハ古ノ多賀城ノ門碑也今ノ仙臺宮城郡市川村ハ其城趾也古碑猶存在ス）此時代ハ小道ニテ今ノ六町ヲ以テ一里トシタルヿナレバ（一町ハ六十間。一間

二十五

ハ六尺）此碑ニ記シタル一百二十里ハ乃チ今ノ道法ニテ只二十里ナリ然レバ即チ今ノ桃生郡ノ邉ニテ。今仙臺封域ノ真中也。是古ノ蝦夷国界也。扨今ノ蝦夷国界ト云ハ松前ノ熊石ニテ。多賀城趾ヨリ小道一千三百二十里。今道二百二十里也。此如ク古ト今ト蝦夷国界ニ遠近ノ差アルヿハ天平宝字ノ頃迄奥羽ノ両州ハ王化ニ服セザリシ国〻然ル故ニ京家ニテハ奥羽ノ人ヲバ真ノ蝦夷ト心得テ外国人ニ等キアツカイ。ナリキ此故ニ東征ノ役止ヿナカリシ之天平宝字ノ頃。恵美朝猲等漸ク桃生郡ノ邉マテ切従ヘテ鎮府ヲ宮城郡ニ造営シテ蝦夷ノ押ト。セラレタリ其比。石碑ヲ城門ノ前ニ建テ去蝦夷国界一百二十里ト記シテ今ノ桃生郡ノ邉ヨリ南ヲ日本ノ地トシ北ヲ夷地ト定メラレタリ。是古ノ蝦夷国界也。其ヨリ四十余年ノ後。桓武帝ノ延暦中ニ征東将軍坂上大宿禰田村麿。大ニ征伐シテ終ニ多賀城ヨリ。小道八百四十里。今道一百四十里北ノ方。南部ノ大間。津軽ノ外ガ濵迄服従セシメテ海ヨリ南ヲ日本ノ地トシ北ヲ夷地ト定メラレタリ。是中ゴロノ蝦夷国界也。又其後六百七十余年ヲ経テ。後花園帝ノ嘉吉三年。武田太郎源信廣海ヲ越テ蝦夷国ヘ乱入シ。終ニ地ヲ得ヿ小道四百二十里。今道七十里。是即チ今ノ松前也。此松前ノ北ノ限リヲ熊石ト云。多賀

二十六

城趾ヨリ熊石マデ小道一千三百二十里。今道二百二十里也。是今ノ蝦夷国界ニシテ日本風土ノ限リトスル也（是ヲ以テ考レバ天平宝字ノ頃ヨリ蝦夷国界ノ廣クナリシヿ九陪余ナリ）此如ク奥ノ地。次第ニ開ケシ故ニ古ト今ト蝦夷国界ノ遠近。大ニ差アル也。今人其義ヲ不知。此故ニ今。坪碑ヲ讀者。其文ニ困テ蝦夷国界。大ニ近シト言テ惑ヲ取人多シ仍テ筆シテ以テ今ノ蝦夷国界ハ古ノ蝦夷国界ニ非ルヿヲ弁ズ

右ノ如ク熊石ヲ以テ日本風土ノ限リト見ルハ蝦夷ヲ外国ト立シヿナル故。柔和正直ノ見識𪜈云ベキ歟。亦竊ニ憶ヘハ強テ。蝦夷ノ極北ソウヤ。シラヌシ。等ヲ以テ日本風土ノ限

丶スベシ是蝦夷国ヲ以テ日本ノ分内ニシタル見識ナリ其故如何トナレバ往昔ハ真ノ蝦夷ハ言ニ不及奥羽ノ地モ王化ニ不服シテ常ニ朝家ヲ蔑ニ仕奉タルヲサヘ両三将ノ武徳ヲ以テ平服セシメテ今ハ却テ蝦夷地七十里ヲ上国荒服ノ国トナシタリ（即松前七十里ノ地ナリ）然シヨリ以来夷人等上国ヲ推貴テ今世ニテハ夷人挙テ上国ノ人タランヿヲ欲スル情多シト云リ此時ニ當テ小ク術ヲ施サバ其俗忽チ変化シテ速ニ上国ノ人物トナルヘキヿ掌ヲ反スヨリ易カルヘシ都テ此條ニ意味アル物語アレ𪜈忌諱ヲ顧テ不記

日本紀ニ蝦夷ノヿヲ記セルヿ数多アリ就中齊明紀ニ政所ヲ後方（シリベ）羊蹄（シ）ニ置ルヿアリ小子按ニ此後方羊蹄ハ真ノシリベシナル歟

二十七

〔紀年〕或人ノ説ニ紀年アリ建子ノ月ヲ以テ正月ト定メ建亥ノ月ヲ以テ十二月トナスト云リ且十二ケ月ノ名ノ方言有テ本邦ノ詞ト殊ナリト聞及ブト語レリ小子按ニ是欧羅巴ノ暦法ナリ蝦夷人此暦法ヲ用ルヿ怪ムベシ恐ルベシ

不審（イブカシ）蝦夷ノシリベシハ松前ヨリ七十余里奥也齊明ノ朝此地ニ政所ヲ置程ニ蝦夷ヲ手ニ入レシナラバ今世ハブウヤカラフト迄モ悉ク日本ノ人物ナルヘキハヅナリ然ルニ西ハ熊石東ハ汐首ヲ過レバ悉ク夷躰異言也愈不審（イブカシ）其前後ノ文勢ヲ考見ベシ竊ニ憶津軽山ヲシリベシト心得タルニハ非スヤ多罪又按ニ齊明ノ朝ヨリ一百余年ノ後天平宝字ノ頃宮城郡多賀城ニ碑ヲ建テ去蝦夷国界一百二十里ト刻メリ又愈不審以テ後識ヲ待也（蝦夷国界古今遠近ノ差アルヿハ上ノ坪碑ノ條ニ詳ニ弁ズ）

蝦夷モ同類ノ人也然レ𪜈其国文華開ケズ今ノ世迄モ開闢ノ時ノ如ニテ宝貨穀帛文字礼服紀年等無クシテ只食ヲ求ルヿト男女交合ノ業ヲ知レル耳ニシテ實ニ蠢爾タルヿハ彼ノ国智者出テ教ルヿナキ故也抑各国ノ其初メヲ思ヘバ日本モ唐山モ朝鮮モ阿蘭陀モ今テコソ文物国トハ成タレ𪜈開闢ノ當坐ハ皆今ノ蝦夷ノ如ニアリシヲ大智ノ人交出テ数千年ノ間油断ナク教化アリシニ因テ各文物国トハ成シナリ蝦夷モ大智ノ人出テ教化セバ漸々ニ開ヿ疑ナシ然レ𪜈其国飽マデ氣運否塞ノ下国ナル故ニヤ開闢以来智者出タルヿヲ不聞猶此末世トテモ聖智ノ人ノ出ルヿモアルマジケレバ濟度ノ為ニ隣国ヨリ教化シテ人道ヲ知シメ物産ヲ開テ生育ナサシムベキヿ是神佛儒ノ旨ナルベシ殊ニ蝦夷ハ界モ近ク其上日本ヲ尊信スル

二十八

国俗ナレバ小ク教諭セバ其俗忽チ化服スベシ是其国江立入ル商估（アキビト）舟人ノ輩タリ𪜈心得アルベキヿ歟

安永ノ初年ニ小子松前ノ人ト旅宿ヲ共ニス（其人名ハ六兵衛）終夜蝦夷地ノヿヲ問シニ彼人数條ノ物語ノ上蝦夷人ハ悉ク日本ヲ慕テ本邦ノ風俗タランヿヲ欲スル者多シト又其地ニ金銀山及ビ砂金ノ影ク出ルヿヲ語リ又オロシヤトヤラン云ル国ヨリアヤシキ人来ルヿアリト聞及ブト語レリ其後安永ノ末年小子肥前ノ鎮臺館ニ遊事シテ崎陽ニ至リ和蘭人アーレントウェルレヘイトニ逢テヘイト語テ曰蝦夷ハ日本ト一條ノ海水ヲ隔タレバ其地勢別国ニ

似タレ圧侊ラ日本ヨリ小ク招諭セバ上国ノ風ヲ望テ其俗忽チ変化スヘシ其俗変化セバ其国悉ク日本ノ分内トナルベシ。和蘭ハ云ニ不及欧羅巴諸州ノ風ニテ遠ク萬里ヲ隔タル国ヲサヘ能招諭シテ皈服セシメ。己レガ分国トナシテ永ク本国ノ助トス。然ル故ニ近頃欧羅巴ノ莫斯歌未亜遠ク北海ヲ越テ蝦夷ヲ招諭スルノ志アリト語レリ此二子ノ言ニ因テ熟思ヘバ蝦夷ヲバ早ク招諭スベシ。早クセズンバ後世必莫斯歌未亜ノ賊至ベシ其時臍ヲ噬圧遅カラン歟竊ニ憶バ風ヲ移シ俗ヲ易テ一州ヲ経邦シ其金銀ヲ取テ上国ノ宝貨ヲ増其九百里ノ地ヲ招テ上国ノ

二十九

郡ト為ノ術有ニ似タリ。然ト云圧尋常ノ商估舟人ノ輩ニ不可説。術アル商估舟人等ニ會テ口自ラ語ルベシ。只心憎キハ莫斯歌未亜ノ姦賊等先達テ蝦夷地ニ入テ上国ノ商估舟人等ヲ拒ムヿアラン歟若拒ムヿアラバ速ニ其赤賊ヲ鏖ニシ災ノ根本ヲ除テ後快ク教諭セバ前文ノ如ク其俗忽チ上国ノ風ニ移テ。遠クカラフト。迠モ松前ニ等キ風俗トナルベシ然ル圧ハ金銀ヲ得テ宝貨ヲ増而已ナラズ其九百里ノ地悉ク上国ノ郡ト成テ目出度ヿ此上モナキヿナルベシ是又商估舟人等ノ大義ナル哉

和蘭人ヘイト語テ曰北地ヨリ南国ヲ取ヿハ仕易ク。南地ヨリ北国ヲ取ヿハ仕難シ其故如何トナレバ北地ヨリ南地ニ入ヿ五七日ナレバ風土モ暖カニ産物モ多シ。又入ヿ十日二十日ナレバ愈暖カニ愈多シ。此故ニ進ムニ精神増テ。地ヲ得テ益アリ是北ヨリ南ヲ侵シ易キ所ナリ亦南ヨリ北地ニ入ヿ五七日ナレバ風土寒ク産物モ不多。又入ヿ十日二十日ナレバ愈寒ク愈無シ此故ニ進ムニ精神薄ク地ヲ得テモ益ナシ是南ヨリ北ヲ不欲所ナリ。如此趣意ナル故和蘭ハ呱哇ヲ取韃靼ハ唐山ヲ取莫斯歌未亜ハ韃靼ヲ取是皆北ヨリ南ヲ取シ也ト云リ。小子憶此言前人未発ノ説ニシテ人情如斯有ベキヿニ思ハル是ニ因テ考レバ莫斯歌未

三十

亜ノ蝦夷ニ至レル志意甚憎ムヘシ。然レ圧其蝦夷ニ至レルヿ未久今猶両葉ト云ヘシ

其国鴻荒ノ世ノヿハ不可知。中古以来。日本紀及ビ異国ノ書ニ蝦夷ノヿヲ言シモノ数多ナレ圧其説紛々トシテ據トシガタキヿ多シ其後嘉吉年中。松前ノ地荒服ト成シ以来其封域始テ定ルト云圧夷地ノヿニ於テハ猶不可知モノ多シ又其後源君美子能考索シテ蝦夷志ヲ作テ始テ其一州ノ大畧ヲ可見。然レ圧此時代蝦夷国ノ事跡未精密ナラサル歟今ヲ以テコレヲ見レバ猶遺漏アルニ似タリ其後北海隨筆。蝦夷隨筆等アレ圧亦復闕遺多シ然ト云圧。蝦

夷国ノ大躰ヲ可見モノ。此三書ヲ外ニシテ更ニ書ナシ此故ニ今小子ガ述ル所モ此三書ニ本ツイテ且コレニ加ルニ。ヘイトガ言ヲ以テシ亦其国渡海ノ舟人ノ説ヲ撰采テ彼是相照シテ浄冩スル故。新説既ニ多シ其旧説ハ三書ニ多ク載ル故。茲ニ不書

朝鮮。琉球ノ人物ハ世々本朝ニ来聘シテ諸人ノ見所ナレバ其図ヲ不載。蝦夷人ニ至テハ奥羽ノ人ト云モ見ヿナシ況ヤ其余ヲヤ仍テ其人物及ビ衣服器物等ノ大畧ヲ図スル耳

其国ノ方言聞傳シヿ数多アレモ文長ケレバ不記。只其一ヨリ十迠ノ数ノ名ノ方言ヲ左ニ挙ル耳

一(シネツプ) 二(トツプ) 三(レツプ) 四(イネツプ) 五(アシツキ) 六(イワン) 七(アルワン) 八(トベシ) 九(シネベシ) 十(トオ)

蝦夷国ニ。王ト云者モナク大名ト云者モナシ只一村切ニ聚落ヲナシテ其中ニテ家筋正シク人望アル老年ノ者。其部長ト成テ。事ヲ計ルト云リ。然ルトキハ誰(タレ)蝦夷国ノ主(アルジ)ト云ヿモナシ其上夷人ノ性。至愚至善ニシテ且其国人挙テ上国ノ風ヲ望ムヿ孩児ノ父母ヲ慕フガ如シト聞及ベリ。コレニ因テ思ヘバ其国ニ立入。商估舟人。ノ輩タリモ。夷人ヲ諭シテ上国ノ風ニ移シ。俗ヲ易シメバ。公ニ言ハヾ忠義ニモ准ズベキ歟。私ニ於テハ愚人ヲ濟渡スルノ類ナレバ其人ニ取テハ善根モ云ヘキ歟。都テ此国ノ物語。聞及ビシヿモ此書ニ記シタキヿ数多アレモ忌諱ヲ顧テ不筆大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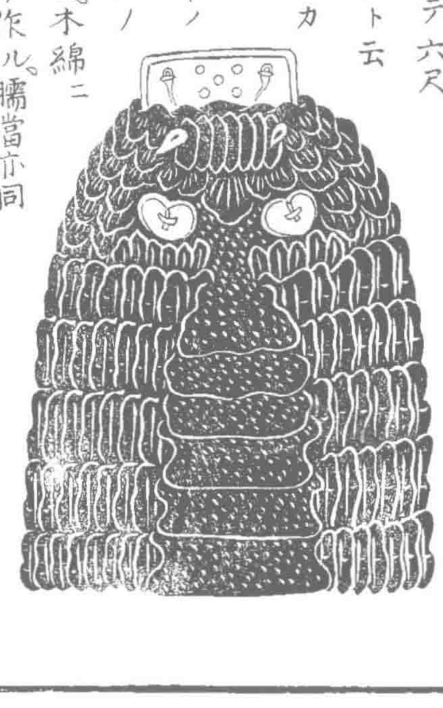
右蝦夷畧説

甲(ヨロイ)ヲヨケベト云革。三重トヂ合。長二尺二寸。上ニテ幅二尺四寸下ニテ六尺

冑(カブト)ヲコンチト云

又タカラカウシモ云

小手ハイタヤノ木ヲ筋金ノ如ニシテ。木綿ニトヂ付テ作ル。臑當亦同



此図ハ蝦夷ノ部長(オトナ)ナドニテ上品ノ姿也

男ノ惣称ヲ。ツカイト云。女ノ惣称ヲ。メノコシト云

夫ヲホクト云。妻ヲマチト云



此図ハ蝦夷人。唐山(カラ)ノ服ヲ着テ。莫斯哥未(ムスカウビ)亜(ヤ)ノ被(カブ)リ物ヲ被リ。日本ノ太刀ヲ帯ル躰也

此女夷ハ上品ノ姿也
女ハ皆面ニ草花或ハ破格子ナドヲ黥ニスル〻脣ヲバ
薄ク黥シテ青色ニ
スルナリ

此衣服ノ織物
モ自国ノ物ニアラズ
皆日本唐山等ノ織物也
帯ハヒツコキニテ前ニテ結ブ〻下品ハ藤縄等ヲ用



中品ノ女夷大概
此等ノ姿也

上下トナク男
女皆徒足ニテ
霜雪岩石ヲ踏
テ少モ痛ムコトナシ男夷
山ニ入テ獣ヲ獵モ皆徒足也



蝦夷ハ男女ﾄﾓニ眉毛一文字ニ生
ツヾク也其外惣身毛多シ

三十三

中品ノ男夷大概
此等ノ姿也

是蝦夷人日本
ノ古着ヲ服シ
麻ノ皮ヲ腹巻
ニシタル躰〻



三十四

下品ノ夷人獣皮ヲ
着タル姿也被リタ
ル物ハ本邦ノ
雪帽子ヲモ
用ヒ又自国
ニテモ制スル〻



中下品ノ拵ハ白鞘ニテ櫻カバ
ヲ以テ巻其身ハ甚ナマグサシ

中下品ノ者ﾄﾓノ帯ル脇差ヲエタシロ
或ハマキリト云皆本邦ヨリ渡スル〻出刃包丁ノ類ニシテ悉酒田打也

下品ノ女夷ハ大概此等ノ姿也
此衣服ノ地ヲハアツシト云フ此物バカリ自国ニテ制スル也
藤ノ如キ蔓草ノ皮ヲ以テ織ト云リ精粗品々ア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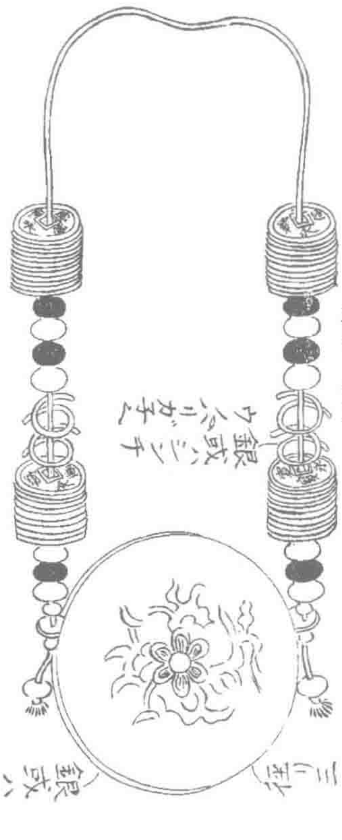
蝦夷ノ男児弓ヲ射習フ躰
木ノ枝ヲ輪ニシテ是ヲコロバシテ射ル走リ物ノ目付ヲ習フナリ



下品女夷鮭魚ヲ負テ運送スル躰



シトキノ図



女夷ノ首ニ掛ル物ハ守袋ノ類ト云リ



下品女夷間熊ノ子ニ乳ヲ飲スル者アリ
鷲嶋鵄ノ類ヲ養テ箭羽ヲ取也
蝦夷ノ家皆一間造リニ掘立柱ニシテ藤蔓ノ類ヲ以テ結固ル也其国鋸斧ノ類ナシ然ル故ニ上品ノ家ト云氏皆此制也



夷人ヤスヲ以テオツトセイヲナゲ突ニスル躰
ヤ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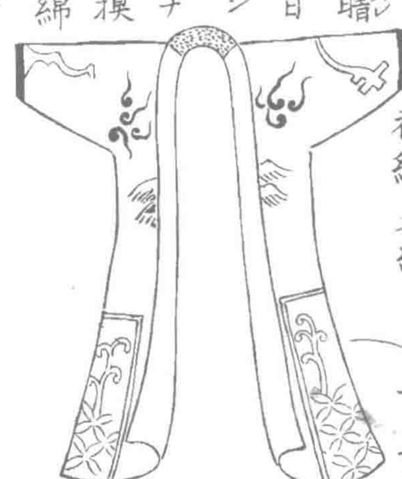
蝦夷ノ舟多ク丸木舟ニテ大木ヲ鐫テ制ス又板ヲ縄結ニシテ造ルアリ二人乗ニモ三人乗ニモ一人阿伽汲ノ役有テ不断汲ザレバ水入テ舟沈ムト云リ

此図ハ丸木舟ニテ縄結ノ舟ノ図ハコレヲ略ス



アツシ　都テ衣服ヲアツシ亦ハジツトクト称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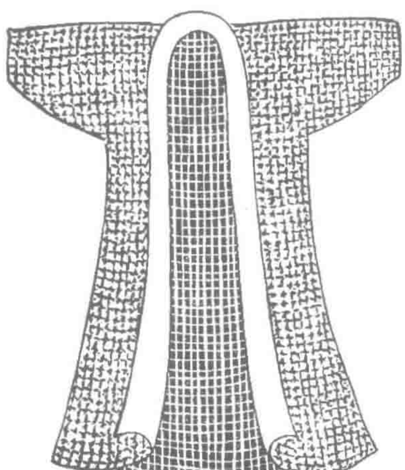
此服ハ男夷晴ノ服ス皆日本ノ古着ニシテ純子繻珍ナドノ単物ニ模様ハ紺ノ木綿ヲ様々ニ切テ縫付ルニテ女夷ノ服ハ摸様禁制也



四十一

アツシ

此織物バカリ自国ニテ制スル也



男夷ノ衣服之



是即唐山ノ物ニシテ満州カラフトヲ経テ蝦夷ニ来ル也世ニ蝦夷錦ト云モノ即是也

袖口ヲ四五才折返シテ着ル之是ヲ馬脚ト云

是即韃靼ノ風ニシテ今ノ唐山モ皆此制之

女夷ノ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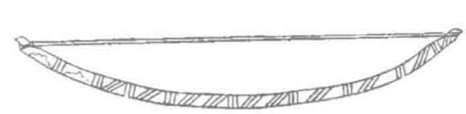
男服ニ似テ袖ニ馬脚ノ折反シナシ

是亦唐山ノ物也



真ノ根ニハ毒ヲ塗故竹ヲ添テ糸ニテ巻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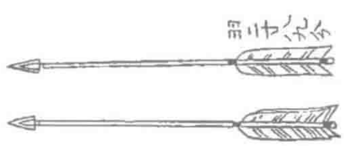
矢ノ根ハ鹿ノ足骨ヲ用ユ



弓夷語ニハグト云

オツコノ木ニテ作ル世ニ伽羅木ト云モノ之廻リ二寸六七分長サ三尺七八寸皆革ニテ巻之弦ハアイト云草ノ皮ヲ以テ三ダリニヨ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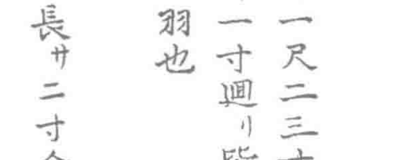
矢



長サ一尺二三寸太サ一寸廻リ皆四ツ羽也

根ノ長サ二寸余

矢筒夷語イカイフ



長サ一尺七八寸径二寸四五分革ニテ丸ク作ル金具ハ白メ流シ之或ハ平ク作ルモアリ

ユマサ 脇差ノ類也。正身ハナシ木ヲケヅリテ指込置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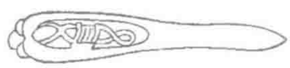


裏表ニ小刀櫃アリ長一寸五六分

柄ノ長サ五寸鞘一尺五六寸。幅一寸七八分。厚サ三四分

惣金具ハ薄眞鍮打出シ模様。柄頭ハ白メ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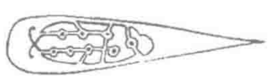
笄カウガイ



模様ハ銀ノ置彫也

幅五分余。長サ六寸計。樋ノ中ハ赤銅ナゝ子ク是全ク日本細工ナリ

同



模様スカシ彫。幅七八分。長サ五寸余。惣地眞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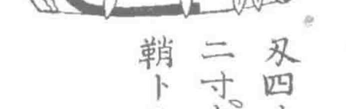
右何レモ。ユマサノ小刀櫃ニ指ス

ヱモシツホ 是ハ正眞ノ身アリ



柄ノ長五寸。鞘ノ長一尺三寸。幅一寸二分。厚四分

サスガ一キリ 小刀ノ類ク



刄四寸計。柄一尺二寸。鹿角ヲ以テ鞘トス

蝦夷太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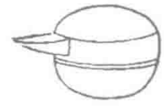


惣金具或ハ眞鍮或ハ白メ

正身ナシ。柄ノ長七寸余。鞘ノ長二尺二寸余

幅一寸二分。鍔二寸五分

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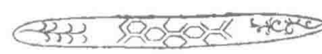
径五寸五六分
深サ二寸計

盃



径三寸余
深一寸五六分

髭上(ヒゲアゲ)



長サ一尺二寸余
幅六七分。彫モノアリ夷人酒ヲ飲𪜈此物ニテ髭ヲスクイ上テノムト云リ

蝦夷国ニ酒ナシ本邦ノ商舶。夷物ト交易スル𪜈ハ酒一斗ニ水二斗ヲ加テ与フト云リ

クワサキ



地金鉄。摸様真鍮
頭ノ径リ五寸余。両脚ノ長サ七寸計

夷人病アル𪜈祈禱ノ為ニ枕本ニ置。カザリ物也

懸刀

平身作無双

此懸緒蝦夷ニテ織也日本ノサナダ打ノゴトシ

此緒ヲ筋違ニ肩ニ掛ル也



鐺ハ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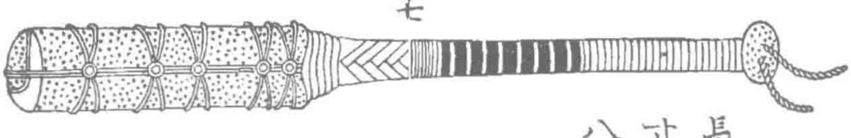
鞘ハ革巻摸様ハ朱黒相雑ルナリ〇鞘ノ幅一寸五分

太刀ノ長二尺余。柄ノ長七寸計。掛緒ノ幅二寸余

鍔ハ三枚重。柄ハ黒革巻

人死ル𪜈葬送畢テ。一類ノ者𪜈集リテ其施主タル人ノ頭ヲ此刀ニテ一打ツヽ打テ血ヲ出ス。是不孝。不悌等ノ罪ヲ攻ル心ナリト云リ是ヲ。メカ打ト云





無人嶋ノ地図ハ別ニ一枚ニ作テ此巻ニ附

此嶋本名小笠原嶋ト云圧世挙テ無人嶋ト称スル故ニ称ニ随テ無人嶋ト表スル〻。小笠原嶋ト名ツケシコトハ昔時小笠原某此嶋ヲ見出シテ地図ヲ持皈シ故ニ名付シ也○二百年前ニ伊太里亜人メガラニユストト云者南方ニ新世界ヲ見付タルヲ直ニメガラニカト名ツケタルガ如シ

無人嶋ハ伊豆ノ辰巳二百七十里ニ在○伊豆国下田ヨリ三宅嶋ヘ十三里○三宅嶋ヨリ新嶋ヘ七里○新嶋ヨリ三倉嶋ヘ五里○三倉嶋ヨリ八丈嶋ヘ四十一里○八丈ヨリ北ノ無人嶋ヘ九百八十里南ノ無人嶋ヘ二百里

八丈ヨリ無人嶋ヘ渡ル洋中ニ五嶋アレ圧只一大石山ニシテ産物ナシ

三倉嶋ヨリ八丈嶋ヘ渡ル洋中ニ黒瀬川ト云テ急流ノ瀬アリ舟人ノ難所トスル處〻図ヲ見テ知ベシ

嶋々大小都テ八十九山アリ其中大嶋二中嶋四小嶋四此十嶋ハ土地廣ク草木多ク處々平地有テ人居住スベシ其余七十余嶋ハ岩石嶮峻ノ小嶼ナル故ニ人居住スルコアタハズ只産物ヲ探ルベシ

此嶋二十七度ノ暖地ナル故ニ山嶺澗谷ト云圧猶菽麥粱稗蕃諸芋ヲ植ベシ又烏臼木(ナンキンハゼ)ヲ植テ蠟ヲ淂ベシ又漁獵ニ珍ヲ淂ヘシ

此嶋ニ産スル草木及ビ諸物。下ニ記ス然レ圧獸類ハ絶テ無

ト云リ○木ニハ根本ニテ一囲計有テ高キヿ三十余尋ノ堅木アリ是珍トスベシ又櫻梠ニ似テ甚高キ木アリ椰子樹栟櫚木白欒子カチヤンノ木栴檀樹榎木樟木山柿藤ノ葉ニ似タル大木桂樹桑木等也○草ニハ山飯来當飯ニ似タル草九葉ノ牽牛花等也○鳥ニハ音呼ニ似タル鳥五位鷺ニ似タル鳥梅首雞ニ似タル鳥白鴎ニ似テ大サ三尺余ノ大鳥等〻都テ此嶋ノ鳥ハ皆徒手ニシテ捕ヘラルヽト云リ○石ニハ明礬緑礬五色石菊面石此外異石多○海産ニハ鯨魚大海老大牡蠣海膽等也右ノ外産品猶多

此無人嶋ハ延宝三年肥前国長崎ニ於テ唐船仕立ノ船ヲ造営有テ其船ヲ伊豆国ヘ廻シ長崎ノ住人嶋谷市左衛門中尾庄左衛門嶋谷太郎左衛門（此三人ハ学術有テ天文地理ヲ知者也）江戸小網町ノ大工八兵衛等ヲ首立トシテ惣人数三十余人御印ノ旗ヲ賜テ同年閏四月五日伊豆ノ下田ヲ出帆シ先ッ八丈嶋ニ至テ夫ヨリ段々東南ノ洋中ヲ探テ終ニ八十余嶋ヲ見定メ嶋ノ大小天度ノ高下草木産物等ヲ詳ニシテ同年六月二十日再ヒ伊豆ノ下田江皈帆スト云リ此ニ記ス所ハ彼ノ嶋谷家ノ記録ニ據モノ也○私按ニ彼ノ嶋谷家ノ記録ニ黒瀬川ノヿヲ不言黒瀬川ハ三倉嶋ト八丈嶋トノ中間ニアリ幅二十余町有テ東西百里ニ渡リタル大急流

ノ黒潮ナリ此瀬ヲ乗切ヿ大ニ心得アルヿト聞及ヘリ然レトモ夏秋ハ此瀬ノ流レ穏カ也冬春ハ大急流ナリト云リ嶋谷家ノ者トモ無人嶋ヘ渡リシハ閏四月初旬ニ下田ヲ出帆シテ同年ノ六月下旬同所ヘ皈帆スル時ハ此瀬ノ穏カナル時節故此瀬ノ難所ヲ不見シテ乗過シト思ハル此故ニ不記歟○私按ニ彼ノ嶋八十余嶋ノ中第一ノ大嶋廻リ十五里ナル時ハ壹岐嶋ニ比スヘシ其次ノ大嶋廻リ十里ナル時ハ天草嶋ニ比スベシ其余廻リ二里以上六七里ニ及ブモノ八嶋有都テ此十嶋ハ湊アリ平地アリ人居住スベシ五穀植ベシ且暖氣ノ邉地ナル故珍異ノ物ヲ産スル也

其余七十余山ハ岩石小屿ナレトモ亦復小ク物ヲ産スル也是ニ因テ竊ニ工夫スレバ此嶋ヘ人ヲ蒔テ樹藝ヲ為シ村落ヲ建立シテ山海ノ業ヲ起シ一州ノ産物国ヲ仕立テ後此嶋渡海ノ常船ヲ造テ歳ニ渡海シテ産物ヲ收ムベシ船ヲ造ルノ費ハ一渡海ニテ償フベシ是尋常商估ノ知ザル所ナル故後業ノ為ニ此ニ記ス也頗ル好事ノ商估憤発シテ此業ヲ興サハ巨萬ノ利目前ニアルベシ勉之勉之

安永年中小子肥前ノ鎮臺館ニ遊事シテ崎陽ニ至リ和蘭人アヽレントウエルレヘイトニ會スヘイト其地理書ゼオガラーヒノ說ヲ談ジテ日本ノ辰巳二百余里ニ嶋アリウーストエーランドト名ヅクウーストハ荒地エーランド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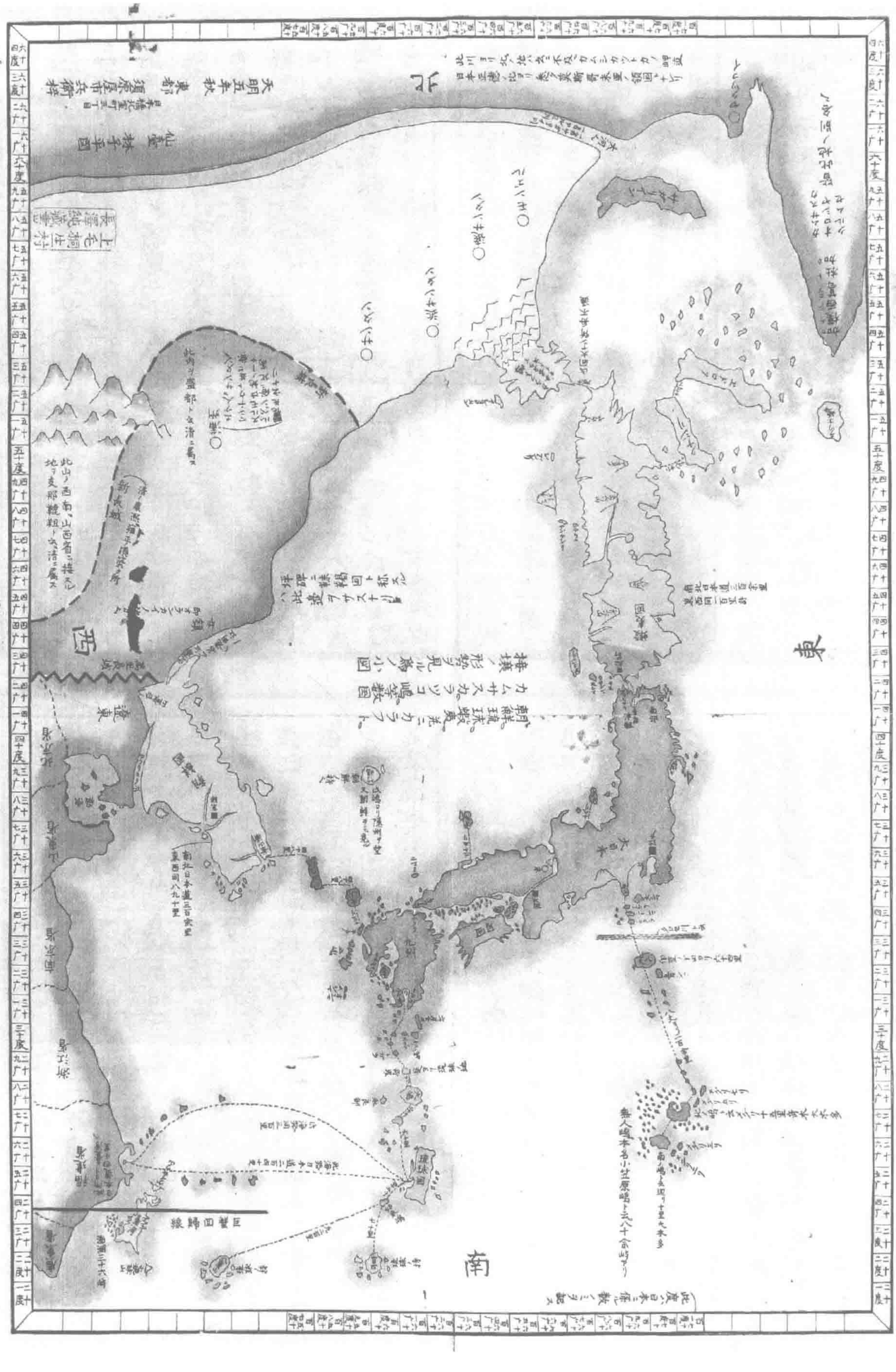
嶋ノ事也ト語レリ。又言テ曰此嶋ハ無人ナレ𪜈草木多キヲ見レバ不毛トハ言雖シ。日本ヨリ人ヲ蒔テ一州ノ地ト為テ五穀産物等ヲ仕立バ海遠カラザル故。大利アルベシ。和蘭ヨリコンハンヤヲ立ルニハ海遠ク国小ニシテ費ニアタラズト云リ小子ヘイトが言ヲ然リトス。仍テ亦復参考ノ為ニ此ニ記耳無人嶋畧說大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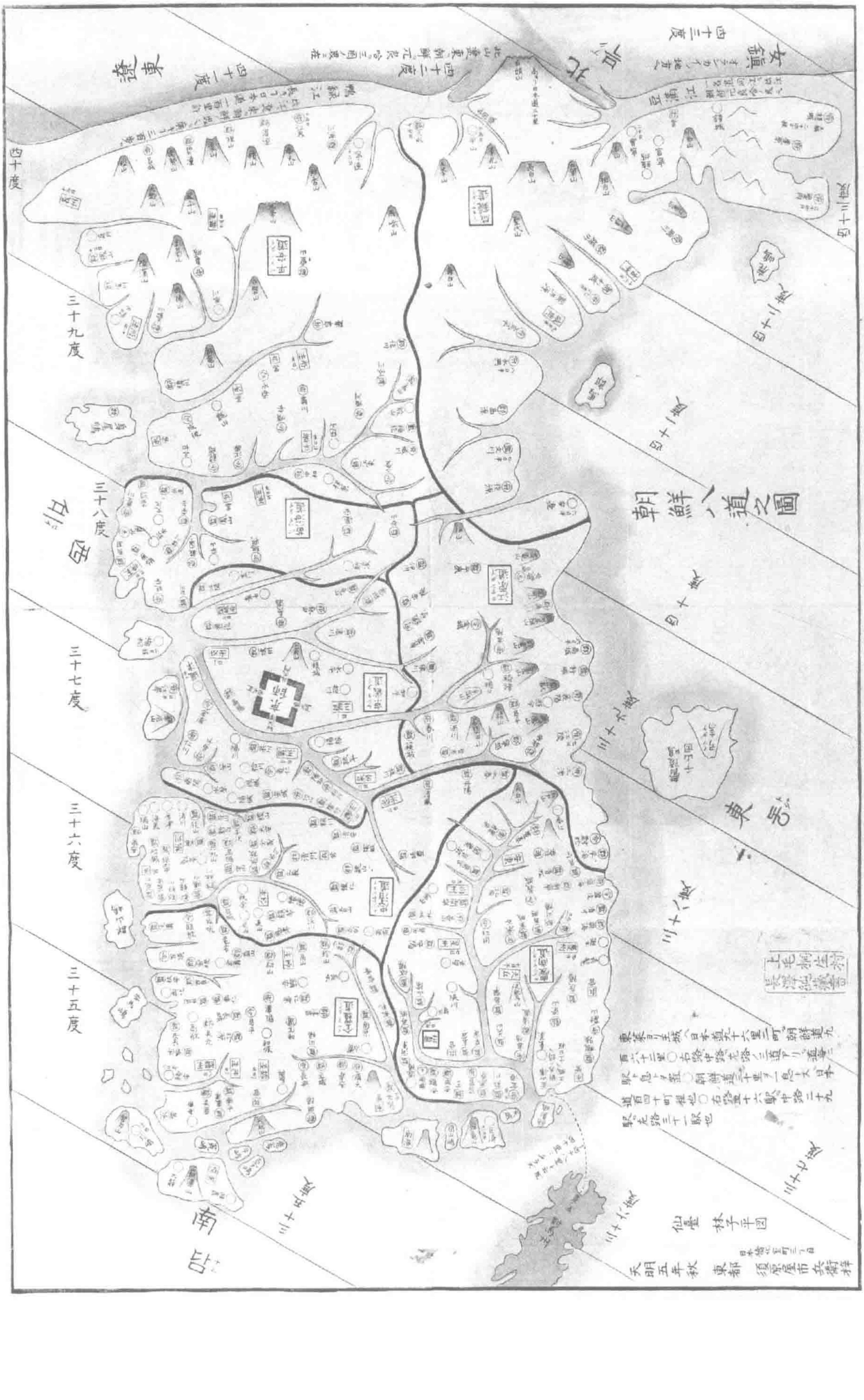
右惣計五図四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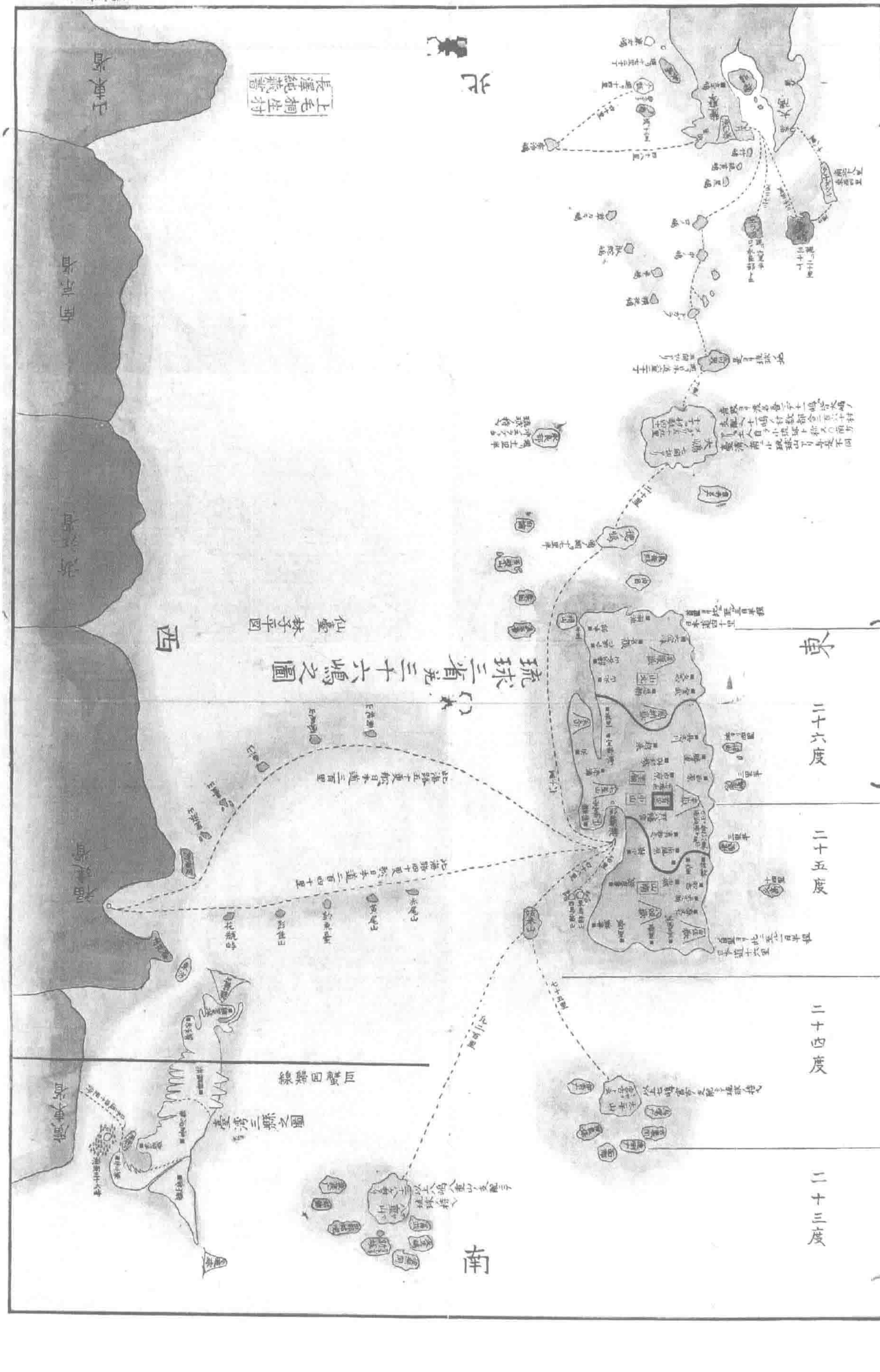
天明五年乙巳秋　仙臺　林子平圖并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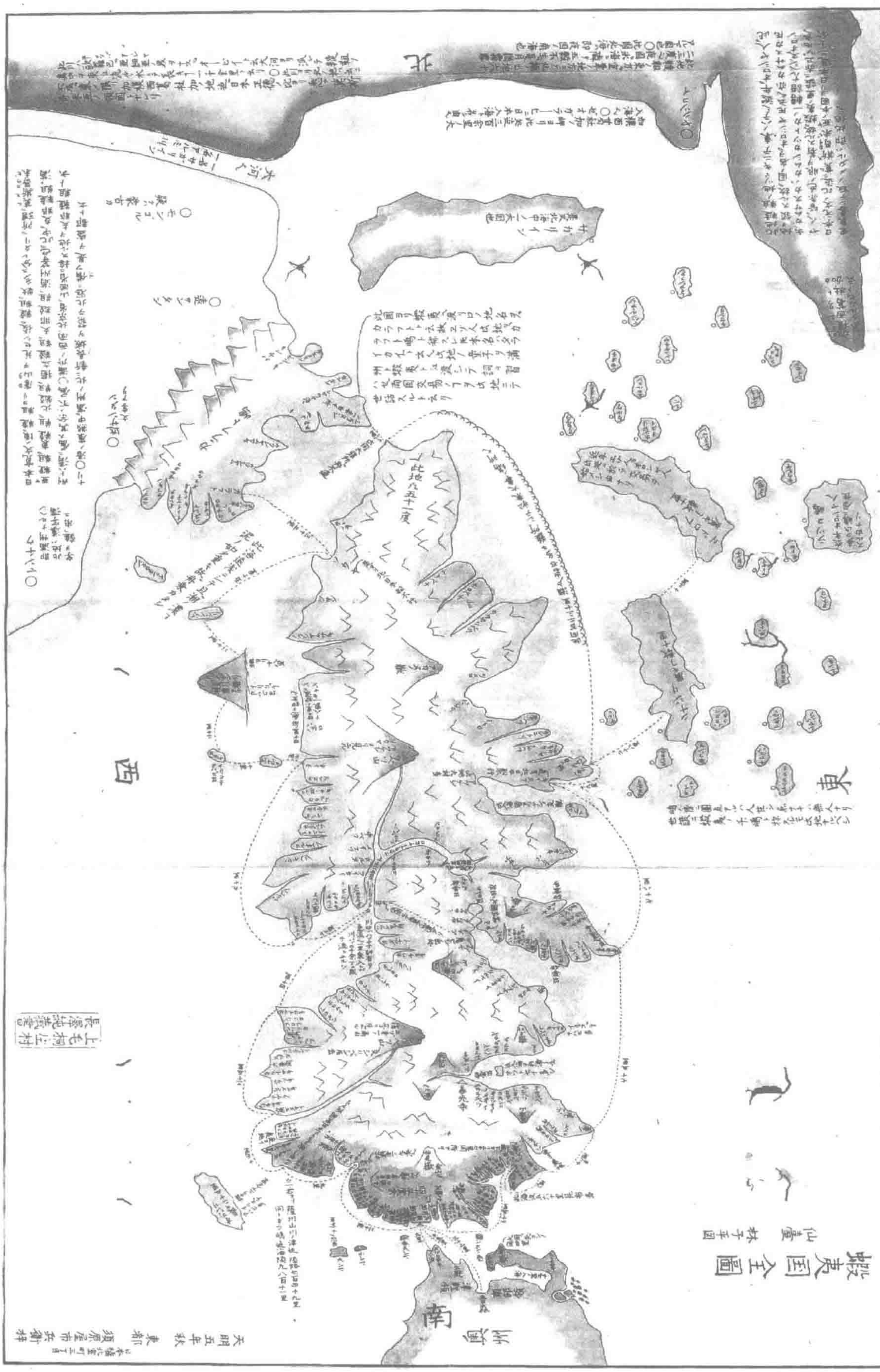
右三国通覧図説ハ小子敢テ経濟ヲ言ニ非ズ亦妄リニ地理ノ學ヲ玩ブニモ非ズ。只武門ニ携ハレル人ヲシテ三隣ノ地理ヲ知シメン事ヲ欲スル耳。是武藝ノ余計ナルニ似タレ𪜈併ラ竊ニ憶ヘバ却テ武門ノ奥旨𪜈言ベキ歟。観者以テ経濟ノ書トスル事勿レ同年林子平自ラ一句ヲ跋ニ言事尓

天明丙午夏　東都書林　室町三町目　須原屋市兵衛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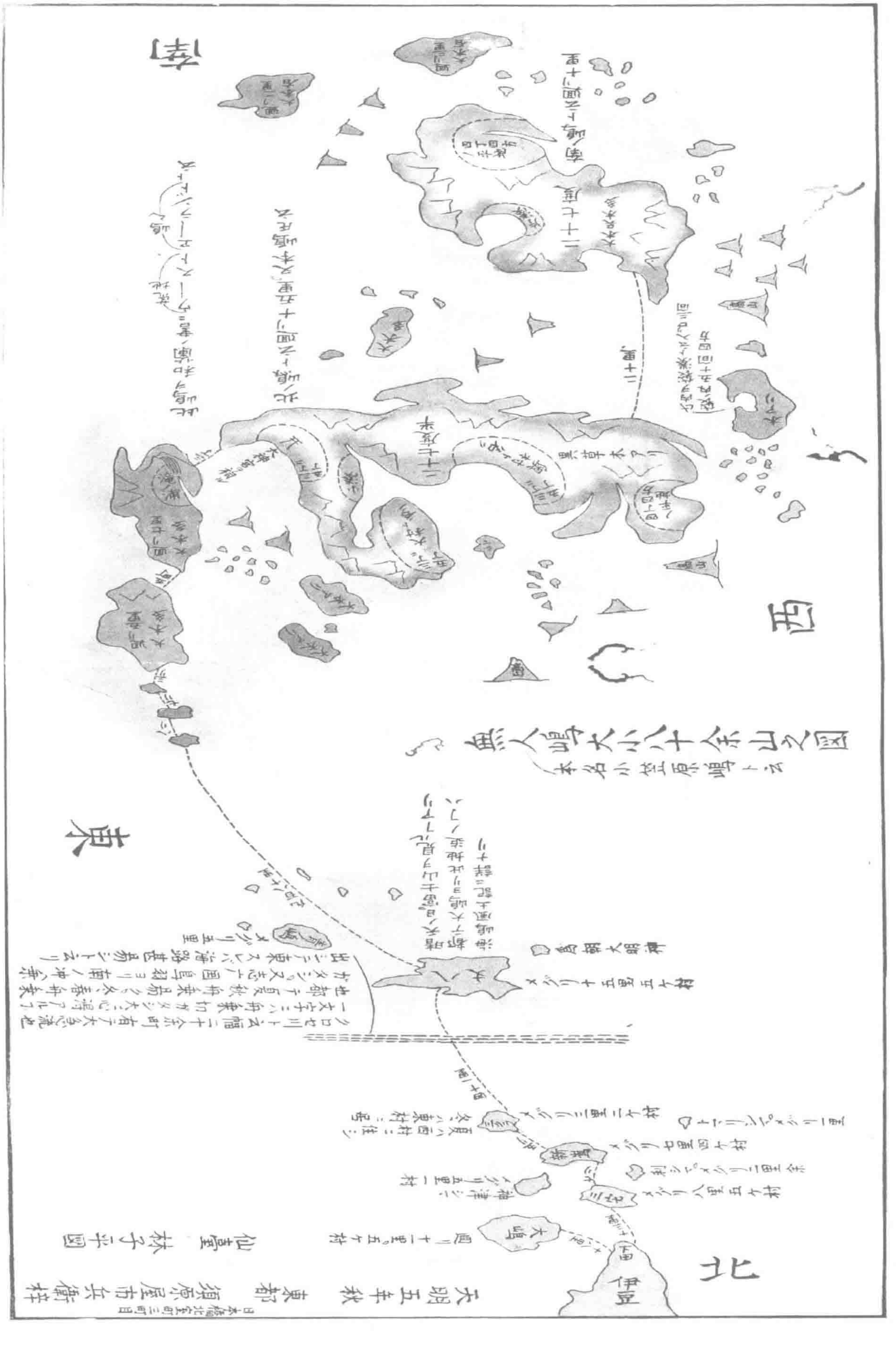

朝鮮琉球蝦夷并ニカラフトカムサスカラツコ嶋等数国接壌ノ形勢ヲ見ル為ノ小図
天明五年秋
東都　須原屋市兵衛梓
仙台　林子平図
東
西
南
北


朝鮮八道之圖
東
西
南
北
三十九度
三十八度
三十七度
三十六度
三十五度
四十度
仙臺 林子平図
天明五年秋 東都 須原屋市兵衛梓


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嶋之圖
仙臺　林子平図
東
西
南
北
二十六度
二十五度
二十四度
二十三度



蝦夷国全圖
仙臺 林子平図
天明五年秋
東都 須原屋市兵衛梓
北
東
西
南


無人嶋大小八十余山之図
本名小笠原嶋ト云
北
東
西
南
伊豆
大嶋
周リ十一里五ヶ村
八丈
メグリ十五里五ヶ村
晴天ノ日富士山ヲ見ルコトアリ
都テ大嶋ヨリ此地迄ノコトハ
海嶋風土記ニ詳ナリ
二十七度半
二十七度
二十里
北ノ嶋ト云廻リ十五里又本嶋トモ云
南ノ嶋ト云廻リ十里
此嶋ヲ和蘭ノ書ニウーストエーランドト云
天明五年秋
東都　須原屋市兵衛梓
日本橋北室町三町目
仙臺　林子平図

新井白石（源君美）著

南島志

享保四年（一七一九）鈔本

據享保四年（一七一九）

鈔本影印

南島志二卷　日本舊鈔本

此書日本源君美撰紀琉球國事分十目曰地理曰世系曰官職曰宮室曰冠服曰禮刑曰文藝曰風俗曰食貨曰物產其書撰於其國享保己亥當中國康熙五十八年敘述頗有條理與中山傳信錄琉球志互有詳畧足資參考此本乃羅日本時得之東京光緒戊申正月上虞羅振玉題記

白石先生著　南島志

南島志總序

流求國古未有聞焉、始見於隋書、曰、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還、明年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

天朝史書不紀其事、然據彼所書、則知其國既通于斯矣、

考國史曰、

推古天皇二十四年、掖玖人來、南島朝獻蓋自此始、是歲寳、大業十二年也、曰、邪久、曰掖玖、曰夜句、曰益救、東方音皆通、此云掖玖、隋書以爲邪久、即是流求也、又曰、

天武天皇二十一年秋、所遣多禰島使人等、貢多禰國圖、其國去京五千餘里、居筑紫南海中、所謂多禰國、亦是流求也、當是之時、南海諸夷、地名未詳、故因其路之所由而名、多禰島即路之所由、而後隸大隅国、一作多褹、唐書亦作多尼、多禰国即南海諸島、於後而𢇁而稱之南島者是已、

元明天皇和銅六年、南海諸島、咸皆內附、至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後、史闕不詳、訒、

文武天皇大寶中、併掖玖嶌於多褹嶌、置能滿益救二

一本寳下有晉字

夷一作嶋

郎、以為太宰府所管三嶋之一、及
仁明天皇天長初、傳多褹島以隷大隅国、於是乎南島貢
獻蓋既絶矣、而此間之俗亦稱之以為流求、且謂其俗啖人之
國、殊不知此昔時所謂南島也、至後又名曰鬼島、則遂併
流求之名而失之矣、既而其国稱藩中国、且通市舶於我
西鄙、流求之名、復聞於此、以迨于今、按流求、古南倭也、南
倭北倭、並見山海經、而南島復見海外異記、二書蓋皆後
人所作、雖然、其書並出魏晋之際、如其所傳亦既尚矣、美
嘗按東方輿地、経短緯長、限之以海、莫有海内可以容南
北倭者、若彼流求蝦夷之地、接我南北相去不遠、蓋此其
所謂者也、且如後漢倭國列傳所載光武中元二年倭
奴国奉貢朝賀、以為倭國之極南界也、魏晋以前
天朝未有通中国者、所謂我極南界、即是古南倭也、其傳併
倭人鮮卑傳註引魏書作汗
載夷洲澶洲、而鮮卑傳亦有檀石槐東擊倭人国、得千餘
家之事焉、呉志亦曰、大帝黄龍二年、遣將軍衛温諸葛直
一本作所在
等、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所絶遠、卒不
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是時亦莫有異邦之人來擾我
邊境者、據西洋所刻萬国全圖、本邦及流求蝦夷、並在海
中洲島之上、或絶或連、以為東方一帯之地、其他可以為
国者、如彈丸黒子、亦未有之也、然則鮮卑所擊者古北倭、
後所謂蝦夷、而呉人所至者亦是古南倭、後所謂流求、而
已、若彼二國、方俗雖殊、然方言頗與此俗同、如其地名、與此
間不異者往々在焉、且大後漢魏晋以来、歴世史書、並傳我
事、而有與我不合者、蓋與彼南北二倭相混而已矣、世之人
槩以為其懸聞之訛、非通論也、初、隋人名曰流求、其所由来
詳曰、自義安浮海到高華嶼、又東行二日、到黿鼊嶼、又一日
便到流求、義安、即今潮州、高華嶼、後俗謂之東番、即今台灣、
山下有亦謂案壁山五字
黿鼊嶼、即今其国所謂悪平嶋也、明人以謂熟壁山。古今方
音之轉耳、據此而觀之、流求本是其国所稱、而隋人因之、亦
不可知也、国人之説曰、永萬中、源為朝浮海、順流求而得之、
因名流求、明洪武中、勅改今字、蓋不然也、隋世既有流求之
名、而元史亦作瑠求、且據野史、為朝始至鬼島、其地生萑葦
之大者、因名曰葦島、明人又以謂於古為流虬、地界萬濤蜿
蜒、若虬浮水中、因名、後轉謂之琉球、出世法錄 蓋又不然也、其國
未之前聞也、隋人始至以為流求、且謂国無文字、豈有取虬
浮水之中義也哉、不強求其説可也、其国風俗、隋書所載最
詳、後之説者因而述焉、明嘉靖中、給事中陳侃與行人高澄
往封其国、及還上使琉球録二巻、言従前諸書亦多傳訛、乞
下所録史館、詔従之、後人遂以陳氏之書為得其實也、前者
宝永正徳之際、中山來聘、美每蒙
教旨得見其人、采覧異言、因知陳氏所駁未必盡得之、而従

南島志目録

卷之上

卷之下

南嶋志巻上

地里第一

琉球、在西南海中、依洲嶋為国、有国以來、不知其代數云、蓋古之時、厥民各分散洲島、自有君長、然莫能相壹、迨乎中世、始合而為一、未幾、其地亦分為中山山南山北之國、既而中山遂併南北、以迄于今、三山分域亦皆未詳、而今按地圖、校其計書、曩者凸立之勢、略可得而見矣、因作地志、

尻作尾

沖縄島　即中山國也、其地南北長、東西狹、而周廻凡七十四里、（是據哄間里數而言、凡六尺為間、六十間為町、三十六丁為里、後皆倣之、）國頭居北為首、島尻居南為尻、王府在西南、曰首里、蓋古翠麗山地、今作首里、方音之轉也、（翠麗山見星槎勝覧、）城方一里、東西距海各二里許、至于北岸二十九里、去其南岸五里、凡諸島地、山谿崎嶇、罕有寬曠之野、其人濱山海而居、各自有分界、謂之間切、間切者、猶言郡縣也、王府領間切二十七、曰国頭、曰名護、曰羽地、曰今帰仁、（舊作伊麻奇時利、）曰金武、（旧作鬼具足、）曰越來、（旧作五欲、）曰讀谷山、曰具志河、曰勝連、（旧作賀通達、）曰北谷、曰中城、（旧作中具足、）曰西原、曰浦添、（旧作浦傍、○已上在都城東北、）曰真和志、曰豊見城、曰兼城、曰喜屋武、曰摩文仁、曰真賀比、（已上在都城西、）曰南風原、曰島添大里、曰佐敷、曰知念、曰玉城、（旧作玉具足、）曰具志頭、曰東風平、曰島尻大里、（旧作島尻、已上在都城南、）海港二所、共在東北、曰運天湊、〻者、水上人所會、而此間海船所泊也、（運天湊、旧作運見泊、在今帰仁間切、湊者、此間古言水門也、港深一里二十一町、濶二町、大船五六十隻、可以栖泊、去此東地行至與論島二十里、）在西南曰那覇港、去都城里餘、此間及海外諸州船所輻湊也、（那覇港、舊作那覇津、港深二十二町、濶一町三十間、堪泊大船三十隻、去長崎三百里、去朝鮮四百里、去塔加沙古東南海角四百八十里、云塔加沙古即今台灣也、）港口四邑、居民蕃盛、置那覇港官四員、分治焉、迎恩亭天使館亦在于此、迎接中国使人之所也、

計羅摩島（旧作計羅婆嶋、）明人稱謂鷄籠嶼、即此、（鷄籠嶼見崑山鄭子若琉球国圖、按皇明實記所載鷄籠淡水、一名東番、非謂此島也、其名偶同耳、）去那覇港西行七里、而至于此、其周廻三里、座間味島、赤島隷焉、旁近小島凡八、土壤狹少、皆非有民居者、（座間味島周廻一里二十四町、赤島周廻一里十八町、国人云、中国人稱馬島山者、即此、）去此西往先島、（南海諸島總稱曰先島、）海中砂礁、其国稱曰八重干瀬者、南北五里、東西里半、（使琉球録所謂古米山、水急礁多、舟至此而敗者、即此、）或由礁西、兩路均是七十五里、而至宮古島針乳之濱也、

或上有或由礁東四字文本

一乳作孔

戸無嶋　島在那覇港西北二十六里、周廻一里六丁、側近小島曰天末奈、其地甚狹、無人住者、

久米島（旧作九米嶋、）有那覇港及計羅摩嶋西、周廻六里二十町、所属間切二、曰中城、曰具志河、港二、其南曰兼城港、

港深一町、闊五十間、可泊大船四五隻、其東曰町屋入江、其港浅狭、船隻難泊、並皆太
那覇港四十八里、国史所謂球美、見續日本書紀、明人以稱古
米即此、見使琉球録、及廣輿圖等、閩人三十六姓之後所居也、直北五
里有鳥島者隷焉、即謂久米鳥島者、

粟島　島在戸無島北、其周廻二里十二町、去那覇港西
北三十里、

伊恵島旧作泳島、即明人所稱移山奥、見使琉球録及廣輿圖、閩書等、五島
相接、而至今帰仁西北港口、港名曰常与波入江、島去港口、約可二
里、其周廻四里七町、

恵平屋島旧作恵平也島、隋書作竈鼊嶼、明人以謂熱壁山、或
謂葉壁山、熱壁、見使琉球録、及廣輿圖、葉壁、見閩書、按廣輿圖分載竈鼊峙熱壁山者非、周廻二
十六町、在今帰仁間切正北十里、其南小島、名曰乃保、即
隷于此、乃保島周廻二十三町、去恵平屋島五町、

伊是那島　島在恵平屋島南里餘、周廻二里十八町、所
隷二嶋、其南曰具志河、其北曰柳葉、並皆狭少、非有居人、

鳥島　嶋在恵平屋島東北五十餘里、周廻二十四町、厥
土産硫黄、明人所謂硫黄山即此、見使硫球録、及廣輿圖、閩書等、以上九
嶋、古中山之地、

与論島旧作與論島、明人稱錄奴島、在沖縄島東北、而其
北接永良部島、錄奴、見閩書、周廻三里五町、所属村二、曰武幾
也、曰阿賀佐、其港曰阿賀佐泊、々即謂可泊船之所也、去自
運天湊東北行二十里、而至于此、港口浅狭、大船未易出入

永良部島旧作恵羅武島、在与論嶋北、而其北接徳島、明人稱
野刺普、即此、見閩書、南島名永良部者、凡三、隷大隅国、謂之口永良部、隷八重山、謂之奥永良部、名義未詳云、周廻十里十八町、所属間切三、曰木比留、曰大城、曰
徳時、其港曰大和泊、去自与論島東北行十三里、而至于
此、港深二町二十間、闊二町四十間、大船未易出入、

徳島旧作度九島、国史所謂度感島、見續日本書紀、在永良部島北、而
其東北接大島、周廻十七里三町、所属間切三、曰東、曰西
目、曰面縄、港三、其東曰秋徳港、港深一町、闊一町、可泊大船三隻、去永良
部島東北行十八里、而至于此、其西曰大和介也泊、其北
曰井之川、西北二港、並皆浅狭、大船未易出入、

大島　嶋在徳島東北十八里、琉球北界也、續文獻通考所謂琉球北山是已、国史所謂阿麻弥島、或作菴美、或作奄美、並皆謂此、
阿麻弥者、上世神人名也、其東北有山、乃神人所降、因名曰
阿麻弥嶽、島亦因得此名、地形稍大、後稱以為大島、其周
廻五十九里十町、所属間切七、曰笠利、曰奈瀬、曰古見、曰
住用、曰東、曰西、曰焼内、港八、曰西古見港、曰焼内湊、曰大和
馬場湊、曰奈瀬湊、曰深井浦、曰世徒多浦、曰瀬名浦、曰住
用湊、西古見湊港、深五十間、闊三十間、可泊大船五六隻、此去到于徳島、有兩路、其一西南行十八里、可以抵

西下有西字

一未無港字

落漈、字典云、音字彙、琉球國西有彭湖嶼、海水漸低、謂之々々、舟行誤入、百無一反、

（井之川、其一西南行十八里、可以抵大和泊燒内湊、在其東口里、港深三里、闊三十町、可以泊太船二百隻、其東七里、即大和馬場湊、港深五町、闊三町、可泊大船五六隻、又其東五里、即奈瀨湊、港深十二町、闊五町、可泊大船十四五隻、又其東北四里、即深井浦、港深三十町、闊四町、可泊大船三十隻、其東南八里、即世徒多浦、此浦淺狹、不可泊船、其南四里、即瀨名浦、亦不可泊船、其西南四里半、即往用湊、港深三町、闊二町、可泊大船七八隻、自此南去而轉西北抵西古見湊、約十三里、）去自深井浦西北行三十五里、至于七島、（島之大小十餘、錯在海中、總稱七島、録薩摩國使琉球録、及閩書所謂七島者、即此、）其海潮常向東而落、乃是元史所謂落漈、水趨下而不回者也、凡諸島相離中間所謂落漈者、往々在焉、（使琉球録、以爲落際不知所在、殆遠去琉球、而非經過之處也者非、）又去此北行七十里、至于大隅國永羅部島、俗謂之阿麻弥洲之渡、蓋古遺言也、所隸三島、曰加計奈、（周廻十五里、）曰于計、（周廻四里九丁、）曰与路、（周廻三里二十町、）並皆在大島之南、鬼界嶋、島在大島東南七里、（自世徒多浦、東南行七里、至鬼界島椀泊、）周廻亦里二十四町、所屬間切五、曰志戸桶、曰東、曰西目、曰椀、曰荒木、其港在西曰椀泊、乃是明人所稱吉佳、（見閩書、）琉球國東北極界也、（國人云小琉球、蓋此、未知是否、）以上五島、古山北之地、宮古島、島即明人所謂太平山也、（見廣輿圖、按星槎勝覧云、琉球有大奇山、島夷志云、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暘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爲之俱明、或此、）在計羅島西南七十五里、周廻十一里、所屬間切四、曰於呂加、曰下地、曰平良、曰鴈股、（北島無可泊船之所、）所隸六島、曰以計未、（周廻一里八町、）曰久禮未、（周廻一里、）曰永良部、（即是與永良部島、周廻四里二十町、）曰下地、（周廻□里、）曰太良満、（周廻四里、）曰美徒奈、（周廻一里、）去此西南行五十二里、至八重山、其海潮亦常向東而落、乃所謂落漈者、（去宮古島針乳濱、向西南行三十五里、至太良滿島、又去西至石垣島平漥崎十八里、）八重山島、石垣入表二島之地、總稱以爲八重山、國史稱信覚、（見續日本書紀、）星槎勝覧稱重曼山、蓋皆謂此、石垣乃是信覚之轉耳、石垣島周廻十六里十七町、所屬間切四、曰河平、曰宮良、曰大濱、曰石垣、其港二、在西北、曰河平湊、（去宮古島針乳濱五十八里半、港深六町三十間、闊一町、大船二三十隻、河以收泊、）在南曰御崎泊、港口淺狹、不可泊船、唯其西南要津耳、堂計止美島、黑島、波照間島等隸焉、（堂計止美島、在御崎泊西一里二十八町、周廻一里三十町、黑島在堂計止美島西南二里二十町、周廻亦三里二十町、其所管二島、曰上離島、周廻二十町、曰下離島、二十七町、並在黑島西南、波照間島、周廻二里二十町、去黑島十四里許、）乃是琉球南界也、入表島、在石垣島之西南、（石垣島有山、曰於茂登岳、此島在彼山之南、故名曰伊利於茂登島、方言凡深奧之所、謂之伊利、即入表也、表者、於茂登之語訛耳、）周廻十五里、所屬間切二、曰古見、曰入表、亦有小濱、鳩間、内離、外離等島而隸焉、（小濱、在堂計止美西二里、其周廻三里、小濱之北有宇也未島、狹小而無人住者、鳩間島在入表西北海上二里半、内外離島在入表西南海灣、三島亦皆狹小、非有民居者、）去此以西、路過落漈而行四十八里、至与那國、其地周廻五里十町、乃是琉球西界也、（与那國亦隸入表島焉、）以上二島、古山南之地、

世系第二

琉球、古南島也、流球之名、始見隋書、曰王姓歡斯氏、不知其由來有国代数也、按諸國史及中山世纘世系等書、蓋非其国自古有王、而其由未代数、不可得而知也、未始有王其国可以記其由未代数者也、國有海中洲嶼之上、或絶或連、壤地不接、諸島各有君長、而莫能相一、隋書以謂其国有王、又有小王、乃據其君長所統地有小大而言也、隋書所謂王及小王、猶言唐書曰邪古波邪多尼三小王、乃謂諸島酋師也、據國史南島朝貢者凡以十数、而授其位賜其禄、各有差、亦以其所統大小、各有差等之故耳、隋書以歡斯為王姓者非也、歡斯即君長之稱、後稱曰按司、曰王子、皆是古遺言也、自有王以來、代数歴年可得而記者、以序其略曰、

鴻荒之世、有二神而降于炎海之洲、一男一女、因生三子、其一為君長之始、其二為女祝之始、其三為民庶之始、遂古閟遠、歴世綿邈、国無史書、厥詳莫聞、慶長間、僧袋中南遊、輯録異聞、其略如此、中山世系圖序云、大荒之世、有一男一女、因生三男二女、長男為君王之始、號曰天孫氏、中男為按司之始、少男為蒼生之始、長女為女君之始、少女為内侍之始、天孫氏世々傳統、一萬八百餘年、其代数不詳、二説皆出於其国所傳、而本無所簪、雖然袋中所聞、考諸国史及隋書、或庶幾焉、今姑從此、君長乃按司也、女祝乃女君也、其書又述上世之事、且記二神之名、其男曰シ子リキユ、其女曰アマミキユ、他皆荒唐之事、不足徴也、

遂作邃、閟作閫、

及推古天皇十五年、遣小野臣妹子購書海外、因聘于隋、是歳、煬帝大業三年、遣羽騎尉朱寬等入海求訪異俗、因到流求、言不相通、掠一人而還、明年復令寬慰撫之、国人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我使者至、見之、以為此夷邪久(ヤク)國人所用也、隋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浮海擊之、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国遂與隋絶、其後六年、而掖玖人来朝、掖玖即邪久也、是歳春秋之間、相継而至者凡三十人、皆未及還而死、後十五年、掖玖人來朝、是歳　欽明天皇三年也、後四十六年、多祢島人來朝、是歳　天武天皇六年也、八年、冬、遣倭馬飼造連上村主光欠等、使多祢島、十年秋、連等率多祢國人来、獻其地圖、多祢島、多祢国、并見日本書紀、曰、其國去京五千餘里、居筑紫南海中、切髪草裳、粳稲常豊、一藝兩收、土毛支子莞草及種々海物等多、十一年、多祢掖玖阿麻弥人等朝貢、賜禄各有差、多祢掖玖、後録大隅国、唐書以謂多尼邪古即此、阿麻弥即今大島、詳見于前、後十三年、遣文忌寸博士譯語諸田等使多祢国、其後三年、文忌寸博士等八人、率兵以至南島慰撫之、明年多祢夜玖菴美度感人等、菴美即阿麻弥、度感即今徳島、隨博士等来獻方物、授位賜禄各有差、是歳　文武天皇三年也、後三年、薩摩多祢人等方命南路隔絶、乃發兵伐而平之、遂校戸置吏、

是歲大寶二年也、其後五年、詔大宰府、授位賜祿於南嶋人、各有差、是歲慶雲四年也、後六年、南島菴美信覺玖美等五十二人、隨天朝臣遠建治來獻方物、是歲　元明天皇和銅六年也、（菴美即菴美、信覺即今八重山、球美即今久米島、）後七年、授位南島凡二百三十二人、各有差、是歲　元正天皇養老四年也、後七年、南島人百三十二人來朝、敍位有差、是歲　聖武天皇神龜四年也、後七年、大宰大貳小野朝臣老遣高階連牛養植牌南島、以誌所在地名里數及泊船取水等處、是歲天平七年也、後十九年、詔令大宰府重修建南島之牌、是歲　孝謙天皇天平勝宝六年也、自是之後、史闕不詳、（按延喜式、太宰府別貢有南島方物、蓋養老天平間、以南島録太宰府、故史又略不盡舉而已、）後四百三十八年、而王舜天當其国、先是保元之亂、故將軍源朝臣義家孫廷尉為朝竄伊豆州、及平氏擅權、朝政日衰、常憤々欲復祖業、因浮海上、略諸島之地、遂至南島、為朝為人魁岸絶力、猨臂善射、南嶋人皆以為神、莫不服者、乃徇其地而還、居未幾、官兵襲攻之、竟自殺、有遺孤在南中、母大里按司妹、育于母氏、幼而岐嶷、有乃父之風、及長衆推為浦添按司、方是時諸島兵起、戰鬪不息、按司年二十二、乃率其衆、一匡靖乱、擧国尊稱以為王、舜天王是已、是歲文治丁未三年也、（宋淳熙十四年也、事出中山世系圖序、據保元紀事及世系圖序、）永萬元年、春、為朝年二十八、而至南島、明年舜天生、是歲仁安元年也、嘉應二年、夏、為朝自殺、年二十三、大里浦添、並是中山地名、○東鑑云、文治四年、夏五月、貴賀井島降、先是源頼朝欲擊貴賀井嶋、衆諫之、乃已、是歲春三月、鎮西人藤信房獻島地及海路圖、且請擊之、遂命西海鎮將藤遠景及信房等率兵擊之、島人乃降、按貴賀井、蓋鬼界也、其事適當舜天為王之初、而東鑑所載止此、不得其詳、以俟後考、

招作恰

嘉禎三年卒、享年七十二、（宋嘉熙元年、○宋史流求国傳曰、国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彭湖、烟火相望、淳熙之間、国之酋豪、嘗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喜鐵器及匙筯、人閉戸則免、但刓其門圈而去、擲以匙筯、則頫拾之、見鐵騎、則爭刓其甲、駢首就戮而不知悔、臨敵用標鎗、繫繩十餘丈為操縱、蓋惜其鐵不忍棄也、不駕舟楫、唯縛竹為筏、急則群舁之、泅水而遁、按流求去彭湖五百里、豈是烟火相望之地哉、而海路險悪、舟楫之制、非其堅厚、則不可涉矣、且其喜鐵器、縛竹為筏、皆是巴旦之俗、其国又去彭湖不甚遠、蓋宋人謬認之言耳、雖然其事亦當舜天之世、因附于此、）在位五十一年、以長子舜馬順熙嗣立、在位十一年、享年六十四、以寶治二年卒、（宋淳祐八年也、）長子義本嗣、在位十一年、而歲荒荐饑、疾疫並行、国有稱天孫氏者、民皆歸之、義本因遜位焉、時年五十一、是歲弘長二年也、（宋景定三年、）英祖天孫氏之後、受讓當国、闢地始廣、（出世纘圖、按世系圖、英祖上加圖、而刪去天孫氏之後數字、蓋彼人不欲告我以舜天氏絶統耳、又據世纘圖、以為英祖當国闢地始廣、則知先世未有統一之主也明矣、世系圖所謂天孫氏世為王其国者、果其非實也、）初隋兵來犯、歷唐五代宋元數世、不與中國通、及元至元二十八年、世宗遣海船萬戸楊祥福建人吳忠斗等、捧詔而行、詔曰、朕收撫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諸蕃、罔不審屬、惟流求密邇閩境、未曾會歸附、議者請即加兵、朕惟祖宗立

法凡不庭之国、先遣使招降、来則安堵如故、不則必致征討、今命使宣諭汝国、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祀、保爾黎民、若不効順、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後悔、爾其慎擇之、明年三月、祥至其国、先令軍官劉閏二百人、以小舟載軍器、領三嶼人陳煇者登岸、国人不解三嶼人語、為其殺死者三人、遂不將其命而還、成宗元貞三年、復遣福建省都鎮撫張浩新軍萬戸張進赴其国、禽生口百三十人、後三年英祖卒、在位四十年、享年七十二、是歳正安二年也、元大德四年、子大成嗣、世纘圖作大城、在位九年、以延慶元年卒、享年六十三、元至大元年、其次子英慈嗣、在位五年、正和二年卒、享年四十六、元皇慶二年、其第四子玉城嗣、不德国乱、山南北分而為三、玉城據于中山、二十三年、以延元元年卒、享年四十一、元後至元二年。◎美尚寧年使人、以三山分城、對曰、今歸仁以北之地稱山北、山北王在今歸仁城、大里以南之地稱山南、山南王在大里城、美竊疑之、蓋事未講究、而臆斷以置對、而已、三山割據、壤地雖小、各自立国、百有餘年、乃就一島南北之地而言、可乎、嘗觀其地圖、沖繩島地、南北稍長、東西甚狹、皆極于海、其周廻僅七十四里、若如其言、今歸仁以北屬于山北、大里以南屬于山南、則中山地南北十三里、東西五里、山南地南北三里、東西五里、眞是蠻觸国耳、設使先東以南皆屬山南、与論以北皆屬山北、而中山其攝乎其間、足食足兵幾何、可以敵南北也、即今據其計帳、凡諸島地分報以為三等、其一則沖繩及其西北小島、其二則与論以北、其三則先島以南、是則所因古三山疆域、而鼎足之勢、判然分矣、其歲祖亦各自足供軍国之用止、長子西威嗣、在位十三年卒、享年二十三、是歲貞和五年也、元至正九年、中

一本先氏字

山王察度立、察度者、故浦添按司之子、世纘圖云、王城長子西威在位十四年、至正十年、察度即王位、察度者不知所自始、其父為浦添按司、按世系図云、西威在位十三年、元至正十年卒、年二十三、又加一圈於察度上、以分其統耳、蓋世纘圖據其實而言、然察度之立、其故未詳、始舜天以浦添按司即王位、察度父亦稱浦添按司者、蓋其苗裔乎、而今不可得而考、是時元既亡、明主即帝位、洪武五年、其行人楊載齎詔往諭其国、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怕尼芝、皆遣使朝貢、十五年、賜中山王山南王鍍金銀印文綺、使還言、三王爭權相攻、十六年賜山北王、如中山山南之例、因詔令罷兵息民、始自　文武天王授位南島人等、六百八十餘年、於此而三王受封於外国焉、三王受封、蓋洪永德年間也、二十一年、明以所獲元主次子地保奴、發居琉球、二十五年、中山王遣其子姪及陪臣子弟入大学、明王祀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貢、二十八年、中山王察度卒、享年七十五、在位凡四十六年、世纘圖、世系圖皆云、察度元至正十年即王位、在位四十六年、而明人諸書以為中山王察度永樂二年卒、蓋誤以山南王承察度為中山王察度也、世子武寧嗣、永樂二年、山南承察度卒、無子、令從弟汪應祖攝國事、應祖遣使請命、乃賜冠服、嗣山南王、山南王承察度、或作承察、非、或以汪應祖為承察度弟、亦非、三年、中山王武寧卒、在位十年、世系圖云、享年不詳、尚思紹嗣、世纘圖云、察度卒、子尚思紹嗣、自是以尚為姓、而其所紀中山代序止于此、世系図亦如一圈於尚思紹上、二書並皆可疑、據閩書、永樂中、思紹所獻表有臣祖察度之語、又皇明世法録曰、察度世子武寧嗣、氏武寧卒、子思紹嗣、由是觀之、世纘図誤脫武寧一世、不

可疑也、世系圖、加圏於思紹上、蓋其以為尚氏之始故乎、抑亦尚思紹以武寧兄弟之子入継其統乎、始存疑以俟後考、在位十六年、以永樂十九年卒、世系圖云、享年不詳、閩書以為宣德初思紹卒、与世系圖不合、世子尚巴志立、請封、宣德三年、勅內監柴山、往封巴志嗣王、是後遣使冊封、以為故事、巴志賢而施仁、衆皆悦服、山南山北遂帰于一矣、續文獻通考、及閩書、以為景泰久嗣元年尚思達遣人朝貢、未幾、山南山北為中山所并、世法録以為景泰五年、尚泰久嗣、先是山南王汪應祖、為其兄達勃期所殺、尋与山北併於中山、袋中所録、亦謂尚泰久之世、諸島悉平、諸記皆與国人之言不合、惟其袋中所録、蓋謂尚金福卒、後国乱、尚泰久嗣封、以定其乱而已、在位十八年、以正德四年卒、享年六十八、初、三山稱藩、朝貢不時至、中山併南北、遂令二年一貢、每船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即福建南臺外置番使館、即今琉球館也、使至館穀、遂入京師、中山朝貢、續文獻通考、以為初三山、每二年朝貢一次、至尚思達時、南北俱為所併、遂令三年一貢、閩書以為思達時令三年一貢、世法録以為成化七年、尚圓嗣、十一年貢使還至閩恣殺掠、詔著令、同歲一貢、諸説頗有異同、按大明會典曰、祖訓琉球朝貢不時、国有三王、後惟中山王至諭令二年一貢、蓋得之矣、因侍之巴志、以俟後考、世子尚忠嗣、在位五年、以正統九年卒、享年五十四、世子尚思達嗣、在位五年、以正統十四年卒、享年四十六、尚忠弟尚金福嗣、在位四年、以景泰四年卒、享年五十四、弟布里與子志魯争立、国乱、失其印綬、次弟尚泰久馳奏、命給泰久印、嗣王、景泰五年、泰久嗣封、克定四方、在位七年、以天順四年卒、享年四十六、子尚德嗣、以成化五年卒、享年二十九、在位九年、尚圓嗣、在位七年、以成化十三年卒、享年六十二、世系圖、又加圏於尚圓上、因考閩書云、察度後五傳至尚圓、々々者、尚德之仲子也、世法録云、尚德嗣、父泰久立、卒、子尚圓嗣、按世系圖、泰久卒時、四十六歳、子尚德嗣、在位九年、二十九歳卒、尚圓嗣、在位七年、六十二歳卒、然則尚圓與尚泰久同甲子、長於尚德六十六歳、是非為泰久之子者、而況為德之子也、求閩書、尚德之德、當作忠、蓋誤寫而已、初忠世子思達卒、忠弟金福立、金福卒、弟布里與金福子志魯争立、明主命金福次弟泰久嗣王、泰久卒、世子德嗣卒而無子、国人立思達弟圓以為其君、故曰察度後五傳至尚圓、又曰、尚圓者、尚忠之仲子也、雖然、世系圖略而不詳、姑存其疑、以俟後考、又按閩書及世法録以為尚圓成化十五年卒、亦恐五當作三年、世子尚宣威立、六月卒、閩書以宣威為尚德之長子者非也、仲子尚真嗣、在位五十年、以嘉靖五年卒、享年六十二、世子尚清嗣、在位二十九年、以嘉靖三十四年卒、享年五十九、世子尚元嗣、是歳嘉靖三十五年夏、海寇徐海敗于浙直、有逃入琉球境者、尚元發兵邀撃殲焉、得所掠金坤等六人、遣使送帰、時王直徐海等逆余海島之民、嘯聚逋逃入寇于沿海諸郡、明人號曰倭寇、賜勅獎諭、厚賚金幣、隆慶六年尚元卒、享年四十五、在位十七年、子尚永嗣、在位十六年、以萬歷十六年卒、世系圖云、享年不詳、世子尚寧立、時関白平秀吉、令薩摩州徵貢於中山、萬歷十八年春、尚寧遣僧天龍桃菴等来聘、事見續文獻通考、但其以為事在萬歷二十年者非、兩朝平壌録、以為萬歷十七年事、益得之矣、中山使人、以慶長十八年春至于此、即是萬歷十八年也、明年関白大徵諸州兵、欲道朝鮮入于燕京、是年冬、尚寧遣使請封、其相鄭礼密以関白情由報聞、明年春、関白遂發兵入犯朝鮮、明主令其使者自齎詔帰、冊封使罷勿

一本无久嗣二字

閩書作于時倭犯朝鮮、冊使亦請令其使者自齎詔冊歸、使臣罷勿遣

遣歷十餘年、朝鮮師解、尚寧堅請如故事、明主嘉其為不叛之臣、乃命兵科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士禎往封焉、初、中山與薩摩州世有隣好、比歲以來、二国交悪、使命遂絶、州守源朝臣家久以告我　神祖、乃發兵撃之、前鋒進求北山之地、斬首百餘級、水陸鼓行、並入那覇港、中山之兵、連戦皆敗、王城遂陥、尚寧出降、師起四十餘日、宗社失守矣、明年秋八月、家久率尚寧及王親陪臣等来、　神祖乃命王尚寧使帰其国、以附庸於薩摩州、善継前好、敬承先祀、於是則古南島地復舊城矣、（二国兵端、略見南浦文集、及續文献通考、閩書等、按始自三山稱藩中国、此凡二百三十年、）明年、尚寧得還、乃遣使修貢於中国、以報中山王業已帰國、且欲代我以請互市、是歳明萬歴四十年也、海道參政石崑玉業、驗貢物雜我産、請阻回俟勢定、中丞丁繼嗣直指陸夢祖、因具疏謂倭外貢、修我內備、明王從之、令貢使無入朝、量收方物給賞、（出閩書及皇明世法録等、）

（皇明實紀繼嗣作明、注同）

按皇明三大征考云、萬歷三十七年、倭并琉球、虜其王、声耶、鶏籠淡水、侵閩廣、皇明實紀又云、萬歷四十年、十一月、日本冒琉球貢海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擬琉球狀、其低請互市、又聞我亡命郭安国等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〇擬琉球、館州守令尚寧遣書福建軍門也、其書見南浦文集、郭安国閩人、流寓薩摩州、州人稱汾陽氏者、即其子孫也、暗指入犯之期、即所謂声取鶏籠淡水、備閩廣事也、世法録云、萬歴四十四年、五月、中山王尚寧遣通事蔡壓、報倭造戦艦五百餘、脅取鶏籠山島、野夷、並是三大征考所謂丙辰倭犯南麂外洋、閩来告急、已而寂然、是已即非我實有此事也、美嘗聞薩摩州人之言曰、初尚寧受州守之命、代我以請互市、明人量收方物、又使十年一貢、事皆如閩書世法録所載者、中山自請朝貢如故事、乃聽五年一貢、厥後亦請不已、久之復舊云、

（期下脱其擬与書諸字、在倭將稱薩摩州守也下六字、）

尚寧在位凡三十二年、以元和六年卒、享年五十七、是歳明泰昌元年也、世子尚豊嗣、在位二十年、以寛永十七年卒、享年五十一、是歳明崇禎十三年也、世子尚賢嗣、當是之時、明既亡、韃靼入中国、建號曰清、紀元曰順治、々々三年、閩平、明年、清王遣使招撫琉球、是歳正保四年、尚賢卒、在位七年、享年二十二、尚質嗣、（按世系圖、質二十二歳卒、時質年十九、質非賢之子、未詳、閩歷）後六年、清主復遣使繳納前朝所賜印綬、尚質乃遣使齎送、因請其封、是時海寇縱横、路梗不通、清主既殂、太子即位、改元康熙、々々二年、遣使冊封如前朝故事、尚質遣使表謝、明年復奉表賀即位、五年始勅以両年一貢、為例、尚質在位凡二十一年、以寛文八年卒、享年四十、是歳康熙七年也、世子尚貞嗣、在位四十一年、以宝永六年卒、享年六十五、是歳康熙四十八年也、世子先卒、適孫尚益嗣、在位四年、以正德三年卒、享年三十五、是歳康熙五十二年也、世子尚敬嗣、年甫十五、始自中山稱藩於中国、凡王卒則世子告以請襲封冊封、使至則先祭前王於寢廟、々々衍在国門外、唯有諭祭而無贈諡、故歷世未得有謚云、

（一本无衍字）

南島志卷上終

南島志卷下

官職第三

古時琉球諸島地、各有君長、若陏書所謂王小王鳥子師、因其所統大小、而所稱亦不同、至其諸島君長、咸皆內附天朝、授位亦各有差、天平勝宝後、史闕不詳、厥後六百三十餘年、中山山南山北、皆稱藩中国、受其封爵、王妃王姪国相寨官、亦各賜冠服、乃是中山品官制、球録起也、其文武職名、始見嘉靖使琉球録、蓋所謂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夷習稍變、有華風焉者也、因録所聞、略記官名焉、

中山品官制、正從各九品、正一品則王子、從一品則按司、正二品則三司官、親方、從二品則親方、三品至七品、則親雲上、正從八品、則里之子、正從九品、則筑登之、皆是国中所稱也、王子官號也、王之同姓及異姓、凢有分封者、皆稱某地王子、雖曰王子弟、亦未受封者、不得稱王子、按司猶言郡侯也、王子之子有分封者、稱某地按司、至尚思巴始并三山、各地按司、皆賜第宅、不得就其封焉、三司者、天曹司、人曹司、各一員、猶漢三公、即所謂国相也、親方者、尊親之稱、凢任其官者、皆附宗籍、親雲上、親近也、雲上、殿上也、猶言堂上官也、俗稱親雲上、曰牌古米、或曰牌金、其義不詳、里之子、本為邑宰之子者、仕此官、即今非其人亦仕之、筑登之義亦不詳云、出于庚寅甲午使人等所記、中山官制、蓋其以王子為官號、以按司即為王子之子有分封者、並據今制而言、非古也、古時所称按司、即其君長之稱也、據中山世系圖序、初舜天為衆所推、為浦添按司、後遂称王、舜天本非為王子之者、厥後凢王之親戚、尊次其王者、称為王子、其為君長之稱、亦猶古時也、陏書以為歡斯是已、三品至七品、稱謂牌古来、凢品稱謂筑登之、亦皆古之遺言也、里之子者、里主之轉語也、袋中所録、古時有稱里主者、而今猶有那霸里主之職名、明人以為察度官、即此察度、方言所謂里也、漢稱謂王親即王子按司、所謂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者也、法司官、即三司也、察度官、国稱那霸里主、那霸港官、国稱御物城、各有二員、分治那霸曰邑焉、耳目官六員、即法司之屬、猶漢六卿也、以上所謂土官而為武職者也、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不與政事、皆為文職、明初所賜閩三十六姓之後、讀書南雍歸即為通事、累陞長史大夫、今僅存七姓、而食祿者百餘人、凢朝貢事例、單年則正貢二船、以耳目官充正使、正議大夫充副使、並正三品官也、其屬有都通事才府使官舎使等職焉、雙年則接貢使、才府史各一員、並從四品官也、即是近例、若有中国大喪則以正議大夫充進香使、新天子登極、則以法司官、正議大天各一員、充慶賀使、其国嗣封、則以法司官紫金大夫各一員、充謝恩使、其官皆是所稱于異邦也、古時国無姓氏、只因所居之地而稱之、中世以来、王親豪族稱之、以其食邑、其餘有職者、亦因其所自出及所居之地、而稱曰某地

世作姓

其官、其有姓氏者、閩人之後耳、雖然其稱於国中、猶国人也、而今国人皆有漢姓、亦有漢名、皆非古也、使琉球録云、国王世尚氏、至於倍臣則無姓氏、但以先世及已所轄之地為姓、自上世以来、皆命名以漢字、按尚思紹之後、世稱以尚姓、猶以王父字為氏、而非古之所謂姓也、国人称之、以先世及已所轄之地、猶因地命氏、而古之所謂姓也、陳氏以謂琉球不習漢字、又謂自上世以来、皆命名以漢字、何其謬之甚也、隋時猶傳国無文字、而況於其上世乎、美嘗聞之甲午使人曰、我王称尚氏、始於思紹王、然其用尚姓、不知所由也、国人各自有姓、以所轄地名為姓、親雲上已下、雖曰無地、亦有其姓、是又拜陳氏之説、而言耳、其国本非有姓氏也、王以尚為姓、益其俗所謂漢姓也、甲午慶賀使與那城王子、知念親方、謝恩使金武王子、勝連親方、其所称皆是其地其官也、其從官有曰宮里親雲上者、其所称亦是其地其官、而其姓程名順則、字寵文、即閩人之後、文章之士也、又有曰王城親雲上者、其名朝薫、亦称曰漢姓向氏、漢名受祐、又有白砂边親雲上者、不知其名、漢姓曰曾、漢名曰歷、並是国人而有漢姓漢名者也、

官室第四

隋書曰、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彫刻禽獸、民間門戸必安獸頭骨角、使琉球録以謂殿宇科素、亦不彫刻禽獸以為奇、大抵琉球俗朴而忠、民貧而倹、富貴家僅有瓦屋二三間、其餘則茅茨土階、不勝風雨飄搖之患、人不善陶、雖王屋亦無獸頭、況民間乎、傳者訛矣、陳氏蓋據其所見而言耳、唯其以獸頭為鴟吻類、亦訛、此土民間亦以牛馬頭骨、掛之門戸云、是避疫鬼、古之遺俗也、今時之制、略述所聞、

一本耳下文為本文

王府之制、據山為城、方各一里、疊石為基、繞以流水、城有三門、其西為国門、蓋以天使館在西南港口之故也、出門四里許、有牌房一座、扁曰中山、国門曰歡會、府門曰漏刻、殿門曰奉神、毎門有扁、四周皆石壁、府門外有小池、泉自石龍口中噴出、名曰瑞泉、王府汲之供飲食、取其甘潔也、正殿巍然在山之巔、殿閣二層、南北八楹、其位向西、上以奉神、中為朝堂、下與臣下坐立、閣門俱五色、珠為簾櫳、正中三間、略加金璧、旁有側樓、亦有平屋、皆覆以瓦、簷、不遠地、而階亦近除、凡殿略倣漢制、至如燕寢、則皆如此間之制矣、中山殿屋制、詳見使琉球録、曰殿閣二層、上為寢室、屋皆以板代瓦、席地而坐、美嘗聞之甲午使人、曰正殿上層、奉神之所、燹治之後、屋皆陶瓦、楹塗以黒漆、按殿門扁曰奉神、陳氏以閣上為寢室、非也、層閣之制、蓋由來久矣、袋中記曰、昔者大世王之世、王畏毒蛇、乃起高樓以居、自謂無害、未幾毒蛇螫王手、王有一国相、急抽力斷其臂、亦斷已臂以續之、其像見在於來吉偏寺矣、蓋其王楼居、以避蛇害也、大世未詳、世傳図、有王大城、世系図作大成、疑此、又使人曰、並殿及門墻庭階、皆倣漢制、其餘一皆如本朝制、而有廳閣書院玄関等所、皆鋪地而用枚坐、設置席、所謂席地而坐也、按正殿之制、 冊使而設也、如其使殿、則蓋古制也、但其所謂廣間書院等所、我有此制、亦始自近時耳、王親以下品官第宅、衆庶屋舍、亦皆如我制、板屋茅茨、隨其有無、皆繞以石垣、其地多石故也、

冠服第五

闘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見隋書

隋書曰、琉球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制不同、織闘鏤樹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為衣、制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蓋是古制、即今不可得而考、

王及王親以下品官章服制、明世冊封錫以皮弁玉圭麟

袍犀帶、貽二品秩、王侄王相寨官賜以公服、明既亡、輒爲
中国之主、文武品官、皆编髮胡服、而中山君臣、猶依舊制、
其王受冊、則皮弁服、正旦冬至、則爲烏紗折上巾、蟒衣玉帶、
未襲封則用烏紗帽、其臣三品以上、皆㡧頭、公服、其織成
花樣、文職用禽、武職用獸、革帶用金銀鉤䚢、其餘品官冠
服、皆如其俗、古俗用色布一丈三尺纏其首、王尚寧之世、
其臣名分薩國始製今冠、常服用之、王及王親用五色帽
之五綵巾、次用紫色絹、謂之紫光巾、次用黃絹、又次用赤
绡、簪以金銀差等、其衣則廣袖寛博、製如道服、腰束大帶、庚寅使人所作図皆如之、甲午之冬、美清觀其王子冠服制、烏紗帽、麟袍、象笏、金帯、即是明世所賜其王也、當今為王子章服何也、纏首之制、見使琉球録、乃據其所見而言也、今制操曲薄板被色绡於其上、分薩国或作湧稲国、
童子結髮、簪用金花四莖者、凡俗足著草履、入室則脫、讀
書號秀才者、亦戴中国方素巾、足不草履而鞋矣、

禮刑第六

隋書曰、流球国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
牀而寢、大明一統志因而述焉、陳氏使琉球録以謂
讀書亦多傳訛、其君臣之分、雖非華夏之嚴、而上下
之節、亦有等級之辨、隋書又曰、獄無枷鏁、唯用繩縛、
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長尺餘、鑚頂而殺之、使琉球
録曰、国小刑嚴、凡有竊物者、即加以劓刵之刑、閩書
曰、有盜竊、輒加開腹剔刵之刑、即今詢其風俗、禮樂
刑政、其制寝備矣、

朝會之禮、歳元旦冬至、凡大慶會、則王親以下衆官、具冠
服、行拜跪禮、四時俗節朔望、亦皆冠服而朝、尊者親者、則
延至殿内、賜坐賜酒、冠昏喪祭制、世子冠礼、盖冠以烏紗
帽、據世子未襲封、則用烏紗帽也、王子按司之子、冠于朝堂、王賜以其冠、
其餘有職者之子、冠亦皆拜朝焉、昏禮略與此間俗同、凡
婦女子織紅组紃、学以女事、莫有識字及飲酒者、盖防淫
也、如其親戚、亦非賀正、不見男子、夫死無子、而不嫁、民間
貧賤之女、亦罕有再醮者、閩人之後、男不爲国壻、女不爲
王妃、王妃則立国人有職者之女爲嬪御、而有寵者焉、国
喪一皆如大明集礼之制、世子居喪、素衣黑帶、嗣封之日、
冊使先祭前王於寢廟、世子憂服北面立、礼畢從吉、歳時
祭亦如礼制、臣庶之家、不必如制、父母之喪、不喫肉不飲
酒、殯葬必謹、如其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朞、亦如近世俗、凡
有職者、給暇五十日、起復就職、至如公私慶賀讌會、則皆
不與焉、三年而後復初、隋書曰、其死者氣將絶、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之、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日不食肉、使琉球録曰、子爲親喪、數月不食肉、死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屍、去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上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於山穴中、仍以木板爲小牖戸、歳時祭掃、則啓鑰視之、盖恐木朽而骨露也、即今国人之言曰、殯後三年撤尸石龕、仍植位牌盖

墓碑也、其說略与陳侃之言合、凡燕會備樂、有国中中国二部、國樂、其唱曲則如我里謠、其器則三線子、中国楽曰萬事春、曰賀正明、曰喜昇平、曰楽清朝、曰慶皇都、曰永大平、曰鳳凰吟、曰飛龍引、曰龍池宴、曰金門樂、曰風雲會、其明曲則有王者國、百花開、為人臣、為人子、揚香壽星老工蓬萊等曲、其清曲則有天初曉、頌皇清、壽尊翁、正月四季歌等曲、其器則嗩吶、撗笛、管、鼓、銅鑼、三金、三枝、二線、三線、四線、長線、胡琴、琵琶、又有路楽、其器則両班、銅鑼、喇叭、銅角、哨吶、鼓、凡刑典有笞杖徒流大辟絞斬梟首等法、而不赦謀反悪逆不道不孝不義等罪、若其輕罪、間有赦宥焉、總而論之、則其俗朴而忠、其政簡而便、文之以禮樂、非復曩者之陋矣、

文藝第七

琉球之學、自中山王察度始、厥後閩人後裔世傳其業、雖然洪永之間、賜閩人於其国、以比歳往來朝貢、故賜其善操舟者耳、察度始使其子侄及陪臣子弟、入于大学、始閩人子弟、家本在内地亦因肄業於其鄉先生、帰即得為通事、累陞長史大夫者、往々不絶、於今其文彬々可以觀者、則察度之化遠矣、国無文字、俗相傳云、昔有天人降、而教人以文字、其體如古篆然、出袋中所録、曰昔有天人降、而教人以文字、其地近于中城、厥後城間之人凶日起宅、天人又降召問占者、以不告其凶、對曰、彼人不問、故不告、即怒曰、汝知其凶亦何不告、乃分裂其書而去、唯存其半、字猶百餘、以占凡事吉凶甚驗、蓋此古卜書也、矣嘗覩于文字、其體如古篆、右俗凡称天人、不係此地之人也、未知其為何国字、中世以來、始傳此間文字、明初其王察度請以子侄及陪臣子弟入于大学、成化間王尚真以官生蔡賓等五人肄業南雍、学既成而還、即爲通事、累歴文職、自是之後、凡章表之文移、皆其所掌焉、国中所用文字、一如此間之俗、亦有善於歌詞者、閩書曰、陪臣子弟、与凡民之秀、則諸士大夫教之、以儲長史通事、習華言入貢、餘不慧者、宗倭僧学番字而已、間有学詩、僅曉声律偶對、又世法録云、経籍無五経、有四書、以杜律虞註為経、矣觀其俗今皆不然、擅書作字、賦詩詠歌、亦有可以觀者、凡学之之法、王親已下、品官子弟皆入国学、学有孔廟、毎春秋釋奠焉、凡民子弟、則皆学有於鄉校云、俗間子弟、皆自實語教始、庭訓式目等書次之、鬻卜方技之術、亦有所傳者、而非其所長也、

風俗第八

天下之俗、古今不同、風化之變、若陰陽晝夜於萬物、然時既変矣、物不能不変也、雖然、萬物之生、天地猶不能齊、安知天下之俗、有未始変者、亦有乎其既變之間也哉、我觀琉球之俗、若其因革、則隋唐之際既無考據、況於上世之事乎、今試聞其方言、有可以解者焉、有不可解者焉、蓋其可以解者、此間之語、最為不少、而漢語亦有十之一二焉、若其不可以解者、則

彼古之遺言而已矣、若彼方俗亦然、中世之俗、与此間同、近世之俗、略与漢同、若其非此亦非彼者、則彼古之遺俗而已矣、因録舊聞、以為風俗志、

男女皆露髻、男則斷髪結髻於右、国史所謂切髪草裳、其由来既久矣、右髻名曰隻首、相傳云、上世之人皆戴頭角、昔者有神崩厥左角、後俗結髻以象乎古也、漢人之裔、結髻於中、皆挿以金銀簪、纏首用色布丈餘、今之冠制始于此、厮賤猶露髻而已、衣則寛博廣袖、腰束大帯、足著草履、通国之礼、搓手瞙拜、若見異邦之人、則拜揖如儀、凡卑幼路遇尊者、結袖而掛肩、卸履而跪地、（俗謂公廨袖結、蓋義取其執役也、）女則鬒髪如雲、結為高髻、簪不加飾、以墨黥手、為種々花卉狀、（俗謂針衝、猶言針刺也、）上衣下裳、其裳如裙而倍其幅、摺細而刺之長掩其足也、上衣之外、更用大衣廣袖者蒙之、皆上見人、則以手下之而蔽其面、（此間假髻出自琉球者、最称上品、蓋以其髪鬒黒而長故也、又蒙其背者、此間婦女所用蒙衣之制而已、）貴家大族之妻、出入載笠、坐於馬上、女僕三四従之、婦女之俗、幽閑貞叔、不淫不妬、若其妓娼、頗事艶治、大抵其地土瘠民貧、勤倹質朴、憂深思遠、似有唐国之風者、俗好声楽、皆弄三絃、相傳以為絃響能避蛇害、農家挿秧穫禾、乃携妓女、饁彼南畆、絃歌鼓舞、先終畆、昔妓女乃侑其觴、其疆域雖小、風氣或殊、山南之人、不患

国史作下裳、摺細而制長、欲覆足不令顯也

痘疹、山北之人最為驍健、国無醫藥、民不夭札、壽至期頤、亦往々有焉、君臣民庶、畏神尤甚、蓋上世以降、厥民分散洲嶼、各自有君長、亦莫能相一、唯有神降于其間、為威為福、禁民為非、是故挙俗敬神、而神亦靈也、其神称謂君真物（キンマモン）、神所憑之女、称謂君者三十三人、皆酋長之女、其長称謂聞補君（キコヘ）、其餘所在神巫百十為群、神有時而降、鼓舞歌謡、以楽其神、一唱百和、其声哀惋、神喜則衆皆相慶焉、神怒則衆無不懼焉、又有靈蛇、国民畏之加神、（按使琉球録、及閩書云、俗信鬼神、以婦女不經二夫者為尸、降則數着靈異、能使愚民竦懼、王及世子陪臣、莫不稽首下拜、国人凡謀不善、神輒告王、々就擒之、惟其守護斯土、是以国王敬之、而国人畏之也、尸婦名女君、首從動至三五百人、各頂草圏、携樹枝、有乘騎者、有徒行者、入王宮中以遊戯、一唱百和、音声悽惨、倏忽往来、莫可踪跡、袋中所録、其略相同、而尤為詳悉、凡其神異鬼怪、不可挙数、而已甲午使人曰、本国舊俗拜見袋中書、百年以来、民風大変、神怪之事、今則絶矣、昔夏之世、遠方図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蓋其国絶遠、僻在南荒、山海異氣所生、鬼神奇異之物、亦何足怪焉、且聞苗之時、国無君臣上下之節、好相攻撃、諸島各為部隊、不相扶助、收取闘死者、共聚而食之、若非有神作威作福於其間、則民之無所歸、亦既久矣、方今文命祇承、乃暨尸教、而威福之權、既有所歸、其鬼亦不神、那抑不知使人自恥其鬼、猶有吉凶加此乎、古俗或以其国為鬼島、如今東北島名猶有鬼界、蓋謂其有神怪也、又使琉球録曰、有蛇螫人、蛇則不為害、前使遭蛇怪之驚、為是兼也、袋中以謂、南中可畏之甚者、毒蛇也、昔有其王遭蛇毒者、又有神怒、乃使毒蛇螫人者、蛇類有七種、蓋亦聞諸使人曰、国有毒蛇、明世冊封使遭蛇怪、故俗亦傳之、方言毒蛇曰ハブ、其大者五六尺、不常入人家、按毒蛇曰羽々、即是蛇之訓之言也、）又其国多有奉祀　天朝宗社之神者焉、

夭札一作失礼

一本无然

伊勢大神祠自尚金福始、八幡大神祠自尚泰久始、波上之社、洋之社、尸棄那之社、普天間之社、末吉之社、並皆奉祀　熊野大神也、其始不詳云、蓋古之時、天朝使臣所至、乃命其祀以為国鎮也、管神祠自尚元之世、久米島人林氏始、又有天妃與等祠、凡所在大樹大石祭以為神、不遑枚挙焉、（事詳見袋中所録者、）国人又信浮図之法、唯有禅与密之二教耳、圓覚天界二寺、在都城南北、殿宇壮麗、亞於王宮、建善相国報恩等、皆禅寺也、龍福、天王、安国、普門、潮音等皆密院也、其餘寺院亦多、（見使琉球、及袋中所録者、）

（法、有其法二字）

食貨第九

隋書曰、厥田良沃、先以火焼、而引水灌之、持一鍤以石為刃、長尺餘、濶数寸、而墾之、土宜稲梁禾黍麻豆赤豆胡豆黒豆等、国史曰、稲粳常豊、一藝両收、即今詢其土俗、皆不然也、使琉球録曰、厥田沙礫不肥饒、是以五穀雖生而不見其繁碩也、至於賦斂、則寓古人井田之遺法、但名儀未鮮備、王及臣民、各分土以為禄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則暫取諸民而不常也、寰宇記曰、無他奇貨、故商賈不通、閩書曰、時々資潤于隣島之富者、蓋皆得之矣、但其使琉球録以謂貿易惟用日本所鋳銅銭、亦不然也、是則古時其国所鋳、如宋鵞眼銭者耳、星槎勝覧曰、俗好古畫銅器、使琉球録、亦以謂古畫銅器、非其所好、其所好者唯鉄器綿布焉、蓋其地不産鉄、土不宜綿、故民間炊爨多用螺殻、紅女織紝、唯事麻縷、如欲以釜甑爨、以鉄耕、必易自王府而後用之、不則犯禁而有罪、陳氏所駁、蓋據當時而言耳、即今観之、盡皆不然也、略記所聞、以誌其食貨焉、

（三作王、王山入注文、）

諸島之地、山谿崎嶇、沃野鮮少、厥田沙礫磽薄、稼穡甚難、氣候常煖、年穀早熟、不見其繁碩也、（粳稲六月乃熟、薩摩州人所謂琉球米、其穀品最下者、）凡中山山北並多水田、土宜粳稲、山南地方、多是陸田、宜菽麥之属、即今其国税額、中山糧米七萬一千七百八拾七石、山北糧米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八石七斗、山南糧米七萬九千九十六石八斗零、其餘租課亦准此、三山（疆界見地里志、）地無奇産、商賈不通、民貧而倹、男女事耕織、厥産多出蕉布、禹貢卉服、國史草裳、蓋謂之也、冬方蒸溽、不見霜雪、隆冬之日、時有雨霰而已、故凡草卉之属皆不凋枯、取芭蕉、生三年者、辟纑成布、最極纖巧、麻苧次之、南島所産、閩書所謂南有太平出禾苧、即此、久米島産絲及綿、閩書所謂西有古米出土綿、亦此也、（太平山見地里志、方物曰太平布、曰久米綿、即此、）通国貿易、古時用海巴、厥後國鋳銅銭、用之既久、散亡

少餘、唯今用穀布之屬、若其與中国交易、銀貨則此間所産矣、海巴、貝也、銅錢、使琉球録以謂薄小無文、每十折一、無貫折百、殆如宋季之舊眼、以縺貫錢者、但以爲日本所鑄即非、美嘗問福建人以琉球交易事、例曰琉球交易止限船數、不限銀額、全貢用十餘萬、折貢用五六萬、以船小不堪多載也、若用大船、則福州港淺不能近矣、所貴唐貨、細則絲綢綾緞等物、粗則紙藥材等物、不能詳録焉、凡百器制皆與此間同、唯其甲冑兵刄、不甚堅利、弓材用麋斷而弦之、性急易折、良者難得、螺鈿諸器、頗得我法、民間炊爨多用螺殼、盖古俗也、海産大螺、貧家以代釜甑云、

凡飲食之饌、造製精潔、略与此間同、使琉球録以謂不知烹調和劑之味、特不習此俗耳、造釀之方、酒醪醋醬及乾醬之屬、亦皆如我制、使琉球録又謂酒以水漬米越宿、婦人嚼以取汁曰米奇、甚非也、酒曰米奇、即此間方言也、唯其露酒方、始傳自外国、色味清而洌、久之不壞、能易醉人、使琉球録曰、出自暹羅、亦非也、造法不與暹羅酒同、蒸米和麴、各有分劑、不須下水、封釀而成、以甑蒸取其滴露、如泡盛之甕中、密封七年、而後用之、首里所釀、最稱上品、其俗名泡盛酒、相傳云、昔外国人來曰、国居南海瘴露之中、人必夭死、因授以避毒方、即露酒也、薩摩州人之言曰、天地生斯人、方物各有所宜、本兵戍于中山者、三年一代之、性不嗜酒者、亦在彼中善飲露酒、乃至十數鍾而不醉、北歸北至大島、不堪數鍾、及歸不能下喉、亦復如初、凡布帛之屬、溽暑生黴、洒以露酒也、即鮮明、亦是一奇、茶茗之品、此間所産、尤為珍惜、茶室茶具之式、候候陽立茶之法、一皆倣我制、閩書以謂厥土鴉不宜茶茗、即藝之亦不蕃、盖其然也、其国相傳云、茶法傳自此間、使琉球録以謂烹茶之法、設古鼎於几上、爇水將沸、用茶末一匙於鍾、以湯沃之、以竹刷瀹之、以頃奉飲、其味甚清、是則此間之俗、所謂臺子式而已、耳藪即藝之首里地、氷霜潔白、不及南産、亦是以供菓品、國所製香品、有香餅、壽帯香、竹心香、龍涎香、官香等、頗爲奇絶、

一本其俗已下為注文

候々陽作候陽尚是、

物産第十

隋書曰、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宋枯、以為年歳、盖紀其上世之事也、後之說者皆據而言者非也、其国相傳云、昔有天人降而教文字、其書頗雖放失、而于支古字於今猶存、紀年候時、豈在草木栄枯也哉、至於明世以來、奉其正朔、每歳頒暦一百本、国亦造暦、以授民時、且其地僻在南荒之中、氣候多煖、不見霜雪、海颶時作、草木凋枯而已、凡物産略與儋耳朱崖同、其餘則不異此間也云、因作物産志、

大明會典云、琉球貢物、馬、刀、金銀酒海、金銀粉匣、瑪瑙、象牙、螺殼、海巴、摺子扇、泥金扇、生紅銅、錫、生熟夏布、牛皮、降香、木香、速香、丁香、檀香、黄熟香、蘇木、烏木、胡椒、琉黄、磨刀石、若其馬及螺殼、海巴、夏布、牛皮、烏木、硫黄、磨刀石、則其国所産而已、其餘則所與此間及諸国交易也、穀則稲、林、稷、麥、菽、蔬則瓜茄薑蒜葱韮之屬、皆有焉、亦有蕃薯、可以代

穀而食、此間俗曰琉球薯即此、海菜可啖亦多、菓則有龍茘蕉子耳蔗石榴橘柎、但無梅杏桃李之類、近時有梅、移自此間者、唯着花而不結子、草則山丹佛笑風蘭月桔名蘹蘭栗菊盛花澤藤等品不少、近藝烟草、葉细而長、木則赤木、其性堅緻紫红色而有白理、蓋榲木之類、本朝式所謂南島所出赤木即此、（俗曰カシ木、）黑木、即會典所謂烏木也、蘇鐵、即使琉球録所謂鳳尾蕉、其野生則不知、栽在園庭者、榆（俗曰カツマハ、）木犀（俗曰キイハ、）阿檀福木（曰テコ、曰ヤラブ、曰デ子、並皆其俗所称、未詳、）隋書所謂闘鏤樹、使琉球録以謂土産無其樹、即今國人亦謂不詳、（隋書曰、闘鏤樹如橘而華密、條纖如髪然下垂之、云、織闘鏤皮以為衣、）禽鳥則綾鳩黑鶉鶉亦有異色者、（俗云アカツラ、蓋謂其毛文有三色也、）蝙蝠産于八重山者、其形極大、（俗名山蝙蝠、）其餘有烏鵲麻雀野鳧之屬、但無鶴及鶺鴒、而鴻雁不来、秋月之候、鷹隼及小雀自南来者多、畜獸則馬牛、即水牛、犬豕麋之屬、皆無不有者、而無虎豹犀象、亦産異色猫、虫豸則蛇蝎之屬最多、毒蛇凡七種、蝎亦能螫人、其有在于壁間声噪如雀者、春夏之交有赤卒自南而来亦多、鱗介則海出白魚、亦名海馬、馬首魚身、皮厚而青、其肉如鹿、人常啖之、馬鮫龍蝦之類、亦皆有之、棘鬣、其色不红、而味亦佳、鯨魚每出没洲嶼之間、而莫敢捕之、蛟龍時々自海中起、而能致風雨、俗謂之風

（即水牛作注文）

待世、螺蛤之屬最多奇品、貝子即會典所謂海巴、螺殼大者可以代釜甑、

南島志終

桂山義樹　著

琉球事略

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臼安中藩板倉家刻本

據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
臼安中藩板倉家刻本影印

琉球事略

琉球事略

大清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我國享保四年也。距寛保二年。僅二十四年。）以正使海寶副使徐葆光冊封琉球國王尚敬。葆光竟使之日。著中山傳信錄六卷。以盡琉球之事。先此明世冊封使者。皆有成書。而疎謬甚多。葆光逗彼國半年餘。（六月開帆於閩海。九日至彼國。十一月開帆於琉球。十三日至閩。夏往冬歸者。風故也。）故其書最詳而盡矣。元文中我國傳此書。余在官暇閲覽數日。百錄一二。以備遺忘云。寛保二年壬戌五月桂義樹識。

琉球事略

東都　桂山義樹君華著

中山世系

○舜天—舜馬順熙—義本—○英祖

大成—英慈—玉城—西威

○察度—武寧—○思紹—尚巴志

尚忠—尚思達—尚金福—尚泰久

尚德—○尚圓—尚真—尚清

尚元—尚永—宣威—尚寧

尚豐—尚賢／尚質—尚貞—尚純—尚益—尚敬

中山世鑑云，始祖爲天孫氏，一男一女，生於大荒，相爲夫婦。天孫氏二十五代，起乙丑，終丙午，凡一萬七千八百二年。今斷自舜天始。

舜天　日本人皇後裔大里按司朝公子也。宋淳熙七年庚子，年十五，屢有奇徵，長爲浦添按司，又奉政斷獄不違。天孫二十五世政衰，逆臣利勇恃寵執權，鴆其君而自立。舜天討之，利勇死，諸按司推奉即位。淳熙十四年丁未也。賞功罰罪，民安國豐。在位五十一年，壽七十二。嘉熙元年丁酉薨。

舜馬順熙　舜天子。在位十一年，壽六十四。

義本　舜馬順熙第一子。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

○三傳，凡七十三年。

英祖　天孫氏後裔。寶祐元年攝政，即位。在位四十年，壽七十一。大德三年薨。

大成　英祖世子。在位九年，壽六十二。至大元年薨。

英慈　大成第二子。在位五年，壽四十六。皇慶二年薨。

玉城　英慈第四子。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一。○玉城世衰政廢，諸按司不朝。延祐中，國分爲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山南王，大里按司也。佐敷、知念、玉城、具志頭、東風平、島尻、喜屋武、摩文仁、真壁、兼城、豐見城以上十一國從山南王。今歸仁按司也。羽地、名護、國頭、金武、伊江、大宜味、今歸仁、恩納數國從山北王。中山唯有首里、王城、那覇、泊、浦添、北溪、中城、越來、讀谷山、具志川、勝連、首里三平等數國。三國時時出

兵用戰歷百餘年。

西威　玉城第十子在位十四年壽二十三○五傳

共九十五年。

察度　與門大親之子西威薨世子五歲母后亂政

國人廢世子立察度在位四十六年○察度時洪武

五年明使至於是奉表貢方物是為琉球通中國之

始○明祖賜善操船者三十六姓以便往來今存者

僅五姓蔡鄭林梁金

武寧　察度世子在位三十六年荒於禽色尚巴志

討滅之○二傳共五十六年。

思紹　尚巴志之父永樂四年即位尚巴志一統輒

奉父即位

尚巴志　思紹之子○當元延祐中琉球國分為三其

後百有餘年交攻七十餘戰尚巴志即位而後琉球

國後為一統（永樂十四年丙申山北亡宣德四年己酉山南亡）○在位十八

年壽六十八正統四年薨

尚忠　尚巴志第二子在位五年壽五十四正統九

年薨○明英宗正統五年賜尚姓。

尚思達　尚忠子在位五年壽四十二正統十四年薨

尚金福　尚巴志第六子在位四年壽五十六景泰四

年薨

尚泰久　尚金福第一子在位七年壽四十六天順四

年薨

尚德　尚泰久第三子在位九年壽二十九成化五

年薨○七傳共六十四年

尚圓　北夷伊平人即葉壁山也其先不可知也或

云義本後也國人推之即位在位七年壽六十二成

化十二年薨

尚宣威　尚圓之弟壽四十八○攝國事其年薨

尚眞　尚圓世子在位五十年壽六十二嘉靖五年

薨

尚清　尚眞第五子在位二十九年壽五十九嘉靖

三十四年薨

尚元　尚清第二子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五隆慶六

年薨

尚永　尚元第二子在位十六年壽二十五

尚寧 尚眞之孫。尚永無子。國人立之。在位三十二年。壽五十七。泰昌元年薨。

尚豐 尚永弟尚元第八子。尚寧无子。國人立之。在位二十年。壽五十一。崇禎十三年薨。

尚賢 尚豐第三子。在位七年。壽二十三。順治四年薨。

尚質 尚賢之弟。在位二十一年。壽四十。

尚貞 尚質子。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五。康熙四十八年卒。

尚益 尚貞嫡孫。康熙五十一年。王卒。立三年。未及請封。

尚敬 尚益第一子。年十四歲。康熙五十二年立。

琉球地理

琉球始名流虬。中山世鑑云。隋使朱寛見地形如虬龍浮水中。故名。隋書始見。則書流求。宋史因之。元史曰琉求。明洪武中。改琉球。國在福州正東一千七百里。又云。自琉球姑米山至福州。二千四百里。船計以六十里爲一更。

琉球北極出地二十六度二分三釐。

舊錄。琉球周圍五六千里者誤也。今十分考審定之。南北長四百四十里。東西狹。無過數十里而已。以中國里數定之。

中山屬十六。

山南屬十二。

山北屬九。



分爲三省。中山爲中頭省。屬府十六。山南爲嶋尻省。屬府十二。山北爲國頭省。屬府九。府名稱間切。附屬村頭稱母喇。

首里。 中山之都城。

那覇。 海門旁有巨石。當中流。名馬加。四圍皆鐵板沙。沙堅如鐵。其平如板。板面嶮空。槎牙沿海。皆是潮長沙。舟誤觸無完者。故國人呼爲金湯。

佳楚嶽 國中有五嶽。佳楚嶮峻爲第一。

太平山。 又名麻姑山。

八重山。 又名木北山。

葉壁山。 土名伊平屋嶋。

硫黃山。 又名黑嶋山。異鳥極多。置採硫黃戶四十家。其人爲硫黃氣薰灼。目皆如羊。不精明。

奇界。 亦名鬼界。去中山九百里。爲最遠之地。硫黃多有。

大嶋。 土名烏父世麻。自稱小琉球。

琉球屬嶋三十六。水程南北三千里。東西六百里。遠近環列。遣黃帽官涖治之。名奉行官。人稱之曰親雲上。

圓覺寺。 國王本宗香火之所在。

辨才天女堂。 卽中國斗姥也。有圓鑑池。種蓮供之。

天界寺。 尚圓以來皆葬于此。

風候。 風大而烈者爲颶。又甚者爲颱。颶則驟發。颱則有漸。颶或瞬發倏止。颱則連日夜。或數日不止。大約正二三四月爲颶。五六七月爲颱。[illegible]船在洋中。遇颶猶可爲。颱不可當矣。颱颶始至多帶雨。九降風。九月北大風名。則無雨。

土田。 於九月十月耕種。五月收穫訖。 六月中大颶屢作。海雨揚飛。果實皆落。歲以爲常。非收穫早畢必多拔禾之患。故其國秋耕冬種。春耘夏收者。一就雨澤之利。一避颱颶之害。經年溫燠理宜兩熟。而六月後皆曠田不事者以此。

采地。 國相采地一府。或二府。祿六百石。 紫金大夫采地一邑。祿五十石。 秀才俸一石。

曆。 天朝頒賜官曆。

學。 命紫金大夫程順則刻聖諭十六條演義數節。月吉講之。

屋舍。 去地必三四尺。以避地濕。 室中以席裏草厚

寸許。緣以靑布。

冠服。 國王側翅烏紗帽。盤金朱纓。龍頭金簪。蟒袍。帶用犀角白玉。皆如前明服制。

官民帽。 後十二層



前七層。 糊紙爲骨。帕蒙之。式如僧毘盧帽。中空項絹。 方幅覆髻之半。口互交。前簷著額處。簇次七層。後簷十二層。彩色帽以下。紫最貴。黃次之。紅又次之。中又以花素爲等別。靑綠帽爲下。

簪。 金簪最貴。銀次之。婦女以玳瑁爲簪。

片帽。以黑色絹爲之。寒時家居帽。醫官樂工。及執王宮茶灌之役剃髮如僧者。戴之。

官。　自正一品至九品。

儀從　國相開棍二人。刀二人。鎗二人。旗二人。共五十人。絲紬傘。板輿二人肩。

取士。　惟首里。泊。那覇。久米四村之人。其餘皆民戶。其略識國字爲酋長。曰掟。土名山巴鼻。其次爲保長。曰作事者。土名山壁坊。皆不外進。○首里。泊。那覇。三村子弟未仕。呼爲子。子剃頭。陞筑登之。即登仕郎。授地爲筑登之

親雲上。此爲平民仕官之始。○世官子弟。呼爲里之子。[illegible]言公子也。土名察度奴示。年少者爲內使郎。名里之子。年過十五至十八。剃頂中髮。易小髻。授地爲里之子親雲上。此爲官家子弟入仕之始。○久米村秀才。升爲副通事。升至紫金大夫。紫金大夫亦稱親方。此爲久米子弟入仕之始。

僧。　國禁僧不得渡海入中國。惟至日本參學者有之。

剃頂髮。　前明琉球人皆不剃髮。至本朝。始剃頂髮留外髮一圍。綰小髻於頂之正中。

○剪脣上髭。令齊者間有之。

國中惟三種人剃髮爲僧。一爲醫官。名曰吾官正。一爲王宮執茶役者。名曰宗叟。又名御茶湯。二種人皆趨役無時。薙髮恐誤時事。故皆使從徑省云。

器皿。　皆日本様也。

女集。　女子爲市。男子不市。

錢

國中常行錢

錢文



錢幕



按日本寛永元年爲前明天啓二年歲在戌。此日本舊錢也。其國少中國錢。

字母。　琉球字母四十有七。名伊魯花。自舜天爲王時。始制之。或云。即日本字母。或云。中國人就省筆爲之。按爲日本書無疑也。

字母

眞 イ讀人 ロ讀類 ハ讀波 ニ讀仁 ホ讀保 ヘ讀飛

草 い如依 ろ如魯 は如花 に如義 ほ如矢 て如那

眞 ト讀登 チ讀知 リ讀里 ヌ讀奴 ル讀留 ヲ讀遠

草 と如都 ち如拖 り如利 ぬ 发如緣 を如烏

眞 ワ讀和 カ讀加 ヨ讀有 タ讀た レ讀禮 ソ讀卒

草 和如和 加如嘉 よ如矢 た如達 れ如劣 ろ如蘇

眞 ツ讀律 子讀備 ナ讀奈 ラ讀羅 ム讀無 ウ讀宇

草 つ如郎 祢 な如那 ら如利 む如集 う如務

眞 井讀而 ノ讀乃 オ讀於 ク讀可 ヤ讀也 マ讀末

草 ゐ如依 の如奴 お如烏 乙如茄 や如耶 ま如馬

眞 ケ讀計 フ讀不 コ讀科 エ讀江 テ讀天 ア讀安

草 け如其 ふ如夫 こ如庫 江如而 て如梯 あ如牙

眞 サ讀世 キ讀其 ユ讀由 メ讀女 ミ讀弁 シ讀之

草 さ如沙 き如基 ゆ如矢 め如め み如米 し如志

眞 ヱ讀忌 ヒ讀ヒ モ毛 セ世 ス讀す 眞ン讀嫣

草 ゑ如意 ひ如翡 毛 せ す如徒 草ん

○得中國書。多用鈎挑旁記。逐句倒讀。實字居上。

虚字倒下。逆讀語言亦然。四十七字。永有一字作二點音嫣。此則是一字。以聯屬諸音爲記。共四十八字云。

樂器。三絃二。提琴一。即用三絃著引弓于上。三絃槽柄比中國。短半尺許。笛一。小鑼一。鼓二。

演劇。第一爲老人祝聖事。如日本難波第二爲鶴龜二兒復父讐古事。如日本曾我兄弟復仇第三爲鐘魔事。如日本道成寺之類第四爲天孫太平歌。如日本大團且有二十之類

○天妃靈應記。天妃。莆田湄洲嶼林氏女也。云蔡氏非也。父名愿。宋初都巡檢。妃生而神靈。自此屢著神異。常

乘片席渡海。人咸稱爲通賢靈女。一日方織。忽據機瞑坐。顏色變異。蹶起問之。瘖而泣曰。父无恙。兄歿矣。有頃信至。父與兄渡海舟覆。若有挾之者。父得不溺。兄以檣遡。隨海死。雍熙四年。昇化于湄洲嶼。救父沒海身時顯亡云者非是靈應。或示夢。示神燈。海舟護庇无數。土人相率祀之。世世封之。永樂中。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至今仍其封號。神靈昭著。于今轉赫。凡渡海者。必載主舟中。康熙年中封天后見聯聖錄

册封。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恭膺天眷統御萬邦聲教誕敷
遐邇率俾粤在荒服悉溥仁恩奕葉承祧並加寵錫爾
琉球國地居炎徼職列藩封中山王世子曾孫尚敬屢
使來朝貢獻不懈當閩疆反側海寇陸梁之際篤守臣
節恭順彌昭克殫忠誠深可嘉尚茲以序當纘服奏請
嗣封朕惟世系爲家國之常經爵命乃朝廷之鉅典特
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齎
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爾國臣僚以暨士庶尚輔爾
王慎修德政益勵悃忱翼戴天家慶延宗祀實惟爾海

邦无疆之休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康熈五十七年八月日

竪横 六二 寸三 分完



順治十年國王尚質來繳前朝故印
請封重給康熈元年册使始至國賜
王此印印文六字琉球國王之印左
滿右篆不稱中山

中山王謝恩表

琉球國中山王臣尚敬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奉表
上言伏以
聖武弘昭特重屛之任
皇文丕振復膺外翰之權
隆體統於藩臣安行而兼撫外
煥規模於舊例緯武即是經文拜
命增虔撫躬益勵恭惟
皇帝陛下
道隆堯舜
德邁湯文
統六合而垂衣敎仁必先敎孝
開九重以典禮作君又兼作師臣敬世守藩疆代供貢

職荷龍章之遠錫欣島生輝沐
鳳詔之追揚册檣增色封天使而九叩望象闕以三呼
謹遣陪臣臣向龍翼程順則等虔齎土物聊表芹私
伏願乾行不息澤霈彌崇統王會以開國合車書者
千八百國占天時而應律驗禎祥於三十六風將見
文麟獻瑞彩鳳來儀矣臣敬无任瞻天仰聖激切屛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康熈五十八年十一月日琉球國中山王臣尚敬謹
上表

書後

一我國寶永七年新王卽位其冬琉球王尚貞使美里王子豊見城王子來聘爲賀。官命新井筑後守君美究其國王之先兩使以譯而對於是始知其王爲我國鎭西八郎源爲朝之後世所傳爲朝自殺於伊豆者狩野介以假爲眞也蓋爲朝以爲官征弗可乃泛至琉球雄略之所致遂爲其國祖昭昭矣此書所云按司朝公者爲朝也舜天者爲朝子也。舜天三傳至義本衰復至尚圓與乃世世相承也尚圓者義本後也

一琉球兩屬於大清與我也奉書於我則稱松平薩摩守內中山王某呈之閣老而後達於殿下所謂披露狀也。其書用日本俗字。蓋於大清也達表皇帝稱臣也於日本也一憑薩守此陪臣矣乃國小民弱之故可憫也義樹識

安永丙申二月七日傳寫淸風館中山昇士訓藏

琉球事略終

平季安 撰

南聘紀考

舊抄本

據舊抄本影印

南聘紀考巻上

麑府　平李安　編撰

自推古十五年至永享十二年、凡八百三十四年

琉球國、按隨書、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又按元史、在漳泉福州界、與澎湖諸島相對、西南北岸皆水、又明世法錄、居海島中、直福建泉州之東、自長樂梅花所、開洋風利、可七晝夜至、距福寧溫名亦頗近云、又徐葆光傳信錄、在閩福州正東千七百里、潛確類書、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順風七日可至、又豊盛額（係葆光来琉球）所測量、則琉球分野于揚州吳越同屬女牛星紀之次、俱在丑宮、舊測北京小極出地四十度、福建出地二十六度三分、今測琉球小極出地、二十六度二分三釐、地勢在福州正東偏南三里許、舊測福建偏度去小極中線偏東、四十六度三十分、今測琉球偏度、去小極中線偏東、五十四度與福州東西相去、八度三十分、每度二百里、推算經直、海面一千七百里云、（如其測水、較福州、每朔、率後三辰、望日、福州午時潮滿、琉球則滿以戌時、餘日同以遞遲、似不與月遲同行云）世法錄、又別稱大琉球、西南則暹邏、東北則日本、自長樂广石、出海隱隱一小山浮空、帛不謂小琉球、大島也、（見後）新井白石南島志、琉球、在西南海中、依洲島為國、而沖繩島、其中國云、海港二處、其在東北、曰運天港、（深一里廿一町、潮二町、大船五六十隻、可以柚泊島、）去東北行、至與論島二十里、又在西南、曰那覇港、（深廿二町、潮一町廿間、港泊大船、可廿隻）去長崎、三百里、去朝鮮、四百里、去台灣東南角、四百八十里、貿諸琉人、距福州閩安鎮、四百九十餘里、距薩山川、二百四十餘里（享保九年、呈江戸距）而距薩麑島、二百四十九里、又距極南波照間、而五十六里、自波照間、迄麑島、四百五里云、凡其四外沂隣按地、莫近於薩藩、則圖書編所謂、日本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云、或國志略、亦東都日本薩摩州、（指南廣義、作安是孫）常所交市國、一葦可航而去閩萬里、中道無止宿地云、皆足以証、故自往古、以附庸於薩藩者、自然之勢、而可謂天之所永錫焉也、凡琉球里程、從我藩制、（六尺五寸、為步、六十步為壹町）則三十六町為壹里、故知從此、新井氏說亦同之耳、然葆光曰、琉球里數、皆以中國十里為一里、今以中國里數定

之、海東諸國記、亦道路用日本里數、其一里準我國
十里云、而皆六町爲一里、則知彼從之也、柳慶安以
前、國無紀述、鴻荒之久、甲子世次、靡傳可稽、於是季
安令參衆說、以觀邈古、日本書紀所謂掖玖國、續紀
所謂多褹國、或作南島者、蓋皆其總名、而於西土、書
曰流求、始見於隋書、唐柳子厚書之流球、新唐書、載
曰流鬼、宋史依隋、亦曰流求、元載瑠求、明世法錄、古
爲流虬、中山世鑑亦從之、時未與彼通、故其記之皆、
各異名、至明定琉球、以到于今、則其所世稱、皆名乎
漢、而於流求、自古迄今、尚以沖繩行、其地東西狹、而
南北長、如沖浮繩、因以名云、觀其義與訓、以考之、則
沖繩、爲倭所名者、明矣、夫隨書曰、煬帝大業元年、海
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烟
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遣羽騎朱寬、入海
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
相通、掠一人而還、是歲、我
推古帝十五年也、
帝本紀曰、秋七月庚戌、遣大禮小野臣妹子、使於隋國、
本沽大悳近吉訳也後皆從此路作福利、爲之通事、四年、煬帝復令
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
見之曰、此邪久國人所用也、亦我
推古帝十六年、而其本紀、則曰、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
自隋、妹子之在隋也、稱蘇因高、授之回翰、使鴻臚寺
掌客裴世清等、十二人、從至筑紫、八月入　京、壬子朝
謁、九月、復遣妹子及福利等、護送至隋、十七年九月、
妹子等至自隋、福利不來、此言知是隋人不來、據此觀之、隋書、
倭國使來見之云、應是妹子也、而其所謂邪久國、則
隋人書之流求、亦可以知焉、六年、煬帝復遣武賁郎
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崑崙軍人通語言者、浮
海來擊流求、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閩書所
謂福州府福盧山、隋時、掠琉球五十戶居于此云、應
言之也、由是流求遂與隋絕矣、實我
推古帝十八年也、於是乎邪久國人慕隋屢寇愈服
皇國、乃二十四年三月、掖玖人三口歸化、五月、夜句人
七口來之、七月、掖玖人二十口來之、先後竝三十人、
皆安置于朴井、未及還而終身云、亦大業十二年、而

其存來、知迦庭也、又二十八年八月、掖玖人三口、流
到于伊豆島、時隋既亡、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後十年、
爲
舒明帝二年、其九月、田部連等至自掖玖、三年二月、掖
玖人歸化、凡掖玖人、通於本邦、雖所史録、止如是也、
據隋書亦採我使言以載于史、則知流求通乎　本
邦、尚矣久於彼矣、後漢東夷傳、光武中元二年、倭奴
國奉貢朝賀、其使人言倭國之極南界、粗擧其俗、飲
食以指、行皆徒跣云、或鮮卑傳靈帝光和元年檀石
槐、東撃倭人國、得千餘家云、或呉志黄龍二年、遣將
軍衛温諸葛直、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州、得數
千人還云之類、彼方歷史、雖爲我事、替諾我史、則中
元二年、當
垂仁帝八十六年、光和元年、當
成務帝四十八年、黄龍二年、當
神功皇后三十年、然而史籍竝無其事、蓋彼以琉球爲
倭之故也、何以証之、後漢書、擧倭奴俗、飲食以指、俗
皆徒跣云中山傳信録所謂、赤足行沙土中、人以手

食之俗、實與此同、又大人四五婦、或二三婦、婦人不
妬忌云、亦李安潛觀島俗、酋長巡縣、所舍畜妾、謂之
外婦、尚知其遺風也、又明宣德中、冊使柴山所著碑
文、以琉球爲東夷其所產山丹扶桑等、五雅統注、出
日本、始入中國云之類、多與我不合、皆以琉球爲日
本者、可併証焉、後卅七載、
齊明帝三年、丁巳 明 覩貨邏國、男一人女四人、漂泊于筑
紫、言臣等初漂泊于海見島、島郷、掖今下大 乃以驛召、五年
八月、坂合部石布等、使於唐、九月、漂到爾加委島、南在 海中今松石 坂之牌亦坪下幸 爲島人所滅、後廿八年、
天武帝六年二月、饗多禰島人等於飛鳥寺西槻下、八
年十一月、己亥 遣倭馬飼部造連爲大使、上村主光父
本作上寸主誤 爲小使、如多禰島、仍賜爵一級、十年八月、丙戌
連光父等、貢多禰國圖、其國去京五千餘里、居筑紫
南海中、切髮草裳、秔稻常豐、一殖兩收、土毛、支子、莞
子、及種々海物等、多、是日、若弼歸國、九月庚戌、饗多
禰島人等於飛鳥寺西河邊、奏種々樂、十一年七月
甲午、隼人多來貢方物、是日、大隅隼人與阿多隼人、

相撲於朝廷、大隅隼人勝之、丙辰、多禰人・掖玖人・阿麻彌人、賜祿各有差、戊午、饗隼人等於飛鳥寺西、發種々樂、仍賜祿各有差、道俗悉見之、後十三年、

持統帝九年、三月庚午遣文忌寸博勢・下譯語諸田等於多禰求蠻所居、後三年

文武帝二年、四月壬寅遣文忌寸博士利鄭・刑部眞木等八人如南島覓國、因給戎器、三年七月辛未多褹・夜久・菴美・度感等、從朝宰來貢方物、授位賜物各有差、度感島通中國、言本邦也始于此云、八月己丑獻其貢物於伊勢及諸社、十一月甲寅利鄭眞木等至自南島、其覓國也、薩末肝衝等人、持兵剽劫、四年六月庚辰准犯決罰、大寶二年、八月丙申多稱及薩摩叛、征討置吏、語在別著、由是多褹始建一國、猶對馬等例、而併掖玖以爲郡名、益馴朝化故也、慶雲四年、七月丁丑遣使宰府、授南島人位賜物各有差、

元明帝和銅七年、十二月戊午　太朝臣遠建治等、率南島奄美・信覺・球美等嶋人五十二人、至自南島、

元正帝靈龜元年正月朔、南島奄美・夜久・度感・信覺・玖美等朝見

帝及太子於太極殿、各貢方物、授位有差、養老四年、十一月丙辰　授南島人二百三十二人位、各有差、懷遠人也、

聖武帝神龜四年、十一月己巳　南島人百三十二人來朝、叙位有差、天平七年、太宰大貳小野朝臣老遣高橋連牛養於南島、每島樹牌、表記其島名及泊船港、若有水處、去國行程、令漂到船以知其所歸向焉、後二十年、

孝謙帝天平勝寶六年、二月丙戌　勅南島所樹牌既朽廢、自天平七年、二十年、乃　勅大宰府、復使依舊修樹之、如天平例、

凡南島事、本邦歷史所自古載、概此類也、而見漢籍、雖始自隋、却諳倭使、採其所言、以載隋書、則道乎本邦、前於隋者、足以証焉、然於其國、無初有史、故南海諸島、莫詳厥始、闢乎何世、相傳、鴻荒之世、天孫降之人民、彈丸散粟、避遁分居、君長各立、莫能統屬、是以上古　本邦亦莫能懸撫、以詳其名、只因其海路所由島名、泛稱掖玖、或呼多禰、漸至世降、遣使覓國、徼之朝貢、雖各命名、猶　本邦人因未能知、至以樹

碑、悉記其島名、而謂總名、只曰南島、猶國號然、蓋其稱掖玖、則於　本邦、未稱覔國之時、所泛呼名也、故載籍書、謂之流求、而我為掖玖、如前所証、又和名鈔、載斑具（一名紫具）於夜久産、或曰、即今青貝産乎琉球、蓋誤之也、又多稱國、據去京五千餘里云、測其地理、古者路程五町為里、今三十六町為里、則古之五千餘里、當今之七百餘里、而琉球極南波照間、（倭言波天端島義也、間亦倭言島之上略）距挑大坂、凡七百餘里、（波照間至麑府四百五里、麑府至大坂三百十三里、通計如上、）據此觀之、非今種子島、而言流求者、却為近矣、且其草裳、即今琉人所服蕉布衣、而其云粳稻常豐、一殖兩收、亦琉球氣候、今尚能應、則當時自倭、指流求謂多稱國、亦可以觀也、又其云南島、因洲島多散在南海、難悉舉言、以為總名、而延喜式、大宰府管列南島、載其方物則進赤木云、亦據琉産、今有赤木、可以知其當流求也、白石曰、琉産赤木、其性堅緻、紫紅色、而有白理、蓋櫚木類、本朝式所謂、南島所出赤木、即此云、（俗曰加志[illegible]）可亦証焉、所謂海見島、或作阿麻彌、或作菴美、皆一島名、而語轉耳、賛南島志、並

謂今大島、阿麻彌者、上世神人名也、（琉球始祖、其初有一男一女生於大荒、自成夫婦、曰阿麻美久、生三男二女、長男即天孫氏、開國始主云此也、）其東北有山、乃神人所降、因名曰阿麻彌嶽、因亦名島、地形因大故後稱大島云、在德島東北十八里、周廻五十九里十町、縣七、港八、乃琉球北界、而續文獻通考所謂琉球北山、或世法錄小琉球云、皆是也、自其深井港、西北行三十五里、至于七島、其海潮常向東而落、元史所謂落漈水趨下而不回者、乃此云、又自此北行七十里、至隅之永良部島、指其海洋、俗謂阿麻彌洲之渡、蓋古之遺言也、大島私考、（本田親孚所著）亦著是東島人相傳、大島舊名即為天見、其俗、自古畏神尤甚、尸婦致祭、稱之神懸、亦傳於天見時云、所謂天見渡、見古海路圖、而天見嶽、在笠利縣節田村、蓋其遺名云、憑嘗謫鬼界、親覩神懸、所謂神巫郡集、而其迎神、則歌謠哀惋、一唱百和、如白石說、徐氏亦云、國有女王、世由神選、王宗姊妹、相代補任、或女巫祈疾、曼聲唄誦無鼓樂云之類、皆此也、賛諸國史、神懸即神託、而見古事記、其冠島尾、（中山世譜云、往昔之俗、男女用鳥羽為冠裝以珠纓、飾以赤毛云、即）

（此也）見推古紀、（十九年五月）據此觀之、俾　本邦神古之風、
不絕乎今者、可以知也、又頗解方言、謂方曰阿間、此
方曰這間、凡請尊客、曰阿茂禮、猶曰御出、乃家指長
歎、天降于峯之阿毛理、是也、據此、所謂天云、則彼方
義而天見亦見彼方以行之意也、既發山川、（蕯洛）浮海
南行、多稱以南、至口永良部、諸島相距、未甚相遠、多
互遙望、唯大島否、天水渺茫、不見一粟、傳空海（弘法大郎）
渡唐亦曰、但見天水之碧色、豈視山谷之白霧、自永
良部渡於大島亦非四方見天以海行不得取島、故
指其洋中七十里、謂之天見渡、蓋取諸其見天水行
耳、白石以為神名、無考乎實也、後降慶長、僧文之討
琉球詩云四海波平天水渡、又琉球謠、天水渡中之
類、不遑悉舉、為古言明矣、所謂度感島、南島志以為
德島、在沖永良部島東北十八里、而其東北、接大島、
周廻十七里三町、縣三、港三、一說度感、即今寶島、隸
薩河邊那、而七島之一、唐音土噶喇云、此也、未知孰
是、所謂爾加妻島、或作信覺、南島志以石垣入表二
島、併八重山島、而石垣為信覺之轉云、今按、信覺亦

爾加妻也、周廻十六里十七町、縣四、港二、竹富、黒島、
波照間等隸焉、皆琉球南鄙也、入表在石垣西南、周
廻十五里、縣二、與那國等隸焉、在西四十八里、周廻
五里十町、琉球西鄙也、所謂球美島、南島志以為久
米島、在那霸西四十八里、廣輿圖等稱古米、亦此云、
周廻六里二十町、縣二、港一、（聞人三十六姓後裔之云、誤也、久米村在那霸）
縣、俗曰間切、隋書所謂諸洞、疑此、主國史略作府、註
土名間切、而府所屬曰村頭、亦註土名母喇、今按並
是倭訓也、永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我
玄久公、賜頴娃播磨書、薩摩指宿郡、有奈良間切、又
大岳公、賜禰寢氏指宿內奈良間切八町、事見古書、
可併證焉、益流求、既與隋絕、而通于　本朝自
推古帝、迄
孝謙帝、其間得年百四五十、稍益來懷、大抵如是、皆子
爾後靡史可稽、後五十年、
桓武帝延曆二十三年、（五月甲申）遣藤原賀能（葛野麻呂）、偕僧空
海、往使於唐、八月十日、船到福州、（或島衡州）十二月、至長
安城、其在福州也、賀能乃使空海代以起艸、呈觀察

使書、則言流求事、曰、𩗗風朝府、推肝耽羅之狼心、北
氣夕發、失賸留求之虎性、按耽羅、齊明紀云、伊吉連
博得等、皈自唐國、到耽羅島、招慰島人、王子阿波岐
等、附船貢進、耽羅入朝、始于此云、或以為新羅、未知
其詳、留求、即流求、而　本邦人、書留求者、蓋自空海
始、抑自流求見乎隋書、至空海時、可二百年、其有斯
名既聞於倭、而書之乎、將聞於唐、而書之乎、抑於
本邦、泛稱南島、亦既久矣、今觀採流字、填以留字、如
新聞之、未知其字、然、爾後二十年、

淳和帝天長元年、十月丙子、停多褹島、隷大隅國、先是、建為
一島、置之島司、如對馬等例、年所給稻三萬六千餘
束、而其貢調、惟鹿皮一百餘張耳、於是、議者計其課
口、不足一鄉、且居南海、無變外寇、故以能滿郡併馭
謨郡以益救郡、併熊毛郡、省為二郡、以隷大隅國、後
十六年、

仁明帝承和六年、菅原梶成、反自遣唐、路遭狂飈、漂落
南海、不知何島、島有賊類、傷害人、梶成乃祈願佛神、
而得歸棹、其及賊戰也、取五尺鉾一枚、所盜朝橫刀
一柄、箭一隻、而還、乃獻
帝、並與我兵器異云、按陳使錄、國無鐵器、姑為琉求、應
是獲乎客船者也、後十五年、

文德帝仁壽三年八月、宋商欽良暉還自　本邦、僧知
證附舟海行、為求法也、十四日、漂到琉球、三善清行、
著之傳曰、十三日申時、望見高山、緣北風微、十四日
辰頭、到彼山腳、所謂流梂國、喫人之地云、宇治亞相
亦述斯事、載今昔物語、書曰琉球、年間無考、今按仁
壽乃唐宣宗大中七年、而書宋商、松下見林、規為唐
商、是也、後踰七十年、

醍醐帝延長五年、勅忠平等定本朝式、乃延喜式也、時
南島仍舊隷太宰府、而其方物、則貢赤木、其數隨得
云、蓋自

孝謙帝時至是歷載、剩百七十、南島朝貢、如綫將絕、式
載方物、亦惟僅々貢赤木耳、可以知其稍疎也、既絕
西土、又踈於此、螺殼炊爨、愈貴鐵器、客船至輒盜賊
取給鄙愚徑情、教化弗及、亦有年於茲矣、由是、空海
書曰虎性、清行亦書曰喫人、世遂至以謂之鬼界、而

於彼方、則潛確類書所謂、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元招諭不從云、亦可以証當其時也、自延長後、餘二百卅年、

七

二條帝永萬元年、源爲朝自伊豆大島、流到流求國、爲朝、乃故將軍源義家孫、而延尉爲義子也、先是、竄于伊豆、（久壽元年、爲朝在鎮西擅恣、以故十一月奪父爲義官、二年四月、敕大宰府捕之、保元元年九月、流伊豆、）迨平族擅權、朝政日衰、常抱憤怨、欲復祖業、因浮海上、行略諸島、遂至南島、其爲人也、魁岸絕力、猨臂善射、南島人皆以爲神、莫不畏服、（遺蹟尚多、傳袋中多所記録事、是見林嵩見、）乃納大里按司之妹、（俾信録、國史略、並作大里按司朝公、皆爲朝也、）生男、名尊敦、實我

六條帝仁安元年、而宋孝宗乾道二年丙戌之歳也、國人敬重、呼其居所、咸曰御宿、乃　本邦方言也、（見文治五年、古幕府賜畠山重忠書、可作証焉、）七島中島、有地名御宿、見慶長撿地日記、故到于今、遂訓城字、俗曰御宿、迨琉人後稍學于明、解其義、卽當城字、遂以填之、故徐葆光亦謬城字、曰姑斷古、皆本出於御宿、而傳言也耳、又其始至也、洋中遇風、舟人皆驚、爲朝乃曰、有運在天、果取一港、故名其地、曰運天、卽今山北運天港此云、亦可併証也、既而爲朝反自流求、居未幾、

高倉帝嘉應二年四月、命伊豆人狩野茂光帥兵襲誅爲朝、於是爲朝自殺于大島、（伊豆）年三十三、後六七年、治承元年、相國清盛流平判官康頼丹波少將成經、僧都俊寬於鬼界島、按平家物語、（長門本）云、凡鬼界十二島、以薩摩方爲總稱、而泛言之、或稱鬼界、但就其中、服于　本邦爲口五島、而未從者、爲先七島、所謂十二島、則曰白石、曰悪石、曰黒島、曰硫礦、曰阿世波、曰屋玖、曰永良部、曰沖繩、曰鬼界、於其口五島、於流成經於硫黄、康頼於悪石、俊寬於白石、其曰白石、因白鷺多集石頭、波亦皎潔、得其名云、按撿地日記、（慶長十六年伊地知重房日文、）二月四日、辰刻、開帆、計羅麻島、五日申刻、白鳥群飛、翩躚船上、彩長乃賀曰、島漸近矣、既而成時至太平島、按南島志太平島、卽宮古島、而在計羅麻島西南七十五里、周廻十一里、縣四港一、隷島六云、按傳信録、宮古八重山之貢中山、始于洪武廿三年云、卽我明德三年、而後乎平家者、二百餘年、據

此、所謂白石島、其時列口五島、雖屬　本邦、至洪武中、始貢琉球、今列先島、宮古島、近之云、但其配謫不實赴之、觀俊寛墓在硫磺島、可以知也、所謂惡石、（阿古志發）七島之一、而及黒島、硫磺島、竝隷薩河邊郡、屋久即掖久島、既詳上章、永良部、俗曰口永良部、亦隷隅州馭謨郡、阿世納今琉球管、有島名伊是名、按伊與阿、則五音相通、疑阿世納之轉也、攸世波、今七島中、有諏訪瀨、疑亦阿世波之轉也、沖縄、即今水琉球、既見前章、或作惡鬼納、傳信録、作屋其惹、皆其省言、而略下波也、其曰那覇、略上惡鬼也、鬼界亦即今喜界島、按南島志、在大島東北七里、周廻六里廿四町、縣六港二、琉球東北極、而閩書、作吉佳、傳信録、作奇界、皆此也、以上十島、載在平家、今計島數、二島不足、柳脱漏乎、將傳寫誤乎、微辭簡古、名與今異、猥以淺陋未可遽得考究之、况其所轄、亦有離合沿革異於其間乎、觀之緑中、別喜界於大島別建一島之類、可以知也、三年己亥、我

得佛公、生於攝州住吉、乃　幕府頼朝公之長庶子、而為朝之姪孫也、先是、為朝亂于尊敦、隨其母氏、成立於中山浦添、有乃父之風、操履不肅、屋若奇、徵縣人敬服、四年庚子、（即宋孝宗淳熙七年）推為浦添按司、人奉其政、斷獄不違、是歳、　幕府舉義兵於伊豆、十月、抵鎌倉、遂開府焉、當是之時、天孫氏二十五世、流求政衰、諸島兵起、逆臣利勇、恃寵執權、弑其君、而自立、浦添乃起義兵、遂討利勇、克靖國難、諸按司、乃咸仰尊浦添、推奉即位、賞功罰罪、民安國豊、是即舜天、而

幕府之從弟也、異域同年、各起義兵、皆為創業、寔可謂天其有冥祐於源氏、將亂矣、三之姿貌、右髪戴角、（中山世譜、有瘤如角）掩以其髻、國人欽慕、莫不法焉、而結右髻、或通倭字、始自舜天云、按　本邦諸臣、各着髻華、大德小德、並用金簪、見

推古帝十九年、（五月五日）又詔男女悉結其髮、或婦女乘馬、

如男夫云、見

天武帝十一年、（四月乙丙）而南島俗、初切髪草裳、見其前年、

據此、結髪、知寖化於　本邦、而琉球皆莫剃髪者、俗不用網巾久矣、至明萬暦四年、（本邦天正四年）行冊封禮、編

今用之、而二十九年、慶長六年冊使猶言、首里人髻居偏云、舜天之遺風尚存者、可以知也、後迨今清、遣冊封使、自王以下、皆遵時制、留外髮一圍、綰小髻於頂之正中、是今琉人貌也、但其冠帶、尚依明制、而如髻簪、今有短長、其短簪、長三四寸許、已冠、去頂中髮者簪之花頭圓柱、亦有方柱六稜、金最貴、銀柱次之、銀又次之、銅爲下、長簪、長尺餘、婦人幼童大髻者簪之、亦以金銀三品、分貴賤、而婦人髻額上甚鬆、前後偏隨、所謂倭隨髻、疑卽此云、武注、一云隨馬之餘形也、今散髻加簪云云竝見倭信錄、但明冠帶、則洪武以來、所世賜服而徐錄亦雖以詳之、至如髻簪、不言其由、蓋闕所不知也、而今李安替諸書紀、金簪分位、乃　本邦制、而古南島人、多受位於　本邦、旣如武前、則琉球結髻、花頭金簪、以分貴賤、或婦人善乘馬之類、依　本邦之舊俗、以傳乎今、可併觀焉、後五年、

後鳥羽帝元曆二年三月、平族悉滅、大島有葉語、以傳之云、中將資盛、少將有盛、左馬頭行盛等、遁自檀浦漂到大島、其入海也、先取多禰、而歷掖玖、泊惡石、凡三年至大島、居未六旬、乘取其島三分而居之、資盛、領東而反燒內、而居東諸鈍村、有盛、領名湖、笠利、而居名瀨浦上村、行盛、領古見、住用等、而居古見戸口村、今各有祠、爲其他從士亦多分封者、而行盛薗、南向臨海、每傳船有過其洋中、航懸爪立起、勤至擢濱以損舟人、往往成以爲其怨靈所祟、以攸七島郡司管欲慰祟其遺靈、以豢利濟、乃往琉球、以請于王、於是嘉靖二十四年二月、尚清王乃勅諡往琉、日新立王、啟春秋神月、今以祀之、由具情愬之靈、浙浮解散、以通船、王、則　本邦後奈良帝天文十四年、而祝大中公之時也、四月、　幕府

叙從二位、六月十五日、召加得佛公冠、仕在兵衛尉、補地頭於勢州須可御莊等、八月十七日、任島津莊下司職、文治二年一月、幕府補本邦六十餘州總地頭職、乃以得佛公爲島津莊總地頭職、於是八月、入部于山門院、三年九月、補薩隅日三州守護職、平家所謂十二島亦在所轄、語見後章、四年五月、鬼界島、降于幕府、先是、　幕府謀擊鬼界、群臣諫之、乃已、是歲、鎮西人藤信房、獻島地及海路圖、因請擊之、至是、乃降事見東鑑、按亦十二島之一、而未屬琉球之時也、

後堀河帝嘉祿三年六月、

得佛公薨、

道拂公受守護職、以請　鎌府、十月、　幕府賴経下

文、以
道佛公為越前守護、島津莊內薩摩方地頭、及十二
島地頭、信濃大田莊等地頭、如
得佛公讓狀、但除河邊郡、揖宿郡、伊作莊、其他如泉
莊、賜莚堂侶山氏、（得佛公夫人、寄居為尼、曰尼御前、乃直忠之女）終其世後、
宜得領焉、
四
條帝嘉禎三年丁酉、舜天卒、壽七十二、在位凡五十
一年、即宋理宗嘉熙元年也、明年、嗣子舜馬順熙嗣
立、在位十一年、
後
深艸帝寶治二年、順熙卒、壽六十四、亦理宗淳祐八
年也、明年己酉、世子義本嗣立、其明年、國中大饑、次
年疫疾、人民半失、君歎息、召群臣曰、饑疫并行、不德
誰讓、群臣舉惠祖世嫡英祖、君大悅、石試國政、舉賢
退不肖、疾疫乃止、延長五年、英祖遂攝政、亦理宗寶
祐元年也、正嘉二年九月、 幕府宗尊、流平內左衛
尉俊職於硫磺島、乃康賴之孫、而島於時、係
道佛公地頭所焉、正元元年、義本、觀國民多歸英祖、
乃遜位而隱於北山、時年五十四、在位十一年、明年

庚申、英祖即位、亦理宗之景定元年也、（南島志、為弘安二年五十一歲時、恐非）英祖生有瑞徵、十二歲、名聞國縣、二十歲、通
經傳、國人思事、為伊祖按司、至是、三十二矣、明年巡
行國中、效周徹法、正經界、均井地、然後穀祿平、百度舉
矣、於是、五年、西北諸島、（世語云、久米、慶良間、伊比屋等島也、）始來貢焉、
乃我山帝文永元年甲子之歲也、二年六月、
道佛公、傳守護職於
道忍公、亦其有十二島、如
得佛公傳之於
道佛公之時、按平家物語、（長門藏本）所謂永良部、沖繩、鬼
界等、隸薩摩方、列十二島中、則 賴經下文、以
道佛公為薩摩方地頭守護、及十二島地頭、如
得佛公讓狀云、亦指沖繩等在其中者、明矣、（白尾國柱云、二世忠時公、救三世久經公書、曰、十二島地頭職、年家談曰、夫鬼界島數十二、口五島隸日本、與七島、不批鬼界、當時南島總稱、口五島、與七島、合十二島、琉球然係與七島、亦言是事也、）故後隸河
邊郡、併十八島、語在後章、（延文元年）三年丙寅、大島始朝
英祖、（世語、久米島、亦朝于英祖時云、）厚給賜遣歸、是為大島朝貢之
始、自後每年入貢云、即宋度宗咸淳二年、而首里遣

酋長爲大屋子、（屋子、猶言役之將也、）蒞以治之、應自時始也、自平族逋匿、七八十年于此矣、據此、上古大島通貢　本邦、書藏蓋美、亦足以証其久矣、頃歲英祖創寺於浦添城之下曰極樂寺、使僧禪鑑居焉、不知何國人、琉球佛寺、自斯始云、五年己巳蒙古致　本邦書、請通和好未報、六年、復遣黑的殷弘來求報書、至對馬島、拒而不納、八年、又遣趙良弼言、於無報書將欲用兵廷議言、宜答書報之、北條時宗、以爲不可竟不答、於是乎、道路流言、蒙古將寇、九月、命鎮西築城筑前筥崎、置之戍兵九年四月

道佛公薨、

道忍公襲封、

後宇多帝建治元年乙亥四月元世祖使杜世忠何文著等使于　本邦、九月、時宗乃斬元使杜世忠、何文著等五人於鎌倉、減省公私用費、遣兵衆分戍鎮西、以備元寇、是歲、　幕府遣

道忍公領筥崎戍兵、即世祖之至元十二年也、弘安二年六月、又殺范文虎、四年五月、元兵（大船七千隻）寇于壹岐對馬、使我師禦之、不勝、六月、會戰、殺千餘人、元賊少却、二十九日、薩兵擊之壹岐島、入來院平四郎有重等戰死于筑前、七月晦、夜大風雨、元船破壞、多溺死者、敗卒修船鷹島、閏月七日、薩兵自壹岐還、擊之鷹島、時鎮西師來勦殲之、蓋元軍十萬、得生還者三人云、亦至元之十八年也、七年閏四月、

道忍公薨於筥崎、　世子襲封、是爲

道義公、

伏見帝正應四年、元世宗遣海船萬戶揚祥、福建人吳志斗等、捧詔來諭流求、曰、朕牧撫江南、已十七年、海内諸藩、罔不臣屬、惟流求密邇閩境、未曾會歸附、議者請即加兵、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庭之國、先遣使招降來則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命使宜諭汝國果慕義來朝、存爾國統、保爾黎民、若不效順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後悔、爾其慎擇之、亦至元之二十八年也、五年三月、祥至流求、先令軍官劉閏二百人以小舟載軍器、領三嶼人陳煇者登岸、國人不解三嶼人語、爲其殺死者三人、遂不將其命、而還、永仁五

年、元成宗後遣福建省都鎮撫張浩、新軍萬戶張進來于流求、擒生口百三十人、即成宗之元貞三年、而游確類書所謂、元招諭流求不從云、是也、琉求由緒從元云、誤

英祖在位凡四十年、

後伏見帝正安元年八月五日、英祖卒、壽七十一、南島志為正安二年七十二歲時事非也亦成宗之大德三年也、百姓悲號、如喪考妣、明年庚子、世子大成世纘圖作大城嗣立、以仁義措事以禮讓接物、國治民安、在位九年、而我

花園帝延慶元年戊申二月八日、大成卒、壽六十二亦作六十三非亦元武宗之至大元年也、明年己酉第二子英慈嗣立、治遵舊章、深而有謀、既通知事、而我正和二年九月二十日卒、壽四十六、在位五年、亦元仁宗之皇慶二年也、明年甲寅、第四子玉城嗣立、玉城不德、世衰政廢、內為色荒、外為禽荒、諸按司不朝、於是大里按司、併佐敷、知念、玉城、具志頭、東風平、嶋尻、喜屋武、摩文仁、真壁、兼城、豊見城等之地、稱山南王、今歸仁按司、食羽地、名護、國頭、金武、伊江、大宜味、今歸仁、恩納等之地、稱山北王、而玉城王、惟有首里、王城、那霸、泊、浦添、北谷、中城、越來、讀谷山、具志川、勝連、首里三平四西平、口南平、日真地平、等之地、稱中山王、割據爭國勢如鼎足

後醍醐帝文保二年三月、

道義公傳薩摩國守護職、十二島地頭、及諸郡院莊鄉於　世子、知先例、　世子襲封、是為

道鑑公、所謂十二島、亦指沖繩等、可例知也、元德二年七月初、播州法華寺僧文觀、咒咀關東、於是十三日放流文觀於硫磺島、亦係

公仕所焉、延元元年三月十一日、中山王城卒、壽四十一在位廿三年、亦元順宗之至元二年也、明年丁丑長子西威嗣立、時年十歲、政歸母后、牝雞亂政、諸按司不服、當此時、浦添縣謝那村人察度、為按司於浦添、而德以服人、西威在位十三年、傳信錄十四年為　而我

光明帝貞和五年四月十三日卒、從南島志年二十三、亦順宗之至正九年也、於是、諸按司廢世子、遂表浦添按司察度、為中山王、乃浦添間切謝那村人、父曰奥間大親、即大屋子業農純厚、天女來格、詳未世鑑而生察

度、始爲浦添按司、西威卒、世子母后亂政、國人廢世子、奉之爲王其治國也、德厚民歸、災變日銷、國家豐饒、

後光嚴帝延文元年、（八月六日）　幕府義詮下文、使公安堵薩隅日信下總豐後等之舊封、亦有薩之河邊郡、而其註文、則河邊郡、同十八島云（見藤野氏藏書）據此、當時匪啻十二島、更增六島、爲公所轄、皆隸河邊郡者、足概知焉、僧桂菴所謂、琉球、薩州附庸、（見下文龜二年）或文之許、那霸本是河邊郡（見慶長十三年討琉球討、所自古傳明矣）云或中山世譜、察度之起也、日本商舶、多齎鉄塊來賣牧港、察度輙發金宮、盡買領民使爲器耕、百姓仰戴如父母、遂爲中山王云、或尚眞三使三司官報種子書、念昔年忠、特許商舩云（見下大永元年）之類、實皆賴我　藩遣商舶之力、以辨國用、自古如是者、可併証也、聞歲光旣亡、明太祖（姓朱氏）興、卽帝位、洪武五年、使行人楊載、賚詔來諭流求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起布衣、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不庭、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越、北清幽燕、朕爲　臣民推戴卽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報、播告朕意、使者所至、稱　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東南、遠處海外、未及報知、玆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於是、察度遣弟泰期奉表貢方物、（馬、刀、金銀酒海、金銀粉匣、瑪瑙、象牙、螺殼、海巴、擢子扇、泥金扇、生紅、銅、錫、生熟夏布、牛皮、降香、木香、速香、檀香、黃熟香、蘇木、烏木、胡椒、硫磺、磨刀石、）是爲琉球通西土之始云、則其擢子扇、卽爲倭扇、見徐氏說、按如刀亦獲於我藩者、可以知焉、卽我

後圓融帝應安五年、而於　木落、則
齡岳公之時也、項年　幕府義滿、使僧梵章齎翰
來命　藩、徴貢硫磺、亦係所賂也、七年八月、太祖
命吳禎、率沿海兵、至琉球洋、以備倭寇、(皇明實紀、明政統宗、)
時　藩亦遣使通貢、太祖不受、而使船回、(見蒼霞草書、曰)
(衣久、諱子時、令、故吉孜孝、)察度又遣泰期等入貢、并進上皇太
子箋、貢物如之、太祖賜大統曆及文綺紗羅、賜泰
期衣幣靴襪、副使悥肥燕之、及通事從人、皆有賜、
泰期復往貢、并上皇太子箋、命刑部侍郎李浩齎
賜文綺陶鐵器、且以陶器七萬、鐵器千、就其國市
馬及硫磺、八年太祖命祈祭琉球山川於福建、九
年、察度遣泰期從浩往、貢馬四十疋、浩言、流求不
貴紈綺、惟貴磁器鉄釜、自是、當賚多用諸物、帛我
永和二年也、十年、察度又遣泰期等表賀元旦、貢
馬十六匹、硫磺千斤、十一年、十三年、(或作二十年、)貢方
物、賜賚悉如例、十五年、察度又遣泰期及陪臣亞
蘭匏等、貢馬及硫磺、太祖賜幣帛有加、命尚佩監
奉御路謙、送泰期等返國、十六年、察度遣亞蘭匏

表賀元旦、貢方物、是年、山南王承察度(大里按司)亦遣
其　師悥等、奉表貢方物、大祖賜察度鍍金銀印、
及幣帛七十二疋、賜承察度幣帛如之、時中山山
南二王、与山北王、(帛今歸仁按司)互相攻伐、遣中使梁民
勅察度曰、王居滄海之中、崇山環海為國、事大之
禮不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育民、行事大之禮、自
朕位十有六年、歲遣人朝貢、朕嘉王至誠、命尚
佩監、路謙、報王誠禮、何期復遣使來謝、今令内使
監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謙、賚符賜王鍍金銀印一、
近使者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農傷民、朕甚憫焉、
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王其罷戰息民務修爾
德、則國用永安矣、諭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
芝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内、生民衆矣、夫恐生民互
相残害、特生聰明者主之、邇者、琉球國王察度堅
事大之誠遣使來報、而山南承察度亦遣人、隨使
者入覲、鑒其至誠深可嘉尚、近使者自海中歸、言
琉球三王互爭、廢棄農業、傷残人命、朕聞之不勝
憫憐今遣、使諭二王、能體朕意息兵、養民以、綿國

詐、則天誅之、不然、悔無及矣、于是察度及山南王（大里按司）山北王、（今歸仁按司）皆遣使往謝、各賜衣幣云、是
我
後小松帝永德三年、而於　本藩亦
齡岳公之時也、於是乎改係求字、爲琉球國、蓋分
封三王於沖繩諸島、謂其總稱、曰琉球國、猶自
本部逸曰南島、分而言之、各異其名、曰沖繩、曰菴
美曰玖美之類、見也、（世譜、琉球歸一統、始曰本國有三府及三十六島總稱之）
（曰琉球云亦此）初、流求之名、見自隋書、時　本邦人以爲
掩久、如前載、明世法錄云、於古爲流虬、地東萬濤
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又中山、世鑑云、隋使至國、
于萬濤間、見地形如虬龍浮水中、故名流虬、唐柳
子厚、書之流球、僧空海、書之留求、三善清行、書曰
流梂、宋史因隋、亦書流求、元史曰瑠求國人說云、
源爲朝、浮海順流求而得天、砮諸野史其始至鬼
島也、生萑葦之大者、因名葦島云、而流求字既出
隋書、疑是附會、又白石曰、隋書流求、恐因舊稱、又
僧袋中云、琉球王官、榜曰龍宮城、音同龍宮、白尾

氏亦從之、神代龍宮、似謂此云、未知孰是、要之皆
所各錄於彼、而於國人、因明以前未嘗通貢、尚惟
仍旧、以倭語、皆曰沖繩、到于今、則徐氏錄亦爲旧
土名、而雖書琉球土人居下鄉者、不自稱琉球國、
自呼其地、曰屋其惹云、是也、今尋其義、曰東西地
狹、而南北長、如沖浮繩、且南島凡係口字、皆謂其
近而係沖字、必謂其遠、據此、往古自倭名者明矣、
其見載籍首於年家、而以國字書於幾察波則唐
音屋其惹、略下波也、又呼那霸、略上沖也、（和歌八重垣、和）
（爾雅、笈埃隨筆、夏山雜談、並以賣間國爲琉球國皆誤也、所謂适陵島、隸新羅國、見本朝花藻云、今）
（李安按、方後一條後朱雀之間、适陵島人來方言不通、乃旦相公任、眡爲和歌、其小序亦書新）
（羅賣間島人、見其本集、又高階成章妻三位賢子著狹衣物語、亦言其事、然序文治拔千載集乃削）
（公任序所載新羅字以權其歌、故至使後人不知貴間島隸新羅國、加之天正中、洛陽紹巴註解狹）
（衣題下註、亦註貴間島爲琉球國云、誓諸公任集、則爲誤者明矣、然八重垣等、皆承共誤以弘于世）
（故紫余別著辯作其巽、因抹註焉）初、與隋絕、來朝　本邦、自
天武帝賜之祿位、大抵七百餘歲于茲矣、其間倭漢
疏濶、世稱鬼衆、亦至以百數、而爲朝來、自徇其地
既二百年、平族尋遁、自其匿大島、百七八十年、特

如平族、務絕音信於　本邦、則其幣也、漸至以阻隔沖繩亦棄絕之、（見上行盛爾、詳可係考也）於是乎、沖繩遂受封於明國、始號琉球國、非自上古為外國地、則觀本邦醫籍分位之古制、猶存乎今之類、可係知焉、十七年、察度遣阿不耶等往貢、賜鈔幣、先是、日本僧賴重法印、來建寺于波上、自為開山、號護國寺、（年月不詳）是年八月二十一日、賴重遷化焉、乃我朝之至德元年也、十八年、表賀元旦、貢方物、太祖賜王海舟一、山南王如之、又補給山南王、山北王、駝紐鍍金銀印各一、十九年、察度王遣亞蘭匏等、貢馬百二十匹、硫磺二十斤、賜宴及鈔、二十年、王遣亞蘭匏等貢方物、進皇太子箋、獻馬、山南王承察度、叔汪英紫氏、山北王帕尼芝、亦各遣使往貢、二十一年、察度遣使甚模結致、貢馬、賀天壽聖節、太祖以所獲元主次子地保奴、發居琉球、二十三年、察度遣使表賀元旦、貢物、世子武寧亦貢馬五匹、硫磺二千斤、胡椒二百斤、蘇木三百斤、通事屋之結者、携胡椒三百斤、乳香十斤、為門者所獲、當入官、

詔還之、仍賜屋之結等六十人鈔各十錠、是歲、宮古島、八重山島始來貢于中山、先是、中山遣使入明、使船飄到二島、人見琉球行事大之禮、各率昏屬來貢、自後每年來貢、由是、中山始强云、乃我朝之明德九年、而於　本藩、

久哲公及

恕翁公之時也、二十四年、王及世子武寧、遣亞蘭匏嵬谷致等、貢馬及方物、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遣使、衣賀天壽聖節、二十五年、察度及世子武寧、各進表箋、貢馬、并遣從子日孜每、闊八馬、寨官子仁悅慈、入國子監、讀書、琉人學于唐、自茲始云、太祖各賜衣巾靴襪、并夏衣一襲、鈔五錠、秋又賜羅衣各一襲、及靴襪衾褥、山南王承察度、亦遣從子三五郎尾、及寨官子実他盧尾、（佳名実太郎也）賀段志等入國子監、讀書、賚如中山例、先是、琉球人才孤那等二十八人、採硫磺于河蘭埠、遇風、飄惠州海豐、為邏卒所獲、語言不通、以為倭人、送至京、至是、貢使為自其事、太祖皆遣歸、賜閩人善操舟者三十

六姓、以使往來、洪武、永楽二次、各賞十八姓、合之凡三十六姓、至萬暦中、惟七姓存、又世続云、今存者、惟蔡、鄭、林、梁、金、五家、多閩之河口人云、亦我明徳之三年也、初、南島人受禄位於　本邦者久矣、於是雖近貢明、尚仍旧俗、故明人皆以才孤那等語言不通、為倭國人、莫獨知其為琉人者、據此亦可以証本屬乎倭也、是歳尚巴志為佐鋪按司、代父思紹也、時二十一初、中山微矣、自宮古八重山來貢、國勢稍强、至是、始建高樓、為遊觀所焉、二十六年、察度遣使麻州等貢方物、已又、遣使壽禮結致等、貢馬、偕寨官子段志每、入國子監、讀書、太祖命賜夏衣靴襪、秋又賜羅絹衣一襲、傔從各絡布衣、　二十七年、王遣亞蘭匏等、貢方物、賜宴于會同館、二十八年、王遣王相亞蘭匏貢方物、山北王珉、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各遣使入貢、太祖賜鈔有差、是歳十月五日、中山王察度卒、壽七十五、在位四十六年、亦本邦應永之二年、而　本藩則恕翁公之時也、二十九年、世子嗣位、是為武寧王、武寧王立、違父遺命、荒於禽色、日夜逸遊、而未以訃云、故是歳中山遣使貢方物、太祖以為察度尚無恙、後七八年、皆如之、山北王珉卒、子攀安知立嗣、而同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遣使往貢、詔遣三五郎亹歸省、賜三五郎亹白金七兩、絲綴一表裏、鈔五十錠、寨官実那盧亹鈔二十錠、絲綴一表裏、歸未數月、會世子武寧遣使、偕寨官子麻奢理、誠志魯倭清四郎二人、入國子監、就學、三五郎亹、復与俱往、請卒業、太祖許之、仍賜衣冠靴襪、並琉球人、服明衣冠、自斯始也、三十年、中山王兩遣使、貢馬及硫磺、山北王攀安知、山南王叔江英紫氏、亦入貢、三十一年、王遣亞蘭匏等、貢馬及硫磺、世子武寧貢如之、女官生姑魯妹偕入謝恩、以昔常在京讀書也、太祖賜鈔有差、三月、太祖命以冠帯賜中山王、先是王嘗請明冠帯、太祖命禮部、圖冠帯之制、示之、至是匏等復以為請、賜如制、弁賜臣下冠服、按傳信録、今冬至元旦、國王所服皮弁冠、若諸王子、按司、親方、從五品親雲上等所服紗帽之類、應心始乎斯也、明永楽元年、成祖

登極，遣使來詔諭王以即位。乃王遣從子三五郎亹，始以察度王訃告，并表賀貢方物。成祖賜鈔幣、襲衣，宴於會同館，遣行人邊信、劉亢齎絨錦紗羅賜王。亦我應永之十年也。七月，琉球舟漂到武州六浦，舟有音樂聲。（光丙朝紀傳、但通鑑為十一年）于時琉球遣子弟學于明，距得一紀，則其音樂亦應明樂，而于今貢使所奏同調也。二年正月，成祖遣行人時中來祭，時以布帛，詔武寧襲爵。詔曰：聖王之治，協和萬邦，繼承之道，率由常典。故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受命皇考太祖高皇帝，作屏東藩，克修臣節，暨朕即位，率先歸誠，今既殁，爾武寧乃其世子，特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以承厥世，惟儉以修身，敬以養德，忠以事上，仁以撫下，克循茲道，作鎮海邦，永延世祚，欽哉。四月，山南王弟汪應祖，亦受封於明。應祖乃故山南王承察度從弟，承察度卒，無子，遺命應祖攝國事。元年，常遣長史王茂朝貢。會山北王攀安知遣使善住古耶貢方物，丐賜冠帶衣服，以變國俗，成祖許之。至是，應祖遣使隗谷結致朝貢方物，且奏乞如山北王例，賜冠服。成祖遂遣使齎詔封之，賜如所請，偕其使俱還。據此，琉球冠服，凡變我古制而遵明制者，應多在斯時也。應祖乃遣使謝恩，使者擅詣處州市磁器。禮部尚書李至剛言其不法。成祖曰：遠人知求利而已，宜恢勿罪。是歲暹邏船至琉球洋中，遭風漂抵建。成祖詔禮部尚李至剛曰：二國通好，番邦美事，豈可乘其危而利之哉。舟若壞，為之修理，人若乏食，給之粟，而歸其或往琉球，候風導去。三年，行人時中使琉球還，武寧王適三五郎亹奉表貢方物，謝襲封恩，賜衣幣，安於會同館。已又遣養埠結制等賀萬壽聖節。時山北王攀安知、山南王汪應祖亦遣貢。應祖又遣寨官子李傑赴國子監受學，賜衣如例。四年，武寧及山南王、山北王，皆表賀元旦。武寧遣寨官子右漳魯（佳石太郎）等六人，就學，賜衣鈔，有差。王進閹者數人，成祖不受。武寧王卒，（為王年事）在位十年。（中山世鑑、世纘圖、江稱紀、皆為在位二十六年、誰非）世子思紹嗣位。五年四月，遣三五郎亹貢馬及方物，引遣使，以其父武寧訃告。成祖

命禮部賜祭賻、詔思紹嗣王游、六年思紹遣使阿
勃吾斯等、奉表貢方物、謝襲封恩、時、山南王汪應
祖亦貢馬、各賜鈔幣、亦我應永十五年也、十月、怾
翁公命種島清時、益封於屋久、惠良部、令併種島
以領焉、七年、明永樂也思紹遣使、賀萬壽聖節、山南王
汪應祖亦貢馬、各賜衣幣、八年、思紹遣三吾良亹
朝貢、山南王汪應祖亦遣賀萬壽聖節、皇太子皆
賜之鈔幣、思紹遣官生模都古等三人、入國子監、
受學、皇太子各賜巾衣靴絛衾褥帳具、通事林佑、
本中國人、啓請賜冠帶、從之、是年、冬、成祖賜琉球
官生李傑等冬衣靴襪、禮部尚書呂震曰、昔唐太
宗興學校、新羅、白濟、皆遣子弟入學、當時僅聞給
廩膳、未若今日賚予周備也、成祖曰、遠方慕中國
禮義、故遣子弟入學、心足於衣食、然後樂學、太祖
高皇帝、命貸給之、著於令典、所謂曲成萬物、而不
遺者、安得違之、九年、思紹遣三吾良亹、賀元旦、偕
王相之子懷德、寨官之子祖魯古、入國子監、受學、
又遣使坤宜堪彌、貢馬及方物、疏言長史王茂、輔
翼有年、請陞茂為國相、兼長史事、又言、長史程復、
一作朱復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勤誠不懈、今
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悉報可、凢沖繩所
以善輔其王、教變旧俗、遵明制者、實此程復、王茂
等之功、尤居多云、是年八月、我
怾翁公甍、嗣子出家、莫立、令弟襲封、是為
義天公、即應永之十八年也、十年、思紹遣使、賀元
具、山南王汪應祖亦往貢、已又、遣使賀萬壽聖節、
成祖賜鈔幣、又賜琉球生夏布襴衫縧靴、十一年、
思紹两遣使、貢馬、偕寨官子鄔同志久等三人、一作三十人入國子監、受學、已又、与山南正注應祖、各貢
馬、賜鈔及求樂錢、是年、模都古等三人、奏乞歸省、
成祖曰、遠人來學、誠美事、思親而歸、亦人情也、命
禮部、厚賜衣幣及鈔、為為道里費、以栄之、仍命兵
部、給驛傳、留學者、皆賜冬夏衣、十二年、思紹遣使
賀元旦、遣三吾良亹、貢馬及方物、賜鈔幣、皇太子
賜琉球生益智每等二人羅布衣各一襲、及襴衫
靴襪衾褥帷帳、從人皆有賜、成祖賜鄔同志久等

三人衣鈔、十三年、成祖遣行人陳李芳一作若等、齎詔封山南王汪應祖世子他魯每、為琉球國山南王、時應祖為其兄達勃期所弑、為永樂十二年事、應祖在位十一年、各寨官合兵、誅達勃期、推他魯每、摂國事、他魯每表請襲封、故遣使往弁賜誥命冠服及鈔萬五千錠、思紹及山北王攀安知、俱各遣使貢方物、思紹世子尚巴志、亦遣使宜是結制、貢馬及方物、賜文綺三十表裏、十四年、思紹遣三五郎亹、貢馬及方物、巳又、遣使、貢馬、山南王他魯每亦遣每往貢、謝襲封恩、是歳、世子尚巴志、滅山北王、詳見世譜、今歸仁按司、為山北王、凢三主、曰怕尼芝、曰珉、曰攀安知、起于元延祐中、盡于明永樂十四年、九十餘年、十五年、思紹及山南王他魯每、俱遣使貢、賜賚甚厚、巳又与世子尚巴志、各遣使貢馬、十六年、王両遣使貢方物、成祖賜使者冠帯鈔幣、有差、十七年、王三遣使、貢馬及方物、十八年、大宗遣使、來千　本邦、時我應永二十七年、　幕府義持之時也、是歳思紹遣使者佳期巴那都、通事梁復等、到暹羅國、以行通交之禮、後不悉書也、十九年、思紹卒、在位十六

年二十年、思紹遣使賀元旦、已又、遣貢方物、蓋既所遣、至是達也、此年、尚巴志嗣位、乃佐鋪按司思紹嫡子也、年二十一、嗣父思紹、為佐鋪按司、賞罰不違、視民饑、如已饑、民寒、如己寒、先起兵、攻滅東大里按司、諸按司歸之者、甚衆、遂進兵、攻落中山王、奉其父思紹、為中山王、復滅山北王攀安知、永楽十四年也、及思紹卒、尚巴志嗣位、又親率兵、攻滅山南王、宣徳四年是年、遣弟二子尚忠監、如山北、戍今歸仁城、初山北地、距首里遠、而居険要、人亦驍勇、故備拒変、謂之今歸仁王子、二十一年、尚巴志遣使、奉表貢方物、皇太子命禮部宴労之、初元延祐中、琉球國分為三、其後百有餘年、交攻七十餘戦、尚巴志嗣位、而後琉球國、又合為一統、於是、秋遣使奏曰我琉球國、分為三者、百有餘年、戦無止時、臣民塗炭、臣巴志不堪悲歎、為此發兵、山南山北、今歸太平、伏願、陛下聖鑑、不違旧規、給臣襲封、謹貢土産馬及方物、明帝賜詔云、爾琉球、國分、人民塗炭、百有餘年、比爾義兵、復致太平、是朕素意、自今以後、慎於

如始、永綏海邦、子孫保之、欽哉、故謝(蔡及謝出中山世鑑、而明史實錄、皆不載、但世鑑置之宣德五年、是)二十二年二月、思紹司達于明、命禮部遣官賜祭賻、以布帛、九月、遣行人周彝齎勅以行、(一作仁宗嗣位、命行人方彝詔告其國、)是我應永之三十一年也、明年正月、

義天公薨、世子蘗封、是為大岳公、即明仁宗之洪熙元年也、仁宗遣中官柴山、齎勅至國、封尚巴志、嗣中山王、勅曰、昔我皇考大宗文皇帝、躬膺天命、統御萬方、恩施均一、遠邇歸仁、爾父琉球國中山王思紹、聰明賢達、茂篤忠誠、敬天事大、益久弗懈、我皇考良用嘉、今朕纘承大統、念爾父没已久、(自十九年來至是五年矣)爾其嫡子、宜俾承續、特遣內官柴山、齎勅、命爾、嗣琉球國中山王、爾尚立孝、立忠、恪守藩服、修德務善、以福國人、斯歆祿之榮、延於無窮、尚其祇承、無怠無忽、仍賜冠帶襲衣文綺、方仁宗遣山時、貢使已而至、表稱世子、賀成祖萬壽聖節、至是始知歿元、是年、九四遣使、貢馬及方物云、宣德元年、巴志遣使貢方物、謝襲封恩、附奏曰、臣祖父、昔蒙朝廷大恩、封王爵、賜皮弁冠服、洪熙元年、臣奉詔襲爵、而冠服未蒙頒賜、宣宗命行在禮部、督定制、製以賜之、先是、仁宗遣封巴賜冠帶、而巴志復以為請、故宣宗時賜以皮弁冠服、王遣使鄭義才進香長陵、(仁宗陵名)義才言、海風壞舟、附內官柴山舟、得達、乞賜一舟、歸國且便朝貢、宣宗命行在二部、与之、已又、而遣使表賀宣宗登極、貢馬及硫磺、賜襲衣靴襪、有差、二年、巴志而遣使、貢方物、時山南王他魯每亦遣使、進香長陵、三年、巴志遣使鄭義才、貢馬及方物、謝賜皮弁海舟、宣宗賜義才等冠帶及金織紵絲襲衣、餘皆素紵襲衣、宣宗以朝貢彌謹、遣使齎勅労之、弁賜王紵絲紗羅錦緞、已又遣內官柴山、副使阮漸、齎勅賜王金織紵絲紗羅絨錦、巴志乃遣長史梁回等貢方物、是歲、創建國門、榜曰中山、(內官柴山進云)四年、巴志遣使衣貢、賀萬壽聖節、已又、而遣使、貢馬及方物、山南王他魯每亦而遣使入貢、俱賜宴及鈔幣、又命山南王使、齎勅及鈔絹歸賜王、而

未幾、山南王他魯每、為中山所滅、先是、他魯每、後
于朝封、宴遊怠政、諸按司多不服者、也他魯每、殺
兵門罪、於是、山南騷亂、巴志乃自將伐之、遂誅他
魯每、併中山云、大里按司為山南王、凡三主、及叔氏、曰承察度、曰汪應祖、曰他魯每、
起于元延祐中、盡于明宣德四年、凡百有餘年、五年、巴志四遣使入貢、宴
賚如例、仍賜王鈔二萬一千七百六十錠、此年、柴
山齋勅、始至中山、創寺于此、曰大安禪寺、立碑記
焉、六年、王兩遣使入貢、又表貢馬及金銀器皿、謝
賜錦幣、七年、宣宗以外國朝貢獨日本未至、命内
官柴山、齋勅至国、令巴志遣人往日本諭之、明年、
朝貢宣宗命行在工部、給中山貢使漫泰來結制
海舟一、以貢使言來舟損壞故、是年、柴山齋勅至
国、賜巴志衣服文綺、以労之、時柴山復建閣于此、
曰千佛靈閣、立碑記焉、巴志遣入貢者凡四、宴賚
如例、是我
後花園帝之永享四年也、巴志遣使、以明主諭、來告
幕府義教、十二月、義教遣使聘明、經国大典、日本琉球等使、則遣
宣慰使、率通事迎送之、但以三品朝官、任宣慰使、又其使臣及諸臣使人、並二十日糧云、八年、
巴志遣使往貢者凡二、宴賚如例、是年、宣宗遣使
來于　本邦、九年、巴志遣使貢馬及方物、已又、遣
使謝賜衣服海舟、宣宗賜幣有差、仍命齎勅及幣
歸賜主、十年、巴志遣使謝、禮部尚書胡濙奏、量遣
正副使從人一二十人、赴京、餘悉留彼處、給待從
之、琉球貢使、以二十人入京、自斯始云、亦我永享之七年也、間歲、
大岳公使弟薩摩守好久、為守相、與聞国政、當是
時、五島七島、隸河邊郡、係令給黎氏邑、名久俊、稱長門守、乃
伊集院忠国第九男、食菜給黎、用以為氏、嬪古主、加今云、於是六月、好久欲除
久俊所轄郡邑五島七島等、以封伊集院六子九
於其餘地、乃晦日、好久遂畀證書、令以族焉、按大子九、
後名繼久、稱上野介、乃賴久次子、而大隅守熙久弟也、熙久子養之、初、五島七島其
所指言、蓋與此異、平家所謂十二島、則鬼界、沖繩
等、在其中、以隸薩摩方、而口五島、雖屬　本邦、先
七島、猶疎絕云、然自我
得佛公補地頭於十二島、迨
道鎮公時、連綿襲職、併十八島、藤野氏旧族古而降近古、
南北分朝、日域騷亂、于時、沖繩等懷明招諭、遂至以

称藩乎西土、由是我十二島、亦漸削蹙、至以屋久、永良部、硫磺、竹島、黑島之五島、併今七島、謂之十二島、故後世人、殊不知沖繩之列於古之十二島、以保南島地也、項年、樽多船、還自沖繩、（作惡鬼納）泊于竹島、推溺海風、島主種島時長、（称播磨守）以聞、藩公、時、硫磺、竹島、黑島、係時長轄、於是、命役之云、（時長立嗣、在應永季、以永享八年役、姑置）明正統元年、英宗頒賜大統曆、適巴志遣貢使伍是堅至、今是堅齎回勅諭尚巴志、及日本國王源義教、（從國史略）巴志再遣使、貢馬及方物、使者至福建、如例、止具貢物、以聞、其自携螺殻九十、海巴五萬八千、失於自陳、有司以涵報、沒入使者額請給値、英宗命行在禮部、如例給之、後浙江市舶提擧司王聰復以為言、英宗謂禮部曰、海巴、螺殻、遠人資以貨殖、取之奚用、命悉還之、仍著為令、二年、巴志遣陪臣義魯結制等、貢馬及方物、奏称、本國各官冠服、皆國初所賜、年久朽敝、乞更賜、又言、本國遵奉正朔、而海道險阻、受曆之使、或半載、或一載、方返、不便、事下禮部、覆奏、命冠服本國可依原制造用、大統曆、福建布政司給与之、禮部又奏、琉球貢馬矮小、宜令選高大者充貢、英宗曰、遠人慕義入貢、不必計物優劣、是歳、巴志遣通事梁德、使者仲歩馬結制等、如瓜哇國、行通交禮也、三年、遣使義魯結制等、貢馬及方物、賜幣有差、四年、遣使梁求保等、往貢方物、表賀登極、已又、遣阿普禮是等、往貢、賜宴幣、如例、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成規疏言、琉球使臣、俱於福建停憇、通事林惠、鄭長所帶番梢人、從二百餘人、除日給廩米外、其茶鹽醬等物、（先是、出於里甲、相沿為例）勒折銅錢、按數取足、稍緩、輒肆詈毆、漸不可長、事下禮部、以為於例止日給廩米、一切貴宜悉罷之、其通事人員、不行禁戢、請治罪、英宗以遠人、姑示優容、令移文戒諭之、是歳四月二十日、巴志卒、壽六十八、在位十八年、凡賜尚姓、自玆始、而朝貢、前此、不時、自是、定例二貢、毎船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福建南臺外、置番使館、即今琉球館此云、五年庚申、第二子尚忠嗣位、是年、遣歩馬結制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

先是、朝貢者、朝參出入、皆給馬、至是、令止給正副使、著爲令、是明年、則本邦之嘉吉元年也、

南聘紀考卷一終

南聘紀考卷中

麑府　平季安　編撰

明正統六年則我（自我嘉吉元年至慶長十二年）凡百六十八年

後花園帝嘉吉元年也初　幕府義満之子義昭削髪為僧號曰尊宥官陞僧正補大覺寺门主博愛衆人為世所敬重與小倉宮（南帝之子）結交深矣嘗勸宮曰今也將軍極奢虐民願君討之五畿九築必多應者反覆天下莫善乎斯時宮大悦乃竊催兵義昭稱疾自畜兵髮事既發覺　幕府義教遣兵討之義昭乃以坊官一人出亡京師（南方紀為永享十二年九月事疑十一年之誤）隱跡深匿於日州福島世無知者義教徧令於諸州募賞誅之我藩

大兵公承旨乃命本田重經末弘忠勝財部因成伊地知久安永野助家高木經家栢原好資樺山孝久迴元政北鄉知久加治木親平新納忠臣町田一久梲所珍阿和田正直山田忠尚令擊勿道（為永享七年十月十四日事按七疑十一之誤）既而義昭導尊讃岐坊（名宥善成為坊官閑宗悦武為坊官）（大和法橋把從剤流云皆應言之也）之主於野邊氏一日義昭覩曰未知何器而問之名里人由是知其人必非庸族遂聞于

公

公以白　幕府　幕府遣僧齋書来命

公捉捕異容（為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事）義昭又竊簡孝久勸誅叛（為十二年八月廿五日事）於是三月

公使新納忠續（稱近江守）北鄉持久（稱讃岐守）樺山孝久（稱美濃守）本田重恒（稱信濃守）肝屬兼忠（稱河内守）往福島且謀討之乃説野邊氏招義昭於永徳寺十三日遣鹿屋某牧某恒吉某山田忠尚（式部少輔）逼誅義昭義昭亦既察其難遁為臨終歌遂自殺焉忠尚以公族臣進斬其首宥善乃遁不知所往（一説宥善時四月外覩兇憤怒膜日切西兇咀當就遂以獨鉆自剌）（己頴立處夠死云見山田氏增興下章所截救害不合又可疑耳）義昭死年三十七十四日馳使報告　幕府十七日又遣即心坊玄照蔽送其首致之京師四月九日報達　幕府十日首至於京（本田宗親言六月廿日事）十三日　幕府褒感

公善謀成功特命使者齋翰及大刀（國安）一腰腹卷（淺黄）

絲一領馬（青毛）一匹歸賜
公且加封以琉球国應所募也（其封冊書則公室世珍襲藏于櫃函事見寬永十八年島津久慶劄記或曰其後因老筆吏瀬戸山某假而賞家延寶八年遇火失之云矣知其詳又七島勝長所傳說曰義昭之出山也幕府募公曰能致首者將封琉球公守以為彼也今區此實不異乎將島依懷耳而貪賞封豈恩敢為然殊賦則武將之常誰論恩賞遂封致首幕府乃喜昭琉球国云）
又賜忠續持久孝久兼忠重恒教書各一通大刀各
一腰亦賞其功十五日赤松滿政（播磨守）亦復
公答書特賞其功令亦捉坊官又别致書賞忠續守
五人之功各援賜刀新納氏則長光所造本田氏則
正恒樺山則国宗而北鄉與肝屬並国行也皆傳于
今為家寶云十六日滿政又致公書五月　幕府猶
以坊官適為遺憾矣時會我藩人友貞（疑五代氏）在京乃
命友貞促捕坊官二十六日友貞以檄重恒令啓
公謀之六月十七日　幕府復遣使齋親翰及刀馬
来賜
公以亦賞之按琉球国原沖繩島而自往古列十二
島附庸於薩摩方者久矣（事見長州藏平家物語）自得佛公補
之地頭大抵二百五十餘年其間迄漸為戰国南北
分
朝我藩亦劇擾未暇以懷遠邦由是琉球遂臣外国亦
五六十年于茲英匪啻稍臣削蹙我境（詳見上章）近却至
為明使諭　本邦亦勸偕朝故
幕府褒賞
公功益封琉球蓋所以使
公遂領鎮撫漸復古爲也是年尚忠遣長史梁求保
使者楊布明泰通事梁祐等表貢方物已又遣達福
期等表賀萬壽聖節又遣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普期
等駕船載瓷器等物如瓜哇国市胡椒蘇木至東影
山遭風桅折進港修船帰国而明年則彼正統七年
也尚忠遣長史梁求保往貢以已志訃告乞嗣位八
年英宗遣給事中俞忭行人劉遜齎詔来封世子尚
忠為琉球国中山王仍賜王及妃皮弁冠服金織襲
衣幣布等物當忭等未至忠已而遣使貢馬及賀明
年元旦是年我嘉吉三年也對馬主宗貞盛始與朝
鮮約每歲遣舟五十艘交易朝鮮每歲贈米豆各二
百石于宗氏以為例輸對馬諸島要衝必経之地我

諸国之来往朝鮮者皆受島主文引而後発焉海東諸同
紀九年尚忠王遣使謝恩及貢者四使臣梁回奏乞
一海船以便歲時朝貢従之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尚
忠卒壽五十四在位五年十年乙丑子尚思達嗣位
遣使往貢者二宴賚如例皆書尚忠皆未以尚忠訃
告也是歲琉球商船漂至廣東香山港巡戍欲盡戮
冐功海道副使章格不可乃为辯奏悉遣其皆十一
年遣使入貢者凡二宴賚如例亦未訃告也十二年
思達遣長史梁久往貢以其父尚忠訃告請襲爵三
月英宗遣給事中陳傅行人萬祥来諭祭故王尚忠
封世子思達嗣琉球国中山王仍以皮弁冠服常服
及織金紵絲羅緞等物賜復詔諭其国臣民皆如例
是年思達遣通事蔡譲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十
三年封使陳傅等齎勅至琉球行冊封禮思達遣使
往貢其跟伴與四川長河西番人相殴會同館门
外有重傷者有司以其事聞英宗命殴至死者抵死
十四年思達遣使梁同等貢馬及方物時福建尤溪
沙縣方有寇警所司請緩期三月始達京已又遣使
馬權度等往貢方物謝襲封恩王叔尚金福亦附貢
馬及方物宴賚如例英宗賜衣幣冠帯命權度齎勅
并絲幣帰賜王及王妃王叔權度呈言以所賜絹匹
往蘇州府易紗羅紵絲帰国服用禮部以聞英宗従
之是年十月十三日思達卒壽四十二在位五年無
子乃立王叔尚金福为王金福巴志苐六子景泰元
年尚金福即位遣使百佳尼朝貢景帝命齎勅并文
綺綵彩幣帰賜王及妃通事程鴻言船壊不能返国願
以賜幣造船禮部請移文福建三司聽其自造不得
擾民従之蓋文明中所謂紋船今曰揩船若馬艦者
應其遺製也已又遣使梁回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
是年則我寶徳二年也十月　幕府因新天龍寺命
　公微輸硫磺充渡唐料他宜禁之二年金福遣使
察都等往貢亦以自備工料造船为請禮部言今福
建地方被賊人民難容宜令其候本国進貢通事李
敬等回日附載帰国従之已又遣使亞間美等進貢
是年景帝遣左給事中喬毅陳誠謨作行人章董一作守宏
諭祭故王思達封其叔尚金福为中山王金福而遣

使往貢猶稱王叔蓋未達故云初其請封也以那覇阻海不便往来故命国相懐機築長虹堤（自安里橋至伊邊與麻橋曰長虹堤）是年功成懐機建神社及佛寺於此曰長寿寺迎恩故云亦我寶德三年也七月金福遣使来聘于　本邦（室町幕府）九月義政頒其幣物使人以一千貫獻于

朝廷（見康富記）初南島人百三十二人来朝于

聖武帝時爾後至是七百廿餘年而復朝貢蓋

公之力也於是年金福信我神道建祠祭

大神宮所謂伊勢宮也是年義政遣使往聘于明景泰三年封舟至国行冊封禮頒賜如例四年金福遣使謝恩已又遣貢九三宴賚悉如例四月十八日金福卒壽五十六在位四年其弟布里與其子志魯争立焚焼庫（府）兩傷俱絶所賜鍍金銀印亦鎔壞国人推尚泰久掌国事乃尚金福之弟也（傳信録作第一子今從中山世譜）五年泰久即位以聞明主并請鑄印頒景帝命所司給之六年泰久遣使進貢時王任尚伯禮等共呈乞於蘇州收買絲幣及釘蔴等物修葺海船禮部恐其擾民不従景帝曰琉球遵王化與他国不同特許之且遣給事中厳誠（一本作李秉彝）行人劉儉充正副使齎勅来封王弟尚泰久為琉球国中山王賜王及妃冠服絲幣等物如例七年封舟至国行冊封禮泰久乃遣使往謝且進貢景泰中日本僧芥隠来弘佛説泰久受其教而禮待甚優乃命創三寺曰廣厳（今存）曰普門曰天龍（俱今不存）令芥隠為開山正住持而輪居焉其他卜勝地多建寺院由是国人崇佛重僧自芥隠始芥隠諱承琥平安人云是年泰久鑄鐘置之於護国寺等（此寺舊名安祥寺宣德中冊使柴山所建云）先是英宗退位至是復位改元為天順元年泰久鑄置之天妃二廟及壽寺等又創建末吉山熊野廟云二年遣使貢命此年泰久遣大城（姓夏名居數）守帥兵討勝連先是勝連按司阿摩和利以勝連叛中城按司護佐丸（姓毛名国鼎）知其叛状整兵備之勝連却譖之王王遂命勝連從軍圍中城護佐丸不堪忠憤自刎死之由是勝連益逞叛逆謀攻中山而其夫人乃王女知其機密走歸首里以報王王大悔且怒乃討亡之三年又遣李敬貢馬及金銀

器皿疏言本国王府失火延燒倉庫銅銭請照永樂宣德間例所帯貨物以銅銭給賜禮部以銅銭係中国所用難以准給宜將佑計鈔貫照舊六分京庫折支生絹其四分移文福建布政司収貯紵絲紗羅絹布等物依時價関給從之泰久為政亦信神佛建祠祭祀八幡如　本邦俗云此年命鋳巨鐘懸諸臨海寺四年遣使往貢宴賚如例六月五日泰久卒是則我寛正元年也壽四十六（據天妃宮鐘言庚寅生則歲是五十一歳）在位四年明年季已第三子尚德嗣位遣王察等貢馬及方物亦寛正二年也尚德棄德朝暮漁獵暴虐無道鬼界島叛不朝貢久矣於是尚德遣兵攻伐之六年遣使程鵬等貢方物宴賚如例是年又遣人往貢以泰久訃告英宗命吏科右給事中潘榮行人司行人蔡哲充正副使七年来祭故王泰久封世子尚德為琉球国中山王仍賜皮弁冠服等如例是年尚德遣王舅王察都長史梁賓等奉表貢方物謝襲封恩已又遣崇嘉山等往貢宴賚悉如例九年憲宗登極改元成化尚德遣其弟尚武長史蔡璟等往貢表賀登極宴賚如例時使臣在閩始學造暦亦我寛正六年也明年遣程鵬等表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是年尚德親將伐奇界二月二十五日開帆那覇見一巨鐘浮於洋中取載其船以為八幡之賜二十八日進至奇界賊既立栅港口發矢石拒之多死傷者三月五日候夜而黒伴為分兵以小舟向島背後賊兵乃令老兵戍港口皆赴後背將迎撃之尚德大喜指揮其兵悉上港岸放火攻進遂破之另立酋長十三日開船而還初其出軍也禱天射烏一箭落之於是就創庿于安里村藏所得鐘名八幡宮乃本邦之神也又建寺曰神德寺為鋳巨鐘懸焉先是景泰年間尚泰久創建天界寺至是尚德又建大寶殿於其中鋳巨鐘懸此寺焉三年尚德遣蔡璟等表貢方物宴賚如例此年尚德又遣使朝鮮呈進鸚鵡孔雀等物朝鮮王李瑈托使者齎方冊藏經回進尚德尚德大喜為護国之寶矣是我後土御门帝應仁元年也成化四年遣程鵬等表貢于明五年尚德遣長史蔡璟等表貢于明已又遣査農是等往貢如例尚德還自伐鬼界

彌誇自滿以招敗七在位九年此年四月二十二日
卒壽二十九歲世子幼稚国人廢之奉尚圓為王此
年十月又鑄巨鐘置相國寺七日溪隱銘焉今在天界寺
六年庚寅尚圓即位尚圓伊平屋人即葉壁山也字
思德金又號金丸其先不可知或曰義本讓位隱北
山髭即其後也一云葉壁有古嶽名天孫嶽尚圓即
天孫氏之裔也父尚稷為里主葉壁伊比首見村人尚圓生有
英瑞年二十喪考妣弟宣威時年五歲尚圓愛若以
農為業年二十四正統三年始渡国頭來仕中山尚
金福時始給黃帽景泰三年尚泰久時領內間称內間里主御鎖側
內間之民皆親愛之時久旱田苗皆槁獨其田不
而而潤民驚傳為異王懼載妻子隱避世譜為尚圓
二十四居葉壁時事十四年德日懋尚金福聞其賢
召為黃帽官轉御鎖側天順三年四十五歲即今耳
目官也誾々侃々萬事當理德著民懷尚德嗣位天
順四年多行不義尚圓極諫云君用財若無窮殺人
若不勝尚德怒不聽而避隱於內間為成化四年八
月九日五十四歲時事尚德卒世子幼稚群臣殺之

於真玉城請御鎖側立為王以安国家尚圓固讓不
獲乃至首里即位除其虐政順民所喜山林隱逸遺
材舉使遠近蠻夷皆歸心焉是我
後土御門文明二年也
大炊公薨前此既老將渡琉球未果而逝云
世子襲封是為
鄧山公此年　幕府議政寄書于朝鮮此年遣程鵬
等表貢方物程鵬在福州與委官指揮劉玉私通貨
賄福建按察司奏言供應究治憲宗宥之宴賚如例
成化七年尚圓遣使蔡璟等進貢于明以父尚德訃
告請襲爵憲宗遣戶科都給事中丘弘行人司行人
韓文為正副使齎儀物行慶弔禮封世子尚圓為中
山王弘行至山東病卒改命兵科給事中官宮一作榮
偕文往時蔡璟等竊以織金蟒羅製為錦衣刑部鞫
之蔡璟等固稱是国王受賜于先朝者事聞憲命禮
部稽舊籍有無禮部曰無遂沒入內庫仍勅諭国王
知之亦我文明三年也而頃歲　幕府命復附庸

于薩藩然泉境船等猶恣通商公难乎禁乃遣五代
友平（稱先前守）如京就左衛门尉行頼浦上美作守則宗
陳啓上請十月抵京十一月　幕府義政使行頼等
命友平齎符帰賜
公令以諭王其合符許否勿泊港且檢括戚錢悉収
以輸五日行頼載書報
公亦如之四年正月友平還報乃
公遣使齎符往傳尚圓令以建制用鑌大刀（目貫金菊）是
年明成化八年也二月尚圓遣金剛寺報恩寺及里
主等來聘于　幕府
公召賜宴遣五代其（源右衛门）往謝聘問二十三日公親
諭賜金剛寺米廿苞賚之也已又尚圓遣長慶院来
聘并議報京
公有宴賚是歳尚圓遣長史梁應往明貢馬及方物
宴賚如例時福建三司官奏稱琉球国人先因進貢
潜居内地遂成家業年久不還應盡遣之憲宗命禮
部議禮部奏曰其人若承户部勘合許入籍者依舊
令居其餘如請憲宗從之此年封册至国行册封禮

乃遣王舅武実等往貢于明謝襲封恩九年至京宴
賚如例武実具呈言国王常遣人往満剌加国収買
貢物遣風壞船漂至廣東有司轉送福建願自備工
料修船同回憲宗許之武実等還次福州修船時其
傔從人等殺人劫財事聞憲宗命禮部議禮部奏言
琉球毎年入貢故生奸弊乞命二年一貢憲宗從之
秋又遣蔡璟等往貢方物宴賚如例又我文明五年
也十二月　義尚任將軍六年四月　鄭山公虎
世子襲封是為　圓室公六月（無年姑置）尚圓遣使齎書
来致我国老謝賜刀恩因言使至按狩兼徴賀聘皆
聴命矣是歳
幕府遣書于朝鮮又遣僧取龍齎親諭来命公定通
船制　公亦聽命乃附取龍還有所啓聞九月　幕
府命泉船等（小島林太郎左衛门尉堺湯川宝河小島三郎左衛门尉等舶）翌春開
洋渡明於是二十一日加賀守飯尾大和守承旨檄
公令以得達禁餘通船取龍亦奉命附載使明故
二十九日移文国老平田兼宗村田經安令以傳旨
豫硫磺竣過坊津是明成化十年也尚圓遣使沈満

志等貢馬及方物安賚如例仍以鈔絹酬其自貢物
值繩志等乞如舊制折給銅錢不許十一年世譜為十
年事又遣使程鵬進貢附奏乞如常例歲一朝貢憲
宗勅王曰王使朝貢已如例賞賜遣還近福建鎮守
官奏通事蔡璟等還次福州殺人劫財非法殊甚今
因使臣還特降勅省諭勅至王宣問璟等故縱其下
之罪追究惡徒依法懲治自後定例二年一貢止許
百人多不過加五人除正貢外不得私附貨物并途
次騷擾有累国王忠順之意其省之亦我文明七年
也　幕府遣使聘于明琉球入明二年一貢自斯始
云秋又遣梁應等進貢謝恩十二年梁應等至京會
憲宗立皇太子應因奏乞如朝鮮安南例賜詔齎回
禮部以琉球日本占城皆海外国例不頒詔憲宗特
命降勅并以錦幣帰賜其王及妃成化年中建寺命
曰天王以備家廟後造弘治七年尚真建宗廟于圓
覚寺以天王寺為諸王妃廟創王廟於泊村建寺其
側名曰宗元每世冊使有諭祭必行禮于此而舜天
以下世神主皆奉安為春秋二仲以举禮祭之著為

定規又遣寺於浦添村名曰龍福亦为歴朝王廟並
失年紀故合紀為十二年秋遣李榮等表謝賜錦幣
又遣程鵬等貢馬及方物復奏乞歲一朝貢七月二
十八日尚圓卒壽六十二在位七年百官庶人如喪
考妣十三年乙酉弟宣威摂位世子尚真嗣位宣威
尚圓之弟少育於兄九歲従兄渡国頭至中山為黄
悁官天順七年三十四歲進尚圓登王位領越来故稱越来王
子尚圓卒世子尚真年十三時稱久米中城王子宣威摂国事
六閲月国人樂附十四年二月遂引尚真披就王位
己東鄙立退隠於越来是歲李榮奉表至京謝錦幣
恩程鵬等亦至貢馬及方物復歲一遣使朝貢憲宗
不許命如前勅八月四日尚宣威卒壽四十八諡義
忠尚真遣長史梁應等以尚圓訃告并請襲封憲宗
命兵科給事中董旻為正使行人司右司副張祥為
副使賚詔之国封世子尚真為中山王賜皮弁冠服
金厢犀帯并以綵幣賜王及妃應等具奏仍欲一年
一貢不許是我文明十年也二月　幕府候遣明使
方過我藩二十二日賜書命　公令必加意得以達

為其明年即成化十五年也尚真遣使李榮往貢迎封册賜宴及衣幣此年封册至国行册封禮十六年又遣使馬怡世往謝册奏乞如舊制不許乃命怡世等齎勅回賜王以諭之亦我文明十二年也初尚圓將遣使表賀　幕府承統而未果卒時循壓擾未暇徵聘近屬寧靜當以朝聘於是二月布施下野守奉旨遣安田某之国催責十一月附檄　公曰宜以諭王令照先例速發貢船勿後使回矣四月二十九日安田抵藩　公審承旨遣人偕使往告尚真以勤速朝已又裁書報下野守十三年辛丑尚真王遣使入貢本藩謂其貢船俗曰紋船（一作文船一作綾船或作龍船）而畫青雀黄龍云按永樂年間明太宗賜王海舟令使朝貢則知當之而到于今日楷船若馬艦者亦其遺製也而明年成化十八年也尚真遣使貢馬及方物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国子監讀書令有司如舊制歲給衣服廪饌尚真又以不時進貢為請禮部言其意實假進貢以規市販之利宜勿聽禮部又言琉球国進貢舊例到京少則四五十人多則六七十人俱給賞有差邇因各国進貢率多奸弊每国止許五七人不過十五人到京餘俱畱（晋）邊以俟今福建以例止容正議大夫梁應等十五人赴京既已給賞餘六七十人俱畱布政司宜發官帑以次均給庶不減削太甚失柔遠之意從之而我文明十五年其明年也凡本邦造明船（俗云唐船）渡令日州緣海警護出入為定例矣於是四月飯尾大和守布施下野守承義尚旨九日移文本藩令益守制勿敢惰弛矣其明年則成化二十年也尚真遣使程鵬等貢馬及方物奏言永樂年間所賜海船破壞已盡止存其三乞自備物料於福建補造部議許造其一二十一年秋尚真遣長史蔡曦等貢馬及方物時官生蔡賓等在監肄業已五年王咨禮部請放回省親憲宗曰昔陽城在大學諸生三年不歸者斥之况賓等遠人豈可長畱不遣乎竟命放歸二十二年（傳信錄作二十三年）尚真遣陪臣馬審禮等往貢方物謝恩至則孝宗嗣位登極已四月矣乃賜馬審禮等冠帶衣幣仍命頒詔賜王及妃錦幣

弘治元年又遣使皮楊那等徒浙江往貢孝宗命却之以貢道當由福建且貢非其時也皮楊那等具以国王咨禮部文言成化二十一年本国正議大夫程鵬等進貢回国報知皇太子冊妃乃遣使表賀並貢方物禮部言琉球入貢雖與例限不合然遠人之情可念況箋文方物已至京難於終却請暫賜容納後仍以舊例裁之或因福建風水不便取路浙江亦令審實奏請方許起送今次所給正副使綵緞等物宜如舊例番伴從人減半以示裁抑之意從之時蔡賓亦隨貢使行言成化中讀書南京国子監今吏部侍郎劉宣時為祭酒特加撫恤乞容執贄於宣所致謝許之三年（世譜作三年秋）尚真使馬仁等進香憧伍別遣王舅麻勃都等往貢表賀孝宗登極麻勃都奏稱本国朱貢人員近止許二十五人赴京物多人少恐致疎失又謂本国貢船泊岸所在有司止給口粮百五十名其餘多未得給孝宗命來京許增五人増口粮二十名著為定例時有曰松氏比屋勢頭者始學烟花藥法琉球為烟花戲自斯始云五年尚真創建圓覺寺及荒神堂遷開（芥）懲为開山焉本年七年皆遣正議大夫梁德進貢賜王錦緞宴賚德等如例是年命構宗廟于圓覺寺謂之御照堂奉王統昭穆神主祭焉九年尚真遣正議大夫鄭玖往貢賜王錦緞宴賚玖等如例此年命鑄巨鐘建樓于圓覺寺置焉十年八月尚真命日本僧檽不材立碑于萬歲嶺（在首里立岸村）是年復遣大夫程璉鄭玖長史梁能通事陳義往貢于明事竣道三山前此尚真創圓覺寺於王宮北乃請三山許天錫撰之碑文十一年齋回八月立焉是年又梁能陳義蒞造石欄及橋於寺之山门外王命也十三年又遣鄭玖往貢賜王錦緞宴賚玖等如例初自洪武中宮古八重山入貢中山無年不貢頃年酋長曰堀川原赤蜂者據八重山謀反與宮古島酋長仲宗根豊見屋交惡赤蜂將攻宮古尚真聞急此年二月二日遣大里等率四十艘兵導仲宗根開帆那覇十三日入八重山石垣之境分兵水陸夾而攻擊遂克之乃立酋長而引兵還由是朝貢復如初十五年又遣使進貢請於福建補造海船以便往回從之

是年尚真命鑿沼於城門外建堂其中洲先是(成化三年)尚德遣使聘于朝鮮朝鮮王李㻋托使者齎方冊藏經回饋尚德傳至尚真九三十六年矣故造堂藏之(後百十九年天啓元年堂壊經朽尚豐改建辨財天堂云我元和七年也)於是尚真頒其藏經此年遣使齎聘麗府实我

後柏原帝文亀二年也公得朝鮮本大藏經大珍賞之先是本府嵗設般若會者久矣乃六月

命建一宇以擬麻尼寶殿十八日召僧桂菴等十一名令讀其經訖二十六日皆以禱　公及夫人(法名天真)(姓大友氏)世子故也桂菴記為則書曰琉球薩州附庸九書附庸見古書者蓋首于斯也而明年

弘治十六年也尚真又遣使呉詩等往滿剌加国收買貢物遇風亦獲詩等百五十二人漂至海南登岸為邏卒所獲廣東守臣以聞孝宗命送詩等於福建守臣處給粮贍養候本国貢使歸之　十七年尚真遣使具言前使遭風未回致失二年一貢之期至是補貢是納之十九年武宗登極改元正德命行人左輔頒詔至国二年尚真遣王舅阿嘉尼施等貢馬及方物表賀登極奏乞每歲一貢禮部議琉球在昔朝貢不時至成化十一年(本邦文明十一年也)因使臣不法勅令二年一貢今彼因入貢違期故為此奏以飾非宜勿聽武宗特許之長史蔡賓奏乞自備工料修造貢船二隻禮部議行鎮巡官驗实量修不必改造賓復奏武宗曰令二船拆卸補造第勿過式是我永正四年也

明年戊辰　圓空公薨世子襲封是為　蘭窓公是歲尚真命造丹墀石欄及龍柱(明年吉応)弘壯觀也正德四年尚真遣正議大夫程璉等進貢五年請以官生蔡進等五人入国子監讀書許送南監仍給衣糧等物如例亦我永正七年也十月　幕府移文我藩掌渡唐船十日義植賜　公親翰及大刀一振刀一腰使大内左京大夫傳以致藩覲(御内書案但書島津奥守殿推時當公故)(始置于此)先是公族忠朝之臣日置直久(稱美作守)祠故大覚寺義昭於日州福島既而忠朝差使京師就卜部兼俱奏請神號

御土门帝册贈福島大明神(為明應六年九月事一作明應七年)先是

公又招僧頼政(姓酒勾氏來院住職)一創寺府下曰大興寺實

神主為所謂菩提所也正德六年尚真遣正議大夫梁能七年遣正議大夫梁寬等十年遣長史皆貢于明宴賚如例乃我永正十二年也六月　公施田於大興寺七日又賜之書（一號剣寺為此年誤）是歲　蘭慈公薨令弟襲封是為　與岳公十三年（即當正德十一年也）四月尚真遣使天王寺謝那大屋子等来聘賀　公襲封二十五日紋船着岸按當時式（執政所偪以安大守宮音石井族世字所議五）卅几几時之過琉使也赤帽下部必異班位各設舍館而行聘禮公親涖朝㙠而使退　公又就為勞既而命使領回翰及物件帰報尚真又每紋船至輒頒施其貢物於大興寺（周老島津紹益守施入状）或歲輸琉来（七島古傳）以示報本云應首于斯也（詳下十四年）慶長備中蓮島人三宅国秀（和泉守貞享元禄間大龍寺不門和尚備前產也前史生奘訪地理日今無蓮島而有地名連島恐誤云）將假道於我徃伐琉球既率艦十二艘二十八日来泊坊津来候風潮者有日為　公怒国秀将伐琉球曰琉球自古累世為吾附庸久矣彼何為伐也乃聞　幕府請以伐之義植許之六月朔日竊催兵艦載柴潛逼順風縱火乘勢進擊国秀盡殲其黨

是歲尚真又遣建善寺西殿等来聘本府几紋船二隻盡　公召使宴賚如例尚真又遣正議大夫梁龍貢明十二年遣正議大夫陳義十三年遣長史蔡遷皆貢武宗宴賚如例亦我永正十五年也是年尚真遣僧天三等来聘本府九月　公遣對馬守（姓氏未考）往聘二十二日附致王書謝使期春且通信爾十六年四月　公薨以弟立嗣是為　大翁公而明年正德十五年也尚真遣長史金良往貢馬及方物十六年又遣椰馬度等貢方物皆宴賚如例正德十六年辛巳六月十五日三司官致禮于島武藏書七月十二日達自琉球正德中尚真命建西御殿為天使館又本邦僧日秀抵琉球自建社宮於金武村十七年世宗登極改元嘉靖尚真遣王舅達魯加尼進香貢方物慶賀登極世宗詔賜王及妃錦幣勅王仍遵先朝舊例越二年一朝貢每年不過百五十人仍命福建巡按御史查勘驗放而其明年我大永三年也管領細川高国承義晴旨遣僧鸞岡（一名瑞佐）為正使俗宋素卿守往于明仍命素卿乞互市刹閏三月二十七日

從山川閘洋大内義興又遣僧月渚（崖牛山人）为副使偕宗設等同往于明四月二十七日宗設先抵寧波府素卿至後厚賂府官故其容謁也先乃素卿宗設大怒五月朔日立殺府吏思出洋還世宗（一作武宗不合）乃令所司捕宋素卿拘繫下獄瘐死之年五十六矣嘉靖三年尚真又遣長史金良等二十人往貢于明良言其国先有正議大夫鄭繩領謝恩方物渡海風漂未至而表文在此請得先進許之四年繩至言方物以舟敗至是復進福建守臣以聞世宗命就彼中宴賚遣還方物令所司轉進仍令繩賚勅轉諭日本国王令捕繫倡乱者以獻乃我大永四年而倡乱者應指宗設也五年琉球官生蔡廷美等請就国子監讀書令禮部照例給廩米薪炭及冬夏衣已又尚真遣天龍寺望奉来聘本府賀　公襲封実我大永六年而自　公享国至是八年不德国乱故應遷延也尚真天資明敏又能謙已從益繼述父業治道大明政刑咸備舊制每府遣一按司涖治之權重兵爭至尚真時革例令聚居首里遙領其地歳遣察侍紀官一員知其府事歳終上其成於按司是歳十二月十一日卒壽六十二在位五十年世子維衡不恊于父六年丁亥第五子（或作第三子）尚清嗣位七年遣正議大夫鄭繩等貢于明請襲封繩回至海中遇風溺死八年尚清益加建国门榜曰待賢後改曰首里（或为七年）九年又遣蔡瀚貢于明申前請禮部以襲封重典命福建鎮巡官查訪中報瀚請遣讀書官生蔡廷美等四人還本国婚姻給賞幣布有差瀚又言来經日本日本国王源義晴托齎表文乞赦其使臣宋素卿之罪併乞新勘合金印復修常貢禮部驗其文供無印篆言倭情譎詐不可遽信勅琉球国王遣人傳諭日本令擒獻首惡還（送）回擄去指揮奏請裁奪十一年正議大夫金良等齎国中人民結状請冊封世宗遣吏科左給事中陳侃（浙江人）行人司行人高澄（順天人）為正副使齎詔来封尚清為琉球国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如例十三年詔命未達尚清遣正議大夫梁椿進貢表稱世子云（外国貢使至京師皆有防禁常令閉館不得恣出而每五日許一出得游觀貿易為舊例矣惟朝鮮琉球頗寬其防云）実我

後奈良帝天文三年也五月八日冊使出海二十五日至那霸港（或云舟至葉壁山小所十牽抵八日始至此港）四九行海十八日冊封禮竣九月二十日出那霸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凡七日回云陳侃等還上使琉球録一卷因言從前諸書亦多傳訛乞下所録史館世宗詔從之後人遂以陳氏之書為得其實也（新井白石曰家音得見琉使采曉周實言曝知陳氏所駁未必盡得之而徒前諸書未必盡失之也徐葆光亦曰使期從迎接封倉猝語言文字彼此訛謬所聞異詞察取傳出是也）十四年陳侃等又言海中風濤之險多籍神庥不致顛覆乞賜祭以答神貺禮部議令布政司設祭一壇報可尚清王遣王舅毛實等往貢謝恩宴賚如例仍以錦幣雜物賜王先是王以金四十兩饋侃等不受實等并以金奏進世宗命侃等受之而十六年我天文六年也大島特遠絶貢不朝是歲尚清遣將往征之由是復守朝貢如常（先是大島彡盖諸長於其中倔與瀨）（大親資性忠沈毅務職事為同僚所猜忌至有讒言至是尚清遣其討之大親乃仰天嘆曰知吾天乎自縊死云）十七年尚清遣使陳賦進貢且賀皇太子安賚如例十九年尚清又遣長史梁椿貢馬及方物奏請補造海船四以便續貢許之禁不得違式二十年又遣使蔡廷會等往貢宴賚如例二十一年長史蔡廷美招引漳州人陳貴等貿船之國適與潮陽船爭利互相殺傷廷美乃安置貴於舊王城盡沒其貨貴等夜奔為守者所捲捕多見殺於是誣貴等為賊械繫送福建廷美齎表將赴京陳奏巡按御史徐宗魯會同三司官譯審別狀以聞晋廷美等待命得旨貴等違法通番着遣國典重治琉球既屢與交通今乃敢據奪貨利擅殺我民且誣以賊詭逆不恭莫此為甚蔡廷美本宜拘留重處念素係朝貢之國姑且放回後若不悛即絶其朝貢令福建守臣備行彼國知之（自此唐土商船終不復來但琉球與諸夷海國交通如故）二十二年尚清遣正議大夫陳賦等貢馬及方物宴賚如例并以禮幣報王王請遣官生梁炫等歸娶時炫等就學南監已踰七年詔給資糧驛騎遣人護歸二十三年初首里城西北園以二重而東南為一重至是命築雉堞亦為二重高五丈濶二丈長一百十五丈題门曰継世（至二十年告成）五二十四年二月初平行盛等返自壇浦而匿大島爾來其徒悉倭船至後每倭船過其洋輒遣

颶摧覆相傳感为怨靈所崇故七島郡司等特欲慰
崇以蒙神庥奏請尚清至是許之仍遣人齎詔就冊
其廟为新立王殿春秋仲月祀之山是憤懣之靈漸解
散以得利濟云已又尚清遣長史梁顯往貢送還朝
鮮漂流人口宴賚如例是我天文十四年也二十六
年尚清又命新建大美殿先是歹世子在中城造小
殿于首里便問安所迨即位恐宮殿祭神似褻瀆或
慮夫人宮女就寺燒香亦不便就舊殿建之供齋潔
節薦之所八月起功明年十二月告成曰大美殿後遣
詔永勿革制此年尚清遣陳賦往貢賦與蔡廷會偕
來廷會祖蔡璟閩人永樂中擢往琉球充水手而産
籍在閩給事中黄宗槩上世有親至是廷會來宗槩
與交通饋謁事覺遽下詔獄禮部請並罷賦革其賞
世宗曰陳賦無罪賞如例蔡廷會交結朝臣法當重
治念屬貢使姑革賞亦罰蔡璟既永樂中擢出何得
於中国置産立籍行撫按官勘明處分二十八年尚
清遣正議大夫梁顯往貢宴賚如例二十九年又遣
官生蔡朝用等五人詣京請入監讀書許之三十年
秋遣蔡廷會等往貢三十二年又遣長史梁炫往貢
宴賚悉如例此年命築雉堞於屋良座森以江口緊
要之地也三十三年尚清築二砲臺於那覇港口此
年倭寇江浙益为備之也三十四年尚清遣正議大
夫梁碩進貢具疏言貢船至港其勢必壞請令使臣
買海上民船駕還詔福建守臣覈狀聽買不得過大
又請放官生蔡朝用等帰国省親許之遣使送帰尚
清为人聰明智斷剛強英毅能振其祖尚圓父尚真
遺緒国中事多所興革至今法守焉是歳六月二十
五日卒壽五十九在位二十九年明年丙辰第二子
尚元嗣位即嘉靖三十五年而本邦
後奈良帝弘治二年也是歳夏海寇徐海（傳信錄作倭姬）敗于
浙直有逃入琉球者世子尚元發兵邀擊盡殲之焉
必度得所掠金坤等六名三十六年尚元遣正議大
夫蔡廷會等往貢請襲封附送坤等還因言窮島遠
人須乘夏令遇南風汛始得帰国乞如三十四年例
每歳自行修買帰舟不候題請世宗嘉其忠順許之
仍賜勅奬諭賞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有功人焉必

栿

度及廷會等俱厚賜三十七年世宗遣給事中吳時来行人李際春為正副使無何時来疏論大學士嚴嵩奸邪状嵩言其畏航海之役故生事妄言世宗怒秋時来遣戍改命刑科給事中郭汝霖為正使偕際春以行而明年我

正親町帝永禄二年也先是三州大乱　日新公及大中公以仁懐降以義討叛克靖国難少不臣服者遂仰尊　大中公為中與君於是乎尚元亦欽其德風是年正月十一日遣天界寺登叔世名城主良仲姓薛氏名賀章齎表及方物来朝于本府此云御内及加世田賀元旦也皆行聘礼宴賚使者及従長如例所謂聘物黄金五十両與南蛮香五十斤紅綵白綵各五十斤綵織物白布各五十端其他砂糖緣醋等五十様云後亦十五年慶長十八年尚寧遣馬良使来賀元旦一琉以是為賀正始誤也又間歳納靖中大平島郎呂古島人泊于片浦遭風壞舟　日新公憫其難回令所司補造舟檝得駕帰郷明年国王遣建善寺月泉来聘謝恩其造朝也鐘鼓儀仗有明人之風而聘物則黄金三十両與南蛮香三十斤綵織物三十端紅白及五色綵各二十斤白布五十端其他蛮砂糖緣醋等数種三年一貢多如此類為例云先是備前蓮島人今岡道詮民部大輔念三宅国秀功不成復起舟師先飛德永菓隼佐人等機報知其事　公乃命伊地知周防村田右衛门遣人報聞三司官等年月未考係　公時故類書于此耳

嘉靖三十九年冊使汝霖等来行而正議大夫蔡廷會往貢奉表謝恩因言以海中風濤巨測倭人出没不時恐使者有他虞獲罪上国請如正德中占城故事遣人代進表文方物而身同本国長史梁炫等齎回詔冊不煩遣部議以為不可止許入貢方物候受封後方進謝恩表文世宗徒之是年流和為美于久米島葛可昌于伊平屋島皆居法司有罪故也而四十一年我永禄五年也五月二十二日汝霖等封舟出海閏月九日至那覇港奉詔行禮冊封尚元為琉球国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十月十八日出那覇二十九日至五虎门来回海行皆十一日云汝霖之居天使館也不堪欝蒸大夫蔡廷美等以聞王

王乃構二小樓於六寢堂之後地圍以竹籬植以花草頗有幽趣　郭公大喜乃書其扁曰怨思为之記後为例云尚元乃遣其舅源德偕汝霖等往謝初王以金四十兩餽汝霖为謝却之至是源守齋所餽金請命世宗謂朝廷命使無受謝之義詔聽汝霖等辞奉以二臣遠行著勞各賜銀幣四十二年尚元遣正議大夫鄭憲往貢送還漂流人口世宗降勅褒諭賜綵幣憲因奏本国亦有流入中国者乞命守臣恤遣下其疏於瀕海所司四十四年尚元遣長史梁灼等貢馬及方物送還本国北山守備鄭都所獲中国被掠人口世宗嘉王忠順再勅奨諭仍賜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灼都各二十兩一表裏四十六年穆宗即位改元隆慶是年尚元遣使蔡朝用等進貢謝恩宴賚如例二年又遣王舅翁壽拜等使往賀登極又遣使宗善等進世宗香三十五斤俱宴賚如例三年尚元遣守備田必都守帰日本掠去人口福建守臣以聞穆宗以王屢效忠誠賞賜銀幣同前仍賜勅奨励由必都守給銀幣有差云我永禄十二年也是歳尚元遣天龍寺来聘本府宴賚遣還前此日本上野僧日秀既巡六十余州遠航住當富藏河千午浣年歳豊民为之謡曰神人来兮富藏水清神人遊兮白沙化米後住波上三年復回北山事見史略年紀不詳然是年十一月大中公命日秀建供養石壙此應在此頃英後七年天正二年十二月八日入定于日當山三光院元亀元年　大中公既老　世子嗣位十一一説為永禄年事是為貫明公五月二十七日發船遣廣濟寺雪岑往聘琉球三月二日　大公亦附贈翰皆修舊好也七月十四日雪岑皈府二年六月　大公薨即隆慶五年也尚元遣鄭憲往謝于明又帰被掠人口再勅奨励賜銀幣給賞如前遣南監受學官生梁照等三人帰国従王請也初大島首長與湾大親既亡後其同僚謀叛絶貢不朝於是此年尚元親帥兵船五十餘往討之悉誅賊首另立首長令鎮撫焉既而尚元患疾殆危法司馬順德祈代王死遂愈班師是年順德卒尚元命厚葬且封其子为按司後世齋云襲此年又建一廟于圓覺寺所謂御照堂此也六年四月朔日尚元卒壽四十五在

位十七年其为治亦尊我方俗由是久米村林氏始舍于德永氏（稱外五右衛門疑年人佐之子而二人預琉球事益當時今皆也年人見上木林）祠菅廟乌舊曆元年薛二子尚永嗣是年神宗登極年二二十九日使上井为兼（郎卩務寧覺稱）上原尚常（梅長门字）就琉球未闻遣使鄭憲往貢兼請襲封礼部行福建鎮舍勞之天界置酒饒両使島織物各一綾緞（其従臣各二端）巡官查勘又送還被掠人民奬賚如例雪岑之使也大屋子亦宴彈三絃饒織物如之（其従臣下布各一端）四月朔尚永喪未闋矣三司官等令人迎導入自小门而北日琉使請招为兼尚常於興国寺以金藏主为通事雪岑齎回翰歸呈 公其揆之则捧自大门以揆之演三司官所對辞曰前问事目逐件聽受莫事非理又三司官等勞雪岑亦不親就館頗華舊礼似示倨堂敢拒乌为兼等曰不逐一對難以啓報琉使曰邦傲初 幕府命我 先君定通船制（上見）而近禁弛無内諒闇不遑拒船荷礼待使亦職由之自後須檖府契亦至恣容泊加之国吉九副影長为人被刎首必加賓礼但今薄腆不亦使臣所得知也回国報告且饗府使得影長亦陪朝會为例至是華式此類尚又賜諭檄邦則王所受故迎小门而捧回翰則公所多雪岑恚而回府云時我天正元年也二年尚永遣受故捧大门又承刎首事此是水手論事鬪争副影王舅馬中叟長史鄭佑等十八人往貢賀神宗登極長怒乃挐琉人自死之耳並速遣使欲以具陳適国又遣毛有倫等進穆宗香（三十五舶）俱宴賚如例前使鄭諒闇延還承问故遣臣等賀 公襲封併以報謝時憲等未回是年尚永遣馬慶等移咨布司至閩探问雪岑亦趨召於府下（舍館榕院）国老乃使为兼等悉舉其之 公再遣使齎事日数章往悉語问三司官等謝言以質雪岑雪岑曰並逐一對不亦誓載恐後或違回將近遣使具陳對问請以啓報三年三月尚永遣請其思之三日为兼等以闻 公 公曰琉球附庸天界寺金乃大屋子来聘本府賀 公襲封二十七於藩奉霸府旨世遥頌之而旋承継輒遣紋船者久日紋船着岸国老令人導天界舍于興国寺大屋子矣然寢疎闊而時通聘亦稍薄腆由是以为今而柔

懐亦滅舊聘後至廢絶其勢可知不固貪多吾惟愛
礼故與促多寧却聘物以示其意如何下国老議之
国老承　旨乃使為兼尚常就舍舘以諭琉使曰前
亦事目㒵逐件對不以誓表示賓服意後式至渝亦
未可知宜却聘物止許朝謁若受聘物欲依先蹈及
寡君身尚革舊式寡君甚耻為琉使謝曰不備聘物
何徒朝謁伏願列相陳啓容納回国報實四日為兼
等以聞国老国老弗聽復遣詰之愈令揺對於是為
兼(等)召筑登及彩長於小島氏(稱経跂协)使之說理且諭曰
若今琉使無所專對止許朝謁令却庭實八日国老
復遣為兼等就催速對琉使乃曰將詢雪岑徒所裁
對請少優待既而雪岑為琉使復請為兼尚常於與
国寺以對之曰今也臣等不能專對咨決雪岑莫如
益贄速行聘礼但所已齎遷永正例請亦照例示所
不足更欲填補惟命是徒此日公弟歳久国老川上
意釣等會雪岑於川上氏為兼等以報之雪岑曰金
益三十両如何咸曰可也為兼等以命琉使琉使聽
命於是寿命曰宜以明日行朝聘礼九日大而国遣

使更命候齎造朝凡朝必由大门升而於琉球迎我
聘使宜亦從之且永正中及　大中公時宴賚琉使
必容彩長亦與朝會為例久矣然聞琉球近過不然
自後勿許彩長陪宴準彼以華告式耳但衍　寡君
恐舊礼廢替賚寖減實期將来豈敢受益宜從齎具
而且請益両使忠順足以可嘉遂却所益既而十日
琉使天界及大屋子彩長等各服明服金鼓儀仗進
造于朝(此云御内)国老村田經定(稱越前守服烏帽子上下)使上井為
兼等(着服同上)導由樋合升暫就通間經定乃迎受王書
翰置對面所使所司各受聘物悉陳席上(如壺等來予紅獲村)
兼等(類陳衞庭其他使者贊衛徒蕪河琉)而　公召見(服烏帽子上下)於對面所琉
使三拜行朝聘礼為兼贄之彩長延退(此日像使尚席更命非殿)
(取亦揚見宜於琉琉以準是許之云)而賜之茗少間皆退入評定所各
易衣服時天界辞先回憩舎以疾起也　公及　公
弟歳久国老經定亦易常服(故袴肩衣)各復位於對面所
宴賚天界伴僧(金司)藏大屋子彩長等如例雪岑亦侍
一王大夫歌舞賚與其燕飲也召琉童松金等(二人)令
行盃酒又召三人陪縁令彈三絃(俗云三味線)此謡其国風

又樂工七人同奏管絃大樂工四人鼓舞庭間以供宴樂又夜觀華火十二日村田經定招饗琉使尚常为藥亦與招以領琉事也二十一日命　公弟歲久(左衛門尉)君及島津忠常(佐渡守)常島津征久(右馬頭)島津季久(喜入攝津守)樺山規久(兵部大輔)肝屬兼次(三郎五郎)島津忠澄(吉利下總守)島津忠棟(伊集院右衛門大夫)本田董親(紀伊守)等講大進物以島津久隅(川上上野守)为檢見島津久倍(町田伊賀守)为之嗔次而　公親臨召琉使與觀乌天界(一作天海恐非)壯而賦詩福昌寺代賢廣濟寺雪岑洛僧東雲及易足等亦陪棧鋪多賡其韻

公及芳溪(不斷光院)其阿(淨光明寺)珠玄珠長(高城氏)等为国歌者亦不少則天界詩曰射御朝昏習得來王良執轡却避哉薩州名士藝遊處不是洛湯兵馬埃代賢詩曰王勒金鞭追犬來雄資天驥最良哉飛揚奔逸諸將術蹄下風生場不埃九州無事古今來追犬馳駒采與哉射似瞿相觀者堵御其四八馬蹄埃易足詩曰諸官並轡逞威來箭已離絃勢勇哉不啻能騎又能射漢家九逸是塵埃東雲詩曰人馬無端相得來逐風追電最時哉天公思露薩陽遍射御試場嘗不埃二十三日　公如芳野莅觀閱馬亦令琉使得寓目之以懷遠也時琉使以建珠瓶二雙食榼二會獻　公於御棧敫聊謝思也既而琉使辞朝回国此歲尚永遣使貢于明凡兩貢四年尚永又遣正議大夫蔡朝器等貢方物如例神宗命給賞外每五日为給雞鵞米麵酒果以示優異以户科左給事中蕭崇業(雲南人)行人謝杰(福建人)为正副使齎詔及皮弁玉圭來封尚永嗣王位五年封舟尚未至遣正議大夫梁灼往貢于明仍稱世子是年大友疾宗麟請　公遣人琉球六年四月尚永遣使梁燦等捧咨文迎接封舟是月尚永復使天界寺修翁妙嚴寺等來聘本府聘物如例但獻　公弟武庫君(時在飯野城即松齡公)酒壺一個唐紅二斤上布四十端綿四十把織物四端使僧執贄亦獻君織物三端綠香二把又尚永續新納忠真卿扇子二本香合一箱金色下緒一筋老中村田經定伊集院忠棟河上意鈞(上野介克入道忠)喜入季久(皆既見上)平田光宗(左馬頭)上井其(曰刑部少輔疑當伊勢守覺兼)唐紅各一斤

布各二十端廣濟寺紗綾一端上布二十端綿十把使僧饒老中六名織物各十端綠香各二把又饒福昌大乘淨光與国南林守織物各一端綿各一把綿香各一把中口本田親貞下野守伊地知重以雅樂助伊地知重秀勘解由左衛門尉代官有川貞末長門守大興寺織物各一端綠香各一把七島地頭伊地知重越後守織物一端綿二把町地頭平田宗位民部左衛門尉中口町田伊賀守白濱重以納戶伊地知重以越後守平野友知丹後守町田久倍出羽守鎌田政以治部少輔田代清以縫殿助筆者二名一王大夫町別當守織物各一端御側家阿多久次源太阿多忠辰掃部助平田宗以右近允白濱重以次郎左衛門尉野村綱以民部少輔珍阿彌田中氏為阿彌野間氏似阿彌春阿彌住吉大夫父子上布各一端前此聘物照永正例多為微薄故諮前使既見上章據是此聘應少益也八年五月世譜作七年夏神宗所遣蕭崇業守二十二日封舟出海六月五日至那霸一[illegible]崇嶇薄山下由此陸路至国西日程抵舟五日泊港九海行十四日崇業等既行冊封禮以尚永為琉球国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十月二十四日出海十一月二日列定海所海行九日云乃遣王舅馬良弼往謝偕陪臣子鄭迵等三人就學命送南京国子監如例給衣糧已又尚永使普门寺來聘本府是年特別易首里门榜曰守礼之邦取諸冊詔辞而每冊使至必用之为例平常如故後至康熙年间遂易此額云九年尚永遣正議大夫梁燦往貢于明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報根占七郎書又遣梁燦往貢倶如例十二年十二月山川舶渡海琉球凡諸船無符契則不得渡为国典久矣於是九日彩長諸府因津晋讃岐揚国老覺兼見上为兼卿此請命覺兼乃援符章既而闻洋例也尚永遣闻我藩境拓既併六国二十三日遣天王寺祖庭等齎翰及方物來朝本府三司官大里国上那吳呈国老書皆慶賀之也時河邊僧宗良者往董琉之圓覺寺別呈忠棟書饋明燭百斤亦为賀焉十三年四月祖庭出海二十七日入本府　公乃使丹生信房稱備前守迎勞之而導舍於小島某稱縫殿助所二十八日覺兼作廿九日国老本田親貞稱下野守使鎌田政以治部左衛门尉○上井氏为白濱周坊守就

舍労之役（識物蓋云）以親貞掌琉球口也（上井覚書云琉球取次）（前此村四經從掌琉球加…親）二十九日琉使祖庭導信房訪親貞弟為尚永王饋織物二端大平布千端焼酒一壺已亦進織物十端竹心香蠟燭二十挺焼酒一壺五月朔日祖庭造朝（此云御内即大龍寺座所）为尚永王献　公焼酒二壺（覽）食榼一具（亦梨子地）唐盤一束（二十束十枚柏…）外紅花百斤白絲十斤綸子二十端織物三十端蚕碧絲五十把唐名香七種唐墨二挺方盆香盆各一枚唐紙三百枚又献翁主（應是指君）及一臺（應御局上）物件六日親貞使筆吏本田重以（刑部少輔）白濱重以（摘坊周）就語琉使曰聘貢近疎且稍微薄加之三司官等輸失印篆頗失事大之禮琉使伏服八日　公召琉使琉使導丹生信房由小门（升…）造于朝国相親貞使白濱重以迎且賛之　公延宴飲川上久隅（…上）本田親貞等侍祖庭伴僧及童子亦與召焉此日親貞使信房領三司官聘物致国老五名（宗忠…）蚕碧絲五把大平布各十端九日祖庭徧訪国老等弟饋縞織物各三端線香各二把又使伴僧饋筆吏本田親以（刑部少輔）等三員及納戸同朋等亦各有差十二日　公召八川上久隅上井覚兼鎌田政近（…）山田有信（…）不断光院新納忠元（武蔵）伊集院久治（下野守）佐多忠増（宮内少輔）平田宗以（…四）喜入久正（…）伊地知重秀（伯耆守）等開肆歌筵飲之焼酒莫不珍賞焉十七日親貞亦招宴琉使於其宅例也七月後朝十三日　公使喜入季久揖位就舎以謝琉使先是　公親就謝為例久矣至是使貴顕臣攝行為謝蓋自頃始也十八日　公裁回翰復尚永曰敝藩境長安如来諭茲承慶賀懇款可嘉願修舊好尚期永歳聊裁回翰薄儀為謝二十一日琉使辞朝献錫食榼夜　公使親貞及白濱重以就授琉使回翰及鐘甲杉原二十束鉄二十貫（…）齎回報尚永又賚琉使以袷五端金扇五本蠟也十五年尚永遣使鄭礼之明謝恩別遣貢使（…也）宴賚悉如例十六年初　豊大閣一統日域海内群雄罔不臣服諸国聞風皆悉朝貢於是我松齢公朝京師而惟琉球未通聘帛以故八月　松齢

公奉　大閤旨十六日手書命僧龍雲赴抪赴徽往
諭告琉王及三司官等勸遣使朝聘京師又使国
老島津紹節伊集院寺侃等亦命如之龍雲渡海以
諭王等王等聽命是歳十一月二十五日尚永卒年
三十五歳（世譜为寿二十而生为嘉靖七未則似是）亦在位十六年无世
子十七年己丑国人立尚寧（稱浦添王子）即位初尚真王
之世子維衡（稱浦添王子）不協于父而避隱郊野生尚弘
業（稱浦添王子）弘業生子尚懿（稱與那城王子）是為尚寧父而母
乃尚永之妹也是歳五月琉球尚寧発使贈書秀吉
承問日本六十餘州拜望下壓帰服　幕下加之及
高麗南蠻亦偃威風天下大平䉤弓捲四夷之謂乎
吾遠島浅陋小国虽難及一礼島津義公使大慈寺
西院和尚蒙仰之條差上天龍桃庵和尚明朝之塗
物當国之土宜輕薄之進録于別楮為遂一礼也恐
惶不宣（外国往来書）八月尚寧遣天龍寺桃庵安谷屋親
雲上（姓孟氏名宗春）充正副使齎表及方物偕龍雲等朝聘
京師紋船抵藩　公賞龍雲以琉使還二十一日賜
雲親筍褒奨之且充十年輸寺役特恩也二十四日

公発本府九月二十四日抵摂大阪桃菴等亦益
偏行乃　公以琉使朝于聚樂　大閤召見披緘讀
表嘉王誠欵特納方珍十一月十五日　松齢公亦
賜親筍賞龍雲之功如　公所免為十八年二月琉
使等猶在大坂二十八日　大閤復尚寧書曰玉章
披閲再三薫讀如同殿閣而聽芳言抑本朝六十餘
州之中不遺寸地尺土悉帰掌握也頃又有游観博
知之志故欲弘政化於異域者素願也茲先得貴国
使節遠方奇物而頗以歡悦矣凡物以遠至為珍以
罕見為奇者夫是謂乎自今以往其地虽隔千里深
深執交義則以異邦作四海一家之情者也自是當
国方物聊投贈之目録備于別紙餘蘊分付天龍寺
桃菴東堂之口实也恐惶不宣（外国往来書）遠方貢使特
納方珍甚嘉忠順時思征韓併示其意乃命桃菴等
齎帰賜王（琉球使記桃菴使于大坂為天正十三年事然共大閤書不合況十三作則天王寺）
（祖庭来見社韓）既九本藩公以琉球人朝于薩府益首乎斯
也是歳琉球商船漂至朝鮮舟壊朝鮮王乃遣使送
帰明京自明還国十九年大閤命諸候起征明師當

是之時　大閤又欲許亀井武藏守所請別使彼帥兵往伐琉球以悉領之然我公及松齡公聞其將然乃就細川幽齋石田三成屢陳來由且既有琉球因　公以聘信矣（豐臣譜為琉球未通聘帑亦共大閤書不合則誤也）加之間歲有原田孫七郎者屢儀商船互市琉球頗識地理有就親密臣以告于　大閤為曰速赴琉球諭征明役彼必來聘　大閤從之九月遣琉球書令以諭旨宜於明春候出師期謁轅门於肥前營若懈怠期必遣水軍悉鏖島民易耳及掌既而遐域不得回輸覲（臣謹）又命我　貿明公因琉球久附庸於爾国嘗有聘问使爾仍舊速徵兵賦以共征明国若速遲怠遣兵撃之覲叡（天正二十年正月十九日及二十一日玄吉三成書錄）以故十月　公下老臣議老臣相議此役　大閤使武庫君帥我藩師及琉球兵一万五千以征明国然於琉球僻處南海莫俗講武況未練習我軍法共徒徵兵需賦齎糧則莫如乎以使出其七千口支十月粮限明年二月悉輸諸坊津且築陣營（肥前名護屋）料亦宜別令輸　公從之二十四日具裁檄致尚寧王令以徵發勿敢愆期王及三司官等得此等書大驚愕時有明同安船商陳甲者寓琉球共琉球長史鄭迥謀因進貢請封之使具以其情告明又還故鄉陳其事于巡撫趙參魯參魯告之明（明史平壤錄○征伐記秀告譜迥作禮誤）乃遣其使臣鄭礼等之貢明国依福建巡撫使趙參魯以報聞之且言国方多事未暇請封礼部咨言父王既薨宜速請襲爵鎮壓国人毋以地方多事為辭妄費如例又江右人許議俊自頂容諸葉盤亦共同鄉朱均旺相議依福建守臣告以此狀軍门告之明主云（挟許議俊益許三官也其刂俊送朱均旺等云難域薄違我度秋一朝分千作遣進然恐）（端付忠君事書意叮呼域懸等知女帰成穫子察莹宜道做李度悠宿臺君河歷中事怖道朝民君尚電）（見金折兵制常持事覚減大閤怒欲鋳鍋煮之神祝乃謀日明人告変名其情望獨三官而今殺之）（恐未寛仁公大閤乃止時二官以豎従我公豐故神祖福叔之）而尚寧遣建善寺大亀茂番里大屋好使于本府其船未達　大閤復命　公責遅怠罪屢催琉球朝貢　本邦速出兵賦若其及之罪帰爾躬勿敢怠矣於是十二月　公乃遣新納久饒（稱伊勢守）齋　大閤檄往致尚寧更数其罪十九日　公亦贈王書及鐵參百斤曰勿必違令以

逑禍矣（按時晥為河陸地頭而坊沛及琉磺幻黒島州紙黑島亦赫烏見久丁抄此奉使盈以）
（其路所由故也竣考）二十年（十二月改文祿元年）正月　大閤又徴琉球
賦十九日朱璽書命　公及　松齡公令傳催之尚
祿二年尚寧遣天王寺菊隱（後所謂西來院此也）及摩仁親方
（金氏安恒）齋兵糧来輸本藩計會遡半已矣冬遣鄭禮等
如期（明）進貢安賚如例是歳神宗遣使乞和於　本邦
大閤乃令班師而惟使九築兵猶戍朝鮮故如我藩
及琉球輸粮如初十二月　公遣成就院齋書及物
件往傳尚寧嘉輸粮忠令益徴為三年六月尚寧附
使價還呈　公回輸曰承徴賦徴虽偏募国窮島疲
民無計償出使價所審知也只願憫察以加恩優恤
好益修永奉聘貢佳既忻納不腆貢物聊具別楮炻
諒幸甚於是　大閤又命　公自　麑府遣興国寺
及伊地知重房（勝左衛門尉）往催檢之既而及命時　公
在京師故詣京師　公乃使重房等就石田三成以
報其事四年琉球使臣於覇（世譜作遣于瀨等摂京叫貢臣云云）迎等
在明国為世子尚寧請封神福建撫臣許爭處以倭
氛未息議遣使齋勅至福建聽来使（即指於覇）而領或遣

慣海武臣同彼国使臣往得旨亦尚在廣神宗曰待
世子表請然後如議頒封是年琉球人吟那等船飄
至温州浙江巡撫劉元霖以聞神宗命優恤遣還由
是福建（撫武）臣差漳州人阮国護送回国後阮国奉旨
仕琉球実明萬曆二十三年也二十四年秋尚寧遣
金仕歷等往貢且謝而未幾慶長三年八月　大閤
甍十二月　松齡公及世子還自朝鮮四年正月
松齡公益封五万石　世子（忠恒公）任少將皆賞其功
也二月　貴明公乃使上原尚氏（稱源右衛門尉）齋時兩御
旗如伏見以傳　少將公且委国政慶賀之二十日
世子拜命是為　慈眼公（季安云公享国歷往此時薩典抄為七年十二月朔）
（神祖時事此是謂謝黛封卸似有琛為）於是乎　松齡公削髮更號惟
新益告老也三月　公手誅叛臣幸侃於伏見邸其
子忠真分兵於十二堡自據都城以叛　公　公還自
洛親將討之是年尚寧遣使鄭迵（所謂謝那親方）等往貢
方物請封于明部議今已海氛甚不必遣官但取具
該国王舅法司等官印結與世子奏本到即頒封神
宗曰今既請封宜選廉勇武臣一員同往行礼五年

三月

神祖遣使成忠真於　公忠真乃降八月先是

松齡公以菊池渭濱還自朝鮮令質于洛至是遣還乃

命　松齡公遣島原宗安（喜右衛門）詗洋坊津護歸渭濱

海行無恙取梅花港遂至北京神宗乃嘉其勞特進

爵位宴賚宗安以亦勞為居之月餘神祖遣還渭濱

之歸實籍我　松齡公有所維持故渭濱及其兄弟

國器以倭譯張昂（昂本南京人年十五被賊姓毋特掠殺之乃適來日本仕頴娃久虎）

（於頴娃稱孫次郎天正十五年久虎卒然後開雄毋亦死辟頴娃氏遁南京迄本邦往伐朝鮮明將擬昂）

（充倭譯所謂日本通事此也）等托宗安還厚謝其恩且約來徒福

州歲遣二商艘互市薩摩既而宗安所乘舟右不任

回棹更乞一隻（十二万什舟）許之贈銀五百歲錢刀一口

鉄炮一挺謝巡撫官而出海回坊以實報聞（皆非此月事出）

（始記妣耳）九月　松齡公在伏見邸應関西軍及

神祖師戰于関原西軍敗績　松齡公善師而還是

年尚寧遣蔡奎等奉表進貢仍請封神宗詔議遣武

臣六年初我師之戍泗州也泉州堺人伊丹屋某（助四）

（郎）以商知名遂遷受廛於府下及山川而家頗富為

去歲聞宗安還自閩言今年商船將來于落要硫磺

洋竊為海冦擊殲其人悉盜財貨燔船隱迹世莫知

者前此尚寧請封礼部右侍郎署尚書事朱國祚言

琉球國僻處東南世修職貢時當承襲屢遣陪臣

遠至今既經世子尚寧奏請相應准其該用皮弁冠

服紵絲等項宜照例應付遣官已奉明旨但據其陳

乞情詞援引會典必以文臣為請惟聖明裁定乃命

兵科給事中洪瞻祖行人王士禎為正副使往時海

氛未息猶未聞洋瞻祖以憂去（世譜以病卒云）以兵科右給

事中夏子陽代之貢使蔡奎等先回失路福建守臣

仍遣漳人阮國毛國鼎護送歸國（後毛氏奉音安仕致）是歲尚

寧遣鄭迵等進貢再疏乞差文臣始改從命於時子

陽等方齎勅入閩而巡按方元彥以濱海多事俗撫

臣徐學聚請仍遣武臣前往子陽等具言屬國言不

可爽使臣義當有終乞堅成命以慰遠人俱未報而

礼部侍郎李廷機言官斷行領封初旨并武臣之遣

而罷之於是御史錢桓給事中蕭道高各具疏力言

其不可且云此議當在欽命未遣之先不當在冊使

既行之後宜行該撫速造海船勿惧今年渡海之期候事竣復命然後定為畫一之規先之以文告令其領封海上永為遵守從之七年尚寧遣王舅毛繼祖等表進貢賀冊立東宮并謝還漂流人口此年我藩遂及関東戍八月　公如伏見當是時伊集院忠真陰謀叛逆　公乃殺諸野尻尋滅其族而後遂行十二月謁

神祖於伏見城冬琉球商船漂到奥州

神祖素知為我附庸故命諸驛遞次給馬護送我藩

八年三月　公既還乃遣琉球遣（琉此年九月朝尚寧 安国事于九朝賀）（公襲封云而九年九月松齡公復尚寧書 則借欲其然其此于柵故往于此備考）実籍

神祖惘麻矣初　大閤檄命我　藩傳諭琉球王隷藩出賦　公乃遣久饒等齎檄文往催檢輸糧且告因我請既拒龜井難於千里外之状猶且琉球不聽却如有疑於是　貫明公召報恩寺示之真本令托其還以傳前旨是年本邦僧袋中渡海琉球益報恩寺所偕之也（居之三年著神道記一部云）　又琉球船漂到我甑島及肥前平砥平砥庚（松浦法印）亦知我附庸報于藩曰遣風壞舟將以他船送回貴藩請其處宜　公既謝答乃命所司令櫬候至以遣貴歸国然而琉人自平砥還（一琉十年法 印遣人四国）賂藩耻辱　公等罪其乞通一言乞我指揮乃命甑島留其琉船止許縱夥長一二人令回報寔九年二月　貫明公遣使齎翰往諭尚寧等敎責其罪勸速遣使朝貢以謝

神祖恩若猶不順自恃海險丞欲不危忽招舟師其慎擇之於是九月尚寧王遣中村親雲上（姓蔡氏名 政茂見琉）（使記但無年月載己酉前按南浦集 球使不載姓名故姑補書以備考耳）此年来聘

松齡公於帖佐前此　松齡公既老矣故却不受琉使固請遂容納之二十七日托其使者齎回翰還傳尚寧等告躬遜位曰將来聘貢必朝麑府勿負舊盟今所以受特慰遠情若丞後之終以却耳請其思之十年神宗命夏子陽等作速渡海以彰大信仍傳諭彼国以後領封海上著為定規於是子陽等齎詔之国五月二十四日封舟出海六月一日至那霸海行凡八日乃行冊封礼尚寧為琉球国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由是尚寧假明威力愈疎本邦故

七月　公及　松齡公遣本田親貞助允齎琉之駿
武就本田正信本田正純山口直友請致征討八月
正純等以聞
神祖及　台徳廟十九日直友承旨命親貞齎返
翰帰傳　松齡公曰須先遣使屡勸来聘而猶不
庭應必與　公謀加征討十月冊使事竣二十一
日封舟出海十一月到五虎门间歳
貰明公寢疾矣
神祖遣醫祐衆来診且療乃癒爲於是　公遣使
齎表及砂糖五百斤之駿府獻以謝恩十二月十五日
神祖忻納特嘉誠款命使者齎親翰帰賜　貰
明公按時琉球未製砂糖蓋明製也是歳明萬暦三十三年也
琉球久米邨總官野国者得番薯種還自閩州初番
薯種本呂宋国被野連山不待種植夷人随地堀取
以佐穀食而其国在閩海南又度其西为西洋国多
産金銀其国行銀如中国行钱而金銀皆轉載呂宋
以利通商故閩多賈於呂宋由是晋安人陳振龍者
久駐呂宋貿易之日深知朱薯功均五穀利益夷人

然国所頼禁種洩外不敢與容振龍乃賂夷人以利
萬暦二十二年我朝文祿三年陰得其藤数尺併得植刈藏
種法五月涌洋七日返棹時值歳荒民饑而钱塘人
金學曾为巡撫于福建籌備荒策乃六月一日振龍
之子張經綸稟帖敬陳種薯之利上其種與法學曾
聽之速即覔地試栽候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將著呈
驗另行通飭可也於是經綸治畦隙地依法栽植滋
息蕃衍衍其傳遂廣廿四年學曾復取其法为海外新
傳刊行于世遍給農民東西南北無地不宜秋间發
堀子母鈎連如拳如臂遠近食裕荒不亦害民德金
氏故名为金薯云其刊發実我慶長元年也自時至
是为十年矣野国挿鉢中以帰方其植之有儀间親
方名曰真常者乞得其種訪栽培方野国亦猶未識其
法以所傳習粗为指授令栽植之真常如教者凡七
八年值荒且饑得大免憂由是真常深信種薯功倍
於五穀利益民生为救荒第一義遍教国民益廣其
傳歳加工夫始悟栽蔓易於省功凡十五年闔国受
法家習戸傳莫各不利野国得種以帰其功不異乎

張氏之買種呂宋而儀間廣傳其熱不讓乎金氏之
遍教閩州到今琉球嶺野被連薯蔓爵勑民享其遺
福實為益深矣冊使周煌所謂中山米惟国王及諸
貴族官家得食小民皆食番薯云可併觀也是故歲
荒輒国王命儀間氏設壇於赤平儀間地名率父老世祭
野国永為故事亦似閩中父老祀金公例方我寛永十二年也
且儀間氏世襲地頭亦因其功云按薯入琉球亿十
五年遍移閩国應元和五年也自萬曆甲午即二十二年方
我文祿三年番薯入閩僅二十六年矣後歷五年天啓甲
子明大學士葉向高福清人教金薯利始為之賦實我
寛永元年也後十二年崇禎己卯閩中父老建祠祀
金公紳士歌咏以紀其事後三十年許至康熙初我寛
文初布種勤縣益至頃年我藩亦山川岡兒水農人治
石衛门者乞種帰郷受法試栽隣近競傳蕃衍三州
其在呂宋之曰薯迨其入閩謂之地瓜或以種本番
謂之番薯因金氏遍教栽培方復名為金薯徙琉移
藩謂之琉球薯農業全書或因種本唐復名為唐薯
故至治石衛门死于寶永二年里人謂其基曰唐薯

殿歲時祭之云應依閩琉例也自是漸廣于他州因
其種本薩摩世皆名為薩摩薯而享元间在武價貴
一薯一匁云時雖唐土生如山東猶未曾植方我寛
延寶曆间閩人陳氏等務移於膠州及濰縣河南河
北京師等則薯入藩可謂前於彼也矣此年尚寧命
以天界寺為廟止請遣戚受王薦者而奉安焉慶長
十一年冊使夏子陽等琉球事竣復命其在琉球也
錄琉球事云尚寧遣王舅毛鳳儀及正議大夫阮国
如明謝恩并以二使所却贐金上於朝　神宗命
來使齎回尚寧附奏洪永間賜閩人三十六姓知書
者授大夫長史以為朝貢之司習海者授通事總官
為指南之備今世久人湮文字音語海路更針常違
錯乞依往例更賜事下礼部寝之是歲尚寧遣崇元
寺冝謨生主来聘本府賀　公襲封如例并承
神宗旨傳招宗安至于琉球益以明船不回故也
一艘琉球船此年亦漂到平砥平砥戸遣送四国旋前年一事先是本邦多帰
神祖東西諸侯莫不朝覲焉故　賀明遣島原對
馬即宗安守諭告三司官勸尚寧王通聘於神祖以賀

一統于時謝那池城守居三司官而謝那姓鄭名迵
字利山俗稱謝那親方閩人三十六姓之一而都通
事鄭祿之第二子也嘉靖乙丑（永祿八年）入明大學萬曆
乙巳讀法司翁哥松眼為百姓而迵代為法司凡三
十六姓不用法司其用之自鄭迵始而尤當路擅竊
威柄鉅纖政事皆決謝那其為人也材力超衆自誇
己智殆至蔑王且明不遣商舶者三十餘年于此矣
公承
神祖旨遣島原宗安等（小官二人）之琉球說三司官守傳
諭明國必遣商舶通互市道謝那不從蓋欲為明張
其威力也是年　公在伏見命島津忠長等先
造戰艦來秋起師以討大島　費明　公乃命僧
文之起草其事以致尚寧盡理諭之曰猶不來聘舟
師問罪請其擇之九月　公托來使以致回翰
附齎書及金屏二隻歸致明使惭其招宗安猶言前
請（前此每商助四郎側明遣商舶要硫磺洋隔為海兇恣盜貨物焰船稅事此　公為請燕商派狀以來發覺既而事頗捕繫之兇水以聞大坂肆諸津港遂皆磔殺於市來漢云）初朝
鮮之役　本藩同琉球出兵一万五千命也故

識令輸七千口支十月提特罷出兵而僅輸半猶多
闕負於是乎謝那池城守因七島夥長請假府銀以
補未進歲附夥長輸米漸償（七島古說為假銀二百五十貫錢又琉球說後遂日頗貸于府館得請公責務云歷是事也）公罷遇負債猶多　本府聽之
後歷年所未及盡還納其銀也故遣夥長就謝那守
督責未進謝那拒焉曰既已計會矣亦所償夥長守
曰吾儕船則未嘗載矣謝那大怒遂械其臑既而解
還由是夥長以聞　本府是年築駿府城命諸
侯助工料十一月檄命　公特為免助役以有
事于琉球也十二年　神宗許以阮國毛國鼎入琉球
臣籍依尚寧有請故也（阮毛二姓今在唐栄者其後也）十三年
九月　公既聞
神祖及　名德廟已起舟師又遣僧龍雲（大慈寺主）
雪岑（廣濟寺主）及島原宗安等往且盡理諭尚寧及三司
官等必朝聘
神祖并督問濫刑謝那固拒不敢聽從却至侮詈大
恥使僧使僧逆棹道泊中島（七島之一）遣人回報
本府先是日秀之在琉球也手刻辨財天國司乃祀

諸浪上至是龍雲竊取其像又寫国圖併以獻云據舊
傳集是歲明萬曆三十六年也尚寧遣使鄭子孝等十
三人往貢宴賚如例

南聘紀考卷之下

麑府　平季安　編撰

自慶長十四年至于天保三年九百九十四年

慶長十四年二月　公及　貫明公　松齡公相與廻策於帷幄中定律令十三章乃命樺山權左衛门尉久高為大將率隷六十人平田太郎左衛门尉增宗為副將六十一人及肝付越前守兼篤八十五人物頭本田伊賀守親政或作與兵衛率隷十五人市來備　守家政或作識部作十三人市來八左衛门家繁二十一人具奉行有馬次右衛门重純十五人長谷場十郎兵衛實純十人船奉行山鹿越右衛门鎮幸或作彌介十八人本田彌六親正二十七人頴娃主水佐親智十八人平田民部左衛门尉宗位伊地知四郎兵衛尉重賢十五人白坂式部少輔篤利十二人毛利内膳正元親二十五人村尾源左衛门尉重候入道笑栖二十一人栢原周坊入道有閑十一人一国分物頭伊集院伴右衛门尉久元佐多越後守忠增東鄉安房入道休伴兒玉四郎兵衛尉利昌敷根福山家属之飯牟礼紀伊介光家柁城物頭川上掃部助直久賜恠久名元賦下美代九右衛门尉四人貴島正頼張四人相良民部左衛门尉頼六人西俣兵部左衛门四人日高新四郎三人日高與一左衛门三人勝目兵右衛门五人法元貳右衛门六人野津安衛门四人大慈寺十七人立山安右衛门五人海江田十兵衛五人宮内源助五人岩本彌右衛门二人尾上二左衛门一人色紙九兵衛二人梅北照存坊三人染川帶刀左衛门四人新納小右衛门三人橋口彦兵衛尉二人正哲三人鎌田八兵衛尉三人本田彌四郎二人久留伴五左衛门四人市成左介七人有馬吉左衛门二人甲斐勝介七人長田休左衛门二人橋本助右衛门五人佐多吉允六人熊本善兵衛五人中島藤左衛门五人黑葛原孫三郎二人平田次介十八人木新次郎七人郡山七郎五人染江才介二人伊地知平次郎三人友野甲斐入道二人桑波田二左衛门二人西鄉壹岐守四十五人友野次郎右衛门五人中取家伊集院長左衛门蒲地備中守野元源左衛门自中取下見七島古喜姑槇藏山川士五代休庵三人守多弁七二人鎌田又七郎十人市成與五郎内田常休二人御道具家三十人七人北鄉讃岐守忠能遣其族臣四郎右衛门尉久武帥兵百二十

余人赴之總計三千余人艤艦百余艘導七島楫師
小松吉兵衛守二十四人往封琉球（冊使周煌史器云萬曆閒沛瑹）
（孫發長郎燊皮工伎興於日本自薩摩洲岸兵入中山云侍聞娱）二十一日前鋒既入
海二十六日　公撥久高守律令皆相與發舟於
祇園洲親故携酒多送行者乃設離筵其就席也久
高齒少於增宗故讓增宗增宗為副不可敢先時新
納拙齋亦在其席尤為高年矣（四八）斛乃推久高以就
右席曰此役也足下據　公位總督閫外請勿敢
辭由是座定隊下士卒亦咸至以愈敬重久高云
賢明公祝之曰向風安良舞波梅乃香哉又借文
之送兩使詩曰春波穩處片舟輕通好參謀欲止
兵臨別贈言君莫忘薰風來日報昇平又賦此役
曰島夷方命事皆虛特險偽心猶未除動衆興師何
歲月維時己酉暮春初既而久高麾衆開帆皆抵山
川二十八日　公及松齡公亦至山川晦日高山
地頭伊集院伴右衛門尉久元及市來孫兵衛尉家
之益山兵部左衛門忠美切通五郎兵衛尉俊重鹿
野屋民部左衛門尉兼次祁苔院織部佐重能守發
高山出舟高洲三月朔日　松齡公謁開聞廟告
禱曰能得凱旋新廟報賽二日久元守抵山川三日
夜浮于港四日暗爽　公及　松齡公親臨灣
頭指揮諸將使各解纜久高增宗一齊競進久元守
舟夜至永良部六日辰刻發永良部七日申刻諸將
入大島久高守着津代港久元秉篤守着深江津增
宗守着西縣八日諸將各向所着發銃攻擊酋長多
化笠利分兵向之島民逃竄匿山林前此琉球遣
那霸人臨治諸縣謂之那霸大役（役作屋子）至是大役咸
畏降乃十五日遣使飛報本府十二日久元守發深
江浦至大和濱十六進至古見他十三艘進向德島
十七日皆抵德島島賊拒戰我兵發銃急擊斬獲三
百餘人殘兇聞銃而未知何器咸懦走曰木頭發火
應声至斃莫如遁匿以全性命遂皆懾服此日久高
守以舟十艘亦至古見二十日卯刻發舟古見入秋
德港此日　公賜久高書使岩切產兵衛尉國信
齎其書及酒三十樽往犒將卒二十一日久元守又
發至龜澤久高等進隊下舟十艘抵永良部永良部

人望其威風咸迎港口伏乞生路久高許之曰未接一戰既已降矣實馬鹿馬哉故到于今謂其港曰馬鹿港云二十三日久元等將家驅賊深山捕黄帽大屋乃謝那親方女婿也此日琉船過洋久元等乃發二舟追之不及二十四日久元等發龜澤港初其出師也　松齡公既聞琉球於那覇口完聚以備防禦乃竊召久高示之等曰此役莫如必入他港敗不意後繳令拒戰南賊惆惶其必敗走久高等謹承教矣至是久高將向那覇先遣七島舟六七艘斥候港口果張鐵鎖便發砲銃忽破我舟潰回報矣久高怏然曰師敵艦來無計看岸徒引鬪兵歸梓山川何顏謁　公不如自刄謝罪丞然琉国長亘南濱數十百里豈無他津宜向湊所在乎揮師咸進曰北有港在謂之運天距那覇港可廿四里盍向此港久高徙之其夜深更（一說為波天見洲時事云）天女恍然夢久高曰吾鎮琉球久矣此舉必勝請君勿疑爲須臾而寤以為是必辨天所告何瑞喻之乃拔小刀摩刻其所夢姿貌於簣板則今祠築地辨天而到于今尚航琉球者必

禱辨天首于斯云（久高田所祠之池中島即獄坊它此云後移柯於杭圖社東礁極旁生安永中有繫宗今松聞其請訪府徒今社地五久一說久高守之修儀也公命報祝司守宿其宗一體靈所獄辨時天守相祭日本緒神告禱九依七日七夜邏得啓利故其始在報謝俐而菜中島祀之則一體靈懷助左工門語題事云未知執是）按国志略国祀辨才天靈異特著王及世子陪臣莫不䂊首致敬国有不良神輒告王擒之鄭宛来依神能易水為鹽化米為砂尋即解去故国人事神甚謹明有使臣某至国詰王国無城郭兵甲何以禦外侮王備言女神之靈使臣曰既神偶不靈何奈其後倭忽大至王被執久之始釋王曰神之靈遂為天使一言敗之乎嗣是不復以辨才天為言云亦可併觀也由是二十五日久高久元等進入運天乃尚寧王（為琉）具志頭及三司官浦添按司名護按司謝那親方等使西来院禅僧梓扁舟来伏請和降然其謟詐未可遽信久高不聽愈整家兵分四攻水陸二十七日增宗久元等引舟向今歸仁城城兵望風委去我兵縱火燒夷屋舍二十八日市来孫兵衛家之等五人告禱于高山四十九所曰得能回国齋居奏樂惟神祐之二十九日久元等師水兵至大桅津

四月朔日久高等上運天岸麾其士卒催舟居陸導
揖師等進自陸路時方農民多耘麥田覩者股慄莫
不惶縮我師發銃追擊縱火村舍謝那乃據久米邨
城麾衆拒戰我師奮進擊之斬獲數百人謝那亦遁
奔于首里七島揖師小松助四郎追及之遂獲捉縛
水陸將卒皆入那覇那覇遁潰三日麑島兵進闔首
里城尚寧王無挺身遁有一線路乃王遁（同）二十余人
謀以繩遁匿于山林我兵進之時謝那殘兵浦添氏
子百十金等覆於路叢竝起伐我衆於是我兵大怒
決九二右衛门久留伴五左衛门梅北照存坊及七
島揖師小松彥九郎等奮進擊之志岐那（原在野城）南而
照存坊彥九郎等多戰死之法九被疵遂殲其黨鏖
是四日三司官等頻請和降且設饗宴㴱謝其罪久
高等許之尚寧衆與后妃徒跣下城而舍于名護宅
五日久高遂取首里城乃使本田伊賀守親政市
來備後守家政本田彌六親正頴娃主水正親智來
鄉安房入道休伴大寺主計助安　兒玉四郎兵衛
尉利昌妹尾傳兵衛尉日置玄蕃允河上掃部助直

久伊集院半右衛门尉久元日高與市左衛门尉为
口市來孫兵衛尉家之祁答院織部佐重能入辰出
酉連日點檢王城財寶悉載諸籍十三日終功載船
皆獻鹿兒府則浙江總官所探得亦就中山王歷其
宗器云可以併知為而去首里皆還那覇久高等俘
獲尚寧王及弟具志頭三司官等至諸屬島莫不悉
降実如　松齡公籌初師起至是四十余日宗社
失守矣而十五日乃久高致喜入大炊助久正書使
飯牟礼紀伊介光家貴島米女頼張齋先回舟就久
正報告捷於我公及　貫明公　松齡公而未幾
光家等還悉以報实　三公大觀悅乃具状遣使
飛報本田正親等以聞
神祖及台德廟時僧文之聞而賦詩曰球国黎民浮
又沈聞兵船至膽凜々盃盤破却皆狼藉禍始那邪
一寸心爭知衽席有干戈每恃海洋油斷多才力遍
人亦何益歲王慢士一邪那舟使周煌亦言是事云
尚寧王之世特其險阻傲脫強鄰倭人入執其王久
乃釈帰云或録那覇港口礁石岝㟧數里皆鐵板沙

所處觸礁不可近入以故國人恒不設備然萬曆間薩州島侯猝至王被執去鎮杁沙亦不足恃云可併觀也是歲　公將朝兩府頻令辦裝乃山口直友與本田正純議承　旨四月朔日致　公及　松齡公書遣使傳之曰因令遣兵有事於琉球特許述職延遲其期二十五日使書達藩五月二日　松齡公賜久高書三日　貫明公賜平田增宗伊集院久元佐多忠增書令以諭旨愈勵軍忠既而久高等相議使本田伊賀守親政蒲地休右衛門尉鎮（七島說云備中學碇）此人為奉行師卒及琉人摩文仁親方（見上文祿二年疑此人也）等猶留琉球以鎮戍之所謂在番奉行應自斯始也中山系圖次年庚戌薩州遣本田伊賀守等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云其遣年誤也五日久高及諸將以尚寧王等與發琉球十四日至山川港（義間親方以勞殉役從尚寧王）（其所則以十七日揚帆那覇見儀間氏語）二十三日尚寧王船入山川港二十五日將士諸船凱旋本府　公乃飲將士酒勞其功也此役將士頗犯律令惟本田親政市來家繁善守其令故特褒賞之且家繁前此大閤西征亦抽忠膽至是併褒賜祿二百石云蓋非此日事姑類記為二十六日　公遣使飛報于駿江兩府　貫明公亦致山口直友本田正純書令啓報之先是每綾船至輒領施聘物於大興寺為例者久矣於是此日　公使島津圖書入道紹益比志島紀伊守国貞照例施入花瓶香爐各一箇盆一來沙糖壺三箇上布三十端於大興寺乃紹益等授書送之曰宜以祈報為六月十七日尚寧王始至府下乃朝聘　公及　貫明公　松齡公謝不庭罪此（旱夏）酷暑蒸人者十倍常矣　三公屢會賜之饗宴其他貴族大臣莫各不拓王及按司等慰其旅愁　命也而每有會若夫所從西來院報恩寺（此琉僧也）亦陪其席故時高僧文之等莫不侍焉　貫明公之會王也文之賦詩曰同氣同声情亦親諸州本不異蒼旻邦君今有兩君好更似凉風吹健人又他日待西來至詩曰兩君為好嘉無涯家国昇平何以加馬首西來待猶久衛门日日數昏鴉先是飛報達于駿江二府乃閣老本田佐渡守正親本多上野介正純等審知我師既討琉球及諸島

令恣降服將期近日以国王及三司官等但回共艦
之状以聞
台德廟及
神祖咸大感悦乃七月五日
台德廟賜　公及　松齢公　貫明公親翰各一通
特賞其功曰功勲罕比実無取喩七日
神祖亦特賞迷平治乃賜　公親翰使領琉球国愈
布政令白石所謂古南島地復舊域云実知在此日
英而自琉球禰藩西土至是二百三十年也九日正
信復　公書十三日正純復　公及　貫明公書皆
以報実莫不感賞我　公勲謇寔為絶倫且賀其享
封也矣　公等拜讀不堪感佩則亟欲躬朝覲駿武
以謝特恩且令應諭猶能施政將期明春以琉王等
與聘覲也乃九月遣町田勝兵衛尉久幸如江戸就
侗老正信献
台德廟唐屏風一枚晴明樣緞子十端謝領琉球恩
別献呉服十着兼賀歳抄十五日　松齢公亦呈正純
等書遣宮原主計景親齋献大刀一腰馬一匹緞子

十巻同謝之竣造駿府又為　公献
神祖佛革花一根藥蘂花一根硫磺千斤唐板屏風
枚繻珍五巻亦謝琉球恩為　松齢公献
神祖緞子十端象牙一個南蛮鉄砲一挺謝優赦恩
既而久幸町田一既久倍貫明公謝之去遣等十二月至江戸乃朝
謁
台德廟行使事
台德廟特賞哥珍十五日賜　公及　松齢公親翰
各一通皆報之也二十日正信亦復　公書拜告懽
納意且已謝亦珍既緞子五巻而抵駿府又謁
神祖行使事乃二十六日賜　公及　松齢公親翰
各一通正純亦同復書皆報忻納意併聽明年朝覲
也是歳　公又遣上井次郎左衛門尉里兼及阿多
某等如琉球莅正經界里兼等既至與本田親政等
議乃丈量沖縄島十五年正月三日　公遣市来八
左衛門家繁使于江戸三月里兼所正丈完籍成九
七冊謂之御撿地帳里兼自加花押所謂琉球先竿
云此也按沖縄島平家所載十二島之一而今曰本

琉球者此也周廻佰拾里肆合参夕伍撮自国頭縣
與嵜至喜屋武縣具志川嵜長参拾肆里柒合壱夕
玖撮自讀谷山縣美嵜至勝連縣平敷屋嵜闊伍里柒
合玖夕貳撮自恩納縣仲泊村至美里縣石川濱闊
僅柒合肆夕壱撮分為三山而中山俗曰中頭方山
北曰国頭方山南曰国尻方其国頭有縣九村百中
頭有縣十一村百六十三国尻有縣十五村百五十
六總計三十五縣四百五十二村云里兼所丈量令
虽莫知其詳也應此一島云五月山口駿河守尚友
等奉
台徳廟旨移文伏見至江戸諸驛給我　公及琉球
王等往還傳馬如朝鮮来聘使例十四日正純亦致
公書使以諭旨冝於行程皆遣直友守令余馨面
晤十六日　公以尚寧王及其弟具志頭等発　本
府国老比志島国貞伊勢貞昌用人三原重種川上
式部大輔久好山田有栄及入来院石見守重国上
井治部少輔經兼平田安房介宗衛弟子丸越後守
宗益村尾右衛門兵衛尉重昌等従六月十九日入

大坂津營舷進舟古来所未有也於是両岸路傍觀
者如雲無立錐有余地而抵伏見邸因覽時天史亦此年夏航自琉
球其在大坂豐臣秀頼召黙餘全及新衣事見南浦集見加七月二十日或作二十
二日發伏見邸八月六日　公抵駿府乃
神祖遣使勞之七日慶長日記作十一日尚寧王導弟子九宗
益抵駿府八日　公以尚寧訪正純第尚寧饋之大
刀一腰百銀百枚小袖二十緞子五十端帷子十就中
單物五既而　公又以尚寧造　朝献大刀一腰白銀
千枚即一万両緞子百巻慶長日記作琥珀五十端大繻珍三十巻仝日
記作緞子五十巻謁
神祖謝領琉球畀尚寧王亦献御大刀一腰白銀千
枚緞子百巻羅紗十間十二尋大平布二百匹蕉布百
巻行聘禮仝日記作十四日又献右兵衛君常陸君頼宣公於
鶴君頼房公白銀各五十枚紅糸各二十斤仝日記作綿子各百
枚紅糸五十斤於竜君於萬君於勝君於阿茶君於長君仝日
記作女房五人白銀各二十枚緞子各十端此日　貫明公
亦遣国老平田越前守宗親献
神祖紅糸二十五斤緞子二十五端白銀二十五枚

御大刀馬代三百疋　松齢公遣本田伊豆守親存
同献物件拜謝之
神祖欣々然而語　公曰方今国初賓服異邦且以
王朝安汝勲績乳其争汝特可以嘉矣十六日　公
復以尚寧及其志頭等造朝十八日
神祖徹　公及尚寧等賜之饗宴令梅若大夫奏散
樂（源武洪養老松）延常陸鶴松二童君起舞資與（加茂八島輪馬天狗）
所遣従士亦許皆陪廣间（此廟弊慣和不清潔乃神祖叱曰拓殯不恭烟老迺）
妥窩日爲此日
神祖賜　公大小刀皆所謂貞宗也十九日　公造
朝拜辞亦賜腰刀乃行平所造而號天目丸賓刀也
二十日皆発駿府惟其志頭何途得疾不能俱発故
使平田宗衛晋看疾病爲（此月遂卒子二駿府砥華弱年）十五日
公以尚寧抵江户鉦鼓鶴列路傍觀者如入大坂時
乃舍於愛宕真福寺或主行仁誓願寺二十六日
台徳廟遣使労之二十七日復遣使給米千俵二十
八日　公以尚寧等造朝皆謁
台徳廟　公乃献

台徳廟御大刀（長光）御馬銀千枚緞子百巻虎皮十張
太子（献献）御大刀御馬紅糸百斤謝領琉国恩尚寧
亦献
台徳廟緞子百巻虎皮十張大平布二百疋蕉布百
巻御大刀一腰白銀萬両
太子緞子五十巻大平布百匹蕉布五十巻御大刀
一腰行朝聘礼此日　公別献　御臺君白銀百枚
沈香十斤緞子二十端又饋　御局及御祖母緞子
各五端亦同謝之且　貴明公使国老平田越前守
宗親献
台徳廟御大刀一腰白銀二十枚緞子二十五端紅
糸二十五斤亦同謝恩九月三日
台徳廟召　公及尚寧等特賜饗宴（樂童子思次良年十七八思德）
（年十四五揮三味線謡国凡慶長日記無日坂始書于此）七日復召手親賜茶
於茶亭十二日　公又以尚寧等造朝謁見山形駿
河守家親為王贊之十六日復召又賜饗宴且賜
公寳刀二腰名馬二疋及櫻田邸於幸橋内其二刀
稱加賀貞宗於大長光其馬稱笠揆皆関東罕比名

物云而此日拜辞二十日皆発江户慶長日記作十四日発江户抵也二十七日至峠州云應必然乎別使藩臣等護奉尚寧王經東海道還于薩府　公乃經木曽路還自庭遣貞昌使於駿府謝此行恩初　公之出師也告祷于大師宮至是自途又往謁伊勢宮酬愿也既而十二月　公舨自舟在洋遭颶泊于愛嶋前流十一日舟檝遂碎而皆上岸徒士肝付伴十郎兼幸等溺死者十有余人　公乃賃船還公及尚寧至自江户皆月日湖是年　松齢公自挖城遣伊地知越後重治入道一寒曽木五兵衛重松為奉行新闲闻廟九月落成九日　親往謁之亦酬愿也九月二十四日国老島津紹益等承旨後遣鹿島駿河守国重毛利内膳正元親市来小四郎家治向高建長坊俊昌村尾右衛门兵衛重昌至自江户應別赴也伊地知勝左衛门重房等十四人為竿奉行掟之條令二通萃滝闻傳右衛门宇都八兵衛九田三右衛门野村玄蕃助有馬主膳正純盛有馬二右衛门徳永源兵衛押河權兵衛三宅七兵衛国廣井尻少右衛门南盛順右衛门海江田十兵衛宫内源介長田秉右衛门末廣甚兵衛東鄉監物池上傳兵衛田実彦右衛门重政河野共左衛门通之等百六十八人如先島分丈量之十月皆赴又別遣黒葛原吉左衛门宇田小左衛门等為代官蒞鎮大島提此年醒月至房日記益其至之應服時也然大島代官記自十八年姑云頗也十二月重房等闹帆徳島歴永良部二十一日抵那覇津二十三日及隊下家住覧首里城時尚寧尚容于藩而城空虚故也二十五日摩文仁親方来労之二十七日重房等乞食粮於而奉行本田伊賀守蒲池久右衛门尉此年尚寧遣王舅毛鳳儀長史金應魁急報倭警致緩貢期福建巡撫陳子貞以闻神宗世譜為前年冬十六年二月三日重房等自那覇抵計羅摩島海路七里四日辰刻発計羅摩五日戌刻抵大平島島人有言云倭船必自天枯烏六日着船都島距那覇九十二里有村二十五町長七里十二四町二里九町七日始蒞田畝遍正經界島民慴覩莫不股栗十三日正中伽泊二十六日抵八重山島距都島七十余里距那覇二百四十四里有村三十一長七里中間四里半二十九日往皆舎石墖島距八重山八里三月元親抵與那国俊昌抵波天畨间五

日重房守滋正八重山七日還舍石墻九日国重守
往正湖見島皆水田而無陸田焉十一日重房亦往
十三日還舍石墻十六日俊昌亦還石垣四月　公
又遣相良勘解由頼豊有馬次右衛门重純率根占
士人蜂須賀次右衛门脇田三左衛门脇田金兵衛
高嵜監口脇田彦右衛门稲留治右衛门高崎七右
衛门山下萬右衛门鶴田平兵衛大内山甚三郎礒
永長次郎大工武正弋右衛门小工助三大塚六右
衛门大塚源六船頭岩重肥前目案竹之内六右衛
门父入野新三橋左近將監守往鎮徳島掌祖祝事
七日頼豊出船根占赴于向縄十一日重房守揚帆
石垣抵嘉比良十九日往正多良摩島守都某九田
某正水那島此月奉行本田親政守催摩文仁守遣
紋船聘貢于鹿児府　公乃遣使飛報山口直友以
聞
神祖五日各島丈完田籍皆成二日重房守發還都
島七日揚帆九日還繁計羅摩十日還泊那覇十七
日元親守船十九日国重守船皆還那覇前此

神祖命公屡勸中山王通信于明国至是二十六日
山口直友奉　旨遣使致公書令聞彼消息俊更催
之且饋小屏風六月四日所饗遣飛報達駿府直友
以告
神祖　神祖大權曰琉使所言令為若何欲有親聞
以循能諭汝其傳之直友乃六日復　公書使和久
甚兵衛来傳其事七月四日重房元親国重家治守
揚帆那覇繁其論守徳島大島守八月三日解纜名
瀬八日皆帰本府十日造
朝就岩切彦兵衛国信進撿地帳沖縄及先島總計
税額捌萬玖阡捌拾陸斛一既作十一万參斗肆拾乞斛玖斗陸升參盈應併
道島斛之也然當時道諸未正田税恐迄害誤但其量地用京制以六尺五
寸為歩三十歩為畝而所謂壱石以叔壱石五升定
之益如我落十九年例云於是九月十日国老樺山
久高比志島国貞町田久孝伊勢貞昌令於三司官
定沖縄計羅摩與部屋伊是名伊恵島戸無島粟島
久米八重山宮古島等毎歳應輸調物曰芭蕉布三
千端上布陸阡端下布壱萬端唐苧阡參佰斤綿參

貫目椶櫚赤綱黑綱各百房（長十尋六）莚参仟捌佰枚（中紅）（三百枚為長席）牛皮貳百張云十三日聽儀閒親方等先出船回于琉球乃尚寧之從官也此行儀間乞木綿種子於本邦殖繁琉国招倭二女（按千代安千代）使之教弘織業於国中凡琉球綿布首于斯云（夏緑云土不宜錦令潤有之始末業）（璧八重太平諸島出貨被貴云按是夏子陽也而子湯則來于慶長十一年此不与本文合註考角子）十九日久高久幸国貞貞昌奉　旨按三司官書使於悪兎納及諸島税額捌萬玖仟捌拾陸石中以伍萬斛為王廪入自余頒給諸臣猶或所余宜混廪入供王雜費又裁制令十五章此日令亦按三司官啟以布於琉球其一曰勿非藩令通事於唐其二曰毋黜舊人非有職務勿徒食禄其三曰勿婦畀禄其四曰勿私隷人其五曰勿多建寺其六曰勿非藩符許来互市其七曰勿沒琉人帰化倭貫其八曰饗遣奉行（應是本田蒲池西人）納年貢物宜遵其法其九曰凡三司官為国要枢禁媚權寵别求出納其十曰禁迷已利㨿人賣買其十一曰禁起争論忘躬及傷其十二曰農市租税既有定法若於法外濫責徴納宜必陳実速

白鹿児府其十三曰恣遣商船通於他（方邦）最所堅禁勿敢他背其十四曰凡升量物必由京判其十五曰勿耽博奕苟為非違於右條令若或違其必行罪故令如是乃二十日尚寧王及三司官勝連江曽江洲豊美城池城雲心等咸聽其令而呈誓書各三章尚寧第二章曰琉球自古附庸薩藩島津君侯每有承襲必艤紋船遣使慶賀獻之方物莫懈聘問就中豊大閤公所定制亦使隷薩侯輸諸徭役固無疑南溟遐国不能悉輸至忘舊章坐愆其期实自招禍由是遣師問罪敝邦主臣鼠竄乞辞逋罪又乞一策禦其敵鋒奔潰失国觸棲貴邦猶鳥栖籠既絶帰情非死反魂豈啚生回復王故国然今君侯惟仁惟恕憫孤流離斯錫恩寵匪啻縦得帰于故国多割諸島永為穫矣实是再造何日忘之何歳謝之永隷藩侯惟命是從乞敢貳矣其二章曰今斯所呈神載副本永貽于孫使之傳無窮以亦勿世々遺忘此鴻恩矣其三章曰凡所授制令遂條遵守不敢違焉若負此盟神靈其殛之又勝連按司等所呈国老桼一章曰

琉球自古付庸薩藩每事應以循舊章近歲踈濶貢不庭罪由是起師数罪徽邦主臣畏懦無辞遁罪伏乞和降於是諸将歛兵王及王子以下至僕守遠得不死就擒於貴邦既已失国無路復回然幸君侯憐王流離使再帰国特封数島僕守亦得従其回故郷実　君侯之賜也何日忘之何以謝之永隷薩藩惟命是従無敢弐矣其二章曰於琉球国若或無有忘斯恩必罹誅戮逆者王亦應之今於僕守既呈誓書及藩結好故属　、君侯不敢負盟其三章曰今所與呈神載副本永貽子孫使之傳世々以亦莫不竭忠乎　藩侯若負斯盟神靈其殛之獨謝那不屈服公遣所司詰濫刑罪乃偽（歸師）曰凡琉球制如船長守禁而着草履而許備足耳若有犯禁必械其足他多利口罪至覆邦家故遣川上泰助莅誅之其来府也僦魚市店待罪而並殺之不問齎装物魚市店曰折田嘉兵衛由是富至豪富云（後割其市曰船津町曰大黒町而折田居大黒町為年行司許勅刀云）周煌著国志略収之忠節部云鄭迵字利山祖本閩人賜籍中山都通事禄次子嘉靖中入

大學讀書帰累官至法司琉例法司無用三十六姓者有之自迵始自薩摩洲挙兵入中山執王及群臣以帰晋二年迵不屈被殺此云謝那即鄭迵也既而二十七日尚寧王及三司官守揚帆山川皈琉球国九尚寧王在藩者三年矣国史略所謂倭入中山襲執王不屈倭酋慶長異之曰有此氣象無惑乎受天朝封號也卒放回或云王危坐不為動慶長異之卒送王帰国云是也（舊来十五年冬尚寧歷日江户乃使不踰年得回琉球慶長日記亦同之而十六年九月尚寧及三司官守自琉球獻此誓書去然今李安携貊氏日記尚寧王送山川送為慶長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事又中山王系附及世語尚寧四用姓為寧亥年所十六年也亦其徒臣儀間真常語亦四国為十六年九月十三月又水應元年平田挽昌答川上久国書云十六年八月許琉球王解帰国之幾于時在于于孫不可達意之有售紙云錄田政昭旬記為十六年平亥几月琉王得赦帰琉云又南浦文集所載尚寧王與福建軍门書云尚寧在薩者三年矣州君待我三年一心送還我於小邦云按尚寧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着山川落則至十六年奕為三年矣據是梅代所記放得実至坎今従之爵）尚寧既回以毛鳳朝為法司補鄭迵闕也又挙西来院主僧菊隠為国相以尚宏卒故也初藩著之入琉球也（現上十年）王太后有言爲曰今縁琉球咸愛珍著悉此邦亦為著所尊更通珍国益俗謂薯為妹故

有此戲而未十年果屬我藩云是歲　公遣人專琉使如駿府十二月抵駿府十五日琉使造　朝以獻方物
神祖懽喜既而還十七年三月　公遣市來家繁使于琉球此月尚寧亦遣圓覺寺國翁為正使及王從弟勝連按司名懸字韃麑縣等來賀于府國翁等既至府下
朝聘　府城及杞城乃二十日
松齡公復尚寧書曰別來忽焉換一寒暑徒竭瞻望審聞回鑾之後匪啻公族安於國都野民亦忭於邊嶼各得其所矣惟是我藩公德化之所及也辱書及珍既皆拜收焉自今以後陛下欲圖安泰國家以貽孫謀傳永久之策者請必顧諸其誠勿以忘在莒之艱憂矣附國翁還而勝連留質焉今在藩益自勝連始也二十二日國老町田久幸比志島國貞伊勢貞昌三原重種令於三司官徵琉球婦女五口十二歲至十八歲者至於關東　江戸命也九月十五日
公賜三司官西來院見上實心疑此池城江洲豊見城名護親翰及大刀各一腰馬各一疋青銅各五百疋使別府舍人景親齎如琉球致三司官等與參謀以陳啓尚寧施政令於琉球及諸屬島曰陛下回鑾之後因聞通信遣使啓問今審寧靜殊為珍重卿等須與俱必抽忠膽能慎萬機圖永祚之基從來國體優游為俗故作亂階既至陛下亦負舊盟顛危宗社離國乞和寡人憫察卿等憂懼只按其誠維持竭力輔之翼之使以得復回鑾於舊邦惟其忌策實出乎寮人之肺腑卿等宜各銘肝勿敢遺忘而循自今儻對　倭朝或叛逆者不論王族若士庶人則三司官宜速以實飛報于府下若加宥恕事漏他聞三司官亦難逃其責聊贈刀馬代五百貫以示嘉儀餘螯使舌此親輸亦無年紀然據前此則當十七年且輸中略使人姓名今按南浦集蒙親使于琉球旋政令去大依似此年事故書姑姝考
是歲秋圓覺寺天叟亦還于琉球十月六日尚寧呈
松齡公書初尚寧之寓府下也　公承　大家旨教尚寧价於倭明間以參其謀啓通商之道乃按事目三章曰許倭商舶抵于明國乎抑又明遣商船互市琉球乎將每歲一遣使交通有無乎若其計一匪翅有利于琉倭於明備邊亦無倭寇憂若又三者不

皆有聽倭國將軍有進兵意（世法錄云尚寧遣通事蔡廛報倭造戰艦五百餘隻取鷄籠山島或三大旂号云聲收鷄籠淡水欲民國廣之頻皆爲啓通尚令告之耳）故使琉球且通其志尚寧皆既聽其命矣故是年尚寧遣使柏壽陳華等咨言王已被縱歸國復晏然仍遣修貢神宗命福建布政移咨本國言琉球新經殘破財匱人乏何必間關遠來還當厚自繕聚俟十年之後物力稍充然復（後）修貢職未為晩也遂定十年一貢為例（一説是年遣周須投司如福建修貢於明以報中山王業已歸國且以三章旨陳啓諸布政司於是海道參政石崑王守驗貢物雜安產諸祖回倭勞定中丞丁継嗣直指陸夢祖因兵跡謂緩外貢修我內備神宗徒之令朝無入朝量收方物給賞貢）而國頭未還此年浙江總兵官楊崇業奏報倭情言探得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國執中山王遷其宗器宜勅海上嚴加訓練而兵部疏言倭入琉球擄中山王則三十七年三月事也時福建巡撫丁継嗣奏琉球國使柏壽陳華等執本國咨本言王已歸國特遣修貢臣竊見琉球列在藩屬國已有年但爾來奄々不振被拘日本即令縱歸其不足為國明矣況在人股掌之上保無陰陽其間且今來船方抵海壇突然登陸又聞已入泉境怨

爾揚帆出海去來條忽迹大可疑今又非入貢年分據云以歸國報聞海外遼絶歸與不歸誰則知之使此情果真而貢之入境有常体何以不服盤驗不先報知而突入會城貢之尚方有常物何以突增日本物於硫磺馬布之外貢之齎進有常額何以人伴多至百余名此其情態已非平日恭順之意況又有倭為之驅哉但彼所執有詞不應驟阻以啓疑貳之心宜晋正使及人伴数名候題請處分餘冢量給廩食遣還本國非常貢之物一併給付帯回始足以壯天朝之威正天朝之体章下禮部覆如撫臣言十八年尚寧遣馬代伊計親雲上（名佐良）来聘本府賀元旦也（賀正使沿于此夫蹴也可謂中外耶）三月又使名護來報曰政事鉅纖多革前弊一率藩制且遣使參謀於福建之命亦併以報實焉二十一日　松齡公復尚寧書時嘉之因報未審又命文之代尚寧王撰其與福建軍門書益亦附名護還令愈謀之六月朔日國相國貞貞昌重擢復授三司官豊美城江洲摩文仁池城名護西來院條令十一章教以布於琉球其一曰須年遣使催

檢革其舊俗矣其二曰凡遣唐船春發二月秋發九月卅皆回五月卅是為定期必遣官長督各勤惰勿敢違期其三曰請修調物更喻其價故許混合喻銀参拾貳貫錢宜以每年會計為其四曰於王廪入亦宜聽裁其五曰須最注意勿痛民矣其六曰須千斛別賦造營夫必出壱人其七曰禁倭商客抵于都嶋其八曰凡於琉球虽自何国有求事者非我藩符勿苟聽焉其九曰他邦遣船亦非藩符皆違古制勿敢容焉其十曰如漂到船不論自他宜加恩救若或犯法應必陳奏達白府下則告領主其必處之其十一曰自古使婦專勤耕耘男徒逸樂爾後男婦須共戒務於右條令若或違犯必其行罪又此日遣醫師兩員亦許其請也先是琉球共朝鮮日本遣羅瓜哇等国通交互市以供国用至是皆絶惟日本属島度佳喇人来往貿易如收得頼足用故俗称寶島於是争薩藩所醞釀醇酒周煌紀聞則出土噶喇云又有花紙俗呼圍屏風紙亦出土噶喇云之類或汪揖錄曰七島者口島中島諏訪瀬島悪石島卧蛇島平島寶島也人不滿萬惟寶島較大国人統呼之曰土噶喇或曰即倭也然国人甚諱之殊不知有日本者周煌间覽其国所置經書悉係日本所刻仍用漢文旁印鈎挑字母且有寶曆永錄元和寬永天和貞享元祿諸名色又皆日本僭號則其日本素相往来明矣一說七島本国属尚寧王被襲割地其之王乃歸即七島也今非所属故不諱云又五雜組云琉球国小而貧弱不能自立虽受中国冊封而亦臣服於倭倭使至者不絶其中国使相錯也蓋倭其接壤攻之甚易中国豈能越大海而援之哉之類亦可併觀也十九年先是尚寧所遣使者進入北京將以夏還故　公遣使如江户以報告之且獻花砂糖百斤白砂糖百斤補缺二燒酒一壺至是正月六日

台德廟賜　公書答之也尚寧使国頭按司代質于府（国頭使於明既見名護辞而其質于府見　元和元年則来朝尚在此年故書按考）於是二月勝連按司大里按司（名去澤號德叟　尚清王曽孫也）等還九勝連上郎三年矣国頭之質于藩也　公特加恩眷秋尚寧遣王舅呉鶴齡等往貢方物請復貢期神祖命礼部

議宜勿聽從之
元和元年五月　公聞　神祖有事於大坂乃五日
親將藩師（走万参今八百人）發府城国頭請從行公許之令
假變貌改稱国頭左馬頭列徒伍中（萬隊四十二年甲宮為周貲之）
（事壽令到遠州豎年乙卯大坂城生變山是公中納吉家人公未肯發兵時正猶請隨卒中欲）
（然許託即命正猶為倭人形貌賜名国頭左馬頭并授兵兵卒且既甲一羽其花一領大刀一猩發鉢尺牧）
（出州勝情坂一放一鞍一口發一歲思一間從公追發未致大坂之早兵亂既沿而得安岸正猶公務全）
（族用帰）乃其赴之也就僧文之請名字文之甚感其志
名曰玄忠字曰惟孝（號見本朱）尚寧亦聞　公師于大坂
是年乃遣豊見城親方来聘問當此時蒲池備中守
與聞琉球事謂之琉球地頭乃豊見城與之議請以
伊地知太郎兵衛為筆者於琉球使之文通許之乃
国分士人大膳亮重朝之子也自是士人多就學倭
書札者故迨後年周煌冊使志風俗云彼国以御字
作尊字用如御用御坐平等書札皆用之對華人則
不敢用云或録国禁僧不得渡海入中国惟至日本
参學者有之云或録皆草書無隷字国僧多游學日
本婦教其国中子弟則其為日本国書無疑而惟三

十六姓從舊時通事習華語以備他日長史通事之
用云之類皆倭書札行于俗間如是實彼守之力也
（此年尚寧度通事泰坐林古通間倭他造戒船五百余艘致取鶴龍山恐其馳究中国為誌城海就府）
（移奏報福建巡提黄求立以加）二年二月前此　公及　松齡公
聞尚寧王無世子嗣王未定而遂恐其若有覬覦者
欲早定之策国（使）必無動搖乃　公遣使勸尚寧王必
擇宗族定其嗣王故此月十九日　松齡公亦復尚
寧書使以定之曰自古亂国家多在此一舉請必早
建儲王又擇之師傅教以義方亦以節儉而儲王垂
情古典能知成敗於未然以與我藩永結和好豈不
大平乎請具思之於是乎立尚豐為嗣王任之国相
乃尚久王之第四子也六月初唐（船商）舶每歲来於我
坊津相貿易者数百年于茲矣因謂其港曰唐港云
由是　公承鈞旨使尚寧参謀於福建布政司啓倭
明之通商故自頃明商船依舊復每歲来至市於我
藩矣　公及尚寧之力也然而未幾
覇府建制許明商船守互市於肥州長崎而其他如
薩藩從嚴令堅禁明舶繫於封内至是公命文之裁

割欲通每明船至令以諭旨不許敢須臾繫船於我
藩曰非必拒之叵敢犯令商容其念之據此觀之今
所謂長崎唐船亦其首多啓於我藩而其有唐物禁
亦始于斯可以知也（明元和二年至天條八年一石二十二年）三年尚寧
遣王舅毛繼祖等具奏請復貢期部議如前國相復
令琉球偕諭謂價更石別出銀捌分於銀難出聽易
米送如其運漕宜遣之船今所謂出物始于斯云此
年我藩遣所掠朝鮮人始陶器法
六年國相復令於琉球所輸出物宜待每歲移以運
漕之是歲尚寧寢疾令八月命重修極樂山陵號尚
寧康翁九月十九日卒享年五十七在位三十二年
實明光宗泰昌元年也七年嗣子尚豐立四月 公
聞尚寧王薨乃遣正龍寺文岳（俗姓玉氏）兒齎香資往慰
奠神主（曰尚寧翁大神據）於崇元寺十五日文岳於山川抵
于琉球乃尚豐王亦親至文岳進備神前拜礼諷經
還九遣使慰奠前世所未有云尚豐尚永弟尚久之
第四子也此年即位明熹宗亦即位頒登極詔福建
布政司轉命衛指揮蕭崇基齎詔至國先是尚真建

堂於沼中藏方冊藏經久曆年所堂壞經亡至是尚
豐就其故地新建堂安辨財天為國甚敬之既請上
章是歲川上左近將監久國奉 旨使鮫島孝左衛
門宗昌為竿奉行有馬丹後守純定為附役往丈量
大島鬼界島等九道五島稅額肆萬叁仟貳佰伍拾
柒斛柒斗陸升零所謂壹石亦即叔壹斛伍升云按
前此國老三原重種比志島國貞喜入忠政使川越
右近將監重能河上彥左衛門久康伊地知米女正
重康野村但馬守綱各為代官於大島等見重種國
貞忠政與此四人書而據其文有檢地使想應功成
困遣迎舟六艘宜催檢與早歸朝之語且國貞既死
于元和三年云則遣宗昌等應必在其前也然大島
代官記為七年事益言其終可以知為九年癸亥閏
八月國相島津久元喜入忠政三原重種比志島國
隆伊勢貞昌定諸制度令於大島等曰國島郡村須
正田畝為名寄帳且如墾開及荒蕪田亦宜正之九
自郡衙所置大役及上木用人（給人作）目指等宜皆罷
之而每郡置用人三員筆子一員給之來俸各壹斛

収其食田給用人壹員米侔谷伍斛前此島吏多役
悄於首里以振威權至是禁之又禁其或誘使農民
自古農民虽禁着履冝皆着之九頁債者没为家僕
亦虽島俗五年以来不得償者冝復本貫又居官者
勿恣営田致事則否禁私刑人且没資財禁官吏等
恣隨農人或建舍館又迎倭客勿慢贈饋歳時報賽
勿貴米穀冝除別貢吏增田租至其輸麥冝易小麥
凡應輸物不論吏民必督欠逋若夫赤黒棕櫚綱及
牛馬皮唐苧尺蓮蕉布綿等所給微償也就中備蓮賦
身焼酒醸户冝多有輸牛皮多少置吏歳計而其匪
送則二月遣船三月貢進四月遣船六月貢進禁自
七月迄正月间强発貢艘須要每歳輸撰用人充朝
貢使許一員別隨僕二人給船祠二十石必諸府下以會計
為但晋滞日官給之食於此條令若或犯違其必罪之
二十五日條令既成凡三對三章今此遷樹佐为父爾九月遣川上
久国編歴道島跆五抵於琉球使以播之此年尚豊遣
使毛鳳儀蔡堅等如明貢硫磺馬匹以尚寧訃告請
襲封先是定期二年一貢萬暦间国被倭難詔停貢

已十年至是鳳儀等以为言部議本國体養未久皆擬
五年一貢待冊封後別議先是琉球産甘蔗久矣而
未獨有以知製砂糖法者也是歳尚豊遣王舅馬勝
連等往進貢兼賀熹宗登極時儀间親方真常乃遣
儀间邨人來進貢船如明閩州學之制法既而真常
悉受傳法始製之於其宅見利競趨人情之自然往
往傳習其法漸弘于国中於是伊地知心税即太郎衛也
以为砂糖亦易貢物令以微納必生興利遂有建請
填別貢云梓朝寛永元年尚豊遣鄭俊等往貢方物
三月国老貞昌重種忠政久元令於三司官自今以
後禁上布下布赤綱黒綱棕櫚皮牛皮種子油久米
綿黒樹出於他邦若或違犯令皆出物各贖其罪六
月久国還自琉球於是令大島等始貢于本府如例
凡大島喜界島永良部島徳島與論島所總計税額
肆萬叁千貳百伍拾石柒斗陸舛参合参夕肆撮所
謂壹石以籾壹石五舛定之如本琉球例八月二十
日国相承旨令於琉球自後官秩刑罰冝王自制勿
称倭名为倭服制福建布司奉　旨遣衛指揮蕭崇

基齋登極及大婚之詔偕蔡堅等至琉球二年乙丑
春尚豊遣蔡壓等往謝賜詔恩并乞封典三年閏四
月　公如京師為族
台德廟入朝庵從也八月　公任中納言叙從三位
此行別自隨琉球樂童子令帰仁等令奏樂備
獻覧乃十一月
後水尾帝勅賜樂人白銀二十枚
仙洞賜白銀三十枚　六條西御门跡賜白銀十枚
近衛公賜縮緬一卷世以為栄
四年正月十一日尚豊遣使表賀元旦獻　公腰刀
国宗所造也又遣蔡延等往貢于明宴賚悉如例是
明天啓七年也天啓中命創南御殿先是所検定都
島等税額頗有誤矣於是五年命三司官徵所既授
目録尚豊乃使金武王子齋來鹿府以追上之五月
十三日新納勘解由次官久宣本田伊豫守親正町
田縫殿介久等正其誤刪陸仟肆拾石玖斗貳升肆
合弐勺於宮古島所改定高几捌萬叁仟捌拾肆斛
玖斗肆升伍合捌勺陸撮裁書授之此年懷宗登極

改元崇禎仍遣指揮閩邦基齋詔至琉球六年四月
閩邦基帰自琉球尚豊遣王舅毛泰時等偕邦基往
貢方物兼賀登極并進熹宗香附再申前請命礼官
何如寵復以履險糜費請令陪臣領封思宗不從乃
命户部給事中杜三策山東人行人楊掄雲南人為正副
使齋詔及儀物往封尚豊為琉球国中山王是役三
策從客胡靖記琉球事記尤俚誕八月二十一日
公賜尚豊王親翰使永領之曰沖縄島伍萬半仟玖
拾石玖斗叁升肆合所謂本琉球此也又米島參仟
貳佰伍拾壹石肆斗柒升計羅摩島佰捌拾捌石壹
斗貳升六合八重山島伍仟玖佰捌拾石玖斗叁升
粟国島陸佰柒拾伍石捌斗伍升户無島肆拾壹石
肆斗肆升伊恵島參仟叁佰柒拾石玖斗叁升伊是
名島陸佰玖拾陸石陸斗貳升與部屋島伍佰石壹
斗玖升通計捌萬叁仟捌伍斛叁斗壱升是為琉球
高尚豊遣鄭俊等往貢方物宴賚如例
七年庚午十一月本藩自頃国用不足負債銀萬貫錢貳
公命有司議興利策無謀所出川上又左衛门忠通

有所建白乃遣忠通为在番奉行（或書此戢為自忠通始恐非是也）及菱川伴右衛门重胤使于琉球領渡唐銀（錙百零貫）事八年春忠通之任中馬吉兵衛家村與市郎藤井助左衛门長倉猶右衛门等属行五月　公闻忠通竭心守興利且賜之禄佰斛使愈奨之九月忠通慮　公銀遣唐私貿为擾乃遣伊地知心税蓄髪偽为琉人變其姓名與琉人倶齎其公銀如明福州鎬董公事今所謂御糸荷云者首于斯也此秋重胤亦赴之先是明太祖遣楊載詔察度王为中山王爾来于茲二百六十年矣其間遣使册封凡十一王而自上古虽琉球固附庸於薩藩然未嘗闻有方冊封時遣我藩士蒞居奉行者也於是十月　公闻明主禗来歳遣使封尚豊王於中山王乃二十八日致尚豊王書使諜其宜也晦日又賜忠通書嘉其功勞且使新納加賀守忠清最上土佐守義辰齎往與忠通計議有以所處焉是歳尚豊遣王舅毛時輝等往貢方物九年春忠清等赴四月尚豊遣使英梓等往進神宗及光宗沓是年心税還自福州乃忠通及忠清等謀始

置横目六員於琉球挙倭人伊地知心税益九道雪谷村助左衛门及琉人儀间親方金城佐邊賢任此職掌八月府庫空乏所貸銀七千貫銭零益令琉口籌興利策先是琉球貢服取道所歴五島为府直隷然而仍舊使大役那覇尚寧貢税困術承弊欠逋歳繁故遣府士以家隷三年交替莅督責之不亦能以催検農事令徴填焉於是十月国相久国有所建白乃遣国分士有馬丹後守純定为代官於大島出水士某为代官於徳島皆練達吏務時精農業故也十年癸酉町田勘解由久則之在番黒葛原仙兵衛八代權右衛门閑九郎左衛门長倉猶右衛门属行二月純定之任同邑士人税所宗左衛门篤清石塚七左衛门亂宜上野九右衛门景房等以附家従三月發船抵大島名瀬港乃代義岡宮内少輔久嘉上大熊廨領本島及鬼界事頗革弊政會計無懲島民亦服至請復留六年云是年懐宗遣戸科左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行人楊掄为正副使齎勅来諭祭故王冊封世子尚豊为中山王照例頒給於是杜三策

等六月四日封舟出海八日過姑米山亿海行九日
至琉球冊封礼族十一月九日出海回閩十九日到
五虎门海行九十一日云冬尚豐遣王舅向鶴齡等
奉表及方物隨冊使入京謝襲封恩附奏請復貢期
且乞貢船亦復二艘懐宗皆許之由是定二年一貢
為典例宴賚如例此年尚豐王使具志川王子来聘
本府賀世適生也心祝亦歸府
十一年川上忠通至自琉球五月初
幕府義教賜我　先公琉球国使以附庸爲而造
豐大閤將征明韓　大閤並嘗欲許龜井武州請使
彼師兵往取之因我藩屡陳塔来由復得使以仍旧
附庸于藩徼之兵賦既而造比関原乱後講和未成
竊盗属明至跡澗于此方故稟白
神祖遣師平之乃
神祖授輸賜　藩由是遣有司徧丈量之凡得拾貳
萬叁仟柒佰斛零慶長日記凡島五十三按覲總計拾叁万石云　然後遷延
未以及聞
大家至是伊勢貞昌乃遣請曰琉球税額不可不陳

實啓聞于
大家　公從之乃貞昌就閣老酒井忠勝具陳其由
忠勝以聞
大家
大家大喜乃是月朔日待　公造　朝召見親宣諭
曰始審琉球来由當今之世異域祖入隸于藩屏特
足以嘉且使忠勝問貞昌若其欲併薩隅日以益税
額乎貞昌對曰寡君以為混異域祖益我敝賦雖臨
緩急難乎徴発然所国望其在斯已乃忠勝及土井
利勝等以聞
大家四日貞昌致島津久慶等書報告其事七月
公及　世子陽仰公為覧自江户如京師待
大家入朝從之也初伊地知心祝之渡唐也告祷于
伊勢宮於是既聞国老来于京師貞昌乃嘉其勤公
入唐以聞　公二十八日　公延石見賜銀五枚帷
子二以賞其功三原左衛门重庸贊之二十九日又
見　世子亦賜銀三枚賞其労鎌田源左衛门政有
贊之貞昌亦昇帷子二労之云閏月十六日

大猷廟賜　公親翰使以領薩隅及日諸縣總計陸拾萬伍仟斛零及琉球拾貳萬叁仟柒佰石為而書曰八月四日云益將期其日以授之然先賜之故偶不改爾謂之御朱印高凡琉球税額混合我藩則首于斯矣通計柒拾貳萬捌仟柒佰斛也八月心税謁伊勢宮酬愿也秋尚豊喜貢期復舊制乃遣使蔡錦等往進方物（從一岸定一云貢）十二月心税帰于琉球就戕如故十二年松鶴齡等皈自謝使町田勘解皈自在番八月公命有司量実租入不及御朱印故令更議填其所不足乃十日囯老島津久慶川上久国山田有栄三原重庸録田政統令三司官及金武王子定慶長高百斛別益柒斛叁斗六升五合壱撮又始上木税凡毎一畝芭蕉地輸米貳升伍合唐苧地輸伍升陸合柒勺室藺地輸肆升又毎一根桑輸米陸合柒勺五撮椶櫚輸柒合五撮漆輸叁合監屋一戸輸貳撮謂之上木高所謂慶長高捌萬叁仟捌拾肆石玖斗肆升伍合捌勺陸撮至是所益高陸仟佰拾玖石貳斗壱升伍合捌勺捌撮上木高仟陸佰柒拾玖石柒斗叁升玖合伍勺叁撮通計玖萬捌佰捌拾叁石九斗壱合貳勺柒撮此年月二令於封内計牛馬数始税匹別輸銀貳分伍釐（後減年以脫未貳分考）前此丈量道島所定租額未为精覈故　公賜王書虽略不載至是将示之曰鬼界島陸仟玖佰叁拾貳斛肆斗德之島壱万玖斛柒斗大島壹万肆佰伍拾伍斛伍斗永良部島肆仟佰伍拾捌斛伍斗與論島仟貳百柒拾貳石伍斗以上五島通計叁万貳仟捌佰貳拾捌斛陸斗後寛永元年高則所減壹萬肆佰貳拾玖斛壹斗陸升也赦化志島国隆之子於琉球勝連命也

○寛永十三年丙子野村大学助元綱以在番奉行之任琉球竹之下膳左衛门赤松宮内左衛门市来藤左衛门酒勾千兵衛门家村與兵衛属行○五月有馬純定還自大島六月　公召純定及附家造干府城特賜膳羞労之也○是歳尚豊遣使支紹哲守往貢于明宴賚如例

○十四年丁丑相良權兵衛頼員以奉行之任琉球大迫清右衛门属行野村元綱皈自在番任滿故也

○十五年戊寅二月
懿眼公薨五月　世子襲封是为
寛陽公○阿多内膳忠崇之任琉球滿尾堅介市後
崎七左衛门高橋久次郎田原利右衛门扁行相良
瀬員得代還府○八月二十五日　公賜尚豊王書
使肥後長左衛门田中善兵衛齎渡海以諭　王曰
晋光廟之覇也賞先君功封以琉球爾後数世蚤通
聘信因近乱劇稍絶聘礼故稟白我
神祖遣師问罪王乃奔潰就擒于藩闔国悉降为我
所治矣
神祖之賜也然　先考惟仁是導後王建国以及今
日永勿忘之寡人襲封一循舊政冝仍遵守餘蘊使
舌○是歳　公聞清人將恐琉球乃遣伊東肥後守
祐昌平田将野介宗弘猪俣为右衛门使康使于琉
球十月五日開洋赴之○冬尚豊遣使蔡堅等往進
貢物併奏請本国納税貿易絲細等項以供国用
懐宗許之宴賚如例
○十六年己卯二月十一日尚豊呈
公誓表如先王例○四月十九日祐昌宗弘歸自琉
球事竣也○肥後長左衛门盛行之任琉球郷田源
助赤塚市右衛门有馬千右衛门荻原勘兵衛扁行
○十七年庚辰春尚豊遣鄭藩献等往進貢物宴賚
如例○阿多忠崇得代歸府○尚豊通諸藝始製陶
器以膳国用此年五月四日薨年五十一在位二十
年曰尚豊宗盛即明思宗崇禎十三年也
○十八年辛巳王之第三子尚賢嗣當是之時明既
亡清大宗自韃靼入中国建號曰清（为崇禎九年事）而年號
曰崇徳此年即其六年而明思宗之崇禎十四年也
○鎌田源左衛门政有以奉行之任琉球向井吉左
衛门家村杢之助肝付彦兵衛中原四郎兵衛扁行
於是肥後盛行得代還府
○十九年壬午春尚賢遣蔡錦等往進貢物宴賚如
例
○二十年癸未猿渡新介信尚以奉行之任本田甚
右衛门大河平戈右衛门吉井新右衛门瀬戸山甚
兵衛扁行鎌田政有皈自在番

○正保元年甲申尚賢両使入貢江戸謝襲封恩且
賀
大猷廟太子（家綱公生于十八年八月）四月十八日
公以琉使発府城国老北郷佐渡守久加等従六月
十二日至江戸聘礼既竣拝辞回国○此年王又遣
使金應元往貢方物以尚豊訃告兼請襲封時明會明
国兵乱海賊四起為之阻道應元等留滞福州不得
回旋清世宗祖登皇帝位改元順治之年也
○二年乙酉諏訪李右衛門兼清之任琉球有馬左
近純安松元三郎兵衛有馬千左衛門坂元市右衛
門佩狹渡信商得代還府○明王族由崧據福建即
帝位建元弘光是為福王福王遣福州左衛指揮花
煜齋至琉球尚賢乃遣使毛大用等往賀即位
○三年丙戌福王既為清被擒唐王即位于福建改
元隆武亦遣指揮閔邦基齋勅至琉球乃尚賢又遣
王舅毛泰久等捧表進貢賀即位時清将貝勒陥福
建城大定天下由是毛泰久及前使金應元等従貝
勒入京（博信綵天留閣使者兵部不振等至江寧拔經略匡洪承疇陳進入京云）礼部奏

言琉球世子前已遣使請封而今前朝勅印未繳未
便授封乞遣通事謝必振往諭吉世祖従之令琉使
偕回国○是歳尚賢呈　公箋表如先王例○六月
前此　公聞明国有兵乱因琉球常與彼通商（絲綵）乃
致閣老書有以請之至是十一日閣老松平伊豆守
信綱阿部豊後守忠秋阿部對馬守重次復公書令
琉球與明互市如故○九月二十二日尚賢卒年二
十三在位七年曰尚賢秀英
○四年丁亥鎌田左京政喬在番琉球大馬場吉右
衛門本田仲左衛門鮫島覚左衛門小野瀧右衛門
屬行諏訪兼清任満還府此年遣伊地知維殷助重
治遠矢金兵衛良珍率卒往戍八重山島
○慶安元年戊子先是　公稟覇府遣将卒往戍
八重山島以備外寇至是請罷之時及嗣王事亦併
請　命乃閣老堀田加賀守正盛等承旨命　公罷
遣戍兵如擇嗣王亦其隨意故　公遣使謝　恩九
月二日正盛復　公書五日信綱忠秋復　公書七
日酒井讃岐守忠勝亦復書皆報之也於是　公命

尚質（年十二）為国王乃尚賢弟也既而　公聞之　覇
府
○二年己丑正月二十六日　公發府城如江戸国
老島津圖書久通伊勢兵部貞昭等從○諏訪甚左
衛門正兼之任琉球伊集院堅吉中村佐五右衛門
大村長助重信久兵衛扁行録田政喬得代還府此
年伊地知重治遣矢良珍亦回自警固任満故也○
二月七日尚質呈　公賀表例也○三月二十日
公（發至）江戸○此月尚質稱世子遣平川古波倉等如
福州迎訪照屋等不久還為賊被掠四口乃使達国
復獲而偕回国○夏尚質使具志川按司入貢江戸
以謝恩七月　公使藩臣監護琉使至江戸乃　公
以按司朝謁
大猷廟拜恩○此月
厳有廟任將軍○先是琉人留唐者五十人就中遣
賊死者二十八人病没者豊見城等二十三人清世
祖命福州軍門留勝通事等五口遣使謝老（請人二十八口）
送回照屋牧志等五口於琉球漂到山川乃以聞
公亦此月命送長崎既而還来山川送回琉球○
九月尚質遣平川古波倉等偕賊所掠一人来朝武
城附言其事○秋周国盛等抵閩齎表投誠時會世
祖遣通事謝必振齎招撫勅及欽賞物件既至琉球
世子尚質遣梁廷輸等護送至閩由是国盛隨謝氏
俱入京奉表投誠
○三年庚寅尚質王憫中山自古無史暫命国司尚
盛（金武王子朝貞）三司官馬加美（大里親方良安）章邦彦（宜野湾親方正成）
向錫類（国頭親方朝季）纂修司向象賢（羽地按司朝秀）會博古舊條
取其議論乃使象賢以依倭文編中山世鑑一部大
呂功成進呈王覧乃是世圖也中山著史自斯時始
云実清世祖順治七年也
○四年辛卯仁礼右近頼口之任琉球藤田瑜右衛
門太野休左衛門税所新助山路嘉兵衛門扁行諏
訪正兼任満還府○四月
大猷廟薨○世祖命通事謝必振偕周国盛等齎勅
帰諭世子并討還明印（明年八月抵国）
○承應元年壬辰尚質遣聞訃音乃五月三日呈閣

老松平信綱(伊豆守)松平松平(和泉守)阿部中秋(豐後守)書
翰遣使欣武齋来於府以慰奠之又使北谷按司入
貢江戸賀　新将軍○是年清主復遣謝必振(一作謝老)
等偕琉球大里来于琉球訪慶賀使不久来八月始
抵琉球
○二年癸巳春尚質遣王舅馬宗毅等往貢方物表
賀世祖登極繳還前朝勅印請襲封爵備言本国没
勅即遣葬惟尚寧未葬故即以寧勅齎繳○是年
琉使北谷按司疾歿于麑府故公飛報琉球吏徵之
代四月代使未至乃使(令)伊集院源助久朝令族抵発
十七日　公発府城朝江戸也○五月五日山田猶
九郎有隆之任琉球鬼塚源太左衛門木脇氏部左
衛門是枝休兵衛伊尻三郎右衛門祐永属行仁礼
景頼得代還府○六月二十一日　公抵江戸国老
伊勢貞昭等従○夏尚質聞北谷訃乃遣国頭按司
来代之久朝乃監護発府承程馳之九月二十日抵
江戸　公乃聞閣老二十八日以琉球使見
殿有廟行朝聘(此日国老侍於二本松公外也見享保七年史識)公十月二十
六日閣老松平信綱阿部忠秋復尚質書曰使者遐
至披読書簡審賀我
大君承継前業統治闔国悉款之至可以嘉焉使者
造朝聘礼既竣故令使者齎白銀五十両綿五百把
帰饋之王宜領受焉
○三年甲午尚質遣屋冨祖来聘(于)府謝国頭守朝(謁)之
辱○尚質又遣宦進貢請封　世祖乃賜国王蟒緞
二綵緞六藍緞二閃緞二錦三紬四羅四紗四云云
各有差遣兵科發惜喇庫哈番張学礼為正使行人
司行人王垓為(副)使賜詔書一通鍍金銀印一顆令
二年一貢進貢不得過一百五十人許正副二員従
人(從十)五名入京餘俱留辺聴学礼等疏請十事部議
賜一品麟一説張学礼等至福建修造海船因海氣
未靖還京待命未行
○明暦元年乙未五月朔日頴娃右京久友之任琉
濱田主水東郷惣兵衛鎌田四郎兵衛政友勝目志
摩助属行六月十六日山田有隆得代出港○七月
前此藥丸刑部左衛門上藩邸於長崎聞福州来船

（号十州四）言韃王詔造海船於福建將以遣使招撫琉球
乃飛報于　藩府時公在江戸国老島津圖書久通
伊勢兵部貞昭新納右衛門久詮町田勘解由久則
鎌田源左衛门政直等相議曰琉球自古為薩附庸
今為韃靼被變衣冠亟獨　公耻似本邦亦為瑕瑾
莫如早豫聞　公速請　大家命以戒琉球備之於
是十二日使中村佐五右衛门鎌田勘兵衛如江戸
因国老島津琉前久頼島津中務久茂以聞于　公
八月　公乃議之酒井忠勝（讃岐守）而使久茂以請松
平信綱二十二日閣老信綱等召　公諭之曰宜令
琉球聽韃王命若其絶之国難亦速勿敢招禍於其
他事惟汝所令九月久通等奉命乃遣高崎惣右衛
门能乗本田六左衛门親武渡海諭旨
○二年丙申尚質亦聞韃王將艤遣使於琉球不豫
請裁以備之恐必有踣乃以飛報益高崎等未達故
也○八月以聞
大家先是琉球行明国錢後自鑄行国名鳩目而錢
漸減至是命俊鑄焉

○三年丁酉四月三日川上將監久曰上在番所久
留萬左衛门三原茂兵衛田辺甚左衛门村田（征正）右
衛门偕行五月二十六日頴娃久友得代出港
○萬治二年己亥三月二十二日長谷場兵右衛门
純正上在番所岩切諸右衛门三宅七兵衛国廣吉
田次郎四郎長谷場五郎右衛门偕焉五月十日川
上久曰任滿開洋
○三年庚子四月十一日佐多六郎兵衛忠利上在
番所大勝平馬日高三左衛门弟子凡半左衛门大
田清右衛门偕焉五月二十八日純正出港得代也
○七月六日尚質遣大子尚貞（中城朝周）來朝于本府十
六日至府館始見　公於朝而留滞餘寵遇特篤四
月十九日尚質致国老鎌田倉（蔵）人正勝等書○九月
二十七日子時首里城火尚質避居大美殿○十二
月二十八日賜太子宴
○寛文元年辛丑八月二十二日　世子（泰公）清賜太
子饌羹閏月四日太子造朝獻世子食既而回棹
公及　世子時寵待之豫築假山於書院之庭日召

士七八十名充其功夫数旬而成既畢旬古所未有云。先是枕城（加治木）錢之行也泉境市人弓削屋其（日九郎右衛門）請来鑄錢　松齡公許之（加治木田典）使江田新兵衛尉神村大藏亟守為鑄錢司（此云錢作奉行見寛永六年引付）以二木利助（本姓光枝氏加世田士人）為錢工鑄于枕城（其址錢屋町）以行国中同洪武通寳則壹貫文當銀四匁（慶長十七年見于雜儀）（山川正竜寺投斷）謂之加治木錢（元和寛永間以九拾九六拾七文為百文）既而　覇府禁竊鑄錢至寛永李愈申嚴禁（二卅）（明翔二日日令三）加治木錢遂廢不行于世前此琉球行鳩字錢（見上明二年）黑銅輕小千不盈掬九五貫折銀一錢見（見）萬曆中冊使録而經年久漸絶少矣當是之時尚寧心祝（鄭伊）九年七十而欲還藩一詇親屬陳情来藩會枕城錢廢不行以為乞還鳩字錢利莫大焉乃與有司議且請通倭錢至是（或為二年）九月琉球地頭（或作琉球奉行今作琉球排）新納久詮（見上）承旨畀三司官書許其所請且因火後特免諸役於是心祝悉受府庫所廢錢若干貫緡以皈琉球又間戢役入真宗黨所秘崇佛器等多貯于不断光院亦同受回皆悉錢之既而来府就算用奉行有馬劫左衛門純廣瀬次郎兵衛宗澄計會為今所行鳩字錢應必此也而問其直謂錢壹文為五拾文故貳文則曰百文拾文曰伍百文貳拾文曰壹貫百文曰四貫八百壹貫文曰四拾捌貫拾貫文曰四百八拾貫百貫文曰四仟捌佰貫仟貫文曰四萬捌仟貫謂之琉目九算倭目為琉目法則佰文以上衆之四八以下衆五知琉目云

。二年壬寅四月二十八日化志島内記国安以奉行入伊野波登陸趨之五月九日上那覇廨永井十郎左衛門實ニ伊地知小兵衛重ニ長倉源次中俣平兵衛屬焉十五日佐多忠利開洋還府

。三年癸卯先是清主倭遣使繳納前朝所賜印綬尚質乃遣使齎送因請其封是時海冦縱橫路梗不通清主既殂太子即位改元康熙是為聖祖至是海氛稍靖聖祖念遠人延佇日久譴責兵科嗣理官張学礼（遼陽人）行人王垓（山東膠州人）卒道行封尚質為中山王如前朝故事六月七日封舟出海二十五日到那覇海行九十九日時国殿未修造行冊封礼于大美

啟〇我 公遥聞冊使来于琉球九月使桂枩助忠保廣瀨次郎兵衛往竊䀭之〇冊使事竣十一月十四日出海二十四日至五虎门九十一日回張氏之在球也有略雜錄二卷頗詳於昔尚質遣王舅向国用（源氏姓）等表献方物謝襲封恩聖祖嘉王恭順特賜緞幣二十足著為例是歲即康熙之二年也

〇四年甲辰四月十二日東鄉拾左衛门重仍上那霸廨小野千左衛门東鄉與助三原孫左衛门原七右衛门屬為六月二十三日北志島国安出海任滿也〇是歲尚質遣英常春等奉表慶賀登極並進先帝香品

〇五年乙巳七月朔日奉行重以歿于那霸十月十日三原傳左衛门重隆代上那霸三原傳左衛门重以屬行他員如故

〇六年丙午四月十八日諏訪仲左衛门兼鄉上那霸廨松山久大夫江川五郎右衛门富山助右衛门有馬市右衛门屬為六月二十三日重隆周洋得代故也〇尚質遣鄭思善等表貢方物且進外貢欽賞如例（聖祖始勅以年一貢方州而）

〇八年戊申三月二十五日吟味役岩切彥兵衛信以上那霸廨吉井鄉右衛门山下源右衛门本田金右衛门山元太兵衛屬行五月二十八日諏訪兼鄉得代出港吉井本田容死于此加世田彌五右衛门長倉源次代而亦屬後又山下死于此〇是歲尚質遣耳目官吳文顯等表貢方物又遣楊春枝入閩學曆法先是明成化元年蔡璟等之在閩也始學造曆至是二百余年推步稍差故令後學焉〇十一月十七日尚質卒年四十歲曰尚質直高是清康熙七年也

〇九年己酉尚貞遣使来府報喪且請嗣

〇十年庚戌正月十一日 公命尚貞為国司

〇三月二十四日黑葛原周右衛门忠口上那霸廨久米重助東鄉半右衛门川上與右衛门川野次左衛门屬為〇五月十五日尚貞呈 公誓表使名護按司来聘謝恩〇二十三日岩切信以出港任滿故也〇八月一日按司造 朝見 公及 世適（綱貴公大玄）

以行聘礼
○冬尚貞遣富茂昌等表賀如例
○十一年辛亥二月二十五日尚貞移国殿告歿故
也○是歳遣金武按司入貢江戸謝承襲恩五月二
十八日　公以琉使発府城御家老新納又左衛门
久了旅御諾合島津中務久茂御使役相良吉右衛
门長清喜入次兵衛久甫大山權左衛綱通等從六
月五日揚帆京泊前此　世子公泰清亦還自江戸此
月二十一日開帆大坂旅家老島津八郎久馮旅談
合平田次郎兵衛宗正使役本田六左衛门親武旅
使役高崎四郎兵衛能冬等從二十三日　公遇世
子於繪島初御先備則　公率四十人　世子率三
十人為例至是　公命遂益隨六十人遂為常云二
十六日　公抵大坂七月九日発伏見二十一日至
江戸二十三日
嚴有廟乃使土屋但馬守采邸労之賜廩米二千苞
例也二十五日行朝覲礼二十八日以琉使朝謁
大家行謝恩礼八月十九日拝辞江戸凡琉使之造

朝也御家老持鑓二本庵從　公駕為例至是各
持一本從之云吹拙通九月二十九日琉使至自江戸
○十二年壬子三月二十四日伊東次郎右衛门祐
之上那覇廨鎌田猶右衛门政曰平田新右衛门囿
田傳兵衛重田民部左衛门扁之○尚貞使保栄茂
親方来聘謝恩七月朔日造　朝見　公謝江戸恩
九月二十八日御家老新納久了復領琉球事蹤跡代
禁以御使家諏訪釆女兼延為取次為○尚貞命創
建聖廟於久米村先是明萬暦间紫金大夫蔡堅始
繪聖像至是金正春請立廟許之○冬遣呉美德等
表賀如例
○延寶元年癸丑美德等帰到蘇州時會福建靖南
王耿精忠謀反兵塵無路留之數年時呉三桂亦及
取安南国○初琉球船遭海風於唐洋而帰琉球
公以告長崎尹長崎尹乃詰问唐船罪帰東寧船故
令輸銀三百貫錢以贖其罪而命　公還其銀於琉
球　公乃使使往謝閣老於是正月二十六日閣老
稲葉正則守美濃復公書以報之也○初中山麥粟黍

種天然生于久高島稲生於知念玉城而教民耕種
自茲始矣故歳二月王親幸久高島崚嶋四月幸知
念玉城報賽為例至是命改舊制遣使致祭以遠海
阻故也
〇二年甲寅四月二日吟味役弟子丸市之助渡海
上﨟野村清兵衛徳尾藤左衛門加藤平左衛門大
守新五左衛門屬爲六月八日伊東出港得代也〇
起功聖廟
〇三年乙卯塑像於廟春秋釋典
〇四年丙辰三月十二日河多六兵衛忠成上那覇
﨟大久保市右衛門四元伊右衛門佐々木勘右衛
門園田甚左衛門屬爲五月二十六日弟子丸宗四
任滿出港〇靖南王耽精忠遣蔡肇陣應昌至琉球
招之不從
〇五年丁巳尚貞遣蔡国器等探聞清朝安否并貢
使消息聖祖嘉其忠順
〇六年戊午四月二日上井五郎左衛門兼茂上那
覇﨟伊地知及右衛門挽所治部右衛門東郷慶左
衛門平田勘右衛門屬爲五月十八日河多忠成出
港任滿故也〇九月評定所御語役菜横目頭新納
近江久辰領琉球事代久了也〇冬尚貞遣陸承恩
等表貢併奏乞增船一隻迎接　勅書及貢使以便
往來　聖祖從之所謂接貢船從是始也
〇八年庚申四月三日伊地知新左衛門重昌上那
覇﨟附役鮮原平左衛門惟秀肥田早左衛門信政
屬爲十五日謁王於国殿五月二十七日上井兼茂
得代出舟〇七月
帝憲廟任將軍〇尚貞遣毛見龍等表貢併請襲封
聖祖褒諭加賜錦幣二十疋併故四十疋為賞綴例
皆賞忠也
〇天和二年壬戌尚貞使名護按司入貢江戸以賀
新將軍二月　世子欱玄以琉使如江戸三日首途
六日先発府城御家老種子島織人久時御使役渉
谷周坊重依權使役伊勢六郎左衛門貞增御番頭
島津伊賀久口御奏者平田清右衛門純二伊東刑
部左衛門祐平假物奉行平山勘兵衛武四御納戸

奉行仁礼惣大夫四元甚七御兵具奉行折田八右
衛門海江田外記御醫師中馬玄秀等従於于尾畔
九日使御家老北郷惣次郎忠昭御用人相良主税
長清御奏者福屋助左衛門兼貞野村太左衛門廣
貫騎馬川上半平守名三四　監護琉使発府下舘十日
世子発尾畔二十二日開帆平島二十五日出脇
本港三月十六日晩抵大坂十七日登陸至邸十九
日抵伏見邸二十二日発伏見邸
○是月二十九日若松彦兵衛久白自府上觧小野
甚左衛門濱田仲兵衛鮫島播左衛門永山伊右衛
門属焉○四月六日　世子抵江戸九日朝謁
大家十一日以琉使朝見琉人奏樂十九日賜　公
告五月三日発江戸御家老島津圖書久胤御用人
喜入次兵衛久甫相良源五左衛門頼安等従十九
日抵伏見邸二十八日抵大坂邸六月七日出船川
口二十一日出脇本港二十二日抵平島○此月六
日伊地知重昌出港十一日至府佐満故也○七月
二日　公至府城乃遣伊集院半兵衛久孟如江戸

謝恩此年尚貞遣使表貢于清允進貢船二隻諸所
齎銀八百七拾六貫錢（四㕧千金六則百一兩㕧）
○三年癸亥清聖祖遣翰林院檢討汪楫（江南歙人）儀内
閣中書舎人林麟焻（福建莆田人）為正副使来封尚貞為
中山王六月二十三日封舟出海二十六日到那覇
海行三日前此冊使未聞速至如此者也○公遣御
用人平山次郎右衛門忠治（知）吟味役肥後平右衛門
盛以往與王等接待之十一月二十四日冊使事竣
開洋回閩十二月四日至定海所（海行九十一日）汪楫之使
琉球也撰中山沿革志二巻雜録五巻共寔遠非前
比然於山川疆属仍有闕畧風俗制度物産等亦係
未備蓋使期促迫㩳討倉猝語言文字彼此訛謬是
以所聞異詞傳為頗寡信云迨後冊使周煌著国志
畧亦採汪楫至時事曰時七島人在其国欲仰觀天
朝使者因得一見至問之則書手版曰琉球国属地
是未免国人誑之耳李安按此稱七島人得見汪楫
者應必指平山肥後両氏等言之也而氏當時於藩
亦為顕戟故汪楫疑其稱七島人為国人誑亦可謂

能察為矣又徐葆光著傳信錄亦言是役曰時海禁方嚴中国貨物外邦争欲購致琉球相近諸島如薩摩洲土噶喇七島等處皆聞風来集其貨易售閩人沿説至今故充役者衆云後二年至閣老有问亦可以觀也○冬尚貞遣毛国珍斉表貢方物謝襲封恩加縮緞十疋為三十疋所謂接貢也例船一隻概所齎銀四百貳拾六貫錢為金七十百両

○貞享元年甲子三月十日大田内藏助渡海上廨门松喜左衛门野村藤左衛门上村清兵衛徳尾市右衛门偶行○前年封舟所帯清国貨物與琉人貿易至是琉来船多過薩州轉販於京大坂長崎者非常比矣○七月十日若松得代出港回府○十月公下令于琉球国禁自今後轉販毛織於藩府其他自古所貿易唐国貨物如故○冬尚貞遣向世俊等表貢于清特加賞緞為五十疋貢船二隻概所齎錢八百八拾七貫錢為金一萬四千七百拾参両零

○二年乙丑四月　閣老大久保加賀守忠朝聞唐貨物自琉過薩多轉販毛織於京大坂乃十三日召藩如邸相良仁右衛门頼聰问之曰巷説如是而尤販毛織云其所始在何世乎由清来船歳互市長崎要粗辨識其會計故今问之宜以実陳頼聰對曰若夫紗綾縮緬曽有聞焉未知毛織如是多也將以问藩他日報之十一月　公在江戸藩報既達曰琉球自古所貿易唐貨物天鵝絨毛氈紗綾縮緬繻子緞子綸子絲類方纔明清有兵乱時亦稟閣老仍許容之如他毛織前年令于琉球既禁絶之但如其多販京洛因封舟所齎貨物倍蓰常年耳而此等貨於琉球亦所固不利惟一次於二三十年云於是十八日公使頼聰以実就宅報告忠朝

○三年丙寅三月十三日新納武左衛门渡海上廨弁官市左衛门児玉次郎左衛门利豆新納吉兵衛有馬数馬偶為六月十九日大田得代闲洋回府○七月二十六日閣老忠朝使其年寄近藤吉左衛门召藩如邸伊勢十兵衛貞以徴琉薩所互市彼此貨物員数及其品價曰通計三年以呈録類○十一月二十三日疏呈概畧急促故也○九自琉球轉販府

市貨物之價歲銀三千餘兩閣老使人私命減千餘兩限貳仟兩於是十二月朔日　公亦私疏請忠朝曰琉球本無金銀而多貸諸府市以辨国用須債重繁故自古歲販貨物於府市以買所無留其所餘以償子本為例然猶因年毎損子亦不足而今若減千餘兩王及市人兩皆失利願其依舊十五日　公造千朝閣老候礼竣退召而命之曰薩藩與琉球所互市貨物自今以後宜限年額務省無用而禁遣金銀矣○冬尚貞遣向應伯等表貢方物并遣官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四人入監讀書遇風漂至麻姑山鄭秉均死

○四年丁卯抵閩入　京聖祖別建書房于監側令居之給衣服口糧等優待甚厚

○九月前此　公奉命令于琉球徵所與唐互市貨物員数及其呂價尚貞乃使三司官等會計三年以具疏曰天保壬戌進貢船二隻所賫銀八百七拾六貫錢（為金一萬四千六百兩）明年癸亥接貢船一隻所齎銀四百貳拾六貫錢（為金七千百兩）又明年甲子（貞享元年）進貢船二隻銀八百八拾七貫錢（為金一萬四千七百八拾三兩）如是琉球進貢于唐隔年二隻間年一隻而進貢使入京往還齎資帯六千兩大抵為常然皆因国本無金銀非中山王所能辨爲也故加其半（六千七百兩）　公從其議乃十六日遂疏請命二十日閣老忠朝招知邸伊勢貞昌報之曰本年則期已後矣且接琉球宜如疏議（成仟貳佰兩役）其所餘耳而猶强諭以日本地歲乏金銀所有稍減不可不虞之理因令忠誅莫善乎減其出外邦琉球亦承意宜以減省猶遣幽歲闕其祖入貢豆聽退以聞　公　公乃下令

○元禄元年戊辰正月先是琉球與唐所貿易貨物多過薩府轉販於京洛崎陽之間者久矣近逆崎陽宿老掌割符事無其印章令勿恣賣琉來唐貨自然禁絶而国王甚艱矣　公及国老等議欲琉来亦定店京市以令轉販當是之時山岡十兵衛宮城主殿来鎮長崎乃二十七日国老相但致其家老遠山三郎左衛门安田宅右衛门（並山岡氏家老）八十島武兵衛鈴木彌右衛门（並宮城氏家老）書遣市来次郎左衛门政賢齎

如長崎啓以請之○六月十六日三原次郎左衛門
重以渡海上館武元藤兵衛谷山次郎右衛門久保
田平左衛門染川市左衛門属焉○前假金八仟両
於府下市人往買絲紬轉販府市以償其債年々歳
歳自古如是而得回建至間若舟損子本不足然今猶
令減之則稍至以闕進貢礼国陋接闕一闕進貢階
乱招禍可立而竣国王惶懼進退惟谷故陳其実以
請于藩自藩報至於是七日　公乃上請以啓忠朝
曰琉球自古與唐貿易並明清乱猶稟閣老得以轉
販于藩府久矣則願齎金仍舊以買唐貨如其所謂
至若接貢金減其半請其聴之餘且別疏既而十月
閣老又命
公令更諭琉球於其齎金強加減省若其不然日本
金銀歳耗于唐豈可為日本不虞焉并故近厳令於
崎陽及對州亦以減金宜勘斟擇定亦減省　公乃
下有司令精議之於是皆以為不得已而於其齎金
壹萬四千六百両中減仟貳佰両限壱萬参仟四百
両許進貢料其能聴命並未可知非以強令無如之
何若其然則轉販府市亦減貳仟両為壱萬伍仟八
佰両（前此所獲壱万七千八百両之）接貢準此亦減此因唐貨禁
公使国老稟長崎尹以聞忠朝欲請命建店於京師
使轉販者皆悉就之禁他恣商混長崎印忠朝許之
故　公乃報事於京町奉行井上志摩守正貞前田
安藝守直勝此月十九日直勝正貞復公書答之也
○二十三日新納出港得代故也○十月国老承
旨使新納近江久辰命有司遣琉球銀限七百六貫
銭又命布令禁購新板書往于琉球自古行世則否
又令商買唐貨者定店京市宜皆就之○尚貞遣毛
起龍等表貢先是貢船二隻以百五十人為定而海
不便至是　聖祖以二百人為定且免接貢税
○二年己巳閏正月国老相議遣村尾源左衛門重
栄因其交承布令琉球三月二十六日重栄上廨來
郷三左衛毛利作右衛門長友勘左衛門村尾與兵
衛属焉初自慶府毎遣奉行輒王必請招為設盛宴
特加礼遇為例至是重栄傳　旨令王禁之専守節
倹　命也○五月二十七日三原得代出港回府

○八月
大家命　公許琉来唐物必就京師内侍原善兵衛
店（宅問屋）商買之禁恣他店矣
○三年庚午尚貞遣温允傑等方表貢方物但免海螺
殻（例三）十并官生梁成楫等使帰省婚
○四年辛未五月四日三原次郎左衛門重以復渡
上廨椎原彌右衛門肥後源右衛門大野監物小原
助左衛門属焉七月十八日村尾重栄得代閙洋
○五年壬申六月尚貞遣其孫尚益（曰佐敷王子父名尚純曰中城
王子）来朝本府十月四日鐘鼓儀仗造　朝始見　公
行朝聘礼而居府館歳餘邀待特篤○冬尚貞遣馬
廷器等表貢并謝官生遣帰
○六年癸酉三月十九日川上右京渡海上廨岩切
仁右衛門否笠源右衛門中江仁左衛門井手籠益
右衛門属焉六月十一日三原重以出港得代也
○十月二日尚益回国
○七年甲戌世子（公浄）因移高輪邸尚貞乃遣使表
賀九月二十六日　公賜親翰報之也○十一月尚

貞使北谷按司三司官等疏請鋳銭（貫號拾万）国老以聞
公不許二十六日平田新左衛門宗以種子島藏
藏人久以喜入又兵衛久亮島津縫殿久寛承　旨
使新納近江久辰布令琉球禁寛永銭通於清国○
尚貞遣翁敬徳等表貢如例
○九年丙子春肥後主膳盛以渡海上廨久保田平
左衛門津田平右衛門二階堂三右衛門橋元神助
属焉夏川上閙洋回府○冬尚貞遣毛天相等表貢
如例
○十年丁丑閏二月
大家命　公新画三州及琉球地図令以呈之
○冬尚貞遣魏士哲等照例接貢并送還朝鮮漂流
人口
○十一年戊寅三月十七日向井市之亟友貞渡海
上廨岩城仲兵衛名越與右衛門山田十郎左衛門
河久根助左衛門（訓納）属行六月十四日肥後盛以
出港回国○十一月二十七日御家老新納美作久
珍領琉球事命也○尚貞遣毛龍図等表貢如例

○十二年己卯二月七日進尊尚穆稱王奉祀于國覺寺宗廟以正統王祖之重也

○十三年庚辰三月十三日吟味役蒲生十郎兵衛渡海上廨坂元善右衛門染河忠兵衛松田為右衛門竹内彌右衛門屬焉五月二十四日向井友貞得代出港

○十四年辛巳四月尚貞遣鄭士綸等送還福州漂流商民陳朋等而六月士綸等回逃風漂至薩州崇明縣船破上岸後至福州○尚貞又繼先志命總宗正尚弘德孫朝春宋凡秤王纂修司蔡鐸於渺府祝寺以漢文重修世鑑改曰中山世譜九月編成二十七日蔡鐸序焉時清聖康熙四十年也

○十五年壬午四月二十三日高崎四郎右衛門能盈渡海上廨永吉惣兵衛八木九郎兵衛岩切治左衛門高崎源之助偕行六月六日蒲生聞洋○此月鄭士綸等附接貢船回国遇颶舟覆唯水手二名漂至浙江而皈云○八月前此所命地圖圯毕西工告竣凡薩隅日地圖六枚琉球地圖六枚總計十二枚乃遣使齎往獻之覇府

○十七年甲申三月二十九日伊集院嘉左衛門久品渡海上廨大迫休右衛門二階堂大兵衛小原助左衛門竹内仲右衛門屬行七月八日高崎能盈出港回府

○寶永二年乙酉七月琉舟漂到土佐州幡多郡名港清水

○十一月小原死于那覇

○三年丙戌三月四日御目附伊地知八郎兵衛重澄渡海上廨附役龜山五郎右衛門久平東鄉吉右衛門重共筆吏肥田正右衛門景乘與刀小野彥兵衛隆尚屬行六月二日伊集院久品得代出港

○秋尚貞遣馬元勳程順則等表貢并送還漂流商民游順等賞賜如例十二月三十日世子尚純卒年四十七

○四年丁亥秋尚貞不豫十月六日　公命国老島津大藏久明島津中務久輝種子島藏人久時致王書翰以重澄問疾十二月十五日造首里城行使問札　公聞尚純訃亦命久輝新納市正久珍種子島

久時以重澄賜肆銀三十枚慰奠之此月二十七日
造城行礼〇五年戊子二月十七日御目付中神七
右衛門頼常渡海上廨四位権左衛門頴娃少左衛
门加治木幸右衛门坂元幸右衛門扇行五月二十
四日伊地知重澄出港回国〇秋尚貞遣向英等表
貢時兆界商民漂至浙江舟推上岸送至福州亦附
回国

〇六年己丑春

常憲廟薨四月
文照廟任将軍七月尚貞遣大宜味親方来慰奠之
十二日開洋此夜尚貞卒享六十五在位四十一年
二十一日琉使抵府行朝聘礼既而訃至九月嫡孫
尚益乃使今帰仁按司報喪請嗣尚益尚純之子也
十四日按司朝謁十六日公饋尚益書及香資銀五
十枚諸西等以慰奠之二十九日又使国老島津仲
休傳命按司亦尚益為国司許所請也〇五月至十
月琉球大風抜樹凡七次為歳荒饑饉路有餓莩九
二千人〇　一月二十日丑時国殿首里夜火延及
倉庫守世孫尚益移大美殿
〇七年庚寅二月十二日琉舟抵府飛報急変二十
九日　公命来使齎銀二佰貫銭帰賜国司賑救火
难〇三月晦日御目附清水彌兵衛渡海上廨名越
與右衛门黒田喜左衛门小牧納石衛门宮里武左
衛门扇行〇五月二日尚益呈　公誓表即位例也
〇夏中神頼常出港回府得代故也〇八月二十九
日清水死于那覇
〇是年尚益使美里王子賀
新将軍使豊見城王子謝承襲恩俱発琉人貢江户
閏八月二十六日　公以両使発府城国老島津将
監久當大臣島津筑後忠直番頭川上源十郎久矩
側用人弟子丸與次右衛門宗武市来勘左衛門家
貫市来次郎左衛門家賢等從而至横川乃別使御
家老島津帯刀仲休御用人相良権大夫長規御側
目附平岡八郎大夫之品表目附諏方仲左衛門守
監護琉使先行而　公如加世田二十七日謁日新
寺九月三日琉使出船於向田五日　公発向田七

日抵出水九日発出水二十一日　公及琉使同抵
大里二十二日　公以琉使揚帆大里十月七日皆
抵室津播州　公乃歴播摩路十日自兵庫舟行十一
日着大坂津十二日琉使亦着津乃公以入郎十九
日復以発郎二十日同抵伏見
大家豫命有司戒大坂川内伏見等經歴道府加遇
待二十五日復以発郎歴東海道十一月十一日同
抵芝郎十三日
大家乃使本多伯耆守来郎労之十五日行朝覲礼
如例十六日任中将叙従四位上以賞之也此日使
仙石丹波守就芝郎賜稟米三千俵例也十八日以
両使造　朝見
大家鎧服直　各行聘礼二十一日復以朝謁奏樂二十
三日琉使拜辞十二月二日訪列相第既而十八日
使大臣島津筑後忠直御家老島津大藏久明御用
人猿渡喜右衛门信安向井市之亟友貞守監護琉
使倶発江户此行覇府令　公審问琉球開国以来
沿革世系職名冠服山水物産風俗等三十九條於

是国老島津帯刀命琉人徴逐條對以呈覇府益白
石所著南島志多證之耳是歳遣孟命時等表與貢如
例正德元年正月七日琉使抵伏見九日抵大坂郎
十七日出船川口二月十六日至本府乃造朝報事
十八日拝辞三月三日開帆回国五月十五日
大家使㒵老井上河内守正岑召　公傳命優免明
年朝覲曰頃年琉球荐饑且王城火匪但賑救亦能
来聘实是汝功足以嘉焉因特許之
○正德元年辛卯清水詰至四月二十三日命伊地
知越右衛门重澄復渡補之十月十五日率私徒十
五名與力竹下孝右衛门揚帆府濱十一月九日上
那覇廨附役筆吏如清水時○十二月三日首里城
火尚益避居中城
○二年壬辰三月二十二日附役河多六右衛门荻
原長右衛门筆吏岩本仁右衛门渡海交承右越等
得代出港二年摂司尚鳳彩等既修王殿於是告成
二月二十一日王移新殿五月尚益遣與那城王子
賀来聘本府賀　公昇進二十七日行聘賀礼因命

琉使行礼一旦明服駕轎而命謁者贊王子直唱王
子此月令於柁城重富垂水三家及大目附以上遇
王子於道路宜至下馬乗以为礼待自餘頭宮常持鑓者
王子遇之停輿礼待不及下乗自其以下冝開輿牕
以行揖之七月十五日尚益王卒享年三十五在位
位四年即康熙五十二年而未及請封云太子尚敬
報喪請嗣　公乃命使者立尚敬为国司如先王例
公又命国老島津仲休種子島久基肝付兼柄致
尚敬書使重澄齎賜聘五十枚以慰奠之十二月
九日造殿行礼十日尚敬就館拜之也又三老別致
王書以達重澄使之齎大刀馬代三種二荷就賜尚
敬賀即位　世子忠休君亦同賜大刀馬代十八日
造殿行使事二十一日尚敬乃鐘鼓儀仗就重澄館
拜恩重澄为饗從者二百五十人亦饗焉二十六日
王召重澄特設饗宴王及伊江按司迎接伴焉相御
尚敬又遣毛九經等表貢并遣揚聯桂搭駕二號舡
捧咨至閩以尚益訃聞于中朝初本邦金銀二幣慶
長所造猶皆純金造元禄中和金以銀銅和銀以銅

錫皆半原金而形及重直亦如故新行于世至寶永
中更造悪幣益加他物原銀存者四之一而以故直
令行于世琉球之進貢于清亦以本邦幣然以新幣
比元禄銀其色黒黯如鉛且生赤鏽不足以供進接
貢幣乃尚敬遣使請更鎔去其雜色以復純銀有司
具状以聞　公於是八月二十八日　公稟　朝府
九月　公命定制凡　公賜王回翰及物件皆遣使
齎就館以授楯宜如故而琉使等毎其造朝輒導御
用人進謁列相於敷舞臺儛之賜告而退席乃陳其
賜又使御用人復坐拜之同格一列竣而又退乃轍賜去
復前謝恩御用人廼贊列相應焉三年四月
有章廟任将軍五月　公命改渡唐銀为拝借銀使
以買物於唐還納償之故謂之進上物勿敢誤曰唐
買物益有所嫌故也自創渡唐銀八貫目永至是八十三
年矣閏月琉球貢銀期迫去歳上請未報故　公復稟
白七月二日閣老井上河内守正岑乃諾知郎宜其
所請八月三日　公遣使齎呈閣老土屋相模守政
直秋元但馬守喬知大久保加賀守忠増井上河内

守正岑阿部豊後守正喬井伊掃部頭直該書謝
恩九月九日政直復書報之也此日周老令于琉球
遂許之所謂御銀吹替是也冬遣馬獻功等表貢方
物宴賚如例四年三月禁竊商買唐物覇府令也五
月十九日閣老井上正岑命我落知邸減省琉球所
貢于清銀分量（按文照廟時羨銅楨鳩不足至市海船乃部井昌美有所定白日五全之産於諸國猶人之有貴賤而加設額猶其毛髮則毛髮乞年不生至如貴賤乞由生為然領我土貨以殺外俯易乞則物亦永棠也若不得又宜必量入以為其出亦定其歲額云今有是余蓋從其議也近守和中植附氏却駐之日全亦自然收帆隨產杝政責知和則無寔此說得之自覺中到渡店欲至今天保八年余二百歳果一世前說則生今世者度必乞賭矣然而金錢行世百於以是觀之新井氏說亦加作果如其說乎但崎氏駁之不亦宜乎）
是歳尚敬使與那城王子為正使知念親方為副使
賀
新將軍使金武王子為正使勝連親方為副使謝承
續恩俱發琉球入貢江戶八月前此琉僧某參學於
唐而遍參本邦限八閱月為例久矣至是四日令於
琉球某僧遊學於他州十六日　公以兩使首途九
月九日同發府城御家老肝付主殿兼柄若年寄比
志島隼人範房御番頭兼御用人市來次郎左衛門
政芬御側御用人相良清兵衛長清等（僭曾正智用從上京）又
別使御家老島津將監久當御側御用人島津十郎
左衛門久置御側目附平岡八郎大夫之品等監護
琉使以從之十三日琉使自向田舟行　公乃二十
日抵出水二十三日發出水十月七日抵大里十六
日琉使亦着船大里十七日　公駕船於大里乃以
琉使開帆二十五日抵于奈波（播州）於是　公乃陸行
經播磨路琉使舟行二十九日同抵大坂前此　大
府命細川宣紀（越中守）松平吉元（民部大輔）松平宣政（肥前守）
小笠原忠雄（右近將監）松平康豐（周防守）龜井茲親（隱岐守）豫
艤之船且出小艇六十艘遲送齋裝又命官吏禁他
通艘遅待尤篤十一月四日以抵伏見列侯給船皆
如大坂七日復以發郎上東海道又命諸驛給琉人
傳馬二百足擔夫一千人二十六日同抵芝邸二十
九日使松平信庸（紀伊守）就櫻田邸勞之二十八日
公朝謁
大家（家継公）因家肝付兼柄比志島範房亦從謁例也

二十九日使阿部豐後守召　公造于白書院特進公位階叙正四位下曰荐以琉人朝覲故賞之此日使横田備中守來賜廩米三千苞例也十二月二日　公服直垂以琉使朝謁大家各行聘礼国老島津久當亦從謁四日復以造朝奏樂於前乃賜膳羞三汁十菜于帝鑑間又所從国老島津久當肝付兼柄島津久、林亦賜之二汁五菜於蘇鐵間六日復以造　朝琉人拜辭九日復以謁上野廟二十一日

大家賜尚敬王白銀五百枚綿五百把金襴二十卷又賜白銀五百枚羽二重百端八丈絹五十端两王子白銀各二百枚諸從者白銀六百枚既而使御家老肝付兼柄御側御用人島津久置表御用人中神與五左衛门增武御側御目附伊集院權右衛门久盛等監護琉使從江户此行閩人後裔宮里親雲上亦为從官世所謂程順則字寵文乃此人而荒井白石等得與之語采覧異言云則其所著南島志亦多所證焉五年正月十一日抵伏見十三日次于大坂十七日開航川口二月二十一日抵麑府乃造　朝報事也五月三日尚敬王呈誓表例也此年乙未冬遣鄙士絢守照例接貢并送還朝鮮漂流人口六年丙申三月二十五日物頭讃良權左衛门貞渡海上館附役東鄉三右衛门久保田喜右衛门筆吏伊地知越兵衛與力池水助右衛门偏行五月二十二日西長雄出港回府六年四月

有章廟薨享年八歲紀州侯吉宗公入繼大統八月任將軍是为

有德廟享保元年琉球請行京銭許之冬遣夏執中蔡温等表貢方物兼請襲封二年四月五日尚敬王呈書翰使大城親雲上齎以謝恩七月又獻

大家書翰使川平親方齎來弔慰乃　公遣伊地知孫左衛门以如江户造　朝上之九月又請照例擬製刀鎗長刀具足以獻清主謝冊封恩十月　公稟于

大家間歳那覇港泥滯水淺大船難通於是命掛司向文思等浚閘川原除去淤泥得來注焉三年尚敬

王使越来王子入貢江戸以賀
新將軍九月十一日　公以琉使詣府城御家老比
志島隼人範房若年寄名越右膳恒渡御用人平岡
八郎大夫等從而　公次礒館至十月朔日遂發礒
館歷蒲生路四日發出水御家老北郷作左衛門久
嘉御用人谷山角大夫純房宮之原甚大夫重行使
番新納彌大夫時方等監護琉使以從之十四日抵
大里乃駕船行閏月十日以至大坂時列候亀井茲
親(隠岐守) 松平康豊(周防守) 松浦英(肥前守)豫奉　命倶
儀河船三艘小艇卅五艘以迎送之十八日以發伏
見歷江濃東海行又命驛吏給琉人傳馬百匹擔夫
百五十員十一月八日同抵芝邸乃九日使久世大
和守来勞之　公乃訪列相第十一日行朝覲礼十
二日使横田備中守來既廩米三千俵十三日　公
以琉使造　朝行聘賀礼十五日　公及　世子(升南)
公復以造　朝命奏音樂既而拜辭十二月二日
公使御家老島津内記久貫御用人鎌田六郎大夫
政典谷山角大夫純房御近習平田孫太郎位充御
使番税所彌五大夫篤正監護琉使發邸西歸此年
創建啓聖廟于聖廟之東春秋致祭著為例秋遣毛
士達等駕舟送還浙江寧波府漂流人王金枝等冬
遣向秉乾楊聯柱等表貢方物又遣陳其湘等迎接
封舟四年二月六日皆至本府三月三日開帆府下
十九日回琉球国乃尚敬使宮城親方来以謝恩自
府又　公遣使東致覇朝十一月荒井白石南島志
成是歳清聖祖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滿州鑲白旗人)翰
林院編修徐葆光(江南吳江人)為正副使来諭祭故王尚
貞尚益封世曾孫尚敬為中山王即康熙五十八年
五月二十二日從五虎门放洋六月一日登那覇岸
二十七日行諭祭礼七月二十六日行冊封礼諸宴
礼以次挙行十二月二十六日登舟候汛明年二月
十六日放洋風行半月三十日抵五虎门王亦遣向
龍翼程順則等表貢方物謝襲封恩給賞如例此年
冬遣毛廷輔等表貢方物聖祖照安南国例加賞三
十疋給八十疋著為例時永良部商民漂至台灣府
諸羅縣舟破上岸送至福州附貢船回今所刊行中

山傳信録亦係光所著于此則倭漢同年各著琉球事可謂文運之至矣辛丑正月一日丑時圓覺寺方丈火重修方丈至壬寅六月告成冬遣毛弘建等表貢方物并遣官生蔡用佐蔡元龍鄭師崇三人入監讀書行至洋中衝礁覆溺止有二號船通事紅士顯等至閩報明此事時會聖祖崩　皇太子登極改元雍正特命福建守臣諭祭貢使官生等十人七年十月令於琉球使正經界揔政三司官等相議以為頃歳荐饑継以冊封民愈苦矣而未幾加之以遣官員若干丈量田畝則国民動揺不任愁痛乃具状請府頒優其期延四五年以起其事国老穜子島彈正久時下有司議之者皆曰倣寛永几壹石別（寛永例每壹石增七石三斗六升五合壹才九）各增其半（每壹石增三石六斗八升弍合五勺）以定歳額則不至遣衆官動揺貧民而慶長後虽小墾殖亦輸其祖为琉球謀莫善乎此遂以從之十二年六月国老久時令筭諸島以益税額如恵平屋島慶長簿則載伍百斛壹斗九升三合五勺至寛永籍益参拾陸斛捌斗叁升九合叁勺又税樹類（謂上木高）益四石五斗九升二合七勺四撮至是益十九石九斗四升五合三勺六才通定伍佰陸拾壹石伍斗柒升玖勺伊是名島慶長簿載陸佰玖拾陸石陸斗貳升壹合寛永籍益伍拾壹斛叁斗陸合伍勺壹撮上木益貳石貳斗柒升参合肆勺叁撮至是益貳拾柒石陸斗弍升陸合壹勺肆撮通定柒佰柒拾柒石捌斗弍升六合柒勺捌撮伊恵島慶長簿載叁仟参佰柒拾石玖斗叁升捌合寛永籍益弍佰肆捌石弍斗陸升玖合玖勺柒撮上木益弍拾叁石捌斗叁升伍合至是益百叁拾肆石壹斗五升五合六勺通定叁仟柒佰柒拾柒石壹斗玖升捌合三撮沖縄島（日本琉球）慶長簿載参仟参佰柒拾石玖斗叁升捌合寛永籍益弍佰肆拾捌斛弍斗陸升玖合玖勺柒撮上木益弍拾叁石捌斗叁升伍合至是益弍仟弍佰玖拾石伍斗捌勺捌撮通定陸萬肆仟肆佰玖拾石壹斗壹升柒合陸勺弍撮計羅摩島慶長簿載佰捌拾捌石捌斗捌升参勺寛永籍益拾叁石九斗陸合陸勺肆才上木益弍斗柒升柒合壹勺玖撮至是益柒石肆斗柒升伍

合陸勺叄撮通定弐佰拾石肆斗柒升柒合柒勺陸撮户無島慶長簿載肆拾壱石肆斗肆升肆合伍勺寛永籍益叄斗伍升弐合叄勺玖撮上木益陸斗伍升捌合壱撮至是益壱石陸斗陸升弐合捌勺叄撮通定肆拾陸石捌斗壱升柒合柒勺叄撮栗国島慶長簿載陸佰柒拾伍石捌斗伍升陸合寛永籍益肆拾玖石柒斗柒升陸合捌勺柒撮上木益壱石捌斗叄合伍勺玖才至是益弐拾六石柒斗捌升柒合捌勺伍才通定柒佰伍拾肆石弐斗弐升肆合叄勺壱撮久米島慶長簿載叄仟弐百伍拾壱石肆斗柒升玖合寛永籍益弐佰参拾玖石肆斗柒升壱合捌勺上木益佰捌拾陸石柒斗伍升玖合壱勺陸撮至是益佰叄拾伍石肆斗叄升壱合陸勺叄撮宮古島慶長籍載壱萬仟弐佰捌拾捌石壱斗弐升伍合玖勺寛永簿益捌佰参拾壱石叄斗柒升壱合柒勺捌撮上木益叄佰叄拾玖石弐斗玖升壱合壱勺玖撮至是益肆佰伍拾捌石柒斗玖升肆合　玖勺通定壱萬弐

仟玖佰拾柒石伍斗捌升参合柒勺柒撮八重山島慶長簿載伍千玖佰捌拾石玖斗参升参合陸勺陸撮寛永籍益肆佰肆拾石肆斗玖升陸合肆勺陸撮上木益弐佰拾伍石捌斗玖升玖勺肆撮至是益弐佰肆拾肆石肆斗壱升玖合叄勺伍撮通定陸仟捌佰捌拾壱石柒斗肆升肆合壱撮凡十島慶長寛永至上木税所益總額玖萬捌佰捌拾叄石玖斗壱合弐勺七撮至是所益總計叄仟叄佰肆拾陸石柒斗玖升玖合壹勺柒撮總計所定歳額玖萬肆仟弐佰叄拾石柒斗玖勺肆撮十五日国老久時裁之目録授琉球摂政三司官但所謂壱石為糙壱石五升如慶長例十三年先是遣郡奉行田中孝右衛門所寄筆者園田覚之助筆算中野覚右衛門牛根人鮫島伊佐衛門帖佐人佐鎌田宇右衛門田布施人定蒔見蘭年田次左衛門蒲生人井手籠典兵衛帖佐人筆取久米太郎助出水人坂元平吉大根占人如大島名瀬十一十二胙又遣郡奉行市来新左衛門師定筆者松岡覚兵衛筆算川内清右衛門蒲生人野村五郎左衛門同邑人肥後甚右衛

门（行尾野人）寄蒔見黑木吉左衛门（高原人）古川孝右衛门（栗野人）等取神崎休左衛门（内之蒲人）塚元作大夫（水引人）如大島倭濱各分其道以丈量之至是丈完凡所成田籍（即御前帳）百四十一冊水陸田畝及宅地（宜唐藷芭蕉宝蒲草木等地）總計弐仟叁佰伍拾陸町叁段捌畝拾柒步（別有荒地弐拾四町壹段叁畝弐拾叁步）粄豆總計伍萬叁佰拾肆俵弐斗陸舛陸合鹽濱總計五段六畝弐拾捌步税額總計壹萬陸柒佰柒拾捌石弐斗玖合伍勺玖撮（就中弐撮餘計）〇（桼樹弐仟弐佰肆拾肆本棕櫚捌佰伍拾陸本黑継肆佰玖拾肆本大唐竹伍佰伍本小唐竹肆拾木宅地肆仟叁佰叁拾捌區）人員總計弐萬叁仟陸佰伍口（男壹萬仟柒佰弐拾壹口女壹萬仟捌佰捌拾肆口）[illegible]牛馬叁仟叁佰陸拾伍匹（牛弐仟佰肆拾玖匹馬仟弐佰拾陸匹）而於其縣則叁仟肆佰拾叁石玖斗伍舛壹合肆勺叁撮為笠利縣（即間切也）叁仟弐佰伍石捌斗玖舛肆勺玖撮為名瀬縣弐仟佰玖拾陸石叁斗玖舛壹合肆勺肆撮為東縣弐仟弐佰叁拾玖石捌斗壹舛叁合叁勺肆撮為燒内縣仟弐佰拾陸石叁斗柒舛柒合壹勺肆撮為住用縣弐仟陸佰伍石肆斗伍舛伍合弐勺陸撮為西縣又遣郡奉行仁禮

孫左衛门等如喜界島德島沖永良部島各一員及所率筆者亦如前員以丈量之喜界島田籍凡弐拾肆冊水陸田畝及宅地總計仟陸佰柒拾町壹段玖畝弐拾柒步（別有荒地弐拾玖町叁段柒畝弐拾四步）粄豆總計叁萬弐仟伍佰玖俵壹斗捌舛肆合税額總計壹萬捌佰叁拾陸石伍斗捌合伍勺柒撮（棕櫚七百木）人員總計捌仟捌佰伍拾捌口（男肆仟肆佰拾壹口女肆仟肆佰肆拾柒口）牛馬總計弐仟伍佰肆匹（牛仟肆佰叁拾弐匹馬仟柒拾弐匹）而於其縣則仟捌佰玖拾叁石肆斗捌舛柒合六勺弐撮為荒木縣仟伍佰伍拾石壹舛柒合壹勺肆撮為伊砂縣仟柒佰柒拾陸石弐斗伍舛伍合弐勺肆撮為東縣仟陸佰玖拾石弐斗肆舛壹合玖勺為志戸桶縣仟捌佰陸拾玖石壹斗陸舛肆合柒勺陸撮為西目縣弐仟伍拾柒石叁斗肆舛壹合玖勺壹撮為湾縣德之島田籍凡柒拾弐冊水陸田畝及宅地總計弐仟佰拾肆町壹反拾陸步（別有荒地柒拾壹町捌段柒畝拾弐步）粄豆總計肆萬伍仟玖佰伍拾伍俵壹斗壹舛陸合税額總計壹萬伍仟叁佰拾捌石肆斗肆舛叁合八勺壹撮人員壹萬柒

什四佰弐拾参口（男捌什柒佰拾壱口　女捌什柒佰拾弐口）牛馬伍什柒
佰玖拾参疋（牛参什捌佰玖拾参疋　馬什玖佰疋）而於其中伍什柒佰
石参斗捌升玖勺伍撮為東縣伍什弐佰肆拾陸石
壱斗柒升柒合壱勺肆撮為西目縣肆什参佰柒拾
壱石捌斗捌升伍合柒勺弐撮為面南和縣永良部
島田籍凢参拾柒冊水陸田畝及宅地總計什陸佰
玖拾柒町捌段壱畝拾壱歩粄豆總計壱萬玖什弐
佰参拾俵弐斗伍升伍合税額陸什肆佰拾石弐斗
肆升弐合捌勺捌撮人員壱萬捌拾柒人（男肆什玖佰捌拾玖
口　女伍什玖拾捌口）牛馬弐什捌拾伍疋（牛伍什玖佰捌　疋馬参佰伍疋）船艇
捌拾壱艘（五布帆三艘四布帆壱艘三布帆七艘縲舟七拾艘）共論島田籍伍
冊水陸田畝宅地總計肆佰肆拾町捌畝陸歩粄豆
總計柒什弐佰参拾玖俵弐斗肆升柒合税額弐什
肆佰拾参石弐斗参升伍合弐勺肆撮人員弐什参
佰参拾壱口（男什弐佰伍拾肆口　女什柒拾柒口）牛馬陸佰参拾捌
疋（牛伍佰捌拾柒疋　馬伍拾壱疋）船舟肆拾伍艘（五布帆壱艘二布帆壱艘刳舡
四十三艘）立網三艘凢五島通計伍萬什柒佰伍拾陸石
陸斗肆升玖撮就中肆萬肆什佰玖拾参石参斗柒

升壱合肆勺玖撮為水田陸什玖佰柒拾陸石肆斗
玖升陸合弐勺為陸田伍佰捌拾石壱斗肆升玖合
伍勺肆撮為木税（即木耶上）陸石陸斗弐升弐合捌勺陸
撮為塩濱税自萬治後所益墾租額肆什捌佰拾柒
石伍斗参升弐合陸勺伍撮併之琉球税額總計拾
肆萬伍什玖佰捌拾柒石参斗肆升壱合参撮所謂
享保大御支配此也十四年二月　公尚竹姫君乃
　常憲廟之養女也此年琉球重修国殿因改設王
座于正中先是規模設之偏隅至是改之云十五年
尚敬王献
大家書翰及方物乃遣恩納王子齎使于藩以奉賀
之於是十六年三月　公使野間孫右衛門政春為
如江户致之　類府乃
有徳廟及　太子亞相（家重公即惇信廟此）　公賜尚敬王及
其使者恩納王子物件有差是年達于琉球王及王
子乃遣冝屋親方使于府以謝其恩十七年壬子十
一月十八日北谷王子及其志頭美里伊江守偏布
教條其志頭即蔡温而文亦所其作云元文元年三

月令於琉球徵孟曹竹二十株（株別五本）四五月蔡温等
貢二株曰近移自唐未得蕃殖故且輸之　浄国公
乃裁之儀館本邦栽此竹自斯始云
二年尚敬王請照例献清乾隆帝擬大刀等賀即位
　公以稟于
大家許之是年五月　太子（家治公即浚明廟也）生三年尚敬
王遥聞之乃遣本部王子使于藩以奉賀降誕　公
以致江戸
有徳廟　惇信廟乃賜尚敬王及本部王子物件報
之也是年戊午五月五日出港六月野村勘兵衛良
昌販自琉球在番以所齎回孟宗竹及楊柳爽竹桃
唐筆竹等献之儀館故世以野村氏為孟宗竹始云
延享元年十月琉舟（十九人）漂到奥州乃仙台侯聞
大家於是二年五月命　公授受帰国六月侯送抵
江戸二十九日　公使人役以護送西回于琉球十
一月
惇信廟任将軍三年十一月　宥邦公告老　世子
襲封是為　慈徳公四年尚敬王乃使今帰仁王子

来聘賀之　六月　公還自江戸八月二十五日王
子朝謁　公於府城行聘礼例也寛延元年尚敬王
使具志頭王子為正使與那原親方為副使入貢江
戸以賀
新将軍八月四日王子朝謁献　公盛膳七日賜王
子膳羞九月九日　公以琉使発府城御一門島津
兵庫久門（即為圖傳公）御番頭格入来既石見定勝御家
老鎌田典膳政昌御側御用人本田孫右衛門親房
御近習役澁谷喜三左衛門貫通二階堂林左衛門
行通福山平大夫安都等従別又御家老平田掃部
正輔御用人有川華右衛門貞利御近習役堀堀右
衛門貞起等乃監護琉使以従之十一月十四日
公自坂越上岸陸行會琉使船於尼箇崎相随抵大
坂前此亀井茲胤（隠岐守）松平康福（周防守）松浦誠信（肥前
守）奉　命艤河船三艘小艇四十艘以迎送之（享保三年
則小艇二十五艘多傍物請以益為今）二十二日発伏見郎又豫命駅
吏給傳馬百匹擔夫六百二十四丁（亦享保則給四百五十丁今同）
（請益之五）十二月十一日同抵江戸十二日

大府遣本田伯耆守為上使勞之　公乃朝謁獻
大家（廟惇信）御大刀一腰御馬二疋白銀五十枚白縮
緬二十端
大御所（廟有徳）及　亞相公御大刀各一腰白銀各五
十枚御馬各一疋行朝覲禮十三日敘從四位上任
左中將此日又使河野豊前守通喬來賜藁米二千
苞先例也十五日　公（服御直垂所盧亦服布衣素袍）近臣以琉使
朝謁
大家琉使亦謁行朝聘禮十六日賜　公鶴一隻乃
御鷹所捉也十八日復以琉使造　朝奏樂於大廣
間
大家及　亞相公（廟浚明）臨觀之此日賜王及王子等
物件有差乃拜辭退十九日訪列相第二十一日訪
三家第二十三日王子獻　公盛膳二十五日　公
賜膳羞二十八日使御家老平田靱負正輔御用人
戶田傳五郎成庸相良猶一兵衛長主御近習役北
鄉八右衛門資矩等監護琉使以發邸還二年三月
十三日至本府乃朝謝恩四月五日解纜回國乃尚
敬王遣古田親方使于本府獻
大家及大御所（廟有徳）　亞相公（廟浚明）聘物以謝恩
公乃使人為齎東以致之七月　公薨于府城十一
月令弟兵庫君立襲封是為　園德公四年六月至
自江戶尚敬王乃使小祿王子來聘本府例也九月
二十一日獻　公盛膳十月朔日又獻　宥邦大公
盛膳再聽政故也寶曆二年先是尚穆王享國於是
使今歸仁王子為正使小波津親方為副使俱發琉
球入貢江戶謝其恩六月十三日自坊至府七月十
八日朝謁于　公二十五日復朝上食二十七日
公召賜食先是　有德廟薨故此月尚穆王獻
大家書翰以慰奠之八月二十一日　公以琉使首
途本府九月十一日以發府城御家老義岡相馬久
中島津主鈴久鄉御側御用人本田久米右衛門親
房二階堂林左衛門行通福山平大夫安都御近習
役河野安之右衛門通古等從又別御家老島津主
殿久馮御用人伊集院十藏久東御近習役伊地知
新大夫李周等監護琉使以從之十一月四日抵大

坂河口乃駕住吉凡會琉使船相率入港前此松平
重就大膳大夫細川重賢越中守小笠原忠總伊豫守奉　命
豫艤舟船小舟三十八枚以迎送之皆如先例十二日率發
伏見又豫命江濃東海道驛吏給傳馬百匹擔夫六
百五丁請減十九丁云十二月二日同抵江戸三日遣使勞
之六日使大目附伊丹兵庫頭直賢来賜廩米二千
俵例也十二日　公朝謁
惇信廟行述職礼如例十三日賜　公鶴一隻乃御
鷹所撃也十五日復以琉使造大廣間行朝聘礼
大家賜饗宴十八日復率朝謁奏樂於大廣間賜王
及王子等物件既而拝辞二十八日使御家老市来
左中政方御用人伊集院十藏久東堀堀右衛門貞
紀御近習役鎌田六郎大夫政方等監護発還三年
二月二十八日至向田三月朔日皆至本府既而皈
国五年六月　公薨于江戸七月　世子襲封是為
大信公此月朔日尚穆王未聞訃音呈　先公誓
表例也六年清乾隆帝遣翰林院侍講全魁福州鑲白
籏人翰林院編修周煌四川涪州人来封尚穆為中山王帝

之二十一年也四月二十四日冊使抵閩六月二日
捧詔勅由南臺江登舟十日出五虎门七月八日至
那覇港十月二十六日恭奉節印登舟十一月七日
衆潮出港波浪日悪二十日尚穆遣陪臣敦請再入
館内以候春信始可開洋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登舟三十日開洋二月十二日入定海所十年九月
浚明廟任将軍十三年尚穆王使玉川王子豊見城
王子来聘本府十月朔日王子上食明和元年尚穆
王使讀谷山王子為正使湧川親方為副使倶発琉
球入貢此江戸　公禀　覇府先如江戸八月二十
三日使御家老川田伊織国福等監護琉使発本府
東十一月九日至江戸十三日叙従四位上任左中
将又使池田筑後守賜廩米二千俵例也二十一日
公以琉使朝謁
大家行聘賀礼二十五日復以朝謁奏樂賜饗如先
例此日拝辞二年二月四日一本六日川田国福監護帰
程至自江戸安永二年尚穆王使其太子尚温中城王子
来朝本府初尚貞尚盎之為太子也年至成童則皆来

朝（尚貞来于萬治三年尚益来于元禄五年）故每太子及十五歳必親
来朝遂為故事於是乎尚温照例乃随讀谷山王子
等来于本府八月十九日太子朝謁　公於府城十
一月十八日太子上食二十一日王子上食天明七
年正月　公告老　世子襲封是為　今大公（漢山公）
四月
今大御所任将軍寛政元年尚穆王使大宜見王子
来朝本府賀　公襲封八月九日朝謁　公行聘使
礼十一月十三日復朝上食二年尚穆王又使宜野
灣王子入貢江戸以賀
新将軍八月三日王子朝謁　今大公四月復朝六
日上食十五日　公以琉使首途府城行路為樂乃
造朝賀之十七日琉使謁　神聖等主於南泉院二
十二日　公召賜食為催散樂令寓目焉九月六日
公發府城琉使行樂以従自向田使駕船行　公
取陸路而會赤間関為例然此行　公會琉使於大
坂十一月二十一日同抵江戸官使朝覲如例二十
七日叙従四位上任左中将又使山田肥後守来既

廪米二千苞十二月二日　公以琉使朝謁
大家行聘賀礼五日復朝奏樂賜饗如例既而拝辞
三年正月特令琉球優許慶弔聘使凡五年一至（自本年至卯年）
宜上郎者兼摂使事王庫之故也三月十三日琉使
至自江戸乃朝報事二十八日造朝拝辞五年義村
王子来朝本府十二月四日王子上食九日　公召
賜食且催散樂令寓目焉六年八月前此尚穆王薨
尚温即位如例八年尚温使大宜見王子為正使安
村親方為副使入貢江戸謝承襲恩七月十九日至
府館八月四日　公使家老伊勢播磨貞矩摂為首
途二階堂河内行智監護琉人十七日王子謁大雄
山九月朔日　公發府城琉使金鼓儀仗以従二日
至向田乃分道使家老行智及御用人梅田九左衛
門盛香御側役大山宗之亟物頭平田孫太郎御船
奉行平田善大夫御使番伊東仙大夫等監護舟行
十五日出帆久見崎十一月朔日至大坂邸五日發
邸溯流六日至伏見邸八日發邸二十五日至芝邸
十二月六日　公以琉使朝謁

大家王子行朝聘礼九日復朝奏樂恩賚如例十二日　公以王子謁上野官十六日詣老若第十八日詣三家第十九日王子上食二十一日王子至高輪邸二十五日散樂宴目二十九日王子拝辭晦日發邸

十二年清主遣翰林院脩撰趙文楷安徽湖人大内閣中書前撿討李鼎元綿州人充正副使齎勅来冊尚温為琉球国中山王封礼如例是嘉慶五年也

文化三年尚灝王使讀谷山王子入貢江戸九月四日　公以發府封城八日至向田九日分道公自陸行乃使御家老川田伊織佐賢師衆監護琉使乗船於椪崎十五日開帆赴之十月十七日倶抵大坂二十七日發邸十一月十三日同抵芝邸前此　公既朝覲二十三日以王子朝謁大家行聘使礼二十七日復以朝謁奏樂賜饗如例既而拝辭晦日謁　上野廟十二月二日徧訪列相第四日訪三家第九日謁　大公大信公於高輪邸十九日發芝邸四年正月十二日至大坂十五日發船河口三月二日着椪崎六日皆皈本府乃造朝謁御家老新納内藏久命報事既而回国五年清主遣翰林院編修齊鯤福建候官縣人工料給事中費錫章浙江石門縣人充正副使齎勅来冊封尚灝為琉球国中山王諭祭封礼賜賚如例亦嘉慶十三年也

六年　公告老　世子襲封是為　今公

文政十一年尚灝王欲遜位於尚育而告老為乃造使請命　公許之以尚育為国司

天保三年尚育王使豊見城王子為正使澤岻親方為副使倶發琉球入貢江戸九月朔日　公以琉使發府城　公直陸行自向田分道使御家老島津但馬久風等監護乗船以行而候風潮於椪崎王子病疾十六日遂卒初其辭国也尚育照側命讀議官宇治原親雲上實王子弟曰天間親雲上普學正使礼豫備不虞於是澤岻親方乃將王命以宇治原親雲上為豊見城王子又召小禄親雲上時上府館實攺治原令稱小禄守為讚議官既而十七日遂皆出帆十月　公抵海田市乃具状遣人齎報江戸十二日御家猪飼央以聞閣老

豐田亮 撰

北島志

明治三年（一八七〇）刻本

據明治三年（一八七〇）

刻本影印

明治三年四月新鐫

北島志

江戶彰考館藏梓

北島志序

我 太公執忠誠之節、謹藩屏之度、所以振肅紀綱防備夷狄者、常拳拳用心於此焉、 今公繼述、宣布仁政、戒飭諸臣、各修其職、於是乎臣亮膺編纂夷志之任、書成將獻、謹颺言其端曰、 神皇締構天造、經綸天業、

奠萬世不拔之安、自 崇神 景行以後、以東征西伐為最大事務、故 倭武提八尋矛、蕩平東方諸夷、 神功定內官家、讋服西蕃群國、蓋以開拓不廣、則德化不洽、綏懷不至、則荒服不順、威武不震、則夷狄醜類有覬覦辟睨我邊徼者故也、豈

功偉烈赫乎盛哉、固非謭劣之所能頌萬一也、北島之地、自 帝子耀兵之後、安將軍撻伐肅慎、坂將軍剪滅蝦夷、當是時 皇靈逮及、海外有截、自戎狄氐羌、罔有不来而朝貢贄頫於闕下者焉、故太宰之傳、屬國之記、皆可以徵當日之暇章也、至中

葉以後、我之所以經理外蕃者、漸不能如昔時之整密、而北島槩置之度外、其地方闇昧欝遏、不得耀於光明者、千有餘年於此矣、甚之至我不知混同監札加之為吾紛屬、故元禄以来、醜虜屢来覬覦辟睨此地、變故紛紜、惹後来無窮之禍者、可勝慨哉、所

幸 聖明在上、 大將軍翊化、時政一新、大小臣工有志之士、皆争盡其力奏其技、以圖報效、則北島萬里尓將以漸而復舊日之封疆矣、夫審 神皇之遺訓、則知東征西伐之意、知東征西伐之意、則安坂二將軍以降、及北條氏之欲討胡元、與豐臣公之欲遷都明國、皆可以類推而知、而今

日 國家之所當簡將相任賢材、建規恢之鴻業者、夫豈得忽哉、臣自受命来、日夜研究、閲古圖舊記、六月起草、至八月始成、為巻凡五、再拜進之僕人、庶幾乎稗補時務之萬一云、

嘉永七年秋八月朔

彰考館編修臣豊田亮謹序

凡例

一此書記古今沿革及風土人情然略古而詳今者何也以上古之事載在國史不假煩言贅説也故舉征伐之事僅僅止　日本武尊坂將軍蝦夷之居內地者叛服之迹皆略而不書唯記係渡島夷者以渡島夷卽今世所謂蝦夷也

一日本武尊之東征紀事極省略以其功德巍巍祀爲貴神天下人民莫不尊崇奉事焉者也坂將軍之攘夷其功業亦極卓偉雖兒童走卒皆能道之唯憾舊史殘缺首尾不備當時大定之績竟未能十分明暢

今徵之稗史驗之口碑考之蠻書其事迹瞭然斷無容疑者雖國史所不載必謹錄焉所以存異聞也

一載安將軍討肅愼者何也以肅愼亦爲我屬國故也載安倍賴時至混同江事者何也以混同江邊本爲我邊塞地迨中葉　皇靈不及爲戎所奪賴時之至此亦可以徵昔日之版圖故也近歳間宮倫宗之過混同江至清國德楞府亦與此相類而其記事太略者何也以行錄太長欲別作一傳詳其事故也

一源廷尉不死高館脫身至蝦夷其事亦不容疑然夷人所傳不過蹉琉築城捌兒逐鷗及讓國家臣抵大

漢之野之類、蓋廷尉經歷夷地、終竟不得志、非若筑紫八郎弁吞南島、其子孫爲琉球國王之比、是以其事跡、多隱晦不明、故今唯傳其可信、闕其可疑、

一道里有古今之殊、如多賀城碑所記、以六町爲一里、即古法也、此書多詳近世、則以三十六町一里之制記之、即今法也、

一書夷人之名、如波志多院知古茂多院、沙愚奢院、皆削院字、實以院爲變僂轉音故也、譯虜人之名、從明人之例、虜人之名甚長、蓋連其教派祖師名、與己名姓爲一、今多譯其名、然或譯其姓、或譯教派祖師名、不必拘也、

一此書載鄂虜事殊詳者、夷地與鄂虜相接、虜人耽耽相視、朶頤垂延之念、未嘗一日而少輟也、 神州北方之憂、莫甚於此者、 君公命臣、作此書者、實欲審其地理人情、以供折衝禦侮之用、故於鄂虜蠶食、放支蕩侵掠之事、最加詳焉、本篇所不錄者、當載之北虜志、

一此書紀事必有確據、如下所載引用書目即是也、然必數說相合者、方始書之、其止一說者、皆舍而不書、唯徵之事理、考之情勢、斷然無容疑者、及書籍之所不載、而諸州人士至夷地、所耳聞目擊、其說可信、則書之、讀者勿以引用書之所無而疑焉、

引用書目

日本書紀　古事記
日本後紀殘編　日本逸史
三代實錄　大日本史
袖中鈔　宇治拾遺物語
歌枕名寄　東鑑
藩翰譜　寛永系圖
異稱日本傳　武鑑
快風船涉海紀事　奥羽觀跡聞老志
太平年表　奥羽道記

東遊雜記　東奥紀行
漫遊文草　蝦夷亂紀事
蝦夷志　蝦夷拾遺
蝦夷拾遺別卷　三國通覽圖說
休明光記　北邊雜記
邊要分界圖考　蝦夷日記
鄂羅斯紀略　海防再議
銅柱餘話　東韃紀行
蝦夷草紙　蝦夷談
松前志　北槎略聞

亞魯齊來朝記　魯西亞船到著聞書
南部津輕松前三國申出書
未曾有記　獲熊紀事
二叟談奇　海外異傳
虜變紀聞　邊警紀聞
羅處和人渡來記
唐太患登魯府番人口書
南部家士大村治五平口書
蝦夷地騷動聞書實錄　蝦夷海寇事略
魯西亞漂流記　船長日記

蝦夷巡覽筆記　笠原五大夫蝦夷筆記
加模西葛杜加國風說考
大和本草紀聞　物類品隲
六物新志　子年異國船一件
享和辛酉唐太事狀　吹流佐禮之記
蝦夷談話記　尾剌弗吐島雜記
北蝦夷記　西蝦夷紀行
蝦夷新疆紀聞　北海記
接疆諭書
蝦夷人幣魯阿幣華行狀記

夷酋列像附錄　蝦夷方言藻汐草
外濱略記　獻芹微衷
蝦夷沿革考　初航蝦夷日志
北裔備考　陸奥出羽地圖
蝦夷地圖　蝦夷地周廻圖
松蝦之圖　間宮倫宗蝦夷地圖
松前所藏蝦夷地舊圖　同新圖
蝦夷島里程圖　蝦夷輿地全圖
唐太東郡圖　本蝦夷圖
千島圖　蝦夷大概圖
蝦夷人圖　東西蝦夷地里數書
蝦夷人游獵圖　蝦夷人武器圖
茶志圖　萬國輿地全圖
海東諸國記　魯西亞書簡
同附錄　遭厄日本紀事
鎖國論　輿地誌略
蝦夷雜記譯說

北島志卷之一

水戶　彰考館編修臣豐田亮撰

北島其最大者、曰蝦夷、曰北蝦夷、曰千島、皆我荒服之地、列聖所用心經略綏懷、以纘天神之遺意者、其爲夷狄蠶食侵掠、自元祿年中而始矣、蓋遡上古而考之、景行天皇二十五年、遣武內宿禰觀察蝦夷地、方四十年、遣日本武尊征之、蝦夷悉降、其後豐城皇子苗裔世治其地、東陲帖然無事、至齊明天皇四年、阿部比羅夫率軍艦一百八十隻伐齶田渟代蝦夷、蝦夷恐懼請降、比羅夫勒兵海浦、夷人恩荷進誓曰、奴輩持弓箭、爲射獵鳥獸故、豈敢抗拒官軍、請以誠心奉事天朝、若背誓者、齶田神明殛之、因授恩荷小乙上、定渟代津輕郡領、聚渡島蝦夷於有間濱、大賜酒食、振旅而還、秋蝦夷請闕朝貢、授渟代郡大領沙尼具那小乙下、津輕郡大領馬武大乙上、各賜旗鼓弓鎧等兵器、詔沙尼具那檢覈蝦夷及俘虜戶口、是歲阿部比羅夫征肅愼、獻生羆二羆皮七十張、五年春三月、比羅夫復率軍艦百八十隻征蝦夷、大聚齶田渟代津輕膽振鉏夷人及俘虜、賜酒食、以船一隻及五色綵帛祭其地神、進至肉入籠、問菟蝦夷、請以後方羊蹄爲

政所、比羅夫從其言、且定郡領而還、比羅夫復與肅愼戰、敗之、擒獲甚衆、六年春三月、比羅夫率軍艦二百隻征肅愼、以陸奧蝦夷爲導、進至大河側、渡島蝦夷一千餘人臨河而陣、陣中二人急呼曰、肅愼人鏡來、將殺我輩、請得渡河投化官軍、比羅夫召二人問之、具言賊所在、及其船數二十餘隻、乃遣使召之、不肯來、比羅夫命寘綵帛兵鐵於海濱以啗之、肅愼意動、舉羽旗發船而至、俄頃乞和、比羅夫不許、發兵攻之、肅愼據柵拒戰、能登馬身龍戰死、官軍奮鬪敗之、大獲俘虜而還、元正天皇養老四年、遣渡島津輕津司諸鞍男於靺鞨國、偵探風土、當勝寶寶龜間、蝦夷屢擾動、掠略邊民、殺按察使、官軍征討、遂未能平殄、及桓武天皇卽位、抱大有爲之志、欲掃蕩夷賊、收一勞永逸之功、委任坂上田村麻呂、是時賊勢張甚、跳蹦東州、進至駿河清見關、聞田村麻呂將至、恐懼退據陸奧、田村麻呂與夷賊戰、大敗之、擒斬高丸、惡路、赤頭、阿氐利爲、母禮諸酋、築膽澤志波等城、以鎭壓之、夷賊皆破膽震怖、奔竄海外、乃至七戶建碑表日本中央、實以北島萬里皆爲我荒服之地也、蠻書云、是時蝦虜大舉寇中國、保據陸地五十年、中國討之弗能平、至延曆十八年、坂上田村麻呂與虜大戰、敗之、醜類皆殲、無一人生還報國者、是言必有據也、姑附備考、爾後文室

綿麻呂極兵力殲滅遺種東州帖然無復有烽燧之警其功烈可謂盛矣哉渡島蝦夷自先世既已隷屬出羽弘仁初渡島夷二百餘人漂至陸奥氣仙郡國司以非其所管却還之夷人言時方寒冬踰海至艱請至明春還歸本鄉許之　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出羽言渡島夷作亂大發舟船殺略秋田飽海二郡民乃　詔牧宰討平之　陽成天皇元慶二年出羽夷俘叛遣藤原保則小野春風討平之是時津輕渡島夷有願效順歸正者保則具奏之　敕曰以夷攻夷古之上策惟野性難馴戎心易變宜料事勢因便進止勞饗夷俘

實非急務若能殲賊賞之固當然以城郭罹災無屯聚之所宜擢有功以勵將士何須宴會以致騷擾乎三年渡島夷三千人與津輕俘囚非賊黨者百餘人詣秋田城納款乃遣藤原統行文室有房等賞勞大發本國不動穀賜之自是東陸無事　後冷泉天皇時安倍賴時踰海至混同江賴時爲陸奥六郡長屢悖　皇命朝議將討之賴時謂自古抗　朝廷者必罹誅戮予今蒙譴其安得解免聞北方有國或得幸吾衆至彼徜徉卒歲乎乃與其子貞任宗任等賫資糧駕舟船直抵其地（宇治拾遺云賴時望見北方有國舉颿未幾至其地是似指蝦夷地方者然其謂遡流三十日蝦夷中石狩戶梶最爲大川亦未至如此之綿亘則賴時所到爲混同江斷不容疑蓋源隆國采路人言作此書不免有小紕謬故今訂之）遡大江三十餘日望見岸上皆蘆葦絕無人跡一日忽聞大地響乃急徙船蘆中以覘見其人紅抹額騎馬如世所畫胡人者凡千餘騎臨江相語鞭馬絕流而濟步兵簇擁其左右倏忽間渡江過去不知其所之往賴時謂是必淺處當涉乃就測之深不得其底賴時意悚懼絕望而還無幾賴時貞任皆死宗任降得赦而弗誅徙筑紫語人曰吾嘗聞世人說胡國遠在宋國北然吾實抵其地見其人蓋距陸奥非遠也　後島羽天皇文治五年藤原泰衡與源賴朝戰大敗欲出

奔蝦夷以避難中途爲人所害當時其將士往往有逃竄夷地者以其渡海入島中故後人謂之渡黨　順德天皇建保四年源實朝流盜賊五十餘人於蝦夷蓋自　皇綱解紐而降安東氏實據秋田蝦夷地方皆屬其統轄而渡黨與夷人爭鬭無已然其事瑣屑文書多闕首末不可得而詳也其始徇松前者爲武田信廣信廣若狹人蓋源義光十四世孫也（或曰松前氏祖武田九郎若狹商人乘亂踰海服松前姑附備考）父曰信賢父子不相得信廣駕商船至松前適蝦夷作亂陷志法箱館松前諸城時茂別某在下國城蠣崎某在上國城與蝦夷戰勝負未決信廣應

募從軍斬魁帥奮戰大敗之蠣崎茂別皆授寶刀以賞之蠣崎無男子乃以信廣爲女壻承其家時長祿元年也信廣卒子光廣嗣永正十五年徙于松前城明年夷人復叛光廣誘魁帥入城飲以酒視諸寶器伺其怠斬殺之光廣卒子義廣嗣善挽強弓夷嘗夜來欲踰城義廣知之執弓射殺數人夷衆盡逃義廣卒子季廣嗣季廣與東西夷講和以靖國民以波志多爲西夷長知古茂多爲東夷長定市易制頒二夷俸米令諸國商船給之謂之夷役夷役始此季廣卒子慶廣嗣天正十六年謁關白豐臣秀吉征韓之役從至名護屋秀吉命慶廣

綏轄蝦夷及松前使諸國商船往來夷地者皆奉慶廣指揮若有不從命者告其國主誅之又賜自津輕至北陸及大坂驛遞文書慶長元年謁　東照公九年賜治夷地條令書先是築新城於封内地至十一年落成名曰福山十四年賜自津輕至南部仙臺秋田酒田由利仙北最上驛遞文書慶廣卒子盛廣嗣盛廣卒子公廣嗣元和六年　台德公命賜松前金山前後賜黄金甚衆後從　大猷公朝　京師寛永十四年松前城火公廣被數創十七年戸梶龜田海嘯漂人家民夷溺死者五百餘人内浦嶽燒灰滿空中國内爲之晝暗者二

日公廣卒子氏廣嗣氏廣卒子高廣嗣高廣卒子矩廣嗣寛文九年沙愚奢作亂明年討平之沙愚奢者東蝦夷志毘茶里酋長以猛惡陵壓衆夷衆夷皆畏之據要害爲壘其地出黄金故礦夫來住者甚衆仙北礦夫莊大夫爲沙愚奢女壻協力謀滅松前擅夷地市易之利波彝夷鬼菱思欲誅二人以絶後患弗克被殺適松前船三十隻至志毘茶里海賊黨聞之乘夜掩擊殺四百餘人得脫者僅四五人耳明年四月夷人報之松前時矩廣尚幼從大父泰廣輔政奉　命率兵一千與賊戰於憑努彝賊大敗逃入山中松前兵乘勝長驅逐北降

者相踵遂至志毘茶里佐藤權左衛門以計誘賊賊衆盡降乃誅沙愚奢兄弟及首領二十餘人燒殺莊大夫蝦夷盡平元祿元年春我　義公遣崎山某駕快風船至蝦夷之石狩先是　義公命作大船於南部地南部津輕二侯助役前後經十歲始成至是自那珂港發船六月至石狩川夷人喜我船到爭來觀之男女殆千餘人皆謂從前未嘗見如許大船至此地者我畀以酒食則益悦以鰥魚熊皮報之其人醉中舉棓相擊以爲戲卽槌擊也川甚廣深鰥魚甚衆殆至妨舟揖以鰥百尾換米一斗二升留四十餘日至八月發船還則颶風大

作船漂至北海盡近韃靼地方也風息抵松前以十二月得歸那珂港至　公薨船壞不復修我州航海術遂廢云十一年鄂羅斯國人掠奪蝦夷屬島加模沙斯加地初久奈志理蝦夷屢至其地漁獵有所獲則曬乾其肉蝦夷謂肉加模謂曬沙斯加因名其地曰加模沙斯加自坂上田村麻呂既沒邊將不能纘其遺意成綏懷略定之功加以昇平日久上下宴安防邊大計一切寘之而不問遂爲鄂虜黑托爾所吞其地　中國北方之患始此黑托爾事詳北虜志享保四年松前始得列萬石班矩廣卒無子以同族本廣子邦廣爲嗣六年始受

六載一覲　命邦廣卒子資廣嗣明和二年資廣卒子道廣嗣是歲鄂虜延遲遲始至羅處和石沒石利二島明年至越土呂府之諸春野問島中事狀歸至宇兒婦島留三歲延遲遲性暴屢虐夷人夷人皆怨後欲拉夷衆歸國夷長逃去乃縛衆砕鍋釜發船而去六年鄂虜伊畔來言延遲遲以暴故既得辜本國今送還其縛去島人留其半於合落沒石利島是後要島人與鄂羅斯彼此交通無有嫌猜我將渡海赴宇兒婦以捕臘虎乃至宇兒婦島先是有鄂虜大船入和邇腦者伊畔與之過年至明春駕小艇歸本國夏越土呂府夷長至宇兒婦捕臘虎鄂虜大衆來謂夷長曰所獲臘虎當輸之我國否則必留其人爲質非意陵轢勢不可敵夷長等逃去鄂虜追之發銃殺夷長二人越土呂府夷相議曰鄂羅斯來據我島嶼至非道如此太可怨憤且我每歲捕臘虎輸之稅餉與諸物交易以養身命今爲彼所妨不得射獵何以爲生乃與羅處和夷長率衆駕船至宇兒婦射獵鄂虜又發銃劫之盡奪其從行家財重寶蝦夷大怒謂前年殺我夷長今年奪我財寶如此橫逆安可忍耐宜盡力以報讐怨羅處和前歲亦爲延遲遲所虐怨鄂虜乃與之相議作毒矢刀槍諸兵器令其衆曰見

鄂羅斯人輒殺遂至宇兒婦誘殺八人聞鄂虜多居磨勘流島乃踰海至島誘殺十七人謂不殺盡大衆在和邇腦者則宿憤不霽然其衆强盛不可不用心也乃增兵器毒矢自西浦越山至和邇腦鄂虜傍山臨河穴居蝦夷分兵急襲擊殺男女數十人鄂虜散走爭挽大船下海蝦夷乘勝追擊以刀槍毒矢逼之斬獲無算鄂虜得脱者僅七人蝦夷大捷而還安永元年蝦夷獵宇兒婦鄂虜不至二年又獵見鄂虜巨艦蝦夷欲戰鄂虜不進夷人謂鄂虜來必欲報前歲之怨我輩兵力不足以當大敵不如先還以爲後圖乃發船歸越土呂府是歲

海多颶風夷人謂鄂虜停泊宇兒婦者其船必壞明年復獵宇兒婦鄂虜巨艦果爲風水所壞作屋海濱留住夷人持弓槍逼覲虜出迎不持鳥銃謂我與蝦夷無有怨隙將欲舍舊圖新結好通商乃贈夷人煙草食物以悦適其意六年鄂虜巨艦至和遏𦪌留住虜人乃徙就焉鄂虜聞二島蝦夷仇殺則其所侵奪諸島皆置酋長定狐皮之稅一男必一皮或有輸臘虎皮者遣僧徒弘邪教一男必一婦拜跪必點指於額胸兩肩掛鐵器朝夕禮拜皆耶穌法也以虜語改命諸島人名自是鄂虜遣其徒累累相踵欺瞞譸張無所不至自宇兒婦以北

諸島皆改命名謂爲虜人隸屬　中國既不以遠略爲念故虜之改命我屬島者不能的知其爲何歲月唯以蝦夷人言考之命羅處和以北者係延享寛延間事改命羅處和以南者爲明和年間事也蓋自極北諸島皆命一二紀號至宇兒婦曰蟬臘才者猶言十七也虜以是而謂自我生髮未燥已聞千島是我地也豈知吾之名加摸沙斯加實在其前北島萬里皆我之荒服之地哉松前依山海爲國地勢南嚮北極出地四十一度距津輕三廐僅五里諸國商舶雲集自暮春至季秋次松前者曰箱館曰江差竝人烟稠密舟車流通故總稱曰三港其紡轄東西鄉戶八千八百八十餘口三萬一千七百四十餘夷人居內地者戶一百二十餘口四百五十餘蝦夷合東西地戶五千九百一十餘口二萬六千三百五十餘是文化簿籍之大略也蝦夷謂　中州人曰斎母自稱曰愛儂凡松前之政自古來専資商稅不喜農耕故其民无論少長爭務漁獵市易至夷人殆有不知田作者舍利宗野北蝦夷謂之三場是其邦君之所親治其斂征稅法制頗與臣下異其他漁獵之場其所至某所某地至某地遠近廣狹皆有分域是其臣下之所治內外商賈詣其門甘言重幣以請各處分地君

臣擇其價最貴者付之凡內外漁場稅金至六萬餘兩商人乃建稅舖遣幹事者居之船載米酒諸物與蝦夷土產交易轉輸之　中州各獲其利外人絕不能到蝦夷惟宗野厚岸久奈志理三處松前遣家臣駕商船至其地謂之上乘故无論夷地事務其方域廣狹大小國人槩無知者其待夷人法制大異禁與五穀種教文字夷人習　神州言語被簔笠著脚絆草鞋凡染漬　神州教化犯之者有刑多出物以贖罪蓋欲愚之使易治也三港各有沖口番所諸州運船到點檢其武士虛無僧必皆追還不許登陸他州民賃作過年者命輸越年

役自正月留住至五月者輸半役錢六月後必驅他州人出境蓋謂自六月至秋冬有無漁獵皆不可知他州人留滯松前則糜費國財故逐之又嚴禁民戶滋殖蓋恐戶口增則米價沸騰也松前政事大率多此類也安永七年鄂虜迷的理以羅處和人為譯至東蝦夷機答布上疏請通信交易適松前士新井田大八在稅舖言令歲宜速歸國明年重來以聽指揮迷的理乃歸國至明春復來獻土物請允互市松前言外國交易非蝦夷所能辨宜至長崎請乞乃與糧食却還之松前又諭羅處和人是後汝等來交易不拉鄂虜者當允其請然羅

處和既為鄂虜所脅制不能來迷的理還至宇兒婦繫船和邇腦明年地大震海嘯飄其船至山上迷的理造小船始得歸國先是延享元年陸奧南部商船遭風漂至鄂羅斯國其生存者勝左衛門利八等五人虜主所以撫恤之甚厚授勝左偽官以其子年少有才命為一船帥至是率七十人駕巨艦至　神州地方海路為人所殺一船皆死不知何人所為其船漂到宇兒婦之阿答吐彝適蝦夷往視之則船空無人唯有一屍如被斫殺者狀遺罽木綿金器硝藥等鄂貨堆積蝦夷意怪不知其何故當時夷中政未嚴夷人乃奪其貨物又恐鄂

虜疑蝦夷殺而奪之於是燒其船以滅迹後夷人有到遠島者告之鄂虜鄂虜大怒曰國王所臨必有政道故其人民不肯為匪法之事是無政道可以見其無主君安得言　日本統轄唯開拓其地者卽是島主君也自是屢有忿言天明四年迷的理重來圖挽山上大船下海弗克五年勘定奉行松本秀持受　命遣山口高品佐藤行信皆川秀道青島軌起菴原宜方巡視蝦夷因諭曰　幕府以夷地委之松前諸國商賈輻湊輸稅金占漁場法制自不整肅或言其山多金銀礦唯從前無開拓之方因命諸人相其土凡地理物產有無金銀商

賈交易事宜須精細撿覈无論彈壓地方饒裕財力方法乃至救濟松前手段皆要用心考究且聞松前所獻玉錦鷲羽是異域所出自遠蝦夷而至加以近歲夷狄稱赤人者來到蝦夷商賈往往買其物產恐有外國往來之路宜盡力究問審地理得要領歸府逐一上聞高品等乃至蝦夷東西分部探討高品軌起行東部厚岸機答婦踰海至久奈志理欲探越土呂府宇兒婦諸島遭逆風留數日松前臣為鄉導者言渡海艱難以沮之不得已引還松前佐藤行信行西部明年高品軌起遂至越土呂府召見鄂虜伊如欲等踰海至宇兒婦島還

具言加模沙斯加等諸島嶼、自安永年間、被鄂虜蠶食浸淫、遂及宇兒婦情狀、然是時松本秀持既黜、桑原盛員代之、事遂寢、寬政元年、蝦夷復亂、初飛驒民久兵衛占久奈志理厚岸等四處稅鋪、其幹事者多不法、或與夷婦姦、夷以前例責償、則反遭摃怒、銜冤不訴、又恐嚇蝦夷曰、夷人懶惰不事事、吾將盡毒殺全島蝦夷、適夷長病乞酒稅鋪、與之、夷長飲之而死、一夷婦食稅鋪飯而死、衆夷謂前言信然、大怒曰、稅鋪平日遇我輩不善、況以毒殺人、此恨安可忍、當盡殺鋪人以報之、乃聚其衆二百餘人、每逢稅鋪輒殺、凡前後所殺七十餘人、松

前聞之、遣新井田正壽松井廣䜴討之、至儂加麻布、適夷長月彝等、以計誘降叛夷、率到其營、正壽等乃鞫問罪狀、斬三十七人、其餘皆赦而弗問、月彝以下有功者、賞賚有差、亂始平、月彝子亦黨叛徒、故殺之歸順、終始拮据尤力、故命爲久奈志理總夷長、明年松前遣高橋寬光至北蝦夷、相建商館處所、西至狐濘突、東至志禮杜胡而還、四年　幕府遣最上常矩至北蝦夷西至嗢峻內、東至騰吻而還、光是伊勢白子民幸大夫磯吉船遭風、漂至鄂羅斯國、其人奇利盧者厚遇之、上書虜主、請送還漂客、虜主使奇利盧子竦苦滿護送、自加模沙

斯加發船、至蝦夷之根諸、松前飛書報之　大府、虜人言、國王命護送漂客至江戶、有國書及進獻物品、留待數月、若無消息、我當發船直抵江戶、松前以官吏將莅言、敝邑絕無米穀、唯以斂征、養士民供軍賦、每歲請羽州官粟五千苞、其餘士民皆買米以食、故平日財用甚匱、不足以備非常、況連歲無漁、颶風壞船、官吏來莅、將何以供給、請得轉近國粟賜松前、以供公務　官命以津輕米千石賜之、明年三月、官使石川忠房村上義禮至松前見虜人、問所欲言、竦苦滿請於久奈志理交易、二人以聞、閣老松平侯定信曰、鄂羅斯連接松前、順風

行船、不費時日可達、路費至少、故願松前通市、若長崎則道里遠、爲虜人之所不欲、我宜以是後可到長崎爲答、則彼言屈、自然退卻、不來無疑矣、二人乃盛服召見竦苦滿、諭以　國家常典、竦苦滿進虜書及所貢一角獸唱更鷄哆囉嗹諸物、二人卻其書、賜牌書眉尖刀米麥鹿鷄諸物、還之、牌書諭是後宜航長崎、不許至它方、不得帶來邪教像器書冊等諸事、事詳北虜志、七年鄂虜滑失力復來宇兒婦、圖挽山上大船下海、船稍損傷不堪用、滑失力乃與其徒三十三人留居、以網捕臘虎、與厚岸根諸久奈志理越土呂府蝦夷交易、當初松前

不下令却之故虜人偃然自得視字兒婦爲己有任意漁獵放縱無憚然滑失力性暴虐使下人人心不服往往有駕小舟逃去者八年秋八月虜艦一隻至蝦夷之阿部田登山者三十人張布袋爲屋留九日以斧斤斬伐大木松前遣高橋寛光加藤肩吾等往視虜言是暗厄俚亞國人貌刺東自伯西兒經角利勿爾尼亞欲赴廣東遭颶風至此請賜薪水明年秋貌刺東船復至繪鞆請薪水松前諭其勿重來却還之　幕府聞鄂虜蠶食蝦夷屬島松前以藩小兵寡力不能制謂因循不悛恐生後來之大害十年遣渡邊胤大河内政壽三橋成

方等巡察蝦夷地方石川忠房在江戸掌措置夷地事胤等率屬吏至松前政壽至東蝦夷之沙磨侪成方至西蝦夷之宗野三人至冬歸府具言夷地情狀　幕議以松平忠明管警衛蝦夷地事未幾忠房政壽成方及羽太正養又同受警衛之命閣老戸田侯氏敎參政立花侯種周總司其事收東蝦夷地南自浦河北至志禮杜胡及諸島嶼限七年從　幕府措置因賜松前稅金若干忠明等五人既得顓制夷地則相議曰蝦夷土人唯具形體未知倫理男則被髮不剃鬚髯女則黥口及雙手小兒羸形或服狗皮皆食獸魚不食五穀卉服左

袵以繩爲帶立木爲屋或有穴居者不知文字不辨年紀大小有病者無醫藥唯服草根故有痘疹疫癘流行夷人死者不可勝數其父兄親戚死大小哭泣穿地瘞之燒死者屋宅不營祭祀其性至愚至直松前以小藩故不能控制夷地其漁場皆分附商人以征稅供國用國用匱而征稅滋漁場商人爭爲姦利肥己嚢橐詐僞儥慝以眩惑夷人夷人以此日月彫弊皆怨望松前苛政彼鄂虜之拓土地者無宅假仁義務詐術既已幷呑許多戎國今聞蝦夷怨松前以漸蠶食我屬島二十來逼東蝦夷地蝦夷四面臨海土地廣大不能設城壘如

内地開拓之術莫如撫恤夷人大播仁政使其同心一致感戴恩德不爲鄂虜所煽動誑惑是則以人爲城絶外寇蠶食之念實萬世不易之計也今宜反松前苛政敎　神州之道覃德化於夷地則百年後蝦夷當盡變爲良民按多賀城碑曰去蝦夷國界一百二十里是惠美朝獵征伐蝦夷刱鎭府於宮城郡建碑所表即古蝦夷國界也延暦中坂上田村麻呂大奮威武遠醜類於萬里以海南北定封境是今蝦夷國界也當時建碑壺村題　日本中央是蓋前知有今日開疆之擧者昔賢卓見實可感仰今若開拓土地果如坂將軍所期則

日本實如湧出一國者其功利德澤蓋非可言語盡也然爲之須有漸移風易俗其事至難自我促之恐悖人望宜待時來因彼情願以一新舊染方今急務在于綏懷夷人各所容舍置吏員以掌其事命南部津輕二家出兵卒飭器械擇要害叛邏所日夕警衛則防海之備有餘守兒歸島既被鄂虜占據越土呂府島不得不嚴守衛簡官吏蒞夷人綏懷方略最宜注意此島又蝦夷地形多險人跡殆絕故傍海岸行舟亦不免阻風送日若萬一有事報急非易不得不開道建舍以便往來一歲經費當以五萬兩爲額乃上夷地經濟大本議　文

恭公再三審問後盡從其言十一年春二月閣老松平侯信明諭開疆意旨曰聞蝦夷土地未拓衣食未備人道未明太可憫傷今遣官吏播德政弘教化當使其服日本之威德不爲外虜所煽動然事務姑息濫賞輕與以取夷人之悅則財物有限非爲可繼之道也目今經濟宜因夷人交易以潤益之唯交易聽商人所爲則事多不正當差官主管以贍恤夷人爲務平權量訂物貨不以粗惡惑夷人要使夷人歡欣踴躍以趨其事則異日物産漸裕播包漸增然　幕府開拓土疆非圖利國益上綏懷撫恤是爲第一要務衆人皆宜知此意宜教夷人耕作樹藝使其知五穀可以養生肉食不如穀食之甘美假令不能遽改漸次教導至於異日一變風俗其成功必速教夷人必須言語説諭唯要言行一致無有内外彼爲夷種然其性極慤若我所以遇之或有不誠使夷人謂　日本人多僞生疑猜之心非所以綏懷遠夷之道皆宜旦夕用心言行以誠實爲主役使夷人其糧食宜從定格因遠近頒給無惑其中効力非常者糧食外隨宜賞之加給物件或酒食又要不流姑息須使其知賞賜之多寡因功勞之大小爭相奮勵從事無懈聞從前禁夷人習　日本語今開其禁當使夷人學

和言爲和人唯和人用夷語者依舊一切禁之夷人漸漸感我德化服我政教其衣服屋宅有欲遵我法制者宜與　日本衣裝教　日本家居使他夷有所歆羨仰慕皆爭爲之凡尊君上孝父母友兄弟信朋友人倫大道皆要教訓化誘又須教以文字又聞夷地風習豪富者多蓄妻妾貧窮者多鰥曠是故生毓不蕃戸口不長是尤爲陋俗不可不改革者宜使男女各有配偶生子長孫皆知人倫然前數事爲之當以漸措置有序務期成功不得急遽強之大忤夷人之情致僨事之患夷人疾病當與臥蓐醫藥飲食盡力撫養使其無死喪夭札

之患衆人宜膺奉　上旨體　德意思所以教育撫字之方於其所管地方競相淬礪以圖報効是月松平忠明大河内政壽三橋成方發江戸赴蝦夷三月村上常福遠山景晉長坂高景以膺受　命赴蝦夷又作官船數十隻富山保高高橋一貫等駕政德船發江戸赴蝦夷之根諸以　大府意諭夷人勿使疑惑擾動時堀田仁助以長暦學從行測天度海路作圖進之秋七月夷地浦河有大熊害人物村上常福命細見某西村某索捕累日熊欲攫細見拔刀刺喉轉攫西村又拔刀斬殺之衆人見之皆大驚松前以官吏自津輕三廏至松前

南部佐井至箱館私邑錯居其間不便請重上箱館近傍至浦河地以知内川爲界許之乃賜松前武藏地五千石官吏至箱館會議以夷地草昧政宜易簡定法三章以約束夷人曰奉邪教者與親外國者最爲大罪殺人者死傷人者與盜賊抵罪又以夷人所行械加擊熊祭皆爲惡俗之甚者下令嚴禁之又穿耳貫鐶及黥面手者不問前者唯禁後生爲之又建會所於昌野白額藥里昆布牟彝善法地能古茂俚別安禰別儂化厚岸沙磨侉十處雇江戸醫數人至夷地以療病者官吏又買南部牛馬四頭養之山野以供騎乘輓運夷人始見

牛馬驚懼不敢近後漸馴習知其爲便則大悦自是牛馬年年繁殖至充牣夷地忠明自根諸巡行志別測志禮杜胡岬成方進至浦河而病數日得痊皆還箱館議事政壽開沙磨侉新道命中村意積最上常矩董役沙磨侉有知越截靹筑子等地爲夷中第一險阻或懸繩攀梯或跼歩巖間或候潮退奔過辛苦萬狀行者莫不惴慄前人以財力不給不能開路由官吏鏟削大險後人得去難就易免顚覆死亡之患後南部又益用力道益修治云常福高景過年沙磨侉景晉行至母衣泉近藤守重山田嘉充當踰海至越土呂府以時節稍後期

明歲渡海先是閣老唯戸田侯一人總司夷地事至十一月　命衆閣老以直月聽夷地政忠明等五人請命南部津輕各出兵五百人防守夷地許之南部兵守根諸久奈志理越土呂府津輕兵守左原越土呂府皆以箱館爲老營其後大河内政壽遠山景晉竝皆轉職不關夷地事忠明等四人請增夷地吏員俸金八王子千人頭原半右衞門請率其歩卒百人開墾夷地以農兵備非常許之半右衞門至白額弟新助至俿物分兵屯田爲戰守之備十一年春正月輸送弓銃槍仗諸兵器於箱館越土呂府等諸信地先鋒卒井上某請率其家

族從住蝦夷見許、謂之在住、在住自是而始、凡 幕府
士大夫不拘高下、其請從住蝦夷地者、必蒙聽許、皆賜
金帛增俸祿有差、至祿三百苞賜辨裝金百兩、增俸十
二口金二十四兩、戸川安論大河内政良受 命、巡行
蝦夷至久奈志理、 官既已大造船舶、以伊豆海險惡
運船屢壞、 命浚其波浮港、以備停泊、自是官船至蝦
夷者、皆免淪溺之患、夏下總民伊能忠敬、請至蝦夷測
量陸地、作圖進之、 官定蝦夷運糧制、發府帑預買候
國明年之粟、以越土呂府最爲邊防之不可忽者、 命
近藤守重山田嘉充、踰海安集夷人、島中男女不過七

百、多服草衣、或有羸體者、海多魚、以無漁具、不能捕、候
鱒鰍遡流投入、獲之甚寡、或採掘草根以爲糧、故衣食
不足、饑寒死亡者、每歲不知其幾何也、二人勠力、撫島
夷之艱苦、以攝津商人嘉平長海運術、命駕其巨艦、裝
載貨物、直抵越土呂府、夷人見我巨艦揭日輪標幟、皆
大驚嘆、乃頒其貨物、以贍給夷人、新開漁場十七所、授
漁具教生業、夷人知網罟笭箵之多獲、不勞力、皆爭勸
營業而無倦、始得煖衣飽食享生民之樂、感戴 中國
恩德、膜拜天地、感泣無已、蓋自是越土呂府爲光化之
域矣、

北島志卷之一終

北島志卷之二

水戸　彰考館編修臣豐田亮撰

鄂虜之留住宇兒婦者、不肯歸國、閣老命四有司議定偵探措置事宜、松平忠明曰、官吏諭鄂虜歸國、恐言語不通、要領難得、前歲既諭其竦苦滿國法、許外蕃到長崎港、若到他地者、必摧其船、留其人、因賜信牌、明諭其事、彼既知之、故鄂虜在宇兒婦者、唯宜問其還否、若還則給蝦夷船數隻、不還則宜悉捕之、長繫蝦夷箱館等牢獄、可也、石川忠房曰、前年既戒敕鄂虜使人、彼不得言不知我國法、今踰境闌入我地、是侮　日本也、自古來蠻舶入長崎、命九州諸侯、以巨礟摧其船、鏖其人、實有前例、長崎為接遇遠人之地、猶尚如此、況其它地、不可容貸、官吏宜召鄂虜、嚴命歸國、若或抗拒、當應時鏖殺、無有所赦、以視　神州之威武、以絶戎類之覬覦、羽太正養三橋成方議曰、曩命蝦夷諭鄂虜歸國、事情不通、今遣官吏詳說利害、極是、唯與虜人問答、不能知果得要領與否、官吏應接、與蝦夷不同、萬一虜人拒命、或囚繫之、或鏖殺之、不得不如忠明忠房之議、然聞彼輩設倉窖、貯貨物、私與蝦夷人交易、以是考之、彼蓋欲以交易營生理、莫如命越土呂府官吏精細檢查夷船赴

宇兒婦者、不許齎酒煙米穀等交易物件、諸事如此、以困苦虜人、則彼知志願不就、究竟當退歸本國、　官用正養成方議、享和元年春、松平忠明石川忠房羽太正養巡察夷地、遣富山保高深山運營赴宇兒婦島、夏四月、忠明等三人至箱館、命築造船場、架新橋、名曰榮國橋、忠明行西部、忠房行東部、期至舍利相遇、正養踰海至久奈志理、舟行周度地勢、經畫區分、皆飭以風惡不得歸、泊杜麻利七日、從人飲島中水、多病者、正養命重松其擇地鑿井、不日而成、水甚清冽、島中有井、以是為始、夷人皆驚歎、　中國人智慧叵測、因名曰重松井、正養發船還、到飛樓閑臘虎川泛溢為患、命決下流於飛樓山、為瀑布、三人竣事歸府、保高等以六月至宇兒婦島、見蝦夷獵臘虎者、問鄂虜滑失力所居、命先行告官吏至、滑失力意甚惶怖、言官吏何為來、得非圖我乎、夷言、緜觀獵故、非有他意、滑失力意始安、言來日當發銃以示無惡心、保高等建標柱、大書天長地久　大日本屬島、滑失力發銃、與從者出迎、脫帽低頭跪沙上、前行導路、路上見其所建十字形標柱、其家以土築成、形如窖、有亮窻烟樓、室中數哆囉嗹、設胡床對坐、保高稍解虜語、問其來意、滑失力曰、為獵臘虎來、又問欲交易否

曰　大邦嚴禁交易旣明知之因出臘虎皮贈二人不
受滑失力曰齎來米酒皆盡大窘困請少賜米酒二人
曰伱等窘困不僞當與少許如交易斷不得許乃與米
一苞酒一樽滑失力甚悅張宴饗之意甚款曲及暮二
人歸虜率男女十八人送之問其姓名各進言之又發
板倉中巨礮閱其板倉則儲網罟銃砲諸物以本國無
運輸其衣服資糧甚寒儉二人到海濱宿少𠩄俄而虜
人來言滑失力性暴屢遭撻罰辛苦難耐願歸化　中
國得往越土呂府明日滑失力率男女到海濱請官吏
留宿二人不許遂發船歸越土呂府乃與島中官吏議

是後島夷漁獵宇兒婦者檢查其船酒烟除自用外一
切不許齎渡併其不得與鄂虜交易先是忠明請遣吏
人巡覽北蝦夷乃命中村意積高橋一貫五月晦自宗
野發船至北蝦夷之紫羅努志二人遂分路而進意積
行東部百五十餘里至內物適七月朔大風雨冷甚從
行夷人言今不還則恐不能歸不得已遡頓內茶自騰
物沿過前所經地而還一貫行西部百六十餘里至昂
野從行夷人言自是假風波恬和行舟八九日或至山
丹渡口唯不可知留滯幾日必將失歸船之期適大風
雨氣候變冷糧食亦竭則自是回船凡二人所到東西

部三百餘里夷家則僅止三百二十餘戶其荒凉可想
也大抵北蝦夷山嶺相連地少平曠風氣甚冽寒倍宗
野雪積四五尺海岸皆冰冬春舩載食物使犬挽行冰
上其屋宅自暮春至季秋居海濱冬初傍山作土室深
藏不出候晴日蹈氷獵海豹五月至七月晝間稍熱朝
暮猶　中國十月氣候旣已係蝦夷種類故自稱愛儂
然松前政令所及自紫羅努志東四十里曰嘔峻孤潭
有戍館漁場聚志禮杜胡以內夷人漁鰊鱒海鼠用意
撫恤交易自紫羅努志以西二十里曰頓內有戍所漁
場聚奈余盧夷人爲漁御之如前西自阿剌懷東自多

來加以往諸地政令不及故於盧胡主賣連等夷人言
語風俗皆學山丹其來嘔峻孤潭交易我亦以山丹人
視之往歲宗野北蝦夷人皆至遠地交易自松前建戍
館於紫羅努志爲交易夷人足跡遂不到遠方要之松
前所制御土地僅僅止此至遠地夷人亦不敢意爲松
前管轄也四有司乃作疏具言其事凡二人所經歷目
擊風土人情詳見下二年春二月以戶川安論羽太正
養爲蝦夷奉行其它或以情願或以遷轉或以流例竝
賞賜白銀時服罷夷地職任勑奉行政廳於箱館初
官命松前限七歲上東蝦夷地至是盡收其地　官親

自斷治、唯西蝦夷地、松前得管轄、如故、命安論正養與會計府、議定開拓經費大本、秋九月、閣老牧野侯忠精謂二人曰、官吏征戍夷地者甚衆、又有南部津輕二家兵、其死喪葬埋、不容無寺院、乃命建善光寺於臼、等澍院於沙磨伱、國泰寺於厚岸、治官吏戍卒之喪、且掌檢查邪教之事、毎歲賜寺各米百苞、金四十八兩、俸十二口、其剏造工費、佛像經籍、及僧徒辦裝、皆以官財爲之、是歲、命近藤守重、山田嘉充、至越土呂府、差人覘鄂虜在宇兒婦者、其人還言虜人情狀、比舊無有大異、唯蝦夷到島、將捕臘虎海豹、虜必先到、追逐水族、以妨漁獵、

又自石沒石利以北諸島、聞越土呂府繁盛、將來到此、則被鄂虜却還、竟不得達、蓋前此、松前絶無供給島與政事、島民衣食匱乏、死亡甚衆、故去此就彼、與虜人親狎、近歲仁政遠被、夷人漸疎薄鄂虜、故鄂虜妬忌、至妨漁獵、却島民也、冬、守重嘉充歸府、具言其事、安論正養相議曰、鄂虜留住不還、當盡逮捕淹禁、如松平忠明議、唯蝦夷以北至加模沙斯加、雖是我屬島、然非我與彼論定輿地、作圖畫界者、彼或誤認實爲叵測、前歲賜書及信牌、虜人必眛我文法、亦不可知其通我意旨與否、今遽問罪、似非允當、二島防衛森嚴、虜人斷不得闌入、且虜僅僅十餘人、何足介意、旣絶交易之路、虜人必窘、久當退還本國、然蝦夷於鄂虜、心腹叵測、萬一或爲姦闌、以酒煙諸物、換臘虎海豹皮、還來欺己、所獲則虜利其交易、終久留而不去、謂宜三歲間嚴禁蝦夷不得到宇兒婦、則鄂虜生理自絶、當歸國無疑、因上疏言其事、許之、乃下令禁蝦夷人到宇兒婦島、三年、春、箱館政廳始落成、安論當赴任、閣老賜二人下知狀曰、蝦夷之政、宜用心措置、不致夷地彫弊、不得遇夷人以横逆非理、諸島與異邦接壤者、宜嚴正處之、无論中州人、雖蝦夷、禁其航海異邦、或異邦船到岸、宜留之其地、卽日飛

報、耶蘇邪教之禁、宜恪遵愼守、無有懈怠、又戒飭處分物產、警備不虞等數事、二月、安論赴箱館、定夷地行程里數、初箱館至越土呂府、路程凡二百七十餘里、以其開鑿通道、故漸近至二百三十餘里云、安論善御馬術、乃請置牧於阿部田、放官廏馬、及南部仙臺牝馬、自是蕃息阜盛、多產良馬、原新助專掌其事、又穿井箱館以多巖石、不成、富山保高索山中清水、以梘引之、衆人賴以獲濟、故名曰富山泉、文化元年、春、徙龜田舊衙爲奉行交代館、夏四月、羽太正養以交代至箱館、先是寬政十二年、試闢墾箱館近傍地、知其宜稼穡、乃請起自明

歲大墾田野許之募諸州多人口情願徙住者營屋宅授耕具督促墾闢凡得田百四十町自田二十町自是墾闢歲滋不可殫紀其費用以官船所得利銀充之閣老命奉行揭示禁約申明正德條制建高札於海浦自箱館至木子內凡九所自乙志部至石崎凡十三所是歲造龜田萬年橋二年夏六月羅處和夷竭列谷律等十四人至越土呂府菊池宗内捕而訊之言本是羅處和蝦夷志禮彝它非鄂羅斯人其父敢推愛儂明和中被延遲遲驅略來宇兒婦島羅處和既爲鄂羅斯所奪故改今名後遂的理上書松前乞市易父子實爲通譯

目今鄂羅斯聞　日本拓越土呂府命東察加差羅處和人覘內地形勢使其急速報聞若交易可就今歲宜以鷲羽換　日本酒且言滑失力以蝦夷人不到谿窘困遂發船還列蚊蟄杯島節候稍後不能歸國重來宇兒婦過年罹疾既死女子又死其存者十四人復到列蚊蟄杯候風送日夷等來路遇之具聞其說安論乃命禁諸一室使南部兵士守衛之是歲賞日浦孝婦阿璉造七重當盤橋改名支骨川曰千歲川三年春三月羅處和夷伺守者怠乘小舟逃去關谷茂八郎發船追之至宇兒婦不及而還秋七月夷船一隻至越土呂府之志茂土鹵其人衣鳥羽形狀甚異捕而訊之則欸曰民等非虜人即陸奥南部人前年駕商船遭風漂至合樂没石利島經志牟執挑島至加模沙斯加鄂虜言我方遣使請交易於　日本是後必將結好通商明歲當出大船送還　日本既而虜使還言　日本不許交易結好不成不能送還民等大失望駕小艇經諸島歸到此土乃言其狀於　大府召南部吏人附之還遣本國八月賞鍛冶村二孝婦阿立阿際賜俸米白銀若干以戶切地村民母阿烏年百六歲賜俸米緡錢若干九月十一日虜艦一隻至北蝦夷之於布彝泊是時松前兵

既已以寒引還虜登陸捕一夷舍銅版文字舉帆抵嘔峻孤潭登陸者凡三十人入稅鋪乞販易我卒揮手拒之則虜發大聲罵詈衆賊盡突入蝦夷皆逃虜捕我卒富五郎源七等四人還船解縛寘之倉間穴中遂大肆侵掠奪米酒煙草木綿諸物放火燒稅鋪校倉船舶放還於布彝泊夷人又舍銅版文字及鳥銃衣物發船而去夷人以無船舶遂不能報之松前也冬十月箱館火總門揭示場交代館倉廩及街市皆燬正養命作假廠徙罹災者出米粟材木賑給有差安論正養皆以爲箱館無井不能防火災前警衛官石川忠房議與此協

人戮力、命穿井於大町、鑿巨巖、始得清泉、以筧引之箱館人家、以三人所爲、故名之曰噐泉、四年春三月、松前柴田某至北蝦夷、始聞前年變大驚、即日遣人報之松前、二十二日、　大府下令松前曰、蝦夷地方、自古係爾家進退、以與異域接壤、政令難及、故襄命上東蝦夷地、從　大府處置、西蝦夷亦以邊疆至重、兵力難周、故今命盡上其地、因賜爾祿九千石、松前老侯道廣、以治蝦夷不治兵備不飭、致仕後言行不謹、被譴囚居、夏四月七日、下令戶川安諭羽太正養管轄全蝦夷地方、其商人土人占漁獵場者、悉皆依舊安堵、勿有動搖、十日、北

蝦夷之報、始至箱館鎮臺、即日飛書以聞、正養以宗野爲西蝦夷最要衝地、遣深山運營小川常存、及津輕見兵守之、見兵寡不足以當要害諸地、乃請一諸侯兵戍守、適聞南部擇精兵一千八百人待有事策應、乃命先發其二百五十人、許所請侯國兵到交代、　幕議謂北蝦夷隔絕大海、防備非易、目今宜以宗野爲斷、警衛内地、至後年方始下手、正養盡進虜人所舍銅版文字、鳥銃衣物於江戶、二十三日、虜艦至越土呂府之内淋登陸、捕戍卒五郎次左平等五人、掠米鹽鰥鱒衣物若干、放火燒戍所、一卒走告急舍那會所、守舍那者官兵及

南部津輕兵九三百人、長官菊池宗内適押解南部漂民至箱館、貳官戶田又大夫關谷茂八郎等、皆俗吏不知兵、二十八日、始聚衆人會議、醫人伊藤見達進曰、宜於對廳岬琉別岬南部營上、排列巨礮、見虜艦來近、開砲擊碎之、關谷素怯、不用其計曰、硝藥不足、莫如併官兵二家兵、據會所拒戰、明日虜艦果來、官吏遽命芟山上草結營、以兵不足、黜工匠爲兵、命執鳥銃、工匠搖口罵詈、皆逃去、二人言虜情叵測、或有所請、我宜不妄動、察其情勢、乃遣幹事者陽介、揮白布幟止銃丸、虜不顧、發巨礮、遂進登陸、二人猶不悟虜意在戰、嚴制官兵不

得發銃、適陽介中飛丸、始命發銃、虜據川上糟倉接戰、初見達謂陽介官長不知兵、戰必無利、吾不解夷語、不能使夷人、子爲通譯、衆夷信子、吾當與子協力、指麾衆夷、乘機決一死鬬、陽介許諾、蓋蝦夷以銛鏃殺獸魚、銛長類槍、夷用之至熟、故見達作竹槍若干、意欲率夷人血戰決勝也、陽介被傷、則見達計遂不得行、官兵及二家兵、發銃拒戰、一卒發巨礮、摧糟倉、虜人氣頗沮、燒倉駕艇還海、津輕兵亦自燒營、日既暮、洋中放巨礮不已、時兵卒多逃、戶田曰、硝藥既盡、計無所出、唯有死耳、見達曰、我兵勢既屈、莫如人人協心屏氣、潛形匿影以待、

敵人必謂我既逃去來此侵掠我一齊突出盡力鏖戰以卻敵戰若不利放火自刃可也闞谷不聽曰若敵自那與可登山下瞰我營亂發銃砲滿營皆爲肉醬矣當先退卻以圖後舉乃命二家隊長退兵皆奉命間宮倫宗爭之二人不從遂率衆逃入山中戶田途自殺虜遂登陸掠庫物兵器無遺放火盡燒會所發船而去有一虜留舍那使酒陵轢蝦夷蝦夷怒而殺之戍人行十郎殺一虜探其懷中獲鄂虜呈松前耆闞谷走至風列別見達請晝夜兼行告急箱館闞谷許之且命率潰兵偕往五月十日至久奈志理之杜麻利以向井久敬言留

其衆自東蝦夷之傷化至箱館行程凡二百餘里見達疾馳八日而達衆人大驚正養即日飛檄告佐竹酒井二侯言虜賊突來侵越土呂府將及久奈志理既令南部津輕濟師若賊以大衆來寇二家兵或不足以當之宜速發援兵來至箱館其銃隊步卒大小砲硝藥務要完實若兵士調發未備當先後奔馳以赴警急可也列國兵賦固有定數然事生意外變故呼吸宜諒此意以投竅會蝦夷爲防海緊要之地虜賊登陸必且用其所長銃砲交戰我所以捍禦敵人者亦宜多發火器隊遏其衝突焉是羽檄以二十四日夜至秋田佐竹侯義和

命向井帶刀爲將即時發兵至翌日未時軍裝既成兵士陸續奔馳至箱館者五百九十餘人號令整肅觀者莫不嗟賞津輕以二十二日奉檄二十三日發兵酒田即酒井侯南部以二十六日奉檄酒田六月朔發兵南部六月五日發兵四家兵凡三千餘人正養乃以秋田南部兵九百餘人守箱館又以南部津輕酒田兵防守左原涌河厚岸根諸久奈志理松前江差宗野舍利諸要地向井久敬時在久奈志理謂虜必且來侵乃聚戍卒夷人爲戰守之備適兵方更番堪戰者殊尠以敬命以綿布作旗幟幔幕張之山上海岸夜則設篝火以爲疑兵

夷人聞之麕至踴躍思奮又復命晝夜作短弓毒矢及捕熊弩甚衆列弩海岸以待敵來又使鍛工造鐵搶須之夷人因令其衆曰虜賊來寇我輩當盡力奮鬬事若不捷余必戰死汝等同蒙國恩然非士伍宜全性命待援兵之至衆聞之涕泣曰官愛恤我曹大恩銘骨我曹何難捨命以報　國家自是夷人誓死固守兵備盡飭既而賊至近海遠望知其有備不可侵引去不敢近此企可滿時在厚岸聞變馳至久奈志理與久敬謀措置經營蝦夷聞之益奮人百其勇可滿謂我輩戰死則此島政務絕無知者乃整理文書簿籍盡送之箱館深山

運營小川常存在宗野適松前戍兵誤傳賊大衆至其勢不可當皆撤備而還官私船舶泊利彌志理者爲賊侵掠又逃至宗野衆心惶惶不保朝夕則二人多方激勵飭兵卒閱船舶待賊來鏖鬪宗野由是獲全　幕府以邊警日急遣參政堀田侯正敦大監察中川忠英等帥大衆彈壓蝦夷地方先是五月二十九日官吏森重左仲駕萬春船至利彌志理乍聞礟聲震海船人皆謂虜賊將到恐懼爭駕小艇逃不可抑遏左仲亦惶遽無計携兵器若干逃三四里回望見煙燄漲天知萬春船既爲賊所燒矣六月十一日戶川安論至箱館是歲安

論當交代以松前從封故公事雜沓期稍後也十九日深山運營言虜人放還我戍卒富五郎源七南部士大村某等八人齎到虜書一通係首帥放支蕩所作其文曰以近境故命管下渡海請交易若能視猶同僚集會商議得允所請大幸也唯屢遣使到長崎曾無回音乍聞異變我國王大怒謂不允通商則將以哈喇土爲我屬國故我此行奏使倆者如此若猶不聽我請則將奴奪北地矣我所到哈喇土宇兒婦諸地必且追却其人若允我請則永世結好與相親睦否則大發兵船重來幹事將如此地矣鎮臺乃作疏審其顛末馳卒報之大府卒健步自松前至江戶二百里程凡八日而達官賞其神速鎮臺訊戍卒及大村某去歲九月爲鄂虜所捕十八日發船十月四日至加模沙斯加近海阻風不能進至十一月五日始得入黑托爾旋碌港寘四人於一室十二月放支蕩至加模沙斯加酋長許至春酋長來放支蕩諭我戍卒候問飲之酒戍卒居鄂地累月稍解鄂語然二人所言大率不能通唯聞酋長言須帶行步卒百人放支蕩答不須如此船中人卒足以了事放支蕩嘗問　日本好何物有無金銀鐵哆囉嗹答以國內金銀銅鐵絹布諸物豐饒充滿唯氈罽非土物亦

緜長崎交易無有闕乏者何所嗜好因問捕戍卒故曰遣使長崎請交易　日本不允且言我船到當焚滅之故國王命燒　日本地捕　日本人致有哈喇土一舉耳因言當重通書以請交易乃檢小冊子記　神州語者口占作一書四月三日放支蕩等四十三人駕大船戍卒四人亦在其船駕小船者二十三人二十三日至越土呂府內浦翌日虜人登陸橫行稍有所掠又翌日放支蕩等二十三人登陸捕戍卒五郎次等五人掠倉中米二十餘苞刀鋸斧鑿木綿衣衾放火燒戍所倉庫二十九日巳時至舍那海放支蕩等二十餘人駕小艇

登陸、不知其為何狀、至酉時、火光屬天、放支蕩等皆還舩、言持書登陸、欲請交易、遵國例放砲、 日本登鳥銃拒之、不得已交戰、殺五六人、我傷者三人、放火非我為之、蓋退兵後、彼自燒耳、皆放支蕩虛飾之言也、翌日登陸者四十人、發巨礟大聲吶喊、舩中亦揚聲應之、其所掠奪酒六十樽、米三十苞、鎧八十、長柄槍四十、大銃三、小銃四十、大刀三、小刀六十、餘銃九匣、箭匣、旗幕諸兵器、衣服挽楪等、不能殫紀其數也、虜人搬運、至翌日始畢、放火燒會所倉廩、猶前內浦也、放支蕩縛一水手於檣曰、不用我命、發銃殺 日本人、故罰之、三月申時、發

舩西北馳、謂源七曰、十餘年前、鄂羅斯人抵宇兒婦、壞舩登陸、至今未還、聞 日本官吏殺之、今來越土呂府、見我國衣服舩碇見存、所捕越土呂府戍卒、必審知其事、因問五郎次、五郎次固言其非官吏殺之、放支蕩不信、七日至宇兒婦島、登陸、持一蠻字板來、言前年我人至此島者、三人病死、其餘退歸本國、此書可證、則知戍卒言非僞也、十二日至久奈志理、十九日至北蝦夷之志禮杜胡、登陸、拉蝦夷十人、到舩、與富五郎等相見、皆以識面故、問北蝦夷近日情態、蝦夷言、去秋告變於頓內、然戍人未嘗來問、逮今春松前人至、具聞其事、大驚、

郎日回舩宗野、富五郎等與放支蕩登陸、夷長葉都盧言、松前人疑蝦夷與鄂虜相親狎、為鄉導捕諸人、我輩太窘、請遣戍人幹事、營漁業如故、 幕府既已大發吏卒到宗野、松前兵守北蝦夷之紫羅努志、放支蕩飲葉都盧酒、與其察罕汗像及文書曰、今後我國舩當頻來、若出示此書、當從願與米酒諸物、富五郎密謂葉都盧、鄂虜思欲以利賺蝦夷、汝等愼勿信從、宜以此意諭諸夷、放支蕩至海濱、放銃示夷人、乞夷家二熊、銃殺以充糧、歸舩飲諸人酒、皆醉臥、則遽援枹擊鼓、聲甚壯、虜一齊蹶起、發銃砲、其最敏速者賞、否者撻之、二三十至四

五十、蓋虜以是調練其卒伍也、翌日虜駕小艇至耶灣別、不見人、閱其去秋所揭小匣、又盛酒三樽揭之株木、蓋意欲以與蝦夷也、翌日至於布彝泊、放火燒戍所板倉、至嶇峻孤潭、閱去秋所揭銅版、適蝦夷識戍卒者、駕小艇到虜艦、放支蕩復飲之酒、戍卒遽作書達之松前、二十二日、虜至流淤高、燒戍所倉庫、掠大釜而還、二十九日、僅見一山、放支蕩曰、必列文志理也、既而果然、至申時、見我舩、則急匿戍卒於穴中、發銃砲交戰、奪我舩挽來、掠米五百苞、酒十樽、鹽三十苞、放火燒舩、六月朔日、放支蕩謂富五郎、予將遣你等贈書松前越土呂府

戍卒暫留不還然加意撫恤勿以爲念翌日見我船又
急匿戍卒發大銃奪我船船空無人蓋見賊來近恐懼
遁逃也乃盡掠船中所積長柄槍及索麪葛籠賊回船
利彝志理望見我赤船以大銃擬之赤船又空無人賊
發聲吶喊建十字標旗掠船中所載佛郎機硝藥米酒
及　中國蝦夷輿地圖郎森重左仲所駕萬春船也又
奪松前小艇一隻虜遂燒戍所倉庫及萬春船放支蕩
曰赤船既載兵器必將帥所駕想必逃竄利彝志理山
若能捕之當盡放還前所擒戍卒乃大索山中無所獲
則燒屋倉船舶而還賊遂留五郎次左平二人畀富五

郎源七等虜貨小艇遣還松前鎭臺具疏富五郎等諸
人所欵進之閣老秋七月二十六日堀田侯正敦中川
忠英至箱館慰勞南部津輕重臣戒飭松前家臣遣人
巡察久奈志理利彝志理諸島八月三日觀南部氏大
森營明日觀佐竹氏七重營練兵法並召其將帥慰勞
之遂巡東蝦夷曰阿部田諸地至松前觀酒井氏立石
野營試銃砲鎭臺以虜艦既遠請遣佐竹酒井二氏兵
歸國及明年發伊達氏兵堀田侯許之九月五日觀津
輕氏立石野營堀田侯歸府具言夷地情狀　幕府遂
大行黜陟以河尻春元村垣定行爲松前奉行賞比企

可滿向井久敬深山運營小川常存羽太正養以經理
不周免職山田嘉充以逗撓不進廢黜關谷茂八郎森
重左仲並以怯懦無勇放逐先是七月十六日菊池宗
内率衆至越土呂府恐鄂虜重來衝突乃議遷夷人於
久奈志理根諸厚岸諸地夷人大驚涕泣曰今夏鄂虜
來寇夷等不能協力防禦以却虜人故致騷擾如此不
獲寧處上官命遷徙它方唯夷等自先祖來世世居住
此地一朝舍去情懷實爲叵耐然　大府自八年前開
拓資給衣食夷等得安穩無事營生業者大恩銘心至
子子孫孫安得頃刻忘之東西南北唯命是從以報從

前大恩夷人之性善如此坐中聽者皆至感泣云宗内
乃理舟檝候風潮欲踰海而南以箱館有命不果徙至
秋冬則鹽豉酒漿皆盡唯食米飯鹽魚人人相勵營第
館鑿湟塹列銃砲從事矻矻無懈至十一月溫禰別海
見蠻舶一隻則大驚至明春諸人以苦寒病青腿牙疳
死者纍纍相踵夏四月十二日官吏及仙臺將日野英
馬率兵一千人來援則人人大悅如得更生仙臺兵戍
久奈志理者七百人戍箱館者一千人會津將北原光
裕等率兵一千五百人戍北蝦夷戶川安論菊池宗内
以舍那敗故亦皆遭黜罰矣是歲　官差閒宮倫宗究

北蝦夷地理、倫宗獨行、自蝦夷經於盧胡主賣達、備嘗艱苦、深入東韃德楞府、見清國吏、經歲而還、北蝦夷情狀、始得明白、蓋松前所以撫恤北蝦夷者、不如本島、其建戍所、東止於布彝泊、西止於羅宇礀泊、其置人卒、東止志禮杜胡、西止鬼中浦、故遠地夷不知其屬蝦夷、夷人遷徙、不恒其處、故戶口亦不可知其詳、大抵合東西部夷戶四百三十餘、口二千八百四十餘云、七年羅處和夷志禮彝它等十五人、重至越土呂府、深山運營捕而送之久奈志理、奈佐政辰訊鞫之、則欵曰、三年前受鄂羅斯命、你等宜至越土呂府覘形勢、前歲攻掠後想

日本人不住、當告蝦夷曰、鄂羅斯慈仁、愛憫你輩、唯以　日本來住禁市易、故不得已發船侵掠、若　日本不來、你所欲諸物、當自鄂羅斯輸送、吾將到合落沒石利島、聽你消息、若你被捕、當遣大船以救之、官吏乃下之獄、待　大府之命、明年　大府命放還羅處和人、適志禮彝它病死、其子阿歷些等三人僅存、則給小船、命石坂武兵備護送至宗兒婦島、乍逢一巨艦突來、遣阿歷些問之、云是鄂羅斯交易船、石坂曰、交易國禁決不可許、前年汝輩來大爲匪法、今日復來、欲爲賊耶、船中止我一人、絕無後援、汝等當快來決戰、鄂虜曰、我唯欲

交易、不欲戰、石坂曰、此事非吾所能決、過此十日程、到一官廳、汝輩往訴長官、必當有指揮、因作一書與之、鄂虜乃載阿歷些、舉颿去、直抵久奈志理、奈佐政辰乃命列幕百張、揭船幟、爲大兵防備者、以疑敵、適日晚雲霧四塞、咫尺不辨、則大燒篝火、以魚油灌之、明如白日、政辰號令其衆曰、我與汝等從兵事、共寢食、食止飯汁、上下同之、若虜登陸侵暴、則我當率先戰死、以報國恩、汝等努力殲賊、勿貽　日本之恥、衆聞之感奮、皆有必死之心、銃臺在其左、南部兵陣其右、排列大小銃砲以待敵、明旦虜駕小艇而至、南部兵發銃擊之、虜逃去、我又

發巨礮擊虜大船、不能達、明日虜至蜀羅牟彝戍所、奪米酒菜薪、舍玉布而去、政辰遠望、命南部兵赴之、以兵少辭、櫻井啟介不堪其忿、請單騎麾敵、不許、請爲游偵、許之、啟介介胄乘馬而馳、馬蹶墮海、霑濕而歸、虜復來前海、泛一桶、揭旗幟而去、我遣人取視、桶中藏猩紅青玉米酒及一圖、圖寫官軍昨日發巨礮、丸落海中之狀、蓋虜意欲以紅玉換米酒、其事成否不可知、故附赤白二幟、謂我若允請、則當揭白幟、不許則當揭赤幟、猶西戎諸國例也、明日虜復來奪米薪醬油、舍銅版文字而去、衆皆不能讀、虜至翻達別、政辰遣諜偵之、使蝦夷先

行、乍見道傍草間跳出虜數人、阿歷些亦在其中、蝦夷問曰、汝曩放還、今何故至此、阿歷些曰、余至越土呂府、被此舩人帶來、爲之通譯、因言、是係鄂羅斯國舩、欲請交易及薪水、以大銃拒擊、故恐懼不能近也、諜歸告之政辰、明日虜復來、測海水深淺、政辰乃命作二圖、一寫大舩到前海、官兵發巨礮拒戰、一寫小艇近岸、官兵不肯發礮、藏桶中泛之海、虜人取之而歸、後日虜至翻達別請海上相見、政辰遣一卒往、虜請如阿歷些言、卒曰、有長官在彼、當謁見訴事、虜聽命、明日其甲必丹兀老尹、率阿歷些等七人登陸、政辰嚴飾隊伍、與虜相見、阿

歷些傳譯、虜各道其姓名、政辰問舩中人數、虜以筆畫冡百二、虜請米二十苞、政辰曰、二十苞太容易、唯吾不得獨斷、當告之松前、以聽上官命、因飲之酒、虜問松前道里、政辰曰、三十日程、虜曰、等候三十日、將後契丹航海之期、固請歸舩、政辰留其一人爲質、虜不肯、政辰怒曰、前歲汝國人來哈喇土越土呂府、奪米酒、燒會所、悖逆無道、辠甚大、今日縱汝等歸舩、是我奉職无狀、不得不割腹屠腸、以謝君上、阿歷些聞之、戰慄不能言、虜問長官何言、阿歷些言、長官謂若你等歸、吾當割腹以死、虜聞之一齊起坐走出、政辰手捽一虜頭、命士卒縛之、

南部士藤井某、擒一虜於門側、啟介急到海口、虜拔劍擬之、啟介大聲言、奴輩無禮、虜膽落、舉手稽顙請命、乃縛而弗殺、時事出倉卒、南部兵惶遽發銃丸、政辰喝曰、銃丸或傷同類、宜手搏擒之、遂擒虜八人、時虜艦在洋、登牆望見之、卽舉帆直指會所、政辰曰、虜大艦來報復、我當決死鏖戰、衆皆爭奮曰、既擒虜人、有何遺憾、我輩當拋命血戰、以報大恩、政辰曰、虜俘爲彼奪還、極爲國恥、且我輩皆死、孰復報知松前、乃使南部兵衞送虜俘於別杜賀處、分既畢、乃命兵士、分列大銃、使松前商賈放木砲、虜艦既逼、彼此同時發銃、虜固慣火砲、其運用

捷速、驚人耳目、然我兵氣既奮、无論士卒至商人蝦夷、斷然不懾、放砲轟戰、自晝至夜、一巨丸中虜艦、虜艦遂退、六日出小艇至的列竭志戊所、舍水豹皮袋書匣、明日復泛一桶於海、遂舉帆而去、我竝遣人取視、皮袋蓄哆囉嗹衣、卽所擒七人之服、桶中藏書一通、卽其副判格兒吐、所贈兀老尹也、政辰既送俘於松前、時荒尾成章爲奉行、屢訊鞫虜人、虜人言、放支蕩侵掠蝦夷、皆其貪暴嗜利之所致、非出寮罕汗意、既獲辠譴死、兀老尹等到加模沙斯加幹事、非爲放支蕩間諜、明年虜伺守卒懈逃去、成章速發兵追捕訊之、虜欵　官因繫我輩

故欲逃歸國、非有邪意、成章有度量、善遇之、具疏言其情實、是歲小笠原長幸爲奉行、未幾卒、服部貞勝代之、成章亦尋徙職、先是利格兒吐復來久奈志理、還五郎次及漂民、請赦兀老尹等、又挾我商人嘉平爲質、嘉平有膽氣、周旋虜中、無懼色、利格兒吐甚敬畏之、明年與之偕到久奈志理、遣還陳前請、　官旣已得其要領、則命虜人曰、伊爾哥塗加鄂塗加首領、宜上書諭明前歲寇掠出一夫意、非察罕汗命、吾且赦還爾國人、利格兒吐卽還國、持伊爾哥塗加首長書來爲證、　官乃放還兀老尹等七人、事詳北虜志、十一年春正月、　官以兀

老尹等臨去留書、請定境界通音信、且今夏當來越土呂府、乞答書、命高橋重賢柑本祐之曰、鄂虜果來、宜諭之謂、所請定界通信、以國法故不得允其請、故我國限越土呂府、彼國止石没志利、中間島嶼不容立屋宅、則彼此永久相安於無事矣、若踰到越土呂府、我不得不以吾嚴法從事、且書中如謂、我唯諭吾國法、曾不答其所言、歸國出示其人、必謂來人辨説不明、故不允其所請、然我唯以其國大吏言礙我國法、故不答其書、以吾赦還所捕數人、可以見來人毫無非法非禮之事、定境界建應接所、爲我國法所不貸、何關來人云爲、我宜以

此意諭其國大吏閣老又命宜約彼此、並送漂民到宇兒婦、於是遣吏於越土呂府、候虜人至數歲、竟無消息、故事不遂而止、然是後　中國經畫、以越土呂府爲限、而虜人卽公然往來宇兒婦、遂奪爲其有矣、其後安藤惟久本多繁文夏目信平等、相繼爲奉行、竝無事、文政三年春三月、高橋重賢爲奉行、四年冬十二月七日、閣老水野侯忠成傳　命松前侯章廣曰、前歲以汝守蝦夷兵備難周、　命盡上東西地方、爾來　官親自措置、肅靖諸島、綏撫夷人、處分物産、遂得無北顧之憂、惟爾草創夷地、旣已歷數百年、以其故家舊族、故今重賜曩

所上松前蝦夷地方、凡　幕府所刱法制、其遵守無失、仰體德意、以邊防兵備爲務、津輕南部兵警備仍舊、唯不須遣戍松前箱館、各守其封內海口、萬一有變、當火速渡海應援、唯不得以警衛命忽略本國武備、凡從前夷地事務、當詢之松前奉行、悉心措置、自是松前還舊封、天保二年虜艦至厚岸海、登陸侵掠燒漁家、松前戍兵至少、不能禦虜、捕一卒到其舩、附書放還、遂自箱館經松前西馳、厚岸報至、松前乃發兵待之、居數十日、番兵至鷲木、適聞虜艦至繪鞆海、取薪木、乃疾馳赴之、彼此互發銃砲、虜遂擧帆去、不知其何國舩、蓋暗厄俚亞

船也、章廣二子見廣崇廣、見廣二子良廣昌廣、良廣承祖、昌廣繼兄、昌廣致仕、則叔父崇廣寔承其後云、至嘉永六年、鄂虜遣使請定境界通交易、官乃命筒井政憲川路聖謨赴長崎、七年北亞墨利加虜請開箱館港、官乃命竹内保德堀利熙爲箱館奉行、

北島志卷之二終

北島志卷之三

水戶　彰考館編修臣豐田亮撰

蝦夷東地，自前歲開拓時，吏卒屯戍往來者相踵，其地理方俗甚明悉。至西地則自宗野以北，往往人跡不到，夷人唯齎土物至稅鋪交易耳。北蝦夷則官吏士人之經行極尠，惟間宮倫宗之記，舉其所目擊者稍精密，然至於於盧胡主賣連，則倫宗亦不能詳也。千島則自宇兒婦以往諸島，多為鄂虜蠶食，然近藤守重舉歸順羅處和夷人市助言作之記，今證以他書，往往符合，則知其言亦非謬妄也。今錄蝦夷本島列北蝦夷千島於下。

蝦夷本島周迴六百里，北極出地自四十三度至四十六度。自松前往來夷地路程，東至儂化二百二十七里，西至宗野百八十里，自儂化至志禮杜胡四十二里，自宗野至志禮杜胡百六里。

蝦夷近　中州者曰口蝦夷，遠　中州者曰奧蝦夷。其山最高者，志理弊智（即古所謂後方羊蹄）、亞汗仙、見大田、於標樽、前矢筈、雄張利、彝志理諸山，及久奈志理之騰岳，皆峻絕矗立雲表矣。沿若𠌫物（即古所謂膽振鉏）、亞汗縈里，皆蒼茫汪洋，足稱奇觀矣。阿部田雄滔、武彝，及久奈志理之滔物、越士呂府之舍那，亦次之。河以石狩為第一，戶梶次之。石狩河源甚遠，乘舟遡河九日，見夷人住河上者甚衆，左右平原茂林，人跡不通，隔數里見大山，河中時或流大木無數，標根皆備，蓋河源大風雨，岸崩漂出也。其達河源徑路，北自天潮者，四時皆可行；東北自門別者，夏秋草盛則甚艱；東經亞汗山下者，獵夫或乘雪而至，平時則不能行也。自石狩遡支骨沼，稍經旱路，便達𠌫物川，以至東海。地勢四通八達，若拓其地而用之，眞可以建國府，控夷地也。戶梶河亦大，唯至近海地分流入海。海口有暗礁，大船不能入。湖則厚岸、溫禰、風漣，是皆海潮所注，多鰥鱒，有白鳥、鳬、雁，夷人皆以漁為生，故濱

海而居。至其中間，則皆深山曠野，或有開闢來人跡未嘗到處。海邊路徑，亦夷人踐蹈，自然成蹊，究非用意為之者。然自寬政後，道路亦稍開鑿矣。

厚岸最為蝦夷要地，東至美泊瀨，南達縈里，西通風漣，北接舍利。海口有大黑島，捍波濤，無舟楫覆沒之患。航志古且久奈志理，殊為利便。海灣屈曲如瓢，凡五十餘里，十三川流入海。川上地極平曠，可墾闢以耕。若開拓蝦夷，則此地實島中第一之港也。

夷人不知耕作，無五穀，以鰥鰊鳥獸充糧，或食草根。女夷織草木皮為衣，謂之厚總。其酋長著錦繒蟒緞，架木

為屋、僅止一間、以蘆茅障蔽、以禦風雨、無文字、無曆法、故不能紀久遠之事、觀草木蟲魚、以知四時變化、無金銀錢、故夷人交易、用大刀箭筒諸器物、與松前交易、用鰊鱒魚油等物、夷人以古器刀劍為寶、有鍬前者、形頗類　中國兜鍪所揭鍬形、為夷人所神事、凡有戰爭鬭鬩、必祭之、謂寘之茅屋、則為祟也、頸穿銀鏡、為飾、圓徑數寸、鏤以花草、左右有耳、繫以絲繩、穿彩玉銀鐶銅錢、或謂是古所謂御紵遺制、存于夷中也、凡其所貴重寶器、必埋之深山幽林人跡不到之處、不使父子兄弟知、恐其他人知而奪之也、盟約結信、皆用其寶、贖罪亦如

之、夷人好鬭、其最所長弓箭、弓長三尺五寸、箭鏃塗蜘蛛蕃椒附子諸毒、皮甲木盔、夷人所自作、制甚拙、刀稍皆用　中國古物、舟刳柳木為之、太脆弱、

夷人其父母死、親戚相聚悲泣、葬訖還、使其子肉袒左右挾持、以棓擊之、不見血不止、謂蕩滌其悲愁鬱悶之氣、名曰滅加擊、（此源君美說、佐藤玄六郎說與此異）至開拓時、五有司下令禁之始止、

又有熊祭、謂之陽慢的、其法先養熊兒、女夷乳之、稍成長、將殺以祭、則男夷告熊曰、幸哉熊諦聽我言、今秋既為犧牲、來生當變成人類、快心供神、勿憂其死、乃縛之、牽到一室、衆夷就加枷杻、列幣其前、飾刀稍兵器諸寶物、衆夷就席、以次射之、遂用木壓殺、畢則放聲大哭、女夷尤甚、奠諸物於前、乃割其肉、烹炙而食之、宴飲連日夜不已、五有司亦下令禁之、今不知其果止與否也、

夷人以槌擊鶴舞為戲、槌擊男夷為之、其法夷東西分耦、跳躍繞場一周、皆張兩腕、以拳撞脇、甲執槌奮躍擊乙、乙無痛傷之色、既而乙執槌擊甲、甲又如前、自是東西交錯奮擊、至耦盡而後止、鶴舞女夷為之、傴僂屈膝、舉兩手亂跳、發鶴聲、巡檢使至熊石龜田、則蝦夷男女到此謁見、必為槌擊鶴舞戲云、

幕府官吏到蝦夷、譯官率夷人謁見、夷衆若干人、皆執手牽連、至官吏前、畏敬震慄、傴僂合掌而坐、譯發言、官吏展手、則夷膜拜、引掌摩胸理鬚毛、儼如對神明、方始發聲、低頭拜退、謝恩復發聲、就席安坐、官吏賜酒則再拜祭山海諸神、以箴舉鬚飲之、醉則漸放弛喧囂、官吏乃賜米麴酒鹽、譯傳命、夷恐惶拜賜而退、是謂溫謝、至歸途則錦裝舁酒樽、漆指當之、以試其美惡、蓋夷性初嚴後慢、萬事皆爾、不止是也、

夷人與其親戚別離多年、相逢叙禮、兩額相當、互捉其兩耳、涕泣久之、退再拜、方始發言、謂之恭阿羅孽、

夷人甚貴熊最上常矩與夷長伊古土彝偕獵久奈志理時夷奴射殺赤熊捕其三兒而還夷婦歡迎開牖納熊安置上座脫耳鐶懸之其耳飾太刀於前奠魚鹿肉恭敬甚至其說謂熊靈獸魂魄化爲蝦夷土人故殺之有禮不與他獸同事畢衆夷相聚食其肉薦頭骨於神熊兒則養之待其成長以供陽慢的也

蝦夷多蓄妻妾久奈志理夷長月彝至蓄妻妾十八人各置之別宅相距隔遠或有住踰海之地者月彝嘗船載魚油乾魚至稅鋪交易獲米麴諸貨頒之其妾在近境者其妻妾相集亦不嫉妬互相輯睦凡蝦夷不問貧

富至遠方漁商必拉家眷齎家什以行富者僮奴亦必從其主人拉其妻子戮力營作業故海濱數十里逐魚獸遷徙到處作假廠以居蝦夷之俗自古來如此也

夷人燕具貴 中國物最喜描金熒煌者泊川松前地名長右衛門爲白額通譯夷長謂長右曰近來器物殊無有新好者長右乃言屬工作一夾箱銷金裝之內貼金光紙爛然耀人目長右乃示之夷長夷長大悅謂蝦夷古來未嘗有如此好器物乃大出乾魚諸物件買之以爲夾箱即酒器聚近傍夷長欲以誇示之因釀酒滿盛之衆客至皆大嘆賞稱其古今無比既而酒盡夾箱空則金光紙皆剝落狼藉不堪覩衆皆相顧驚愕夷長大怒曰予以許多貨物買此器想 日本以贗物騙奪我財貨即至長右許詰之長右大窘曰夾箱以蓄衣物非爲酒器是你等誤乃細諭其故夷長漸悟息怒而歸其俗愚駭可笑率多此類也

夷人之性愚而善七竅不鑿機械不作源君美所謂猶大古聖人未生之時者實一言以蔽之矣蝦夷有爭鬭殺死之變問之不與平日同我諳夷俗者問答必遵其前例然後得其眞情其例先問曰有無說話夷答父母無恙伯叔無恙所識某某無恙又問如前夷答云云又

反覆問之如前至眞無說話而後止如其親戚有死者我先知之則故曰某無恙否夷答曰既死若我不諳其俗或問及其親戚死者則嗷嗷然擧聲涕泣不息甚之至忿爭責償其頑嚚不解事亦有如此者

松前隔海之地冬月風烈船滯間有新曆至明年春未達者十二月小盡民間不能知故例以十二月爲大盡俗謂之私大近藤守重行役至蝦䗐過年問春月大小成卒曰不四五月則新曆不到甚之至方天陰而日食晝晦以無曆故不能知其爲食謂爲未曾有大恠異事平時夷人見日食則必擊鍋擧聲喊叫蓋猶言眞其死

而復甦也、
無曆日、故不知父母諱日、不知己生年月日、無文字、故不知歷世古今、唯擧其少時老年言之、蓋其所記憶不能過二三十年也、松前既禁教夷人文字、禁浹漬　神州風化、然夷人秉彝之善、遂不容已、故有事親至孝如久奈志理之幣魯宇烟別之阿幣花者、開拓時並受官吏褒賞、蓋因其性開其天教誨順導之、則一變陋俗、不爲難也、

夷人有性至忠厚者、寛政中鄂虜辣哲滿至根諸虜人謂蝦夷曰、鄂羅斯錢善、　日本錢惡、因唾　日本錢而棄之、厚岸人太郎乃言、　日本錢善、鄂羅斯錢惡、亦唾鄂羅斯錢而棄之、木村謙曰、夷族猶有忠義心、　中國肉食之人、以浚飽空過一生、彼何心哉、是言可謂至當矣、

天明六年最上常矩至越土呂府、同時發船三隻、經西北抵東浦、俄而雲霧起、杳冥不辨咫尺、駛船行島嶼間、遂失前船、問夷人、夷人言、我輩亦始過此海、乃欲到岸、巖石屹立不可近、風益勁、雲霧益暗、船將覆、倉皇無計、船中有爲夷占者、其法夷人自載魚骨額上、誦呪低頭落之席、視其方向、以知趨避、乃從其言行船、果至小泊、

得登岸、脫危難、夜宿窟中、無糧食、燒火徹曉、夷人則唱夷歌舞蹈踊躍、意氣自如、常矩大感夷人之强悍耐辛苦也、

夷人不知聲樂、然宗野夷以口銜絲、指爪彈之、其偶擊鼓而歌、令譯其歌辭曰、蝦夷開闢當初、有美服神、麤服神、來降此土、蝦夷唯貴美服神、不敬麤服神、故麤服神遂歸天上、美服神長駐此土、美服神是粟稗神、麤服神是米穀神、蝦夷酷寒、生粟稗、不生米穀、不知美服神是粟稗神、麤服神是米穀神、終竟不免夷狄、繇這箇一段說話、

夷中往往有源義經遺迹、近藤守重至沲仁潟、觀夷長所藏義經甲鎧、令錄其記文於此、曰東夷吾妻部沲仁潟夷長藏古兵器、云源豫州之遺物也、什襲寶愛、有逾珠玉、予就視之、鐵皮剝落、塵埃堆積、以木補綴、纔存其彷彿、兜形如桃半、臉如翁、紅絨縧穿、前絲後革、鏤金甲裳、鐵筋覆膊、蓋兵家所謂鎧腹卷者也、嗚呼五百年來寶器、在醜夷之手、不知幾星霜矣、今日爲予輩探訪者實寶器之幸、而豫州之靈想當吐氣矣、距沲仁潟十里餘、上武川黃壘車留鎧平等諸地、皆豫州之故居也、然則此器在吾妻、其理當然、而爲豫州之遺物無疑矣、因

題歲月爲鑑定之左券

安永中松前侯聚津輕民開墾其福島地初年不稔明年稍熟又明年飢饉絶無所獲則其君氏皆謂松前不毛之地不宜米穀農耕絶無補於國家也自是禁民耕作然其東部濁川文月大野一野渡七重上山錢龜澤西部厚澤邊安野呂等村皆以耕作爲生唯開墾數歲至其少獲則舍去闢他地不耘草不用糞是以遂不能盡地力也松前又不煎鹽蝦夷旣已鹽漬鰊鱈之其用鹽不貲皆運竹原赤穗鹽給之或請以蝦夷諸島雜木煎鹽以饒裕國用松前言悖其所奉金仙意固拒不

許

松前禁蝦夷不得染漬　中國風化蝦夷習　中國語則譯人責之出財物贖罪被蓑笠如之著草鞋脚襪亦如之故跣足徒步往來巖石草樹閒遭值雨露遍身皆濕歸家不得沐浴猶禽獸然故有疸瘡疫癘流行夷恐其傳染皆遁逃深山幽林病息方始歸家若父子夫婦病或能看護其它往往舍之不顧故死亡者甚衆是皆無醫藥故也上之命令致然也嗟乎蝦夷雖夷亦人也其所以犬羊遇之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松前松井廣纏嘗上乘至厚岸夷人以熊膽爲租或謂其價廣纏大怒詰責夷長伊古土彝譯人言能膽係久奈志理所出是夷爲人所欺罪宜從輕廣纏益怒捕譯人禁錮不與飲食三日伊古土彝大懼聚衆夷熟議爭出其所埋大刀短刀諸寶物贖罪譯人始得赦還家廣纏後鬻夷人寶物獲黃金無算家因致大富云

物產鰊魚鱖魚最衆鰊魚所聚松前蝦夷海年年不同羣浮水上吹沫如雪春夏閒網而捕之堆積如山曬肉謂之捧鰊取子謂之鰊子每歲鬻之諸國不可知其數也

鱖魚生於河海相交處七八月遡河而上河水爲之閉

塞不流夷人或網罟收之或徒手捕之猶拾地芥甚之至熊狗口銜獲之蓋不可數計而算推也其曬乾者儲之以充常食其鬻賣諸國者以鹽漬之故經久不壞西別所產最爲絶品夷人一網收四五千尾鹽鱖之船石狩川以大船十二隻爲額其餘諸川所出蓋不能殫知其數也又有漏網至河上自死者曬乾食之凡是二魚島中以爲常食鱒魚不及鰊鱖之衆也夏月遡河網而捕之曬乾爲食或烹煎取其膏油海鼠石決明皆佳海鼠最爲絶品凡魚油夷人烹鱒鯨鮫水豹海驢大口魚等取之以充食用亦賣其餘其價最貴者臘虎臘虎性

甚畏火故有人家則逃避宇兒婦島尤衆前年蝦夷每歲往獵食肉鬻皮今爲鄂虜專其利虜中甚寶愛之與滿淸交易其上品一皮換木綿百五十端中品百端下品五十端

膃肭臍生於江差繪鞆等海夷人以猔鏃殺亦爲珍品食之壯陽道

熊羆夷人雪中探穴捕其子供陽慢的或有獲其大者食肉衣皮曬膽鬻之或言蝦夷熊食魚故其膽非絶品也鹿皮亦島中多出之以冬月射獵食肉衣皮且鬻之

鷲鶻鴟鷄甚衆松前每歲獻黃鷲上國茂草等村所産

夷人能養鶻春秋拔尾鬻之黃鷹鶻羽皆夷産之最貴者又有眞羽東部門別及臘虎合樂沒石利北蝦夷諸島産焉

昆布生於海底巖石二歲長五六尺少赤色爲上無赤色次之多赤色又次之長三丈至五六尺爲下謂之大昆布其它隨所生地有精粗蝦夷東地及北蝦夷海皆産焉以運輸費力故不采今所食用産於藥里以西海者也

蝦夷錦非蝦夷所出山丹夷至北蝦夷交易蓋滿洲韃靼諸國所出也

青玉一名蟲巢亦非蝦夷産也山丹與北蝦夷交易者蓋滿洲所出也北蝦夷人至宗野以大玉二三顆換米八升

凡金銀銅鐵鉛黃銅佛頭青石硯石鍾乳石炭明礬禹餘糧人參伊竭麻越武理胡（竝夷地藥名）黑百合白春菊牛蒡款冬海松篠竹蝶鮫鮭鰤大鯨海鹿海豹白熊黑狐銀鼠等無所不有其它奇卉異木珍禽怪獸外方絶無而産夷中者蓋不可勝數矣

溫泉松前甚衆夷地久奈志理之説説幾波宇地越土呂府之列文志理就中説説幾尤著能愈疥癬中熱諸

病列文志理溫泉在高山麓地最僻陋夷人究未知其能療病也

琉璵別有蕎麥自然生者厚岸有稗自然生者款冬牛蒡甚衆阿部田臼牛蒡尤佳根大尺許款冬長七尺餘葉大如傘然夷人皆不知食用

松前以商稅成國不喜田作上之政令既已如此下皆翕然傚之故有營鰊漁者子錢家不憚出金幣貸之或經營墾闢則終無有出金助用者事必沮格而止然江差箱館近傍地皆爲白田粟稗蕎麥大小豆蘿蔔蕪菁無所不宜唯不生稻粱耳夷地瑳琉川上有種粟稗大

豆烟草者皆其老弱尪羸及不善漁獵者爲之故鹵莽滅裂其獲不多及開拓後則羽太正養以官船利銀闢田野則目今故當不與昔日同也

夷地無雞無牛馬寛政中厚岸夷從近藤守重來松前至妥衣泉初見雞犬奇之至蒲盧滿別初見馬蓋自是前路馬足不能通也牛松前錢龜澤僅僅有之

蝦夷地氣太陰濕多雲霧不論海陸一起則杳冥不辨咫尺行客鬚眉皆露蓋諸島少人民無可耕之田草木茂密日光不透地上常凉冷是以北極出地四十二度而稻稼既不稔然安永中松前士戍根諸過冬初年十

喪其七八至寛政中十喪其三四雲霧漸豁寒氣亦薄要之人衆則勝天其地無不可開拓之理也

越土呂府距久奈志理八里餘周廻二百餘里北極出地四十六度至四十七度寛文十二年伊勢商船發鳥羽港遭颶風漂至此島東濱騰志流夷人聚觀如堵船人炊飯而食夷人恠之言其部落陸行三日船人欲行夷固拒不許寶暦六年紀伊商船遭颶漂至島南濱茂豫盧其所舍船碇頗鉅至今見存天明六年最上常矩到島島夷以罕見　中國人爭相告語迎拜甚恭是時鄂虜既蠶食諸島夷如欲等三人遂至此島常矩諭國法不留異域人宜速歸國三人奉命然夷如欲至八年始歸國寛政十年近藤守重奉命按察建木標十二年復到島仆夷如欲所建十字杜始開漁場十七所自茂豫盧北舟行二十餘里至阿都佐山麓山多倶夷樹樹生越武理胡夷人用愈疾病自阿都佐北茂志理志計蓋當島中央有巖名越土呂府島以巖得名夷人傳言源義經辨慶二公嘗到此地夷以巖似其所佩刀鐶緒名焉夷言越土呂府蓋猶言鼻緒也自是少北卽舍那有川頗大源自深山來土產鷲羽尤爲絶品北行四五十里曰諸春野有土色白如餅可食食法水飛去沙烹

之味淡無毒又北十里灑流謝務卽夷如欲所建十字杜處少北賓禰別有瀑布自高山巔直落海中遠望如曳白練實爲奇觀自是而轉至東浦波濤迅急舟行險艱與西浦大異茂志理拔決有火山遵海岸東南行船一日程至騰志流伊勢人古碇亦見存海多海豹海鹿過此而南列文志理山多硫黃火終古不滅島中所產射志藻魚大口魚射志卽昆布之大者長至十二三丈

北島志卷之三終

北島志卷之四

水戸　彰考館編修臣豐田亮撰

北蝦夷、初名空子、後曰哈喇土、文化六年、改名北蝦夷、自宗野海行十八里、其地南北二百餘里、東西十五六里、周迴凡五百餘里、北極出地四十五度至五十一度、東臨大海、西北與東韃滿清接、明和中、松前遣其臣和田某觀其地、僅五十餘里、天明六年、官差大石某按撿、寬政二年、松前遣其臣高橋寬光蹈勘、西至孤潭突、東至志禮杜胡而還、始建小廳於紫羅努志嶇峻孤潭、聚夷人綏撫交易、四年、官差最上德內偵探、西至嶇峻內、東至騰物而還、享和元年、官差中村意積高橋一貫按撿、西至昌野、東至內物而還、文化五年、官差間宮倫宗深究其地、倫宗遂自於盧胡主賣達、經山丹至東韃德楞、見滿洲吏人而還、今折衷諸說、著之于篇、最多采倫宗之言、

北島志　卷四　一

北蝦夷人為作業、春則男女戮力鰊漁、夏則男釣大口魚、女採昆布、秋則男女戮力鱖漁、冬則男獵海豹海驢、女織厚綖、油垂部、其物產甚饒、樹若松、樅、楓、櫻、淤胡、（樹名、夷人用以造弓、）於標、（樹名、夷人用以織厚綖、）越武理胡（若寄生之類、）加斐、（樹名、夷人用以葺屋、）草若當歸、獨活、牛蒡、黑百合、白春菊、獸若熊、貂、獺、孤、離門加牟彝、（獸名、）都奈開、（獸名、）鹿、麢、水族若鰊、鱖、鱒、鰈、藻魚、大口魚、江豚、牡蠣、海鏡、海狗、（即膃肭臍也、）海豹、海驢、諸物皆備、嶇峻孤潭尤盛、右高橋寬光說、

寬政元年、鄂虜船至西部彰仱、測海水、登陸見土人、度身材、截毛髮、與鐵燧器而去、三年、鄂虜三人至頓內、松前吏問之、虜言我輩係加摸沙斯加產、三年前至山丹交易獸皮、今將歸國、請得經宗野至久奈志理越土呂府、諸島吏固拒不許、四年、鄂虜伊煩至北蝦夷、官吏最上常矩往見、虜伏槍執銃、著山丹服、齎鄂子加索倫圖、享和二年、鄂虜船至曼胡大河口、蓋虜船之往來源源而無絕也、

北島志　卷四　二

中村意積高橋一貫至紫羅努志、見山丹夷、問地理方俗、其譯葛野眞係蝦夷宗野產、童年去徙山丹、遂為其通譯、乃命盛沙晝山川形勢、夷言山丹多平林、無高山、傍曼胡大河居住、不營田業、以漁獵為生、食鳥獸肉、以皮革與滿洲交易、資其木綿煙草穀物、遡曼胡三十日、至伊猪拂人家頗盛、有寺觀、佛像兼坐立、佩刀持戟、其狀甚異、僧著木綿衣、一寺必八九人、滿洲吏所居頗宏闊、列銃槍為衞、山丹時或至此、見吏進皮贄、又遡曼胡、經寧古塔吉剎烏喇至船廠、即滿洲大吏所居、土地甚

肥饒、然山丹夷未嘗到此、不能道其詳也、滿洲吏每歲至山丹者、頭領二人、衣服殊異、不帶劒、跟從執槍銃者六七人、書記一人、皆著木綿衣、山丹及北蝦夷遠地夷人、皆交易而歸、又言自曼胡入海處、西南行一日程、至加孟太、又行半日、至茂地婦、此二處皆可達北蝦夷惱胡、其海近山丹者至深、近北蝦夷者至淺、潮落時不能發舟、待潮滿始可渡、冬春海水皆氷、使犬挽舟氷上、夷等自惱胡沿北蝦夷西海岸、行舟三十四泊、方始達紫羅努志云、

山丹夷又言、北蝦夷至山丹渡口、曰惱胡、自孤潭突至

惱胡、蝦夷人種類甚衆、或居海濱、或棲山中、西方至蒲盧孤潭、皆蝦夷風俗、過此以往、其人多山丹風俗、謂之主賣連、每歲至山丹、與滿洲交易、又東北多來加以西地、於盧胡者、亦慣山丹風俗、常與滿洲交易、其他如韃夷、亦自稱曰愛儂、蓋皆與我蝦夷風氣相類、以松前政教不及、故淪陷殊俗、遂至不自知為　神州之猺貉也、

二人遂自宗野渡海、至紫羅努志、紫羅努志負山臨海、大小舟船皆可入港、松前建戍館稅舖、歲四月必遣吏卒辦理地方事、至七八月、寒氣將至則引還松前、每歲以為常、其東西三四十里間、漁獵尤盛、商賈輻湊、或有

踰冬至春者、二人分部、意積行東部、至能土呂、卽北蝦夷西南海岸盡頭、海潮甚駛、自智舍至閉奢沙武小澗、夷語謂港泊可容船者為澗、後皆倣此、可容舟船、昆武夷有戍所、聚傍近夷人捕鱒、利耶泊有小澗、自蒲盧內浦多南內而流於高、距紫羅努志三十二里程、有戍所、聚傍近夷人捕鱒、有川頗大、然不容大船、自賀茂伊娑婆而朱由耶而泊溫內、而雲羅至宇尊內邊七八里間、海形灣曲、總稱曰崛峻孤潭、又曰泊於盧夷戶、頗稠密、實為北蝦夷最第一大港、大小舟船出入自由、北虜之所尤朶頤垂延、不可不用心防遏、松前建戍館、置兵十餘人守衛、春則驅

志禮杜胡以內蝦夷捕鰊、夏則命至流於高捕鱒、自是而蒲盧安泊猶為內洋、至烟流務加、始為外海、於他謝務能志古磨內知弊射俆等諸地、平山臨海、有巖石、然地形稍夷、舟行稍易通、浦樂武邇內頓浴志至騰物、有戍所、戍卒以漁時方來、平日不往、大江可容大船、海鼠甚衆、邇江直抵北部頓內茶、自前歲鄂虜船屢來江口、蓋其覬覦此土、非一日也、猪朽安內耶彎別蒲盧骨浦本內浦發形內浦茶布儀志積東浦等夷人、皆至戍所、黽勉漁業、故貨物亦頗饒裕、自是而舟過寶琉山下、七里至志禮杜胡岬、志禮杜胡岬、卽北蝦夷東南海岸、斗

出洋中者正與西南之紫羅努志相對、然地形極險惡、不容舟船、自嶇峻孤潭至此、凡三十五里、過此而往、以松前政令不及、故夷人風習太懦輭、貨物亦太窘乏、自伊禰綸至鵶越流布、三十餘里間、處處有澗、然寶琉山脉相接連、海岸險阻、暴風時起、舟行極艱難、頓内茶有大川、源出湖水、可容船舶、夷人沿流越山、至南部騰物、凡淤猪浦加宇烟孤潭於物沙化朱麻孤潭伊努主内諒志諸雲内於諸彝坤蒲盧烟綸騰流加等二十餘里間、山麓臨海、少平地、朱麻孤潭最多巖石、然山不太峻、風道恬和、舟行至易通、内物有大川、水帶煤色、夷人捕

鰥鱒海豹、岸上地勢豁然、多倶夷樹、中村意積所至止此、自是而麻努伊越山可到西部嶇峻内、多來加東北一部落、自松前順風行船、二十日始可達、間宮倫宗亦到其地云、過此以往、於盧胡主貴達昆織内文等於盧胡主貴達如前所言昆織未詳其地方遠近、蓋異類也、高橋一貫自紫羅努志而西行、至彰倸麻地粹内宇越倸、海有海驢島、夷人冬春到此獵海驢、經内浦杜根母、至頓内港、可容大船、有戍所倉廩、夷人自遠而來、交易漁獵、自紫羅努志至此、路程凡二十五里、恩土化志都布志内浦於吳阿散内多闍泊大泊諸地、處處有澗、大泊海水最深、可容大船、自美樓機登志煙綸麻胡孟鬼中浦蒲盧泊至樂麻河、有夷人鰊漁假廠、於羅宇禰泊頓内氣志毛能土呂岬儂多射務前路八九里、海潮拍岸、岸善崩、路太險艱、紫羅盧盧有夷人鰊漁假廠、那余盧有大川、可容大船、原野甚曠、山多松擬柳桂、土人至紫羅努志頓内漁獵交易、自頓内至此、路程凡二十五里、夷長野遠來愛儂父嘗為清人欺瞞、受其印書文籍、皆餘松前政令不及故也、自是而嶇峻内有川夷人遡流越山、行三十日程、閒關得達東部麻努伊多來加等地、前歲最上常矩測嶇峻内地、見北極出地四十八度

云、自是行十八里、賴地志訶有大山大川、夷人冬月蹈湖冰入山、至於盧胡獵異獸、孤潭突距那余盧三十三里、宇志余盧海可容大船、高橋一貫至此問地理形勢、夷人言、嘗自惱胡儂天土乘舟屢至山丹地、遠望惱胡山形綿亘、中間唯有曼胡河口隔之耳、想北蝦夷與山丹土地相接連也、蓋夷人未能詳地形、故其言如此、自宇志余盧而東盧而闊内而儂多射務而昌野、一貫所踐歷止此、昌野距孤潭突凡五十七里餘、過此以往則機登志阿羅古彝儂天土惱胡諸地、而渡海則入山丹地也、

閒宮倫宗說多與前人異然甚明詳謂地無大山嶽唯有機登志山屹立西海岸山形嶄絶削成如列劒鋩不可攀陟其高不下蝦夷白神峯東海岸有突處加鬱志理山亦甚峻絶矗立雲表唯是二峯實爲島中名山

北蝦夷草木頗蕃遠望見其鬱然唯地氣乾燥少潤澤落葉累累堆積終歲不化行人蹈之或有滅趾被傷者島夷或放火燒之火著地不滅遍滿山澤甚之至百里内外樹木皆燒盡也

距紫羅努志百六十餘里至灣雷自是而往絶無高山唯見小山邐迤散在諸方往到儂天土則豁然曠野一

望無礙其風土與南方同除海邊沙地外皆塵土乾燥無有水氣也島中絶無大川唯東部支川稍大其它往往可揭厲而渡必須舟楫者騰物頓内茶内物内物布多來加併支川爲六西部則唯有賴地志訶弊志杜理那耶志三川耳湖水則以頓内茶多來加爲尤鉅

距紫羅努志百七十里西海岸有地名烏藥頭自是而往海岸皆沙地湖沼甚衆實不可殫知其數也河流極慢水亦濁飲之帶落葉之氣味甚惡云

自是前路海面極平無激浪唯其地與東韃隔一海遠者十里近者二里水門迫蹙潮路有聲猶河流也方其收汛海面一里餘皆成陸地青黃之草平敷不見海水最爲奇觀潮候亦與　神州不同倫宗以戊辰六月二十一日至惱胡岬其日未時潮落至夜閒戌時潮生云

自辨可岬至多務羅淤水門冬月盡成冰海島夷徒步往來其上或使犬挽車然冰甚堅無陷沒淪溺之患夷人言自是前路雪終歲不消其寒冽可想也

北蝦夷南地與此不同至十月雪蔽海上唯見潮水如泥隨波到岸凍合如巖石嚴冬大冰自洋中流來黏著凝結然或逢風則又流出大洋究未聞全海皆冰者唯東海諸灣則冬月時有凍合耳

自紫羅努志遵西海岸行七十里有地名宇志余盧至此始望見東韃地方山嶽相距蓋二十五六里隨進隨近至和藝慕狐米間纔隔一里耳

夷人踰海至東韃有七渡曰儂天土曰惱胡曰和藝曰慕狐米曰微盧和加清曰伊紫羅淤曰多務羅淤自儂天土至山丹之加牟加太凡九里程海波安恬無覆沒之患若自儂天土至惱胡不候潮信則不能發舟以其收汛時殆變陸地如前所言又多暗礁雖潮滿舟不得傍岸故也惱胡至加牟加太僅四里比儂天土殊近然風浪稍惡又收汛時不能發舟魚介甚少乏糧食故行

人大率由儂天土然至風候不順與冬月多怒濤或有利其至近而由是渡海者其宅渡口往往險艱若伊紫羅淤多務羅淤則離裏海向北洋故風濤甚激渡海至難云

北蝦夷草木不見異種草皆雜草無花草不生萱不生竹樹木最衆亦皆雜樹無良材唯夷松白樅落葉松三木稍佳山火燒林皆盡經四五歲夷松白樅等皆生欝蔥蕃茂絕無它樹望之猶竹林然草木比本島則種類甚鮮少也

不生硫黃故絕無火山溫泉不出五金或時見金氣其有無未可必也石無異品阿氐藝至夷登伊海岸多產石膏

遠地異種部落雁甚衆夏月生子又有雁墜羽不能飛者遊泳湖沼夷嗾犬捕之或以棹打礫擊而獲之獸稱都奈閇者全似鹿性柔輭不傷物能與人馴其居南地者夷人殺之取皮肉居遠地者夷人養之爲生業又稱離困加牟彝者形似牝鹿黑色有牙其大如狗夷獵之取皮食肉貂生南方者黃色價賤生遠地者黑色價貴滿洲夷甚寶愛之海獸東自多來加西自儂天土以往諸地最衆盛春分練漁時多來加洋中海獸出沒猶鳬鷗羣集也海魚西海有小魚形似鱸其七八寸者謂之阿流古伊三四寸者謂之拔節普暮春閒羣聚海濱不可知其數也山潤多生鱆魚形狀怪異夷人懼不敢食紫羅努志至嶇峻孤潭春夏之交多鯨魚比練漁畢不知其所之往多來加湖中多鰤魚大尺餘與　中國所產形狀稍異騰物于志保登灣多生牡蠣儂天土多比目魚甚小土夷網而捕之所獲皆是絕無有它魚

北蝦夷南地百五六十里間人物衣服飲食屋宅皆與蝦夷本島同人物或有眉毛不連者頭髮視本島稍薄稍長女夷亦文身唯太淺色少濃點者至遠地則多不文身者毛髮長蔽肩比本島婦女稍美男女皆以厚綛爲服不足則剝草皮水漚曬乾爲絲作布猶　中國麻布名曰油垂部島人衣服止是二種或有木綿衣者皆

中國所出或山丹夷來交易者非土物也又有以魚獸皮摸製滿服著之者女夷別有一種衣帶即山丹夷所齎來者帶假鍮製之魚獸皮服亦必懸之以爲飾至遠地則人物漸與南方不同冬月服犬皮衣被熊皮巾殆類殊方之人氣候極寒島夷無少長著魚獸皮履襪非若蝦夷人徒跣之比也飲食多食草根獸油者比本島稍異獸肉海驢海豹貂獺狐犬都奈開離困加牟彝草

根甚衆不可殫紀皆女夷三時采之曬乾以充禦冬之糧烹熟以水或用鹽亦極淡不喜太鹹諸食物皆灌海獸油謂解諸草毒蓋夷人以獸油爲一日不可闕者若夏月無獲至冬油盡則夷人持斧斤破鍋等至遠地交易舟載犬挽而歸屋宅島夷或有穴居者是其極寒之地不得已爲之秋冬之交大雪將到擇山側地鑿土三四尺建柱其中葺以木皮戶上設廡懸梯以達造竈其傍穿穴達廡下以洩炊烟及二三月雪未融出穴歸家否則必罹疾病云釜及食器皆用　中國物又有夷所自作土鍋名曰加茂彝主猶言神鍋也遠地夷釜用山

丹物又有夷䑳形甚殊異船皆島夷造之以柳及邪烟樹名爲板甚脆薄不可以陵風濤島夷產業不可闕者唯犬食者以多費不能養富者家家養之多者至十二三頭養法植木庭砌縛橫木每犬繫之使不得從行若其有疾不健者解繫放之與犬食大率一日二次烹熟乾魚盛木器使二三頭同食其有爭食相齧者夷必以杖撻之養犬子如前唯與魚必去其骨夷人愛犬生養撫育無異兒子犬亦慕夷晝夜不離其側夷出行必從兩三頭兒童遊戲至襁負犬子猶人子犬亦晏然自得是可以見夷人愛犬之甚也犬子漸長擇其猛健者爲家

狗其懦弱不堪用者無牝牡皆殺之剝皮食肉犬子多淫者割去陰囊以壯其筋骨其使犬使其挽舟及雪舟雪舟亦夷人不可一日而闕者使法大有巧拙拙者唯使四五頭巧者能使十餘頭犬性好挽物有異　中國之犬故使犬挽雪舟必先連繫植木犬發聲踊躍爲連挽之狀裝畢解縛犬疾馳如飛一舟以七八頭挽之一日可至十七八里馭法夷兩手持木杖坐舟上犬或傍行夷必發聲制之舟或觸物以杖禦之又欲駐舟必剌杖土中其所馳驅皆海岸積冰纍纍則雪舟常動搖不已故御者不得頃刻流觀自由控御一誤則舟必轉覆

其人爲冰雪所傷犬馳如箭不知其所之往或有舟絓樹根巖石犬力不能挽方始能留者然雪舟及捆載貨物必悉破壞修之非易倫宗到夷地躬自使犬方知其艱難挽舟猶省力不如挽雪舟之難也島夷擇其多力猛健者以爲前導犬高價購之率以一二斧其最貴者至以五六斧前導犬弱則衆犬退惰不堪用故夷人皆擇之夷入山獵其犬能與猛獸鬬又入深林從禽其援助夷人不可殫數夷或行近地必積所齎諸物於雪舟使犬挽之若犬弱路險則夷助挽以至家狗有病死者夷唯取其皮不食其肉夷人海漁與本島同所產鱖鱒

鰊雜魚鰊最衆春間屢羣浮海上一望皆白猶流米泔夷網罟捕之所獲甚盛又夜間點火海岸捕之山獵捕貂架木爲機於野溪小流貂渡木則機發束縛獸身墜水中跳躍欲逃不能遂溺死是機無異此間所爲者唯設之横面獲獸墜水中不須終日看守方獲之是夷人之巧也捕離困加牟彛亦設機於懸崖絶壁間獲之以此獸常棲山巖故也捕都奈開以弓搶猶獵熊也捕狐植樹木有枝者懸魚其上狐來攀樹則其足絓枝不能脱遂爲夷人獲之捕獺造自發弩懸魚其前獺來食魚則弩發獲之獵熊用毒矢與本島同然其酷烈不及故

發矢中熊不死而走追發數矢方始獲之若矢盡熊奔則執搶趕逐鏦殺或不中要害熊怒欲攫人必奮鬭數合斃之而後止故入山必攜弓搶必齎糧食可支一二日若糧盡無所獲則留滯三四日不食必獲獸方始歸來其強忍之性如此也海獵捕海驢海豹夏秋間編木如筏浮之海上候海豹來登其上夷發舟投綜獲之猶本島捕膃肭臍也冬月海豹出遊冰上夷以長綜鏦殺之北蝦夷人爲鍛冶者皮鞴有二其一以魚皮爲風囊囊頭木耳爲柄手執持之風口筒彤木合之其一以海豹皮爲風囊鐵床用石面平者鐵鎚用松前交易物時

或以斧換之用前鞴鍛冶寘鞴二於地並列筒口土塊覆其上開一口使一夷兩手持二風囊上下動搖則風發火熾無異此間所用者一夷在傍執鎚以鍛作諸鐵器用後鞴鍛冶左手握風口筒右手把風囊口使囊筒相盪以生風煽火冶錬法亦與　中國無大異唯無鋼鐵用古鐵加以鍛具不備故其造器遂不能如我之精巧可悦也島夷往來紫羅努志者東限布努富西限那余盧是其人皆以漁獵交易爲生至遠地夷則唯事交易不過歳中一二往來我以米酒木綿煙草斧鍋釘針換夷玉錦煙管鷲羽杜奈利（夷人以獸皮製代繩）大率多山丹所

出也夷人終歳與山丹夷交易然此不往而彼來此以松前諸品及所獲獸皮交易彼齎到諸物山丹夷來作屋海瀕且獵且商島夷交易率至其屋或山丹夷至夷家或路上相逢訂價換物紛紜雜沓無一定之法島夷與山丹夷甚相親狎或就借諸物夷性癡騃且無書札不慮後患負債堆積或有山丹夷誣島夷增其數因與忿争甚至相撻撃无幾解仇則又貸物還去者或有島夷爲山丹夷責債不能償逃入山林明歳山丹復來拉其子弟歸爲質者島夷至滿洲昔年一歳屢次近世以神州諸物布滿島中故二三歳一至滿洲德楞府齎貂

獺狐皮與彼交易其物産與山丹齎到者無異唯價直至廉多市利是以夷人不憚涉險遠以到其地云島夷哀情至厚若有死者悲感經年故絶口不言或誤及之乃涕淚横流與人别離又諱言其事唯見其有眷戀不能忘之狀其陽慢的諸祭事拜揖禮等大抵同本島其稍異者本島婦織厚緫以衣其夫子故男逸而女勞北蝦夷人射獵獲禽交易松前山丹以衣其婦且夷人貴婦女衣服尤加華飾故夫勞而婦逸其最大異者葬禮爲甚夷長死則必先剖腹去腸設床屋外載屍其上命女夷每日以水漸之曬乾使勿腐敗如此者一年其屍

終不壞則大賞女夷以衣物酒煙與之若或腐敗則必殺女夷然後瘞埋其屍殺女夷事近世始有之是惡俗之尤甚者不可不速更改釐正也

於盧胡主賣連二夷蓋皆韃種移住歲久染漬蝦夷風俗以政教不及爲山丹夷所化故列之於下以備觀覽

於盧胡男夷辮髮垂肩略無剔剃容貌獷悍種類甚賤女夷束髮兩耳上或雙辮垂背稍有容色善媚人衣服脚絆履襪皆以魚獸皮製之男夷以勤作業故衣甚短纔至腰女夷嫌露肌膚被服長至踵裳末以銅爲飾飲食與南方同食魚獸草根木實不地著逐水草魚獸移徙所至營假廠居住其移徙又有地界多在四五十里内或冬月漁獵無獲則遠徙百里外假廠自四月至七月剝木皮覆屋自九月至三月木皮乾燥不可剝則以樺木魚皮所製物覆之猶　中國所謂桐油者也夷人所至置倉以貯其所食魚肉其有遷徙舍而去之故自多來加前路往往見其所舍倉廩夷人營生矻矻不懈故所儲魚肉甚富至其山海少獲則去而之他不顧倉中餘肉或有夷人所至無獲饑餓甚重來故倉就食者夷人生産無異南方唯不使犬使都奈開夷家家畜之從貧富有多少其富者畜十二三頭四月至九月牧之

原野冬月草枯則放入山食松蘿夷人遷徙器械網罟悉馱之都奈開運輸皆資其力實爲最緊要之物故撫養甚至此獸性柔輭畏犬故夷人不得徙使犬部落夷人婚姻必於同種不與異族婚人死則斂屍匵棺架木上暴露街路夷相爭鬭或有所怨怒殺人其父子兄弟終不復仇唯責其人出所藏寶器以贖罪主賣連亦如此舟船器械弓矢皆同南方唯箭箙稍異制又有夷所自造濟川小舟極堅實於盧胡每一聚落有一酋長指揮衆夷猶南方也

主賣連自紫羅努志循西海岸百五六十里至機登志

自是而往爲主賣連其人物比於盧胡稍都雅言語多不可辨衣服多用滿洲物女夷多妖豔不加粉黛而瀟灑清婉又能與人馴雖遠客相語情意甚厚唯其拙女工者雖美爲衆夷所賤不能得嘉耦故女夷習紡織業甚力自主賣連至山丹昆鐵女夷假有大罪亦赦而弗殺其貴婦女之俗如此也養子盛之籠中懸於梁下兒身爲籠束縛不得放展然竟不啼泣蓋以其懸空飄颻快意故也夷人飲食屋宅產業珍寶皆無異南方飲食或用豆麥蕎麥是與滿洲交易者然其數至少飲食無定期唯從其饑渇男夷朝起爲作業巳時稍饑還家則

夷婦饋食其狀大異若家三人則三分釜魚盛之盆務使均平食魚畢則進灌油草根畢則又進他食不重食一品蓋以食品取之不易得故平日節其飲食自非盛宴嘉會絶無放飯大嚼者宴會亦與南方異席以貴賤爲序嚴客坐上頭左右以次排列酒用滿洲交易物即中國火酒也温酒盛錫壺入湯或埋之熱灰中杯用滿洲物終宴止用一杯獻酬絶無他器肴水烹鱖鱒合剉荅蔥射志投其中使其稍有鹽氣以食之或乾鱒乾荅蔥細剉少加鹽合蕃椒食之或大豆荅蔥眉兒豆草實灌魚油者及蕎麥餅栗粥獸肉之類夷人肴核不過如此也夷地得酒至難其貧者或有終身不知酒味者倫宗嘗出其所齎沙糖食之夷人唯言味美不乞其餘出煙草喫之則大悅乞餘不已至變顏色相問難北夷之嗜煙草如此也夷亦從地氣寒暖或有穴居者唯設一戸屋頂開天窓以納陽光其不穴居者以木搆屋至窄小四方設戸以木皮雜草蓋屋冬月墐塞以禦寒風此夷使犬如南方而殊甚不論貧富家家皆畜之愛養撫育無異兒子夷風之陋實不可以常理論也夷人好交易又甚於南方或至近地幹事必齎諸物到處交易或衆夷會話亦必論交易訂物價夷以此爲生產之至要

夷人爲鍛冶甚拙以無鐵故貯破鍋充用冶鍊大費力鐵漸耗減及器成纔得其十一云夷人性甚強健忍飢渇耐辛苦蓋有南方夷所不能及者其所寶短刀皆中國制作得之松前其宅斧鍋杯盤髹器皆賫之中國錫陶諸雜器悉用滿洲物有處地者即夷人甲冑也昆鐵夷以鐵鑄之綴以獸皮其制太麤然夷人以爲寶器每有爭鬭酋豪必擐之從事夷人以石造煙管女夷所製木棉枕襌皮笠頗華麗有三弦鼓器蓋東韃所出也舟船皆昆鐵夷所造用松板木釘甚脆弱不可以渡大洋倫宗與夷人赴東韃時實駕此舟也夷人自機登

志至伊登彝部落、與南方夷雜居、且通婚姻、凡識婚壻家大贈寶貨請娶、酋長納幣、以一蔑地一僮爲例、夷人或結婚遠方、甚之有娶婦百里外者、風俗淫佚、男姦室女者甚衆、或有逮結婚時、其事發覺、二男相爭、至殺傷者、又有男姦室女、女奔歸其家、出寶貨贖罪、終爲夫妻者、夷人又諱言死喪、其葬與南方大異、有死者則火化、藏骨家側祠堂、祠堂以板作之、安置木牌、纏布帛、供魚肉煙草、如此者三四年、悉毀去之、又夷家室中設閣板、安木主畫人眉目鼻口者、不可辨其爲何物、倫宗嘗質問之、以夷語不通、故其所言終不能明晰云、以上皆係間宮倫宗說、

近藤守重曰、北蝦夷地產牛蒡、往歲甚堅不耐食、自寬政二年、剏建戍館後、其根漸柔輭可食、又夷地往歲煙霧甚深、至近年漸開朗、蓋人氣旺盛之所致也、寒暖亦然、皆從人氣變易、苟得其人、開拓其地、而業用之、西北萬里、安知不復昔歲之舊版圖哉、

北島志卷之四終

北島志卷之五

水戸　彰考館編修臣豐田亮撰

宇兒婦至加模沙斯加皆我屬島即世所謂千島者至近歲爲鄂虜所蠶食皆起於元祿年中不責其侵掠故然本我版圖之地一旦陷入夷狄安知其無恢復之時哉今採摭諸記著之于篇以補職方之闕

宇兒婦島距越土呂府十八里周廻七八十里舟行西南風爲便港泊在東者杜浦在西者和通腦此島往歲爲越上呂府久奈志理根諸厚岸四部蝦夷會獵之地鄂虜亦來捕臘虎蝦夷不禁安永初蝦夷與鄂虜鬪弗

克自是石沒石利以往地皆爲鄂虜所奪寛政七年鄂虜六十人來到此島後漸歸國自丁卯虜變後官舍而弗問此島亦爲鄂虜之屬矣物產臘虎最衆夷人捕之以弓銛虜人捕之以銃罟多出海膃臘虎好食之又產海豹海豚鱁鱒鯨海翁宇兒婦之類宇兒婦本魚名島以多此魚得名海翁生於宇兒婦蟄杯海中即鯨魚之大者背如島山適出則海響如雷震羣魚皆東西奔避漁人驚懼回舟遁逃急登陸云木多榫榛五葉松伊他耶朱俆（樹名）其道里西邊四日程東邊三日程凡官吏士人到島撿視者天明六年山口高品最上常矩四年松前工藤某享和元年官吏富山保高深山運營皆與鄂虜相見屢屢止此耳其後關谷茂八郎遂羅處和人又到此地

楊結蟄杯島距宇兒婦二十里周廻一日程北風爲便無港泊架木巖石以泊夷舟島有草無木少魚多越吐必加鳥夷言謂喙越吐謂美必加此鳥以喙美得名羣飛蔽地殆可手捉夷人到島捕之爲食有一酒泉湧出巖間香色芬芳宛然美酒也久不飲味漸變甘又人至其地談或及酒泉乍涸涌出別地或有持釀酒桶到此者泉亦涸不出信奇泉也此外島中絕無水又有渴胡

盧鳥其羽白黑大如燕捉之則口吐出油此島往歲蝦夷獵臘虎之地今又爲鄂虜所奪矣

列蚑蟄杯島周廻同楊結蟄杯有臘虎

磨勘流島周廻同蟄杯無木有臘虎海驢夷人到島捕越吐必加爲食燒骨爲薪越吐必加甚衆猶本島鱁鱒也此島往歲蝦夷獵臘虎之地也

臘虎島當越土呂府宇兒婦東洋晴日或遠望見之島本掘武錫夷人所居近歲爲鄂虜所奪夷戸頗衆鄂船來必載此夷夷皆穿鼻穴貫環形狀可惡言語不通鄂虜教其蟹行文字文化中夷至宇兒婦造舟其制甚異

海驢皮裹小舟如囊夷容身其中緊縛囊口使水不浸運棹潑水而行或遭大浪乍沒乍浮竟不覆溺久奈志理夷嘗見此夷乘舟逐鳥洋中左右手持弓矢棹動不息則囊中有機捩以足使棹也

石沒志利島北宇兒婦稍小夷人言黎明發列蚊蟄杯行舟不懈黃昏方得達此島西風爲便自是以往諸島安永中爲鄂虜所奪至天明中辮髮衣服悉倣虜人制寛政十年虜人到此告其頭領更移及改鑄金幣內地夷人指自是前島曰郍弗加前歲常往來相踵厚岸伊古土彝祖實爲石沒石利夷長其親族有居宇設志利

者伊古土彝因遣夷奴於此捕鵰臘虎昔時此夷至宇兒婦與內地夷交易及開疆後則屢來越土呂府此夷又有至加摸沙斯加者土產臘虎玄狐鵰無鱖鱒夷人食鳥魚草根著鳥羽犬皮或編草爲衣前島陽烏夏月爲羣東南有港泊石沒石利至竭吐夷至近半日可達東北風爲便

竭吐夷島至小夷人不往羅處和夷冬月來捕鵰又有臘虎自竭吐夷至宇設石利西南風爲便

宇設石利島亦小距羅處和甚近有夷家土產鵰海驢多雁夏月不去夷人徒手捕之或拾卵猶地芥至背負重載而歸內地夷人言宇設石利夷以雁羽爲衣緣海豹皮窄袖全縫穿其中以貫頭裹脚以皮製之靴甚長及膝云自宇設石利至羅處和南風爲便

羅處和島亦小夷人居之南方有港泊海無魚夷食鳥及草根有臘虎氣候極寒然冬月無冰與宇兒婦異木多樺榛鳥多白鷹越吐必加穀樂穀樂鳥名夷人皆穴居其制鑿地架木爲梁覆草布土出入用梯子寛政十一年島夷一痒竭攜其妻子歸順著越吐必加衣戴狐帽穿海豹靴形狀甚異　官命改名市助市助言自二十年前爲鄂虜所奪鄂虜每歲自加摸沙斯加至羅處和

又有妖老士來妖老士形貌衣服與鄂虜異蓋受鄂酋命掌教法者授島人十字鐵器名㪍利斯督者謂禱之則多漁獵雖有暴者斷不殺害夷人鰥寡者妖老士媒妁使有配偶夷每歲至加摸沙斯加以臘虎皮玄狐皮爲稅文化二年島夷志禮彝宅至越土呂府年五十餘官訊鞫之夷款其父敢推愛儂幼時无論羅處和至志牟執挑鄂人未嘗來到爾後以漸化誘諸島人以爲其屬使男子十五歲必輸狐皮稅然遂未及羅處和合落沒石利阿木兒愛儂被鄂人誑誘來羅處和言宜輸租稅於鄂國島人或從或否自明和中延邏伊畔等頻

來蝦夷與鄂國爭鬭後鄂人嚴立條制羅處和不免竟爲其屬矣其言大抵與市助所說符合自羅處和至沒托襪朝發午時達潮滿南風潮退西南風爲便
沒托襪島至小唯有尖山自沒托襪至韓苦喫南風爲便
韓苦喫島北方有港泊自是至襪孩托島水路稍遠天明發船黃昏方達
襪孩托島夷人居之東有執樂沒石利島東北有港泊自是至捨什各單水路至近可一日往來南風爲便
捨什各單島夷人居之南北有港泊島中有湖有山西北有越渴磨小島自是至潑摩各單十一二里南風爲便

潑摩各單島至小西有港泊又有麻索竹小島自是至温謔各單六七里程西南風爲便
温謔各單島周廻二日程夷人居之島西有磨勘流志小島文化十年薩摩氏喜三左衛門船遭颶漂至潑摩各單島觸巖石壞船船人多死喜三等六人得脫後爲温謔各單夷故之夷人長髮多鬚髯衣鳥毛食鳥魚草根木實皆至潑摩各單磨勘流志朵之言語多同蝦夷以其本我屬島故也島夷待漂民甚厚漂民欲乞小舟歸國夷謂令隸屬鄂羅斯不得不請其處分遂經合落沒石利至加模沙斯加爲虜人護送得還至越土呂府歸國自温謔各單至合落沒石利太遠朝發至夕方達東南風爲便
合落沒石利島頗大可比宇兒婦南有港泊夷人所居曰別波阿爾寐有著林吉山山麓有湖水東有名山山頂雙張如撞木山上望志牟執挑至近一呼欲譍西北有邪許拔決小島
志牟執挑島一名苦葡各單周廻二日程其港泊曰沒欲落撲鄂虜船每歲到此過年北濱有湖水夷人居其傍距加模沙斯加至近南風爲便

加模沙斯加半島之地自是地勢綿亙與韃靼滿洲鄂羅斯相連昔厚岸夷長伊古土彝祖先到此漁獵曬其所獲魚獸肉蝦夷謂肉加模謂曬沙斯加故名曰加模沙斯加實爲我荒服之地以承平恬熙絕不以遠略爲念故元祿十一年爲鄂齒黑托爾所侵奪自是虜氛蔓延爲千載之大患可勝慨哉寬政中近藤守重嘗聞蝦夷人說源義經與辨慶築棚於瑳琉川上往來武川機盧彝山中一日見金色鷲飛過二人追之至棚兒加國棚兒加國即加模沙斯加海口地名至今見存云

北島志卷之五終

水户　豊田彥次郎著

明治三年庚午十月

東京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松浦武四郎 著

蝦夷年代記

明治三年（一八七〇）東京府多氣志樓刻本

據明治三年（一八七〇）

東京府多氣志樓刻本影印

明治庚午
仲春梓行

蝦夷年代記　全

多氣志樓藏版

蝦夷年代記序

士於天下之時務也不敢不勉苟誠勉之
則可不預察其利害而為之備哉夫
風氣之變日開年新故無事於古而急
於今者比々有之抑若
皇國啟闢開拓蝦夷撫育人民即今日之急
務也世既有如西洋諸國闢疆域事蠶食
者士安得不察未萌之害也乎余友松浦
北海翁有慨于此翁嘗者窮蹶跋往來
夷境其所以搜索風土研究民情而化之者
甚熟矣今也
皇化四布遍被夷境者翁之業亦不為無助
也翁在夷境自記其所經歷以著日誌二百
餘卷頃又述蝦夷年表郵寄求序此書
考證精確殊屬有用嗚呼翁之於時務
雖未全然為亦可以見其不負所慨矣是
為序

明治庚午猶清和月

平安　鐵齋富岡百錬撰

多氣志樓藏

凡例

一正史ニ蝦夷ノ字見ユル事　崇神天皇四十八年ヲ始トス雖然此書年代記ノ名ヲ冠ラシメタルハ　神武天皇辛酉ノ起元ニ始メ歴代ノ　帝號ヲ奉書スルハ海ノ遐陬ニ勢ヘ来ル時ニ旅中ノ用ニ達セシメムノ微意ナリ

一編中往々飽田(アキタ)蝦夷ト書ル者ハ羽ノ秋田ナリ渟代(ヌシロ)蝦夷ト書ルハ能代(ノシロ)ナリ津軽蝦夷ハ今ノ津軽ナリ又多賀城碑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ト書キシハ今ノ江刺(エサシ)桃生(モノウ)膽沢郡辺ヲ指スナリ　孝謙帝天平寶字ノ比ナルベシ　桓武天皇延暦年間終ニ奥ノ七戸郡ニ到リ田村将軍日本中央ノ碑ヲ立ラレシ以テ考フレバ　皇化此ニ及ハサルハ此ヨリ上ナル下毛ノ蝦夷ノ地ナリト見ユ雖然アリ津軽ニモ三厩ノ北ニ(カミイソ)ミンマヤ村ト云ヘル所ニ耳取(ミヽトリ)ト云アリ又南部ニモ北郡ニ易國間(イコクマ)村ナト此等ハ皆蝦夷語ノ地名ニシテ挙テ算シ難シ其一二ヲ云ヘバ同領沼宮内ヲヌマクナイ毛馬内(ケマナイ)ヲケウマナイ来満(タコオ)ヲオコツナイト云ヒ又此辺ノ川筋ヲ上ニ云犬ノ當(ツカ)ニ如ク二段ニ分テ此風(ミヤ)ヲミラヤ又栗戸(タコツヘ)ヲオコツヘ野辺地(ヘツチ)ヲモヘツ津軽ノアイウチナイヲアイウシナイ大ニ茂麻(モクマ)ノ類ノ如キ其語ノ義ナリ見ルヘシ古ヘハ郡陸奥ト云ヘルニ此唐書ヲ引テ唐書曰永徽中我行人又與蝦夷偕来即此也時高宗問我行人曰蝦夷幾種對曰類有三種遠者都加留次者麁蝦夷近者熟蝦夷今此熟蝦夷所謂三種等其在荒服又内地者而言也今ノ津軽蝦夷ヲ云ヘル云津軽蝦夷ヲ麁蝦夷ト云ヘルナリ　皇化ニ帰シテ遠キ所ニ在ルヲ熟蝦夷ト云ヘリ　皇化ニ服シテ其地ヲ稱セシモノナリ此後又渡島蝦夷ト稱セシハ今ノ蝦夷地ヲ稱セシナリ彼ノ渡島蝦夷ハ柚(カムシャツカ)ヲ云ヒ先ニ廿二島加武者都加ノ辺ヲ指テ云北蝦夷ト云彼靺鞨流鬼蘭慎ノ地ナリ猶又唐子島ト云ハ此後唐太ト云ヘル樺太(カラフト)ノ地ニシテカラフトト云文字ヲ充テシハ漢名ニ随ヒテ名付タリトテ文化ノ頃北蝦夷ト改称セシ事ハカラフトト云ノ説モ北夷考證高橋景保著ニカラフトヲ唐人ナリ　邦俗異邦ヲ汎稱シテ「カラ」ト云「フト」トハ土人「ヒト」ト云ヿナリ　何ヲ以テカ「カラフト」ト稱スル　且ニ彼ヨリ漢製ノ諸品ヲ携来モノ有テ「ソウヤ」ノ土人ト交易スルヿ年久シ其齎ス所ノ品物ハ所謂ダン切ニシノ靖(ス)烟管ノ類種々ナリ漸クコレヲ本地ニ傳フコレ我夷種トハ異ナル人持来ル故ニ江刺松前ノ商人トモコレヲ聞受テ「カラフト」ト呼フヿナリ終ニ其北夷ノ地名ノヨウニナシタリ』此説ノ如ク常ニ又此地様(カバ)ノ大木アリ土人此皮ヲ以テ日用ノ器財ニ作リテ出ス故ニ此ノ人ハ此ニ云ヘルモ可ナリトモ一説ニハ此島ノ奥地ニテ蝦夷(エゾ)ヲカラフトト云ハ此地ノ形蝦夷ノ似タル故ニ此人稀ニナリ此地ノ自呼ヲシレトコ之高嶺ヲシレノシレトコト尾シ腰(アキウヨ)ノ如キ此ハ其地ヨリ此ノ方ノ背ヲ渡シ立テ掛リ其云ハ彼ノ者ヲ中蝦夷(アキウモ)トシ其地ノ方ニ見ルニ此ニ於テ箱館ノ所ニ於テ依テ海中ニ在ル所ノ島ナリ是ヨリ北蝦夷ナル樺太ノ名アル一島ニ名ナリ

一長禄三年ノ頃随所ヲ大形ニ稱セシ此蝦夷ノ地ヲ度々継キタリ見シハ今ノ函館ノ事ナリウス原名ウシヨロ又其膝ノ義アリ土人今ニウショロケシト云ケレモ猶ウシヨロト云ヘリ此ウスト云モ東部ノウスニシテ西部ノヲシヨロ北地ナリウシヨロ膝ノ如ク膝ヲ曲ケタル良港アリ箱館ハ箱館ノ名ヲ此渡島ノ地ニ於テ一ツノ堡砦ヲ築シ始今ニ其名アリ角ノ如シト以テ起シタリ見ル所今ノ箱館ノ下ニ在リ其後寛政中ニウスト記セシモノ見ユ函館ノ地ヲ指テ云ヘリ其後ニ今ノウスノ地ヲ指テ居ル所ノ地名ノ説ヲ誤リテ延ヘタル者ナリ是ヲ余ヒ傳ノ原ナリ猶審ニセヨ辨解シ難キ多ヘシ

一蝦夷ノ中ニ蝦夷西北ノ邊要地図ヲ記セル者此書ヲ其ノ便トシテ所ノ徼巡ヲ図中土地ノ辺境界ノ傍ニ少シク記シテ見易カラシメ地名ヲ凡ニ其事ヲ記シ此ニ其余ノ注ヲ考ヘ其名ニ杜擬(ツザン)ヲ略シテ記セリ

一日高見國ヲ今常陸國ノ古名トシ陸奥ヲ高馬ト云フ所見ヘ云爾附会ヲ

多度往きて見聞し日々見聞又身体髪膚まで今の彼の地蝦夷もまた擬せ容ちまじきなり

一異國の因みを得るには英吉利米利堅等先にして又俄羅斯なり。俄羅斯にて得し置く所蝦夷中俄羅斯の事件多く記し出せり

一編中浦賀港又渡海の件等も記し異國船渡来の事又依ての布告等の大意を得し置見せし旅中の便に備ふるなり

一前條に記し置く津軽南部の他にも近年蝦夷の人の往き世し證を家又挙げたり

寛文五年巳七月十五日

一田名部より夷三人　御目見に罷出て熊の皮一枚献上

官と申すに上下三人の夷　御縁へ被召候

御居間にて目見仕

蝦夷年代記　地圖　三　多氣志楼藏

七月廿一日右夷人三人今日御暇として罷上り則　御居間へ被為召夷

右刀一腰ツゝ赤根木綿二反宛被下置候也　家猶又　御付羅

紗の羽織中に被為着御馬被下之

一編中所地名の経を引書を標し左に是を巻首の目録に備りまして

天皇と帝を得し闕字すべからず是皆所以の人なりき者手の疎漏と

ふしつけに付べからず

慶應三卯晩冬於江戸下谷三枚橋の寓居

松浦武四郎阿部弘誌



引用書目

一日本書紀
一續日本紀
一日本後紀
一三代實録
一日觀要攷
一和漢年契
一帝皇累譜
一多賀城碑銘考
一宇治拾遺
一異稱日本傳
一松前志

一唐書
一宋史
一太平御覽
一杜氏通典
一元史
一山海経
一契丹國志
一異域志
一三才圖會
一開元新志
一海東諸國記

一松前舊事記
一年中行事秘抄
一諏方縁記
一奥羽観跡聞老志
一續藩翰譜
一エトロフ志
一巡見使寺社取調書
一野作雜記譯説
一東夷周覽
一北夷考証
一蝦夷拾遺
一青山松前カラフトリ記

一三朝實録
一盛京通志
一清會通典
一清皇輿全覽
一清一統志
一淵鑑齋類函
一乾隆帝御集
一聖武記
一東察葛記
一休明光記
一仝　附録
一仝　附録一件物

一中村小市郎カラフトリ記
一邊政備覽
一松田傳十郎間宮林宗筆記
一山田鯉兵衛エトロフ島申上書
一近藤守重申上書
一蝦夷一揆興廢記
一寛文亂角屋七兵衛申上記
一漂民御覽ゟ記
一北槎聞畧抄
一日本遺尼紀事
一三航松前紀事
一撰烏兒獄中上表

一仝　附録別巻
一邊策私辨
一寛政クナシリ乱ゟ記
一異船来港年表
一本邦人魯西亞渡行年表
一接蕃年表
一奉使日本紀事
一ラツコ人エトロフ渡来一件
一仝　年表
一仝　十三人渡来取調
一仝　両鎮名伺書
一文化八年エトロフ島ロシヤ一件

一文化度俄羅斯人カラフト乱妨届
一[illegible]
一海防至要録
一觀火録
一千島ゟ白浪
一未曾有ゟ記
一示後貽謀録
一弘化三エトロフ島漂人記
一弘化四江良町（エラマツ）ツイシリ岸（アツケシ）漂人ゟ記
一古今六帖
一津輕一統志

巳上

一文化八年クナシリ島ロシヤ一件
一カラフト島ロシヤ人乱妨
一北蕃小誌
一靖北録
一仝　拾遺
一護送記聞
一嘉永六丑秋カラフト島俄羅斯一件
一安政二卯年函館役所筆記
一南部根元記
一南部舊蹟遺文聞

蝦夷年代記

伊勢　松浦武四郎阿倍弘　著

辛酉 神武（東周恵王十七）　即位 彦波瀲武鸕草葺不合尊四子 立五十鈴媛命皇后 七十六年帝崩 寿百廿七

庚辰 綏靖　即位 神武帝三皇子 立五十鈴依媛皇后 三十三年帝崩 寿八十四

癸丑 安寧　即位 綏靖帝皇子 立渟名底仲媛皇后 三十八年帝崩 寿五十七

辛卯 懿徳　即位 安寧帝二皇子 立天豊津媛命皇后 三十四年帝崩 寿七十七 空位一年

丙寅 孝昭　即位 懿徳帝皇子 立世襲足媛皇后 百二 帝崩 寿百廿八

己丑 孝安　即位 孝昭帝二皇子 立押媛皇后 百二 帝崩 寿百廿七

辛未 孝霊　即位 孝安帝皇子 立細媛皇后 七十六年帝崩 寿百廿八

丁亥 孝元（秦始皇三十三）　即位 孝霊帝皇子 七年立欝色謎命皇后 五十七年帝崩 寿百十六

蝦夷年代記　一　七　多氣志樓蔵

甲申 開化（漢文帝廿三）　即位 孝元帝二皇子 立伊香色謎命皇后 六十年帝崩 寿百十五

甲申 崇神　即位 開化帝二皇子 立御真津姫命皇后 六十八年帝崩 寿百十九

辛未 四十八　夏四月以豊城命令治東是上毛野君下毛野君之始祖也

壬辰 垂仁　即位 崇神帝三皇子 十五年立日葉酢姫皇后 九十九年帝崩 寿百四十四

辛未 景行（東漢明帝十四）　即位 垂仁帝三皇子 立播磨稲日大郎女皇后

乙未 廿五　秋七月遣武内宿禰令察北陸及東方諸國之地形且百姓之消息

丁酉 廿七　春二月武内宿禰自東國還而奏言東夷之中有日高見國其國人男女椎結文身為人勇悍是總曰蝦夷亦土地沃壌而曠擊之可取也

庚戌 四十　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云 天皇詔曰今東國不安暴神多起亦蝦夷悉叛屢畧人民遣誰人以平其亂云 天皇持斧鉞以授日本武尊曰朕聞其東夷也中畧則以所俘蝦夷等獻於神宮

辛酉 五十一　秋八月所獻神宮蝦夷等晝夜喧嘩出入無禮云 叫呼隣里而脅人民天皇聞之詔群卿曰其置神山傍之蝦夷本是有獣心難住中國故随其情願令班邦畿之外

乙丑 五十五　春二月以彦狭島王拜東山道十五國都督

丙寅 五十六　秋八月御諸別王行治之時蝦夷騷動即挙兵擊焉免降者而誅不服

是以東國久之無事焉 成務帝二年 帝崩 寿百四十三

辛未 成務　即位 景行帝四皇子 立吉備郎姫皇后 六十年帝崩 寿百八 空位一年

壬申 仲哀　即位 日本武尊二皇子 立氣長足姫皇后 九年帝崩干橿日宮 寿五十三

辛丑 神功　仲哀九年攝政 氣長宿祢王之女 元年 六十九年皇后崩 寿百

蝦夷年代記　中　八　多氣志樓蔵

庚寅 應神（晋武帝太康六）　即位 仲哀帝四皇子 立仲姫命皇后 四十一年帝崩 寿百十二 空位二年

癸酉 仁徳　即位 應神帝四皇子 立磐之媛皇后 八十七年帝崩 寿百十

戊辰 五十六（東晋哀帝三）　蝦夷叛田道討之敗死

庚子 履中　即位 仁徳帝太子 立黒媛皇妃 六年帝崩 寿七十

丙午 反正　即位 仁徳帝三皇子 立津野媛皇夫人 六年帝崩 寿六十

壬子 允恭　即位 仁徳帝四皇子 立忍坂大中姫皇后 四十三年帝崩 寿五十六

甲午 安康（宋文帝廿三）　即位 允恭帝二皇子 立中蒂姫皇后 雄畧帝三年 帝崩 寿五十六

丁酉 雄畧　即位 允恭帝五皇子 立草香幡梭皇女皇后 廿三年帝崩 寿六十二

己未 廿三　秋七月吉備尾代征新羅并率蝦夷五百行至吉備國會天皇崩蝦夷叛為亂於是尾代率家臣追討盡殺之

齊高帝二
庚申　清寧　即位雄略帝三皇子　立億計王太子五年　帝崩壽四十二　甲子角剌帝即位履中帝孫　同年崩
乙丑　顯宗　即位市邊押磐皇子三皇子　立難波小野女皇后三年　帝崩壽三十八
戊辰　仁賢　即位顯宗帝皇弟　立春日大娘皇后十一年　帝崩壽五十
己卯　武烈　即位仁賢帝太子　立春日娘子皇后八年　帝崩壽五十五
梁武帝六
丁亥　繼体　即位彥主人王太子　立手白香皇女皇后二十五年　帝崩壽八十二　空位二年
甲寅　安閑　即位繼體帝太子　立春日山田皇女皇后二年　帝崩壽七十
丙辰　宣化　即位繼体帝二皇子　立橘仲皇女皇后四年　帝崩壽七十三
庚申　欽明　即位繼体帝嫡子　立石姫皇女皇后三十二年　帝崩壽六十三
甲子　五　冬十二月越國言於佐渡島北御名部之崎岸有肅慎人乘一船舶而淹
留春夏捕魚充食彼島之人言非人也亦言鬼魅不敢之於是肅慎人

蝦夷年代記　九　多氣志樓藏

移就瀨河浦浦神巖忌人不敢近渴飲其水死者且半骨積於巖岫
俗呼肅慎隈也
陳宣帝四
壬辰　敏達　即位欽明帝二皇子　四年立廣姫皇后
辛丑　十　蝦夷寇邊境十四年　帝崩壽八十四
丙午　用明　即位欽明帝四皇子　立穴穗部間人皇女皇后二年　帝崩壽六十九
戊申　崇峻　即位欽明帝十二皇子　立大伴小手子姫皇后五年　帝崩壽七十三　按帝四年辛亥即法興元年
隋文帝十三
癸丑　推古　即位欽明帝中女　二十六年帝崩壽七十五
唐太宗四
己丑　舒明　即位押坂彥人大兄皇子一皇子　立寶皇女皇后後號皇極帝　十三年帝崩壽四十九
壬寅　皇極　即位茅渟王皇女　舒明之后敏達帝之孫在位三年
乙巳　孝德　即位茅渟王二皇子　立間人皇女舒明帝之女皇后

庚戌　白雉　五年帝崩壽五十九在位十
乙卯　齊明　即位皇極帝再祚　七年帝崩壽六十八在位七
戊午　四　夏四月阿倍臣率船師一百八十艘伐蝦夷齶田渟代二郡蝦夷望怖
乞降於是勒軍陳船於齶田浦齶田蝦夷恩荷進而誓曰不為官軍
故持弓矢但奴等性食肉故持若為官軍以儲弓矢齶田浦神知矣將
清白心仕官朝矣仍授恩荷以小乙上定渟代津輕二郡郡領遂於有
間濱召聚渡島蝦夷等大饗而歸
越國守阿倍引田臣比羅夫討肅慎而歸獻生羆二羆皮七十枚
己未　三　三月遣阿倍臣名闕率船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國阿倍臣簡集飽田渟代
二郡蝦蛦二百四十一人其虜三十一人津輕郡蝦夷一百十二人其虜四人

蝦夷年代記　十　多氣志樓藏

膽振鉏此云伊浮梨娑陛蝦夷二十人於一所而大饗賜祿即以船一隻與五
色綵帛祭彼地神至肉入籠此云之梨古時間菟此云塗毘宇蝦夷膽廐島菟
穗名此云宇保那二人進曰可以後方羊蹄為政所焉此云斯梨蔽之政所蓋蝦夷郡也
隨膽廐島菟語遂置郡領而歸
比羅夫率船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降之進擊肅慎獲四十九人而歸
秋七月遣小錦下坂合部連石布大仙下津守連吉祥使於唐國仍以
陸道奥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
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揷箭於首令人戴瓠
而立四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大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人入貢
庚申　六　春三月遣阿倍臣名闕率船師二百艘伐肅慎阿倍臣以陸奥蝦夷令乘已

船至大河側於是渡島蝦夷千餘屯聚海畔向河而営営中二人進而急叫

曰粛慎船師多来将殺我等之故欲濟河而仕官矣云云

壬戌 天智　即位（舒明帝太子）立古人大兄皇子之女皇后（十年）帝崩（寿五十八）後淡海帝（在位七箇月）

壬申 天武 白鳳　即位（舒明帝二皇子）立菟野皇女皇后（後號持統天皇）春有朱雀年號

丙子 五　冬十一月新羅清平等六人来於筑紫是月粛慎七人従清平等至之

丁丑 六　三月召新羅使人清平及以下客十三人於京

丙戌 朱鳥　帝崩（寿六十五）皇后（十月）攝政（在位十五）

丁亥 持統　天智天皇第二皇女天武天皇之皇后（朱鳥五年）即位

甲午 八　正月以務廣肆等位授大唐七人與粛慎七人

丙申 十　二月越島蝦夷伊奈理武志與粛慎志良守叡草等賜錦袍袴緋紺絁

蝦夷年代記　○　十二　多氣志樓藏

斧（十年）太政大臣高市皇子薨（大宝元年）帝崩（寿五十八 在位十一）

丁酉 文武　即位（嫡孫太子）立藤原宮子娘皇后今年有大長年号

辛丑 大宝

甲辰 慶雲　四年帝崩（寿二十五 在位十一）

戊申 元明 和銅　即位（天智帝四皇女）文武帝御母（養老五年）帝崩（寿六十一 在位七）

乙卯 元正 霊亀　即位（草壁皇子太子）文武帝同母妹（十月丁丑）陸奥蝦夷請於香河村造建郡家為

編戸民永保安堵又請於閉村使建郡家同百姓其率親族永不闕貢

並許之（年中行事秘抄 元日蝦夷奏上事）

庚申 養老　正月遣渡島津軽津司従七位上諸君鞍男等六人於靺鞨國観其風

俗（天平廿年）帝崩（寿六十九 在位九）

甲子 聖武 神亀　即位（文武帝太子）立藤原安宿媛皇后

己巳 天平　（戊子廿年）帝崩（寿五十六 在位廿五）

己丑 孝謙 天平勝宝　即位（聖武帝皇女）

丁酉 天平宝字　東海東山節度使藤原恵美朝臣朝猟刻石於鎮守府門以誌四方道

里相距遠近曰去靺鞨國界三千里（多賀城修造碑）

戊戌 廃帝　即位（天武帝之孫）立従五位下粟田朝臣諸姉皇后（九年）帝崩（寿三十三 在位七）

乙巳 称徳 天平神護　即位（孝謙帝重祚）二年以僧道鏡為法王

丁未 神護景雲　二年流和氣清麻呂于大隅（四年）帝崩（寿五十三 在位五）

庚戌 光仁 宝亀　即位（天智帝之孫）立井上内親王皇后

庚申 十一　勅出羽國曰渡島蝦狄久懐朝化貢献不闕當今帰俘作逆侵擾邊民将

蝦夷年代記　○　十三　多氣志樓藏

軍國司宜厚撫喩而莫令作意

辛酉 天応　遣兵伐奥賊悉平之（十二月）帝崩（寿七十三 在位十二）

壬戌 桓武 延暦　即位（光仁帝長子 号柏原帝）立藤原乙牟漏皇后

辛巳 二十　征夷大将軍田村麻呂撃蝦夷大駆之（二十五年）帝崩（寿七十 在位廿四）

丙戌 平城 大同　即位（桓武帝一皇子）立藤原帯子皇后（天長元年）帝崩（寿五十一 在位四）

庚寅 嵯峨 弘仁　即位（桓武帝二皇子）立橘嘉智子皇后　陸奥國言渡島狄二百餘人来着

部下氣仙郡非當國所管令之帰去狄等云時是寒節海路難越願候

来春欲帰本郷者許之留在之間宜給衣粮

辛卯 二　十二月詔曰陸奥國乃蝦夷等歴代渉時天侵乱邊境殺略百姓是以桓

武廷乃御時尓故従三位大伴宿祢茅麿等乎遣天伐平之米給比之而餘

燼猶遺鎮守未息又故大納言坂上大宿祢田村麿等遣伐平衆
給遠閉伊村極略掃除之可逃隠山谷盡頭究殄不
淂因茲正四位上文室朝臣綿麿等遣其傾覆勢衆
伐平掃治之奉流尓云々
甲辰　淳和　天長　即位（桓武帝三皇子）立正子内親王皇后　十一年帝崩（寿五十五　在位十）
甲寅　仁明　承和　即位（嵯峨帝二皇子）立藤原貞子皇后
戊辰　嘉祥　三年帝崩（寿四十一　在位十七）
辛未　文徳　仁寿　即位（仁明帝皇子）立従三位藤原古子皇后
甲戌　斉衡　乙亥二年奥賊作乱討平之
丁丑　天安　戊寅二年帝崩（寿三十二　在位八）

蝦夷年代記　十三　多氣志樓蔵

己卯　清和　貞観　即位（文徳帝四皇子）立正三位藤多美子皇后
乙未　十七　冬十一月出羽國言渡島荒狄叛水軍八十艘殺畧秋田飽海両郡百
姓二十一人勅牧宰討平之　元慶四年帝崩（寿三十一　在位十八）
丁酉　陽成　元慶　即位（清和帝太子）立従三位嬟子女王皇后
戊戌　二　秋九月勅府出羽國司曰津軽渡島俘囚等所請之事以夷撃夷古之上計
但野心難馴動静易變偶生他意復恐難制宜量事勢随使進止至于饗
會狄俘非事之急者也若弥盡賊徒労賜不晩今挙城焼亡無憂會聚
但抜有功加其賞賜足以勸勵戎士何必大饗吏致騒動乎
己亥　三　春正月出羽國奏言渡島夷首百三人率種類三千人詣秋田城與津軽俘
因不連賊者百餘人同其歸慕聖化若不労賜恐生怨恨由是遣従五位
下行権介藤原朝臣紗行従五位下行権掾文室真人有房及令望滋実
貞額等労饗
辛丑　五　秋八月先是出羽國司言去元慶元年穀稼多損調庸不備二年夷虜叛
國内騒擾義従俘囚及諸國郡因夷并渡島狄等或疲於儆戒或慕化遠
来開用不動穀三千二百三十七石五斗以充大饗不先言上責在牧宰至是
勅免除　天暦三年帝崩（寿八十二　在位八）
乙巳　光孝　仁和　即位（仁明帝三皇子）立従三位班子女王皇后　丁未三年帝崩（寿五十八　在位三）
戊申　宇多　四　即位（光孝帝七皇子）立正三位藤温子為皇后
己酉　寛平　承平元年帝崩（寿六十五　在位十）
戊午　醍醐　昌泰　即位（宇多帝一皇子）立贈一品為子内親王後中宮藤穏子皇后

蝦夷年代記　十四　多氣志樓蔵

辛酉　延喜
癸未　延長　八年帝崩（寿四十六　在位三十三）
（後唐　明宗　六）
辛卯　朱雀　承平　即位（醍醐帝第十一子）立従三位澂子皇后
戊戌　天慶　二年出羽國賊起平将門叛
丁未　村上　天暦　即位（醍醐帝第十四子）立中宮藤原安子皇后元史曰其國又領蝦夷人来貢
入鬚長四五尺蓋倭之屬國也　六年帝崩（寿三十　在位十六）
丁巳　天徳
辛酉　應和
甲子　康保　四年帝崩（寿四十　在位廿一）
（宋　太祖　九）
戊辰　冷泉　安和　即位（村上帝二皇子）立中宮昌子内親王皇后　二年帝崩（寿六十二　在位三）

蝦夷年代記 ○ 十五 多氣志樓藏

干支	帝	年号	記事
庚午	圓融	天祿	即位 村上帝五皇子 立藤媓子中宮藤遵子後中宮
癸酉		天延	
丙子		貞元	
戊寅		天元	
癸未		永觀	二年 宋史曰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至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々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 八年帝崩 寿三十三 在位十五
乙酉	花山	寬和	即位 冷泉帝太子 立藤忯子皇后
丁亥	一條	永延	即位 圓融帝太子 立藤定子皇后立藤彰子中宮
己丑		永祚	
庚寅		正暦	
乙未		長德	
己亥		長保	
甲辰		寬弘	八年帝崩 寿三十三 在位廿五
壬子	三條	長和	即位 冷泉帝二皇子 立藤妍子中宮藤娀子皇后
丙辰		五	帝崩 寿四十二 在位五
丁巳	後一條	寬仁	即位 一條帝二皇子 立藤威子中宮
辛酉		治安	
甲子		万寿	
戊辰		長元	九年帝崩 寿廿九 在位廿
丁丑	後朱雀	長暦	即位 一條帝三皇子 立禎子内親王皇后藤嫄子中宮

蝦夷年代記 ○ 十六 多氣志樓藏

干支	帝	年号	記事
庚辰		長久	
甲申		寬德	翌乙酉二年帝崩 寿三十七 在位九
丙戌	後冷泉	永承	即位 後朱雀帝太子 立章子内親王中宮藤寬子皇后藤歡子後皇后
壬辰		七	安倍時頼作亂蝦夷反
癸巳		天喜	
戊戌		康平	
乙巳		治暦	帝崩 寿四十四 在位廿三
己酉	後三條	延久	即位 後朱雀帝二子 立馨子内親王中宮 五年帝崩 寿四十 在位四
癸丑	白河	五	即位 後三條帝太子 立藤賢子中宮
甲寅		承保	
丁巳		承暦	
辛酉		永保	
甲子		應德	後四十六年大治四年帝崩 寿七十七 在位十四
丁卯	堀河	寬治	即位 白河帝二皇子 立篤子内親王中宮 奥入武衡作亂
甲戌		嘉保	
丙子		永長	
丁丑		承德	
己卯		康和	
甲申		長治	
丙戌		嘉承	翌二年帝崩 寿廿九 在位廿一

干支	天皇	年号	記事
戊子	鳥羽	天仁	即位 堀河帝太子 立藤璋子中宮
庚寅		天永	
癸巳		永久	
戊戌		元永	
庚子		保安	四年讓位 保元元年帝崩 寿五十四 在位十六
甲辰	崇徳	天治	即位 鳥羽帝太子 立藤聖子中宮
丙午		大治	
辛亥		天承	
壬子		長承	
乙卯		保延	

蝦夷三代記　○　十七　多氣志樓藏

南宋高宗十六

干支	天皇	年号	記事
辛酉		永治	長寛二年帝崩于讃岐 寿四十六 在位十八
壬戌	近衛	康治	即位 崇徳帝弟
甲子		天養	
乙丑		久安	
辛未		仁平	
甲戌		久寿	二年帝崩 寿十七 在位十四
丙子	後白河	保元	即位 鳥羽帝二皇子 立藤忻子中宮 建久二年帝崩 寿六十六 在位三
己卯	二条	平治	即位 後白河帝第三皇子 立姝子内親王中宮 藤育子後中宮
庚辰		永暦	
辛巳		応保	

干支	天皇	年号	記事
癸未		長寛	
乙酉		永万	
丙戌	六条	仁安	即位 二条帝二皇子 讓位三年 安元二年帝崩 寿十三 在位三
己丑	高倉	嘉応	即位 後白河帝二皇子 立平徳子中宮
辛卯		承安	
乙未		安元	
丁酉		治承	五年帝崩 寿廿一 在位十二
辛丑	安徳	養和	即位 高倉帝一皇子
壬寅		寿永	癸卯二年帝崩于長門國門司關海 寿八歳 在位三
甲辰	後鳥羽	元暦	即位 高倉帝四皇子 立藤任子中宮

蝦夷年代記　○　十八　多氣志樓藏

干支	天皇	年号	記事
乙巳		文治	己酉五年七月 五十 鎌倉将軍頼朝ヲ奥州恭衡追討ス此時津軽糠部より人
			多く渡る彼ハ雑刀と船舶を携ひ村を振ひて渡る是東權の始也東隈ハ雪
			イチ海ぞ村々里々人民住ス一説六月朔日津軽浦より渡るといふ云
庚戌		建久	壬子三年源頼朝拝征夷 延応元年帝崩于隠岐國 寿六十 在位十五
己未	土御門	正治	即位 後鳥羽帝太子 立藤麗子中宮 二年頼朝薨
辛酉		建仁	二年頼家 三年源實朝拝征夷
甲子		元久	二年義時執柄
丙寅		建永	
丁卯		承元	寛喜三年帝崩于阿波 寿三十七 在位十二
辛未	順徳	建暦	即位 後鳥羽帝二皇子 立藤立子中宮

干支	帝	年號	記事
癸酉		建保	三年時政卒 仁治三年帝崩于佐渡 寿四十六 在位十一
己卯		承久	辛巳三年九條廢帝即位 順徳帝一太子 在位四ヶ月 天福二年崩 寿十七
壬午	後堀河	貞應	即位 後高倉院太上法皇守貞親王子 立藤有子皇后藤長子中宮藤竴子後中宮
甲申		元仁	
乙酉		嘉禄	泰時執柄 二年頼経拝征夷
丁亥		安貞	
己丑		寛喜	
壬辰		貞永	天福二年帝崩 寿廿三 在位十一
癸巳	四条	天福	即位 後堀河帝一皇子 立従三位藤彦子女御
甲午		文暦	
乙未		嘉禎	泰時叙従四位
戊戌		暦仁	
己亥		延応	
庚子		仁治	三年帝崩 寿十二 在位十 三年泰時卒
癸卯	後嵯峨	寛元	即位 土御門帝四皇子 立藤姞子中宮 文永九年帝崩 寿五十三 在位四
丁未	後深草	宝治	即位 後嵯峨帝二皇子 立藤公子中宮 時頼執柄
己酉		建長	三年時頼廢主 四年宗尊親王
丙辰		康元	
丁巳		正嘉	
己未		正元	嘉元二年帝崩 寿六十二 在位十三

蝦夷年代記 十九 多氣志樓藏

元世祖廿五

干支	帝	年號	記事
庚申	亀山	文應	即位 後嵯峨帝三皇子 立藤佶子皇后藤嬉子中宮 嘉元三年帝崩 寿五十七 在位十五
辛酉		弘仁	時宗執柄 三年時頼卒
甲子		文永	四年惟康親王 七年時茂卒 宗尊親王薨
乙亥	後宇多	建治	即位 亀山帝二皇子 立姈子内親王皇后 元亨四年帝崩 寿五十八 在位十三
戊寅		弘安	貞時執柄
戊子	伏見	正應	即位 後深草帝二皇子 立藤鏱子中宮 文保元年帝崩 寿五十三 在位十一 久明親王
癸巳		永仁	四年兼時卒
己亥	後伏見	正安	即位 伏見帝一皇子 立藤寧子女御 延元元年帝崩 寿四十九 在位三
壬寅	後二条	乾元	即位 後宇多帝二皇子 立藤師子中宮 徳治三年帝崩 寿廿四 在位六
癸卯		嘉元	
丙午		徳治	貞時廢 二久明親王
戊申	花園	延慶	即位 伏見帝二皇子 立藤実子皇后 貞和四年帝崩 寿五十二 在位十 守邦親王
辛亥		應長	師時貞時卒
壬子		正和	高時執柄
丁巳		文保	
己未	後醍醐	元應	即位 後宇多帝二皇子 立藤禧子中宮 珣子内親王後中宮
辛酉		元亨	
甲子		正中	
丙寅		嘉暦	惟康王 三年久明王薨
己巳		元徳	

蝦夷年代記 二十 多氣志樓藏

辛未　元弘

壬申　光嚴　正慶　即位一皇子後伏見帝　立壽子内親王准后　貞治三年帝崩　寿五十三　在位二　護良親王

甲戌　後醍醐　建武　復位　成良親王

丙子　延元

丁丑　光明　即位後伏見帝二皇子　康暦二年帝崩寿六十在位十二年　金崎陥

戊寅　暦應　源尊氏起

己卯　後村上　興國　即位後醍醐帝八皇子立藤勝子中宮正平廿三帝崩寿四十一在位廿九

脇屋義助卒

壬午　康永

乙酉　貞和

丙戌　正平　三年正行破北軍

蝦夷年代記　〇　二十一　多氣志樓藏

己丑　崇光　即位光嚴帝一皇子立太政大臣公賢公女女御応永五帝崩寿六十五在位二年

庚寅　觀応　直義降

二年尊氏西

壬辰　後光嚴　文和　即位光嚴帝二皇子立藤仲子典侍応安七帝崩寿三十七在位廿

尊氏殺直冬南軍取京時氏請降

丙申　延文　尊氏死三年義詮将軍

辛丑　康安　南軍取京義詮復入京

壬寅　貞治　二年清氏死時氏義長畔

戊申　応安　義満将軍

己酉　長慶

庚戌　建徳　赤松則祐死

壬子　後円融　文中　後光嚴帝一皇子立藤嚴子中宮明徳四年帝崩寿三十六在位十一

明　太祖　元

甲寅　後亀山　即位後村上帝二皇子立源信子中宮応永三十一年帝崩寿七十八在位廿四

後光嚴崩

乙卯　天授

永和　三年貞世討冬資

紀諸城陥六年赤阪陥正儀卒

己未　康暦　氏満畔

辛酉　弘和　新葉集成

永徳　二年和田正武卒氏清定河泉

癸亥　後小松　即位後円融帝皇子立藤資子皇后永享五帝崩寿五十七在位三十

甲子　元中

至徳

丁卯　嘉慶　殺氏清

己巳　康應

庚午　明徳

壬申　南朝元中北朝明徳三壬申歳陥南北和成南京入京

蝦夷年代記　〇　二十二　多氣志樓藏

甲戌　應永　義満任相國義持将軍

癸巳　称光　即位一皇子後小松帝　立藤某中宮　正長元年帝崩　寿廿八　在位十六

戊申　正長　義持卒義教将軍

己酉　後花園　永享　即位後崇光帝太上法皇貞成親王子　立藤信子皇后　文明二年帝崩　寿五十二　在位三十六

辛亥　三　蛎崎若狭守童名彦太郎生于若州実系武田國信之兄陸奥守信賢子

辛酉　嘉吉　義勝将軍　三年逝

癸亥　三　十月十日下國安東太郎季[illegible]南部大膳大夫義政ニ攻ラレ小泊柵ヨリ逃渡ル[illegible]

南部故有之津軽道之棒師天地ニ祈テ出船洋ヨリ軍兵追来ル六人乗船ヲ

沖ニ流サル故力ニ及ス引返ス依テ今年十月十日忍ヒ難風吹テ松前之[illegible]

此時宇須岸善知萬願寺実相坊ニ渡ル

年	年号	記事
甲子	文安	盛季死
丙寅	三	盛季子安東左康季津軽ヲ攻陣中ニ於テ死ス
己巳	宝徳	義政将軍
辛未	三	八月廿八日新羅氏信廣ヽ生ヽ臣佐々木繁綱ニ孫ヽ祐長ヽ奥州田名部来
		于此時遂至上國是時迄下國政季相原政胤河野政通等俱
壬申	享徳	信廣遂於上國天河為勝山館主以蛎崎武田四季為氏族
甲戌	三	八月武田信廣ト政季共辞縄而南部大畑越海入海夷地遊
		其南界以定於地
乙亥	康正	去年勝元遂義就
丙子	二	志濃里鍛冶邑酋長使鉄工某暇小刀及戎而評利不利鍛工遂以其小刀殺

蝦夷年代記 ○ 二十三 多氣志樓蔵

年	年号	記事
		酋長因是夷狄蜂起殺傷於西三月光廣生
丁丑	長禄	五月十四日東夷蜂起攻小林良景於石崎河野政通於箱館而敗焉因是中野之館佐
		藤季則知内南條季継木ノ脇花沢季直隠内今井季友禰部下國定季於松前相原
		政胤近藤季常根部田岡部季澄原口厚谷重政比石皆盡沒落之
戊寅	二	神至入洛去年秋酋長故着麿犬父子於外携盡斬之依之夷賊悉敗
己卯	三	元年至東夷大ニ乱る故於宇治ノ随岸ゟ至松前ノ大館へ移之
庚辰	寛正	朝鮮人来る義政任右大臣
壬午	三	夏上國海夜ニ有光圓增悦季延進船於光處觀之則海中得毘沙門像建堂天同
乙酉	六（後土御門）	即位後花園帝太子立従三位源朝子准后 明応九年帝崩寿五十九在位三十六
丙戌	文正	

年	年号	記事
丁亥	応仁	八月大風水松前沖ニテ破船多し
戊子	二	春大津夏大洪水諸等ニテ死人多々死之
辛卯	三	夏ヨリ秋疫病流行死人多々死之 蝦夷地兵乱飢饉之
癸巳	五	去ル義尚将軍上國館内始建八幡社号館神之
乙未	七	二月八日永善坊道明滅寿七十二歳
己亥	十一	秋七月良廣生
癸卯	十五	春正月高廣生
丙午	十八	春大館火随岸ゟ焼失之
丁未	長享	両上杉作乱
己酉	延徳	義煕薨之
庚戌	二	義政薨義植将軍となる 夏法源寺を移し建于大館

蝦夷年代記 ○ 二十四 多氣志樓蔵

年	年号	記事
壬子	明応	
甲寅	三	義澄将軍となる 夏五月廿日信廣卒之
乙卯	四	光廣嗣政若狭守
丙辰	五	冬十一月廿六日殺下國恒季因焉相原季胤村上政俊鎮大館
戊午	七	祠下國恒季之處建祠堂号曰神因巫有言
辛酉	文亀（後柏原）	即位後土御門帝一皇子立従三位藤藤子皇后 大永六年帝崩寿六十三在位廿六
壬戌	二	去年高廣為泊館主今年福寿山永善坊始建
甲子	永正	天下大饑
丁卯	四	冬十一月季廣生 五年義植復任

己巳　六　基廣生

辛未　八　夏四月十六日震里字須蘇等舍前之酋長為夷敗因之河野季通小林良定今

井季景為自殺

壬申　九　義澄卒秋以子忠廣与相原季胤好営熊野權現祠

癸酉　十　夏六月廿七日相原季胤村上政儀与某氏戰遂自殺因是為祠皆廢唯有

注源為是宗好之建阿呼為法憧為共羅災

甲戌　十一　三月二十五日義廣之以其民嫁之大館船為八十艘之以擊為高廣上國為

乙亥　十二　東夷叛夏六月廿六日公殺夷長庶株之（カハリ）伊司侍是夕雨埋諸小館之東谷号夷塚

是歲四方来降者為以使降者滅北山之穿室為庶家姫之逃之弁天祠

丙子　十三　八播祠建之

蝦夷年代記　二十五　多氣志樓藏

丁丑　十四　大澤村寿養為稲荷祠

戊寅　十五　秋七月十二日光廣死去

己卯　十六　義廣公嗣立

辛巳　大永　高廣死之妙光山法華寺立江指港成翁山正覺寺立基廣為上國令

壬午　二　去年義晴將軍義植卒于阿波　夏山王祠立

乙酉　五　春東夷蜂起人民見殺傷避逃於松前生残者移於天の川之集る

丁亥　後奈良　七　即位後柏原帝一皇子　立藤榮子皇后　弘仁三年帝崩寿六十三在位三十一　山王坊阿吽為

再與閑山永快阿閑梨

戊子　享禄　夏夷人蜂起義廣公伐之

己丑　二　春夷長多那計之（タナケシ）授于瀬田内（セタナイ）公使工藤祐兼討之遂死焉多那計之攻

上國當時工藤祐致伴使多那計至于大館公射之皆敗北

辛卯　四　夏五月廿五日夜大雨夷人侵大館公射之

壬辰　天文　夏秋不雨

癸巳　二　西立山為念之建

甲午　三　四月十六日蛇自上國川出以射之

丙申　五　夏六月廿三日西夷叛以使人討之酋長タリコナ是タナケシの聟也是を西夷平ぐ

戊戌　七　北山之姫了將軍地蔵の祠をたてる

庚子　九　建天神祠諸國大之隆

辛丑　十　建洞黒祠

癸丑　二十　夏以使小林良道致書於若州武田信豐四代蠣崎若狹守季廣

蝦夷三代記　二十六　多氣志樓藏

義廣の男あり母は穂内の殊の蒋田甲斐守季直の孫女あり

乙巳　十四　秋八月十九日以在来年源義輝將軍

丙午　十五　季廣公嗣夏大洞山法幢寺再建閑山若州宗法和尚為住持十年滅

戊申　十七　神の國館主蠣崎基廣反逆令廣顯長門守兼六廣益討之是良廣宇高

廣の子あり九月三日慶廣誕生南條神の國となる

己酉　十八　義輝啟京基廣反逆令廣継之毘沙門の加護之毘沙門堂に再建

庚戌　十九　夏六月廿三日河北の檜山の郡司舜廣末の元江指の城主なり

辛亥　廿　姫之東西蝦夷の司を置東はチコモタイン知内を住し西はハシタケン天の川郡司を住也

壬子　廿一　上國令南條廣継室逆意企舜廣の子元廣惜殺之廣継子為折和内主

因之放焉乃為長泉寺領之ありて後世二年の間川に継ぬ

甲寅 廿三 夏大水冬大雪

乙卯 弘治 西地大漁

戊午 正親町 永禄 即位 後奈良帝二皇子 立藤房子典侍 文禄二年 帝崩 寿七十九 在位廿九 夏夷人貢鷲尾

金剛に八幡大菩薩の文字あり依て是を紀州の熊野へ納む

六帖 ここの人々蝦夷より多く来り熊野の理を好む法の文字を得て 権僧正公朝

壬戌 五 夏に使者を慶広に遣し秘書を贈る慕下領野田梅立山最勝院を立

甲子 七 夏西山に愛宕権現を立

丁卯 十 夏に営護念山に行く白山神社を立

戊辰 十一 夏弥陀の像を西行より安置せし像を春日仏師に作らせ浮沢に出天保年中に焼失

己巳 十二 去年 源義昭将軍今年築二條城

蝦夷年代記 ○ 二十七 多氣志樓藏

庚午 元亀 氏康卒

辛未 二 上國館神祠再営 公子養広営之 五月廿一日遷宮 季広建る

癸酉 天正 平信長将軍

癸亥 三 高徳院を善子に立

丙子 四 正月廿二日阿吽寺永状拝を

戊寅 六 夏高山を経て開山沙門順文言領主慶広に謁し豊臣秀吉公の許へ慶広若狭守

壬午 十 秋七月営上國八幡社

癸未 十一 春三月廿七日比内郡司浅利左工門尉義政を慶広討之

甲申 十二 七月十五日法源寺開山寂西入道廿六日季広母入道号法源院

乙酉 十三 此年より松前へ鮭元の如く入る

丙戌 十四 豊臣秀吉将軍

丁亥 後陽成 十五 即位 陽光院贈太上天皇御子 立藤前子女御 元和三年 帝崩 寿四十七 在位廿五 秋八月二日世子

盛広公家を国を出高野熊野に参詣帰時三関右近広久一人従せし

戸賀沖より難風にて七日七夜沖に漂泊せし

戊子 十六 夏四月十三日世子帰国十二月廿九日順誉寂せし

己丑 十七 夏四月廿七日松前上國十三日城中火事時代々の旧記書籍悉く焼失せし

庚寅 十八 九月十五日慶広国を出て十二月十六日於平安城始て将軍秀吉公に謁せし

辛卯 十九 豊臣秀次将軍二月廿八日慶広帰国せし

丙辰 文禄 十一月慶広十二日本國へ渡る肥前名古屋へ到る

癸巳 二 太閤秀吉朝鮮征伐慶広名古屋にて志摩守に任せ国政の儀伝馬の判を頂く

蝦夷年代記 ○ 二十八 多氣志樓藏

乙未 四 秀次自殺四月廿八日

丙申 慶長 世子盛広参勤于江戸城家康公に謁せし

丁酉 二 征伐朝鮮二月廿八日慶広は虎皮五枚黄金五十枚拝領せし

戊戌 三 秀吉薨公広建る

己亥 四 家康公於大坂蝦夷献家系及北蝦夷圖称号松前十一月七日忠広於大坂家康公

庚子 五 三月十五日公及世子忠広伏見城に召し服一羽織一拾有余に与え築き城見合に松前城

辛丑 六 豊臣秀頼将軍四月十五日守須岳にて城世子慶広公許を江戸見家康

又五月十一日任従五位下若狭守十二月廿日法源院殿死寿九十二葬

壬寅 七 秋七月廿七日福山入守城請吉広家

癸卯 八 源家康将軍十二月十八日高山寺改光善寺中興良故和尚寂之

蝦夷年代記

甲辰　九　春賜改國及伝馬印於我公家康公参内供奉

乙巳　十　秀忠公将軍ニ移于江戸自敦賀…七月大風ニテ…社立

丁未　十二　月浦ニ宗圓ヲ始立七月…江戸城立

戊申　十三　春正月廿日世子盛廣死去

庚戌　十五　公慶廣増三月二日花山院大納言忠長卿及…羽林忠長左遷于松前

辛亥　十六　春二月廿九日法幢寺災十月…死去

壬子　十七　後水尾　即位　後陽成院第三皇子　立源和子中宮　延宝八年　帝崩　寿八十四　在位十八

癸丑　十八　公至宇須岸…十月世子公廣于江戸見秀忠公任従五位下

甲寅　十九　夏五月廿八日羽林忠長…十二月廿三日…公子由廣

乙卯　元和元　公従于難波陣五月七日忠廣伐秀頼臣某…村自帷山観音堂立

丙辰　二　冬十月十二日慶廣公薨始立地…万福寺忠廣…

丁巳　三　…慶廣公家督自大…

入正忠廣上洛供奉…

戊午　四　由廣…神…祠建…村…利廣叛逆…十月廿六日日本…

己未　五　近江大舘町…町…

庚申　六　領内…秀忠公…賜…

辛酉　七　愛宕山地蔵始立…大火

壬戌　八　世子氏廣公生…立江良町村…龍院

癸亥　九　家光公…上洛…供奉…

甲子　寛永元　四月一日…弥陀…出…人民…六月廿日…

乙丑　二　龍雲院始立

己巳　六　大雪入民多死ス…

庚午　明正　七　即位　後水尾第二皇子　帝　立源和子中宮　元禄九年　帝崩　寿七十四　在位十四　月浦ニ宗圓ヲ福島

村…慶念山法界寺始立

辛未　八　江差…浄土正覚院始立

壬申　九　秀忠公薨為遺物賜銀三百両

癸酉　十　箱館國下山萬龍寺始立

甲戌　十一　建…熊野権現祠…

乙亥　十二　六月廿一日卯寅二時地震…

丙子　十三　七月廿八日鑄光寺…村上掃部地図献上

丁丑　十四　三月廿八日…焔硝蔵…

戊寅　十五　公廣ヲ江戸参勤

己卯　十六　夏八幡社神…

庚辰　十七　六月十三日内浦岳焼…海嘯破船百余艘…七百余人…

十…地震…十一月…社立

辛巳　十八　氏廣家督…参勤

癸未　廿　夏蘭船原岸ヘ着…神…浄國寺…

甲申　後光明　正保　即位　後水尾第四皇子　帝　立源某大典侍　承應三年　帝崩　寿廿二　在位十一　…

地図…

乙酉　二　…院立

干支	年号	年	記事
丙戌		三	五月山王院阿吽寺火
丁亥		四	氏広参勤翌年死去
戊子	慶安		[illegible]立坂先メナシクル子モ口シコツクルと合戦互ニ多く死ス
己丑		二	高広ヲ家督下國宮内御目見九月帰國ノ時大風船大洋ニテ破ス各月
			溺ル者多く死ス法源寺焼失俄羅斯人ユウフル嶋ニカムシヤツカを見開く
庚寅		三	家綱公将軍宣下松前八幡宮立俄羅斯人サカレンニ来ル
辛卯		四	家光公薨ス高広参勤
壬辰	承応		太神宮を立ル
癸巳		二	東夷数戦シ西ユンチ東メナシ長加毛多(カモクタ)公下國佐藤形井両名合討く
甲午		三	東夷庄名長来ル江刺順両ス立

蝦夷年代記 ○ 三十一 多氣志楼蔵

干支	年号	年	記事
乙未	後西院	明暦	即位 後水尾帝七皇子 立明子女王女御 貞享二年 帝崩 寿四十九 在位八年 春東蝦夷メナシ東及シ
			西ユン及東シヤクシヤイン鬼菱松前ヘ来ル
丙申		二	五月六日法源寺火九月西館火災館寅ニ至ル俄羅斯人[illegible]ヘ来ル
丁酉		三	江戸ニ於テ[illegible]立秋八幡社立
戊戌	万治		夏辨才社立疱瘡疫病流行蝦夷松前人多く死ス十二月湯殿浄土火
己亥		二	秋奥蝦夷ヨリ鶴を献スル任志摩守十二月十四日子竹松丸(廣矩)生ル
庚子		三	三月廿四日大雪蝦夷[illegible]利ヨリ黄鷹ヲ鶴ヲ献スシコツ[illegible]ニ保安寺建
			空谷山大仙寺乙部浄土山西念寺立
辛丑	寛文		國制改革同八月十八日小松前火
壬寅		二	三月廿四日色[illegible]東夷死六月廿日二ツ出熊野社立冬大雪ニテ人數多く死ス

干支	年号	年	記事
癸卯	霊元	三	即位 後水尾帝十六皇子 立藤房子中宮 享保十七 帝崩 寿七十九 在位廿四 七月夜大雨乙部
			溶蛇出山崩[illegible]焼天地鳴動十年大震空中有神軍万杉ヲ不動[illegible]
甲辰		四	秋東地ヨリ鼠喰人多く社立[illegible]ノ官ニ至ル彗星見ル
乙巳		五	彗星春ヨリ出ル上ノ國石平ヨリ天川港塞ル東夷叛下國安季伐之
丙午		六	是歳無南風舟少く入来ニ因テ飢饉万民昆布と魚ヲ以テ活命ヲ
丁未		七	正月大雨人多く死ス巡見使来ル此夜出火佐藤宗卿自殺
戊申		八	矩広参勤此ニ美濃國ヨリ合牟迦と云僧来リ[illegible]ニ仏像[illegible]
己酉		九	東夷沙牟奢利酋長シヤクシヤイン叛逆和人二百七十人ヲ殺害ス蠣崎平[illegible]
庚戌		十	シヤクシヤイン追討使松前八左衛門[illegible]石加増
辛亥		十一	蠣崎蔵人白老ニテ見分

蝦夷年代記 ○ 三十二 多氣志楼蔵

干支	年号	年	記事
壬子		十二	松前八右衛門巡見使ノ八兵衛次郎兵衛二三馬四人君[illegible]見分
癸丑	延宝		二月廿三日広次病死此年初テ丹頼族帳[illegible]
甲寅		二	箒星出ル[illegible]其ノ変[illegible]
乙卯		三	白熊ヲ献上
戊午		六	矩広参勤蠣崎広隆変死
己未		七	帰國
庚申		八	将軍宣下銀馬代献ス
辛酉	天和		去年厳有公薨綱吉公将軍矩広公参勤巡見使保田佐々木飯川[illegible]
			小泊ニテ破難風ニテ小舟人漂着ス
壬戌		二	六月帰國[illegible]御國政衛朱印頂戴

蝦夷年代記　三十三　多氣志樓藏

癸亥　三　於江戸屋敷地二百坪拝領

甲子　貞享元　矩廣参勤之時御感帖之書を上任志摩守

丙寅　三　直廣西地より帰内まて出張

丁卯　東山　四　即位　霊元帝四皇子　立　幸子女王中宮　宝永六年帝崩　寿三十五　在位廿三　矩廣参勤西地石狩

並切支丹類族帳ニ書

戊辰　元禄元　正月西蝦夷千代木某下國某を殺し家ニ火を付出奔

己巳　二　直廣改役料二千俵拝領

庚午　三　三月一日城下より出火家数百軒ハカリ焼失

辛未　四　千代木流罪を欄め来り火焼とある西地ハホロにて重丁六大乱人の各討を

癸酉　六　去年余市ニ而蝦夷の酋長ニシテ寄合小林集人下人才吉欠落ニ而捕へ斬罪

甲戌　七　矩廣参勤之節神宮社造営大小松前之建築商船風波之難

乙亥　八　矩廣南部國津軽出張ニて十万人余死ス松前蝦夷地へ入脱する者有之

丙子　九　五月廿二日朝鮮人八人西地ニ漂着ハホロにて捕へ松前より津軽江戸へ送る

丁丑　十　春於大坂朝鮮人を宗對馬守へ渡ス東西蝦夷地改伊豆守より喜廣江戸へ参り

戊寅　十一　西地疫病流行ニ而人死ス夏胴儀のかまち出る七月宮島某見怪ニテ形天狗

ナホシ矩廣来府機羅紗人アタラツフ一軍を率て東沙加と大戦を

己卯　十二　去年佐渡の者西地オタルナイ酋長の婦と金銀の宝物を盗ミ捕へれ牢死ス

辛巳　十四　十二月十一日直廣従五位下任陸奥守

壬午　十五　四月廿六日三輪某見廣雪七月廿九日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大風波ニ而山まて代木関ニ鐵鎚あり

癸未　十六　九月十日江刺ニおいて金子二拾匁鬼物出て何も見へず

蝦夷年代記　三十四　多氣志樓藏

甲申　宝永　正月恵比寿堂立九月熊野社へ明神立矩廣参勤

乙酉　二　正月矩廣帰国

丙戌　三　石狩にて船頭ニて空中ニ光り物とも見へ形如龍

丁亥　四　正月十九日大松前大火七月廿九日九月十九日大雨風洪水ニ村々破損

戊子　五　七月廿五日大風雨船多く破る

己丑　六　去年常憲公薨家宣公将軍宣下八幡宮遷宮

庚寅　中御門　七　即位　東山帝五皇子　立　藤尚子准后　元文二年帝崩　寿三十七　在位廿六　巡見使来る七月廿四日

此年小嶋人居留を

辛卯　正徳　高野之位保元卿女某子播磨郎へ縁組

壬辰　二　文昭公薨家継公将軍宣下九月薩摩國市来の船八百石積十余人乗下ロフ

十余人漂着ニ而内海藍の如く泥の如き海を見る此と談る

癸巳　三　五月六日津軽家中金子某村上藤某守札を樹て立國近藤某情阪表地へ出入

甲午　四　伊勢大神宮へ永代大々神楽を上る御師ニ日市太夫次郎此を渡る

乙未　五　矩廣参勤猟虎鞍履毛かり熊皮獣皮鹹人マツカ出船東沙加の者誘拐を伐つ

丙申　享保　有章公薨吉宗公将軍宣下橘左郎死邦廣長子四月八日八幡社の水へ居留を

丁酉　二　邦廣ニ家督

戊戌　三　邦廣参勤同熊皮献上夏五石野へ旧領の如き出る十二月十一日東部院火

己亥　四　正月十日由城下石以上橋まで焼る三月廿三日より津ノ出火二百六十軒焼残出す

庚子　五　矩廣死

辛丑　六　邦廣家督来府

干支	天皇	年	記事
壬寅		七	
癸卯		八	泉沢村毘沙門堂立
甲辰		九	
乙巳		十	俄羅斯人全島を領し改名す
丙午		十一	ウス、阿弥陀堂立
庚戌		十五	東沙加俄羅斯ヲ叛くまゝ程なく服す
丙辰	桜町	元文	即位 中御門帝一皇子 立藤舎子准后 寛延三年帝崩 寿三十一 在位十二
丁巳		二	俄羅斯女帝ノ命ニヨリ軍艦を以て地を探り海より奥州房州沖ニ迄ス
戊午		三	松前広寿切腹後神霊丞神と為る依てトラメキ村の辺に祭る今の広寿大明神也
庚申		五	参拝謁

蝦夷年代記 ○ 三十五 多氣志樓蔵

干支	天皇	年	記事
辛酉		寛保	七月十九朝根田村より熊石迄津浪人家流溺死人千余人家焼失乞食昼夜の也
癸亥		三	邦広死去資広家督泰府母ハ橋氏女なり東地エトモを探領し於江戸ニ死ス
甲子		延享	領主の娘高野家へ婚礼す八条家より紀雅君入輿
乙丑		二	家重公将軍ニ任ス松前地より南部の竹内船俄国へ漂流ス
丁卯	桃園	四	即位 桜町帝一皇子 立藤富子准后 宝暦二年帝崩 寿廿二 在位十五 春国政の未だ相領
戊辰		寛延	
庚午		三	越山迚某等廿一人に依て騒動有り後出奔して変死の也
辛未		宝暦	有徳公薨去
癸酉		三	越山再び八月廿八日東町より出火松の崎大松前浜町火角櫓等是にて焼失の事と云
甲戌		四	道広公生る母ハ八条家より入輿産後中死去起世院と云ふ

干支	天皇	年	記事
己卯		九	泉沢村に阿弥陀堂函館ニ移る
庚辰		十	吉岡村光念寺立
壬午		十二	惇信公薨ス家治公将軍ニ任ス
癸未	後桜町	十三	即位 桜町院二皇女 御名智子 文化十年帝崩 寿七十四 在位八
甲申		明和	江刺在一揆檜山師伊藤某断絶飛騨屋久兵衛石狩川ニ事始る
乙酉		二	十月十一 資広母死去於蓮社音亜人イハレンエレチ、羅曽亜島へ来る
丙戌		三	正月十九 資広公死祥雲院と云道広公家督泰府俄人エトロフへ来る
丁亥		四	イハレンエ、ウルツプ島へ渡るラツワ人に法令のあるに依るの也
戊子		五	俄人イハンホロシラニイカノフ猟虎島東浦ワニナウ場ニ人渡来て越年
己丑		六	俄人すべく猟虎島へ来る

蝦夷年代記 ○ 三十六 多氣志樓蔵

干支	天皇	年	記事
庚寅		七	俄人猟虎島エトロフ島の酋長等を鉄砲にて打殺す
辛卯	後桃園	八	即位 後桜町帝一皇子 立藤維子准后 安永八年帝崩 寿廿二 在位九 道広へ花山家より入輿 エトロフ人ラツワ人徒党して猟虎島マカンルと云島にて住ス俄人を殺ス
壬辰		安永	松前の大工吉兵衛江戸邸普請ニ参り俄人六十人猟虎島へ来り家居ス
癸巳		二	俄船又猟虎島へ来る エトロフ人と交易ス大船東浦に着し飛騨屋久兵衛宗谷一件にて自害
甲午		三	俄船猟虎島東浦アツトイに破船の物をエトロフ人和談の上交易始る
乙未		四	章広生る係人アツトイ漂着蝦夷人共追て貿易ス
丙申		五	俄人の大船ウルツプに来り越年福山秘府五十巻を撰
丁酉		六	俄人ウルツプ漂着明年上国八幡立
戊戌		七	俄人ヘンタトフロメテリヤヲコヘツニ等外の者東地キイタツフに来り交易を乞ふも出ス不ツカ、得ス

蝦夷年代記

己亥　八　俄人[illegible]越来[illegible]猟虎島[illegible]

庚子　光格　九　即位　自在王院宮典仁親王皇子　立欣子内親王中宮　天保十一帝崩　寿七十　在位三十七　俄人猟虎島[illegible]

ワニナウ[illegible]繋船大海嘯[illegible]溺死[illegible]

辛丑　天明　極月三十日[illegible]國毘沙門堂火神體[illegible]俄人ウルツプより小船[illegible]

壬寅　二　天川港塞り亀田村[illegible]一[illegible]百姓一揆伊勢白子[illegible]俄[illegible]漂流

癸卯　三　[illegible]俄人猟虎島滞留[illegible]

甲辰　四　猟虎島へ[illegible]船下方[illegible]俄人来る

乙巳　五　俄人三人「シヨケスケ」「ヘイレユヨ」「ハガラ」猟虎[illegible]エトロフ[illegible]越来[illegible]来ル

丙午　六　俊明公[illegible]普請役[illegible]エトロフ[illegible]俄人[illegible]イシユニケタ[illegible]

丁未　七　家斉公拝征夷大将軍　道[illegible]府俄人エトロフ島シヨケスケイシユ[illegible]滞留

戊申　八　俄人[illegible]小舟[illegible]巡見使渡海

己酉　寛政　俄人[illegible]シヨニへ来る根室(子モロ)[illegible]和人[illegible]殺害し役人[illegible]

[illegible]頭人三十人[illegible]大晦日より元日迄[illegible]

庚戌　二　俄人エトロフ越来[illegible]石村[illegible]高橋[illegible]へ渡る[illegible]

辛亥　三　道[illegible]退隠青山[illegible]俄人三人小舟[illegible]トンナイ[illegible]宗谷[illegible]

[illegible]西クシユンナイ　東トウフツ[illegible]越来

壬子　四　章[illegible]府俄人イワノ[illegible]漂民[illegible]護送

癸丑　五　俄船六月八日函館[illegible]石川村[illegible]漂民[illegible]

甲寅　六　仙台[illegible]若宮丸ロシヤへ漂流[illegible]

乙卯　七　俄[illegible]猟虎島ワニナウ[illegible]厚岸首長イコトイ[illegible]

多氣志樓藏

京　元慶

蝦夷年代記

丙辰　八　ウルツプ[illegible]厚岸首長イコトイ交易[illegible]八月十[illegible]英船[illegible]

丁巳　九　七月十九日[illegible]エトモ[illegible]南部[illegible]警衛[illegible]

戊午　十　俄人ウルツプ滞留[illegible]幕府より[illegible]東西巡見

己未　十一　俄人ウルツプ滞留[illegible]東七ヶ所[illegible]松平忠明[illegible]

川[illegible]御付八月二十[illegible]

庚申　十二　俄人ウルツプ滞留[illegible]渡海[illegible]山田鯉兵衛　近藤守重[illegible]

用[illegible]戸川安論[illegible]御付[illegible]猟虎島[illegible]俄人[illegible]

辛酉　享和　中村小市郎[illegible]巡見[illegible]図[illegible]

壬戌　二　俄人ウルツプ滞留[illegible]戸川[illegible]箱館[illegible]

[illegible]百[illegible]家[illegible]

癸亥　三　[illegible]ウルツス渡海[illegible]長崎へ北亜米利加船七月八日[illegible]カラ國船七月十七[illegible]来る

甲子　文化　根室[illegible]信牌[illegible]俄人[illegible]漂人[illegible]交易[illegible]

乙丑　二　春ウルツプ[illegible]俄人病死[illegible]引拂六月九日ラツコ人エトロフ[illegible]来る[illegible]アツケシ國

禅宗[illegible]天名[illegible]土[illegible]箱館役[illegible]

丙寅　三　三月ラツコ人[illegible]四月[illegible]ウルツプ島巡検九月十[illegible]俄船[illegible]

人[illegible]福松[illegible]七[illegible]

丁卯　四　三月[illegible]地[illegible]俄船二艘エトロフ舎那[illegible]ルウタカ[illegible]焼討

ツイシリ[illegible]船[illegible]奪[illegible]地巡見

戊辰　五　仙台[illegible]佐竹[illegible]庄内[illegible]

己巳　六　村垣[illegible]南部[illegible]警衛[illegible]御付南部[illegible]津軽[illegible]

多氣志樓藏

- 庚午 七　六月廿六エトロフニてヲロシヤ人十五人を捕振別ニ而同月晦日小笠原伊勢守奉行
- 辛未 八　五月エトロフニて南部家士魯船来り上陸せし甲比丹ゴロウニン外七人を捕八月廿六松前ニ囚ス
- 壬申 九　荒尾但馬守奉行八月三日魯船来り漂民六人を送り来り甲比丹を返し呉と松前高田屋を捕
- 癸酉 十　五月魯船リコルト高田屋を連来り九月又来り捕人を請取帰る十二月服部備後守奉行
- 甲戌 十一　正月魯人と界を定めエトロフ迄を日本領ウルツプを中間としシモシリより魯人の領と定む
- 乙亥 十二　十一月二十本多淡路守奉行石狩并ニ社内亀法鏡の社支配之事を奉伺ニて再建ス
- 丙子 十三　七月九魯船一隻漂民六人をエトロフに渡送し来り其まま帰る
- 丁丑 仁孝 十四　即位 光格帝四皇子 母藤繁子 皇后藤祺子 准后 三年代 帝崩 寿四十七 在位廿九 二月廿二夏目左近将監二月八高橋越前守奉行
- 戊寅 文政　東地にて蝦夷の帆影を見る米利堅船の船来る五月十三英船浦賀に来る

蝦夷年代記　〇　三十九　多氣志樓蔵

- 癸卯 二　異船の帆影東地に見る
- 庚辰 三　水野出羽守松前家復領の周旋ス
- 辛巳 四　十二月七東西地共離松前志摩守章広へ返さる
- 壬午 五（道光元）　正月十六より十九迄奥地東地蝦夷百五十個所を渡す六月奉行并小吏江戸へ帰る夏目左近将監高橋越前守奉行彼地を去る但し此方面役所を廃止ス
- 癸未 六
- 甲申 七　十二月二彗星卯辰の方に見ゆ
- 乙酉 八　二月異國船海岸に近寄る時は無二念打払ふべき令出る
- 丙戌 九
- 丁亥 十　家斉公太政大臣

- 戊子 十一
- 己丑 十二
- 庚寅 天保
- 辛卯 二　二月廿一英船アツケシへ来り土人家を焼土人某人を捕て去る七月廿九ウスへ来る見ゆ エトモ港へ入る同処へ番所を立十月廿九松前家一万石格となる
- 壬辰 三　箱館高田屋金兵衛并船名を異國交易の事ニ付吟味中松前但馬守へ預る
- 癸巳 四　奥羽饑饉死人多し松前城下凶作死亡する者多し
- 甲午 五
- 乙未 六
- 丙申 七　七月廿六魯船エトロフに到り漂民六人を置て去る

蝦夷年代記　〇　四十　多氣志樓蔵

- 丁酉 八　家慶公拝征夷
- 戊戌 九
- 己亥 十
- 庚子 十一　十月廿六志摩守毎年千両充上納を以通御付
- 辛丑 十二　文恭公薨
- 壬寅 十三　七月廿三沿海へ異船来る時は妄に打払ふ令を止め薪水食料を与へ帰らしむる令出る
- 癸卯 十四　八月漂民唐太より送り来る所収受へからさるの令あり二月夜西南の方白氣
- 甲辰 弘化　異國船エトロフへ来る和蘭使節来る
- 乙巳 二　米利堅船浦賀へ来る
- 丙午 三　五月エトロフ東浦へ南京人七人小舟にて漂着又来る異船近く来る

丁未　孝明　四　即位　仁孝帝四皇子　立従三位藤原子女御　慶應三年帝崩　寿　在位廿一　漂流夷人を於
井田嘉藤太長崎ニ送る　秋厚消リイシリ　江良町へ又南アメリカ人漂着
戊申　嘉永　漂流人を長崎へ送る　異国[illegible]近海ニ[illegible]漂の様子あり
己酉　二　英国浦賀ニ来る[illegible]退隠[illegible]大久保[illegible]七月[illegible]
庚戌　三　伊豆守家督[illegible]江差函館[illegible]町人へ[illegible]
辛亥　四　異船所々ニ見ゆ
壬子　五　異船所々ニ見ゆ　六月十三日浦賀へ合衆国使節ペルリ来る
癸丑　六　九月魯人樺太クシュンコタンニ来り建物[illegible]
甲寅　安政　三月堀織部村垣与三郎[illegible]樺太巡見　アメリカ船[illegible]函館[illegible]
秋竹内下野守箱館奉行　近在[illegible]下[illegible]樺太[illegible]

蝦夷年代記　〇　四十一　多氣志樓藏

乙卯　二　堀織部函館[illegible]アメリカ佛蘭西イギリス魯西亜船入港[illegible]
丙辰　三　[illegible]西地[illegible]樺太[illegible]用[illegible]
西地[illegible]
丁巳　四　箱館通宝を鋳[illegible]
戊午　五　[illegible]
[illegible]
己未　六　横浜開港[illegible]亀田五稜郭[illegible]
[illegible]勝[illegible]南部[illegible]
江刺[illegible]
[illegible]小[illegible]下[illegible]川[illegible]

庚申　萬延　小史[illegible]亀田五稜郭へ[illegible]勝田[illegible]
辛酉　文久　山口[illegible]巡見[illegible]魯人[illegible]江戸大坂[illegible]
壬戌　二　小出修理巡見[illegible]大和守[illegible]
癸亥　三　五稜郭[illegible]
甲子　元治　六月[illegible]東地[illegible]伊豆守[illegible]長州征伐[illegible]
あり[illegible]乙部[illegible]八ヶ村[illegible]
乙丑　慶應　[illegible]
丙寅　二　昭徳公薨　慶喜公拝[illegible]西地[illegible]杉浦兵庫[illegible]北地[illegible]
八人魯人[illegible]小出大和守[illegible]樺太[illegible]雑居[illegible]
丁卯　今上　三　即位　孝明帝二月十八崩[illegible]
[illegible]地所返上[illegible]月慶喜公大政返上

蝦夷年代記　〇　四十二　多氣志樓藏

[illegible]

第二十五区二当区根室国根室郡
根室ノ浜及市街ニ於テ街
鳴海町一丁目 五丁目 有磯町一丁目 三丁目 松ヶ枝町一丁目 三丁目
弥生町一丁目 四丁目 常盤町一丁目 三丁目
緑町一丁目 本町 右明治九年七月八日

露西亜国ト千島ト樺太ニテ換ヘシ事ヲ
明治八年十一月十日
千島ノ名ニシユムシユ 第二アライド 第三パラムシル 第四
マカンルシ 第五オンネコタン 第六ハリムコタン 第七エカルマ 第八
シャスコタン 第九ムシル 第十ライコケ 第十一マツア 第十二ラスツア
第十三スレドネ 第十四カヌウシル 第十五ケトイ島 第十七
シムシル島 第十六ブロトン島 第十八ウルップ島合テ
十八島
栗 宗谷海峡ヨリバッカ岬トシユムシユ島ノ間ヲ国界トス
日本船ノヲルサコフ港ニ ミンエコメン 来往ヲ許ス
明治八年五月廿日 根室出張所 印

右ハ当年八月廿二日

高津泰 撰

終北録

安政四年（一八五七）會津友于亭刻本

據安政四年（一八五七）

會津友于亭刻本影印

安政丁巳新刊

終北錄

一名戍唐太日記

會津　高橋氏友于亭藏版

書終北録首

紀行莫若於從軍西土邊陲多故常置戍四方故如元張耀卿邊堠紀行明曹學佺滇蜀紀述之不絶我邦河海靖晏二百餘年於此未嘗見有從軍紀行者　高君終北録絶無而僅有者也　君向從精里古賀先生爲之從與韓人酬和韓人驚其款敘　君騁羽鱗域韃武唐太在人有亦爲一大快事九與　君同在精里先生之門白頭無成碌碌將與草木同朽不堪慨然也讀了書其尾云

丁巳三月盛岳逸翁用九識於白櫻花六

書終北録後

古今紀行可觀之文不勝僂指然其行蹤率局于域内而淄川老兄此冊躬窮蝦夷輿區殆及鄂羅斯邉陲其山海人俗之險恠詭異收羅無遺文字周匝考據精密使讀者毛骨聳然拍案絶叫實人間一奇冊也歷史所載外域傳乃本

史之餘波謬誤錯出固不足據也如職方外記西域聞見録海島逸志奉使鄂羅斯日記等頗可取而叅考佗書則猶交誕妄終不如此冊確實有據焉且蝦夷天地間窮僻境如遠西人雖事好穿穴而至于此地則云未能詳知也如本邦人所記環海異聞北陲杞憂及幸太

夫五郎次與聞宮林藏筆記或屬傳聞或淪俚俗亦不如此冊全美焉予久聞其書而老兄遠在會津恨不得寓目而頃者老兄祗役江戸一日携示予且云少作草稿雖不足存其事則或不可歿也以予同門舊知竊以示焉耳凡其字句有不妥貼者為煩商量焉嗟乎予何

人豈堪為他山之石哉展閲之際開爽心目欽歎不已湯書其後以還之更願俟他日謄寫一本以便于省覽云松田順之識

痃田坦書

終北錄

會津高津泰平甫著

俄羅斯僻在海外其地舊與我隔絕近蠶食漢北東南至於海西顧朶頤蝦夷屢託通商欲以窺邊寬政四年壬子九月始使人（名良都久須未年）送還我漂民至松前請互市文化元年甲子九月遣其重臣（名禮左乃布）再送漂民至長崎進國書方物以申前請　幕府以祖宗之法禁清蘭外通外蕃不允居二歲果寇加良布刀明年又入

惠刀呂布轉掠加良布刀　幕府乃命本藩遣兵戍西蝦仙臺戍東蝦於是　公遣藩相内藤信周為軍將戍曾宇耶番頭梶原景保戍利伊志利藩相北原光裕以陣將戍加良布刀軍監丹羽能教番頭日向次明屬焉番頭三宅忠良戍松前五年戊辰正月饗將士賜兩將以佩刀諸軍踵發予同上遠野重隆私從陣將重隆武人尤長火技於是行固宜有所為予也一介書生於武無足言者又非有奇策可以參謀徒

用知舊見取耳渭川原翁安部井芝浦牧原景武皆詩而訣家兄信友賜螢火丸十一日戊申前鋒啓行　公於鼓門内送師師由埋門出蓋以埋門充凶門也時積雪滿山寒氣凜冽輜重悉載用冰車晚次猪苗代城下陳將告禱　藩祖廟以鳴鏑二枝參政井深重高以君命來餞十二日出壺下口踰楊枝嶺絶頂峻滑布藁於雪上以度軍晚次中山十三日早寒發中山途間雪融土見晚次本宮十四日過二本松巨砲

運轉甚艱藩侯為出夫助之自此以往列藩皆然次福島十五日度國見嶺次越河十六日經摩鐙坂過白石次大河原十七日次中田仙臺侯使来犒師十八日過仙臺藩侯使人要陣將入客館賜以比目魚晚次富谷新町領藩侯賜於軍人十九日次古川始食海參二十日次月館二十一日次一關按多賀城碑曰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古以六町為一里則一百廿里抵今廿里以里程推之此以北蓋古夷壤而當時

置關之所也或云藤氏據與時設關於此二十二日過平泉藤氏舊墟也藤氏世崇奉浮屠興建伽藍不可枚舉源右将東征盡罹兵燹唯中尊寺巋然獨存東鑑中尊寺堂塔四十四禪房三百餘今僅餘二十餘就中金色堂尤壯麗堂内為三壇壇上安佛像壇下置藤氏三代柩仙臺黄門嘗開視清衡柩長六尺廣二尺以白綾為衾填以漆藏鐵劍一口金印一顆文曰鎮守府将軍印基衡秀衡俱中白而表錦衾用白絹

填以朱又藏秀衡第三子忠衡首函藤氏割據奥羽四世九十九年富彊無敵後嗣不肖一敗委地徒遺槁骸於千載可勝慨哉晚次水澤二十七日再用冰車冰車用舍係雪淺深雪之淺深似不因南北而因高卑故二本松以北雪淺至此漸深晚次花卷我藩軍法每日啓行宿頓吹螺為號南部侯使来告師曰敝邑惟火與亂警用螺請代以他物勿使國人驚擾陣将乃使梶原景與對曰出師之初許閫外之事一用藩

法從事今将仰副尊命則若墜鈞命獲罪於寡君何二十八日次郡山二十九日次盛岡城臨磐手川川水勢湍急不可竪柱以鐵鎖連綴大船為浮梁富庶不减仙臺初南部治三戸滅九戸之後徙此云二月初一日丁卯發盛岡山路登降左磐手而北至柳臺西望巖鷲隔江巍峙於雲霧中麓有廚川城趾經雪浦有老松大三四人圍垂條如弱柳次沼宮内初二日過中山嶺山下觀音閣藏源将軍義家鼎厚三寸徑二

尺五寸閣後清泉一泓相傳康平之役官軍乏水将軍以象弭鑿山出泉是為磐手水源南流六十里至石卷而注海世謂之北上川嶺上雪深丈餘風寒特甚下視空濶凡一州分流此其脊也晚次一戸初三日踰末松山盤折而上絕頂曰波打坂路旁崖石間潮痕現存往往含蠣殼要是滄桑以前之物而其形未壞則覺天地開闢未久矣亦可以證邵子元會之説也歷福岡上襄坂次三戸福岡一名九戸九戸政實之

據邑叛豐閣白乃命三好黄門東征令蒲生氏鄉會奧羽之兵討平之即此政實與津輕大浦為信同時叛主而一侯一誅雖有天命亦可以見豐臣氏政令無恒矣初四日早發三戸數里上山始見海水於北方縹緲如雲烟午後次五戸聞去此東北三里有市川一夕鯨逆流而上蕩而槁焉徒手得七十三故軍行無日而不飽肉初五日渡六戸水自此地勢平曠一望無際惟西方群山駢列積雪挿空望之若銀臺玉闕

晩次七戸南部地稱戸者自一至九不審其由國音戸與閉伊通則知古閉伊郡地也初六日渡壷水過壷村旁近有石文明神祠相傳阪征東東征至此勒日本中央四大字於石所謂壷碑是也今失其所在而世人以多賀城碑充之誤矣奧為中國東陬此又東陬盡頭而征東稱為中央者蓋包蝦夷言之也當時奧羽未全入版圖而為言如是可見規模宏遠與夫勒石燕然標銅交趾以自畫者異矣今也皇化遐覃海外窮荒絶域罔不服從幅員之廣殆倍上世則始知中央之言得其實而非茍為大而已矣午次野邊地由是東北去佐井西北去津輕驛正直其衝北則大海浸天遠通松前箱館初十日發野邊地由西路右海左山而行遞夫不足使軍士勠力轉運午次平内賜酒勞軍士十一日竝海至野内路極險海畔多奇巖此日疾風鼓浪雪濺雷吼聲勢雖可畏絶景亦可觀矣自野内而西路始坦晩次青森是行大雪甚寒未嘗

有如今日可畏者以是遞夫多道亡輜重半不至此地雪最深人家埋沒僅露其脊人穴雪而出入狗鬭於屋上以海路未通駐師待雪釋津輕侯以酒犒軍自此以西濵海之地稱外濵一名合浦多産美石軍中好事者拾以為玩三月十六日壬子發青森次蟹田十八日過狗竇巖上合下開路出於其間以形似名焉次今別亦出美石二十四日松前奉行肥後守河凥春之赴鎮途歷此陣將率其屬迎謁二十九日至三

厩九舟鳴鼓歛螺以次解發一竒巖側立當砦口巖有三窟大各容數人俗傳源判官繫馬處港名取此判官入海之事民至今稱之甚至妄人偽撰其傳託金史別本以實其事源白石嘗己辨其妄自古死而可憐若高倉王豐右府及唐駱賓王明建文帝等人以為挺身逃逸不死者多矣不獨判官也自此至松前洋中有三險曰龍飛曰中潮曰白神潮水皆自西北来横於洋中數十里人云此三潮之險過阿波之鳴門客舟至此遭害者前後不少蓋天之所以域華夷者也是日適風徐潮恬不似平日險艱然尚振撼搖蕩舟中之人為之吐眩顛仆不能自持者十八九矣晚達松前館于城北法幢寺寺乃故松前侯香火院也按松前舊渡島地去平安四百十六里去江戸二百九十里北極出地四十二度東自山越内西至熊石其間七十里邦人住焉以外則蝦夷矣蝦夷分東西北三種其他島嶼鼎峙碁布不可勝數國雅總稱為千島。

要今所謂加牟左都加（舊名久留志伊志伊後俄羅斯更名）左牟多牟等皆古奥蝦矣四月初一日丁卯始見梅花初八日主僧設龍華會士女駢闐始見蝦夷人被髮長鬚左袵跣足耳穿銀環其狀甚偉每謁貴人必數人攜手鞠躬而前貌類蝦故有蝦夷之目遍身毛深因一名毛人志載像兩眉中不斷者傳聞之誤也俗占立春後八十八日必有暴風是日以當期舟人皆登陸避厄然天色晴霽略無風濤是以後軍航海是役也余二兄咸從軍伯氏樋口光貫屬左軍叔氏佐藤信友屬後軍十日信友来見陣將十三日登舟下令軍中曰海冰已解賊船出没不可測宜各備弓箭銃砲槊鎗以戒之松前人甲崎富蔵數涉曽宇耶加良布刀善知地理通夷語因取為嚮導巳刻乗東南風放洋過小島無居民產海獺狀類海獱竊毛黒色性好睡常偃暴於礁石上聽人聲輒没水故捕之者潛息徐步乗其熟睡而揜之肉甚美日暮抵大島北望江差山入夜金

波蕩搖月色可觀自是舟行不舍晝夜十四日早至江差洋經熊石東北風作午回東南過於古志利其山不甚高無居民産鰒魚過大田崎抵世多奈伊洋水色黷湛風急浪作舟人多不能起坐云世多奈伊水入海之處舟師曰自是以往波濤洶湧非復南方之比舟中戒火甚謹設官司禁入夜不許吃烟十五日望中諸山殘雪未消又東望後方羊蹄山雲氣罩其麓僅見其頂按史

齊明天皇五年遣阿部臣率飽田渟代津輕膽振鉏等酋帥以伐蝦夷置郡領於後方羊蹄而還即此晚過於加毛伊崎有礁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十四五丈狀若人衣冠拱立夷人神之呼為於加毛伊猶華言神也每舟各結芻為小舟投諸海以祭之風急舟銃舟中之人困病倍昨十六日過伊志加利洋即伊志加利水入海之處過此則波始靜是日順風舟行甚疾命銃手習放始見海豹出于船傍日晡遠望二山相竝舟師曰南足於利北耶牟計志利大如一粟十七日平明過之二嶼大小相比以遠鏡照之草木人家歴落可數有蝦夷六人見我舟急駕獨木舟来上兩手於額禮予輩而去午後濃霧四合舟行太鈍未後西南風大作霧散天晴舟迅如飛過利伊志利至能都志耶牟薄暮霧作因下碇洋中利伊志利猶華言高島在曾宇耶西南十八里其山特立大洋中峭拔秀麗上干雲霄舊傳此山甚靈異其上人跡罕至至則崩

石撲人朝鮮之役加藤清正入兀良哈歸途於青州逢松前人曰天氣清朗之日望見富士林子平謂兀良哈與我隔絶悪睹真富士蓋誤認此山為富士也嘉吉中武田信廣自若狹以舟師取蝦夷也先據此島南師攻松前松前主蠣崎氏不能抗納女妻信廣以國降云島多産鰒魚於夷中舊稱為富庶比歲賈舶往来痘瘡隨而至人不知醫藥拱手待斃闔島死亡略盡僅餘十有三人十八日過曾宇耶洋曾宇耶北與

志良奴志相對兩岸相距十有八里志良奴志北蝦西南陬地也北蝦舊名加良布刀加良邦人呼外國之稱布刀夷語謂水口盖以此地為麻牟期水之衝併取華言與夷語名焉也是歳更名北蝦夷圖經以此土為高麗地者誤天明六年　幕府始遣人撿其地寛政二年松前為置吏此間潮水東旋舟隨潮勢而行右還入加良布刀洋北海多鯨加良布刀洋為最游泳出没如鳬鷗噴水成雨海舶甚畏鯨若誤觸之

輙覆故相戒至不敢斥言其名暮見一山於東方隱隱如雲舟師指以為志連刀古志連刀古北蝦東南隅地也入夜舉火八舟皆應十九日早船上張旗幟沿岸而前辰刻至久志由牟古多牟為北蝦南瀕北極出地四十六度半九舟皆無恙絶徼之人聞我軍至爭出觀麇至蟻集詭形怪狀殆隋於羅刹鬼國矣此所被賊焚刼廠房倉庫盪盡但餘夷廬數十戸耳軍人至而無所舍皆露居海濵假張油單為屋以避風雨

時連日曀霾苦霧迷漫上漏下濕艱難極矣陣將即與軍監俱親躬跋涉山谷相土地形勢命有司日董軍人及蝦夷刊木闢山以造作軍營三旬而成乃於海崖扼要之地安巨砲置烽燧嚴哨瞭粛部伍晝夜警備以待不虞又分兵遣大組物頭原捷重物頭伊東祐備龍造寺隆虎等同戍留於多加留於多加去營五里虞一旦警急舟行不便於應援差泰與野村俊文往視陸路通否五月初六日辛卯起行以蝦夷七人

從行一人為嚮導其餘舟運食重鎧仗富蔵為通詞一行十三人循海而行沙汀平如砥每有小流入海鰊泝流而上相蹈藉死者密布水底風波蕩激腹破子出堆積汀上蹈之而行滅跗没踝臭不可聞沿途又見乾鰊為鱐架架相望林立櫛比鰊夷中所在皆産焉形似鯔而背青腹白長七八寸至尺其子滿腹割取乾為脡嫁娶賀筵必取登俎祝其多子也其母子之夥飽海之内外按鰊字字書云似鯉恐非此魚俗惟

以其生東海姑取此字充之猶赤縣産周防名曰鯛耳蓋東醫寶鑑所謂青魚云從此海濱毎山開水流之處有聚落夷人零星而居土不生五穀其人以漁獵為生故無租稅無賦役又有小長而無大君長中土富商大賈必先納金撲買其地十里或二十里而遣能夷言者治之名曰支配人曰番人番人所居稱番家支配人所居謂運上家運上家統番家此二家猶官府兩人猶官人然兩人皆有名而無姓不帶刀其實

胥徒也夷人顓蒙蠢愚雖善捕魚不能結網罟故番人爲假漁具分其獲又以米塩酒烟及鍋釜針絲之類九一切日用養生之具貿易賺得奇贏其貿易之方一針易七十鮭其他可類推也故雖無租稅其入實浮于租稅以是其人貧苦困窮甚於中土乞兒天民不幸未有過蝦夷者及松前國除　幕府遣士人監財賦稱曰調役毎衙正副二人欲以更舊弊而更未盡也是日有夷人出觀吾行者男子衣犬皮婦女服

海豹皮又有連綴鮭皮蓋形者可謂窮矣午至志由志由耶無水令夷人入山取水以炊飯夷人則炙鰊脯為飧夷人飧不定時飢則食毎食不過脯三四條富蔵後停筋以待頃之銃獲鵰来夷中多鵰鷲皆巣于林木見人不狣蓋不知有火器故也至此海水旁出為一大灣灣口窘東廣不過里許人多以舟絶灣口而往還未嘗有窮陸者吾徒業已欲審陸路通否則循灣而前一望林莽下皆沮洳加以霧深霾黒無復徑

路忽見葦間獸跡大如盆相顧失色意熊跡也夷中有大熊大丈餘以色赤俗稱緋熊松前人說善負馬或曰羆也非熊行稍遠灣勢欲窮更前亦復空濶如此者不一而足約行已可一里有一水入海嚮導夷舉右手高於頂出左手屈三指蓋形語前途水深不可涉者猶有三也予與俊文欲強涉試褰裳蹈水水口淤塞初不甚深未及中流泥陷不可涉乃返以單舸截灣口至布良於牟奈伊宿夷人空宅夷中無斧鑿其

作廬舍用葛藟束縛成之墻屋皆覆以木皮廣不過方丈冬則穴居其製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阜如丘冢然中穴地為爐上開二孔孔必南向一以透天光一以通出入刻木為階蹈而出入志曰夷中之俗視之上世猶未有聖人者出之時信矣初七日左海而行有瀦產蠔炙鮮甚珍至留於多加有水注海云六七月間鱒自海入江則水面簇擁不藉網罟赤手可捕故遠近来漁常以大鑊熬油供人用俄羅斯焚刼之

後廠房未復但見破鑊狼藉於草間飯于沙上渡水入松林中至別部下營之所而返俊文好舟予好陸乃各從所好俱會于瀦尾入海處商議欲自灣北繞而窮陸期富藏檥舟於灣以候乃經保都布古志循灣而去半道遇泥而返呼舟會潮退舟膠而不至時日已向晡無復人家可寄宿進退維谷使從者入海試深淺幸水不沒膝遂決意揭行中流得舟至志由志由耶投夷人廬有夷婦守舍以夫不在抱兒赴隣家令吾徒入宿夷俗男女之別甚嚴婦人性不妬忌故一人蓄數婦婦女皆嫫母何也其俗生下来不知沐浴盥濯况粉黛粧飾乎故塵垢滿面臭穢可惡縱令有施嬙不可識別焉初八日歸本營備圖道路山川險易以呈報以陸路不通之狀十一日山上營成而移軍初葺以椴皮最上常矩曰恐虜望而知有人不如蓋之以椴葉遂從其言廳事與記室廬隣記室大河原臣教余授業師以故余屢往来一日語余曰師出日友

人下平次致饋以菜子一囊到此乃種之不生要天下易生之物莫過蕪菁昔者諸葛武侯所至即種以助軍中食次致意蓋欲令余效之也而今如此則無如之何矣余頃視造營人鑿土數寸下尚凍凝墳起則其種而不生莫怪也北蝦五六月如中國九十月日午踏水水冷不可久立夜可重衾而卧土人則猶言不耐暑露卧沙上或足入水枕石而卧行夜者初視為死人大駭十二日後隊自松前至初本軍發松前也

船隻不足因留軍人三分之一而去是日組頭
北原光豊物頭臼井胤固等統領渡海来也十
八日野火偪營命各營出士卒防之軍中無倉
庫毎火發輙徙火藥於海濱以避災北蝦土曠
人稀材木無所用蕾翳滿山陳陳相因若火一
著之延曼數十里連日不滅防禦之術非塹而
絕潛行地中而復熾故此間尤可畏莫野火之
若也由是申嚴火禁三十日於呂古人来以所
齎鵰翎蠎緞青玉易獸皮斧針酒烟諸物去其

國在久志由牟古多牟東北以邦人未有至其
地者相距遠近不可的知一名於利加多聚落
二馬一居海濱一住山中其人與蝦夷別種言
語亦異剃髮辮髮服綿袍著革靴形稍潔非復
被髮徒跣之儔矣聞其俗使鹿猶北蝦使犬東
華録記清境界曰東至使鹿使犬豈指是等所
乎其酋長死抽腸胃乾之還内腹中然後埋又
西北須米禮牟久留其俗與於呂古大同小異
又踰海左牟多牟其人歳至志良奴志貿易蓋

滿洲屬國故其所賷盡漢物也此三國無年紀
不知書契皆同于蝦夷但左牟多牟差狡黠善
賈北蝦之地三面阻海北不知所極是歳
幕府遣間宮林藏行窮焉不遂而還古来巡察北蝦者五
次六人天明六年幕府始差大石逸平觀其地寛政二年松前侯使高橋某自志羅奴志
左循西海而北至古多牟刀留右至志連刀古四年幕府遣最上常矩左至久志由牟奈
伊右至刀宇布都享和元年中村意積右至奈伊布都高橋一宅左至志與宇夜是歳林藏雖
半途而返明年隨蝦夷貢獸皮者由左牟多年迴麻年期至德摆哩名遇清人而還如其
東北隅則山海險惡終不可得而極蓋與滿洲

及俄羅斯接壤但麻牟期自西北来衝岐為兩
派注於海地形若中洲然故夷人或誤以為島
矣麻牟期蓋黒龍混同兩江合流之尾云宇治
拾遺安倍賴時欲逃罪於海島先率其屬多齎
糧食泛海北行至一洲有大河入海遡河七日
兩岸豊艸閴無一人又遡三十許日始有人馬
聲隱葦而竊窺之凡可千人騎而渉其人歕舌
赤髹如世畫胡人懼而還疑此朝鮮申叔舟海
東諸國記曰竊觀國於東海之中者非一而曰

本最久且大其地始於黒龍江之北至于我濟州之南與琉球相接其勢甚長是韓人知吾東北界精於我蓋以其國接壤故也盛京通志黒龍江即薩哈連江今按薩哈連即左加利乎俄羅斯呼北蝦為左加利乎蓋因此江名也志云北蝦即萬國圖中東室韋地曰野作者也或曰清會典輿圖所載阿党吉山一統志所謂寧古塔大洲皆指此土未知孰是六月十三日戊寅日向氏部下銃手入山得鶯雉雛以獻光輔籠

養焉光輔陣將之息時年十七性沈敏恭謹是行海陸跋涉軍旅艱難中能左右奉侍定省匪懈退與軍士往来款曲不敢以門地自高以是衆咸悦曰光輔雖童年器宇夙成已堪執國政十五日操練請監察山岡景風調役荒井保恵最上常矩臨焉命軍人擐甲横槊布陣整隊以金鼓進退焉應援分合坐起如法操畢賜酒犒軍（此月廿一日閏月九日廿八日操練凡四次）十八日　幕府賜藥於軍中每人加味平胃散香薷散枇杷葉湯各一貼十九日饗蝦夷八十餘人賜物各有差酬前日造營之勞也衆闘飲歌呼跳舞盡歡而罷凡役蝦夷終日苦使惟給一飯而止是曰饗賜出於特例夷語謂之於武志耶蓋猶華言饗禮二十日軍中本禁飲酒而此間瘴氣殊劇軍人病且死者稍多矣土人曰飲酒喫蘿蔔則可免由是權開禁從今日而間日賜酒每人一合既而毎日賜焉蘿蔔則不可獲偶就商船乞得珍重猶中國之於葠二十一日從陣將出觀夷

人使狗引舟一人艤舟一人呼狗狗至輒緤之繫緤於絆凡引一舟須六七狗別放三牝狗為導且備他狗阻道既而衆狗隨導狗而走左右前後惟人意所向毎值海岸曲折處身入水中行巧令舟不與巖石相觸頃刻數里往来如飛役訖解緤勞以魚肉群狗揺尾作聲如以就役為快者冬月挽凌牀亦如是倶用扇狗云二十四日召富五郎源七問陷虜之事兩人為說其略曰臣等以丙寅九月為俄羅斯所擒至便刀

呂婆宇留志古伊按遭厄紀事作便刀呂婆宇留須港名在加年左都加東濵明年正月加年左都加宰至召臣等飲以酒慰藉以華語遂與其徒議再冦聞宰乃至長崎虜使兄也一曰頭目弥加良伊左年多良伊知遭厄紀事作尓古良伊安礼佊左年刀呂伊知一名保於志刀布又曰前名為廃人時之称後名為頭目後之名召臣等問本邦事情臣等亦詰其所以入冦之故曰前者我國王愍倭漂民遣大臣遠送還以乞通商而倭不納不納猶可而言曰令後勿使汝國人再来若来者其人與舟併火焉夫舟楫漂泊何國無之況於我船賈為業乎而今倭梗途如是是我不能建國也以是我王使吾試倭果能踐其言否耳臣等曰若然者何不投書以明其故而徒暴邊疆是無異盜賊之為也頭目乃自以蕃字作書又口占令源七以邦字書紙背四月頭目再率舟師歷知由步加諸島入加良布刀所過無不掠商船焚廠房搶奪財貨六月至利伊志利以前所作書附臣等放歸期曰明年當来取答宜候我於左加利年

宇留都布恵刀呂布三島之内若不得請我長令倭不得置官司於左加利年世言俄羅斯以五洲一帝為志其語雖未盡信然今考職方外紀西域聞見錄等書云其國兵力甚強日事併呑故明萬曆中其國不過東西萬餘里至清乾隆菫菫百餘年間至東西二萬餘里南北三千餘里乾隆至今又若干年其三方吾不得而知東一方則已至海矣可見谿壑之欲無厭世所言不無其由也

本朝痛拒絕而不通可謂伐謀矣二十六日得異鼠形大於常鼠黃質白章尾端有毛常居樹上性柔馴不畏人或曰爾雅所謂鼷鼠也又海鳥有善知即國雅所題咏舊説此鳥穴居巢于海岸母呼曰宇多布則子應曰耶須加多人為母聲以感之伺其出而取之母見而泣血雨下故捕者必著笠簑古者以實伊勢大廟庖余見其死而乾者黑身白斑白鬚黃脚觜有峰本生于津輕外濵隨風氣開而北

今居于此然絶無而僅有云青森有善知鳥祠在安方街夫木集咏此鳥云美知乃久乃曽刀乃波麻奈留與歩古刀利奈久奈留許惠波宇多布耶須加多又云古乎意母布奈弥多乃阿米乃加左乃宇閉尓加加留毛和鼻志耶須加多乃刀利又奇畜有利古牟加武伊形似狗而無尾葢狐屬也又海産昆布水出刺姑山生黑花百合花雖稱黑其實深紺似黑耳閏六月初九日癸卯陣將行軍臨軍士廬白井胤固患眼陣將爲贈眞珠軍人物故雖士卒最下者必遣親臣賻弔於是人人感戴爲挾纊之想矣十五日見俄羅斯

銀錢有耳而無孔耳貫小環繫以紅絛重十三錢面雕人面深目螺髯神采如生背刻如浮圖者郭隱起蕃文共精細巧妙不可狀云虜入志連刀古之日所與蝦夷之物也按遺厄紀事米多伊禮狀如錢銀鑄王面以賞武功葢此物也夷人懦弱無武備賊至不能抗賊亦遇以兒童動施錢帛欲以恩懷之姦謀可惡十六日十九日兩日閲武二十日鎭臺賜酒犒軍二十八日辨財天廟成廟在營南山上舊趾距今廟西二百許歩臨海岸往年俄羅斯火之刻番文於銅版揭神門去以無識番字者竟不知爲何謂令船人因祈歸軍安穩請再建焉陣將爲題妙音宮三大字倩荻平近禮雕木而扁廟瘦勁可觀是日軍士多賀谷髙知田中玄德等奏雅樂落之荒井保惠聞而嘉之饋以酒殽隋唐遺音亡於彼而存於我既奇矣况今奏之於北荒窮髮之野乎七月初二日丙寅原捷重引所部自留於多加還初七日班師海北苦寒四時皆冬而無夏唯六月稍如春百花盡開

八月雪一雪不可復航冬日海水結氷厚丈餘若中國人於此度冬則不免凍死以是監軍命及時班師是日陣將率兩軍登舟令丹羽能教殿衛監軍不然能教送至營門辰後六舟放洋初八日早抵志良奴志西望利伊志利峰峭削天際黛翠可挹請伴宗馮摹真影舟逢悍潮而退碇宿大洋中入夜雷雨海北少雷而聲低蓋因陽氣微也初九日至曽宇耶海中有石形狀如蜂夷人謂蜂爲曽宇耶由是名港以此地爲

咽喉要地是歲奉行河尻春之出鎮馬陣將令用所組頭香坂宗光登陸問中軍軍將亦使片峰勝興来報勝興言中軍無一人病故惟軍將傔有罪被戮耳又曰去歲津輕戍兵一百五十人度冬而死亡七十餘人予謂津輕戍兵死亡如此而今我軍將士安寧不損一人者實雖由冬夏異候未必不賴我撫卹有法而吾渭陽亦與有力焉渭陽姓加賀山名盛正稱雲省以醫官従軍後聞中軍甲長山田直保以下軍人中

瘴毒而病者數十人其疾將發也腿腫色青黒而後至於遍身浮腫不治渭陽曰是醫宗金鑑所謂青腿牙疳之症而少異者如不抜病根厥疾不瘳黒處即毒此為病根乃刺黒處出惡血然後服藥數日皆愈是役也三所戍兵疫死五十餘人咸同症而不遇良工若渭陽者可謂不幸矣北蝦氣候極寒不生竹至此篁竹滿山人家皆茨以竹葉海產河豚是日軍人多釣獲忽腹怒目潑剌於舟中申後發曾宇耶薄暮遥望

礼布牟志利猶華言洋島此島在利伊志利西北而稍相伯仲初十日天色陰翳未刻至麻志計洋東風怒虢雨亦大作舟師惶遽欲収帆以殺風勢勢猛而不能下手飄泊於黒風濁浪中者一晝夜十一日雨雖止風勢倍烈危在呼吸初人人危懼數問以安危舟師恐沮衆詭對曰百無憂至此俄呼天斷髻叫曰人力已盡矣乞諸君助禱神言未訖一聲砉然檣折入波中檣雖已折帆綱未絶舟為所牽引欹側幾覆乃令

水手截帆綱帆檣去而舟始稍安然怒濤噴薄振撼盪兀猶未定我所乗千六百斛舟而其輕如一葉因憶唐孟郊出峽詩有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句又宋徐兢使高麗録曰方其舟之升在波上也不覺有海惟見天日明快及降在窪中前後水勢其高蔽空可謂能盡實景矣若非親履此境者不能深知古人狀物之妙也薄暮舟人報東方見山是行六舟取五於兵庫取一於仙臺是以五舟常擯一舟而不納是月十二日

適二百十日五舟以其當颶期咸欲泊曾宇耶以過是日而一舟獨不可而去餘舟望之激而起終焉賈此禍餘舟四散茫無影跡矣十二日有單舸出迎闔船喜曰是真苦海慈航登陸而問地名曰於爾志加南距松前尚一百五十餘里即西蝦西陲也黃雀蜻蜓蘿菔茄子之類北蝦絕無至此見之不覺眼明夷人亦間有通華語者十三日風陰闔軍步行循海而去至刀伊良都計石壁嵌空中通小徑前有磐石其上可

列數筵風濤與石鬬喧豗如雷殊為壯觀是日予獨後走及則陣將已與臣教踞石上觀濤午時炎熱晩次留留毛都霸道上見蝦夷圈熊夷俗以十一月為令節及期開圈放熊以七十箭環射候其嘔沫加木踐烹肉享賓祀蒐為神夷俗本觕善射然其實木弓木矢不能射遠穿堅惟善毒鏃北蝦則不毒北蝦未知有橋梁故雖濫觴必須舟楫今日始見橋十四日有日向氏部下與力二人至始知第四號船在麻志計二

人言奉隊長命往曾宇耶蹤跡飄流諸船是日陣將亦另遣與力二人與之偕行十五日是行以除番家運上家之外夷中無可復舍衆乃分軍為二隊令間日而行是日輪發之序在前隊因與調役謀前途軍行事議未決權留前隊而令後隊先進發後隊行歷阿布牟渡觕部志耶水次麻志計未至數里道側有下司昌武百﨑重房墓兩人日向隊長部下之士歸途病死于舟中石崖無土埋石罅中填以碎石所謂四元

行外創見石葬可哀也然男子業已辭家從戎本志於馬革裹屍則石葬可壯而未足以深惻焉始食鮭西蝦沿海諸水皆產焉伊志加利江為尤盛土人網取或醃或腊舶送內地貨之四方其多亞於鰊二十一日與力還自曾宇耶復命曰第六號船在曾宇耶第二第五號兩船同在耶牟計志利惟第三號船未知所在是日鎮臺命歸師出於箱館因給夷夫運轉初赴東蝦之道遡伊志加利江至惠便都布刀今年留留

毛都覇支配人文右衛門以水道艱阻建議始闢山通陸路人便之商議由新道疾病不堪步行者乃附船二十二日返就故道欲循鮭武志耶水而上因溪漲過橋而北至阿布牟東折入山山上平衍髙敞遠近洲渚咸在履底降八九町渡鮭武志耶水上流峽行數里有坂羊腸而上新路生梗竹木根株未全除加以泥濘行步甚艱數踞樹根憩息而前下路尤峻折晩次爾世婆留麻是日始聞蟬二十三日峽行踰一峻

嶺溪水皆自此嶺分流似宜名分水嶺下入柳林揭水者數十次再入山山盡而平地並澗而行次恵多伊便都猶華言挽舟河聞渡江船未集前隊尚滯中途為駐軍數日軍中每寢輙覺如面被蚊蚋嚼從捕之不得諸人怪以為物至令人在側守之竟無所見晝夜盡然蓋深山無人之地山嵐所使然也八月初一日甲午發恵多伊便都林木深翳連亘數里見削大樹白之以問土人云所記以便于雪中往来又見欸冬

高丈餘葉大如張傘余聞薩有蘿蔔大合抱長三四尺一馬僅可駄二根天下之物何常無對至此地勢曠濶不見山次於志良利加地多柳樹初二日舟下伊志加利其水渾濁而深下流至深三十尋云夷中第一大河也夾河皆荒茅深箐往往有蝦夷居焉晩泊利備多利猶華言髙沙汀始有蚊是日秋分初三日順流而下泊恵便都布刀恵便都水自南来合於其前初四日黎明横絶伊志加利而入恵便都沿江饒紫

葡萄其蔓連絡樹枝其實倒垂波上纍纍如貫珠摘而食之味極美江廣初不過半許町隨遡隨濶上流至與伊志加利爭大小蓋伊志加利深而此江淺也每遇巖瀨悍湍使夷人引綍乃能上初期是日至恵志耶利布刀而尺進尋退中流日暮夜半力竭而暫繫舟於岸左柳樹忽見上流有火光熒熒照波少焉有宗光至念陣將苦飢持一壺酒来贈也因賜餘瀝禦寒舟人夜棹不休初五日早有人自前站送行厨至陣

將讓諸他舟而不受巳剋過惠志耶利水合惠便都處抵惠志耶利布刀闔軍自晡昔不食至此始飯飯訖即行軍人由陸陣將獨與左右數人浮舟出於西湖周圍四里水不甚深舟待篙而行湖東平山駢列三面平楚際天唯西北天外群峰嶄然見頭角於晚霞中陣將顧望嘆稱久之過湖又逆河而上萑葦滿澤舟行其間昏黑至千歲川舊名志古都國音與死骨通故改云自此為東蝦所轄夷俗非上戶富室不得樊

禽圈獸其尤所貴者鵰也夷言謂之加毛伊知由步加猶華言神鳥謂此鳥始教男女交接之道猶本邦鶺鴒也或人云見最上常矩言此鳥嘗充貢唯因俗所貴而非形狀毛色有異也陣將亦欲得此鳥及異鼠以獻　公至此購得之初六日有男女數人来送鵰酌酒擬之又自飲各獻酬涕泣而去蓋畜養之久一旦臨別不能忘情姑人待之以盡其心乃人之情也辰後發千歲川沙路平坦穿林而行有溪水裁勝舟即

泛溪而下入東湖東湖名比比西湖名於左都兩湖本無名皆冒以傍近地名也東湖較西湖差小四面咸蘆荻菰蒲湖水溢為由宇步都水南流注於海乃順流而下晚至由宇步都乃東蝦南潯矣此方之人始知用錢又巧雕文刻鏤為製玩好器物鬻之自此道上有里堠是日得異鼠云千歲川所出全與北蝦産同初七日循海而西蘆葦弥望人家皆葺以蘆葦午時至古伊刀伊西南隔海望見南部之山晚次志良於

伊初八日平行入山踰嶺至海濱日暮矣會陣將家臣先行者兩城信八平二兄弟来迎次保呂便都華言大水也村傍有水故名馬蝦夷無松止有落葉松至此始見一株黄茅白葦中蒼翠亭亭殆如見故人初九日至知利便都見夷童遊戲於澗旁一人清秀異於衆問之云番人納夷婦所生是日陣將乘馬行度山循海次毛呂良牟初十日並海而北遠望後方羊蹄山向日海上所望蓋其正面而今所覩其側面望處

雖異其狀一樣始知名山多如此不特富岳而已過豊澤牧牧塲廣袤數町繚以木柵以防奔逸蝦夷從無牛馬箱館奉行筑前守戶川安倫始舶致馬五十餘匹放牧於此自此至於志耶麻牟便之間置牧三所曰平野曰岡田曰富川次宇須後負宇須嶽前臨海灣峰巒環拱洲渚綺錯恍如一幅好畫圖惟恨秀媚雖有餘氣象局促未免為庭池間之物若使之差恢廓應比勝於嚴島松洲也令甲禁中土人過此而來客

終北錄　三十三

崇參政堅田侯堀田正敦巡北邊亦至此而返韓云自此以往華人與夷雜居者多矣始見佛寺近年　幕府所剏名善光寺隸於江戶寬永寺十一日發宇須輜重及病人皆載舟餘則陸行次礼步牟計沿途每山坡險峻之所往往有憩亭云參政巡邊時所設也十二日午發礼步牟計登保呂奈伊嶺東南隔海瞻佐原山降嶺有大蜂當途作窠近之輒螫人故過其前者必折枝兩手披拂以得過數人之後蜂益怒

不可嚮邇因穿林潛從蜂後而過中途日暮踏月而行光輔先行已就舍令數人來迎或挈壺飱或牽馬至陣將乃騎行光輔亦出迎夜半次於志耶麻牟便是日牽馬來者自云本山越內夷人拓東蝦時歸化結髮剃髭右衽名清吉望之言語衣服宛然華人也而其居止尚依夷人十三日陣將疲甚過午始發軍人則先行次山越內陣將雖騎行尚不能及半途而次志良利加夜半臣教與信八載酒來候十四日舟行已

終北錄　三十四

刻至山越內華夷分界之地山越內讀為耶武久志奈伊夷語耶武栗也久志多也奈伊澤也地多栗樹因名焉蝦夷地名隨其人化為華寫以漢字而反失名義槩如此至于如松前弘前秋田等皆是也近有秋山左仲者官于此一日有公事赴箱館人以風波留之不可中途覆溺以其以死勤事命其子襲官云軍人不發待陣將至而上道陣將仍由舟至乃娜於伊換舟舟人以雲氣不佳辭强而後可比至石倉果風波

大作乃舍舟陸行次鷲木自此始無蝦夷十五日並海而行過小大二嶺大嶺上遥瞰南方大海中突起一山地脉不絶如蓮之有莖是為箱舘下嶺則山谷四拓原濕平曠始見荒茅中往往有田畝前箱舘奉行安藝守羽太正養募奥羽之民所開墾惟恨秀而不實也嚮我軍赴北蝦也以其地險阻不須騎乗陣將棄乗馬與轎子於松前去是日船人載轎園人將馬來迎陣將乃騎行次大野蝦夷無諸果至此始有梨云

箱舘所産最佳三宅隊長使記室安惠重庸来候始得第三號船耗云飄流于利伊志利島重庸言聞舟將覆舟人謂西川重光龍造寺隆虎曰臣等數人實未如闔舟何祗當誓奉全二公重光不可曰軍亡與亡吾職耳莫煩爾曹周旋也俄舟觸巖而壞適梔仆架岸人蹈以登陸不損一人衆以為神助矣又曰山岡監軍丹羽能教皆已回舟十六日平行循海而至箱舘此地西距松前二十五里南隔海與南部之佐井正

相對海水彎入屈曲而東為一大灣有山扼海口鎮府背山面灣故山外雖大浸稽天灣内波瀾不生以是賈舶輻輳梔檣為林松前洋中多暗礁不可久繫泊故客舟多移而停泊于此夷地千里茫茫草寂烟寒至此閭閻撲地絃歌盈耳始一洗夷狄羶腥之氣矣是日仙臺戍帥柴田兵庫贈酒軍中陣將亦報馬關兵庫時年甫十七十九日晚登舟出港二十日辰後至知内遇西風而退幾復還箱舘既而風回東南薄暮

再過知内至吉岡夜中涉三險過三厩二十一日未刻至青森從箱舘至青森非絶遠惟海不可横絶故稍西近松前而始放舟隨潮而下乃能達馬丹羽能教北原光豊不敢歸駐軍待陣將是日兩人出迎藩侯亦復犒以酒二十六日發青森南向巖城行次黒石巖城津輕名山與南部巖鷲並稱較之吾鄉諸山其高卑宜居飯豊磐梯之間使番井深重休来自會津云奉命假道令歸師出於出羽始得田中藩相計藩相

名玄宰性度寬宏有曩祖風相　恭定公改紀
國政繼事　貞昭公及　今公為政三十年政
成化行號稱賢相國人賴之聞其沒一軍無不
為之駭惜流涕者二十七日次碇關二十八日
踰箭立嶺相傳坂征東謂此地當中國之鬼門
乃禮射以厭勝其箭中杉俗謂中為立因名焉
絕頂老杉一株樹栅樊之云分此樹半身界奥
羽奥羽之廣莫非不足於地而國界爭樹半身
何也下嶺則峽漸開平疇豁然嶺以北稻未刈

嶺南則收穫已了僅隔一山而氣候不齊如此
次大館二十九日次綴子三十日過龍鼻巖沿
米白水而行既而山合路窮於是呼舟下米白
七倉山遠駢峙於左方相傳是山舊有八峰巨
靈擘其一峰界海為泖邦人呼泖為潟即今八
郎潟是也自後山為七峰至荷揚而登岸再渡
米白徑烏帽坂次飛根九月初一日甲子次森
岡初二日行循八郎潟相傳昔有三人樵於山
八郎者得三魚於溪欲待其友而食試食其一

味珍甚遂食而盡忽不堪渴俯飲於溪溪涸矣
友来見而異之顧曰我將為異物卿等急去言
未已身化為龍拔山簸海乗風雲而去由是有
此潟廣三里袤八里終日行而不離潟鳧雁鷗
鷺滿水面鴻荒之世恠誕説不可詰以常理舍
人親王尚筆而不削諸國亦往往多此類奥羽
籍亡而不存八郎潟事可以補風土記之闕也
晚次大久保初三日次土崎初期宿久保田城
下因土人托事故而辭次于此既而聞秋田藩

制不許他國師舍于城下若有過城下者設備
於城内待其過而撤海出雷魚魚初出常洋及
佐竹氏徙羽絕于常而產于羽土人神之為制
鰰字是日霜降初四日過久保田藩侯使来犒
師晚次界驛初五日次六鄉有駛卒至云梶原
景保曰向次明西川重光龍造寺隆虎等皆以
前月入會津但大田資慶飄流佐渡而未還初
六日過金澤後負重山前俯平疇天然建都之
地矣昔人城此有以也永保中清原武衡家衡

據栅叛源將軍義家攻圍連年僅而克即此遺趾在山上

八幡祠在馬蓋義家所建也出驛路左有鎌倉景正墓景正妙齡殉國忠勇可嘉宜後裔于今享祚土米澤侯本姓長尾按梅花無盡藏長尾族出于景正過横手次湯澤初七日遠望鳥海山雪色皚然過小野舊傳美女小町所生地小町手植芍藥猶存次院内初八日踰雄勝嶺次金山初九日過新莊次船方初十日次楯岡十

一日經天童次山形藩侯使来犒師山形係我藩舊封寛永十三年鳥井氏封除吾　土津公始自高遠徙封於此二十年再遷於會津明和元年徙封和泉守松平乘佑於西尾也再命我藩遣兵戍此五年矣陣將室老山口範寛曰當時吾從我先主来四十一年于今豈謂白首再至於此土產絺綌試問價三倍于昔是雖小事亦可以觀世變也十二日歷上山次赤湯地出温泉十三日至米澤藩侯使来犒師十四日上

綱木嶺羽與以此為界是行所歷崇山峻嶺亦多矣而其中尤大者為國見次則此嶺又次則箭立國見與此嶺勢緩而長惟箭立最嶄絶矣按奥之地仙臺南北平衍數十里盛岡以北大半皆山而不毛不與蝦夷異會津與津輕別闢一境地勢譬之長蛇首會尾輕首尾向西拳曲腹抱羽限以重山是二國自然境界也下嶺次檜原十五日次鹽川　公使使番原則賢郊勞十六日入若松自若松北至津輕三廐一百有

六十四里陸道自三廐北至松前一十有三里海道自松前北至北蝦三百里海道自北蝦還西南至於爾志加一百有五十里海道自於爾志加南至於志良利加二十有五里陸道自於志良利加西南至惠便都布刀三十里順流自惠便都布刀東南至千歳川一十有五里逆流自千歳川東南至由宇步都七里順流自由宇步都西南至箱館七十里陸道自箱館西南至青森二十有六里海道自青森南至若松一百

有二十八里陸道通計往返海陸九百有二十八里十月十日癸丑後軍還自松前十一月二十八日己丑中軍還自曽宇耶十二月十五日丙午　幕府賞内藤信周北原光裕賜以時服各五領丹羽能教日向次明梶原景保三宅忠良各三領

余役歸草此書未脱稿茶山菅翁取去經十餘年見還會藩纂録蝦夷事又取入留八九年于時余亦就官上有官事下有妻孥仰奉

俯育公私鞅掌無復意於文字棄置篋底十許年矣既已經三紀之久則壯者老老者死同行半不存是以少年好事者時時就質以當時之事余亦老矣素無記性因出此書而撿之少作也草稿也疵瑕百出不堪自觀況於他人乎乃欲焚可惜欲存不可事屬鷄肋適有淡海書生大岡子栗者来一見曰此天下奇事而子謙謂文字不足觀欲焚何也苟令其事可傳何論文字其事不可傳文字雖

奇所謂無用贅言矣熟考子栗所誨亦似有理於是姑删定而存焉子栗名寛一字廉平為人辯博喜談海外奇事余因問曰俄羅斯初請通商不得怒而入寇既而還俘申前請期而不至事情不可得而知無以了局何也子栗曰嘗遊箱舘見松前人中川五郎次言前於恵登呂布為俄羅斯所執至加牟左都加閒入寇非虜主之意虜使自長崎歸愧不得要領欲自殺或止之曰子何不報怨雪耻

然後死死未暮也遂遣其屬入寇又自噬臍歸未至國仰藥而死其後虜主再遣人送俘至蝦夷謝罪易質而去（按遭厄紀事辛未六月久索志利戍帥捕俄羅斯七人幽諸松前三年彼自獄中上書許寛又有俄羅斯舩載所俘五郎次嘉兵衛至曰保於志刀布亂暴虜主所不知而今罪人皆既死幸赦因見歸鎮臺尚疑其僞令其歸取有司璽書来證乃放歸俄羅斯事自甲子至癸酉九十年而畢矣）是虜之所以不復至也黠虜多詐其言固不可信然觀丁卯亂後絶不来毎我民飄泊必縦還之則善意可見其言或然今因繕寫此書併録

所聞而附後用以備參考云天保十二年辛丑八月五日高津泰識

終北錄終

終北錄跋

大丈夫無四方志則已苟有焉非西窮二嶋北盡三蝦足跡遍宇内則未足以稱壯快也然汗漫放浪虛擲歲月不關天下痛痒亦何足尚焉惟若我淄川先生而後足以稱壯快矣先生早歲從軍戍北蝦又從古賀博士赴對馬接韓使其間道程約一千里經貫

皇國版圖殆所謂足跡遍宇内者況紀行之文奇事異聞收羅無遺頗屬有用又異撰于彼品山評水之徒乎先生紀行在對馬則有對游日記在北蝦則有此編而此編最奇異聳人毛骨當今

幕議方經理北疆家君以其或補察考

先梓以公于世如日記有待他日嗚呼風氣之開月變日新今之蝦夷非復昔之蝦夷則後之視今由今之視昔觀者其有感于斯乎

安政丁巳夏四月下澣

門人高橋宗彰拜識

友人得所佐瀬恒書

桂山義樹 著

東韓事略

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臼安中藩板倉家刻本

據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

臼安中藩板倉家刻本影印

東韓事畧

彩巖桂山先生傳

先生諱義樹字君華號彩巖又有霍汀天水漁者之號東都人其先甲斐人武田晴信第三子曰葛山信貞其子義定改稱桂山氏（葛桂邦音相通）先生乃其五代孫也幼聰慧絶倫七歲時客與父談時勢得失民間利病先生進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客大奇之及長遊於林整宇之門精究理學尤長於詞章室鳩巢每嘆曰君華其行敦篤而其材宏大挺然於埃壒之表文采風流足雄睨一世三宅觀瀾又喜其篤學能文而屢推轂之先生深悼惜赤穗義人題泉岳寺墓曰蒼天空洞不能言狂瀾代鳴國士冤歷歷忠肝四十六海上精藍易黃昏二十年前春風殿一念殺人羊觸藩國破家亡何顏面廷尉三尺不足尊千金散盡武陵市鐵椎夜叩仇家門滿庭白雪踐爲血快劍斬斷長蛇元歸來松楸一哭足甘心伏誅入九原寒山風雨黙燐火或將孤月吊英魂此輩平生衆人遇唯知一死酬主恩却笑橋下漆身子多少計較向人論先生不苟交唯與梁田蛻巖高瀬學山中村蘭林友善皆嘆以爲難得之才物茂卿聞先生篤學屢

贈書牘辨論疑義其意在難詰程朱說而先生不與之抗以謂偏才曲學未足以窺精微所在也蛻巖嘗寄書勸其持門戶而先生退讓不欲近名元祿九年以整宇之薦應　幕府辟爲講官寛保三年奉　旨重訂武德大成記以其居遠　命僦居整宇家以卒其業前後賜金者數矣至書物奉行　幕府嘗特　命許覽秘府書書莫不讀又博綜衆藝善草隸精樂律尤其所長云寛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以病卒于賜第年七十二遺言曰我無德學又無官績勿建碑著有彩巖集二卷行于世

論曰元享之間文運日隆崎木伊物之門俊傑輩出鼓動一世林門則寥寥乎蔑聞況先生篤學自修不欲近名者乎雖然觀鳩巣觀瀾之奬讃不舍先生之所以爲先生可知也德不孤必有隣豈非先生之謂乎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東韓事略

東都　桂山義樹君華輯

朝鮮在鴻荒之世。檀君開其國。而自中華人治之者。以殷箕子爲祖。初有朝鮮之號。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一平壤郡下云。居東表日出之地。故名朝鮮。○又引史記索隱云。地有汕水。故名汕音鮮。是稱前朝鮮。逐箕氏王其地者。衛滿也。是稱後朝鮮。至孫右渠而朝鮮之域。盡入於漢。以爲郡縣。厥後中華號令。不及殊方。由是種類分爲數部。其爲君長者三。馬韓辰韓弁韓是也。後三韓各改國名。馬韓稱百濟。辰韓稱新羅。弁韓稱高麗。當唐

時。新羅滅高麗百濟而一之。五季之初。新羅之臣王建自立爲王。國總稱曰高麗。逮明主中國。其臣李成桂滅王氏立國。復朝鮮之號。傳迄於今。是其大略也。今採東國通鑑。紀其世系云。東國通鑑五十七卷。上始檀君。下盡高麗。朝鮮原有此史。成化二十年。其大臣徐居正等。新脩補定。上箋以進。萬曆二十年我國平秀吉再攻朝鮮。國內兵燹。此書亡矣。而存於日本。疑是壬辰之亂。搶奪之物也。寛文丙午。水戸相公刋之傳世。如其李成桂以後事者。採清王鴻緒所撰明史藁也。明史藁凡三百十卷。康熙十七年奉勅撰。雍正元年奏進。朝鮮見列傳一百九十九卷也。

朝鮮世系

檀君

東方初無君長。有神人降于檀木下。國人立爲君。是爲檀君。國稱朝鮮。唐堯戊辰年也。初都平壤。後徙白岳。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爲神。俗說云。享壽千四十八年。此說可疑。乃傳世歷年之數。非檀君之壽也。

箕子 前朝鮮

周武王封之。世世相承。其四十一代孫箕準。爲寓客衛滿見逐。失其國。箕子都平壤。爲民設禁八條。○涵虛子曰。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

衛滿 後朝鮮

至其孫右渠。爲漢武帝見滅。國爲臨屯玄菟樂浪眞蕃四郡。

百濟 三韓 初名馬韓。

始祖溫祚王。傳世三十六世。至義慈王。唐高宗顯慶六年。新羅與唐滅之。共六百七十八年。

高勾麗 初名弁韓。

始祖東明王。姓高氏。唐高宗總章元年。見滅於新羅。傳世三十七主。共七百五十年。

世一作四

新羅　初名辰韓。

始祖赫居世。姓金氏。至大宗王。并高麗百濟。至敬順王。見滅於王建。傳世六十五主。共九百九十六年。新羅脫解王夜聞始林有鷄聲。明遣人見之。有金櫝掛樹枝。白鷄鳴其下。開櫝有小兒。姿顏音偉。王喜養爲子。以其出金櫝。姓金氏。改始林名雞林。因以爲國號。

高麗　姓王氏

太祖神聖王　諱建。字若天。漢州松嶽郡人。金城太守隆之子。母韓氏。氣度雄深寬厚。有濟世之量。在位凡二十六年。統一之後八年。壽六十七。

惠宗義恭王　諱武。字承乾。太祖長子。母出和王后。氣度恢弘。從太祖征百濟有功。在位二年。

壽三十四。

定宗文明王　諱堯。字義天。太祖第二子。母神明王后劉氏。性好仏。多畏信圖讖。在位四年。壽二十七。

光宗大成王　諱昭。字日華。定宗母弟。禮待群臣。明於聽斷。恤貧弱。重儒雅。夙夜孜孜。庶幾治平。中歲以後。信讒言多殺人。酷好仏法。奢侈无節。在位二十六年。壽五十一。

景宗獻和王　諱伷。字長民。光宗長子。母大穆王后皇甫氏。溫良仁厚。不好嬉遊。及其末年。厭倦萬幾。日事娛樂。沉溺聲色。好圍碁。昵近小人。疏遠君子。由是政敎衰替。在位六年。壽二十七。

成宗文懿王　諱治。字溫古。太祖第七子旭之第二子也。母宣義王后柳氏。天資嚴正。器宇寬洪。立法定制。崇安節義。求賢卹民。政治有可觀者。在位十六年。壽三十八。

穆宗宣讓王　諱誦。字孝伸。景宗長子。母獻哀王后皇甫氏。成宗養于宮中。性沉毅。幼有人君之度。善射御。而嗜酒好獵。不留意政事。信狎嬖倖。以及於亂。在位十二年。壽三十。

顯宗元文王　諱詢。字安世。安宗郁之子。母孝肅王后皇甫氏。王性聰悟仁惠。敏於學。工詞翰。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

德宗敬康王　諱欽。字元良。顯宗長子。母元成太后金氏。性剛斷有執。在位三年。壽十九。

靖宗恭惠王　諱亨。字申照。德宗母弟。仁孝寬洪。英敏果斷。在位十四年。壽二十二。

文宗仁孝王　諱徽。字燭幽。古諱緖。顯宗第三子。母元惠太后金氏。幼而聰悟。及長。好學善射。志略宏遠。寬仁容衆。凡所聽斷。不復遺忘。在位三十七年。壽六十五。

順宗宣惠王　諱勳。文宗子。少有疾。居廬盡哀甚。卒于喪次。在位纔十四日。壽三十七。

宣宗思孝王　諱運。字繼天。古諱燾。又祁。順宗母弟。幼而聰慧。及長。孝敬恭儉。識量弘遠。博覽經史。尤工製述。在位十一年。壽四十六。

獻宗恭殤王　諱昱。宣宗長子。母思肅太后李氏。性聰慧。九歲好書畫。凡所見聞。未嘗遺忘。在位一年。壽十四。

肅宗明孝王　諱顒。字天常。古諱熙。宣宗母弟。幼而聰慧。及長。孝敬恭儉。雄毅果斷。五經子史。莫不該覽。文宗愛之嘗曰。後之復興王室者。其在爾乎。宣宗九年。嘗駕西京。有紫氣騰幕上。望氣者以爲王者之符。在位十年。壽五十二。

睿宗文孝王　諱俁。字世民。肅宗太子。母明懿太后柳氏。深沉有度量。雅好儒學。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五。

仁宗恭孝王 諱楷，字仁表，古諱構。睿宗長子。母順德王后李氏。性仁孝寬慈，好學多才，待師友以禮。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八。

毅宗莊孝王 諱晛，字日升，古諱徹。仁宗長子。母恭睿太后任氏。性好遊宴，狎群小，卒及於禍。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七。

明宗光孝王 諱晧，字之旦，舊名昕。毅宗母弟。初封翼陽侯。鄭仲夫廢毅宗，迎立之。柔懦无斷，政在於下，爲崔忠獻所廢。在位二十七年，壽七十二。

神宗靖康王 諱晫，古諱旼，字至華。明宗母弟。封平凉公。崔仲獻廢明宗，迎立之。在位七年，壽六十七。

熙宗成孝王 諱韺，字不陂，古諱悳。神宗長子。母曰靖宣大后金氏。神宗三年，封太子。七年正月，奉遺命即位。後爲崔仲獻所廢。在位七年，壽五十七。

康宗元孝王 諱祦，字大華，一字法挂。明宗太子。母光靖太后金氏。崔仲獻廢熙宗，奉王即位。在位二年，壽六十二。

高宗安孝王 諱曒，字大明，一字天祐，古諱瞮，又改晊。康宗長子。母元德太后柳氏。康宗二年八月，受遺詔即位。後元追謚忠憲。在位四十六年，壽六十八。

元宗順孝王 諱禃，字日新，舊諱倎。高宗長子。母安惠太后柳氏。以太子入朝蒙古，明年還國，即位。後元追謚忠敬。在位十五年，壽五十七。

忠烈王 諱昛，古諱諶。元宗長子。母順敬太后金氏。性寬厚，喜怒不形。幼嚮學讀書，知大義。然溺於宴樂，昵近群小，父子構嫌。在位三十四年，壽七十二。

忠宣王 諱璋，字仲昂，古諱謜，蒙古諱益智禮普化。忠烈王長子。母齊國大長公主。性聰明果斷，與利去害，凡所施爲，粗若可觀。然父子之間，慚德實多，而久居上國，自罹竄逐之辱。在位五年，壽五十一。

忠肅王 諱燾，小字宜孝，蒙古諱阿剌訥忒失里。忠宣王第二子。母蒙古女也速眞，追贈懿妃。性嚴毅沉重，明善製述，工隷書。在位前後二十五年，壽四十六。

忠惠王 諱禎，蒙古諱普塔失里。忠肅王長子。母明德太后洪氏。性豪俠，好騎射，嗜財利，荒淫无度。群小得志，忠直見斥，一有直言，必加誅戮。人畏罪，莫敢言者。在位前後六年，壽三十。

忠穆王 諱昕，蒙古諱八思麻朶兒只。忠惠王長子。母德寧公主。性聰慧。在位四年，壽十二。

忠定王 諱㫝，蒙古諱迷思監朶兒只。忠惠王庶子。母禧妃尹氏。在位三年，壽十五。

恭愍王 諱顓，古諱祺，蒙古諱伯顔帖木兒。忠惠王母弟。性嚴重且慈仁，頗得衆心。晩年猜忌荒惑，以及於禍。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五。

辛禑 小字牟尼奴。辛旽婢妾般若出也。或云，般若所生兒死，竊取他兒養之。恭愍王稱爲己子。王薨，李仁任立以爲君。恭讓王即位，誅之。僭位十四年。

辛昌 禑子。曾立，見誅。

恭讓王 諱瑤。神宗七代之孫，初封定昌府院君。己巳十一月，李成桂與沈德符、鄭夢周等定策立之。在位四年。壬申十一月，遜于原州，降封杆城郡恭讓君。後三年薨。後追封王。

右高麗傳世三十二世，凡四百七十五年，亡於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受禪者李氏，國號朝鮮。

定一作靖

朝鮮

康獻王　姓李氏名成桂高麗恭愍王之朝爲侍中領軍府廢辛禑及子昌而立王瑤又廢瑤而自立明太祖兪允於是改國號曰朝鮮自改名旦建文六年薨

恭定王　名芳遠康獻王之子永樂二十年薨

世宗莊憲王　名裪恭定長子景泰元年薨

恭順王　名珦莊憲子景泰三年薨

■王　名弘暐恭順子立三年以年幼且疾上表讓位叔父瑈

惠莊王　名瑈成化四年薨

襄悼王　名晄惠莊子成化六年薨

康靖王　名娎襄悼之兄故世子暲子弘治五年薨

■王　名㦕康靖長子弘治五年薨

恭僖王　名懌㦕之弟嘉靖二十三年薨○初高麗國王氏洪武間王顓遺弑无後權臣李仁人立僞姓爲嗣後國人得王氏之裔瑤立之瑤昏亂衆推門下侍中李成桂主國事請於朝許之改名旦更國號曰朝鮮成桂與仁人異族永樂間降奈海嶽祝文稱成桂爲仁人子而祖訓亦載仁人子成桂懌上疏奏辨明帝從之○嘉靖八年陪臣柳溥上言國祖李旦係本國全州人二十八世祖瀚仕新羅爲司空云云十五世孫成桂至正辛丑恭愍十年有紅巾入境成桂擊之有功授武班職事時尚未知名恭愍无嗣陰畜寵臣辛旽之子禑爲子晚被變臣洪倫內竪崔萬生弑權臣李仁人誅倫萬生而立禑權成桂門下侍中禑遣兵侵遼東成桂不從返兵禑懼遜位於子昌昌以僞姓見黜復

立王氏裔孫定昌君瑤瑤寵仁人於外瑤復无道國人戴成桂請於高皇帝立爲王更名旦黜瑤別邸終其身實未嘗爲弑今奉修會典乞賜昭雪帝許之詔送史館編纂

仁宗榮靖王　名峼恭僖子立者踰年薨

明宗恭憲王　名峘榮靖之弟隆慶元年薨

穆宗昭敬王　名昖恭憲之姪萬曆三十六年薨○昖字彙云與專切音沿目行也

■王　名琿昭敬長子立十五年爲姪倧所纂

■王　名倧始名倧

■王　名淏

■王　名焞○焞字彙云通回切退平聲又音吞

人物

朝鮮申叔舟　世宗朝再登第以書狀官使日本■屛簇求詩者坌集操筆立就略不經意日本嘆服每因使者問其安否復奉命往遼東與大明前翰林黃瓚質問正韻往還凡十三度　撰洪武韻通攷世祖朝持節征野人捷還上喜曰叔舟予之諸葛亮也四帶功臣再爲首相凡議論常持大體略其苛細爲朝野所倚重者幾二十年卒謚文忠所著保閑齋集行于世

高麗 金富軾 肅宗時翰林司諫毅宗朝以功名終年七十七諡文烈有文集二十卷

同上 崔滋 忠肅朝爲均成大司成致仕之後不作家人生業號拙翁爲文章不資師友性少許可人

同上 李奎報 允綏之子九歲能屬文時號奇童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英宗朝及第高宗時累歷判秘書省事時蒙古兵壓境屢加徵詰奎報久掌兩制陳情書表元帝感悟撤兵王大喜之授樞密院事以門下侍郎致仕謚文順性豁達不營資產肆酒放曠爲詩文汪洋大肆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有集行世

同上 李仁老 能屬文善草隸明宗朝出入史館凡七四年以詩酒自娛所著有銀臺集雙明齋集破閑集

同上 李崇仁 恭愍朝人多才盛名有陶隱集後以鄭夢周黨遠流謫卒

同上 李存吾 字順卿剛正學者延叱辛旽

涉兩朝 李穡 天資明敏博覽群書詩文操筆即書恭愍朝擢魁科又征東行省試第一名充書狀官赴延試歐陽玄見稱對策大加稱賞遂擢置第二甲東還累官門下侍中掌國文翰數十年屢見稱中國勉進後學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學者皆景慕入朝鮮封韓山伯謚文靖有牧隱集五十餘卷行于世

朝鮮 徐居正 字剛仲中甲子科又擢重試拔英登俊三科參佐理功臣官至議政府左贊成封達城君謚文忠爲詩文贍敏多所著述主文衡凡二十六年明戶部侍郎祁順奉使朝鮮居正爲接伴酬倡筆不停輟順嘆服有四佳集東人詩話筆苑雜記太平閑話等

涉兩朝 鄭道傳 字宗之恭愍朝登第以直貶結廬三角山講書號三峰先生從朝鮮太祖策立恭讓賜佐命功臣後爲大官以罪誅

朝鮮 姜希孟 議政府左贊成謚文良詩文精深有私淑集十七卷

同上 權近 高麗季坐事流陽村因爲號

同上 金守溫 文章奇古有拭疣集

高麗 鄭夢周 號圃隱高麗大臣也李成桂將纂時有褒

粲之節。李黨擊殺於途中。夢周辛禑之四年七月。來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待之尊選。

高麗逆臣辛旽

恭愍王十四年五月。以妖僧遍照爲師傅。賜號淸閑居士。咨訪國政。照靈山縣王川寺奴也。幼爲僧。不見齒於其類。王夢人拔劍刺己。有僧救之得免。明日以告太后。會金元命以照見。其貌惟肖。王大異之。與語。聰明辯給。自謂得道。說爲大言。輙中旨。王素信佛。又惑夢。由是屢密召入內。與之談空。照目不知書。常遊京都勸緣。誑誘

諸寡婦。售其奸淫。自見王。務矯飾。枯槁其形。雖盛夏隆冬。常衣一破衲。王益重之。凡饋衣服飲食。必潔淨。至於足襪。必頂戴致敬饋之。李承慶鄭世雲以爲妖僧。欲移之。王密令避之。慶雲死。髮而爲頭陀。復來謁王。始入內用事。言无不從。人多附之。士大夫之妻。以爲神僧。聽法求福而至。照輙私焉。改姓名稱辛旽。王遂進之要任。於是張威福。擅生殺。或黜貶。或刑死者。日相尋。而高麗之元氣遂絕矣。二十年七月。旽謀反。流于水原。誅其黨奇顯等。旽自知鵰張太甚。恐王忌之。遂謀不軌。欲移王謁陵之路。不果。旽門客李韌備知兇謀。匿姓名。爲書投宰相宅。亡去矣。於是事覺。遂誅旽。支解以狥。梟首京城。旽姓畏畋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烏雞白馬。以助陽道。時謂旽爲老狐精。恭愍誅旽。取其妾般若所生男子牟尼奴入內。稱吾子養之。辛禑是也。辛禑即位之後。生母般若自訟于宮門。命投臨津殺之。

詩　東國輿地勝覽

朝鮮平壤屬平安道。高麗王氏之故都。文祿年小西行長源入與李如松戰于此。牡丹臺在焉。○今李氏之都稱號三城。去平壤百里。西北之都會也。其地豐贍佳麗。有大同江。乙密臺。浮碧樓。永明寺之勝。

浮碧樓　　金富軾

朝罷離宮得勝遊。無窮景象遂雙眸。天邊列岫重重出。城下寒江漫漫流。柳暗誰家酤酒店。月明何處釣魚舟。牧之曾願爲閑客。今我猶嫌不自由。

又　　李穡

昨過永明寺。暫登浮碧樓。城空月一片。石老雲千秋。麟馬去不返。天孫何處遊。長嘯倚風磴。山青江自流。

又　　李崇仁

勝日洞登百尺樓。長江滾滾自東流。佳人媚嫵空青眼。遊子歸來欲白頭。巖勢遠回猶未了。物華生意不能休。吟餘却憶龍潭上。信美還如客裏愁。

又　　鄭道傳

永明山下大江流。盡衲來尋浮碧樓。風筯正高天欲暝。烟波渺渺使人愁。

又　　鄭夢周 爲中朝使節伴而作。

棲鳳頭邊記舊遊。俱是當年第一流。玉節還乘滄海上。

黃花相見浿江頭。人生得酒莫辭醉。客裏對山聊爾休。政是四方歌聖德。不須登眺起閑愁。

又　　權近

勝日聯鞍出郭遊。山前傑閣俯長流。娟娟遠樹平郊外。汎汎扁舟古渡頭。千載繁華相代謝。四時風景豈終休。登臨悵望東南久。縹渺烟波送客愁。

平壤八景

密臺賞春　　曹偉

荒臺峩峩錦綉山。斷崖斗絶臨江灣。一夜東風花似錦。

煙光草色春斑斑。流光冉冉如飛鳥。滿眼韶華十分好。明朝携酒擬重尋。却恐花殘春已老。

浮碧翫月

半空高棟翔虹霓。俯瞰大野群山低。憑欄正值桂輪上。俯浸萬頃青玻璃。空明上下淥寒碧。金影閃閃芦花白。夜深不堪風露寒。更喚飛仙吹鐵笛。

永明尋僧

江雲黯黯如抹漆。雪花滿地深没膝。騎驢曉出長慶門。石磴路滑驢頻叱。古寺居僧尚掩扃。隔墻冉冉茶煙青。

呼僧談笑共撥芋。坐久風來鬧塔鈴。

普通送客

紅樓高壓綠楊路。遊絲落絮飛無數。朝來一雨濕輕塵。燕舞鶯啼春正暮。日邊何處是神京。駢駢四牡儼啓程。一尊酒盡各分袂。陽關三疊斷腸聲。

東門泛舟

城南咫尺古渡頭。江水澄澄如潑油。潦收天高積陽散。風煙淡淡横素秋。試泛扁舟並灘瀨。滿耳江聲聽澎湃。酒酣相答欸乃歌。白鷗飛没蒼茫外。

蓮塘聽雨

石甃方池深更淨。萬朶亭亭爛相映。艶粧曉日鬪嬌嬈。翠蓋紅雲搖綠鏡。寶闌十二樓上頭。湘簾卷上珊瑚鉤。嘈嘈雨點聒醉夢。忽驚六月凉如秋。

龍山晚翠

連巒逶邐如盤龍。絶壁窈窕深幾重。嵯峨黛色更奇絶。畫中抽出金芙蓉。半邊帶雨歸雲黑。雲盡蒼蒼數峰立。晩來挂頰爽氣多。已覺霏微嵐翠濕。

馬灘春漲

洞江日夜流滔滔。春來漲出碧蒲萄。雪消流澌幾篙漲。奔灘怒薄崩洪濤。篙師絶叫不得榜。一葉輕■迷所向。乘流一瞥過酒巖。桂棹穩泛桃花浪。

朝鮮事迹當看書目

東國通鑑　朝鮮記年撮要　東國輿地勝覽
海東諸國記　懲毖録　兩朝平壤録
經國大典　大典續録　國朝五禮儀
皇華集有十餘部。　三韓詩龜鑑　東人詩話
牧隱集　東文粹　諸史內朝鮮傳

將軍家　聘使

慶長十二年。　神祖　王名李昖
元和三年。　台廟　李琿
寬永元年。　猷廟　李倧
寬永十三年。　李倧
寬永二十年　李倧
明暦元年。　嚴廟　李淏
天和元年。　憲廟　李焞
正徳元年。　文廟　李焞

享保元年。元當作四。　德廟　李焞
寬延元年。　惇廟　李昑

東韓事略終

塙保己一 編

鷄林拾葉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東京甫喜山景雄鉛排本

據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

東京甫喜山景雄鉛排本影印

我自刊我

鷄林拾葉

古書保存書屋

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限古今與中外記錄撰集草紙物語不問雅俗兼小大採奇闡秘綴斷拾零欲以久保于世永存于家庶幾乎有補於昭代文化之萬一焉聿然排字易譯校讎闕猜魯魚亥豕諸同人訂之日本東京京橋區西紺屋町九番地古書保存我自刊我書屋主人識

雞林拾葉卷之一

日本書紀神代上云一書曰素戔嗚尊所行無狀故諸神科以千座置戸而遂逐之是時素戔嗚尊師其子五十猛神降到於新羅國居曾尸茂梨之處乃興言曰此地吾不欲居遂以埴土作舟乘之東渡到出雲國簸川上所在鳥上之峯

崇神天皇紀云六十五年七月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令朝貢也任那者去筑紫國二千餘里北阻海以在鷄林之西南

垂仁天皇紀云二年任那人蘇那曷叱知請之欲歸于國故敦賞蘇那曷叱智仍賫赤絹一百匹賜任那王然新羅人遮之於道而奪焉其二國之怨始起於是時也

一云御間城天皇之世額有角人乘一船泊于越國笥飯浦故號其處曰角鹿也問之曰何國人也對曰意富加羅國王之子名都怒我阿羅斯等亦名曰于斯岐阿利叱智干岐傳聞日本國有聖皇以歸化之到于穴門時其國有人名伊都都比古謂臣曰吾則是國王也除吾復無二王故勿往他處然臣究其爲人必知非王也即更還之不知道路留連島浦自北海廻之經出雲國至於此間也是時遇天皇崩便留之仕活目天皇逮于三年天皇問都怒我阿羅斯等曰欲歸汝國耶對諮甚望也天皇詔阿羅斯等曰汝不迷道必速詣之遇先皇而仕歟是以改汝本國名追負御間城天皇御名便爲汝國名仍以赤織絹給阿羅斯等返于本土故號其國謂彌摩那國其是之緣也於是阿羅斯等以給赤絹藏于己國郡府新羅人聞之起兵至之皆奪其赤絹是二國相怨之始也

一云初都怒我阿羅斯等有國之時黃牛負田器將往田舍黃牛忽失則尋跡覓之跡留一郡家中時有一老夫曰汝所求牛者入於此郡家中然郡公等曰由牛所負物而推之必設殺食若其主覓至則以物償耳即殺食也若問牛直欲得何物莫望財物便欲得郡內祭神云爾俄而郡公等到之曰牛直欲得何物對以老父之敎其所祭神是白石也以白石授牛直因以將來置于寢中其神石化美麗童女於是阿羅斯等大歡之欲合然阿羅斯等去他處之間童女忽失也阿羅斯等大驚之問己婦曰童女何處去矣對曰向東方則尋追求遂遠浮海以入日本國所求童女者詣于難波爲比賣語曾社神且至豐國國前郡復爲比賣語曾社神並二處見祭焉

釋日本紀引豐前國風土記曰田河郡鹿春鄉昔者新羅國神自度到來住此川原便即名曰鹿春神

三年三月新羅王子天日槍來歸焉將來物羽太玉一箇足高玉一箇鵜鹿鹿赤石玉一箇出石小刀一口出石桙一枝日鏡一面熊神籬一具幷七物則藏于但馬國常爲神物也

一云初天日槍乘艇泊于播磨國在於宍粟邑時天皇遣三輪君祖大友主與倭直祖長尾

市於播磨而問天日槍曰汝也誰人且何國人也天日槍對曰僕新羅國主之子也然聞日本國有聖皇則以己國授弟知古而化歸之仍貢獻物葉細珠足高珠鵜鹿々赤石珠出石刀子出石槍日鏡熊神籬膽狹淺大刀幷八物仍詔天日槍曰播磨國出淺邑淡路島完粟邑是二邑汝任意居之時天日槍啓之曰臣將住處若垂天恩聽臣情願地者臣親歷視諸國則合于臣心欲被給乃聽之於是天日槍自菟道河泝北入近江國吾名邑暫住復更自近江經若狹國西到但馬國則定住處也是以近江國鏡谷陶人則天日槍之從人也故天日槍娶但馬出島人太耳女麻多烏生但馬諸助也諸助生但馬日楢杵日楢杵生清彥清彥生田道間守之

釋日本紀引播磨國風土記曰天日槍命從韓國度來到於宇頭河底而乞宿處於葦原志擧手命曰汝爲國主欲得吾所宿之處志摩即許海中爾時客神以劍攪海水而宿之又曰天日槍命之黑葛皆落於但馬國故占但馬伊都志地而在之筑前國風土記曰怡土郡昔者穴戶豐浦宮御宇足仲(仲哀)彥天皇將討球磨噌唹幸筑紫之時怡土縣主等祖五十跡手聞天皇幸拔取五百枝賢木亦于船舳艫上枝挂八尺瓊中枝挂白銅鏡下枝挂十握劍參迎空內引島獻之天皇勅問阿誰人五十跡手奏曰高麗國意呂山自天降來日桙之苗裔五十跡手是也天皇於斯譽五十跡手曰恪手(謂伊蘇志)五十跡手之本土可謂恪勤國今謂怡土郡訛也

八十八年七月戊午(十日)詔群卿曰朕聞新羅王子天日槍初來之時將來寶物今有但馬元爲國人見貴則爲神寶也朕欲見其寶物即日遣使者詔天日槍之曾孫清彥而令獻於是清彥被勅乃自捧神寶而獻之羽太玉一箇足高玉一箇鵜鹿赤石玉一箇日鏡一面熊神籬一具唯有小刀一曰出石則清彥忽以爲非獻刀子仍匿袍中而自佩之天皇未知匿小刀之情欲寵清彥而召之賜酒於御所時刀子從袍中出而顯之天皇見之親問清彥曰爾袍中刀子者何刀子也爰清彥知不得匿刀子而呈言所獻神寶之類也則天皇謂清彥曰其神寶之豈得離類乎乃出而獻焉皆藏於神府然後開寶府而視之小刀自失則使問清彥曰爾所獻刀子忽失矣若至汝所乎清彥答曰昨夕刀子自然至於臣家乃明旦失焉天皇則惶之且更勿覓是後出石刀子自然至于淡路島其島人謂神而爲刀子立祠是於今所祠也昔有一人乘艇而泊于但馬國因問曰汝何國人也對曰新羅王子名曰天日槍則留于但馬娶其國前津耳(一云前津見一云太耳)女麻拕能烏生但島諸助是清彥之祖父也

九十年二月庚子朔天皇命田道間守遣常世國令求非時香菓今謂橘是也

九十九年七月戊午(十四)天皇崩於纏向宮明年春三月壬午(十二)田道間守至自常世國則齎物也非時香菓八竿八縵焉田道間守於是泣悲歎之曰受命天朝遠往絕域萬里蹈浪遙度弱水是常世國則神仙祕區俗非所臻是以往來之間自經十年豈期獨凌峻瀾更向本土乎然頼聖帝之神靈僅得還來今天皇既崩不得復命臣雖生之亦何益矣乃向天皇之陵叫哭而自死之群臣聞皆流淚也田道間守是三宅連之始祖也

新撰姓氏錄云左京諸蕃橘守三宅連同祖天日桙命之後也右京諸蕃三宅連新羅國王子天日桙命之後也大和國諸蕃糸井造新羅人三宅連同祖天日桙命之後也攝津國諸蕃三宅連新羅國王子天日桙之後也而或記以伊久米入彥命爲祖(按伊久米入彥命卽垂仁帝也蓋日桙以垂仁朝投化故或說誤爲帝後歟)

宇喜多和泉守三宅宗能像贊云本貫爲高麗王兄弟曾來兒島中古立三宅姓云々竊按和泉之前司能家家牒世居乎百濟國甫兒時兄弟三人泛船來于備前一島始厝新第旗幟皆書兒字爲紋矣仍其所曰兒島焉中年立姓稱三宅而有武名諸孫瓜葛乎備之縣鄉邑而號宇喜多云々(按高麗當作新羅)

仲哀天皇紀云八年九月己卯(五日)詔群臣以議討熊襲時有神託皇后(神功)而誨曰天皇何憂熊襲之不服是膂宍之空國也豈足擧兵伐乎愈茲國而有寶國譬如美女之睩有向津國眼炎之金銀彩色多在其國是謂栲衾新羅國焉若能祭吾者則曾不血刃其國必自服矣復熊襲爲服其祭之以天皇之御船及穴門直踐立所獻之水田名大田是等物爲幣也天皇聞神言有疑之情便登高岳遙望之大海曠遠而不見國於是天皇對神曰朕周望之有海無國豈於大虛有國乎誰神徒誘朕復我皇祖諸天皇等盡祭神祇豈有遺神耶時神亦託皇后曰如天津水影押伏而我所見國何謂無國以誹謗我言其汝王之如此言而遂不信者汝不得其國唯今皇后始之有胎其子有獲焉然天皇猶不信以強擊熊襲不得勝而還之

九年二月丁未(五日)天皇忽有痛身而明日崩時年五十二皇后及大臣武內宿禰匿天皇之喪不令知天下是年由新羅役以不得葬天皇也

神功皇后紀云足仲(仲哀)彥天皇二年立爲皇后九年二月足仲彥天皇崩於筑紫橿日宮時皇后傷天皇不從神教而早崩以爲知所祟之神欲求財寶國是以命群臣及百寮以解罪改過更造齋宮於小山田邑三月壬申朔皇后選吉日入齋宮親爲神主則命武內宿禰令撫琴喚中臣烏賊津使主爲審神者因以千繒高繒置琴頭尾而請曰先日教天皇者誰神也願欲知其名逮于七日七夜乃答曰神風伊勢國之百傳度逢縣之拆鈴五十鈴宮所居神名撞賢木嚴之御魂天疎向津媛命焉亦問之除是神有神乎答曰幡荻穗出吾也於尾田吾田節之淡郡所居之神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於天事代於虛事代玉籤入彥嚴之事代神有之也問亦有耶答曰有無之不知焉於是審神者曰今不答而更後有言乎則對曰於日向國橘小門之水底所居而水葉稚之出居神名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神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有無之不知焉

遂不啻且有神矣時得神語隨教而祭然後遣吉備臣祖鴨別令擊熊襲國未經浹辰而自服焉四月甲辰北到火前國松浦縣而進食於玉島里小河之側於是皇后勾針爲鉤取粒爲餌抽取裳絲爲緡登河中石上而投鉤祈之曰朕西欲求財國若有成事者河魚飲鉤因以擧竿乃獲細鱗魚時皇后曰希見物也故時人號其處曰梅豆羅國今謂松浦訛焉是以其國女人毎當四月上旬以鉤投河中捕年魚於今不絶唯男夫雖釣以不能獲魚既而皇后則識神教有驗更祭祀神祇躬欲西征爰定神田而佃之時引儺河水欲潤神田掘溝及于迹驚岡大磐塞之不得穿溝皇后召武内宿禰捧劍鏡令禱祈神祇而求通溝則當時雷電霹靂蹴裂其磐令通水故時人號其溝曰裂田溝也皇后還詣橿日浦解髮臨海曰吾被神祇之教頼皇祖之靈浮渉滄海躬欲西征是以今頭滌海水若有驗者髮自分爲兩即入海洗之髮自分也皇后便結分髮而爲髻因以謂群臣曰夫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於斯今有所征伐以事付群臣若事不成者罪在於群臣是甚傷焉吾婦女之加以不肖然暫假男貌强起雄略上蒙神祇之靈下藉群臣之助振甲兵而度嶮浪整艫船以求財土若事就者群臣共有功事不就者吾獨有罪既有此意其共議之群臣皆曰皇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且罪不及于臣下頓首奉詔九月己卯令諸國集船舶練兵甲時軍卒難集皇后曰必神心焉則立大三輪社以奉刀矛矣軍衆自聚於是使吾瓮海人烏摩呂出於西海令察有國耶還曰國不見也又還曰磯鹿海人名草而令視數日還之曰西北有山帶雲横絚蓋有國乎爰卜吉日而臨發有日時皇后親執斧鉞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必爲敵所虜其敵少而勿輕敵强而無屈則奸暴勿聽自服勿殺遂戰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既而神有誨曰和魂服玉身而守壽命荒魂爲先鋒而導師船即得神教而拜禮之因以依網吾彥男垂見爲祭神主于時也適當皇后之開胎皇后則取石插腰而祈之曰事竟還日產於茲土其石今在于伊都縣道邊既而則撝荒魂爲軍先鋒請和魂爲王船鎭十月辛丑從和珥津發之時飛廉起風陽侯擧浪海中大魚悉浮挾船則大風順吹帆舶隨波不勞艣楫便到新羅時隨船潮浪遠逮國中即知天神地祇悉助歟新羅王於是々栗戰々厝身無所則集諸人曰新羅之建國以來未曾聞海水凌國若天運盡國爲海乎是言未訖之間船師滿海旌旗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振新羅王遙望以爲非常之兵將滅己國讋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擧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圖籍降於王船之前因以叩頭之曰從今以後長與乾坤伏爲飼部其不乾船拖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復不煩海遠以每年貢男女之調則重誓之曰非東日更出西且阿利那禮河返以之逆流及河石昇爲星辰而殊闕春秋之朝怠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共討焉時或曰欲誅新羅王於是皇后曰初承神教將授金銀之國又號令三軍曰勿殺自服今既獲財國亦人自降服殺之不祥

乃解其縛爲飼部遂其入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即以皇后所杖矛樹於新羅王門爲後葉之印故其矛今猶樹于新羅王之門也爰新羅王波沙寐錦即以微叱己知波珍干岐爲質仍齎金銀彩色及綾羅縑絹載于八十艘船令從官軍是以新羅王常以八十船之調貢于日本國其是之縁也於是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收圖籍降於日本國密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款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絶朝貢故因以定內官家是所謂之三韓也皇后從新羅還之十二月辛亥生譽田天皇於筑紫故時人號其產處曰宇瀰也

一云足仲彥天皇居筑紫橿日宮是有神託沙麼縣主祖內避高國避高松屋種以誨天皇曰御孫尊也若欲得寶國耶將現授之便復曰琴將來以進于皇后則隨神言而皇后撫琴於是神託皇后以誨之曰今御孫尊所望之國譬如鹿角以無實國也其今御孫尊所御之船及穴戶直踐立所貢之水田名大田爲幣能祭我者則如美女之睩而金銀多之眼炎國以授御孫尊時天皇對神曰其雖神何謾語耶何處將有國且朕所乘船既奉於神朕乘何船然未知誰神願欲知其名時神稱其名曰表筒雄中筒雄底筒雄如是稱三神名且重曰吾名向匱男聞襲大歷五御魂速狹騰尊也時天皇謂皇后曰聞惡事之言坐婦人乎何言速狹騰也於是神謂天皇曰汝王如是不信必不得其國唯今皇后懷姙之子蓋有獲歟是夜天皇忽病發以崩之然後皇后隨神教而祭則皇后爲男束裝征新羅時神導之由是隨

船浪之遠及于新羅王國中於是新羅王宇流助富利知干參迎跪之取王船即叩頭曰臣自今以後於日本國所居神御子爲內官家無絶朝貢一云禽獲新羅王詣于海邊拔王臏肋令匍匐石上俄而斬之埋沙中則留一人爲新羅宰而還之然後新羅王妻不知埋夫屍之地獨有誘宰之情乃誂宰曰汝當令識埋王屍之處必篤報之且吾爲汝妻於是宰信誘言密告埋屍之處則王妻與國人共議之殺宰更出王屍葬於他處時取宰屍埋于王墓土底以擧王櫬窆其上曰尊卑次第固當如此於是天皇聞之重發震忿大起軍衆欲頓滅新羅是以軍船滿海而詣之是時新羅國人悉懼不知所如則相集共議之殺王妻以謝罪於是從軍神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誨皇后曰我荒魂令祭於穴門山田邑也時穴門直之祖踐立津守連之祖田裳見宿禰啓于皇后曰神欲居之地必宜奉定則以踐立爲祭荒魂之主仍祠立於穴門山田邑爰伐新羅之明年春二月皇后領群卿及百寮移于穴門豐浦宮即收天皇之喪從海路以向京

五年三月己酉新羅王遣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仍有返先質微叱許智伐旱之情是以誂許智伐旱而紿之曰使者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等告臣曰我王以坐臣久不還而悉沒妻子爲孥冀暫還本土知虛實而請焉皇太后則聽之因以副葛城襲津彥而遣之共到對馬宿于鉏海水門時新羅使者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及水手載微叱旱岐令逃於新

羅仍造蒭靈置微叱智之床詳爲病者告襲津彥曰微叱智忽病之將死襲津彥使人令看病即知欺而捉新羅使者三人納檻中以火焚而殺乃詣新羅次于蹈鞴津拔草羅城還之是時俘人等今桑原佐糜高宮忍海凡四邑漢人等之始祖也

四十六年三月乙亥朔遣斯摩宿禰于卓淳國於是卓淳王末錦旱岐告斯摩宿禰曰甲子年七月中百濟人久氐彌州流莫古三人到於我土曰百濟王聞東方有日本貴國而遣臣等令朝其貴國故求道路以至于斯土若能教臣等令通道路則我王必深德君王時謂久氐等曰本聞東有貴國然未曾有通不知其道唯海遠浪嶮則乘大船僅可得通若雖有路津何以得達耶於是久氐等曰然卽當今不得通也不若更還之備船舶而後通矣仍曰若有貴國使人來必應告吾國如此乃還爰斯摩宿禰即以傔人爾波移與卓淳人過古二人遣于百濟國慰勞其王時百濟肖古王深之歡喜而厚遇焉仍以五色綵絹各一疋及角弓箭幷鐵鋌四十枚幣爾波移便復開寶藏以示諸珍異曰吾國多有是珍寶欲貢貴國不知道路有志無從然猶今付使者尋貢獻耳於是爾波移奉事而還告志摩宿禰便自卓淳還之也

四十七年四月百濟王使久氐彌州流莫古朝貢時新羅國調使與久氐共詣於是皇太后太子譽田別尊大歡喜之曰先王所望國人今來朝之痛哉不逮于天皇矣群臣皆莫不流涕仍撿校二國之貢物於是新羅貢物者珍異甚多百濟貢物者少賤不良便問久氐等曰百濟貢

物不及新羅奈之何對曰臣等失道至沙比新羅人捕臣等禁囹圄經三月而欲殺時久氐等向天而呪詛之新羅人怖其呪詛而不殺則奪我貢物因以爲己國之貢物以新羅賤物相易爲臣國之貢物謂臣等曰若誤此辭者及于還日當殺汝等故久氐等恐怖而從耳是以僅得達于天朝時皇太后譽田別尊責新羅使者因以祈天神曰當遣誰人於百濟將檢事之虛實當遣誰人於新羅將推問其罪便天神誨之曰令武內宿禰行議因以千熊長彥爲使者當如所願（一云千熊長彥武藏國人今是額田部槻本首等之始祖也百濟記云職麻那那加比跪者蓋是歟）於是遣千熊長彥于新羅責以濫百濟之貢物

四十九年三月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則與久氐等共勒兵而度之至卓淳國將襲新羅時或曰兵衆少之不可破新羅更復奉上沙白蓋盧請增軍士即命木羅斤資沙沙奴跪領精兵與沙白蓋盧共遣之俱集于卓淳擊新羅而破之因以平定比自㶱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仍移兵西廻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以賜百濟於是其王肖古及王子貴須（按欽明天皇紀肖古作速古）亦領軍來會時比利辟中布彌支半古四邑自然降服是以百濟王父子及荒田別木羅斤資等共會意流村（今云州流須祇）相見欣感厚禮送遣之唯千熊長彥與百濟王至于百濟國登辟支山盟之復登古沙山共居盤石上時百濟王盟之曰若敷草爲坐恐見火燒且取木爲坐恐爲水流故居盤石而盟者示長遠之不朽者也是以自今以後千秋萬歲無絕無窮常稱西蕃春秋朝貢則將千熊長彥至都下厚加禮遇亦副久氐等而送之

五十年二月荒田別等還之五月千熊長彥久氐等至自百濟於是皇太后歡之問久氐曰海西諸韓既賜汝國今何事以頻復來也久氐等奏曰天朝鴻澤遠及弊邑吾王歡喜踊躍不任于心故因還使以致至誠雖逮萬世何年非朝皇太后勅云善哉汝言是朕懷也增賜多沙城爲往還路驛

五十一年三月百濟王亦遣久氐朝貢於是皇太后語太子及武內宿禰曰朕所交親百濟國者是天所致非由人故玩好珍物先所未有不闕歲時常來貢獻朕省此款每用喜焉如朕存時敦加恩惠即年以千熊長彥副久氐等遣百濟國因以垂大恩曰朕從神所驗始開道路平定海西以賜百濟今復厚結好永寵賞之是時百濟王父子並顙致地啓曰貴國鴻恩重於天地何日何時敢有忘哉聖王在上明如日月今臣在下固如山岳永爲西蕃終無貳心

五十二年九月丙子久氐等從千熊長彥詣之則獻七枝刀一口七子鏡一面及種々重寶仍啓曰臣國以西有水源出自谷那鐵山其邈七日行之不及當飲是水便取是山鐵以永奉聖朝乃謂孫枕流王曰今我所通海東貴國是天所啓是以垂天恩割海西而賜我由是國基永固汝當善脩和好聚歛土物奉貢不絕雖死何恨自是後每年相續朝貢焉

五十五年百濟肖古王薨

新撰姓氏錄云左京諸蕃石野連百濟國人肖古王孫憶賴福留之後也六丘造百濟國速

古王十二世孫恩率高難延子之後也右京諸蕃直野造百濟國肖古王之後也巴汶氏春野連同祖速古王孫汶休奚之後也汶斯氏速古王比流王後也春野連速古王孫比流王之後也面氏同上三吉宿禰百濟國速古大王之後也河內國諸蕃錦部連三善宿禰同祖百濟國速古大王之後也

五十六年百濟王子貴須立爲王

六十二年新羅不朝即年遣襲津彥擊新羅

百濟記云壬午年新羅不奉貴國貴國遣沙至比跪令討之新羅人莊飾美女二人迎誘於津沙至比跪受其美女反伐加羅國加羅國王己本旱岐及兒百久氐阿首至國沙利伊羅麻酒爾汶至等將其人民來奔百濟百濟厚遇之加羅國王妹既殿至向大倭啓云天皇遣沙至比跪以討新羅而納新羅美女捨而不討反滅我國兄弟人民皆爲流沈不任憂思故以來啓天皇大怒即遣木羅斤資領兵衆來集加羅復其社稷一云沙至比跪知天皇怒不敢公還乃自竄伏其妹有幸於皇宮者比跪密遣使人問天皇怒解不妹乃託夢言今夜夢見沙至比跪天皇大怒云比跪何敢來以皇言報之比跪知不免入石穴而死也

六十四年百濟國貴須王薨王子枕流王立爲王

六十五年百濟枕流王薨王子阿花年少叔父辰斯奪立爲王

萬葉集注釋引攝津國風土記云美奴賣松原今稱美賣者神名其神本居能勢郡美奴賣山昔息長帶比賣天皇幸下筑紫國時集諸神祇於川邊郡內神前松原以求禮福于時此神恐同來集曰吾亦護佑仍諭之曰吾所住之山有須義(木名)乃宜伐採爲我造船則乘此船而可行幸有幸福天皇乃隨神遣命作船此神船遂往新羅(一云于時此船大鳴響如牛吼自然到此處不得乘去而卜占之曰神靈所欲乃留置)還來之時祠祭此神於此浦并留船以獻神亦名此地曰美奴賣敝馬浦此處歟

應神天皇紀云三年百濟辰斯王失禮於貴國天皇故遣紀角宿禰羽田矢代宿禰石川宿禰木菟宿禰嘖讓其無禮狀由是百濟國殺辰斯王以謝之紀角宿禰等便立阿花爲王而歸

新撰姓氏錄云河內國諸蕃岡原連百濟國辰斯王子知宗之後也

七年九月高麗人百濟人任那人新羅人並來朝時命武內宿禰領諸韓人等作池因以名池號韓人池八年三月百濟人來朝

百濟記曰阿花王立無禮於貴國故奪我枕彌多禮及峴南支侵谷那東韓之地是以遣王子直支于天朝以脩先王之好也

十四年二月百濟王貢縫衣工女曰眞毛津是今來目衣縫之始祖也

是歲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因以奏之曰臣領己國之人夫百二十縣而歸化然因新羅人之拒皆留加羅國爰遣葛城襲津彥而召弓月之人夫於加羅然經三年而襲津彥不來焉

十五年八月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即養於輕坂上廐因以阿直岐令掌飼故號其養馬之處曰廐坂也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古事記云百濟國主照古王以牡馬壹疋牝馬壹疋付阿知吉師以貢上亦貢上橫刀及大鏡又科賜百濟國若有賢人者貢上故受命以貢上人名和邇師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貢進

新撰姓氏錄云右京諸蕃安勅連(百濟)同國魯王之後也

續日本後紀云承和元年九月壬中(廿五)勘解由主典阿直敬福吉散位同姓核公等三人賜姓清根宿禰稱核公之先百濟國人也

十六年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故所謂王仁者是諸首等之始祖也

古語拾遺云至於輕島豐明朝百濟王貢博士王仁是河內文首始祖也(中略)秦漢百濟內附之民各以萬計足可褒賞皆有其祠未預幣例也

續日本紀云延曆十年四月戊戌左大史正六位上文忌寸最弟播磨少目正八位上武生連眞象等言文忌寸等元有二家東文稱直西文號首相比行事其來遠焉今東文擧家既登宿禰西文漏恩猶沈忌寸最弟等逢明時不蒙曲察歷代之後申理無由伏望同賜榮號永貽孫謀有勅責其本系最弟等言漢高帝之後曰鸞鸞之後王狗轉至百濟百濟久素王時聖朝遣使徵召文人久素王即以狗孫王仁貢焉是文武生等之祖也於是最弟及眞象等八人賜姓宿禰

新撰姓氏錄云左京諸蕃文宿禰出自漢高皇帝之後鸞王也武生宿禰同祖王仁孫阿浪古首之後也櫻野首同上右京諸蕃栗栖首文宿禰同祖王仁後也河內國諸番古志連文宿禰同祖王仁之後也

是歲百濟阿花王薨天皇召直支王謂之曰汝返於國以嗣位仍且賜東韓之地而遣之(東韓者甘羅城高難城爾林城是也)

新撰姓氏錄云河內國諸蕃林連百濟國直支王之後也

八月遣平群木菟宿禰的戸田宿禰於加羅仍授精兵詔之曰襲津彥久之不還必由新羅人拒而滯之汝等急往之擊新羅披其道路於是木菟宿禰等進精兵莅于新羅之境新羅王愕之服其罪乃率弓月之人夫與襲津彥共來焉

二十五年百濟直支王薨即子久爾辛立爲王王年幼大倭木滿致執國政與王母相婬多行無禮天皇聞而召之

百濟記云木滿致者是木羅斤資討新羅時娶其國婦而所生也以其父功專於任那來入我國往還貴國承制天朝執我國政權重當世然天皇聞其暴召之

二十八年九月高麗王遣使朝貢因以上表其表曰高麗王教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讀其表怒之責高麗之使以表狀無禮則破其表

三十一年八月詔群卿曰官船名枯野者伊豆國所貢之船也是朽之不堪用然久爲官用功不可忘何其船名勿絕而得傳後葉焉群卿便被詔以令有司取其船材爲薪而燒鹽於是得五百籠鹽則施之周賜諸國因令造船是以諸國一時貢上五百船悉集於武庫水門當是時新羅調使共宿武庫爰於新羅停忽失火即引之及于聚船而多船見焚由是責新羅人新羅王聞之讋然大驚乃貢能匠者是猪名部等之始祖也

三十七年二月戊午朔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於吳令求縫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麗國欲達于吳則至高麗不知道路乞知道者於高麗高麗王乃副久禮波久禮志二人爲導者由是得通吳吳王於是與工女兄媛弟媛吳織穴織四婦女

三十九年二月百濟直支王遣其妹新齊都媛以令仕爰新齊都媛率七婦女而來歸焉

萬葉集注釋引攝津國風土記云比賣島松原古輕島豐阿伎羅宮御宇天皇世新羅國有女神道去其夫來暫住筑紫國伊波比乃比賣島地名乃曰此島者猶不是遠若居此島男神尋來乃更遷詮亭此島故取本所住之地名以爲島號

新撰姓氏錄云在京諸蕃調連百濟國努理使主之後也應神天皇御世歸化孫阿久太男彌和次加夜次麻怒彌和顯宗天皇御世蠶織獻絁絹之様仍賜調首姓右京諸蕃民首百濟國人努利使主之後也山城國諸蕃民首水海連同祖百濟國人怒理使主之後也河內國諸蕃水海連百濟國人怒理使王之後也調日佐同上

仁德天皇紀云十一年十月堀宮北之郊原引南水以入西海因以號其水曰堀江又將防北河之澇以築茨田堤是歲新羅人朝貢則勞於是役

十二年七月癸酉高麗國貢鐵盾鐵的八月己酉饗高麗客於朝是日集群臣及百寮令射高麗所獻之鐵盾的諸人不得通的唯的臣祖盾人宿禰射鐵的而通焉時高麗客等見之畏其射之勝巧共起以拜朝明日美盾人宿禰而賜名曰的戶田宿禰

十七年新羅不朝貢九月遣的臣祖砥田宿禰小泊瀨造祖賢遺臣而問闕貢之事於是新羅人懼之乃貢獻調絹一千四百六十疋及種々雜物并八十艘

四十一年三月遣紀角宿禰於百濟始分國郡壃場具錄鄉土所出是時百濟王之孫酒君無禮由是紀角宿禰訶責百濟王百濟王懼之以鐵鎖縛酒君附襲津彥而進上爰酒君來則逃匿于石川錦織首許呂斯之家則欺之曰天皇既赦臣罪故寄汝而活焉久之天皇遂赦其罪

新撰姓氏錄云右京諸蕃刑部百濟國酒王之後也和泉國諸蕃百濟公百濟國酒王之後也六人部連同上

四十三年九月庚子朔依網屯倉阿弭古捕異鳥獻於天皇曰臣每張網捕鳥未曾得是鳥之類故奇而獻之天皇召酒君示鳥曰是何鳥矣酒君對言此鳥之類多在百濟得馴而能從人亦捷飛之掠諸鳥百濟俗號此鳥曰俱知是今時鷹也乃授酒君令養馴未幾時而得馴酒君則以韋緡著其足以小鈴著其尾居腕上獻于天皇是日幸百舌野而遊獵時雌雉多起乃放鷹令捕忽獲數十雉

五十三年新羅不朝貢五月遣上毛野君祖竹葉瀨令問其闕貢是道路之間獲白鹿乃還之獻于天皇更改日而行俄且重遣竹葉瀨之弟田道則詔之曰若新羅距者舉兵擊之仍授精兵新羅起兵而距之爰新羅人日日挑戰田道固塞而不出時新羅軍卒一人有放于營外則掠俘之因問消息對曰有强力者曰百衝輕捷猛幹每爲軍右前鋒故伺之擊左則敗也時新羅空左備右於是田道連精騎擊其左新羅軍潰之因縱兵乘之殺數百人即虜四邑之人民以歸焉

五十八年十月吳國高麗國並朝貢

釋日本紀引伊豫國風土記曰宇知郡御島坐神御名大山積神一名和多志大神也是神者所顯難波高津宮御宇天皇御世此神自百濟度來坐而津國御島坐云々

雞林拾葉卷之一

雞林拾葉卷之二

安閑天皇紀云元年五月百濟遣下部脩德嫡德孫上部都德己州己婁等來貢常調別上表

宣化天皇紀云二年十月壬辰朔天皇以新羅寇於任那詔大伴金村大連遣其子磐與狹手彥以助任那是時磐留筑紫執其國政以備三韓狹手彥往鎭任那加救百濟

欽明天皇紀云元年二月百濟人己知部投化置倭國添上郡山村今山村己知部之先也八月高麗百濟新羅任那並遣使脩貢職九月己卯幸難波祝津宮大伴大連金村許勢臣稻持物部大連尾輿等從焉天皇問諸臣曰幾許軍卒伐得新羅物部大連尾輿等奏曰少許軍卒不可易征曩者男大迹天皇六年百濟遣使表請任那上哆唎下哆唎沙陀牟婁四縣大伴大連金村輙依表請許賜所求由是新羅怨曠積年不可輕爾而伐於是大伴大連金村居住吉宅稱疾不朝天皇遣靑海夫人勾子慰問慇懃大連怖謝曰臣所疾者非餘事也今諸臣等謂臣滅任那故恐怖不朝耳

二年四月安羅次旱岐夷吞奚大不孫久取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卒麻旱岐散半奚旱岐兒多羅下旱岐夷他斯二岐旱岐兒子他旱岐等與任那日本府吉備臣往赴百濟俱聽詔書百濟聖明王謂任那旱岐等言日本天皇所詔者全以復建任那今用何策起建任那盍各盡忠奉展聖懷任那旱岐等對曰前再三廻與新羅議而無答報所圖之旨更告新羅尙無所報

今宜俱遣使往奏天皇夫建任那者爰在大王之意祇承教旨誰敢間言然任那境接新羅恐致卓淳等禍聖明王曰昔我先祖速古王貴首王之世安羅加羅卓淳旱岐等初遣使相通厚結親好以爲子弟冀可恒隆而今被誑新羅使天皇忿怒而任那憤恨寡人之過也我深懲悔而遣下部中佐平麻鹵城方甲背昧奴等赴加羅會于任那日本府相盟以後繫念相續圖建任那旦夕無忘今天皇詔稱速建任那由是欲共爾曹謨計樹立任那國宜善圖之又於任那境徵召新羅問聽與不乃俱遣使奏聞天皇恭承示教儻如使人未還之際新羅候隙侵逼任那我當往救不足爲憂然善守備謹警無忘別汝所導恐致卓淳等禍非新羅自强故所能爲也其喙己吞居加羅與新羅境際而被連年攻敗任那無能救援由是見亡其南加羅蕞爾狹小不能卒備不知所託由是見亡其卓淳上下攜貳主欲自附內應新羅由是見亡因斯而觀三國之敗良有以也昔新羅請援於高麗而攻擊任那與百濟尙不剋之新羅安獨滅任那乎今寡人與汝戮力幷心翳賴天皇任那必起因贈物各有差忻忻而還七月百濟聞安羅日本府與新羅通計遣前部奈卒鼻利莫古奈卒宣文中部奈卒木劦昧淳紀臣奈卒彌麻沙等（紀臣奈卒者蓋是紀臣娶韓婦所生因留百濟爲奈卒者也未詳其父他皆效此也）使于安羅召到新羅任那執事謨建任那別以安羅日本府河內直通計新羅深責罵之（百濟本紀云加不至費直阿賢移那斯佐魯麻都等未詳也）乃謂任那曰昔我先祖速古王貴首王與故旱岐等始約和親式爲兄弟於是我以汝爲子弟汝以我爲父兄共事天皇俱距强敵安國全家至于今日言念先祖與舊旱岐和親之詞有如皎日自玆以降勤脩鄰好遂敦與國恩踰骨肉善始有終寡人所恒願未審何緣輕用浮辭數歲之間慨然失志古人云追悔無及此之謂也上達雲際下及泉中誓神乎今改咎乎昔一無隱匿發露所爲精誠通靈深自克責亦所宜取蓋聞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故今追崇先世和親之好敬順天皇詔勅之詞拔取新羅所折之國南加羅喙己吞等還屬本貫遷實任那永作父兄恒朝日本此寡人之所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悔往戒今之所勞想也夫新羅甘言希誑天下之所知也汝等忘信旣墮人權方今任那境接新羅宜常設備豈能施柝爰恐陷羅誑欺網穽喪國亡家爲人繫虜寡人念玆勞想而不能自安矣竊聞任那與新羅運策席際現蜂蛇怪亦衆所知且夫妖祥所以戒行災異所以悟人當是明天告戒先靈之徵表者也禍至追悔滅後思興孰云及矣今汝遵余聽天皇勅可立任那何患不成若欲長存本土永御舊民其謨在玆可不愼也聖明王更謂任那日本府曰天皇詔稱任那若滅汝則無資任那若興汝則有援今宜興建任那使如舊日以爲汝助撫養黎民謹承詔勅悚懼塡胸誓效丹誠冀隆任那永事天皇猶如往日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日本府復能依詔救助任那是爲天皇所必褒讚汝身所當賞祿又日本卿等久住任那之國近接新羅之境新羅情狀亦是所知毒害任那謨防日本其來尙矣匪唯今年而不敢動者近羞百濟遠恐天皇誘事朝廷僞和任那如斯感激任那日本府者以未禽任那之間僞示伏從之狀願今候其間隙諾其不備一擧兵而取之天皇詔勅勸立南加羅喙己吞非但數十年而新羅一不聽命亦卿所知且夫信敬天皇爲立任那豈若是乎恐卿等輙信甘言輕被謾語滅任那國奉辱天皇卿其戒之勿爲他欺七月百濟遣紀臣奈卒彌麻沙中部奈卒己連來奏下韓任那之政幷上表之

四年四月百濟紀臣奈卒彌麻沙等罷之九月百濟聖明王遣前部奈卒眞牟貴文護德己州己婁與物部施德麻哥牟等來獻扶南財物與奴二口十一月甲午遣津守連詔百濟曰在任那之下韓百濟郡令城主宜附日本府幷持詔書宣曰爾屢捧表稱當建任那十餘年矣表奏如此尙未成之且夫任那者爲爾國之棟梁如折棟梁誰成屋宇朕念在玆爾須早建汝若早建任那河內直等自當止退豈足云乎是日聖明王聞宣勅已歷問三佐平內頭及諸臣曰詔勅如是當復何如三佐平等答曰在下韓之我郡令城主不可出之建國之事宜早聽聖勅十二月百濟聖明王復以前詔普示群臣曰天皇詔勅如是當復何如上佐平沙宅己婁中佐平木劦麻那下佐平木尹貴德卒鼻利莫古德卒東城道天德卒木劦昧淳德卒國雖多奈卒燕比善那等同議曰臣等稟性愚闇都無智略詔建任那早須奉勅今宜召任那執事國國旱岐等俱謀同計抗表述志又河內直移那斯麻都等猶住安羅任那恐難建之故亦幷表乞移本所也聖明王曰群臣所議甚稱寡人之心是月乃遣施德高分召任那執事與日本府執事俱

答曰過正旦而往聽焉
五年正月百濟國遣使召任那執事與日本府執事俱答言祭神時到祭了而往是月百濟復遣使召任那執事與日本府執事日本府任那俱不遣執事而遣微者由是百濟不得俱謀建任那國二月百濟遣施德馬武施德高分屋施德斯那奴次酒等使任那謂日本府與任那旱岐等曰我遣紀臣奈率彌麻沙奈率己連物部連奈率用歌多朝謁天皇彌麻沙等還自日本以詔書宣曰汝等宜共在彼日本府早建良圖副朕所望爾其戒之勿被他誑又津守連從日本來宣詔勅而問任那之政故將欲共日本府任那執事議定任那之政奉奏天皇遣召三回尙不來到由是不得共論圖計任那之政奉奏天皇矣今欲請留津守連別以疾使具申請狀遣奏天皇當以三月十日發遣使於日本是使便到天皇必須問汝汝日本府卿任那旱岐等各宜發使共我使人往聽天皇所宜之詔別謂河內直自昔迄今唯聞汝惡汝先祖等俱懷奸僞誘說爲歌可君專信其言不憂國難乖背吾心縱肆暴虐由是見逐職汝之由汝等來住任那恆行不善任那日損職汝之由汝是雖微譬猶小火燒焚山野連延村邑由汝行惡當敗任那遂使海西諸國官家不得長奉天皇之闕今遣奏天皇乞移汝等還其本處汝亦往聞又謂日本府卿任那旱岐等曰夫建任那之國不假天皇之威誰能建也故我思欲就天皇請將士而助任那之國將士之糧我當須運將士之數未限若干運糧之處亦難自決願居一處俱論

可不撰從其善將奏天皇故頻遣召汝猶不來不得議也日本府答曰任那執事不赴召者是由我不遣不得往之吾遣奏天皇還使宣曰朕當以印歌臣遣于新羅以津守連遣於百濟汝待聞勅際莫自勞往新羅百濟也宜勅如是會聞印歌臣使於新羅了迺遣問天皇所宜勅曰日本臣與任那執事應就新羅聽天皇勅而不宜就百濟聽命也後津守連遂來過此謂之曰今余被遣於百濟者將出在下韓之百濟郡令城主唯聞此說不聞任那與日本府會於百濟聽天皇勅故不往焉非任那意於是任那旱岐等曰由使來召便欲往參日本府卿不肯發遣故不往焉大王爲建任那觸情曉示覩茲忻喜難可具申三月百濟遣奈率阿乇得文許勢奈率歌麻物部奈率歌非等上表曰奈率彌麻沙奈率己連等至臣蕃奉詔書曰爾等宜共在彼日本府同謀善計早建任那爾其戒之勿被他誑又津守連等至臣蕃奉勅書問建任那恭承來勅不敢停時爲欲共謀乃遣使召日本府與任那俱對言新年既至願過而往久而不就復遣使召俱對言祭時既至願過而往久而不就復遣使召而由遣微者不得同計夫任那之不赴召者非其意焉是阿賢移那斯佐魯麻都奸佞之所作也夫任那者以安羅爲兄唯從其意安羅人者以日本府爲天唯從其意今的臣吉備臣河內直等咸從移那斯麻都指撝而已移那斯麻都雖是小家微者專擅日本府之政又制任那障而勿遣由是不得同計奏答天皇故留己麻奴跪別遣使迅如飛鳥奔奏天皇假使二人在於安羅多行奸佞任那難建海西諸國

必不獲事伏請移此二人還其本處勅喩日本府與任那而謀建任那故臣遣奈率彌麻沙奈率己連等副己麻奴跪上表以聞於是詔曰的臣等往來新羅非朕心也曩者印支彌與阿鹵旱岐在時爲新羅所逼而不得耕種百濟路迥不能救急由的臣等往來新羅方得耕種朕所曾聞若已建任那移那斯麻都自然却退豈足云乎伏承此詔喜懼兼懷而新羅誑朝知匪天勅新羅春取㖨淳仍擯出我久禮山戍而遂有之近安羅處安羅耕種近久禮山處新羅耕種各自耕之不相侵奪而移那斯麻都過耕他界六月逃去於印支彌後來許勢臣時新羅無復侵逼他境安羅不言爲新羅逼不得耕種臣嘗聞新羅每春秋多聚兵甲欲襲安羅與荷山或聞當襲加羅頃得書信便遣將士擁守任那無懈怠也頻發銳兵應時往救是以任那隨序耕種新羅不敢侵逼而奏百濟路迥不能救急由的臣等往來新羅方得耕種是上欺天朝轉成奸佞也曉然若是尙欺天朝自餘虛妄必多有之的臣等猶住安羅任那之國恐難建立宜早退却臣深懼之佐魯麻都雖是韓腹位居大連廁日本執事之間入榮班貴盛之列而今反著新羅奈麻禮冠即身心歸附於他易照熟觀所作都無怖畏故前奏惡行具錄聞訖今猶著他服日赴新羅域公私往還都無所憚夫㖨國之滅匪由他也㖨國之函跛旱岐貳心加羅國而內應新羅加羅自外合戰由是滅焉若使函跛旱岐不爲內應㖨國雖少未必亡也至於卓淳亦復然之假使卓淳國主不爲內應新羅招寇豈至滅乎歷觀諸國敗亡之禍皆由內應貳心

人者今麻都等腹心新羅遂著其服往還旦夕陰搆奸心乃恐任那由茲永滅任那若滅臣國孤危思欲朝之豈復得耶伏願天皇玄鑒遠察速移本處以安任那十月百濟使人奈率得文奈率歌麻等罷歸十一月百濟遣使召日本府臣任那執事曰遣朝天皇奈率得文許勢奈率哥麻物部奈率哥非等還自日本今日本府臣及任那國執事宜來聽勅同議任那日本吉備臣新羅下旱岐大不孫久取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卒麻君斯二岐君散半奚君兒多羅二首位訖乾智子他旱岐久嵯旱岐仍赴百濟於是百濟王聖明略以詔書示曰吾遣奈率彌麻佐奈率己連奈率用哥多等朝於日本詔曰早建任那又津守連奉勅問成任那故遣召之當復何如能建任那請各陳謀吉備臣任那旱岐等曰夫建任那國唯在大王欲冀遣王俱奏聽勅聖明王謂之曰任那之國與吾百濟自古以來約爲子弟今日本府印岐彌既討新羅更將伐我又樂聽新羅虛誕謾語也夫遣印支彌於任那者本非侵害其國往古來今新羅無道食言違信而滅卓淳股肱之國欲快返悔故遣召到俱承恩詔欲冀與繼任那之國猶如舊日永爲兄弟竊聞新羅安羅兩國之境有大江水要害之地也吾欲據此脩繕六城謹請天皇三千兵士每城充以五百幷我兵士勿使作田而逼惱者久禮山之五城庶自投兵降首卓淳之國亦復當興所請兵士吾給衣糧欲奏天皇其策一也猶於南韓置郡令城主者豈欲違背天皇遮斷貢調之路唯庶克濟多難殲撲强敵凡厥凶黨誰不謀附此敵强大我國微弱若不置

南韓郡領城主脩理防護不可以禦此强敵亦不可以制新羅故猶置之攻逼新羅撫存任那若不爾者恐見滅亡不得朝聘欲奏天皇其策二也又吉備臣河內直移那斯麻都猶在任那國者天皇雖詔建成任那不可得也請移此四人各遣還其本邑奏於天皇其策三也宜與日本臣任那旱岐等俱奉遣使同奏天皇乞聽恩詔於是吉備臣旱岐等曰大王所述三策亦協愚情而已今願歸以敬諮日本大臣安羅王加羅王俱遣使同奏天皇此誠千歲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歟

六年三月遣膳臣巴提便使于百濟五月百濟遣奈卒其㥄奈卒用歌多施德次酒等上表九月百濟遣中部護德菩提等使于任那贈吳財於日本府臣及諸旱岐各有差是月百濟造丈六佛像製願文曰蓋聞造丈六佛功德甚大今敬造以此功德願天皇獲勝善之德天皇所用彌移居國俱蒙福祐又願普天之下一切衆生皆蒙解脫故造之矣十一月膳臣巴提便還自百濟言臣被遣使妻子相逐去行至百濟濱日晚停宿小兒忽亡不知所之其夜大雪天曉始求有虎連跡臣乃帶刀擐甲尋至巖岫拔刀曰敬受綸命劬勞陸海櫛風沐雨藉草班荊者爲愛其子令紹父業也惟汝威神愛子一也今夜兒亡追蹤覓至不畏亡命欲報故來既而其虎進前開口欲噬巴提便忽申左手執其虎舌右手刺殺剝取皮還是歲高麗大亂被誅殺者衆百濟本記云十二月甲午高麗國細群與麁群戰于宮門伐鼓戰鬪細群敗不解兵三日盡捕誅細群子孫戊戌狛鵠香岡上王薨也

七年正月丙午百濟使人中部奈卒已連等罷歸仍賜以良馬七十疋船一十隻六月癸未百濟遣中部奈卒掠葉禮等獻調是歲高麗大亂凡鬪死者二千餘

百濟本記云高麗以正月丙午立中夫人子爲王年八歲狛王有三夫人正夫人無子中夫人生世子其舅氏麁群也小夫人生子其舅氏細群也及狛王疾篤細群麁群各欲立其夫人之子故細群死者二千餘人也

八年四月百濟遣前部德卒眞慕宣文奈卒歌麻等乞救軍仍貢下部東城子言代德卒汶休麻那

九年正月乙未百濟使人前部德卒眞慕宣文等請罷因詔曰所乞救軍必當遣救宜速報王四月甲子百濟遣中部杆率掠葉禮等奏曰德率宣文等奉勅至臣蕃曰所乞救兵應時遣送祗承恩詔嘉慶無限然馬津城之役（正月辛丑高麗率衆圍馬津城）虜謂之曰由安羅國與日本府招來勸罰以事准況寔當相似然三廻欲審其言遣召而並不來故深勞深念伏願可長天皇先爲勘當暫停所乞救兵待臣遣報詔曰式聞呈奏爰覲所憂日本府與安羅不救鄰難亦朕所疾也又復密使于高麗者不可信也朕命即自遣之不命何容可得願王開襟緩帶恬然自安勿深疑懼宜共任那依前勠力俱防北敵各守所封朕當遣送若干人充實安羅逃亡空地六月壬戌遣使詔百濟曰德卒宣文取歸以後當復何如朕聞汝國爲狛賊所害宜共任那策勵同謀如前防距閏七月辛未百濟使人掠葉禮等罷歸十月遣三百七十人於百濟助築城於得爾辛

十年六月辛卯將德久貴固德馬次文等請罷歸因詔曰延那斯麻都陰私遣使高麗者朕當遣問虛實所乞軍者依願停之

十一年二月庚寅遣使詔于百濟曰朕依將德久貴固德馬次文等所上表意一一教示如視掌中思欲具情冀將盡抱大市頭歸後如常無異今但欲審報辭故遣人之又復朕聞奈卒馬武是王之股肱臣也納上傳下甚協王心而爲王佐若欲國家無事長作官家永奉天皇宜以馬武爲大使遣朝而已重詔曰朕聞北敵强暴故賜矢三十具庶防一處四月庚辰朔在百濟日本王人方欲還之百濟王聖明謂王人曰任那之事奉勅堅守延那斯麻都之事問與不問唯從勅之因獻高麗奴六口別贈王人奴一口（皆攻爾林所禽奴也）乙未百濟遣中部奈卒皮久斤下部施德灼干那等獻狛虜十口

十二年三月以麥種一千斛賜百濟王是歲百濟聖明王親率衆及二國兵（二國謂新羅任那也）往伐高麗獲漢城之地又進軍討平壤凡六郡之地遂復故地

十三年五月乙亥百濟加羅安羅遣中部德卒木劦今敦河內部阿斯比多等奏曰高麗與新羅通和并勢謀滅臣國與任那故謹求請救兵先攻不意軍之多少隨天皇勅詔曰今百濟王安羅王加羅王與日本府臣等俱遣使奏狀聞訖亦宜共任那并心一力猶尙若茲必蒙上天擁護之福亦賴可畏天皇之靈也十月百濟聖明王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別表讚流通禮拜功德云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尙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辨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寶逐所須用盡依情此妙法寶亦復然祈願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依教奉持無不尊敬由是百濟王臣明謹遣陪臣怒唎斯致契奉傳帝國流通畿內果佛所記我法東流是日天皇聞已歡喜踊躍詔使者云朕從昔來未曾得聞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決乃歷問群臣曰西蕃獻佛相貌端嚴全未曾看可禮以不蘇我大臣稻目宿禰奏曰西蕃諸國一皆禮之豐秋日本豈獨背也物部大連尾輿中臣連鎌子同奏曰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爲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天皇曰宜付情願人稻目宿禰試令禮拜大臣跪受而忻悅安置小墾田家懃脩出世業爲因淨捨向原家爲寺於後國行疫氣民致夭殘久而愈多不能治療物部大連尾輿中臣連鎌子同奏同昔日不須臣計致斯病死今不遠而復必當有慶宜早投棄懃求後福天皇曰依奏有司乃以佛像流弃難波堀江復縱火於伽藍燒燼更無餘於是天無風雲忽炎大殿

扶桑畧記云十三年十月百濟王獻阿彌陀佛像長一尺五寸觀音勢至像長一尺表云臣聞萬法之中佛法最善世間之道佛法最上天皇陛下亦應修行故敬捧佛像經教法師附使貢獻宜信行者或記云信濃國善光寺阿彌陀佛像則此佛也中略件佛像者元是釋尊在世之時毘沙離國月蓋長者隨釋尊教正向西方遙致禮拜一心持念彌陀如來觀音勢至爾時三尊促身於一搩手半現住月蓋門閫長者面見一佛二𦬇忽以金銅所奉鑄寫之佛𦬇像之月蓋長者遷化之後佛像騰空飛到百濟國已經一千餘年其後浮來日朝

是歲百濟棄漢城與平壤新羅因此入居漢城今新羅之牛頭方尼彌方也

十四年正月乙亥百濟遣上部德卒科野次酒杆率禮塞敦等乞軍兵戊寅百濟使人中部杆率木劦今敦河內部阿斯比多等罷歸六月遣內臣使於百濟仍賜良馬二匹同船二隻弓五十張矢五十具勅云所請軍者隨王所須別勅醫博士易博士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今上件色人正當相代年月宜付還使相代又卜書曆本種々藥物可付送七月甲子幸樟勾宮蘇我大臣稻目宿禰奉勅遣王辰爾數錄船賦即以王辰爾為船長因賜姓為船史今船連之先也八月丁酉百濟遣上部奈率科野新羅下部固德汶休帶山等上表曰去年臣等同議遣內臣德率次酒任那大夫等奏海表諸彌移居之事伏待恩詔如春草仰甘雨也今年忽聞新羅與狛國通謀云百濟與任那頻詣日本意謂是乞軍兵伐我國邪事若實者國之敗亡可企踵而

待庶先日本兵未發之間伐取安羅絕日本路其謀如是臣等聞茲深懷危懼即遣疾使輕舟馳表以聞伏願天慈速遣前軍後軍相續來救逮于秋節以固海表彌移居也若遲晚者噬臍無及矣所遣軍衆來到臣國衣糧之費臣當充給來到任那亦復如是若不堪給臣必助充令無乏少別的臣敬受天勅來撫臣蕃夙夜乾々勤修庶務由是海表諸蕃皆稱其善謂當萬歲肅清海表不幸云亡深用追痛今任那之事誰可修治伏願天慈速遣其代以鎮任那又復海表諸國甚乏弓馬自古迄今受之天皇以禦强敵伏願天慈多貺弓馬十月己酉百濟王子餘昌悉發國中兵向高麗國築百合野塞眠食軍士是夕觀覽鉅野墳腴平原瀰迤人跡罕見犬聲蔑聞俄而儵忽之際聞鼓吹之聲餘昌乃大驚討鼓相應通夜固守凌晨起見曠野之中覆如青山旌旗充滿會明有著頸鎧者一騎插鐃者二騎珥狗尾者二騎幷五騎連轡到來問曰少兒等言於吾野中客人有在何得不迎禮也今欲早知與吾可以禮問答者姓名年位餘昌對曰姓是同姓位是杆率年二十九矣百濟反問亦如前法而對答焉遂乃立標而合戰於是百濟以鉾刺墮高麗勇士於馬斬首仍刺舉頭於鉾末還入示衆高麗軍將憤怒益甚是時百濟歡叫之聲可裂天地復其偏將討鼓疾鬪追却高麗王於東聖山之上

十五年正月丙申百濟遣中部木劦施德文次前部施德日佐分屋等於筑紫諮內臣佐伯連等曰德率次酒杆率塞敦等以去年閏月四日到來云臣等以今年正月到如此導而未審來不也又軍數幾何願聞若干預治營壁別諮方聞奉可畏天皇之詔來詣筑紫看送賜軍聞之歡喜無能比者此年之役甚危於前願遣賜軍使逮正月於是內臣奉勅而答報曰即令遣助軍數一千馬一百匹船四十隻二月百濟遣下部杆率將軍王貴上部奈率物部烏等乞救兵仍貢德率東城子莫古代前番奈率東城子言五經博士王柳貴代固德馬丁安僧曇慧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別奉勅貢易博士施德王道良曆博士固德王保孫醫博士奈率王有㥄陀採藥師施德潘量豐固德丁有陀樂人施德三斤季德己麻次季德進奴對德進陀皆依請代之三月丁亥朔百濟使人中部木劦施德文次等罷歸五月戊子內臣等舟師詣于百濟十二月百濟遣下部杆率汶斯干奴上表曰百濟王臣明及在安羅諸倭臣等任那諸國旱岐等奏以斯羅無道不畏天皇與狛同心欲殘滅海北彌移居臣等共議遣有至臣等仰乞軍士征伐斯羅而天皇遣有至臣帥軍以六月至來臣等深用歡喜以十二月九日遣攻斯羅臣先遣東方領物部莫哥武連領其方軍士攻函山城有至臣所將來民筑紫物部莫奇委沙奇能射火箭蒙天皇威靈以月九日酉時焚城拔之故遣單使馳船奏聞別奏若但斯羅者有至臣所將軍士亦可足矣今狛與斯羅同心戮力難可成功伏願速遣竹斯島上諸軍士來助臣國又助任那則事可成又奏臣別遣軍士萬人助任那幷以奏聞今事方急單船遣奏但奉好錦二匹毾㲪一領斧三百口及所獲城民男二女五輕薄追用悚懼餘昌謀伐新羅耆老諫曰天未

與懼禍及餘昌曰老矣何怯也我事大國有何懼也遂入新羅國築久陀牟羅塞其父明王憂慮餘昌長苦行陣久廢眠食父慈多闕子孝希成乃自往迎慰勞新羅聞明王親來悉發國中兵斷道擊破是時新羅謂佐知村飼馬奴苦都更名谷智曰苦都賤奴也明王名主也今使賤奴殺名主冀傳後世莫忘於口已卯苦都乃獲明王再拜曰請斬王首明王對曰王頭不合受奴手苦都曰我國法違背所盟雖曰國王當受奴手一本云明王乘踞胡床解授佩刀於谷智令斬明王仰天大息涕泣許諾曰寡人每念常痛入骨髓顧計不可苟活乃延首受斬苦都斬首而殺掘坎而埋一本云新羅留理明王頭骨而以禮送餘骨於百濟今新羅王埋明王骨於北廳階下名此廳曰都堂　餘昌遂見圍繞欲出不得士卒遑駭不知所圖有能射人筑紫國造進而彎弓占擬射落新羅騎卒最勇壯者發箭之利通所乘鞍前後橋及其被甲領會也復續發箭如雨彌厲不懈射却圍軍由是餘昌及諸將等得從間道逃歸餘昌讚國造射却圍軍尊而名曰鞍橋君鞍橋此云矩羅膩於是新羅將等具知百濟疲盡遂欲謀滅無餘有一將云不可日本天皇以任那事屢責吾國況復謀滅百濟官家必招後患故止之

十六年二月百濟王子餘昌遣王子惠王子惠者威德王之弟也奏曰聖明王為賊見殺十五年為新羅所殺故今奏之天皇聞而傷恨迺遣使者迎津慰問於是許勢臣問王子惠曰為當欲留此間為當欲向本鄉惠答曰依憑天皇之德冀報考王之讎若垂哀憐多賜兵革雪垢復讎臣之願也臣之去留敢不唯命是從俄而蘇我臣問訊曰聖王妙達天道地理名流四表八方意謂永保安寧統領海西

蕃國千年萬歲來事天皇豈圖一旦眇然昇遐與水無歸即安玄室何痛之酷何悲之哀凡在含情誰不傷悼當復何咎致茲禍也今復何術用鎭國家思報答之曰臣稟性愚蒙不知大計何況禍福所倚國家存亡者乎蘇我卿曰昔在天皇大泊瀬之世汝國爲高麗所逼危甚累卵於是天皇命神祇伯敬受策於神祇祝者迺託神語報曰屈請建邦之神往救將亡之主必當國家謐靖人物乂安由是請神往救所以社稷安寧原夫建邦神者天地剖判之代草木言語之時自天降來造立國家之神也頃聞汝國輟而不祀方今悛悔前過修理神宮奉祭神靈國可昌盛汝當莫忘七月壬午遣蘇我大臣稻目宿禰穗積磐弓臣等使于吉備五郡置白猪屯倉八月百濟餘昌謂臣等曰少子今願奉爲考王出家修道諸臣百姓報言今君王欲得出家修道者且奉教也嗟夫前慮不定後有大患誰之過歟夫百濟國者高麗新羅之所爭欲滅自始開國迄于是歲今此國宗將授何國要須道理分明應教縱使能用耆老之言豈至於此請悛前過無勞出家如欲果願須度國民餘昌對曰諾即就圖於臣下臣下遂用相議爲度百人多造幡蓋種々功德云々

十七年正月百濟王子惠請罷仍賜兵仗良馬甚多亦頻賞祿衆所欽歎於是遣阿倍臣佐伯連播磨直率筑紫國舟師衛送達國別遣筑紫大君（百濟本紀云筑紫君兒火中君弟）率勇士一千衛送彌氐因令守津路要害之地焉十月遣蘇我大臣稻目宿禰等於倭國高市郡置韓人大身狹屯倉高麗人小身狹屯倉紀國置海部屯倉

一本云以處々韓人爲大身狹屯倉田部高麗人爲小身狹屯倉田部是即以韓人高麗人爲田部故因爲屯倉之號也

十八年三月庚子朔百濟王子餘昌嗣立是爲威德王

二十一年九月新羅遣彌至已知奈末獻調賦饗賜過常奈末喜歡而罷曰調賦使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行李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是也請差良家子爲使者不可以卑賤爲使

二十二年新羅遣久禮叱及伐干貢調賦司賓饗遇禮數減常及伐干忿恨而罷是歲復遣奴氐大舍獻前調賦於難波大郡次序諸蕃掌客額田部連葛城直等使列于百濟之下而引導大舍怒還不入館舍乘船歸至穴門於是修治穴門館大舍問曰爲誰客造工匠河內馬飼首押勝欺紿曰遣問西方無禮使者所停宿處也大舍還國告其所言故新羅築城於阿羅波斯山以備日本

二十三年正月新羅討滅任那官家

一本云二十一年任那滅焉總言任那別言加羅國安羅國斯二岐國多羅國卒麻國古嵯國子他國散半下國乞飡國稔禮國合十國

六月詔曰新羅西羌小醜逆天無狀違我恩義破我官家毒害我黎民誅殘我郡縣我氣長足姬尊靈聖聰明周行天下劬勞群庶饗育萬民哀新羅所窮見歸全新羅王將戮之首授新羅要害之地崇新羅非次之榮我氣長足姬尊於新羅何薄我百姓於新羅何怨而新羅長戟强弩凌蹙任那距牙鉤爪殘虐含靈刳肝斮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屍不謂其酷任那族姓百姓以還窮力極俎旣屠且膾豈有率土之賓謂爲王臣乍食人之禾飮人之水熟忍聞此而不悼心況乎太子大臣處趺蕚之親泣血銜冤寄當蕃屛之任摩頂至踵之恩世受前朝之德身當後代之位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奸逆雪天地之痛酷報君父之仇讎則死有恨臣子之道不成

七月己巳朔新羅遣使獻調賦其使人知新羅滅任那恥背國恩不敢請罷遂留不歸本土例同國家百姓今河內國更荒郡鸕鷀野邑新羅人之先也是月遣大將軍紀男麻呂宿禰將兵出哆唎副將河邊臣瓊缶出居曾山而欲問新羅攻任那之狀遂到任那以薦集部首登弭遣於百濟約束軍計登弭仍宿妻家落印書弓箭於路新羅具知軍計卒起大兵尋屬敗亡乞降歸附紀男麻呂宿禰取勝旋師入百濟營令軍中曰夫勝不忘敗安必慮危古之善教也今處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況復平安之世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武備不可以已宜深警戒務崇斯令士卒皆悉心而服事焉河邊臣瓊缶獨進轉鬪所向皆拔新羅更擧白旗投兵降首河邊臣瓊缶元不曉兵對擧白旗空示獨進新羅鬪將曰將軍河邊臣今欲降矣乃進軍逆戰盡銳遄攻破之前鋒所傷甚倭國造手彥自知難救棄軍遁逃新羅鬪將手持鉤戟追至城洫運戟擊之手彥因騎駿馬超渡城洫僅以身免鬪將臨城洫而歎曰久須尼自利於是河邊臣遂引兵退急營於野於是士卒盡相欺蔑莫有遵承鬪將自就營外悉生虜河邊臣瓊缶等及其隨婦于時父子夫婦不能相恤鬪將問河邊臣曰汝命與婦孰與尤愛答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何不過命也遂許爲妾鬪將遂於露地奸其婦女婦女後還河邊臣欲就談之婦人甚以慚恨而不隨曰昔君輕賣妾身今何面目以相遇遂不肯言是婦人者坂本臣女曰甘美媛同時所虜調吉士伊企儺爲人勇烈終不降服新羅鬪將拔刀欲斬逼而脫褌追令以尻臀向日本大號叫曰日本將齧我臗脽即號叫曰新羅王啗我臗脽雖被苦逼尙如前叫由是見殺其子舅子亦抱其父而死伊企儺辭旨難奪皆如此由此特爲諸將帥所痛惜其妻大葉子亦並見禽愴然而歌曰柯羅具爾能基能陪你陀致底於譜磨故幡比例甫囉須母耶魔等陛武岐底或有和曰柯羅俱爾能基能陪你陀陀志於譜磨故幡比禮甫羅須彌喩那你婆陛武岐底八月天皇遣大將軍大伴連狹手彥領兵數萬伐于高麗狹手彥乃用百濟計討破高麗其王踰墻而逃狹手彥遂乘勝以入宮盡得珍寶貨賂七織帳鐵屋還來（舊本云鐵屋在高麗西高樓上織帳張於高麗王內寢）以七織帳奉獻於天皇以甲二領金飾刀二口銅鏤鍾三口五色幡二竿美女媛并其從女吾田子送於蘇我稻目宿禰大臣於是大臣遂納二女以爲妻居輕曲殿

一本云十一年大伴狹手彥連共百濟國驅却高麗王陽香比津留都

十一月新羅遣使獻幷貢調賦使人恐知國家憤新羅滅任那不敢請罷恐致刑戮不歸本土例同百姓今攝津國三島郡埴廬新羅人之先祖也

二十六年五月高麗人頭霧唎耶陛等投化於筑紫置山背國今畝原奈羅山村高麗人之先祖也

三十一年四月乙酉幸泊瀨柴籬宮越人江渟臣裙代詣京奏曰高麗使人辛苦風浪迷失浦津任水漂流忽到着岸郡司隱匿故臣顯奏詔曰朕承帝業若干年高麗迷路始到越岸雖苦漂溺尙全性命豈非徽猷廣被至德魏々仁化傍通洪恩蕩々者哉有司宜於山城國相樂郡起館淨治厚相資養是月乘與至自泊瀨柴籬宮遣東漢氏直糠兒葛城直難波迎召高麗使人五月遣膳臣傾子於越饗高麗使傾子此云大使審知膳臣是皇華使乃謂道君曰汝非天皇果如我疑汝旣伏拜膳臣倍復足知百姓而前詐余取調入已宜速還之莫勞飾語膳臣聞之使人探索其調具爲與之還京復命七月壬子朔高麗使到于近江是月遣許勢臣猿與吉士赤鳩發自難波津控引舟於狹々浪山而裝飾船乃往迎於近江北山遂引入山背高械館則遣東漢坂上直子麻呂錦部首大石以爲守護更饗高麗使者於相樂館

三十二年三月壬子遣坂田耳子郞君使於新羅間任那滅由是月高麗獻物幷表未得呈奏經歷數旬占待良日四月壬辰天皇寢疾不預皇太子向外不在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詔曰朕疾甚以後事屬汝汝須討新羅封建任那更造夫婦惟如舊日死無恨之是月天皇遂崩于內寢八月丙子朔新羅遣弔使未叱子失消等奉哀於殯是月未叱子失消等罷

新撰姓氏錄云右京諸蕃長背連高麗國主鄒牟一名朱蒙之後也欽明天皇御世率衆投化貌美體大其背間長仍賜名長背王山城國諸蕃高井造高麗國主鄒牟廿世孫汝安祁王之後也

敏達天皇紀云元年五月壬寅朔天皇問皇子與大臣曰高麗使人今何在大臣奉對曰在相樂館天皇聞之傷惻極甚愀然而嘆曰悲哉此使人等名旣奏聞於先考天皇矣乃遣群臣相樂館撿錄所獻調物令送京師丙辰天皇執高麗表疏授於大臣召聚諸史令讀解之是時諸史於三日中皆不能讀爰有船史祖王辰爾能奉讀釋由是天皇與大臣俱爲讚美曰勤乎辰爾懿哉辰爾汝若不愛於學誰能讀解宜從今始近侍殿中旣而詔東西諸史曰汝等所習之業何故不就汝等雖衆不及辰爾又高麗上表疏書于烏羽字隨羽黑旣無識者辰爾乃蒸羽於飯氣以帛印羽悉寫其字朝廷悉異之六月高麗大使謂副使等曰磯城島天皇時汝等違吾所議被欺於他妄分國調輒與微者豈非汝等過歟其若我國王聞必誅汝等副使等自相謂之曰若吾等至國時大使顯道我過是不祥事也思欲偸殺而斷其口是夕謀泄大使知之裝束衣帶獨自潛行立館中庭不知所計時有賊一人以杖出來打大使頭而退次有賊一人直向大使打頭與手而退大使尙嘿然立地而拭面血更有賊一人執刀急來刺大使腹而退是時大使恐伏地拜後有賊一人旣殺而去明旦領客東漢坂上直子麻呂等推問其由副使等乃作矯詐曰天皇賜妻於大使大使違勅不受無禮玆甚是以臣等爲天皇殺焉有司以禮收葬七月高麗使人罷歸

二年五月戊辰高麗使人泊于越海之岸破船溺死者衆朝庭猜頻迷路不饗放還仍勅吉備海部直難波送高麗使七月乙丑朔於越海岸難波與高麗使等相議以送使難波船人大島首磐日狹丘首間狹令乘高麗使船以高麗二人令乘送使船如此互乘以備姧志俱時發船至數里許送使難波乃恐畏波浪執高麗二人擲入於海八月丁未送使難波還來復命曰海裡鯨魚大集遮嚙船與楫櫂難波等恐魚呑船不得入海天皇聞之識其謾語駈使於官不放還國

三年五月甲子高麗使人泊于越海之岸七月戊寅高麗使人入京奏曰臣等去年相逐送使罷歸於國臣等先至臣蕃即准使人之禮禮饗大島首磐日等高麗國王別以厚禮禮之旣而送使之船至今未到故更謹遣使人幷磐日等請問臣使不來之意天皇聞即數難波罪曰欺誑朝庭一也溺殺鄰使二也以玆大罪不合放還以斷其罪十一月新羅遣使進調

四年三月乙丑百濟遣使進調多益恒歲天皇以新羅未建任那詔皇子與大臣曰莫懶懈於任那之事四月甲寅遣吉士金子使於新羅吉士木蓮子使於任那吉士譯語彥使於百濟六月新羅遣使進調多益常例幷進多多羅須奈羅和陀發鬼四邑之調

六年五月丁丑遣大別王與小黑吉士宰於百濟國十一月庚午朔百濟國王付還使大別王等獻經論若干卷幷律師禪師比丘尼咒禁師造佛工造寺工六人遂安置難波大別王寺

聖德太子傳曆云七年百濟經論數百卷持來上奏

聖德太子傳曆及元亨釋書作十月

八年新羅遣枳叱政奈末進調幷送佛像

九年六月新羅遣安刀奈末失消奈末進調不納以還之

十一年十月新羅遣安刀奈末失消奈末進調不納以還之

十二年七月丁酉朔詔曰屬我先考天皇之世新羅滅內官家之國先考天皇謀復任那不果而崩不成其志是以朕當奉助神謀復興任那今在百濟火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子達率日羅賢而有勇故朕欲與其人相計乃遣紀國造押勝與吉備海部直羽島喚於百濟十月紀國造押勝等還自百濟復命於朝曰百濟國主奉惜日羅不肯聽上是歲復遣吉備海部羽島召日羅於百濟羽島旣之百濟欲先私見日羅獨自向家門庭俄而有家裡來韓婦用韓語言以汝

之根入我根內即入家去羽島便覺其意躡後而入於是日羅迎來把手使坐於座密告之曰僕竊聞之百濟國主奉疑天朝奉遣臣後留而弗還所以奉惜不肯奉進宜宣勅時現嚴猛色催急召焉羽島乃依其計而召日羅於是百濟國主怖畏天朝不敢違勅奉遣以日羅恩率德爾余怒哥奴知參官施師德率次干德水手等若干人日羅等行到吉備兒島屯倉朝庭遣大伴糠手子連而慰勞焉復遣大夫等於難波館使訪日羅是時日羅被甲乘馬到門底下乃進廳前進退跪拜歎恨而曰於檜隈宮御寓天皇(宣化)之世我君大伴金村大連奉爲國家使於海表火葦北國造刑部靫部阿利斯登之子臣達率日羅聞天皇召恐畏來朝乃解其甲奉於天皇乃營館於阿斗桑市使住日羅供給隨欲復遣阿倍目臣物部贄子連大伴糠手子連而問國政於日羅日羅對言天皇所以治天下政要須護養黎民何遽興兵翻將失滅故今合議者仕奉朝列臣連二造(二造者國造伴造也)下及百姓悉皆饒富令無所乏如此三年足食足兵以悅使民不憚水火同恤國難然後多造船舶每津列置使觀客人令生恐懼爾乃以能使使於百濟召其國王若不來者召其太佐平王子等來即自然心生欽伏後應問罪又奏言百濟人謀言有船三百欲請筑紫若其實請宜陽賜予然則百濟欲新造國必先以女人小子載船而至國家望於此時壹岐對馬多置伏兵候至而殺莫翻被詐每於要害之所堅築壘塞矣於是恩率參官臨罷國時(舊本以恩率爲一人以參官爲一人也)竊語德爾等言計吾過筑紫許汝等偷殺日羅者吾具白王當

賜高爵身及妻子垂榮於後德爾余奴皆聽計焉參官等遂發途於血鹿於是日羅自桑市村遷難波館德爾等晝夜相計將欲殺時日羅身光有如火焰由是德爾等恐而不殺遂於十二月晦候失光殺日羅更蘇生曰此是我驅使奴等所爲非新羅也言畢而死(屬是時有新羅使故云爾也)天皇詔贄子大連糠手子連令收葬於小郡西畔丘前以其妻子水手等居于石川於是大伴糠手子連議曰聚居一處恐生其變乃以妻子居于石川百濟村水手等居于石川大伴村收縛德爾等置於下百濟阿田村遣數大夫推問其事德爾等伏罪言信是恩率參官教使爲也僕等爲人之下不敢違矣由是下獄復命於朝庭朝庭乃遣使於葦北悉召日羅眷屬賜德爾等任情決罪是時葦北君等受而皆殺投彌賣島(彌賣島蓋姬島也)以日羅移葬於葦北於後海畔者言恩率之船被風沒海參官之船漂泊津島乃始得歸

十三年二月庚子遣難波吉士木蓮子使於新羅遂之任那九月從百濟來鹿深臣(闕名字)有彌勒石像一軀佐伯連(闕名字)有佛像一軀

崇峻天皇紀曰橘豐日天皇(用明)二年六月甲子善信阿尼等謂大臣(馬子)曰出家之途以戒爲本願向百濟學受戒法是月百濟調使來朝大臣謂使人曰率此尼等將渡汝國令學戒法了時發遣使人答曰臣等歸蕃先道國王而後發遣亦不遲也

元年百濟國遣使并僧惠總令斤惠寔等獻佛舍利百濟國遣恩率首信德率蓋文那率福富味身等進調并獻佛舍利僧聆照律師令威惠衆惠宿道嚴令開等寺工太良未太文賈古子鑪盤博士將德白昧淳瓦博士麻奈父奴陽貴文陵貴文昔麻帝彌畫工白加蘇我馬子宿禰請百濟僧等問受戒之法以善信尼等付百濟國使恩率首信等發遣學問(按一代要記作三月一日)

聖德太子傳曆云元年三月百濟國使并僧惠總令欣惠寔等來獻佛舍利又恩率首信等來進調別獻佛舍利并僧聆照律師令威惠衆惠宿道嚴令開等寺工二人鑪盤師一人造瓦師二人畫工一人奏曰本國王傳奏承陛下紹基踐祚崇興佛道洪帝東流之夢法王西來之獻於今驗矣傳燈聖皇復誕附神之下立幢翼人重出馬臺之前臣等不勝至喜貢波三藏大師律學比丘伏請陛下照佛日於若木之鄉掩慈雲於扶桑之邑云々太子大悅問與師以大義衆師妙會潤以徵音

三年三月學問尼善信等自百濟還住櫻井寺

是歲度尼大伴狹手彥連女善德狛夫人新羅媛善妙百濟媛妙光又漢人善聰善通妙德法定照善智聰善智惠善光等鞍部司馬達等子多須奈同時出家名曰德濟法師

四年八月庚戌朔天皇詔群臣曰朕思欲建任那卿等何如群臣奏言可建任那官家皆同陛下所詔

十二月壬午差紀男麻呂宿禰巨勢臣比良夫狹臣大伴嚙連葛城烏奈良臣爲大將軍率氏

氏臣連爲裨將部隊領二萬餘軍出居筑紫遣吉士磐金於新羅遣吉士木蓮子於任那問任那事(按十二月無壬午宜作十一月)

推古天皇紀云三年五月丁卯高麗僧惠慈歸化則皇太子師之是歲百濟僧惠聰來之此兩僧弘演佛教並爲三寶棟梁

七月將軍至自筑紫

五年四月丁丑朔百濟王遣王子阿佐朝貢

聖德太子傳曆云五年四月百濟王使王子阿佐等來朝貢語頷客曰僕聞此國有一聖人僕自拜覲情願足矣太子聞之直引殿內阿佐驚拜熟見太子之顏復見左右手掌左右足掌而更起再拜兩段退而出庭右膝著地合掌恭敬曰合掌敬禮救世大慈觀音菩薩妙教流通東方日國四十九歲傳燈演說大慈大悲敬禮菩薩太子合目須臾眉間放一白光長二丈許良久縮入阿佐與起再拜兩段而出太子謂左右曰是吾昔身爲我弟子故今來謝耳時人大奇

十一月甲子遣吉子磐金於新羅

六年四月難波吉士磐金至自新羅而獻鵲二隻乃俾養於難波杜因以巢枝而產之

八月己亥朔新羅貢孔雀一隻

七年九月癸亥朔百濟貢駱駝一疋驢一疋羊二頭白雉一隻

聖德太子傳曆曰七年八月百濟國貢駱駝一疋驢一疋羊二頭白雉一隻太子奏白雉者鳳類也餘是彼土常畜也不足爲奇修其使答信倍矣

八年二月新羅與任那相攻天皇欲救任那是歲命境部臣爲大將軍以穗積臣爲副將軍則將萬餘衆爲任那擊新羅於是直指新羅以泛海往之乃到於新羅攻五城而拔於是新羅王惶之擧白旗到于將軍之麾下而立割多多羅素奈羅弗知鬼委陀南迦羅阿羅等六城以請服時將軍共議曰新羅知罪服之强擊不可則奏上爰天皇更遣難波吉師神於新羅復遣難波吉士木蓮子於任那並檢挍事狀爰新羅任那王二國遣使貢調仍奏表之曰天上有神地有天皇除此二神何亦有畏乎自今以後不有相攻且不乾船柂每歲必朝則遣使以召還將軍將軍等至自新羅即新羅亦侵任那

九年三月戊子遣大伴連齧于高麗遣坂本臣糠手于百濟以詔之曰急救任那

九月戊子新羅之間諜者迦摩多到對馬則捕以貢之流于上野

十一月甲申議攻新羅

十年二月己酉朔來目皇子爲擊新羅將軍授諸神部及國造伴造等並軍衆二萬五千人

四月戊申朔將軍來目皇子到于筑紫乃進屯島郡而聚船舶運軍粮

六月己酉大伴連齧坂本臣糠手共至自百濟是時來目皇子臥病以不果征討

十月百濟僧觀勒來之仍貢曆本及天文地理書並遁甲方術之書也是時選書生三四人以俾學習於觀勒矣陽胡史祖玉陳習曆法大友村主高聰學天文遁甲山背臣日並立學方術皆學以成業

閏十月己丑高麗僧僧隆雲聰共來歸

十一年二月丙子來目皇子薨於筑紫仍驛使以奏上爰天皇聞之大驚則召皇太子蘇我大臣謂之曰征新羅大將軍來目皇子薨之其臨大事而不遂矣甚悲乎仍殯于周芳娑婆後葬於河內埴生山岡上

四月壬申朔更以來目皇子之兄當麻皇子爲征新羅將軍

七月癸卯當麻皇子自難波發船丙午當麻皇子到播磨時從妻舍人姬王薨於赤石仍葬于赤石檜笠岡上乃當麻皇子返之遂不征討

十三年四月辛酉朔天皇詔皇太子大臣及諸王諸臣共同發誓願以始造銅繡丈六佛像各一軀乃命鞍作鳥爲造佛之工是時高麗國大興王聞日本國天皇造佛像貢上黃金三百兩

一代要記云十三年乙丑四月辛酉朔天皇詔太子並大臣諸臣共同發願始造金銅丈六釋迦脇侍菩薩作佛之工用銅二萬三千二百斤黃金七百五十九兩於是高麗王遙聞之隨喜貢黃金三百二十兩爲同心結緣云々

十六年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筑紫六月丙辰妹子臣奏之曰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之日百濟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於是群臣議之曰夫使人雖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國之書哉則坐流刑時天皇勅之曰妹子雖有失書之罪輙不可罪其大國客等聞之亦不良乃赦之不坐

是歲新羅人多化來

十七年四月庚子筑紫大宰奏上言百濟僧道欣惠彌爲首一十人俗人七十五人泊于肥後國葦北津是時遣難波吉士德摩呂船史龍以問之曰何來也對曰百濟王命以遣於吳國其國有亂不得入更返於本鄉忽逢暴風漂蕩海中然有大幸而泊于聖帝之邊境以歡喜

五月壬午德摩呂等復奏之則返德摩呂龍二人而副百濟人等送本國至于對馬以道人等十一皆請之欲留乃上表而留之因令住元興寺

十八年三月高麗王貢上僧曇徵法定曇徵知五經且能作彩色及紙墨幷造碾磑蓋造碾磑始于是時歟

七月新羅使人沙㖨部奈末竹世士與任那使人㖨部大舍首智買到于筑紫

九月遣使召新羅任那使人

十月丙申新羅任那使人臻於京是日命額田部連比羅夫爲迎新羅客莊馬之長以膳臣大伴爲迎任那客莊馬之長即安置阿斗河邊館丁酉客等拜朝庭於是命秦造河勝土部連菟爲新羅導者以間人連鹽蓋阿閉臣大籠爲任那導者共引以自南門入之立于庭中時大伴咋連蘇我豐浦蝦夷臣坂本糠手臣阿部鳥子臣共自位起之進伏于庭於是兩國客等各再拜以奏使旨乃四大夫起進啓於大臣時大臣自位起立廳前而聽焉既而賜祿諸客有差乙巳饗使人等於朝以河內漢直贄爲新羅共食者錦織首久僧爲任那共食者辛亥客禮畢以歸焉

十九年八月新羅遣沙㖨部奈末北叱智任那遣習部大舍親智周智共朝貢

二十年自百濟國有化來者其面身皆斑白若有白癩者乎惡其異於人欲棄海中島然其人曰若惡臣之斑皮者白斑牛馬不可畜於國中亦臣有小才能構山岳之形其留臣而用則爲國有利何空之弃海島耶於是聽其辭以不弃仍令構須彌山形及吳橋於南庭時人號其人曰路子工亦曰芝耆摩呂又百濟人味摩之歸化曰學于吳得伎樂儛則安置櫻井而集少年令習伎樂儛於是眞野首弟子新漢齊文二人習之傳其儛

新撰姓氏錄曰右京諸蕃眞野造出自百濟國人貴古王也

二十三年七月犬上君御田鍬矢田部造至自大唐百濟使則從犬上君而來朝
十一月庚寅饗百濟客矣癸卯高麗僧惠慈歸于國
二十四年七月新羅遣奈末竹世士貢佛像（按元亨釋書一代要記佛像高二尺云々）
二十六年八月癸酉朔高麗遣使貢方物因以言隋煬帝興三十萬衆攻我返之爲我所破故貢獻俘虜貞公普通二人及鼓吹弩拋石之類十物幷土物駱駝一匹
二十九年新羅遣奈末伊彌買朝貢仍以表書奏使旨凡新羅上表蓋始起于此時歟
三十一年七月新羅遣大使奈末智洗爾任那遣達率奈末智並來朝仍貢佛像一具及金塔幷舍利且大觀頂幡一具小幡十二條即佛像居於葛野秦寺以餘舍利金塔觀頂幡等皆納四天王寺是時大唐學問者僧惠齊惠光及醫惠日福因等並從智洗爾等來之
是歲新羅伐任那任那附新羅於是天皇將討新羅謀及大臣詢于群卿田中臣對曰不可急討先察狀以知逆後擊之不晚也請試遣使覩其消息中臣連國曰任那是元我內官家今新羅人伐而有之請戒戎旅征伐新羅以取任那附百濟寧非益有于新羅乎田中臣曰不然百濟是多反覆之國也道路之間尚詐之凡彼所請皆非之故不可附百濟則不果征焉爰遣吉士磐金於新羅遣吉士倉下於任那令問任那之事時新羅國主遣八大夫啓新羅國事於磐金且啓任那國事於倉下因約曰任那小國天皇附庸何新羅輙有之隨常定內官家願無煩

矣則奈末智洗遲副於吉士磐金後以任那人達率奈末遲副於吉士倉下仍貢兩國之調然磐金等未及于還即年以大德境部臣雄摩侶小德中臣連國爲大將軍以小德河邊臣禰受小德物部依網連乙等小德波多臣廣庭小德近江脚身臣飯蓋小德平群臣宇志小德大伴連名闕小德大宅臣軍爲副將軍率數萬衆以征討新羅時磐金等共會於津將發船以候風波於是船師滿海多至兩國使人望瞻之愕然乃還留焉更代堪遲大舍爲任那調使而貢上於是磐金等相謂之曰是軍起之既違前期是以任那之事今亦不成矣則發船而渡之唯將軍等始到任那而議之欲襲新羅於是新羅國王聞軍多至而豫慴之請服時將軍等共議以上表之天皇聽矣
十一月磐金倉下等至自新羅時大臣問其狀對曰新羅奉命以驚懼之則並專使因以貢兩國之調然見船師至而朝貢使人更還耳但調猶貢上爰大臣曰悔乎早遣師矣時人曰是軍事者境部臣阿曇連先多得新羅幣物之故又勸大臣是以未待使旨而早征伐耳初磐金等渡新羅之日比及津莊船一艘迎於海津磐金問之曰是船者何國迎船對曰新羅船也磐金亦曰曷無任那之迎船即時更爲任那加一船其新羅以迎船二艘始于是時歟
三十二年四月戊申有一僧執斧毆祖父時天皇聞之召大臣詔之曰夫出家者頓歸三寶具懷戒法何無懺忌輙犯惡逆今朕聞有僧以毆祖父故悉聚諸寺僧尼以推問之若事實者重罪之於是集諸僧尼而推之則惡逆僧及諸僧尼並將罪於是百濟觀勒僧表上以言夫佛法自西國至于漢經三百歲乃傳之至於百濟國而僅一百年矣然我王聞日本天皇之賢哲而貢上佛像及內典未滿百歲故當今時以僧尼未習法律輙犯惡逆是以諸僧尼惶懼以不知所如仰願其除惡逆者以外僧尼悉赦而勿罪是大功德也天皇乃聽之戊午詔曰夫道人尚犯法何以誨俗人故自今已後任僧正僧都乃應檢校僧尼壬戌以觀勒僧爲僧正以鞍部德積爲僧都即日以阿曇連爲法頭
三十三年正月戊寅高麗王貢僧惠灌仍任僧正
日本靈異記曰老師行善者俗姓堅部氏小治田宮御宇天皇之代遣學高麗遭其國破流離而行忽其河邊椅壞无船過渡无由居斷橋上心念觀音即時老翁乘舟迎來同載共渡渡竟之後從舟下道老公不見其舟忽失乃疑觀音之應化也即發誓願造像恭敬遂至大唐即造其像日夜歸敬號曰河邊法師法師之性忍辱過人唐皇所重從日本國使以養老二年歸向本朝住興福寺供養其像至卒不息諒知觀音威力難思議矣讚曰老師勸學雖將歸无由渡泣坐椅上憑威化翁來資別後遣彌圖儀當禮其設不緩

雞林拾葉卷之二

舒明天皇紀云二年三月丙寅朔高麗大使宴子拔小使若德百濟大使恩率素子小使德率武德共朝貢

八月庚子饗高麗百濟客於朝

九月丙寅高麗百濟客歸于國

是歲改修理難波大郡及三韓館

三年三月庚申朔百濟王義慈入王子豐章爲質

四年八月大唐遣高表仁送三田耜共泊于對馬是時學問僧靈雲僧旻及勝鳥養新羅送使等從之

七年六月甲戌百濟遣達率柔等朝貢

七月辛丑饗百濟客於朝

十年百濟新羅任那並朝貢

十一年九月大唐學問僧惠隱惠雲從新羅送使入京

十一月庚子朔饗新羅客於朝因給冠位一級

十二年十月乙亥大唐學問僧淸安學生高向漢人玄理傳新羅而至之仍百濟新羅朝貢之使共從來之則各賜爵一級

皇極天皇紀云元年正月乙酉百濟使人大仁阿曇連比羅夫從筑紫國乘驛馬來言百濟國聞天皇崩奉遣弔使臣隨弔使共到筑紫而臣望仕於葬故先獨來也然其國者今大亂矣

二月戊子遣阿曇山背連比良夫草壁吉士磐金倭漢書直縣百濟弔使所問彼消息弔使報言百濟國主謂臣言塞上恒作惡之請付還使天朝不許百濟弔使傔人等言去年十一月大佐平智積卒又百濟使人擲崑崙使於海裡今年正月國主母薨又弟王子兒翹岐及其母妹女子四人內佐平岐味有高名之人世餘被放於島壬辰高麗使人泊難波津丁未遣諸大夫於難波郡撿高麗國所貢金銀等幷其獻物使人貢獻旣訖而諮云去年六月弟王子薨秋九月大臣伊梨柯須彌殺大王幷殺伊梨渠世斯等百八十餘人仍以弟王兒爲王以己同姓都須流金流爲大臣戊申饗高麗百濟客於難波郡詔大臣曰以津守連大海可使於高麗以國勝吉士水雞可使於百濟以草壁吉士眞跡可使於新羅以坂本吉士長兄可使於任那庚戌召翹岐安置於安曇山背連家辛亥饗高麗百濟客癸丑高麗使人百濟使人幷罷歸

三月戊午新羅遣賀騰極使與弔喪使庚午新羅使人罷歸

四月癸巳大使翹岐將其從者拜朝乙未蘇我大臣於畝傍家喚百濟翹岐等親對語話仍賜良馬一疋鐵二十鋌唯不喚塞上

五月己未於河內國依網屯倉前召翹岐等令觀射獵庚午百濟國使船與吉士船俱泊于難波津（蓋吉士前奉使於百濟乎）壬申百濟使人進調吉士服命乙亥翹岐從者一人死去丙子翹岐兒死去是時翹岐與妻畏忌兒死果不臨喪凡百濟新羅風俗有死亡者雖父母兄弟夫婦姊妹永不自看以此而觀無慈之甚豈別禽獸戊寅翹岐將其妻子移於百濟大井家乃遣人葬兒於石川

七月乙亥饗百濟使人大佐平智積等於朝乃命健兒相撲於翹岐前智積等宴畢而退拜翹岐門

八月己丑百濟使參官等罷歸仍賜大舶與同船三艘是日夜半雷鳴西南角而風雨參官等所乘船舶觸岸而破丙申以小德授百濟質達率長福中客以下授位一級賜物各有差戊戌以船賜百濟參官等發遣己亥高麗使人罷歸己酉百濟新羅使人罷歸十月丁酉新羅弔使船與賀騰極使船泊于壹岐島二年四月庚子筑紫大宰馳驛奏曰百濟國主兒翹岐弟王子共調使來

六月辛卯筑紫大宰馳驛奏曰高麗遣使來朝群卿聞而謂之曰高麗自己亥年不朝而今年朝也辛丑百濟進調船泊于難波津

十月辛亥遣數大夫於難波郡撿百濟國調與獻物於是大夫問調使曰所進國調欠少前例送大臣物不改去年所還之色送群卿物亦全不將來皆違前例其狀何也大使達率自斯副

使恩率軍善俱答諮曰即今可備自斯質達率武子之子也

是歲百濟太子餘豐以蜜蜂房四枚放養於三輪山而終不蕃息

三年大神栗隈君私部君使於百濟國也

四年四月戊戌朔高麗學問僧等言同學鞍作得志以虎爲友學取其術或使枯山變爲靑山或使黃地變爲白水種種奇術不可殫究又虎授其針曰愼矣愼矣勿令人知以此治之病無不愈果如所言治無不差得志恒以其針隱置柱中於後虎折其柱取針走去高麗國知得志欲歸之意與毒殺之

六月甲辰中大兄密謂倉山田麻呂臣曰三韓進調之日必將使卿讀唱其表遂陳欲斬入鹿之謀麻呂臣奉許焉戊申天皇御大極殿古人大兄侍焉中臣鎌子連知蘇我入鹿臣爲人多疑晝夜持劍而教俳優方便令解入鹿臣笑而解劍入侍于座倉山田麻呂臣進而讀唱三韓表文於是中大兄戒衛門府一時俱鏁十二通門勿使往來召聚衛門府於一所將給祿時中大兄即自執長槍隱於殿側中臣鎌子連等持弓矢而爲助衛使海犬養連勝麻呂授箱中兩劍於佐伯連子麻呂與葛城稚犬養連網田曰努力努力急須應斬子麻呂等以水送飯恐而反吐中臣鎌子連嘖而使勵倉山田麻呂臣恐唱表文將盡而子麻呂等不來流汗浹身亂聲動手鞍作臣恠而問曰何故掉戰山田麻呂對曰恐近天皇不覺流汗中大兄見子麻呂等長

入鹿威便旋不進曰咄嗟即共子麻呂等出其不意以劒傷割入鹿頭肩入鹿驚起子麻呂運手揮劒傷其一脚入鹿轉就御座(叩頭)天皇即起入於殿中佐伯連子麻呂稚犬養連網田斬入鹿臣

日本靈異記曰尺義覺者本百濟人也其國破時當後岡本宮御宇天皇之代入我聖朝住難波百濟寺矣法師身長七尺廣學佛教念誦心般若經時有同寺僧惡義獨以夜半出行因見室中光明照耀僧乃恠之竊穿牖紙窺看法師端坐誦經光從口出僧以驚悚明日悔過周告大衆時覺法師語弟子言吾一夕誦心經一百遍許然後開目視其室裡四壁穿通庭中顯見吾於是生希有之想從室而出匝廻院內還來見室壁戶皆閉即解後誦心經開見如前即是心般若經不思議也讚曰大哉尺子多聞弘教閑居誦經心廓融達所現玄寂焉為動搖室壁開通光明顯耀

孝德天皇紀云大化元年七月丙子(十日)高麗百濟新羅並遣使進調百濟調使兼領任那使任那調唯百濟大使佐平緣福遇病留津館而不入於京巨勢德大臣詔於高麗使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天皇所遣之使與高麗神子奉遣之使既往短而將來長是故可以溫和之心相繼往來而已又詔於百濟使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始我遠皇祖之世以百濟國為內官家譬如三絞之綱中間以任那國屬賜百濟後遣三輪栗隈君東人觀察任那國堺是故百濟王隨勅悉示其界而調有闕由是却還其調任那所出物者天皇所明覽夫自今以後可具題國與所出調汝佐平等不易面來早須明報今重遣三輪君東人馬飼造(闕文)又勅可送遣鬼部達率意斯妻子等

二年二月戊申(十五)高麗任那新羅並遣使貢獻調賦

九月遣小德高向博士黑麻呂於新羅而使貢質遂罷任那之調(黑麻呂更名玄理)

三年正月壬寅(十五)高麗新羅並遣使貢獻調賦

是歲新羅遣上臣大阿飡金春秋等送博士小德高向黑麻呂小山中中臣連押熊來獻孔雀一隻鸚鵡一隻仍以春秋為質春秋美姿顏善談咲

四年二月壬子朔遣學問僧於三韓

元亨釋書云三年二月求法比丘入于三韓曷為不入漢而入三韓三韓者我藩也

五年五月癸卯朔遣小華下三輪君色夫大山上掃部連角麻呂等於新羅

是歲新羅王遣沙喙部沙飡金多遂為質從者三十七人(僧一人侍郎二郎丞一人達官郎一人中客五人才伎十人譯語一人雜傔人十六人并三十七人也)

白雉元年二月戊寅(十九)穴戶國司草壁連醜經獻白雉曰國造首之同族贄正月九日於麻山獲焉於是問諸百濟君曰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白雉在所見焉道登法師曰昔高麗欲營伽藍無地不覽便於一所白鹿徐行遂於此地營造伽藍曰白鹿園寺住持佛法(中略)甲申朝庭隊杖如元會儀左右大臣百官人等為四列於紫門外以粟田臣飯虫等四人使執雉輿而在前去左右大臣乃率百官及百濟君豐璋其弟塞城忠勝高麗侍醫毛治新羅侍學士等而至中庭使三國公麻呂猪名公高見三輪君甕穗紀臣乎麻呂岐太四人代執雉輿而進殿前時左右大臣就執輿前頭伊勢王三國公麻呂倉臣小屎執輿後頭置於御座之前天皇即召皇太子共執而觀

四月新羅遣使貢調(或本云是天皇之世高麗百濟新羅三國每年遣使貢獻也)

是歲遣倭漢直縣白髮部連鐙難波吉士胡床於安藝國使造百濟船二隻

二年六月百濟新羅遣使貢調獻物

是歲新羅貢調使知万沙飡等着唐國服泊于筑紫朝廷惡恣移俗訶嘖追還于時巨勢大臣奏請之曰方今不伐新羅於後必當有悔其伐之狀不須舉力自難波津至于筑紫海裡相接浮盈舳艫召新羅問其罪者可易得焉

三年四月新羅百濟遣使貢調獻物

四年六月百濟新羅遣使貢調獻物

五年七月丁酉(廿四)西海使吉士長丹等共百濟新羅送使泊于筑紫

是歲高麗百濟新羅並遣使奉弔

齊明天皇紀云元年七月己卯(十一)於難波朝饗北蝦夷九十九人東蝦夷九十五人并設百濟調使一百五十人

是歲高麗百濟新羅並遣使進調(百濟大使西部達率余宜受副使東部恩率調信仁凡一百餘人)新羅別以汲飡彌武為質以十二人為才伎者彌武遇病而死

二年八月庚子(八日)高麗遣達沙等進調(大使達沙副使伊利之總八十一人)

九月遣高麗大使膳臣葉積副使坂合部連磐鍬大判官犬上君白麻呂中判官河內書首(闕名)小判官大藏衣縫造麻呂

是歲於飛鳥岡本更定宮地時高麗百濟新羅並遣使進調為張紺幕於此宮地而饗焉西海使佐伯連栲繩(闕位階級)小山下難波吉士國勝等自百濟還獻鸚鵡一隻

三年使於新羅曰欲將沙門智達間人連御廐依網連稚子等付汝國使令送到大唐新羅不肯聽送由是沙門智達等還歸西海使小華下阿曇連頰垂小山下津臣傴僂(傴僂此云俱豆磨)自百濟還獻駱駝一箇驢二箇

四年七月沙門智通智達奉勅乘新羅船往大唐國受無性衆生義於玄奘法師所

是歲出雲國言於北海濱魚死而積厚三尺許其大如鮐雀喙針鱗鱗長數寸俗曰雀入於海化而為魚名曰雀魚(或本云至庚申年七月百濟遣使奏言大唐新羅并力伐我既以義慈王王后太子為虜而去由是國家以兵士甲卒陣西北畔繕修城柵斷塞山)

川之兆又西海使小花下阿曇連頰垂自百濟還言百濟伐新羅還時馬自行道於寺金堂晝夜勿息唯食草時止（或本云至庚申年爲敵所滅之應也）

五年高麗使人持羆皮一枚稱其價曰綿六十斤市司咲而避去高麗畫師子麻呂設同姓賓於私家日借官羆皮七十枚而爲賓席客等羞怪而退

六年正月壬寅朔高麗使人乙相賀取文等一百餘泊于筑紫

五月戊申高麗使人乙相賀取文等到難波館

是月舉國百姓無故持兵往還於道國老言百濟國所失之相乎

七月乙卯高麗使人乙相賀取文等罷歸

高麗沙門道顯日本世紀曰七月云々春秋智借大將軍蘇定方之手使擊百濟亡之或曰百濟自亡由君大夫人妖女之無道擅奪國柄誅殺賢良故召斯禍矣可不愼歟可不愼歟其註云新羅春秋智不得願於內臣蓋金故亦使於唐捨俗衣冠請媚於天子投禍於鄰國而搆斯意行者也伊吉連博德書云庚申歲八月百濟已平之後九月十二日放客本國十九日發自西京十月十六日還到東京始得相見阿利麻等五人十一月一日爲將軍蘇定方等所捉百濟王以下太子隆等諸王十三人大佐平沙宅千福國弁成以下三十七人并五十許人奉進朝堂急引趍向天子天子恩勅見前放著十九日賜勞二十四日發自東京

九月癸卯百濟遣達率（闕名）沙彌覺從等來奏曰（或本云逃來告難）今年七月新羅恃力作勢不親於隣引搆唐人傾覆百濟君臣總俘略無噍類

或本云今年七月十日大唐蘇定方率船師軍尾資之津新羅王春秋智率兵馬軍于怒受利之山夾擊百濟相戰三日陷我王城同月十三日始破王城怒受利山百濟之東境也

於是西部恩率鬼室福信赫然發憤據任射岐山（或本云北任叙利山）達率餘自進據中部久麻怒利城（或本云都都岐留山）各營一所誘聚散卒兵盡前役故以棓戰新羅軍破百濟奪其兵既而百濟兵翻銳唐不敢入福信等遂鳩集同國共保王城國人尊曰佐平福信佐平自進唯福信起神武之權興既亡之國十月百濟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貴智等來獻唐俘一百餘人今美濃國不破片縣二郡唐人等也又乞師請救并乞王子餘豐璋曰（或本云佐平貴智達率正珍也）唐人率我蝥賊來蕩搖我疆場覆我社稷俘我君臣（百濟王義慈其妻恩古其子隆等其臣佐平千福國弁成孫登等凡五十餘秋於七月十三日爲蘇將軍所捉而送去於唐國蓋是無故持兵之徵歟）而百濟國遙賴天皇護念更鳩集以成邦方今謹願迎百濟國遣侍天朝王子豐璋將爲國主云々詔曰乞師請救聞之古昔扶危繼絶著自恒典百濟國窮來歸我以本邦喪亂靡依靡告枕戈嘗膽必存拯救遠來表啓志有難奪可分命將軍百道俱前雲會雷動俱集沙喙翦其鯨鯢紓彼倒懸宜有司具爲與之以禮發遣云々（送王子豐璋及妻子與其叔父忠勝等其正發遣之時見在七年或本云天皇立豐璋爲王立塞上爲輔而以禮發遣焉）

十二月庚寅天皇幸于難波宮天皇方隨福信所乞之意思幸筑紫將遣救軍而初幸斯備諸軍器

是歲欲爲百濟將伐新羅乃勅駿河國造船已訖挽至續麻郊之時其船夜中無故艫舳相反衆知終敗科野國言蠅群向西飛踰巨坂大十圍許高至蒼天或知救軍敗績之怪

本朝文粹所載三善清行意見云臣去寬平五年任備中介彼國下道郡有邇磨鄉爰見彼國風土記皇極天皇六年大唐將軍蘇定方率新羅軍伐百濟百濟遣使乞救天皇行幸筑紫將出救兵時天智天皇爲皇太子攝政從行路宿下道郡見一鄉戶邑甚盛天皇下詔試徵此鄉軍士即得勝兵二萬人天皇大悅名此邑曰二萬鄉後改曰邇磨其後天皇崩於筑紫行宮終不遣此軍云々

七年四月百濟福信遣使上表乞迎其王子糺解

釋道顯日本世紀曰百濟福信獻書祈其君糺解於東朝十一月福信所獲唐人續守言等至于筑紫或本云辛酉年百濟佐平福信所獻唐俘一百六口居于近江國墾田庚申年既言福信獻唐俘故今存注其決焉

天智天皇紀齊明天皇七年七月下云是月蘇將軍與突厥王子契苾加力等水陸二路至于高麗城下八月遣前將軍大花下阿曇比邏夫連小花下河邊百枝臣等後將軍大花下阿倍

引田比邏夫臣大山上物部連熊大山上守君大石等救於百濟仍送兵仗五穀（或本續此末云別使大山下狹井連檳榔小山下秦造田來津守護百濟）九月皇太子御長津宮以織冠授於百濟王子豐璋復以多臣蔣敷之妹妻之焉乃遣大山下狹井連檳榔小山下秦造田來津率軍五千餘衛送於本鄉於是豐璋入國之時福信迎來稽首奉國朝之政皆悉委焉十二月高麗言惟十二月於高麗國寒極浿凍故唐軍雲車衝棚鼓鉦吼然高麗士卒膽勇雄壯故更取唐二壘唯有二塞亦備夜取之計唐兵抱膝而哭銳鈍力竭而不能拔噬臍之恥非此而何（釋道顯云言春秋之志正起于高麗而先聲百濟百濟近侵甚急苦故爾也）是歲日本救高麗軍將等泊于百濟加巴利濱而燃火焉灰變爲孔有細響如鳴鏑或曰高麗百濟終亡之徵乎

元年正月丁巳賜百濟佐平鬼室福信矢十万隻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一千端韋一千張稻種三千斛三月癸巳賜百濟王布三百端是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乞救國家仍遣軍將據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堺新羅不獲輸其西壘

四月鼠產於馬尾釋道顯占曰北國之人將附南國蓋高麗破而屬日本乎

五月大將軍大錦中阿曇比邏夫連等率船師一百七十艘送豐璋等百濟國宣勅以豐璋等使繼其位又予金策於福信而撫其背褒賜爵祿于時豐璋等與福信稽首受勅衆爲流涕

六月丙戌百濟遣達率萬智等進調獻物

十二月丙戌朔百濟王豐璋其臣佐平福信等與狹井連朴市田來津議曰此州柔者遠隔田畝土地磽确非農桑之地是拒戰之塲也此焉久處民可飢饉今可遷於避城避城者西北帶以古連旦涇之水東南據深埿巨堰之防繚以周田決渠降雨華實之毛則三韓之上腴焉衣食之源則二儀之隩區矣雖曰地卑豈不遷歟於是朴市田來津獨進而諫曰避城與敵所在之間一夜可行相近茲甚若有不虞其悔難及者矣夫飢者後也亡者先也今敵所以不妄來者州柔設置山險盡爲防禦山峻高而谿隘守而攻難之故也若處卑地何以固居而不動搖及今日乎遂不聽諫而都避城

是歲爲救百濟修繕兵甲備具船舶儲設軍糧

二年二月丙戌百濟遣達率金受等進調新羅人燒燔百濟南畔四州幷取安德等要地於是避城去賊近故勢不能居乃還居於州柔如田來津之所計

是月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續守言等

三月遣前將軍上毛野君稚子間人連大蓋中將軍巨勢神前臣譯語三輪君根麻呂後將軍阿陪引田臣比邏夫大宅臣鎌柄率二萬七千人打新羅

五月癸丑朔犬上君(闕名)馳告兵事於高麗而還見糺解於石城糺解仍語福信之罪

六月前將軍上毛野君稚子等取新羅沙鼻岐奴江二城百濟王豐璋嫌福信有謀反心以革

穿掌而縛時難自決不知所爲乃問諸臣曰福信之罪既如此焉可斬以不於是達率德執得曰此惡逆人不合放捨福信即唾於執得曰腐狗癡奴王勒健兒斬而醢首

八月甲午新羅以百濟王斬己良將謀直入國先取州柔於是百濟知賊所計謂諸將曰今聞大日本國之救將廬原君臣率健兒萬餘正當越海而至願諸將軍等應預圖之我欲自往待饗白村戊戌賊將至於州柔繞其王城大唐軍將率戰船一百七十艘陣列於白村江戊申日本船師初至者與大唐船師合戰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堅陣而守己酉日本諸將與百濟王不觀氣象而相謂之曰我等爭先彼應自退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軍敗續赴水溺死者衆艫舳不得廻旋朴市田來津仰天而誓切齒而嗔殺數十人於焉戰死是時百濟王豐璋與數人乘船逃去高麗

九月丁巳百濟州柔城始降於唐是時國人相謂之曰州柔降矣事無奈何百濟之名絕于今日丘墓之所豈能復往但可往於氐禮城會日本軍將等相謀事機所要遂教本在枕服岐城之妻子等令知去國之心辛酉發途於牟底癸亥至氐禮甲戌日本船師及佐平余自信達率木素貴子谷那晉首憶禮福留幷國民等至於氐禮城明日發船始向日本

三年三月以百濟王善光王等居于難波

五月甲子百濟鎭將劉仁願遣朝散大夫郭務悰等進表函與獻物

十月戊寅發遣郭務悰等是日勅中臣內臣遣沙門智祥賜物於郭務悰

是月高麗大臣蓋金終於其國遺言於兒等曰汝等兄弟和如魚水勿爭爵位若不如是必爲鄰笑

十二月乙酉郭務悰等罷歸

四年二月勘校百濟國官位階級仍以佐平福信之功授鬼室集斯小錦下復以百濟百姓男女四百餘人居于近江國神前郡

三月給神前郡百濟人田

八月遣達率答炑春築城於長門國遣達率憶禮福留達率四比福夫筑紫國築大野及椽二城

九月壬辰唐國遣朝散大夫沂洲司馬上柱國劉德高等(等謂右戎衛郎將上柱國百濟將軍朝散大夫上柱國郭務悰凡二百五十四人七月廿八日至于對馬九月廿日至于筑紫廿三日進表函焉)

十月己酉大閱于菟道

十一月辛巳饗賜劉德高等

十二月辛亥賜物於劉德高等是月劉德高等罷歸

五年正月戊寅高麗遣前部能婁等進調

六月戊戌高麗前部能婁等罷歸

十月己未高麗遣臣乙相奄鄒等進調(大使臣乙相奄鄒副使達相遁二位玄武若光等)

此冬以百濟男女二千餘人居于東國凡不擇緇素起癸亥年至于三歲並賜官食

六年二月戊午合葬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與間人皇女於小市岡上陵是日以皇孫太田皇女葬於陵前之墓高麗百濟新羅皆舉哀於御路

十月高麗大兄男生出城巡國於是城內二弟聞側助士大夫之惡言拒而勿入由是男生奔入大唐謀滅其國

十一月乙丑百濟鎭將劉仁願遣熊津都督府熊山縣令上柱國司馬法聰等送大山下境部連石積等於筑紫都督府己巳司馬法聰等罷歸以小山下伊吉連博德大乙下笠臣諸石爲送使

七年正月戊申送使博德等服命

四月庚申百濟遣末都師父等進調庚午末都師父等罷歸

七月高麗從越之路遣使進調風浪高故不得歸

九月癸巳新羅遣沙㖨級湌金東嚴等丁未中臣內臣使沙門法弁秦筆賜新羅上臣大角干庾信船一隻付東嚴等庚戌使布勢臣耳麻呂賜新羅王輸御調船一隻付東嚴等

十月大唐大將軍英公打滅高麗高麗仲牟王初建國時欲治千歲也母夫人云若善治國可得也但當有七百年之治也今此國亡者當在七百年之末也

十一月辛巳朔賜新羅王絹五十疋綿五百斤韋一百枚付金東嚴等賜東嚴等物各有差乙(五日)酉遣小山下道守臣麻呂吉士小鮪新羅是日金東嚴等罷歸是歳沙門道行盜草薙劍逃向新羅而中路風雨芒迷而歸

熱田緣起曰正二位熱田太神宮者以神劍爲主本名天藂雲劍後改名草薙劍天命開別天皇七年戊辰新羅沙門道行盜此神劍將移本國竊祈入于神祠取劍裹袈裟逃去伊勢國一宿之間神劍脫袈裟還著本社道行還到練禱講又裹袈裟逃到攝津國自難波解纜歸國海中失度更亦漂著難波津乃或人託宣曰吾是熱田劍神也然被欺妖僧殆著新羅初裹七條袈裟脫去還社後裹九條袈裟甚難解脫于時吏民驚怪東西認　道行中心作念若棄去此劍則將免捉搦之責乃拋棄神劍劍不離身道行術盡力窮拜手自首遂當斬刑

八年九月(十一日)丁亥新羅遣沙咪湌督儒等進調

是歳以佐平餘自信佐平鬼室集斯等男女七百餘人遷居近江國蒲生郡又大唐遣郭務悰等二千餘人

十年正月(九日)丁未高麗遣上部大相可婁等進調辛亥(十三)百濟鎭將劉仁願遣李守眞等上表

是月以大錦下授佐平余自信沙宅紹明(法官大輔)以小錦下授鬼室集斯(學職頭)以大山下授達率谷那晉首(閑兵法)木素貴子(閑兵法)憶禮福留(閑兵法)答㶱春初(閑兵法)㶱日比子贊波羅金羅金須(解藥)鬼室集信(解藥)以小山上授達率德頂上(解藥)吉大尚(解藥)許率母(明五經)角福牟(閑於陰陽)以小山下授餘達率等五十餘人也

二月(廿三)庚寅百濟遣臺久用善等進調

六月(四日)己巳宜百濟三部使人所請軍事庚辰(十五)百濟遣羿眞子等進調是月新羅遣使進調別獻水牛一頭山雞一隻

七月(十一)丙午唐人李守眞等百濟使人等並罷歸

八月(三日)丁卯高麗上部大相可婁等罷歸

十月(七日)庚午新羅遣沙湌金万物等進調

十一月(廿日)壬戌賜新羅王絹五十匹絁五十匹綿一千斤韋一百枚

十二月(十七)己卯新羅進調使沙湌金万物等罷歸

天武天皇紀云元年三月(十八)己酉遣內小七位阿曇連稻敷於筑紫告天皇喪於郭務悰等於是郭務悰等咸著喪服三遍擧哀向東稽首壬子(廿一)郭務悰等再拜進書函與信物

五月(十二)壬寅以甲冑弓矢賜郭務悰等是日賜郭務悰等物總合絁一千六百七十三匹布二千八百五十二端綿六百六十六斤戊午(廿八)高麗遣前部富加抃等進調庚申(卅日)郭務悰等罷歸

十一月(廿四)辛亥饗新羅客金押實等於筑紫即日賜祿各有差

十二月(十五)壬申船一隻賜新羅客癸未(廿六)金押實等罷歸

二年閏六月(六日)庚寅大錦下百濟沙宅昭明卒爲人聰明叡智時稱秀才於是天皇驚之降恩以贈外小紫位重賜本國大佐平位己亥(十五)新羅遣韓阿湌金承元阿湌金祇山大舍霜雪等賀騰極幷遣一吉湌金薩儒韓奈末金池山等弔先皇喪其送使貴于寶眞毛送承元薩儒於筑紫戊申(廿四)饗貴于寶等於筑紫賜祿各有差即從筑紫返于國

八月(廿日)癸卯高麗遣上部位頭大兄邯子前部大兄碩于等朝貢仍新羅遣韓奈末金利益送高麗使人於筑紫戊申(廿五)喚賀騰極使金承元等中客以上二十七人於京

九月(十六)庚辰饗金承元等於難波奏種種樂賜物各有差

十一月壬子朔金承元罷歸之壬申(廿一)饗高麗邯子新羅薩儒等於筑紫大郡賜祿各有差

三年正月(十日)庚申百濟王昌成薨贈小紫位

四年正月丙午朔大學寮諸學生陰陽寮外藥寮及舍衞女墮羅女百濟王善光新羅仕丁等捧藥及珍異等物進

二月新羅遣王子忠元大監級湌金比蘇大監奈末金天冲弟監大麻朴武麻弟監大舍金洛水等進調其送使奈末金風那奈末金孝福送王子忠元於筑紫

三月(十四)戊午饗金風那等於筑紫即自筑紫歸之是月高麗遣大兄富于大兄多武等朝貢新羅遣級湌朴勤脩大奈末金美賀進調

四月新羅王子忠元到難波

七月(七日)己酉小錦上大伴連國麻呂爲大使小錦下三宅吉士入石爲副使遣于新羅

八月(廿五)丙申忠元禮畢以歸之自難波發船己亥(廿八)新羅高麗二國調使饗於筑紫賜祿有差

五年二月大伴連國麻呂等至自新羅

十月(十日)甲辰以大乙上物部連麻呂爲大使大乙中山背直百足爲少使遣於新羅

十一月(三日)丁卯新羅遣沙湌金清平請政幷遣級湌金好儒弟監大舍金欽吉等進調其送使奈末被珍那副使奈末好福送清平等於筑紫是月肅慎七人從清平等至之丁亥(廿三)高麗遣大使後部主博阿于副使前部大兄德富朝貢仍新羅遣大奈末金楊原送高麗使人於筑紫

六年二月癸巳朔物部連麻呂至自新羅

三月(十九)辛巳召新羅使人清平及以下客十三人於京

四月(十四)乙巳送使珍那等饗于筑紫即從筑紫歸之

五月甲子勅大博士百濟人率丹授大山下位因以封卅戶戊辰新羅人阿飡朴刺破從人三口僧三人漂著于血鹿島

八月丁巳金清平歸國即漂著朴刺破等付淸平等返于本土

七年新羅送使奈末加良井山奈末金紅世到于筑紫曰新羅王遣汲飡金消勿大奈末金世世等貢上當年之調仍遣臣井山送消勿等俱逢暴風於海中以消勿等皆散之不知所如唯井山僅得着岸然消勿等遂不來矣

八年正月丙戌新羅送使加良井山金紅世等向京二月壬子朔高麗遣上部大相桓欠下部大相師需婁等朝貢因以新羅遣奈末甘勿那送桓欠等於筑紫

九月癸巳遣新羅使人等返之拜朝庚子遣高麗使人遣耽羅使人等返之共拜朝廷

十月甲子新羅遣阿飡金項那沙飡薩虆生朝貢也調物金銀鐵鼎錦絹布皮馬狗騾駱駝之類十餘種亦別獻物天皇皇后太子貢金銀刀旗之類各有數

九年二月壬申新羅仕丁八人返于本土仍垂恩以賜祿有差

四月己巳饗新羅使人項那等於筑紫賜祿各有差

五月丁亥高麗遣南部大使卯問西部大兄俊德等朝貢仍新羅遣大奈末考那送高麗使人卯問等於筑紫

六月戊申新羅客項那等歸國

十一月乙亥高麗人十九人返于本土是當後岡本天皇之喪而弔使留之未還者也乙未新羅遣沙飡金若弼大奈末金原升進調則習言者三人從若弼至

十年四月乙卯饗高麗客卯問等於筑紫賜祿有差

五月甲午高麗卯問歸之

六月癸卯饗新羅客若弼於筑紫賜祿各有差

七月辛未小錦下采女臣竹羅爲大使當摩君公楯爲小使遣新羅國是日小錦下佐伯連廣足爲大使小墾田臣麻呂爲小使遣高麗國

八月丙子詔三韓諸人曰先日復十年調稅既訖且加以歸化初年俱來之子孫並課役悉免焉丙戌若弼歸國

九月己亥遣高麗新羅使人等共至之拜朝

十月乙酉新羅遣沙㖨一吉飡金忠平大奈末金壹世貢調金銀銅鐵錦絹鹿皮細布之類各有數別獻天皇皇后太子金錦霞錦幡皮之類各有數是月新羅使者至而告曰國王薨

十二月甲戌小錦下河邊臣子首遣筑紫饗新羅客忠平

十一年正月乙巳饗金忠平於筑紫

二月乙亥金忠平歸國

五月戊申遣高麗大使佐伯連廣足小使小墾田臣麻呂等奉使旨於御所

六月壬戌朔高麗王遣下部助有卦婁毛切大古昂加貢方物則新羅遣大奈末金釋起送高麗使人於筑紫

八月甲子饗高麗客於筑紫

十二年正月乙未奏小墾田舞及高麗百濟新羅三國樂於庭中

七月始至八月旱之百濟僧道藏雩之得雨

十一月丙申新羅遣沙飡金主山大那末金長志進調

十三年二月丙子饗金主山於筑紫

三月乙巳金主山歸國

四月辛未小錦下高向臣麻呂爲大使小山下都努臣牛甘爲小使遣新羅

五月甲子化來百濟僧尼及俗人男女幷廿三人皆安置于武藏國戊寅三輪引田君難波麻呂爲大使桑原連人足爲小使遣高麗

十二月癸未大唐學生土師宿禰甥白猪史寶然及百濟役時沒大唐者猪使連子首筑紫三宅連得許傳新羅至則新羅遣大奈末金物儒送甥等於筑紫

十四年二月庚辰大唐人百濟人高麗人幷百四十七人賜爵位

三月己未饗金物儒於筑紫即從筑紫歸之仍流着新羅人七口附物儒還之

五月辛未高向朝臣麻呂都努朝臣牛飼等至自新羅乃學問僧觀常雲觀從至之新羅王獻物馬二匹犬三頭鸚鵡二隻鵲二隻及種種寶物

九月癸亥遣高麗國使人等還之庚午化來高麗人等賜祿有差

十月丙子百濟僧常輝封三千戶是僧壽百歲庚辰遣百濟僧法藏優婆塞益田金鐘於美濃令煎白朮因以賜絁綿布

十一月丙寅法藏法師金鍾獻白朮煎己巳新羅遣波珍飡金智祥大阿飡金健勳請政仍進調

朱鳥元年正月爲饗新羅金智淨遣淨廣肆川內王直廣參大伴宿禰安麻呂直大肆藤原朝臣大島直廣肆堺部宿禰鯯魚直廣肆穗積朝臣虫麻呂等於筑紫

四月壬午爲饗新羅客等運川原寺伎樂於筑紫戊子新羅進調從筑紫貢上細馬一匹騾一頭犬二狗鏤金器及金銀霞錦綾羅虎豹皮及藥物之類幷百餘種亦智祥健勳等別獻物金銀霞錦綾羅金器屛風鞍皮絹布藥物之類各六十餘種別獻皇后皇太子及諸親王等之物各有數

五月戊申侍醫百濟人億人病之臨死則授勤大壹位仍封一百戶戊辰饗金智祥等筑紫賜

祿各有差即從筑紫退之
九月丙午天皇病遂不差崩于正宮丁卯百濟王良虞代百濟王善光而誄之
持統天皇紀云十月己巳皇子大津謀反發覺逮捕皇子大津并捕爲皇子大津所詿誤直廣
肆八口朝臣音橿小山下壹伎連博德與大舍人中臣朝臣臣麻呂巨勢朝臣多益須新羅沙
門行心及帳內礪杵道作等三十餘人庚午賜死皇子大津於譯語田舍時年二十四
懷風藻云大津皇子者淨御原帝之長子也狀貌魁梧器宇俊遠幼年好學博覽而能屬文
及壯愛武多力而能擊劍性頗放蕩不拘法度降節禮士由是人多附託時有新羅僧行心
解天文卜筮詔皇子曰骨法不是人臣之相以此久在下位恐不全身因進逆謀迷此詿誤
遂圖不軌嗚呼惜哉
十二月筑紫太宰獻三國高麗百濟新羅百姓男女并僧尼六十二人
元年正月甲申使直廣肆田中朝臣法麻呂與追大貳守君苅田等使於新羅赴天皇喪
三月己卯以投化高麗五十六人居于常陸國賦田受稟使安生業丙戌以投化新羅人十四
人居于下毛野國賦田受稟使安生業
四月癸卯筑紫太宰獻投化新羅僧尼及百姓男女二十二人居于武藏國賦田受稟使安生
業九月甲申新羅遣王子金霜林級飡金薩摹及級飡金仁述大舍蘇陽信等奏請國政且獻
調賦學問僧智隆附而至焉筑紫太宰便告天皇崩於霜林等即日霜林等皆著喪服東向三
拜三發哭焉
十二月庚子以直廣參路眞人迹見爲饗新羅勅使
二年正月壬午以天皇崩奉宣新羅金霜林等金霜林等乃三發哭
二月辛卯太宰獻新羅調賦金銀絹布皮銅鐵之類十餘物并別所獻佛像種種彩絹鳥馬之
類十餘種及霜林所獻金銀彩色種種珍異之物并八十餘物己亥饗霜林等於筑紫館賜物
各有差戊午霜林等罷歸
五月乙丑以百濟敬須德那利移甲斐國
七月丙子命百濟沙門道藏請雨不崇朝遍雨天下
三年正月辛酉新羅使人田中朝臣法麻呂等還自新羅
四月庚寅以投化新羅人居于下毛野壬寅新羅遣級飡金道那等奉弔瀛眞人天皇喪并上
送學問僧明聰觀智等別獻金銅阿彌陀像金銅觀世音菩薩像大勢至菩薩像各一軀綵帛
錦綾
五月甲戌命土師宿禰根麻呂詔新羅弔使級飡金道那等曰太政官卿等奉勅奉宣二年遣
田中朝臣法麻呂等相告大行天皇喪時新羅言新羅奉勅人者元來用蘇判位今將復爾由

是法麻呂等不得奉宣赴告之詔若言前事者在昔難波宮治天下天皇崩時遣巨勢稻持等
告喪之日翳飡金春秋奉勅而言用蘇判奉勅即違前事也又於近江宮治天下天皇崩時遣
一吉飡金薩儒等奉弔而今以級飡奉弔亦違前事又新羅元來奏云我國自日本遠皇祖代
並舳不干檝奉仕之國而今一艘亦乖故典也又奏云自日本遠皇祖代以清白心仕奉而不
惟竭忠宣揚本職而傷清白詐求幸媚是故調賦與別獻並封以還之然自我國家遠皇祖代
廣慈汝等之德不可絕之故彌勤彌謹戰戰兢兢修其職任奉遵法度者天朝復益廣慈耳汝
道那等奉斯所勅奉宣汝王
六月辛丑詔筑紫太宰粟田眞人朝臣等賜學問僧明聰觀智等爲送新羅師友綿各一百四
十斤乙巳於筑紫小郡設新羅弔使金道那等賜物各有差
七月壬子朔新羅弔使金道那等罷歸
四年二月戊午新羅沙門詮吉級飡北助智等五十人歸化壬申以歸化新羅韓奈末許滿等
十二人居于武藏國
五月乙酉百濟男女廿一人歸化
八月乙卯以歸化新羅人等居于下毛野國
九月丁酉大唐學問僧智宗義德淨願軍丁筑紫國上陽咩郡大伴部博麻從新羅送使大奈
末金高訓等還至筑紫
十月戊午遣使者詔筑紫太宰河內王等曰饗新羅送使大奈末金高訓等准上送學生土師
宿禰甥等送使之例其慰勞賜物一依詔書乙丑詔軍丁筑紫國上陽咩郡人大伴部博麻曰
於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七年救百濟之役汝爲唐軍見虜洎天命開別天皇三年土師連
富杼氷連老筑紫君薩夜麻弓削連元寶兒四人思欲奏聞唐人所計緣無衣糧憂不能達於
是博麻呂謂土師富杼等曰我欲共汝還向本朝緣無衣糧俱不能去願賣我身以充衣食富
杼等任博麻呂計得通天朝汝獨淹滯他界於今三十年矣朕嘉厥尊朝愛國賣己顯忠故賜
務大肆并絁五匹綿一十屯布三十端稻一千束水田四町其水田及至曾孫也免三族課役
以顯其功
十一月庚辰賞賜送使金高訓等各有差
十二月乙巳送使金高訓等罷歸
五年五月辛卯褒美百濟淳武微子壬申年功賜直大參仍賜絁布
九月壬申賜音博士大唐續守言薩弘恪、書博士百濟末士善信銀各二十兩
六年十月壬申授山田史御形務廣肆前爲沙門學問新羅
十一月戊戌新羅遣級飡朴億德、金深薩等進調賜擬遣新羅使直廣肆息長眞人老、務大貳

川内忌寸連等祿各有差辛丑饗祿新羅朴億德於難波館
十二月甲申遣大夫等奉新羅調於五社伊勢住吉紀伊大倭菟名足
七年正月乙巳以直廣參贈百濟王善光并賜賻物
二月壬戌新羅遣沙飡金江南韓奈麻金陽元等來赴王喪己丑以流來新羅人牟自毛禮等
三十七人付賜憶德等
三月乙巳賜擬遣新羅使直廣肆息長眞人老勤大貳大伴宿禰子君等及學問僧弁通神叡
等絁綿布各有差又賜新羅王賻物
六月己未朔詔高麗沙門福嘉還俗
九年三月己酉新羅遣王子金良琳補命薩飡朴强國等及韓奈麻金周漢金忠仙等奏請國
政且進調獻物
七月辛未賜擬遣新羅使直廣肆小野朝臣毛野務大肆伊吉連博德等物各有差
九月庚戌小野朝臣毛野等發向新羅
十年正月甲寅以直大肆授百濟王南典
續日本紀文武天皇紀云元年十月辛卯新羅使一吉飡金弼德副使奈麻金任想等來朝
十一月癸卯遣務廣肆坂本朝臣鹿田進大壹大倭忌寸五百足於陸路務廣肆土師宿禰大

麻呂進廣參習宜連諸國於海路以迎新羅使于筑紫
二年正月壬戌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文武百寮及新羅朝貢使拜賀其儀如常甲子新羅使
一吉飡金弼德等貢調物戊寅供新羅貢物於諸社庚辰遣直廣參土師宿禰馬手獻新羅貢
物于大内山陵
二月甲午金弼德等還蕃
四年五月辛酉以直廣肆佐伯宿禰麻呂爲遣新羅大使勤大肆佐味朝臣賀佐麻呂爲小使
大少位各一人大少史各一人
十月癸亥直廣肆佐伯宿禰麻呂等至自新羅獻孔雀及珍物
十一月壬午新羅使薩飡金所毛來赴母王之喪
大寶元年正月戊子新羅大使薩飡金所毛卒賻絁一百五十匹綿九百三十二斤布一百段
小使級飡金順慶及水手已上賜祿有差
三年正月辛未新羅國遣薩飡金福護級飡金孝元等來赴國王喪
四月乙未從五位下高麗若光賜王姓
閏四月辛酉朔饗新羅客于難波館詔曰新羅國使薩飡金福護表云寡君不幸自去秋疾以
今春薨永辭聖朝朕思其蕃君雖居異域至於覆育允同愛子雖壽命有終人倫大期而自聞

此音哀感已甚可差使發遣弔賻其福護等遙涉蒼波能遂使旨朕矜其辛勤宜賜以布帛
五月壬辰金福護等還蕃癸巳流來新羅人付福護等還本鄉
九月庚戌以從五位下波多朝臣廣足爲遣新羅大使
十月癸未天皇御小安殿詔賜遣新羅使波多朝臣廣足額田人足各衾一領衣一襲又賜新
羅王錦二匹絁四十匹
慶雲元年八月丙辰遣新羅使從五位上波多朝臣廣足等至自新羅
十月辛酉正六位上幡文通爲遣新羅大使
二年五月癸卯幡文造通等至自新羅
十月丙子新羅貢調使一吉飡金儒吉等來獻
十一月己丑徵發諸國騎兵爲迎新羅使也以正五位上紀朝臣古麻呂爲騎兵大將軍
十二月癸酉新羅使金儒吉等入京
三年正月丙子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新羅使金儒吉等在列朝庭儀衛有異於常己卯新羅
使貢調壬午饗金儒吉等于朝堂奏諸方樂于庭叙位賜祿各有差丁亥金儒吉等還蕃賜其
王勅書曰天皇敬問新羅王使人一吉飡金儒吉薩飡金今古等至所獻調物並具之王有國
以還多歷年歲所貢無虧行李相屬款誠既著嘉尚無已春首猶寒比無恙也國境之内當並

平安使人今還指宣往意并寄土物如別閏正月戊午奉新羅調於伊勢神宮及七道諸社
八月壬辰以從五位下美努連淨麻呂爲遣新羅大使
十一月癸卯賜新羅王勅書曰天皇敬問新羅國王朕以虛薄謬承景運慚無練石之才徒奉
握鏡之任日旰忘飡翼翼之懷愈積宵分輟寢業業之想彌深冀覃覆載之仁遐被寰區之表
況王世居國境撫寧人民深秉並舟之至誠長脩朝貢之厚禮庶磐石開基騰茂響於臨岫維
城作固振芳規於雁池國内安樂風俗淳化寒氣嚴切比如何也今故遣大使從五位下美努
連淨麻呂副使從六位下對馬連堅石等指宣往意更不多及
四年五月癸亥讚岐國那賀郡錦部刀良陸奥國信太郡生王五百足筑後國山門郡許勢部
形見等各賜衣一襲及鹽穀初救百濟也官軍不利刀良等被唐兵虜沒作官戸歷四十餘年
乃免刀良至是遇我使粟田朝臣眞人等隨而歸朝憐此勤苦有此賜也乙丑從五位下美努
連淨麻呂及學問僧義法義基惣集慈定淨達等至自新羅
和銅二年三月辛未取海陸兩道喚新羅使金信福等
五月乙亥新羅使金信福等貢方物壬午宴金信福等於朝堂賜祿各有差并賜國王絹二十
匹美濃絁三十匹絲二百絇綿一百五十屯是日右大臣藤原朝臣不比等引新羅使於辨官
廳内語曰新羅國使自古入朝然未曾與執政大臣談話而今日披晤者欲結二國之好成往

來之親也使人等即避坐而拜復坐而對曰使等本國卑下之人也然受王臣教得入聖朝適從下風幸甚難言況引升楊上親對威顏仰承恩教伏深欣懼
六月丙戌金信福等還國
四年十二月壬子從五位下狛朝臣秋麻呂言本姓是阿倍也但當石村池邊宮御宇聖朝秋麻呂二世祖比等古臣使高麗國因即號狛實非眞姓請復本姓許之
五年九月乙酉以從五位下道君首名爲遣新羅大使
十月甲子遣新羅使等辭見
六年八月辛丑從五位下道公首名至自新羅
七年十一月乙未新羅國遣重河湌金元靜等二十餘人朝貢差發畿內七道騎兵合九百九十爲擬入朝儀衞也己亥遣使迎新羅使於筑紫
十二月己卯新羅使入京遣從六位下布勢朝臣人正七位上大野朝臣東人率騎兵一百七十迎於三椅
靈龜元年正月己亥宴百寮主典以上幷新羅使金元靜等于中門奏諸方樂宴訖賜祿有差
庚子賜大射于南闈新羅使亦在射列賜綿各有差
三月甲辰金元靜等還蕃勑太宰府賜綿五千四百五十斤船一艘

七月丙午尾張國人外從八位上席田君邇近及新羅人七十四家貫于美濃國始建席田郡焉
二年五月辛卯以駿河甲斐相模上總下總常陸下野七國高麗人千七百九十九人遷于武藏國置高麗郡焉
六月辛亥正七位上馬史伊麻呂等獻新羅國紫驃馬二匹高五尺（按日本紀作五尺五寸）
養老元年十一月甲辰高麗百濟二國士卒遭本國亂投於聖化朝廷憐其絕域給復終身
二年三月乙卯以少納言正五位下小野朝臣馬養爲遣新羅大使
五月丙辰遣新羅使等辭見
三年二月己巳遣新羅使從五位下小野朝臣馬養等來歸
五月乙未新羅貢調使級湌金長言等四十人來朝
閏七月癸亥新羅使人等獻調物幷騾馬牝牡各一疋丁卯賜宴於金長言等賜國王及長言等祿各有差是日以大外記從六位下白猪史廣成爲遣新羅使癸酉金長元等還蕃
八月癸巳遣新羅使白猪廣成等拜辭
五年十二月辛丑新羅貢調使大使一吉湌金乾安副使薩金湌金弼等來朝於筑紫縁太上天皇登遐從太宰放還

六年五月己卯以式部大錄正七位下津史主治麻呂爲遣新羅使戊戌遣新羅使津史主治麻呂等拜朝
十二月庚申遣新羅使津史主治麻呂等還歸
七年八月庚子新羅使朝奈麻金貞宿副使韓奈麻昔楊節等一十五人來貢辛丑宴金貞宿等於朝堂賜射幷奏諸方樂丁巳新羅使歸蕃
神龜元年七月丁未以從五位上土師宿禰豐麻呂爲新羅大使
二年五月甲辰遣新羅使土師宿禰豐麻呂等還歸
六月丁巳和德史龍麻呂等三十八人賜姓大縣史
新撰姓氏錄云右京諸蕃大縣史百濟國人和德之後也
三年五月辛丑新羅使薩湌金造近等來朝
六月辛亥天皇臨軒新羅使貢調物壬子宴金造近等於朝堂賜祿有差
七月戊子令奏勳等歸國賜璽書曰勑伊湌金順貞汝卿安撫彼境忠事我朝貢調使薩湌金奏勳等奏稱順貞以去年六月三十日卒哀哉賢臣守國爲朕股肱今也則亡殲我吉士故贈賻物黃絁一百疋綿百屯不遺爾績式奬遊魂
四年九月庚寅渤海郡使首領高齊德等八人來著出羽國遣使存問兼賜時服

十二月丁亥渤海郡王使高齊德等八人入京丙申遣使賜高齊德等衣服冠履渤海郡者舊高麗國也淡海朝廷七年冬十月唐將李勣伐滅高麗其後朝貢久絕矣至是渤海郡王遣寧遠將軍高仁義等二十四人朝聘而著蝦夷境仁義以下十六人並被殺害首領齊德等八人僅免死而來
類聚國史云天命開別天皇七年高麗王高氏爲唐所滅也後以天之眞宗豐祖父天皇二年大祚榮始建渤海國和銅六年受唐册立其國延袤二千里無州縣館驛處處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爲村長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領土地極寒不宜水田俗頗知書自高氏以來朝貢不絕（按大祚榮建渤海國欽鄰好以來朝貢遂絕不絕醍醐帝延長四年契丹伐滅渤海扶餘城以爲東丹府之後朝貢遂絕）
天平四年正月甲子以從五位下角朝臣家主爲遣新羅使丙寅新羅使來朝
二月庚子遣新羅使拜朝
三月戊申召新羅使韓奈麻金長孫等於太宰府
五月壬子新羅使金長孫等四十人入京庚申金朝孫等拜朝進種種財物幷鸚䳇一口鴝鵒一口蜀狗一口獵狗一口驢二頭騾二頭仍奏請來朝年期壬戌饗金長孫等於朝堂詔來朝之期許以三年一度宴訖賜新羅王幷使人等祿各有差

六月丁酉新羅使還蕃
八月辛巳遣新羅使從五位下角朝臣家主等還歸
五年六月丁酉武藏國埼玉郡新羅人德師等男女五十三人依請爲金姓
六年十二月癸巳太宰府奏新羅貢調使級伐飡金相貞等來泊
七年二月癸卯新羅使金相貞入京癸丑遣中納言正三位多治比眞人縣守於兵部曹司問新羅使入朝之旨而新羅國輙改本號曰王城國因茲返却其使
八年二月戊寅以從五位下阿倍朝臣繼麻呂爲遣新羅大使
四月丙寅遣新羅使阿倍朝臣繼麻呂等拜朝
九年正月辛丑遣新羅使大判官從六位上壬生使主宇太麻呂少判官正七位上大藏忌寸麻呂等入京大使從五位下阿倍朝臣繼麻呂泊津島卒副使從六位下大伴宿禰三中染病不得入京
二月己未遣新羅使奏新羅國失常禮不受使旨於是召五位已上幷六位已下官人惣四十五人于內裡令陳意見丙寅諸司奏意見表或言遣使問其由或言發兵加征伐
三月壬寅遣新羅使副使正六位上大伴宿禰三中等四十人拜朝
四月乙巳朔遣使於伊勢神宮大神社筑紫住吉八幡二社及香椎宮奉幣以告新羅無禮之狀

十年正月太宰府奏新羅使級飡金想純等一百四十七人來朝
六月辛酉遣使太宰賜饗於新羅使金想純等便即放還
十二年正月戊子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渤海郡使新羅學語等同亦在列
三月辛丑以外從五位下紀朝臣必登爲遣新羅大使
四月戊午遣新羅使等拜辭
九月乙巳勑大將軍大野朝臣東人等曰得奏狀知遣新羅使船來泊長門其船上物者便藏當國使中有人採用者將軍宜任用之
十月戊辰遣新羅國使外從五位下紀朝臣必登等還歸
十四年二月戊寅太宰府言新羅使沙飡金欽英等一百八十七人來朝庚辰詔以新京創宮室未成便令右大弁紀朝臣飯麻呂等饗金欽英等於太宰自彼放還
十五年三月乙巳筑前國司言新羅使薩飡金序貞等來朝於是遣從五位下多治比眞人土作外從五位下葛井連廣成於筑前撿挍供客之事
四月甲午撿挍新羅客使多治比眞人土作等言新羅使調改稱土毛書奧注物數稽之舊例大失常禮太政官處分宜召水手已上告以失禮之狀便即放却

雞林拾葉卷之四

續日本紀曰天平勝寶二年正月丙辰從四位上背奈王福信守等六人賜高麗朝臣

新撰姓氏錄云左京諸蕃高麗朝臣高勾麗王好台七世孫延興王之後也

四年正月癸卯以正七位下山口忌寸人麻呂爲遣新羅使

閏三月己巳太宰府奏新羅王子韓阿飡金泰廉貢調使大使金暄及送王子使金弼言等七百餘人乘船七艘來泊乙亥遣使於大內山科惠我直山等陵以告新羅王子來朝之狀

六月己丑新羅王子金泰廉等拜朝幷貢調因奏曰新羅國王言日本照臨天皇朝庭新羅國者始自遠朝世々不絕舟檝並連來奉國家今欲國王親來朝貢進御調而顧念一日無主國政絕亂是以遣王子韓阿飡泰廉代王爲首率使下三百七十餘人入朝兼令貢種々御調謹以申聞詔報曰新羅國始自遠朝世々不絕供奉國家今復遣王子泰廉入朝兼貢御調王之勤誠朕有嘉焉自今長遠當加撫存泰廉又奏言普天之下無匪王土率土之濱無匪王臣泰廉幸逢聖世來朝供奉不勝歡慶私自所備國土微物謹以奉進詔報泰廉所奏之內壬辰饗新羅使於朝堂詔曰新羅國來奉朝庭者始自氣長足媛皇太后平定彼國以至于今爲我蕃屛而前王承慶大夫思恭等言行怠慢闕失恒禮由欲遣使問罪之間今彼王軒英改悔前過冀親來庭而爲顧國政因遣王子泰廉等代而入朝兼貢御調朕所以嘉歡勤款進位賜物也又詔自今以後國王親來宜以辭奏如遣餘人入朝必須令齎表文丁酉泰廉等就大安寺東大寺禮佛

七月戊辰泰廉等還在難波館勅遣使賜絁布幷酒肴

五年二月辛巳以從五位下小野朝臣田守爲遣新羅大使

天平寶字元年四月辛巳勅曰高麗百濟新羅人等久慕聖化來附我俗志願給姓悉聽許之其戶籍記無姓及族字於理不穩宜爲改正

二年三月己巳內藥司佑兼出雲國員外掾正六位上難波藥師奈良等一十一人言奈良等遠祖德來本高麗人歸百濟國昔泊瀨朝倉朝廷詔百濟國訪求才人爰以德來貢進聖朝德來五世孫惠日小治田朝廷御世被遣大唐學得醫術因號藥師遂以爲姓今愚闇子孫不論男女共蒙藥師之姓竊恐名實錯亂伏願改藥師字蒙難波連許之

六月甲辰太宰陰陽師從六位下余益人造法華寺判官從六位下余東人等四人賜百濟朝臣姓散位大屬正六位上狛廣足散位正八位下狛淨成等四人長背連越後目正七位上高麗使主馬養內侍典侍從五位下高麗使主淨日等五人多可連

新撰姓氏錄云左京諸蕃百濟朝臣百濟國都慕王卅世孫惠王之後也右京諸蕃長背連高麗國主鄒牟（一名朱蒙）之後也欽明天皇御世率衆投化貌美體大其背間長仍賜名長背王

癸亥歸化新羅僧卅二人尼二人男十九人女廿一人移武藏國閑地於是始置新羅郡焉

新撰姓氏錄云右京諸蕃菅野朝臣百濟國都慕王十世孫貴首王之後也葛井宿禰同祖鹽君男味散君之後也津朝臣同祖鹽君男麻保君之後也船連同祖大阿郎王三世孫智仁君之後也

八月丙寅外從五位下津史秋主等卅四人言船葛井津本是一祖別爲三氏其二氏者蒙連姓訖唯秋主等未霑改姓請改史字於是賜姓津連

九月己卯右京人正六位上辛男床等一十六人賜姓廣田連（男床或作小床其訓同）

新撰姓氏錄云右京諸蕃百濟下云廣田連辛臣君之後也

十月丁卯美濃國席田郡大領外上七位上子人中衞無位吾志等言子人等六世祖父午留和斯知自賀羅國慕化來朝當時未練風俗不著姓字望隨國號蒙賜姓字賜姓賀羅造

經國集云問三韓朝宗爲日久矣占風輸貢歲時靡絕頃蕞爾新羅漸闕蕃禮蔑先祖之要誓從後主之迷圖思欲多發樓船遠揚威武斮奔鯨於鯷壑戮封豕於雞林但良將伐謀神不瀆欲到斯道何施而獲

文章生大初位上紀朝臣眞象

臣聞云々別有西北一隅雞林小域人迷禮法俗尙頑兇傲天侮神逆我皇化受榃居安之檻仍想柔邊之方秘畧奇謀俯訪鑒智夫以勢成而要功非善者也戰勝而矜名非良將也故擧秋毫者不謂多力聽雷電者不爲聰耳古之善戰者無智力無勇功謀於未萌之前立於不敗之地是以權或不失市人可驅而使謀或不差敵國可得而制發號施令使人皆樂聞接刃交鋒使人皆安死以我順而乘其逆以我和而取其離孫吳再生不知爲敵人計矣是白勝之術神兵之道也於臣之所見當今之畧者多發船航遠跨邊岸耕耘既撫貽之術役之勞紛織無脩室盈怨曠之歎殆撫貽之術恐貽害仁之刺誠宜擇陸賈出境之才用文翁牧人之宰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利害然後啗以玉帛之利敦以和親之辭絕其股肱之佐呑其要害之地則同於檻獸自有求食之心類於井魚詎有觸綸之意謹對

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十日

三年六月壬子令太宰府造行軍式以將伐新羅也八月己亥遣太宰帥三品船親王於香椎廟奏應伐新羅之狀

九月丁卯勅太宰府頃年新羅歸化舳艫不絕規避賦役之苦遠弃墳墓之鄉言念其意豈無顧戀宜幷三引問情願還者給糧放却壬午造船五百艘北陸道諸國八十九艘山陰道諸國一百卅五艘山陽道諸國一百六十一艘南海道諸國一百五艘並逐閑月營造三年之內成功爲征新羅也

四年四月戊午置歸化新羅一百卅一人於武藏國九月癸卯新羅國遣級湌金貞卷朝貢使陸奥按察使從四位下藤原惠美朝臣朝獦等問其來朝之由貞卷言曰不脩職貢久積年月是以本國王令齎御調貢進又無知聖朝風俗言語者仍進學語二人問曰凡是執玉帛行朝聘本以副忠信通禮義也新羅既無言信又闕禮義弃本行末我國所賤又王子泰廉入朝之日申云每事遵古迹將供奉其後遣小野田守時彼國闕禮故田守不行使事而還歸王子尚猶無信況復輕使豈足爲據貞卷曰田守來日貞卷出爲外官亦復賤人不知細旨於是告貞卷曰使人輕微不足賓待宜從此却廻報汝本國以專對之人忠信之禮仍舊之調明驗之言四者備具乃宜來朝

五年正月乙未令美濃武藏二國少年每國二十人習新羅語爲征新羅也

三月庚子百濟人余民善女等四人賜姓百濟公韓遠智等四人中山連王國島等五人楊津連甘良東人等三人清篠連刀利甲斐麻呂等七人丘上連戸淸道等四人松井連境頼子老等四十一人石野連竹志麻呂等四人坂原連生河內等二人清湍連面得敬等四人春野連高牛養等八人淨野造卓杲智等二人御池造延爾豐成等四人長治沿伊志麻呂福地造陽麻呂高代造烏那龍神水雄造科野支麻呂等二人淸田造斯臈國足等二人淸海造佐魯牛養等三人小川造王寶受等四人檣津造荅他伊奈麻呂等五人中野造調阿氣麻呂等二十

人豐田造高麗人達沙仁德等二人朝日連上部王虫麻呂豐原連前部高久信福當連前部白公等六人御坂連後部王安成等三人高里連後部高吳野大井連上部王彌夜大理等十二人豐原造前部選理等三人栁井造上部君足等二人雄坂造前部安人御坂造新羅人親良木舍姓縣麻呂等七人淸任造須布呂比滿麻呂等十三人狩高造

新撰姓氏錄云右京諸蕃御池造百濟扶餘地卓斤國主施比王之後也中野造百濟國人杵率答他斯地之後也左京諸蕃豐原連高麗國人上部王虫麻呂之後也福當連同國人前部能韋之後也福當造同國人前志發之後也

六年十一月乙亥朔以上六位上借緋多治比眞人小耳爲送高麗人使庚寅遣參議從三位武部卿藤原朝臣巨勢麻呂散位外從五位下土師宿禰犬養奉幣于香椎廟以爲征新羅調習軍旅也

二月丁丑太師藤原惠美朝臣押勝設宴於高麗客詔賜使以雜色袷衣三十櫃

七年二月癸未新羅國遣級湌金體信已下二百十一人朝貢遣左少弁從五位下大原眞人今城讚岐介外從五位下池原公禾守等問以約束貞卷之旨體信言曰承國王之敎唯調是貢至于餘事非敢所知於是今城告曰乾政官處分此行使人者喚入京都如常可遇而使等約束貞卷之旨曾無所申仍稱但齎常貢入朝自外非所知者是乃爲使之人非所宜言自今以後非王子者令執政大夫等入朝宜以此狀告汝國王知癸巳高麗使王新福等歸蕃

八月壬午初遣高麗國船名曰能登歸朝之日風波暴急漂蕩海中祈曰幸頼船靈平安到國必請朝庭酬以錦冠至是綠於宿禱授從五位下其冠製錦表絁裏以紫組爲纓甲午新羅人中衞少初位下新良木舍姓前麻呂等六人賜姓淸任造

八年七月甲寅新羅使大奈麻金才伯等九十一人到着太宰博多津遣右少弁從五位下紀朝臣牛養授刀大尉外從五位下粟田朝臣道麻呂等問其由緒金才伯等言曰唐國勅使韓朝彩自渤海來云送日本國僧戒融令達本鄕已畢若平安歸鄕者當有報信而至于今日寂無來音宜差此使其消息欲奏天子仍齎執事牒參太宰府其朝彩者上道在於新羅西津本國謝恩使蘇州金容爲取太宰報牒寄附朝彩在京未發問曰比來彼國投化百姓言本國發兵警備是疑日本國之來問罪也其事虛實如何對曰唐國擾亂海賊寔繁是以徵發甲兵防守緣邊乃是國家之設事既不虛及其歸日太宰府報牒新羅執事曰撿案內被乾政官符偁得太宰府解偁新羅國牒偁依韓內常侍請欲知僧戒融達不府具狀申上者以去年十月從高麗國還歸聖朝府宜承知即令報知

天平神護二年五月壬戌在上野國新羅人子午足等一百九十三人賜姓吉井連

六月壬子刑部卿從三位百濟王敬福薨其先者出自百濟國義慈王高市岡本宮馭宇天皇

御世義慈王遣其子豐璋王及禪廣王入侍洎于後岡本朝廷義慈王兵敗降唐其臣佐平福信尅復社稷遠迎豐璋紹興絶統豐璋纂基之後以譖橫殺福信唐兵聞之復攻州柔豐璋與我救兵拒之救軍不利豐璋駕船遁于高麗禪廣因不歸國藤原朝廷賜號曰百濟王卒贈正廣參子百濟王昌成幼年隨父歸朝先父而卒飛鳥淨御原世贈小紫子郎虞奈良朝廷從四位下攝津亮敬福者即其第三子也放縱不拘頗好酒色感神聖武皇帝殊加寵遇恩賜優厚時有士庶來告淸貧每假他物望外與之由是頻歷外任家無餘財然性了辨有政事之量天平年中任至從五位上陸奥守時聖武皇帝造盧舍那銅像冶鑄云畢塗金不足而陸奥國馳驛貢小田郡所出黄金九百兩我國家黄金從此始出焉聖武皇帝甚以嘉尚授從三位遷宮內卿俄加河內守勝寶四年拜常陸守遷右大弁頻歷出雲讚岐伊豫國守神護初任刑部卿薨時年六十九

神護景雲二年六月庚子內藏頭兼大外記遠江守從四位下高丘宿禰比良麻呂卒其祖沙門詠近江朝歲次癸亥自百濟歸化文學振海內正五位下大學頭神龜元年改爲高丘連比良麻呂少遊大學涉覽書記歷任大外記授外從五位下寶字八年以告仲滿變授從四位下景雲元年賜姓宿禰

十月甲子左右大臣太宰綿各二万屯大納言諱弓削御淨朝臣淸人各一万屯從三位文室

眞人淨三六千屯中務卿從三位文室眞人大市式部卿從三位石上朝臣宅嗣四千屯從四位下伊福部女王一千屯爲買新羅交關物也

三年十一月丙子(十八)新羅使級飡金初正等一百八十七人及導送者卌九人到著對馬島

十二月癸丑遣員外右中辨從四位下大伴宿禰伯麻呂攝津大進外從五位下津連眞麻呂等於大宰問新羅使入朝之由

寶龜元年三月丁卯(四日)初問新羅使來由之日金初正等言在唐大使藤原河清學生朝衡等屬宿衞王子金隱居歸鄕附書送於鄕親是以國王差初生等令送河淸等書又因使次便貢土毛又問新羅貢調其來久矣改稱土毛其義安在對言便以附貢故不稱調至是遣左大史外從五位下堅部使主人主宣告初正等曰前使貞卷歸國之日所仰之政曾無申報今亦徒持私事參來所以此度不預賓禮自今以後宜如前仰令可申事人入朝者待之如常宜以此狀告汝國王知但進唐國消息幷在唐我使藤原朝臣河淸等書嘉其勤勞仰大宰府安置饗賜宜知之賜國王祿絁廿五匹絲一百絇綿二百五十屯大使金初生已下各有差

五年三月癸卯(三日)新羅國使禮府卿沙飡金三玄已下二百三十五人到泊大宰府遣河內守從五位上紀朝臣廣純大外記從五位下內藏忌寸全成等問其來朝之由三玄言曰奉本國王教請修舊好每相聘問幷將國信物及在唐大使藤原河淸書來朝問曰夫請修舊好每相聘

問乃似亢禮之鄰非是供職之國且改貢調稱爲國信變古改常其義如何對曰本國上宰金順貞之時舟楫相尋常修職貢今其孫邕繼位執政追尋家聲係心供奉是以請脩舊好每相聘問又三玄本非貢調之使本國便因使次聊進土毛故不稱御調敢陳便宜自外不知於是勅問新羅入朝由使等曰新羅元來稱臣貢調古今所知而不率舊章妄作新意調稱信物朝爲修好以昔准今殊無禮數宜給渡海料早速放還

帝王編年記云寶龜五年三月三日官符曰應奉造四天王捻像四軀事(各高六尺)右新羅兇醜不顧恩義早懷毒心常爲咒咀宜令太宰府直新羅國高顯淨地奉造件像攘却其災

(十七)五月乙卯勅太宰府曰比年新羅蕃人頻有來着尋其緣由多非投化忽被風漂無由引還留爲我民謂本主何自今以後如此之色宜皆放還以示弘恕如有船破及絕糧所司量事令得歸計

十月己巳(三日)散位從四位下國中連公麻呂卒本是百濟國人也其祖父德率國骨富近江朝廷(天地二年)歲次癸亥屬本蕃喪亂歸化天平年中聖武皇帝發弘願造廬舍那銅像其長五丈當時鑄工無敢加手者公麻呂頗有巧思竟成其功以勞遂授四位官至造東大寺次官兼但馬員外介寶字二年以居大和國葛下郡國中村因地命氏焉

十年二月甲申(十三)以太宰少監正六位上下道朝臣長人爲遣新羅使爲迎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也

七月丁丑(十日)太宰府言遣新羅使下道朝臣長人等率遣唐判官海上眞人三狩等來歸

十月乙巳(九日)勅太宰府新羅使蘭孫等遠涉滄波賀正貢調其諸蕃入朝國有恒例雖有通狀更宜反復府宜承知研問來朝之由幷責表函若有表者准渤海蕃例寫案進上其本者却付使人凡所有消息驛傳奏上癸丑(十七)勅太宰府唐客高鶴林等五人與新羅貢朝使共令入京

十一月己巳(三日)遣勅旨少輔正五位下內藏忌寸全成於太宰府問新羅國使薩飡金蘭蓀入朝之由

十一年正月己巳(三日)天皇御大極殿受朝唐使判官高鶴林新羅使薩飡金蘭蓀等各依儀拜賀辛未(五日)新羅使獻方物仍奏曰新羅國王言夫新羅者開國以降仰賴聖朝世々天皇恩化不乾舟楫貢奉御調年紀久矣然近代以來境內姧寇不獲入朝是以謹遣薩飡金蘭蓀級飡金巖等貢御調兼賀元正又訪得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隨使進之又依常例進學語生參議左大弁正四位下大伴宿禰伯麻呂宣勅曰夫新羅國世連舟楫供奉國家其來久矣而泰廉等還國之後不修常貢每事無禮所以頃年返却彼使不加接遇但今朕時遣使脩貢兼賀元正又搜求海上三狩等隨來使送來此之勤勞朕有嘉焉自今以後如是供奉厚加恩遇待以常禮宜以茲狀語汝國王是日宴唐及新羅使於朝堂賜祿有差壬申(六日)授新羅使薩飡金蘭蓀正五

品上副使級飡金巖正五品下大判官韓奈麻薩仲業少判官奈麻金貞樂大通事韓奈麻金蘇忠三人各從五品下自外六品已下各有差並賜當色幷履(六日)癸酉宴五品已上及唐新羅使於朝堂賜祿有差壬午(十日)賜唐及新羅使射及踏歌

二月庚戌(十五)新羅使還蕃賜璽書曰天皇敬問新羅國王朕以寡薄纂業承基理育蒼生寧隔中外王自遠祖恒守海服上表貢調其來尙矣日者虧違蕃禮積歲不朝雖有輕使而無表奏由是泰廉還日已具約束貞卷來時更加論告其後類使曾不承行今此蘭蓀猶陳口奏理須依例從境放還但送三狩等來事既不輕故脩賓禮以答來意王宜察之後使必須令齎表函以禮進退今敕筑紫府及對馬等戍不將表使莫令入境宜知之春景韶和想王佳也今因還使附荅信物遣書指不多及

延曆八年十二月壬子(三十)下云皇太后和氏諱新笠贈正一位乙繼之女也母贈正一位大枝朝臣眞妹后先出自百濟武寧王之子純陁太子皇后容德淑茂夙著聲譽天宗高紹天皇(光仁)龍潛之日娉而納焉生今上(桓武)早良親王能登內親王寶龜年中改姓爲高野朝臣今上即位尊爲皇太夫人九年追上尊號曰皇太后其百濟遠祖都慕王者河伯之女感日精而所生皇太后即其後也因以奉諡焉

九年七月辛巳(十七)左中弁正五位上兼木工頭百濟王仁貞治部少輔從五位下百濟王元信中

衞少將從五位下百濟王忠信圖書頭從五位上兼東宮學士左兵衞佐伊豫守津連眞道等
上表言眞道等本系出自百濟國貴須王貴須王者百濟始興第十六世王也夫百濟太祖都
慕大王者日神降靈奄扶餘而開國天帝授籙惣諸韓而稱王降及近肖古王遙慕聖化始聘
貴國是則神功皇后攝政之年也其後輕島豐明朝御宇應神天皇命上毛野氏遠祖荒田別
使於百濟搜聘有識者國主貴須王恭奉使旨擇採宗族遣其孫辰孫王（一名智宗王）隨使入朝天
皇嘉焉特加寵命以爲皇太子之師矣於是始傳書籍大闡儒風文教之興誠在於此難波高
津朝御宇仁德天皇以辰孫王長子太阿郎王爲近侍太阿郎王子亥陽君亥陽君子午定君
午定君生三男長子味沙仲子辰爾季子麻呂從此而別始爲三姓各因所職以命氏焉葛井
船津連等即是也逮于他田朝御宇敏達天皇御世高麗國遣使上烏羽之表群臣諸司莫之
能讀而辰爾進取其表能讀巧寫詳奏表文天皇嘉其篤學深加賞歎詔曰勤乎懿哉汝若不
愛學誰能解讀宜從今始近侍殿中既而又詔東西諸史曰汝等雖衆不及辰爾斯並國史家
牒詳載其事矣伏惟皇朝則天布化稽古垂風弘澤浹乎群方叡政覃於品彙故能脩廢繼絕
萬姓仰而賴臨正名辨物四海歸而得宜凡有懷性莫不抃躍眞道等先祖委質聖朝年代深
遠家傳文雅之業族掌西庠之職眞道等生逢昌運預沐天恩伏望改換連姓蒙賜朝臣於是
勅因居賜姓菅野朝臣

賦役令集解云延曆十六年五月癸丑（廿八）勅百濟王等遠慕皇化航海梯山輸欵久矣神功攝
政之世則肖古王遣使貢其方物輕島御宇之年則貴須王擇人獻其才士文教以之蔚興
儒風由其闡揚煥乎斌々于今爲盛又高麗新羅歸虔并呑扶餘即舉宗歸仁爲我士庶陳力
從事夙夜奉公朕嘉其忠誠情深矜愍宜百濟王等課并雜徭永從蠲除勿有所事主者施
行

日本後紀云十八年四月庚寅（十六）正六位上大伴宿禰峯麻呂爲遣新羅使正六位上林忌寸眞
継爲録事
五月壬申（廿九）停遣新羅使
十二月甲戌（五日）甲斐國人止彌若虫久信耳鷹長等一百九十人言己等是百濟人也仰慕聖朝
航海投化即天朝降綸旨安置攝津職後依丙寅歲正月廿七日格更遷甲斐國自爾以來年
序既久伏奉去天平勝寶九歲四月四日勅偁其高麗百濟新羅人等遠慕聖化來附我俗情
願□姓悉聽許之而己等先祖未改蕃姓伏請蒙改姓者賜若虫姓石川鷹長等姓廣石野又
信濃國人外從六位下卦婁眞老後部黑足前部黑麻呂前部佐根人下部奈弖麻呂前部秋
足小縣郡人无位上部豐人下部文代高麗家繼高麗繼楯前部貞麻呂上部色布知等言己
等先高麗人也小治田（推古）飛鳥（舒明）二朝庭時節歸化來朝自爾以還累世平民未改本號伏望依去
天平勝寶九歲四月四日勅改大姓者賜眞老等姓須々岐黑足等姓豐岡黑麻呂姓村上秋
足等姓篠井豐人等姓玉川文代等姓清岡家繼等姓御井貞麻呂姓朝治色布知姓玉井
廿三年四月辛未（廿七）中納言從三位和朝臣家麻呂薨贈從二位大納言家麻呂贈正一位高野
朝臣弟嗣之孫也其先百濟國人也爲人木訥無才學以帝外戚特被擢進蕃人入相府自此
始焉可謂人位有餘天爵不足其雖居貴職逢故人者不嫌其賤握手相語見者感焉時年七
十一
九月己丑（十八）遣兵部少丞正六位上大伴宿禰岑萬里於新羅國太政官牒云遣使唐國脩聘之
狀去年令太宰府送消息訖時無風信遂變炎涼去七月初四船入海而兩船遭風漂迴二船
未審到處即量風勢定著新羅仍遣兵部省少丞正六位上大伴宿禰岑萬里等尋訪若有漂
着宜隨事資給令得還鄉不到彼堺冀遣使入唐訪覓具報
弘仁二年八月甲戌（十二）太宰府言新羅人金巴兄金乘弟金小巴等三人申去年被差本縣運穀
海中逢賊同伴盡沒唯己等幸賴天祐儻着聖邦雖沐仁渙非無顧戀今聞鄉人流來令得放
歸伏望寄乘同船共還本鄉者許之
三年正月甲子（五日）太宰府去十二月廿八日奏云對馬島言今月六日新羅船三艘浮於西海俄
而一艘之船着於下縣郡佐須浦船中有十人言語不通消息難知其二艘者闇夜流去未知

所到七日船廿餘艘在島西海中燭火相連於是遂知賊船仍殺先着者五人五人逃走後日
捕獲四人即衞兵庫且發軍士又遙望新羅每夜有火光數處由是疑懼不止仍申送者爲問
其事差新羅譯語并軍毅等發遣已訖且准舊例應護要害之狀告管內并長門石見出雲等
國訖者所奏消息既是大事虛實之狀續須言上而久移年月遂無所申又要害之國必發人
兵懸被脩備解却之事期於何日宜言其由不得更怠又量事勢不足爲威宜令停出雲石見
長門等國護要害事
三月己未朔新羅人淸漢波等流來依願放還
九月甲子（九日）新羅人劉淸等十人賜粮放還

日本紀略云四年三月辛未（十八）大宰府言肥前國司今月四日解偁基肄團校尉貞弓等去二
月廿九日解偁新羅一百十人駕五艘船着小近島與土民相戰即打殺九人捕獲一百人
者又同月七日解偁新羅人一淸等申云同國人淸漢巴等自聖朝歸來云々宜明問定若
願還者隨願放還遂是化來者依例進止

類聚三代格云太政官符應停對馬島史生一員置新羅譯語一人事右得太宰府解偁新
羅之船來着件島言語不通來由難審彼此相疑濫加殺害望請減史生一人置件譯語者
（圖人）右大臣宣來奉勅依請弘仁四年九月廿九日

日本紀畧云五年五月乙卯制新羅王子來朝之日若有朝獻之志者準渤海之例但願修鄰好者不用答禮直令還却其給還粮

五年八月丙寅化來新羅人加羅布古伊等六人配美濃國

十月丙辰新羅商人卅一人漂着於長門國豐浦郡庚午太宰府言新羅人辛波古知等二十六人漂着筑前國博多津問其來由遠投風化

六年正月壬寅停對馬史生一員置新羅譯語

日本紀畧云七年十月甲辰太宰府言新羅人滑石珍等一百八十人歸化宜賜時服及路粮泛於便船令得入京

八年四月辛亥太宰府言新羅人遠山知等一百四十九人歸化

九年正月丁酉太宰府言新羅人張春等十四人來獻驢四

元亨釋書云九年新羅沙門二十六人來排入諸寺

日本紀畧云十年六月壬戌大唐越州人周光翰言升則等乘新羅人船來問唐國消息光翰等對曰己等遠州鄙人不知京邑之事但去元和十一年圓州節度師李師道反所擁兵馬五十萬極為精銳天子發諸道兵討未克天下騷擾

十一年二月丙戌配遠江駿河兩國新羅人七百人反叛殺人民燒屋舍二國發兵擊之不能勝盜伊豆國穀乘船發相摸武藏等七國勠力追討咸伏其辜

五月甲辰新羅人李長行等進羖䍽羊二白羊四山羊一鵞二

七月乙巳新羅人四十人歸化

類聚國史云十五年三月丁丑授新羅人一百六十五人乘田二十四町八段為口分田賜種子并農調度價

日本紀畧云四月丙戌能登國所漂着新羅琴二面手韓鉏二隻剉碓二隻附朝集使進上

類聚國史云五月己未新羅人辛良金貴良水白等五十四人安置陸奥國依法給復兼以乘田宛口分

續日本後紀云天長十年四月乙丑投化新羅人金禮眞等男女十人貫附左京五條

八月戊戌備前國人直講博士正六位上韓部廣公賜姓眞道宿禰也廣公之先百濟國人也

承和元年二月癸未新羅人等遠涉滄波泊着太宰海涯而而姓惡之彎弓射傷由是太政官譴責府司其射傷者隨犯科罪被傷疾者遣醫療治給粮放還

五月丙子左京人正七位下文忌寸歲主无位同姓三雄等賜姓淨野宿禰河內國人正六位上文忌寸繼立改忌寸賜宿禰歲主三雄繼立等之先並百濟國人也

六月辛丑和泉國人正六位上藥師文主從八位下同姓安遊等賜姓淨根宿禰百濟國人也

九月壬申勘解由主典阿直史福吉散位同姓核公等三人賜姓清根宿禰核公之先百濟國人也

二年正月己巳左近衞戶島守賜姓安岑連島守之先百濟國人也

三月己未太宰府言壹岐島遙居海中地勢隘狹人數寡少難支機急頃年新羅商人來窺不絕非置防人何備非常請令島徭人三百卅人帶兵仗戍十四處要害之埼許之

五月癸酉右京人丹波權大目民解宮繼內豎同姓河繼等賜姓廣野宿禰百濟國人夫子之後也

十月戊戌遣唐錄事松川貞嗣散位同姓家繼等賜姓高岑宿禰其先高麗人也

十一月辛酉遣唐使知乘船事從八位上香山連清貞兄二人改連賜宿禰其先百濟國人也

三年三月壬寅木工寮竿師八戶史礒益同姓濔繼等廿人賜姓常澄宿禰其先高麗人也辛酉能登史生馬史眞主右近衞同姓貞主等姓春澤史其先百濟國人也

四月戊戌遣唐錄事高岑宿禰貞繼改宿禰賜朝臣其先高麗人也

閏五月戊寅右京人左衞門權少志大原史河麻呂改史賜宿禰河麻呂之先百濟國人也辛巳恐遣唐使舶風濤或變漂着新羅境所以太政官准舊例牒彼國執事先告喻之曰不淪舊好鄰穆彌新迺發皇帝朝章自遠仍今遣使修聘巨唐海晏當時雖知利涉風濤或變猶慮非常脫有使船漂着彼境則扶之送過不俾滯遏因以武藏權大掾三津為使齎牒發遣賜三津御被乙酉美濃國人主殿寮少屬美見造貞繼改本居貫附左京六條一坊其先百濟國人也

八月壬戌大宰府馳驛奏遣新羅使進發幷遣唐第三舶漂着對馬島上縣郡南浦船上唯有三人之狀

九月丁丑右京人造兵司大令史朴矛春賜姓良宗連其先百濟國人也

十月戊午遣新羅使紀三津還到太宰府

十二月丁酉遣新羅國使紀三津復命三津自失使旨被新羅誣劫歸來到則所以遣三津於新羅者唐四箇舶今欲渡海恐或風變漂着彼境由是准之故實先遣告喻期其接援而三津到彼失本朝旨稱專來通好似畏怯媚託私自設辭執事省疑與太政官牒相違再三詰問三津逾增迷惑不能分疏是則三津不文而其口亦訥之所致也故執事省牒中云兩國相通必无詭詐使非專對不足為憑但其牒中亦云小野篁船帆飛己遠未必重遣三津聘于唐國夫修聘大唐既有使頭篁其副介耳何除其貴輕擧其下加以當爾之時篁身在本朝未及渡海而謂帆飛已遠斯並聞商帆浮說忌所言耳荷校滅耳蓋在茲歟又三津一介綠衫孤舟是駕何擬為入唐使哉如此異論近于誣罔斯事若只存大畧不詳首尾恐後之覩者莫辨得失因全寫執事省牒附載之新羅國執事省牒日本國太政官紀三津詐稱朝聘兼有贄賀及撿公

牒假偽非貿者

牒得三津等狀偁奉承王命專來通好及開函覽牒但云修聘巨唐脫有使船漂着彼界則扶之送過无俾滯遏者主司再發專使詰問丁寧口與牒乖虛實莫辨既非交鄰之使必匪由衷之路事无摭實豈令虛受且太政官印篆跡分明小野篁船帆飛已遠未必重遣三津聘于唐國不知島嶼之人東西窺利偷學官印假造公牒用備斥候之難自逞貨泉之遊然兩國相通必无詭詐使非專對不足為憑所司再三請以政刑章用但姦類主司務存大体舍過責功恕小人荒迫之罪申大國寬弘之理方今時屬大和海不揚波若求尋舊好彼此何妨況貞觀中高表到彼之後惟我是賴唇齒相須其來久矣事須牒太政官并牒菁州量事與給過海程粮放還本國罰處分者奉判准狀牒太政官請垂詳悉者

四年六月己未右京人左京亮從五位上吉田宿禰書主越中介從五位下同姓高世等賜姓興世朝臣始祖鹽乘津大倭人也後順國命往居三巳汶地其地遂隷百濟鹽乘津八世孫達率吉大尚其弟小尚等有懷土心相尋來朝世傳醫術兼通文藝子孫家奈良京田村里仍元賜姓吉田連

六年七月丙申令太宰府造新羅船以能堪風波也

八月己巳勅太宰大貳從四位上南淵朝臣永河等得今月十四日飛驛所奏遣唐錄事大神

宗雄送太宰府牒狀知入唐三箇船雖本船之不完倚傍楚州新羅船九隻傍新羅南以歸朝其第六船宗雄所駕是也餘八箇船或隱或見前後相失未有到着恐慮之變不可不備宜每方面戒防人不絕炬火贏貯糧水令後着船共得安穩其宗雄等安置客館得待後船

戊寅改加賀國人正六位上百濟公豐貞本居貫附左京四條三坊豐貞之先百濟國人也以庚午年被貫河內國大鳥郡以乙未年被貫加賀國江沼郡也

十月丁巳遣唐使錄事正六位上山代宿禰武益所駕新羅船一隻歸着筑前博多津

七年六月丙寅備中介外從五位下余何成右京大屬正六位下余福成等三人賜姓百濟朝臣其先百濟國人也

九月丁亥太宰府言對馬島司言遙海之中風波危險年中貢調四度公文屢逢漂沒傳聞新羅船能凌波行望請新羅船六隻之中分給一隻聽之

十二月己巳太宰府言蕃外新羅臣張寶高遣使獻方物即從鎮西追却焉為人臣無境外之交也

八年二月戊辰太政官仰太宰府云新羅人張寶高去年十二月進馬鞍等寶高是為他臣敢輙致貢稽之舊章不合物宜宜以禮防閑早從返却其隨身物者任聽民間令得交關但莫令人民違失沽價競傾家資亦加優恤給程粮並依承前之例

九年正月乙巳新羅人李少貞等卅人到着筑紫大津太宰府遣使問來由頭首少貞申云張寶高死其副將李昌珍等欲叛亂武珍州別駕閻文興兵討平今已無慮但恐賊徒漏網忽到貴邦擾亂黎庶若有舟船到彼不執文符者並請切命所在推勘收捉又夫迴易使李忠揚圓等所齎貨物乃是部下官吏及故張寶高子弟所遺請速發遣仍齎閻文上筑前國牒狀參來者公卿議曰少貞曾是寶高之臣今則閻文之使彼新羅人其情不遜所通消息彼此不定定知商人欲許交通巧言依稱今覆解狀云李少貞齎閻文上筑前國牒狀參來者而其牒狀無進上宰府之詞無乃可謂合例宜彼牒狀早速進上如牒旨無道附少貞可返却者或曰少貞今既託於閻大將掠先來李忠揚圓等謂去年迴易使李忠等所資貨物乃是故寶高子弟所遺請速發遣今如所聞令李忠等與少貞同行其以迷獸投於餓虎須問李忠等若嫌與少貞共歸隨彼所願任命遲速又曰李忠等迴易事畢歸向本鄉逢彼國亂不得平著更來筑前大津其後於呂系等化來云已等張寶高所攝島民也寶高去年十一月中死去不得寧居仍參着貴邦是日前筑前國守文室朝臣宮田麻呂取李忠等所齎雜物其詞云寶高存日為買唐國貨物以絁付贈可報獲物其數不尠正今寶高死無由得寶物因取寶高使所齎物者縱境外之人為愛土毛到來我境須欣彼情令得其所而奪迴易之便絕商賈之權府司不加勘發肆令弁兼非失賈客之資深表無王憲之制仍命府吏所取雜物細碎勘錄且給且言兼又與

給粮食放歸本鄉

八月丙子太宰大貳從四位上藤原朝臣衞上奏四條起請一曰新羅朝貢其來尚矣而起自聖武皇帝之代迄于聖朝不用舊例常懷姧心苞茅不貢寄事商賈窺國消息方今民窮食乏若有不虞何用防之望請新羅國人一切禁斷不入境內報曰德澤洎遠外蕃歸化專禁入境事似不仁宜比于流來充粮放還商賈之輩飛帆來著所齎之物任聽民間令得迴易了速放却

十年八月戊寅太宰府言對馬島上縣郡竹敷埼防人等中云從去正月中旬迄于今月六日當新羅國遙有鼓聲傾耳聽之每日三響常候三時其聲發動加以至于黃昏火更見矣勅曰夫安不忘亂古人明戒將驕卒惰兵機所忌縱雖無事故不可不慎太宰府言對馬島司言去延曆年中以東國人配防人後以筑紫人配防人而並停廢也當□自姓去弘仁年中疫癘多死急有寇賊何堪防禦望請准舊例以筑紫人為對馬防人者聽之

十二月乙卯朔出羽國河邊郡百姓外從五位下勳八等奈良巳智豐繼等五人賜姓大瀧宿禰其先百濟國人也癸亥入唐留學天台宗僧圓載之弟子仁好順昌與新羅人張公靖等廿六人來著於長門國

十二年十二月戊寅太宰府馳驛言新羅人齎康州牒二通押領本國漂蕩人五十餘人來着

嘉祥元年三月乙酉（廿六）天台宗入唐請益僧圓仁將弟子僧性海惟正等去年十月駕新羅商船
來着鎮西府是日歸朝遣中使慰勞各施御被
二年二月庚戌（廿五）太宰府言對馬島司解偁此島居海中地近新羅若有機急者何以備不虞望
請停史生一員置弩師一員依請許之
文德實錄曰嘉祥三年十一月己卯（六日）從四位下治部大輔兼世朝臣（晉）主卒晉主右京人也本
姓吉田連先先出自百濟（晉）能彈和琴仍爲大歌所別當常供奉節會新羅人沙良眞熊善彈
新羅琴晉主相隨傳習遂得秘道
仁壽二年二月乙巳（八日）滋野貞主傳云嘉祥二年春兼尾張守于時太宰府吏多不良衰政日甚
貞主上表曰夫太宰府者西極之大壞中國之領袖也東以長門爲關西以新羅爲拒加以九
國二島郡縣闊遠自古于今以爲重鎮夫謀事必就租發政占古語因檢舊記大唐高麗新羅
百濟任那等悉託此境乃得入朝或緣貢獻之事或懷歸化之心可謂諸藩之輻湊中外之關
門者也
齊衡三年三月壬子（九日）太宰府奏言新羅人卅人漂着此岸稟粮放歸
三代實錄曰貞觀四年七月廿八日乙未左京人造兵司少令史正六位上飛鳥戸造彌道賜
姓百濟宿禰百濟國混伎之後也

五年四月廿一日（癸丑）先是太宰府言新羅沙門無着普嵩清願等三人着博多津岸至是勅安置
鴻臚館資給粮食待唐人船令得放却
八月九日己巳右京人從五位下行皇太后宮大進御船宿禰彥主從五位下行助教兼備後
權介御船宿禰佐世內藏少屬正七位上御船宿禰氏柄散位從七位上船連助道等男女六
人賜姓菅野朝臣河內國丹比郡人左兵衛權大志正七位上船連貞直賜姓御船宿禰彥主
等之先出自百濟國貴須王也十七日丁丑右京人外從五位下行主計助飛鳥戸造豐宗等
男女八人賜姓御春朝臣其先出自百濟國人混伎也
廿一日辛巳右京人從五位下行隼人正難波連綫麻呂伊豫權掾正六位下難波連實得縫
殿少允從六位上難波連淸宗等並賜姓朝臣其先高麗國人也
十月十一日庚午右京人陰陽少屬從六位上飛鳥戸造清貞內竪正六位上飛鳥戸造清生
太政官史生正八位下飛鳥戸造河主河內國高安郡人主稅大屬正七位上飛鳥戸造有雄
等並賜姓百濟宿禰其先百濟國人比有之後也
十一月十七日（丙午）先是丹後國言新羅國人五十四人來着竹野郡松原村問其來由言語不通
文書無解其長頭屎烏舍漢書荅云新羅東方別島細羅國人也自外更無詞因幡國言新羅
人五十七人來着荒坂濱頭畧似商人是日勅給程粮放却本蕃

六年二月十七日（甲辰）先是去年新羅國人卅餘人漂着石見國美乃郡海岸死者十餘人生者廿
四人詔國司給程粮放却
八月十七日辛未右京人河內守從五位下蕃良朝臣豐村右大史從六位下葛井連宗之兵
部少錄正六位上葛井連居都成等賜姓菅野朝臣本系出自百濟國人貴須也左京人大皇
太后宮少屬正七位上百濟宿禰有世賜姓御春朝臣有世其先出自百濟國人比有也
七年五月廿日庚子左京人造酒令史正六位上道祖史永主散位大初位下道祖史高直等
二人賜姓惟道宿禰其先出自百濟國人王孫許里也
八年正月廿六日癸卯右京人正六位上安峯連小島從六位下安峯連眞魚等五人改連姓
賜宿禰其先百濟人也
七月十五日丁巳太宰府馳驛奏言肥前國基肆郡人川邊豐穗告同郡擬大領山春永語豐
穗云與新羅人珍賓長共渡入新羅國教造兵弩器械之術還來將擊取對馬島藤津郡領葛
津貞津高來郡擬大領大刀主彼杵郡人永岡藤津等是同謀者也仍副射手卅五人名簿進
之
十一月十七日勅曰迺者恠異頻見求之蓍龜新羅賊兵常窺間隙災變之發唯緣斯事夫攘
災未兆遏賊將來唯是神明之冥助豈云人力之所爲宜令能登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長

門太宰等國府班幣於邑境諸神以祈鎮護之殊効又如聞所差健兒統領選士等苟預人流
曾無才器徒稱爪牙之備不異蟷蜋之衛況復不教之民何禦非常之敵亦夫十步之中必有
芳草百城之內寧乏精兵宜令同國國府等勤加試練必得其人
九年四月廿四日甲午主稅少允從六位上錦部連三宗麻呂木工少允正六位上錦部連安
宗賜姓惟良宿禰其先百濟國人也伊賀權目正六位下韓人眞貞賜姓豐瀧宿禰其先任那
國人也
五月廿六日（甲子）造八幅四天王像五鋪各一鋪下伯耆出雲石見隱岐長門等國下知國司曰彼
國地在西極堺近新羅警備之謀當異他國宜歸命尊像勤誠修法調伏賊心消却災變仍須
點擇地勢高敞瞰賊境之道場若素無道場新擇善地建立仁祠安置尊像請國分寺及部
內練行精進僧四口各當像前依最勝王經四天王護國品晝轉經卷夜誦神呪春秋二時別
一七日淸淨堅固依法薰修
十一年六月十五日辛丑太宰府言去月廿二日夜新羅海賊乘艦二艘來博多津掠奪豐前
國年貢絹綿即時逃竄發兵追□遂不獲賊
七月二日（戊午）勅譴責太宰府司曰諸國貢調須使史領將一時共發不可先後零疊雖其群類而
令豐前一國獨先進發亦弱軒人乘飢虎口遂使新羅寇盜乘隙致役掠非唯亡失官物兼亦

損辱國威求之往古未有前聞貽於後來當無面目雖云使人之可責抑亦府官之有怠又或人資盜賊逃去之日海邊百姓五六人貝死追戰射傷二人事若有實寧非忠敬而府司不申何近掩善又所禁之人雖有嫌疑蓋是異邦感思仁恕宜停梏法深加廉問早從放却

十月廿六日(戊戌)大政官論奏曰刑部省斷罪文云貞觀八年隱岐國浪人安曇福雄密告前守正六位上越智宿禰貞厚與新羅人同謀反逆遣使推之福雄所告事是誣也至是法官覆奏福雄應反坐斬但貞厚知部內有殺人者不擧劾仍應官免者詔斷罪宜減一等處之遠流自餘論之如法

十二月五日(戊子)先是太宰府言上往者新羅海賊侵掠之日差遣統領選士等擬令追討人皆懦弱憚不肯行於是調發俘囚御以膽略特張意氣一以當千今大鳥示其恠異龜筮告以兵寇鴻臚館并津厨等離居別處無備禦侮若有非常難以應猝夷俘分居諸國常事遊獵徒免課役多費官粮請配置處處以備不虞分為二番別當百人毎月相替交相駈役其粮料者諸國所擧夷俘新稻之內毎國令運輸以給其用至是勅曰俘夷之性本異平民制御之方何用恒典若忽離舊居新移他土衣食無續心事返常則野心易驚遂致猜變宜簡監典有謀略者令其勾當并統領選士幹事者以為其長勉加綏誘能練武衛設有諸國粮運闕如即須府司迴擬支濟又以百人為一番居案難給轉餉多煩宜五十人為一番十四日(丁酉)遣使者於伊勢大神宮奉幣告文曰天皇我詔旨掛畏支伊勢乃度會乃宇治乃五十鈴乃河上乃下都磐根爾大宮柱廣敷立高天乃原爾千木高知天稱辭竟奉留天照坐皇大神乃廣前爾恐美恐美毛申賜止申久去六月以來大宰府度度言上須良久新羅賊船二艘筑前國那珂郡乃荒津爾到來天豐前國乃貢調船乃絹綿乎掠奪天逃退多利又廳樓兵庫等上爾依有大鳥之恠天卜求留爾隣國乃兵革之事可在止卜申利又肥後國爾地震風水乃災有天舍宅悉仆顛利人民多流亡多利如此之災比古來未聞止故老等毛申止言上多利然間爾陸奧國又異常奈留地震之災言上多利自餘國國毛又頗有件災止言上多利傳聞彼新羅人波我日本國止久故世時與利相敵比來多利而今入來境內天奪取調物利天無懼沮之氣量其意況爾兵寇之萌自此而生加我朝久無軍旅久專忘警備多利兵亂之事尤可慎恐然我日本朝波所謂神明之國奈利神明之助護利賜波何乃兵寇加可近來支況掛毛畏支皇大神波我朝乃大祖止御座天食國乃天下乎照賜比護賜比然則他國異類乃加侮致亂倍支事乎何曾聞食天驚賜比拒却介賜波須在牟故是以從五位下弘道王雅樂少允從六位上大中臣朝臣冬名等乎差使天禮代乃大幣帛遠忌部神祇少祐從六位下齋部宿禰伯江加弱肩爾太繦取懸天持齋令捧持天奉出給布此狀乎平久聞食天假令時世乃禍亂止之上件寇賊之事在倍支物奈利止毛掛毛畏支皇大神國內乃諸神達乎毛唱導支賜比天未發向之前爾沮拒排却賜倍若賊謀已熟天兵船必來倍久在波境內爾

入賜天須之逐還漂沒女賜天我朝乃神國止畏憚禮來留故實乎澆多利失比賜布奈自此之外爾假令止之夷俘乃逆謀叛亂之事中國乃刀兵賊難之事又水旱風雨之事疾疫飢饉之事爾至萬天國家乃大禍百姓乃深憂止毛可在良牟乎波皆悉未然之外爾拂却鎖滅之賜天天下無躁驚天國內平安爾鎮護利救助賜比皇御孫命乃御體乎常磐堅磐與天地日月共爾夜護晝護爾護幸倍矜奉給止倍恐美恐美毛申賜止久申(按廿九日明年二月十九日所載石清水八幡香椎宗像等告文皆同依略之)十七日(戊午)去夏新羅海賊掠奪貢綿又有大鳥集太宰府廳事并門樓兵庫上神祇官陰陽寮言當有隣境兵寇肥後國風水陸奧國地震損傷廨舍沒溺黎元是日勅命五畿七道諸國班幣境內諸神豫防後害廿五日(壬寅)勅令五畿七道諸國限以三日轉讀金剛般若經謝地震風水之災厭隣兵窺隙之寇焉廿八日(乙巳)遣從五位上守右近衛少將兼行太宰權少貳坂上大宿禰瀧守於太宰府鎭護警固勅曰鎭西者是朕之外朝也千里分符一方寄重況復隣國接壤非常叵期今聞大鳥示恠龜筮告寇機急之備豈令暫緩哉宜令瀧守勾當警固之事是日瀧守奏言所以置選士設甲冑者本為備驚急護不虞也隨撿博多是隣國輻輳之津警固武衛之要而鄰與鴻臚相去二驛若兵出不意倉卒難備請移置統領一人選士卅人甲冑卅具於鴻臚又請撿承前選士百人毎月番上今以尋常之員備不意之禦恐機急之事實難支濟請例番之外更加他番統領二人選士百人詔並從之

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丁酉遣使於諸山陵告可禦新羅寇賊之狀參議正四位下行皇太后宮大夫藤原朝臣良世從五位上行下野權守紀朝臣有常告深草山陵(仁明)參議正四位下行右衛門督兼讚岐權守源朝臣生右兵庫頭從五位上久賀朝臣三常告田邑山陵(文德)參議正四位下行右兵衛督源朝臣勤侍從從五位下藤原朝臣高範告楯列山陵(神功)告文准八幡大菩薩宮廿日(壬寅)勅太宰府令新羅人潤清宣堅等卅人及元來居止管內之輩水陸兩道給食馬入京先是彼府言新羅凶賊掠奪貢綿以潤清等處之嫌疑禁其身奏之太政官處分殊加仁恩給粮放還潤清等不得順風無由歸發其間對馬島司進新羅消息日記并彼國流來七人府須依例給粮放却但蕞爾新羅凶毒狼戾亦遁者對馬島人卜部乙屎麻呂被禁彼國脫獄逃歸說彼練習兵士之狀若彼疑洩語為伺氣色差遣七人詐稱流來歟凡垂仁放還尋常之事狡奸往來當加誅僇加之潤清等久事交關僑寄此地能候物色知我無備令放歸於彼示弱於敵既乖安不忘危之意又從來居住管內者亦復有數此輩皆外似歸化內懷逆謀若有來侵必為內應請准天長元年八月廿日格旨不論新舊併遷陸奧之空地絕其覬覦之奸心從之廿三日(乙巳)參議從四位上行太宰大貳藤原朝臣冬緒進起請四事其一曰軍旅之儲烽燧是切而數十年來國無儲警雖有其備未知調用若有非常何以通知今須下知管內國島試以擧烽禁燧彼此相通以備不虞若不嘗其由恐驚動物意望請下知事旨依件調練詔從之

三月十六日從五位下行對馬島守小野朝臣春風進起請二事其一曰軍旅之儲曾在介冑介冑雖薄助以保侶望請綫造調布保侶衣千領以備不虞其二曰軍興不虞倍日兼行轉餉易絕輜重難給望請以調布綫造納糒帶袋千枚可帶士卒腰底以支急速之備詔從之以太宰府庫布造充之

六月七日勅太宰府置對馬島選士五十人十三日先是太宰府言肥前國杵島郡兵庫震動鼓鳴二聲決之蓍龜可警隣兵是日勅令筑前肥前壹岐對馬等國島戒愼不虞又言所禁新羅人潤清等卅人其中七人逃竄

八月廿八日先是對馬島言境近新羅動恐侵掠既無其師弩機何用絕域孤島誰救警急適者有聞彼國冦賊學習戰若不豫備恐難應卒望請置弩師一員勅太宰府簡擇其人補任言上立爲恒例

九月十五日遣新羅人廿人配置諸國清倍鳥昌南卷安長全連五人於武藏國僧蕳沙彌傳僧關解元昌卷才五人於上總國潤清果才甘參長鳥才長眞平長淸大存倍陳連哀十人於陸奧國勅潤清等處於彼國人掠取貢綿之嫌疑須加重譴以肅後來然肆眚宥過先王之義典宜特加優恤安置彼國沃壤之地令得穩便給口分田營種料并須其等事一依先例至于種蒔秋獲並給公粮僧沙彌等安置有供定額寺令其供給路次諸國並給食馬隨身雜物充人夫運送勸存仁恕莫致窘苦大政官宣久新羅人太宰乃貢綿乎盜取利潤清等廿人同安此疑留處世利須久其由乎責拗天法乃任倍罪奈倍給久有毛止罪乎免之給比身乎矜給天倍支可南所止量給天清倍等五人乎波武藏國爾元昌等五人乎波上總國爾潤清等十人乎波陸奧國爾退給止宣久宜潤清長鳥眞平等才長於造瓦預陸奧國修理府料造瓦事令長其道者相從傳習

十一月十三日筑後權史生正七位上佐伯宿禰眞繼奉進新羅國牒即告太宰少貳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元利萬侶與新羅國王通謀欲害國家禁眞繼身付撿非違使十七日勅太宰府進禁少貳藤原朝臣元利萬侶前主工王家浪人淸原崇繼中臣年麻呂與世有年等五人以從五位下行大內記安倍朝臣興行爲遣太宰府推問密告使判官一人主典一人廿六日筑後權史生佐伯眞繼差加防援下太宰府

十五年六月廿一日武藏國司言新羅人金連安長清信等三人逃隱不知在所令京畿七道捜捕金連等貞觀十二年自太宰府亦遷配也

九月八日甲斐國言新羅沙門傳僧卷才二人來寄山梨郡傳僧等貞觀十三年徙配上總國者也仍令還著本處焉

十二月廿二日先是太宰府言去九月廿五日新羅人卅二人乘一隻船漂着對馬島岸島司差加使者送府即禁其身着鴻臚館是日勅曰新羅人挾奸年久元毒未悛疑亦流耆之体猶候隙之謀宜重加撿審嚴情狀早令放歸

十六年八月八日先是太宰府言上新羅人金四金五等十二人駕船一艘漂着對馬島至是勅府司問來由早從放還

元慶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壬午右京人從五位下行山城權介船連副使麻呂內藏權少允正七位上津宿禰轉主主殿允大初位下葛守連直臣等三人賜姓菅野朝臣其先百濟國人也

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太宰少貳從五位下島田朝臣忠臣等奏言檻日宮有託宣云新羅虜船欲向我國宜爲之備因茲遣從五位上守刑部大輔弘道王向伊勢大神宮祈請冥助廿四日遣兵部少輔從五位下兼行伊勢權介平朝臣季長向太宰府奉幣檻日八幡及姬神住吉宗形等大神其檻日八幡姬神別奉綾羅御衣各一襲金銀裝寶劔各一以彼府奏有託宣云新羅凶賊欲窺我隙肥後國有大鳥集河水變赤等之恠也

三年四月二日辛酉貞觀十二年九月十五日配置新羅人五人於武藏國至是國司言其中二人逃去不知在所仍大政官下符左右京五畿七道諸國捜索

四年五月廿三日先是授肥後守從五位上藤原朝臣房雄正五位下西國流言新羅凶賊將入侵冦朝議以左近衛少將坂上大宿禰瀧守兼任太宰少貳向彼之日賜隨身近衛有數瀧守少貳秩滿仍以房雄代之到府之後流聞不整隨身近衛多致陵暴其魁首左近衛桑女益繼狡猾尤甚房雄殺之警候不嚴民謠間發故還房雄於肥後守罷其少將之職今之進階慰其意也

五年十一月九日癸丑坂上瀧守傳云貞觀十一年二月出爲太宰權少貳右近衛少將如故是歲新羅海賊掠奪太宰貢綿勅遣瀧守備之後拒兼宰警固

仁和元年六月廿日癸丑是日太宰府言去四月十二日新羅國使判官徐善行錄事高興善等四十八人乘船一艘來着肥後國大草郡問其來由答曰前年漂蕩適著海岸蒙給官粮得歸本鄉今奉賀仁恩賚國牒信物等來朝者今撿寄事奉賀牒貨相兼只有執事省牒無國王啓其牒不納函子以紙裹之題云新羅國執事省牒上日本國其上踏印五字謹撿先例事乖故實仍寫牒并錄貨物數進上勅新羅國人包藏禍心覬覦家國雖寄事於風波然猶疑其毒螫須懲其姦匿以從重法然而朝家好仁不忍爲之而猶放還全其首領矣

小右記云寬平五年閏五月三日勅符云追討新羅海賊事當今務在農要勿令失時且征且田良將之術勅到奉行

扶桑畧記延喜十八年十月下云故老云寬平六年二月彗星見四月新羅賊來損人物擾吏民

一代要記云寛平六年四月新羅賊艘來九月晉新羅賊
扶桑畧記云寛平六年九月五日對馬島司告新羅賊徒船四十五艘到着之由太宰府同九日進上飛驛使同十七日記云同日卯時守文室善友召集郡司士卒等仰云汝等若箭立背者以軍法將科罪立額者可被賞之由言上者仰訖即率列郡司士卒以前主田村高良令反間即島分寺上座僧面均上縣郡大領下今主等爲押領使百人軍各結廿番遣絶賊移要害道豐圓春竹卒弱軍四十人度賊前凶賊見之各鋭兵而來向守善友前立楯令調弩亦亂聲時凶賊隨亦亂聲即射戰其箭如雨見賊等被射幷迯歸將軍追射賊人迷惑或入海中或登山上合計射殺三百二人就中大將軍三人副將軍十一人所取雜物大將軍縫物甲冑貫革袴銀作太刀纏弓革胡簶兗夾保呂各一具已上附脚力多米常繼進上又奪取船十一船太刀五十柄桙千基弓百十張胡簶百十房楯三百十二枚僅生獲賊一人其名賢春即申云彼國年穀不登人民飢苦倉庫悉空王城不安全王仰爲取穀絹飛帆參來但所在大小船百艘乘人二千五百人被射殺賊其數甚多但遺賊中有最敏將軍三人就中有大唐一人
北山抄云寛平六年九月十八日子二刻太宰飛驛使來十九日戌二刻飛驛使來言上討殺新羅賊類二百餘人之由云云寅四刻召先後飛驛使於陣頭給白衾各一條縁其早來也一人給勅符一人給位記等還遣之云々

西宮記云寛平六年九月廿三日奉山陵臨時幣停尋常政依新羅凶賊來伐也云云
小右記寛仁三年記云寛平六年新羅凶賊到對馬島島司善友計返即給賞
又云引見寛平外記日記云有留國北陸山陰山陽南海等道要害
日本紀畧云延喜六年七月十三日隱岐國言從坤方猛風高吹天健金草命託宣新羅賊類浮居北海我爲追彼令吹大風者如帆柱木等流着是新羅賊船帆木者神明所告其徵如此
本朝文粹荅新羅返牒　菅淳茂
却歸使人等事
伏思當國之仰貴國也禮敦父事情比孩提唯甘扶轂執鞭豈憚航深棧險而自賀子逃逅隣言矯誣一千年之盟約斯淪三百歲之生靈到此春秋不云乎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論語曰不念舊惡是宜恩深含垢化致摹羶今差專介冀戢卑儀者如牒都統甄公內撥國亂外守主盟聞彼勸賢孰不欽賞然任土之琛藩王所貢朝天之禮陪臣何專代大匠而採力慕庖人而割肉雖誠切攀龍猶嫌忘相嚴縱宰府忍達金闕之前而憲臺恐安玉條之下仍表函方而以從却迴宜稽之典章莫處疎隔過而不改如其餘何但瑋函等遠涉花浪漸移蒨灰量給官粮聊資歸路今以狀牒牒到准狀故牒（按瑋函扶桑畧記作瑋嵓）
延喜年月日

扶桑畧記云延長七年五月十七日新羅甄萱使張彦澄等二十人來着對馬島持送太宰府司書狀幷信物又送島守坂上經國書及信物等請向府彦澄辭云彼國如右欲進調貢爲蒙大府仰奉向彦澄等云々島司守憲法拘留彦澄等俯地申云本國王深存入覲之情重致使信之勞空從中途歸去身命難爲存島司猶拘使以事由言上府即申太政官其送府書序欲奉朝廷之由送島書謝送歸彼國飄蕩人之事先是去正月十三日新羅交易海藻於貪羅島之船飄蕩着對馬下縣郡島守經國加安存給粮食幷差加擬通事長岑望通撿非違使秦滋景等送歸金州三月廿五日滋景獨還來申云金州王甄萱敬併數十州稱大王望通等到彼州之日促座殺頻慇懃語曰萱有宿心欲奉日本國前年不勝丹款進上朝貢而稱陪臣貢調被返却也一日欲稱寡者且爲奉本意本意已遂裝船將進朝貢之間汝等幸過來因拘留望通慭免滋景初經國歸飄蕩人之時牒送金州金州寄彦澄送返牒陳謝恩情兼述願朝貢之深欵及注可進發復禮使李榮等之由李榮遂不來廿一日太政官符太宰府新羅人張彦澄等給資粮從放歸幷令文章博士等修太宰對馬返牒書狀案下遣太宰牒畧云潘固致□自成寄闕之勤人臣無私何有逾境之好故猥存交通春秋遐加貶之誠曲求面說脂粉絶爲容之分計也輝岳早歸區陳旨意何亦彦澄重到頻示賠言空馳向金之情未廻復主之慮妥守典法既從却歸云云對馬牒畧云前狀瀬頂之危適成投手之慮非是求隣好唯爲恤人生

云云其迴法之旨同府牒其大臣書畧云調貢之禮蕃王所勤輝嵓先來已乖□例彦澄重至猶有遯遑縱改千萬之面何得二三其詞所贈方沓不敢依領人臣之義已無外交云云對馬守書且絶私交不受贈物
今昔物語云今ハ昔文德天皇ノ御代ニ新羅國ニ仰セ遣ス事ヲ不用ザリケレバ大臣公卿被僉議テ云ク彼ノ國ハ□□天皇ノ御代ニ此ノ朝ニ可隨キ由ヲ申セリ而ルニ此ク仰セ遣ス事ヲ不用ハ末代ナリト恐ナリ然レハ速ニ軍ヲ調ヘテ彼ノ國ヲ可被罰キ也ト被定テ其ノ時鎮守府ノ將軍藤原ノ利仁ト云ケル人ヲ彼ノ國ニ遣リ利仁心猛クシテ其ノ道ニ達セル者ニテ此ノ仰セヲ承テ後心ヲ勵シテ出立ツ間多ノ猛キ軍共ヲ具ス不知ス多ノ船ニ調ヘ被乘ル而ル間彼ノ新羅ニ此ノ事ヲ不知ス其レ此ノ事ニ依テ樣々ノ物ノ怪有ケレハ占トスルニ異國ノ軍發テ可乘キ由ヲ占ヒ申ケレハ其ノ國ノ國王ヨリ始メ大臣公卿驚騷テ云ク異國ヨリ猛キ軍發テ我國ニ來ラムニ手向ヘシ可支キ樣無シ然レハ只不如シ三寶ノ靈驗ヲ深ク可憑キ也ト定メテ大宋國ニ在マス嚴全阿闍梨ト云フ人有リ惠果和尚ノ御弟子トシテ眞言ノ密法ヲ受ケ傳ヘ止事無キ聖人也忽ニ其ノ人ヲ請シテ調伏ノ法ヲ令行ム其ノ時ニ三井寺ノ智證大師ハ若クシテ宋ニ渡テ此ノ阿闍梨ヲ師トシテ眞言習テ御ケル其レモ共ニ新羅ニ渡テ御ケレトモ我カ國ノ事ニ依テモ何カハ知給ハム爲ル而ル間調伏之法既ニ七日ニ

滿スル日壇ノ上ニ血多ク泛ヨリ阿闍梨必ス法ノ驗シ可有キ也ト云テ結願シテ本ノ宋ニ返リケニ而ルニ利仁ノ將軍出立ツ間山崎ニシテ病付テ臥タリケリ間ニ俄ニ起走テ□ニ空ニ向テ太刀ヲ拔テ踊上リ踊上リ度々切ルケル程ニ倒テ死ニケリ然レハ他人ヲ亦還ス事モ無クテ止ニケリ其ノ後智證大師宋ヨリ此朝ニ返リ給テ新羅ニ渡タリシ事ヲ語給ケルヲ聞テナム此ノ國ノ人然ハ利仁ノ將軍ノ死ニシ事ハ其調伏ノ法ノ驗ニ依テ也ケリトハ知ケレ此レヲ思フニ利仁將軍モ糸只人ニハ非ヌ人ト思ユ然カ空ニ向テ切ケムハ定メテ目ニ見エケルニコソハ有ケメ然レトモ法ノ驗シ揭焉キカ故ニ忽ニ死ヌル也ケリトナン語リ傳ヘタルトヤ

按利仁延喜中爲上總介任鎭守府將軍而本書爲文德帝世古事談爲宇多帝時共可疑然至于其欲攻新羅不果而卒事誠有之故姑繫于此

古事談云宇多御宇利仁將軍討新羅ノ間於彼國海上頓滅云云此事智證大師御入唐ノ時依彼國之語被行調伏之故歟

雞林拾葉卷之四

鷄林拾葉第五

日本紀畧云承平七年八月五日乙酉左右大臣以下着左仗開見高麗國牒等

經信卿記云自殿有召者參殿仲云匡房所進可載高麗返牒雜事文可見之者引載長德承平天應永承等返牒等文云々

日本紀畧云天慶二年三月十一日太宰府牒高麗廣評省却歸使人

經信卿記云天慶年中高麗國使下廸秋連陳狀彼國王愁怨被停朝貢之事

日本紀畧云天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乙未出雲國言上隱岐國新羅舟七艘寄着之由

和漢合運曆云天曆六年壬子三月比新羅國ヨリ長谷寺ヘ三十三種寶物來到昭明王后奉進彼國年號辛中六年云々（按新羅當作高麗先是承平年中新羅滅而高麗幷領三韓也今昔物語效之）

今昔物語云今ハ昔新羅ノ國ニ國王ノ后有ケリ其ノ后忍テ竊ニ人ニ通ジケリ國王此ノ事ヲ聞テ大ニ嗔テ后ヲ捕ヘテ髮ニ繩ヲ付テ間木ニ釣リ係テ足ヲ四五尺許引上テ置タリケリ后辛苦惱亂ストモ云ヘトモ更ニ可爲キ方无シ自ラ心ノ内ニ思ハク我レ此ク難堪キ谷ヲ蒙ルト云ヘトモ我レヲ可助キ人死レ而ルニ傳ヘ聞ク此ノ國ノ東ニ遙ニ去テ日ノ本ト云フ國有ナリ其ノ國ニ長谷ト云フ所有リ觀音ノ靈驗ヲ施シ給フ在ス菩薩ノ慈悲ハ深キ事大海ヨリモ深ク廣キ事世界ヨリモ廣シ然レハ憑ミ係ケ奉ラム人何カ其ノ助ヲ不蒙ムト祈請シテ目ヲ塞テ思ヒ入テ有ル間ニ忽ニ足ノ下ニ金ノ榻出來ヌ然レハ后此レ我カ念ジ奉ルニ依テ觀音ノ助ケ給フ也ト思テ其榻ヲ踏ヘ立ニ苦シ所无シ此ノ榻リ人見ル事无シ其ノ後日來ヲ經ル后被免ニケリ后偏ニ此レ長谷ノ觀音ノ助ト知リテ使ヲ差テ多ノ財物ヲ令持メ日本ニ送テ長谷ノ觀音ニ奉ル其ノ中ニ大キナル鈴鏡金ノ簾有リ于今彼ノ山ニ納メ置タリ貴ニ長谷ノ觀音ノ靈驗不思議也（又見宇治拾遺物語）

日本紀畧云天祿三年九月廿三日太宰府言上高麗國南原府使者對馬島之由

百練抄云天祿三年十月廿日諸卿定申太宰府言上高麗國牒送事宰府可賜封符者

日本紀畧云天延二年十月三十日高麗國交易使藏人所出納國雅相具貨物參入其中彼國馬一疋蒸毛似本朝駄馬不可爲貢賒

元亨釋書云正曆元年庚寅（大宋淳化元）宋商二人來一台州人周文德一務州人楊仁紹二商曰百濟國后妃有美姿國主愛重未逾壯齡其髮早白后愁之服靈藥求法驗二事無效王又憂之一夕后夢日本國勝尾寺千手大悲靈感無比汝其祈之覺後后悅甚便向日本國作禮祈求又夢日本國之一山出光照披延夢覺后髮紺翠過始以是寄我等二人以閼伽器金鼓金鐘等什物遙獻彼像不知勝尾寺爲何處太宰府使使者送到寺云

百練抄云長德三年六月十三日諸卿定申高麗國牒狀事僉議不可遣返牒可警固要害又牒狀不似高麗國牒是大宋國之謀畧歟十月一日旬出御南殿之間太宰府飛驛到來申高麗國人虜掠鎮西之由仍止音樂匠立奏事了令諸卿定申之

四年二月太宰府追伐高麗國人

經信卿記云長德之比高麗新羅若有可咎事者每條可咎之由有定云々

百練抄云長保四年六月廿七日諸卿定申高麗國人不堪彼國苛酷引卒伴類可住日本國之由言上事

權記云寬弘元年三月七日辛卯參内左大臣就陣被定安房守秀俊申雜事六ヶ條中因幡國言上于陵島人十一人事等

本朝麗藻云高麗蕃徒之中有新羅國迂陵島人忻兢忺之者其文不假頗知詩篇臨別之日子與一篇

勘解相公（有國）

我尋京洛辭雲去。君赴高麗棹浪歸。後會雖期何歲月。秋風冝使雁書飛。

源爲憲

代迂陵島人感皇恩詩

遠來殊俗感皇恩。彼不能言我代言。一葦先摧身殆沒。流蓬暗轉命纔存。故鄉有母秋風淚。旅館無人暮雨魂。豈慮紫泥許歸去。望雲遙指舊家園。

公任卿集云しらきうるまの島人きてあはれ人のいふ事をききしらきときゝあはせ給てかへりこと聞えさりける人に

おぼつかなうるまの島の人なれや我うとむるをしらぬなる（千載）

かへし

はるかなるうるまの島人のことの葉をしるとも見えん風のたよりよ

十訓抄云橘正通カ身ノ沈メル事ヲ恨ミテ異國ヘ思立ケル折節具平親王家ノ作文ノ序者タリケルニコレヲカキリトヤ思ケン齡亞顏駟過三代而猶沈恨同伯鸞歌五噫而將去トソカキケル源爲憲其座ニ候ケルカ此句ヲアヤシミテ正通思心アリテ仕ツレリト申ケレハサスカ心細クヤ思ケン淚ヲ流シケリサテ罷出ルマヽニ高麗ヘソ行クル世ヲ思切ムニハカクコソ心キヨカラメトイミシク哀ナリ彼コニテ宰相ニナサレニケリト後ニキコエケリ（又見古今著聞集）

小右記云寬仁三年四月十七日戊刻許惟國師持來師中納言（隆家）書今月七日書云刀伊國者五十餘艘來着對馬島殺人放火警固要害差遣兵船府飛驛言上者惟國歸去不幾重來云八日送內府師書同飛驛持來云件異國船來着乃古島（去太宰府咫尺云々者）十八日去夜飛驛解文事侍從中納言行成卿行之云々宰相（資平）間遣太宰府解文案內行成卿返報書云府解文云

刀伊國擊對馬壹岐等島(對馬守遠晴參府申事由云々)參入道殿即給謁次參內右大臣大納言齊信公
任中納言行成賴宗實成參議道方公信通任等先參入刀伊國事於壁後聞行成卿(對馬守遠晴申狀壹岐守理忠被殺事彼島講師常覺脫來以理忠郎等ム丸申旨所申也刀伊國船五十余艘其迅如隼云々從海陸合戰奮者飛驛云刀伊國者二人被射殺者)事定已
了云々廿五日酉時許惟圀持帥書(去十六日書)示異國人去九日來着合戰等子細在府解又示
可辭退否事惟圀云使者乘隼船參上但異國八日俄來着能古島同九日亂登博多田府兵
忽然不能徵發先平爲忠同爲方等爲師首馳向合戰異國軍多被射殺不留戰場將入船中
又有弃置者又有生虜者等又奪取兵具甲冑者一船中有五六人合戰場每人持楯前陣者
持鉾次陣持大刀次陣持弓箭者箭長一尺余許射力太猛穿楯中人府軍被射殺者只下人
也爲將軍者不被射乘馬馳向射取只忌加不良聲引退(刀伊國人之中有新羅國人等云々)乘船逍去傍岸棹
船府軍等依無兵船不能追擊從陸路馳行刀伊人更下船欲燒筥前宮府兵射殺前行兵一
人驚乘船逃遁十日十一日北風猛烈不得還渡逗留海中神明所爲歟兩日間府令營造兵
船卅八艘令追襲賊徒逍去指本州渡去府兵船又令廿餘艘乘勝逐之又致行朝臣調十餘
艘相逐但先可到壹岐對馬等島限日本境可襲擊不可入新羅境之由都督(隆家)所誡仰也者使
者又云如只今似被討平也賊徒甲冑兵具等少々被奪取云々後聞帥使說壹岐對馬島人
等悉取載船合戰之間島人等叫云馬を馳てかけ射よれく病まにたり仍官軍等馳進射刀人遁

走歸乘舟此間被取載之二島者多下從船遁來博多田云件刀人爲躰多食又多飮木馳馬
以加不良射仁留有恐怖氣者又云以見爲荒卷落置博多田津云々食人云々

朝野群載擊取刀伊國賊徒狀

太宰府解　申請官裁事

言上刀伊國賊徒或擊取或逃却狀

右件賊船五十余艘來着對馬島劫畧之由彼島去月廿八日解狀今月七日到來即載在狀
言上先了且竪舟船且興軍兵警固要害所々然間壹岐島講師常覺同七日申時參來申云
合戰之間島司(理忠)及島內人民皆被殺畧常覺獨逃脫者同日襲來筑前國怡土郡經志摩早良
等郡奪人物燒民宅其賊徒之船或長十二箇𦨞或八九𦨞一船之檝三四十許所乘五六十
人二三十人耀刄奔騰次帶弓矢負楯者七八十人許相從如此一二十隊登山絕野斬食馬
牛又屠犬肉叟嫗兒童皆悉斬殺男女怯者追取載船四五百人又所々運取穀米之類不知
其數云々事出慮外要害地廣雖召人兵來未多雖整舟船勢未□雖然與所差遣兵士并彼
郡住人文室忠光等合戰之場賊徒中矢者數十人或扶以載船其中追所斬首數輩兵士等
中矢十余人同八日移來同國那珂郡能古島重錄在狀言上又了但彼郡人民或迷鬪戰或
爲賊虜飛驛言上之前不申子細也以前少監大藏朝臣種材藤原朝臣明範散位平朝臣爲
賢平朝臣爲忠前監藤原助高傔仗大藏光弘藤原友近等遣警固所令相禦同九日朝賊船
襲來欲燒警固所距却之間奮呼合戰其間中矢者十余人賊徒遂不能前戰還着能古島其
後二箇日風猛波高不能相攻十一日未明同國早良郡至志摩郡船越津先是分遣精兵像
令相待同十二日酉時上陸與大神守宮檝撿并遠使財弘近等合戰中矢之賊徒卅余人生
得二人其中一人被疵一人女少貳平朝臣致行前監種材大監藤原朝臣致孝散位爲賢同
爲忠等差加兵士以船卅余艘令攻追同十三日賊徒至肥前國松浦郡攻劫村閭爰彼國前
介源知率郡內兵士合戰中矢者數十人生得者一人賊船不能進攻遂以歸却發向兵船等
攻戰云々又差遣救兵四十余艘了但生虜者等皆高麗人者以通事令尋問之處申云高麗
國爲禦刀伊賊遣彼邊州而還爲刀伊被獲也者其疑難決追賊之船還之後捜實誠追可言
上又所擊獲首虜并戎具等追將進上且錄在狀謹解

寬仁三年四月十六日　　正六位上行大典上毛野朝臣師普
三品帥親王(在京)　　從五位下行大監菅原朝臣雅隆
正二位行中納言兼權帥藤原朝臣隆家　　大監正六位上大藏朝臣光順
正五位下行少貳兼筑前守源朝臣道濟　　從五位下行少監豐島眞人靜風
從五位下行少貳藤原朝臣盛規　　正六位上行少監上毛野朝臣行蔭

小右記云廿七日頭弁經通含攝政命來曰太宰府解文事(飛驛解文刀伊國凶賊退却事等)今日可定申者
未刻許參入覽之左大弁(道方)參入召外記順孝問上達部參不申云大納言(公任)右衛門督(實成)雖
有所勞相扶宜者可參入也自余故障者召遣之間大納言右衛門督等參入先是經通下給
太宰解文云可定申者定申云府解文云申刀伊國人而獲得者三人推訊之處申云高麗國
爲禦刀伊賊遣彼邊州而還爲刀伊被獲也云々數千人刀伊賊外高麗人何必被捕乎爲稱
刀伊人歟決斷府可言上歟兵具首虜不可令進又四王寺御修法殊可被行對馬島司遠晴
早可還本島但差副堪事者令勤防護仰國々令運兵糧備遣防人又壹岐守理忠被殺害事
此度解文慥尋問可言上也而無其事可仰其由歟事若有實暫還拒捍使可令警固歟定申
趣以經通令申攝政命云任上達部定申可給報符者但兵粮糒可注進之由可加載報符者
五月四日太宰府報符從左中弁許見送之件官符今日請印云々六月廿一日今日帥書付
脚力送之高麗人未斤還五月廿九日到着筑前國志摩郡申云去年三月十六日從彼國康
州贏身米千石參着京都六月十五日罷歸之間被放逆風去月八日到大宋國明州今年五
月廿四日罷歸本國之間遭逆風來者依有大疑禁固令訊問者廿九日參內秉燭後左中辨
經通下給太宰府言上筑前國壹岐對馬等島人牛馬爲刀伊人被殺害并被追取解又勘功
者注申事又處々合戰狀勘問刀伊人及此度流來未斤達等文傳仰云太宰言上解文中注

進勲者功可賞哉否又流來者幷初刀伊人等勘問等事可定申者抑勳功賞有無如何大納言公任中納言行成申不可行之由其故者有勤之者可賞進由雖載勅符々々未到之前事也余云不可謂勅符到不假令雖不募賞事至有勳功者賜賞有何事寛平六年新羅凶賊到對馬島島司善友打返即給賞雖無彼募前跡如此他事相同就中刀伊人近來從固所又追取國島人民千餘人幷殺害數百人牛馬等亦殺壹岐守理忠而太宰府發兵士忽然追返幷射取刀人猶可有賞若無賞於向後事可無進士歟大納言齊信同余定其後大納言公任中納言行成及已次皆同件等定文注太宰府言上賊徒合戰之間雜事

一府所注進勳功者事

右大將藤原朝臣（實資）中宮大夫藤原朝臣（齊信）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公任）權中納言藤原朝臣（行成）皇太后宮權大夫源朝臣（經房）左大辨源朝臣（道方）右大辨藤原朝臣（朝經）資平朝臣等定申云先日賜勅符之日被募攻伐之間有功績輩隨其狀可加抽賞之由而所注申者在勅符未到者以前不可理必被行其賞歟但散去餘衆非無向後之畏爲勵後輩聊可賞進歟

一生虜者勘問事

同前諸卿等定申云所注申之人合戰間雖多中矢者捕得賊徒唯三人也而勘問之場共陳申高麗人之爲刀伊賊徒等被虜之由縱雖非刀伊國之人同船送數日之間盡見其按內而

不窮問其趣雖□鬱結又拷訊之者不承伏時度々可究拷也加之不注杖數頗以不憚重以窮問可言上其旨歟

又言上流來高麗國人事

同前諸卿定申云先日賊徒之中多有高麗國人者此間流來輩非無事疑安置別處重令尋問可經言上之由可被下知歟抑異國賊徒來侯之恐不可不愼先後來賜何不怖長方々可被祈禱歟

太宰注進成勳功者

散位平朝臣爲賢

前大監藤原助高

傔仗大藏光弘

　藤原友近

友近隨兵紀重方

以上五人警固所合戰之場相戰者雖數多賊徒正中件爲賢等矢但重方不載先日府解事標子細依不注申也令尋實誠追所言上也

筑前國志摩郡住人文室忠光

賊徒初來志摩郡之日與所差遣兵士合戰之間中忠光矢者多又斬賊徒之首進上幷進彼我具等

同國怡土郡住人多治久明

賊徒到來之間於當郡青木村南山邊相戰賊徒合戰射取賊一人斬其首進府先日解文雖注子細仍件久明自漏矣

大神守宮擬撿非違使財部弘延

賊徒驟却之間計要害所々件守宮等差加兵士擬所遣也而於筑前國志摩郡船越津邊合戰之間中件守宮等之矢者多就中生捕者二人但一人被疵死了

前肥前介源知

賊徒還却之間於肥前國松浦郡合戰之間多射賊徒又生捕進一人

前少監大藏朝臣種材

賊徒逃却之日依有兵船遲出之告以少貳兼筑前守源朝臣道濟遣博多津且令解纜且問遣其案內之處奉使者等各申云賊船數多猶造兵船一度可罷向者其中種材獨申云種材齡過七旬身爲功臣之後待造了兵船之間恐賊徒早逃矣命忘身一人先欲進向者道濟以種材所言而爲善整出衆軍了者依賊船之早去誠雖無遂戰種材之所言忠節不

遂

壹岐講師常覺

賊徒三襲每度擊返後不堪數百之衆一身逃脱身雖非在俗其忠不可隱

右去四月十八日給當府勅符云箇裏若有攻戰忘身勳功超輩者隨其狀跡加以褒賞者言上如件

事定了子四剋退出件定文未清書仍書具可奉由仰左大辨了

筑前志摩郡人五百四十七人

被殺害者百十二人被追取者四百三十五人牛馬七十四疋頭

早良郡人六十四人

男廿四人女四十人牛十頭馬九疋被殺害者十九人被追取者四十四人被切食牛馬六疋頭

怡土郡人二百六十五人

被殺害者四十九人（男壹幷四十三人女六人）被追取者二百十六人（男卅八人女壹幷百七十八人）牛馬卅三疋頭（牛十六頭馬十八疋）

能古島人九人

女六人童三人馱四十四疋牛卅四頭

壹岐島

守藤原理忠被殺害

被殺害島內人民百四十八人（法師十六人童廿九人女五十九人）被追取女等二百卅九人

遺留人民卅五人（諸司九人郡司七人百姓十九人）

對馬島

銀穴燒損了云々

被殺害人十八人被追取人百十六人（男三十三人女童合八十三人童二十八人女五十六人）

上縣郡百四十一人

被殺害人九人被追取男女童并百卅二人（男三十九人女童九十三人）

下縣郡男女并百七人

被殺害男女童百七人被追取男女童九十八人（男三十人女童并六十八人）

童三百八十二人（男百二人女童二百八十人）

被燒亡人々住宅四十五宇

爲賊徒被切喰牛馬百九十九疋頭（馬八十二疋牛百十七頭）

七月十三日直物次有敍位除書等致頼惟通（四品）俊遠成順（加階）種材任壹岐守八月三日都督

書云云々副府解并內藏石女中文

太宰府解申請官裁事

言上對馬島判官代長岑諸近越渡高麗國隨身爲刀伊國賊徒被虜女拾人歸參狀

二人筑前志摩郡安樂寺所領板持庄人即進府

一人病船中不參府

八人對馬島人

二人到來之間病惱死去

五人又病惱留本島

一人進府

副進賊虜女內藏石女等申文

右得對馬島去六月十七日解狀同廿一日到來偁得管上縣郡伊奈院司同十六日解狀偁

刀伊賊徒到來之間判官代諸近并其母妻子等被虜而賊船還寄當島之日諸近獨身逃脫

罷還本宅然間以昨日夜盜取小船逃亡已了定知爲恐當島之厄罷渡陸地歟早被言上大

府將被召返者島內人民爲賊被虜僅所遺民又渡他處若無被召返之定慾遺民不可留跡

望請府裁被仰下管內諸國尋在所將被糺返者而又得同島今月九日解狀同十二日到來

偁件諸近以去六月十五日晦跡逃亡仍其由言上先了而以今月七日諸近到來申云刀伊

賊到來之日諸近母伯母妹妻子從者等并十余人被取乘賊船處外往反筑前肥前等國但

賊徒還向之次寄對馬島爰諸近獨身逃脫罷留本島而竊惟雖老母妻子猶雖存命已有何

益不如相尋老母委命於刀伊之地欲申事由於島司渡海制重仍竊取小船罷向高麗國將

近刀伊境欲問老母存亡爰彼國通事仁禮能會申云刀伊賊徒先日到來當國殺人掠物欲

相戰之間逐電赴日本國仍艤舟儲兵相待之間無幾還向重殘滅海邊仍發於五箇所儲舟

千餘艘所々襲擊悉以殺了其中多有日本國之虜者彼五箇所之內且三箇所所進三百

餘人也待集遺二箇所之人乘船可被進日本國之由已有公定且還對馬島可申此由者爰

能會彼賊虜中本朝人等問老母存亡即申云賊徒等到着高麗地之間取載強壯高麗人以

病羸尪弱者皆入海了汝母并妻妹等皆以死了者只會伯母一人欲能還本土之處本朝同

□國之制已重無故罷還者定可當公譴縱雖得書牒無□証更不可被信用因之受乞日

本人爲証件人欲能還之處高麗國且以賊虜十人充給抑諸近依思老母已忍罪過知母死

亡至于今者進身於公廳左右可隨裁定者投着異國朝制已重何况近日其制弥重仍召諸

近身相副件女三人差島使前掾御室爲親進上如件者謹撿按內異國賊徒刀伊高麗其疑

未决今以刀伊之被擊知不高麗之所爲但新羅者元敵國也雖有國號之改猶嫌野心之殘

縱送虜民□爲悅若誇勝戰之勢僞通成好之便抑諸近所爲先後□也越渡異域禁制素

重况乎賊徒來侵之後誠云以先行者爲與異國者而始破制法而渡海無書牒而還以將來

虜者優而無坐其罪恐向後愚民偏思法緩輙渡海爲徼倖輩禁候其身須待高麗國使申上

其按內然而來不離知旬日欲移下民之言誠雖難信境外云爲非可默爾仍注在狀言上如

件謹解

寬仁三年七月十三日

內藏石女等解申進申文事

注申被追取刀伊賊徒罷向高麗國海路雜事並歸參本國按內等狀

右石女安樂寺所領筑前國志摩郡板持庄之住人阿古見對馬島住人也而共被追乘賊船

日來之間見其按內所々合戰之日石女等罷乘兩船之內中矢賊徒五人也而着對馬之岸

之間皆以死了此外傍類船被疵死亡者追日不斷爰罷着高麗國岸之後賊徒等每日未明

之間上陸地滅海邊別島等之人宅運物取人也晝則隱島々撰取強壯之者討殺老衰之者

又日本虜者之中病羸者皆以入海了夜則各々潰恣去也如此送廿餘箇日之程五月中旬

之比高麗國兵船數百艘襲來擊賊爰賊人等勵力雖合戰依高麗之勢猛無敢相敵之者則

其高麗國舶之體高大兵仗多儲羅船殺人賊徒不堪彼猛船中殺害所虜之人等或又入海石女等同又被入海浮浪仍合戰按內不能見給無幾有高麗船扶了即□勞所令蘇生也但見被救乘船之內廣大不以例□造二重上立櫓左右各四枝別所漕之水手五六人所□□士二十余人許下懸檝又一方七八枝也船面以鐵造角令衝破賊船料也舟中儲雜具鐵甲胄大小鉾熊手等也兵士面々各々執持之又入大石討破賊船又他船長大已以同前合戰事異之後石女等一類卅余人各給驛馬近金海府之途中十五箇日每驛以銀器供給其勞尤豐官使仰云偏非勞汝等只奉尊重日本也者若金海府之後先以白布各充衣裳兼以美食給石女等六月卅ヶ日之間令安置彼府爰對馬島判官代長岑諸近爲尋訪被追取賊徒之毋妻子等到來高麗國聞母子之死亡爲歸本朝仍爲證據申請虜女十人離岸之日彼朝公家充給歸粮料人別白米參斗干魚卅隻兼給酒食但金海府前召集之日本人幷三百余人是三箇所軍船所進也殘二箇所人等來集之後差使可返進之由且言上公家者往反

按內言上如件

寬仁三年七月十三日多治比阿古見

內藏石女

廿一日藏人右少弁資業含損錄命云太宰府言上解文等（定中先度解文今般解文等）事又々可啓固要

害事祈禱事等如先日報符可勘行事新羅人能可守護事兵粮糒米追可催納事可給官符者即仰下了廿三日右少弁資業持來給太宰之報符仰可令捺印之由九月十九日入夜惟圓師（隨家）持來帥納言書其狀云從高麗國虜人送使來對馬之由申彼島解文仍言上其由具案內注府解等明日臨時祭始一府大事也忩々間具事等不令申付者（九月四日書）

左經記云九月廿二日參內右大臣（公季）中宮大夫（齊信）權大納言（公任）左（教通）大將右衛門督（經通）右大弁侍從宰相（資平）等於左仗被定申太宰解文（新羅國所送爲刀伊國被取壹岐對馬等人民二百餘人副新羅牒幷對馬解文等云々）共申云先召太宰府牒間定依實可被行左右歟云々

小右記云廿二日召使云今日右府有可被定申事可參入者答依犬死穢不可參由了若太宰府言上高麗國事歟件事昨日入道殿（進下）有被示事其趣者爲刀伊國賊被虜者二百七十人許云々（男六十人女二百餘人）相送者二百餘人云々只牒對馬命云給絹米等可歸途也先尋新羅國貢調時給物例可被行歟者廿三日宰相（資平）云昨日右大臣按察大納言齊信權大納言公任左大將教通右衛門督實成右兵衛督公信右大弁朝經參入頭弁經通下給太宰府解文高麗國牒等諸卿定申云高麗國使（鄭子良）召上太宰府暫安置便處厚賜資粮可被問此間持疑事等又先日太宰解文注刀伊國高麗國牒注女眞國此事可被問太宰府又馳驛可申而以脚力言上旬日多廻同可被間也給報符又隨申上其度可被定申歟者（中略）今朔源大納言（俊賢）示送云高

麗使事其定如何數多者着小島送旬月者可量國强弱可知衣食乏以早返爲先見牒案內始自文書手跡無所耻不論才之淺深可作返牒歸祿等程如何內々可給位階由云々牒已不送日本何授位階又知本位進一階所候也牒文無牒位此間憒申侍於一朝中事者雖無是非誰人謂其旨酌異國事先々所不緩怠也只可歸送先日捕得者流來者等也二百餘人男女何阿容異朝謀詐乎追々被尋問者自可知實不使久住事未得意侍依彼朝謀略之旨我朝可被推行之有樣未思得侍者報依觸穢不預僉議由但昨定旨以宰相談說告大納言（今案不可被强尋問歟只以差使送虜者可爲爲其志給物被早返遣上計歟）大納言重示送狀云定旨大略承侍不馳驛由大府失也不高麗失依後々重言上可被定下事如何雖有彼朝詐可被行旨如何只如不知早被廻却使上計也彼國牒中女眞時々注貢獻由是可所□尤可責不順旨也擧得異國凶賊以虜民送當朝尤大事也宋朝可牒我朝而別府安東護府牒送對馬島此旨頗可顯返牒許也者余又報事旨了廿四日今朝源納言（俊賢）示送云世間所憑思者兩納言（齊信公任）也此度事內々承寄侍被聞四條大納言（公任）若案內被甲歟者高麗使經歷二島（壹岐對馬）參太宰府如何入秋之後風波不靜歟廻却之期已及嚴冬彼國牒對馬使者指其處更召上太宰往還之間若有漂沒極可不便歟又於太宰被問何事乎經兩島之程計之見哀弱由歟賜返牒幷物從對馬返遣宜歟以此由示達四條大納言報云定日申往反之間若經其日無便廻却彼是云猶間可然事可遣者仍

不强申可有議事也但衰亡事見聞歟者十二月卅日戌刻許肖雨前大納言俊賢卿送書狀云只今自太宰府言上間高麗使日記自對馬島着筑前國彼國人卅人乘船已漂沒二艘僅到着也先日案合令出見流來虜人等使（鄭子良）申件者高麗人而不知其來由者此尤可疑間安東護號申云件府彼朝鎭東海府也他府皆改其號爲州也彼府獨爲惣攝府仍所送虜人也者竭書云自對馬不被歸被迎府事極奇議也如案漂沒可哀者件事所示尤理也稱賢卿相所定也彼日余（實資）不預參後聞此定前大納言（俊賢）聞此定謗難可然四條大納言預彼議余示此事所答有諸氣初陳海道難由傍卿云猶可召上府者不能强執所同也者今般定頗不宜前大納言綠彼時案相當臨夜冒雨所馳示歟

百練抄云寬仁四年二月十六日諸卿定申高麗國牒狀事

日本紀畧云寬仁四年二月十六日戊戌右大臣（公季）以下參入被定高麗返牒事令太宰府牒高麗國令發歸鄭子良等及生虜流來事四月十一日壬辰請印太宰府遣高麗國返牒官符

左經記云寬仁四年四月十一日有召參右府下給太宰府言上高麗國鄭子良欲歸去府解仰云前日定下子良等祿法幷遣高麗返牒等了彼到着之日僅給祿物幷返牒等可返遣之由可給官符即下大夫史奉親令作官符依火急事自殿上方召上官符忽於結政所請印入夜退出八月廿五日高麗國使鄭子良給祿之由府解幷子良祿物等右府被奏而今日依凶

事不中不能奏達之
大鏡云帥殿の御一腹に十六にて中納言になりなとしてよの中にはらなものといて
れ給ひし殿の御童名は阿古君そかし御めのおとこなはれ給ひしにこそいとくあ
さらしかりしかよろ浄につくろてせ給ひしか空もやませ給ひて御ましらひそえ給
へるころ大臣の闕いてきて人々のそみのゝおりしに唐人の足つくろふかなるに
見せんとおかしてこゝろみにあらはやと申給ひたるいふことゝなくならせ給ひ
てしそかし政よくし給ふとてつくしへ人さならちさらひ申たりたり例の大臣十年
ちかとにてのほり給へりとこそ申しら彼國にれてしまれ程刀夷國のもれ俄にこの
國をうちとらんとや思ひたむこえきこりたるにつくしにそかねての用意もなくて
大臣殿弓矢の本そもたり給もぬにいさゝとおかしたるとやまさところかしこ
くおはする人にて筑後肥前肥後九國の人をたこさせ給ふをはさるものにて府の内
につかうまつる人をさへおしとてたゝかもしめ給ひたるにかやはら方にそのと
もいまおかくきにおるにはらいへと家たかくたてしまれけにいことしかりし事とい
ちたる給へとし殿そらし此中宗と射らへしたるものとそをるしてて公家に奏せられた
りしかは皆賞せさせたまひき種材は壹岐守になされその子は太宰監にこそはなさ

せ給へとしら此種材かそうは純友うちありしそのゝをちありさて壹岐對馬の人を
いとおかく刀夷國にとりもていきたりたれは新羅のこかとにくはをおこし給ひて
こなうちかへし給ひてけたはて使付てあしかにこの島に送給へりたまは彼國の使
にも大臣金三百兩とらせてかへさせ給ひたる
八幡愚童訓云寬仁ノ比東夷ノ國賊日本國へ襲來ノ時壹岐島ノ常行法師ト云者ノ母
トヲレテ行ヌ我子ニ今一度アヒミセ給ヘト大菩薩ニ遙ニ祈念シ奉レトモ海隔テ境
遠クシテ歸ル事更ニ有ヘカラス歎ノ餘リ身ヲ投ントテ海ノ邊ニ望所ニ海アサカリ
ケル程ニ渡リユケハ片時ニムカヒノ地ニ付ヌ是高麗國ナリ件ノ海ハ深キコト底モ
ナク廣キコトホトリモナシ風波荒クシテ舟船ナヲ容易クカヨハサル道也是併大菩
薩ノ御助也ト悦テ高麗ノ王宮食ヲ與フテ日本ニヲクヲル天喜年中ニ三十餘歲ヲヘ
テ本國ニイタリ愛子ヲ見ル事不思議也偏神恩ナラテハイカテカヽル事ハ有ヘキト
悦事無限リキ
百練抄云永承三年五月二日太宰府進新羅曆與本朝無相違但十二月大小不同云々
六年七月十日高麗國牒狀定返上日向國女事
承曆四年閏八月五日諸卿定申高麗國王申醫師事以權左中弁匡房朝臣可令書宰府返
牒云々
經信卿記云承曆四年閏八月五日今日陳定也仍酉剋參內先是大宮大夫左大弁被候陳
座左衛門督候殿上云々參大宮大夫被示云至于昏黑人々不參甚難堪事也凡依人少令奏其由之處
可避召右大臣者秉燭之後春宮大夫右衛門督參次右大臣被參大宮大夫召藏人弁被奏
人々故障并如此大事人少何樣可候之由仰云早可定申者次被奉文書於右大臣右大臣
少々披見被示云不能忽見令讀上欲定申者仍被下左大弁左大弁讀之先被定伊勢豐受
大神宮禰宜訴申自正月至五月所供神膳年魚代闕怠事次官間注王則貞事左大弁定申
可避醫人之趣右衛門督定申不可避由左衛門督同左大弁予定申云件事旁依多疑召上
付送高麗國牒狀本朝商客王則貞被羂問乎但太宰府解云彼國傳聞太宰府有良醫可被
渡送之由所牒示也者而今不羂問其旨頗不審也抑高麗之於本朝也歷代之間久結盟約
中古以來朝貢雖絕猶無異心是以若有可牒送者彼朝申牒本朝報示今當斯時爲療病痾
申請醫人思其由緒盍被裁許乎若於可遣者除上﨟醫之外可撰遣一兩歟獨向異土可多
心竊之故也且又可被召問雅忠朝臣又申請之後漸歷居諸彼病若平愈者奈渡遣何仍今
度太宰府送牒被問彼病痾體并愈否重隨申請可渡遣歟兩箇之議可隨勅定又所送太宰
府方物等納否之條忽乘前議其故者天慶年中高麗國使下神秋遮陳狀彼國王愁被停

朝貢之事者以件方物可准朝貢者忽乘前議可難容納歟然則被辭彼例可被量行歟又彼
國牒狀多有三通云々今有一通偏爲送太宰府牒狀歟被尋如此例等可被牒送歟云々
朝野群載
太宰府解　申請官裁事
　言上高麗國牒壹通狀
右商人往反高麗國古今之例也回茲去年當朝商人王則貞爲交關罷向彼州之間禮賓省
牒壹通相副錦綾麝香等所送也是則間經迴領西之由牒送旨件則貞所申也者異國之事
爲蒙　裁定未檢知件錦綾麝香等何況可請取先相副件牒狀言上如件謹解
　　承曆四年三月五日
高麗國禮賓省牒　大日本國太宰府
當省伏奉　聖旨訪聞　貴國有能理療風疾醫人今因商客王則貞迴皈故鄉因便通牒及於
王則貞處說示風疾緣由請彼處選擇上等醫人於來年早春發送到來理療風疾若見功效
定不輕酬者今先送華錦及大綾中綾各一十段麝香一十臍分附王則貞賫持將去知太宰
府官員處且充信儀到可收領者牒具如前當省所奉　聖旨備錄在前請　貴府若有端的
能療風疾好醫人許容發送前來仍收領疋段麝香者謹牒

己未年十一月　日牒

少卿林既木

生

卿世

卿鄭

經信卿記云十四日外記季實來云今日仁王會幷季御讀經定文陣定可候云々申時參內先是右府被着陣仁王會季御讀經被定了召右中辨通俊被內覽奏聞次右大臣被渡文書於大宮大夫云宋朝商客孫忠持參錦綺可被納歟若被納者可有答信物歟者又高麗國申請醫者可遣歟若可遣者可遣誰乎又可被副別使歟可被定申者次各定申云々次被定醫（俊實）事右兵衛督定申云尤雖可遣無效驗爲朝可爲其恥仍不遣何事之有乎次左大辨定申云猶可遣歟左京大夫源宰相中將同之（公房）次右衛門督定申云大略相同右兵衛督定申於可遣牒狀者可渡送醫已臨老爛難遣之由可載牒狀歟（老爛之詞無由事歟）次新中納言同之次予定申云先日令議之時可遣一兩之由定申已了若猶可遣者釆女正俊道久擒其道頗當此仁至于餘人忽難量申可被尋問雅忠朝臣歟副遣別使何難之有乎但件王則貞所陳縱橫雖信受者太宰府相副如此商客一人之由下被下知歟若於不遣醫師者如此沙汰往反之間自歷居諸仍今度被尋病愈否隨宜申請可被遣歟次春宮大夫申云不遣尤無其議歟仍遣俊通一人何難之有乎次右大將被同（顯房）子議次大宮大夫被定申云俊通忠康之間可定遣歟右大臣被同別當之議次書了大略讀上次人々退出廿二日參內之間殿御隨身來云可參者參陣之後予參四條宮（爲御物忌今朝渡坐云々）殿下宣云自內被仰云可遣高麗醫事如上達部定爲問（師實）雅忠遣召之處日來稱所勞由今日又令召申云已惱腫物唯今難參者若可然者自是可遣問者可遣行家歟何如申云自殿遣問者行家朝臣何事候乎次召行家遣雅忠許了新中納言（俊明）別當祇候行家歸參申云雅忠朝臣令申云件事先例不候今隨付商客牒狀忽不可渡遣歟猶可遣者俊通可罷向歟又可罷向人不候之中二人猶罷向者俊通定致兩輩歟是皆衆人所知也者殿下遣召伊家被奏雅忠申旨已了予此間罷出了廿五日殿下御坐四條宮云（稱道）々仍未剋許參彼宮（院）（賀茂）御命云欲示案內之間也高麗申請醫人雖可遣渡聊有夢想（古殿宜云）（件醫可遣者）不可遣由令申已了仰詞如何至于返牒被仰匡房云々予申云陣定之日不可遣由定申人々多候大略以其趣可被仰歟上古彼國申請事等不被必裁許時候云々天慶年中彼國王怨申由其間記等所見候也御報云件記在乎申云候也又御命云然者只今可歸向歟隨身其記可被來者隨渡給了予退出隨身天慶牒等幷刀伊發時承六□牒案等參入殿下出逢給即獻此文了御命云件仰詞可書出予申云是大事候又々令議定給隨仰詞可

書出候者也又宣云猶可書出大略懸注出令覽了次申云清書可獻候者御命云然者今夕可送次□又渡四條宮給了予退出臨昏注出仰詞送中務少輔廣綱許了返報云御覽可申左右者九月二日自殿有召者參殿令申見參仰云可參西面者即參出居仰云匡房所進可載高麗返牒雜事文可見之者引載長德承平天慶永承等返牒等文申云此中令問給可被仰可載事歟又被仰云委見件文明日午後招匡房於此邊可問案內者（下給匡房所進文幷先日所獻高麗牒狀等）退出了三日參殿入自東小屋方參西面遣人告可參會由於匡房朝臣有頃匡房參入令申案內予依召參出居被仰云可問匡房所注獻條々事皆恐可載歟如何者以件獻文問案內申云件事等多可被咎事也就中長德之比高麗新羅若有可咎事者每條可咎之由有定云々者即申此由殿宣云依病申醫而不遣被咎事猶可無情歟予申云尤然候事也此中以必可被咎事被載少々何事候乎但召可然上達部令僉議給可吉歟仰云然者明日可來幷同可參由可仰匡房者退出了四日殿御隨身來云早可參者即以參入先是匡房參入又大夫外記定俊祗候予令申見參參出居讀定俊勘申高麗牒狀間日記等次宣云覽可相待人人被來者次大宮大夫（師成）皇大后宮權大夫參入又左右衛門督被候次殿下出御簾外此間右府被參次被定返牒仰詞先召匡房朝臣於簀子令讀注申可被載詞幷外記勘申例等殿下宣云此事每條可被咎歟右府被申云每條被咎何事候乎大宮大夫被申云只被注載違例由歟予申云此事可被咎事者若無先例者稱聖旨事幷便付商客事歟但聖旨條又々能々可被尋事也次殿下宣云不遣醫師事者其由可注右府被申云被咎違例事等者雖不注醫事何難之有乎私案之雖爲一理猶可有其□歟然而强不爭申歟匡房申云付誰人可遣乎殿下宣云若遣王則貞者子細語示彼朝歟有如此往反之輩乎皇大后宮權大夫申云甚多候者也又宣云然者可遣他人之由可被仰下歟人々申云尤可然者右大將被會次被仰匡房云以此人々申趣可奏聞者匡房參內少選歸參云隨人々申可作返牒至于王則貞永不可遣高麗若竊往反者可試所由之由可下知歟者次人人退出了

水左記云承曆四年十月十日巳刻許匡房持來高麗返牒今有加入之句如牒狀者貴國和親之義長亙百王盟之後數逾千祀繼彼前好嘉此來章而侵霧露於燕寢之中求醫療於鯨波之外者予披見云被改而字書方今字如何匡房云尤可也即摩而字令書入而字今日內覽可奏聞云云晩頭參博陸被示云高麗返牒能々令覽可被示子細也者予申云此定無加難歟但今加入之句已非牒狀之詞而加書入者以牒狀詞如何可候哉者

本朝續文粹云答高麗國牒一首江都督作

日本國太宰府牒　高麗國禮賓省

却廻方物事

牒得彼省牒偁當省伏奉聖旨訪聞貴國有能理療風疾醫人今因商客王則貞廻歸故聊因便通牒及於王則貞處說示風疾緣由請彼處選擇上等醫人於來年早春發送到來理療風疾若見功効定不輕酬者今先送花錦及大綾中綾各一十段麝香一十臍分附王則貞齎持將去知太宰府官員處且充信儀到可收領者牒具如前當省所奉聖旨備錄在前請貴府若有端的能療風疾好醫人許容發送前來仍收領疋段麝香者如牒者貴國橋盟之後數逾千祀和親之義長秉百王方今犯霧露於燕寢之中求醫療於滄波之外望風想德能不依依抑牒狀之詞頗睽故事改處分而曰聖旨非蕃王可稱宅遐陬而跨上邦誠乖倫道歟況亦託商人之旅誑寄殊俗之單箭執圭之使不至封函之禮既虧雙魚猶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得入鷄林之雲凡厥方物皆從却廻今以狀牒牒到准狀故牒

承曆四年月日（又見朝野群載）

古今著聞集云白河院御時高麗國より醫師を申たりけるにつかはすべきよしさだありけるに殿下（師實）御夢想の事有てつゐはすましきになりにけり返牒を匡房卿かきけるに雙魚難達鳳池之月扁鵲豈入鷄林之雲この句をなる秀句にてよの卿[illegible]のゝ[illegible]けり

續古事談云昔高麗王惡瘡ヲヤミテ日本ノ名醫雅忠ヲ給ハラント申タリケリ此事陣ノ定ニ及テサマ〳〵ニ沙汰アリケルニ帥大納言（經信）申云高麗ノ王惡瘡ヤミテ死ナム日本ノタメ何クルシトイハレタリケル一言ニ事定リテ遣スヘカラスト云事ニナリニケリサテ返牒イカヽイフヘキトイフ定メニハ此事得申トヲサストイフヘシトテ匡房卿其狀ヲ書ケルニ申トヲサヌ由カキヲホセスシテ二タヒマテ返サレニケリ第三度ニ雙魚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入鷄林之雲ト云秀句カキタリケルタヒヌキノヽシリテ遣サレニケリ後ニ彼國ノ商人來ケルカ此句ヲ紳ニ書シテコソキタリケレ人コトニカリカキテモタルトナンイヒケル

江談抄云都督（匡房）又云自高國中醫師返牒云雙魚猶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入鷄林之雲是則承曆四年事也其後赴鎮西之日宋朝買人云宋天子有鍾愛賞歎之句百金換一篇之句也

經信卿記云承保元年五月二日召使來云昨日陣定延引今日可參者申時計參內者先是內府（俊房）大宮大夫新中納言（家賢）左兵衛督左京大夫（公房）左大辨參著陣座其後右大將（顯房）春宮大夫（實房）左衛門督參入內府被下文書件書調度文書極多忽難見盡仍人人或見大略或不見之明法博士有算進勘申尾張國司目代高季罪名事大宋國皇帝被獻物可有答信否幷其返牒可何樣事乎事又太宰府申請遣高麗返牒等事又前大貳經平事等也曉更事了

東寺年代記云長治二年正二位行權中納言兼太宰帥藤原朝臣季中依仁和寺二品親王（覺行）仰遣使高麗國請來釋論通玄鈔四卷同贊玄疏五卷即今年五月中旬從太宰差專使奉請之

百練抄云平治元年八月二日陣定竈門宮燒亡幷高麗國商人□□播磨國伊和社燒亡事

永曆元年四月廿八日對馬島司言上高麗國金海府禁錮林進為幷貢銀採丁事令諸道勘申十二月十七日諸卿定申高麗國擱留對馬島商人事

山槐記云永曆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今夜有高麗國擱留商人之定云々可尋諸道勘文定文等

鷄林拾葉卷之五

雞林拾葉卷之六

吾妻鏡云元暦二年三月十三日(後鳥羽天皇)對馬守親光者武衞御外戚也在任之間爲平氏被襲之由依有其聞可迎取之旨今日被仰送參河守(範頼)之許五月廿三日參河守受二品(頼朝)之命爲對馬守親光迎可遣船於對馬島之處親光爲遁平氏攻三月四日渡高麗國云々仍猶可避高麗之由下知彼島在廳等之間今日既遣之當島守護人河內五郎義長同送狀於親光是平氏悉滅亡訖不成不審早可令歸朝之趣載之云々六月十四日參河守範頼幷河內五郎義長等受二品命渡使者於高麗國之間對馬守親光歸着彼島云云是去々年自當島欲上洛之折節平家零落于鎭西之間路次依不通不能解纜猶以在國之處爲中納言知盛卿幷少貳種直等奉行可令參屋島之由及其催九州二島中國等皆雖從于平家之方親光猶運志於源家之間不行向仍三ヶ度被遣追討使所謂高二郎大夫經直(種直家子)兩度拒捍使宗房(種益郎等)一ヶ度也此輩以下國或知行國務或及合戰雖存命之間凌風波去三月四日令越渡高麗國之時相伴妊婦仍搆假屋於曠野之邊産生于時猛虎窺來親光郞從射取之訖高麗國主感此事賜三ヶ國於親光已爲彼國臣之處有此迎歸朝件國主殊惜其餘波與重寶等納于三艘貢船副送之云々

元仁元年(後堀河天皇)二月廿九日去年冬高麗人乘船流寄于越後國寺泊浦仍今日式部大夫(朝時)執進其弓箭以下具足於若君御方(頼經)則覽之奥州(義時)以下群參弓二張(假令如常但頗似夷弓以皮巻之)羽壺一太刀一(常刀聊細長體也)刀一(常刀)大略同帶一筋(以緒組之)彼帶中央付銀簡(長七寸廣二寸方也)其中注銘四字也又銀□一銘一箸一雙(骨也)(勘物)㭗(以皮造之)㭗袋(入之)具足等者似吾國之類皆見形知名於四字銘者文士數輩雖令參候無讀之人云云爾銘書樣[illegible]

百練抄云元仁元年四月十一日或人云去月比越後國白石浦異國船被吹寄其長十餘丈船中搆作泉乘人四人僅存命近日上洛經廻六角堂邊万人見物云云彼國人以銀如瓦石用諸物云云仰武家被追洛中了

明月記云嘉祿二年十月十六日法眼音信之次云對馬國與高麗國鬪諍之由有巷說未聞事歟云云依末世之極敵國來伐歟可恐可悲十七日定喜律師爲關東使先日入洛申長者僧正事之中頗有不實之沙汰喧云云高麗合戰一定云云鎭西凶黨等(號松浦黨)搆數十艘兵船行彼國之別島合戰滅亡民家掠取資財(所行向半分許被殺害其殘盜取銀器等仮來云云爲朝庭太奇怪事歟)依此事舉國與兵又我朝渡唐之船向西之時必到着彼國歸朝之時多隨風寄高麗流例也彼國已爲怨敵者宋朝之往反不可輙當時唐船一艘寄高麗(遣逃歟)被付火不殘一人燒死云云末世之狂亂至極滅亡之源歟甚奇怪事也十二月七日未時參前殿御共之間左大將殿(教實)見參仰云依高麗來舉之疑可有仗議由一昨日大臣奉之云云不知委事末代之極歟長而有餘

吾妻鏡脫漏云安貞元年五月十四日高麗國牒狀到來今日及披覽云云其狀書様(下闕北條記同)

和漢合符云安貞元年六月高麗牒狀來(按牒狀來于關東係五月本書并六月者蓋以奏公家時言之耳)

皇帝紀抄云安貞元年七月廿一日於攝政(家實)直廬被議定高麗國牒事

百練抄云安貞元年七月廿一日於關白直廬有議定事左大臣(良平)已下參入去年對馬國惡徒等向高麗國全羅州奪取人物侵陵住民事可報由緒之由牒送太宰少貳資頼不經上奏於高麗國使前捕惡徒九十人斬首偸送返牒云云我國之耻也牒狀無禮云云

吾妻鏡云寬喜三年閏九月十七日鏡住人渡高麗企夜討盜取數多珍寶歸朝之間守護人爲尋問子細欲召取彼犯科人等之處預所稱不可交守護沙汰之由張行之旨就注申今日有沙汰預所非可抑留任交名早可召渡守護所兼船幷賊物事同可令沙汰之由被仰隱岐左衞門入道云云

元亨釋書云(四條天皇)釋辨圓字圓爾以字行嘉禎元年泛海十寅夕而着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中略)登徑山佛鑑一見器許淳祐元年四月辭佛鑑仲夏發四明孟秋著博多本朝仁治二年辛丑也居崇福承天兩寺盛倡祖道初爾泛海風浪蕩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六月晦着高麗國耽沒羅阿私山下近岸猛風俄起共發者三舶二船已沒爾所乘舫忽有一女人怪之爾問曰宋舶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幡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隱故無敗(中略)文暦初高麗國王聽爾道譽附貢舡獻書幣求法語爾書宗教之大旨以答之(按善鄰國寶記以源泛爲渡宋時蓋誤也)

百練抄云仁治元年四月三日入夜於攝政直廬有群議高麗國牒狀事也

平戶記云仁治元年四月十二日大藏卿(爲長)來臨談世事之次語云高麗國牒狀定詞依召一昨日注進了彼進奉船事非今案りケリ大化六年牒對馬島狀者(彼年號者異朝年號也)對馬牒狀咎無禮其狀進奉船事所見也自往代己有此事歟咎無禮之狀返遣進奉方物(九飽三百帖黑鮑三百九鹿皮三十枚云)云也仍被召之狀進奉事書改令進了云云其趣注付一日記了云云予云本自此事所不審申也仍可被尋究子細之由定申了今所承之趣尤有與歟凡異國事者能可有沙汰事也而如前內府申狀者存外也昨日見參殿下被仰此事同申其由了殿下令承諾給猶召府解存問記等可被尋究不審之條々可在沙汰歟之由所執申也云々十三日頭辨(經光)送消息云高麗國牒狀識定申詞各所被召也仍獻御教書了而請文未到如何依不審內內所相尋云云件御教書未到也仍不能注進爲之如何之由返答了十四日頭辨又送消息云昨日所申之御教書一定進置之由仕人所申也今如承者已以虛誕也不可說不可說但所詮可忽注進云云仍留使者注件申詞識定之時委記了一言不副注進之但同大藏卿菅原朝臣議之由書之書厚紙一枚端書者頗引下(天)高麗國牒間事(書天)次行指上事趣大旨同大藏卿了之由書之也大概執筆人相尋定詞之時書遣之體也十七日曉頭大府卿(爲長)入來談世事之

大泰和六年高麗國牒狀自故親經卿家文書之中所見者云云彼外孫後國撰給云々是進奉事載此狀已爲往年之證歟仍爲見合持來也此子細一日粗記了爲補窮屈之飢聊羞杯酒湯漬等秉燭之程謝遣了

雖泰和牒狀爲後鑑書留之仍續之

高麗國金州防禦使　牒　是印也　日本國對馬島□□當使准越今年正月十有四日□貴國使助明類等四十人乘船三艘來泊于州南浦使譯語問其所以來者號稱進奉兼獻文牒道其文甚爲撥雜其語過乎勿恭非進奉之禮也大抵兩國相通文牒必𢷬於其國其州例有恒矣往年秋八月恒平等十一人所賫來文牒徒以諛諛之事直指牒京朝禮賓省其可以任意而交受乎具事傳報朝庭朝庭之議不上於一間使之遣還金□賞來此亦失禮之甚矣當劵廉察使吏傳報于朝廷朝廷共不許其交接使之解纜發遣故所賫來文狀及進奉方物率皆還給以送其數目錄于後想宜知悉右事順牒

泰和六年二月　日牒

官

直

韭　二

牒後還送

進奉物目

圓鮑貳斤帖

黑蚫貳斤果

鹿皮參拾枚

原

件年號者非高麗國唐朝年號歟云云以是案進奉船事己對馬島文牒依無禮之狀還送進奉物了件進奉事自往代己有其號彼島人之詞子細不審彌尤可尋問事旨歟一夜定之時進奉事未曾聞之由藤宰相令申人々被同之予不同不進存間記貽不審之故也賢愚不同也大府卿云同藤相公有後悔云云仍申詞旼之又捧此狀欲謝申上件怠云云

吾妻鏡云寶治二年十月廿五日島津豐後左衞門尉忠綱以高麗山柄獻將軍家其色白而後深草天皇如雪其聲不相似吾國鳥幕府賞翫只此事也

龜山天皇關東評定傳云文永五年正月蒙古高麗牒狀到來高麗牒使幡阜貢來之日本可伏從蒙古之由載之又見北條記

一代要記云文永五年後正月五日從太宰府蒙古國并高麗牒狀到來關東進彼牒狀於仙洞其後被止御賀沙汰

帝王編年記云文永五年二月七日高麗牒狀常盤井入道大相國實氏以右兵衞督爲教卿進入仙洞十五日異國事於仙洞評定廿五日依蒙古事被立臨時二十二社奉幣使三月廿七日諸道勘申異國事有仗議右大臣已下參入基忠

五代帝王物語云一院後嵯峨れあとし四十九になかせおはします五十の御賀ひきあけて今年あるへしとて去年より内裏にて樂所始ありて連日に伎樂ある五年正月廿四日うるはしく院の舞御覽の儀あり新院後深草の御所富小路殿にても閏正月十五日又舞御覽なり一院御幸なる麗しき御賀の儀いかはかりの事にてかあらんとれかえしに蒙古國とかやより牒狀を奉る高麗の牒を相副あり宰府よりまつ關東へつけて關東より二月二日牒狀をまいらせたりおきによりて御賀止めらる公私本意なき事なり蒙古國もとは契丹乃所屬韃靼國なり年頃契丹國以下の近邊の諸國を打とる大宋國を三百餘州のうち大略こな打とりてしつかに六十餘州殘きり高麗も同くせめ落されて臣として蒙古の朝につかふるよし牒狀にものせあり牒使にも趙良弼と云ものわたれる高麗の使も副たり牒狀二通なり一通は高麗の牒也蒙古の牒は文永三年丙寅九月の狀なり至元三年と載あり高麗國同く彼年號をうけて至元とかせる去年八月の牒なり數多の財物を相副く正月一日太宰府に着たり是によりて官外記以下の勘文をめされて仗儀を行はる又仙洞の評定ありて四月十三日大神宮へ公卿勅使を發遣せらる右大將通雅卿勅使をつとむ此外諸寺諸社の御祈大法秘法數を盡せり返牒あるへきかとも沙汰有て菅宰相長成卿草して經朝卿淸書して關東へつかはされしかとも武家子細を申て遣されさりし所詮牒狀の躰無禮なるによりて返牒に及はぬよし牒使に仰含て返却せられし異國事其後打續き絶す

八幡愚童記云文永五年二月一日公家ニ奏ス蒙古牒狀アリ其狀云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返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知之旣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和通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理乎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不宜至元三年八月日トソ書タル是ニ公家武家大議可有返牒哉否牒使可截首否諸道勘文諸卿僉議樣々也シカ共無返牒使

計被追歸是則虎ヲ放野狼ヲ飼ニ不異此牒使夜々見廻筑紫地船津軍庭懸足送道ニ至マテ差圖サシ相人景氣註所按內計スマシテ返ケリ

帝王編年記云文永六年三月七日蒙古國使八人高麗使四人從類七十餘人着對馬島之由午時自九國申六波羅

五代帝王物語云文永六年蒙古の使高麗れ船ゐのをてまう對馬國よつく去年乃返牒なきよよりて左右きくそためなり不慮れ喧嘩いてきて歸國の間對馬れ取人とらせて高麗へ渡る高麗より蒙古へ伝ゆはしたれか王宮へ召入てこて種々れ祿をとらせて本朝へ返送るあれよ付て又牒狀有り

關東評定傳云文永六年九月蒙古高麗重牒狀到來牒使金有成高柔二人也還對馬島人答二郎彌二郎高柔依靈夢獻所持毛冠於安樂寺即叙其由呈詩（北條記同之）

吉續記云文永八年九月二日關東使隨身高麗牒狀向西園寺大納言（實兼）許亞相參院申入云云三日高麗牒狀事於仙洞有評定帥卿（經任）奉行關白殿（基忠）德大寺入道相國前左府內府堀河大納言（基具）源中納言（資平）帥（經任）菅宰相（在公）左大辨宰相等也左大弁讀申牒狀二通（菅宰相依件辭退也）牒狀趣蒙古兵可來責日本歟又糴此外歟救兵歟牒狀了見區分五日參內藤翰林祇候被召御前被讀牒狀二通無停滯讀申之牒狀之旨趣明日於仙洞可有評定云云帥卿奉行也七日今日高麗牒狀事有評議參仕人々關白前左府堀河大納言民部卿源中納言帥菅宰相左大辨云云晉八座讀申牒狀廿一日今日依仁王會闕請定午刻參陣撿挍上卿（春宮權大夫公孝）奉行職事等未參此間暫候御前申斜上卿被參今日呪願作者（菅文章博士）在公依故障不可參陣於呪願文者內々可付進云云奉行職事重相尋之處雖申不參之由早可參陣仍被待彼參及夜陰在公朝臣參仕之後藏人左衞門權佐（棟望）出陣下口宣上卿被給之次上卿召文章博士在公朝臣被下口宣翰林給之退入於立蔀邊披見之棟望予徘徊此所如口宣者有西蕃使介告北狄陰謀之由載之如載呪願者高麗有北蒙古在西云云口宣趣與呪願西北之儀相違可爲何樣哉於旨趣者雖無相違西北之儀違口宣之由與奉行職事問答然而不及毒改持參呪願文上卿披見置座前氣色之後翰林退入次召外記營入呪願文云云

文永八年九月廿一日宣旨

近日上天示變沖襟無聊加之有西蕃之使介告北狄之陰謀綿之希畏怖畏是衆永却災難宜致泰平之由可令作載仁王會呪願文

藏人左衞門權佐平棟望奉

於蒙古國者不見經史今北狄令書之條太以不審誰人諷諫哉云云廿二日參內候御前仁王會呪願文事有被仰出事等蒙古爲北狄事不審之由申出之如作者所存者高麗書古ヲ北朝ト書之仍載之云云自高麗雖當北自日本不當北者可背道理歟經史不詳之上難決者也（呪願文尋見處如口宣改直畢）廿三日呪願文草合之句可改直之由被仰下云云北狄事先年高麗狀ニ蒙古ヲ北朝皇帝ト書之由奉行職事陳謝云々猶不可然事也

五代帝王物語云文永八年九月十九日筑前國今津に異國人趙良弼を始として百餘人來朝の間軍船と心得て宰府さはきのゝしれとも其儀もなくて是も牒狀あり但辛櫃よ納て金鐶をはらして王宮へ持參して帝王へ獻きをきよ叶てすも時乃將軍ゐ傳へて參らすゐし其儀もなくも持て歸へき由王勅を承た後も手をもおろゐられとて案を書て出しあり是も返牒よ及いす

關東評定傳云文永八年十月蒙古牒狀重到來使趙良弼前々依無返牒今度牒狀者良弼稱直可傳大將軍出案文不獻正文十二月良弼渡使者張鐸於本國翌年五月張鐸歸來高麗牒狀又持來（又見北條記）

異稱日本傳所載元史日本傳云至元六年（文永六）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埸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塔二郎彌二郎）敕有司慰撫俾賚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搆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爲未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王其審圖之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禃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八年（文永八）九月高麗王禃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文永九）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禃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報

日蓮註畫讚云文永十一年十月五日中刻對馬西面佐寸浦異國（蒙古高麗）兵船四百五十艘三萬餘人乘寄來六日辰刻合戰守護代資國（宗右馬允）等雖伐取蒙古資國子息等悉伐死同十四日壹岐島押寄守護代平內左衛門景隆等搆城郭雖防戰蒙古亂入間景隆自殺二島百姓等男或殺或擒女集一所徹手結付舷虜者無一人不害肥前國松浦黨數百人伐虜此國百姓男女等

如壹岐對馬同十九日辰尅筑前博多箱崎今津佐原寄來同廿九日辰尅少卿入道覺惠子息三郎左衛門景資大友出羽守直泰大友次郎左衛門重秀難波次郎在助菊池二郎康成惣九國兵集戰故死者相枕

一代要記云文永十一年十月十三日異國軍兵亂入壹岐島同十四日彼島守護代庄官以下悉被討取云云對馬以同前同十九日亥尅攻來筑前國早良郡同二十日始合戰宰府軍等皆北畢爰同日亥尅許兵船二艘出來晴天合戰非凡慮之所及測知是神明之化儀也即異國軍兵悉散彼兵船一艘留之所乘之人數六十許云云

帝王編年記云建治元年正月十八日蒙古人二人高麗人一人明州人一人已上四人自鎭西遣關東不入洛中自山崎東地通罔屋醍醐地七月廿一日自鎭西蒙古人使關東路次如先度九月六日於關東蒙古國使等九人切頭云云

北條記云建治元年四月十五日大元使着長門國室津浦八月件牒使五人被召下關東九月七日於龍口刎首

一　中須大夫禮部侍郎杜世忠年卅四大元人

作詩云

出門妻子贈寒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儻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

二　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何人著年卅八唐人

作頌云

四大元無主五蘊悉皆空兩國生靈苦今日斬秋風

三　承仕郎回回都魯丁年二十二回回國人

四　書狀官薫長國人果年三十二

五　高麗譯語郎將徐贊年三十三

作詩云

朝廷宰相五更寒々甲將軍夜過關十六高僧由來起笄來名利不如閑

今度刎首事永絶窺覦不可攻之策也其後將固事有沙汰鎭西撰補守護人器用致避海邊國々止京都大番役被差置在京人公家武家減省公事行儉約休民庶皆是爲軍旅用意也

帝王編年記云九州探題翰上總介實政建治元年十一月爲異國征伐下向鎭西

東寺文書

明年三月比可被征伐異國也梶取水手等鎭西若令不足者可省充山陰山陽南海道之由被仰太宰少貳經資了仰安藝國海邊知行之地頭御家人本所一圓地等兼日催儲梶取水手等經資令相觸者守彼配分之員數早速可令送遣博多也者依仰執達如件

建治元年十二月八日　武藏守（義政）在判　相模守（時宗）同

武田五郎次郎（信時）殿

島津文書

爲高麗征伐被遣武士候同可罷渡之由被仰下候也恐恐謹言

建治二年後三月五日　（島津大炊助）久時在判

吉富次郎殿

日蓮注畫讃云弘安四年辛巳五月又蒙古高麗已下國々軍兵臨具七萬餘艘大船乘貴來爲居住持世路具爲耕作貯鋤鍬類高麗船五百艘自壹岐對馬下見合者討殺人民不堪脫將妻子逃隱深山聞赤子泣聲押寄討殺又母惜我命刺殺赤子隱居然間蒙古寄壹岐島告來博多云云

八幡愚童記云弘安四年夏比蒙古大唐高麗以下國々兵共ヲ驅具テ三千餘艘大船數千萬乘列テ來ケル其中高麗兵船五百艘壹岐對馬ヨリ上テ見合物ヲ打殺人民堪兼妻子ヲ引具深山ニ逃籠處赤子鳴聲ヲ聞付テ押寄殺ケル程片時ノ命惜ケレハサシモ愛スル嬰兒ヲ指殺レテソ隱レケル高麗船ハ宗像ノ與ニヨル蒙古大唐船共ハ對馬ニハヨラス壹岐島ニツキ自其筥崎前ナル能古ノコ志賀二島ニソ著ケル是ヲミテ高麗船自宗像

押出蒙古ノ船ト一所ニヨル今度一定可勝トテ可住居世路具足耕作爲トテ鋤鍬マテ持タルケル蒙古寄タリト自島博多ヘ告タレハ夜中ノ事ニハアリ周章騷匈呼東西南北馳集兵オヒタヽシ自元海ハタニ數百町石築地ヲ面キワニ一丈ヨリ高ク此方ハノヘニレテ馬乍乘馳上リ賊船ヲ見下テサケ箭射様ニ構タル其上ニ火ヲタキ城口キロシク搆タリ關東ヨリモ秋田城次郎以下ノ大勢下ツトヒ九國二島ノ兵共神社佛寺輩迄我モ我モト馳來箭サキヲ調雖相待兵粮米乏テ力盡鎧重ク魂モ身ニソワヌ心地シテ挽弓ヘキ様ナシ文永合戰ニ手程ミツ叶マレクソ被思ケルサレトモ神明ノ御扶ニテ勝事アラハ勸賞蒙ト思心ヲ爲先拔々ニコソ志賀島ニ浮ヒケレ先一番ニ草野次郎二艘ニテ夜打ニ寄テ異賊船一艘ニ乘移リ廿一人カ取首火ヲ懸テコソ歸ケレ其後用心シテ船ヲ鏁合押マワシテ守護シ寄者アレハ大船ヨリ石弓ヲクタスニ日本船小クシテ打不被破ト云コトナシ死者十八九生者稀也前後征罰者十万人行テ獨モ無皈事見シカハ此事無詮不可有人種心々不可寄止夜討合戰次第評定可有トソ被觸ケルサレトモ猶不止伊豫國住人河野六郎通宗異賊警固ノ爲ニ本國ヲ立シ時十年ノ中ニ蒙古不寄來者異國ニ渡テ可合戰起請文ヲ十枚マテ書氏神三島社ニシテ灰ニ燒テ自飲ナトレテ此八ケ年マテ相待處得其時是身ノ幸ニ非ヤト勇テ兵船二艘ヲ以テ押寄タリ

シ程ニ蒙古放矢究竟郎等四五人被射臥所憑伯叔サヘ手負臥テ我身石弓ニ左肩ナツヨク被打可挽弓及テハ片手ニ拔太刀モテ帆柱ヲ折テ蒙古ノ船ニ指カケ思切テ乘移散々ニ切廻テ多敵首共トリ其中ノ大將軍ト覺テ玉冠キタリケル者ヲ生捕テ前ニシメツヽテソ歸ケル大友嫡子藏人ハ卅騎計ニテ洲崎ヲ傳テ責寄セ戰テ頸一取歸ケルカクシテ後九國兵已ニ度々ノ合戰ニ及ヌ關東ノ武士達手ナミノ程ヲ見給ヘト被觸城次郎カ手ノ者新左近十郎今井彥次郎財部九郎伯父甥押寄散々ニ戰命ヲ限振舞テ打死ソ失ニケリ其後蒙古遙與鷹島ヘコソ漕寄ケレ云云去程ニ西國早馬着テ申ケルハ去七月晦日夜半ヨリ乾風オヒタヽシク吹テ閏七月一日賊船悉漂蕩ソ海ニ沈メ大將軍船ハ風ヨリ已前青龍海ヨリ頭ヲ指出シ硫黄ノ香滿虛空異類異形者共遮眼恐テ迯去所殘船共ハ破テ上礒オキニ漂テ海面ヲ弃テ散ニ不異人多重相似島築鷹島ニ打上タル異賊數千人無船疲居タリシカ破船共ヲツクロヒテ八艘ニ蒙古高麗人ハ大將乘テ迯モトルヲ見テ鎭西ノ軍兵共小貳三郎左衞門景資大將軍トシテ數百艘押寄タリシカハ異國人共船カアラハ迯モセメ今角トテ命ヲタハワス散々ニ戰ヒツ組テ海入テ指違テ死ルモアリ落重テ首ヲトリ射フセ切フセ打フセテ勝負ヲス敵モ味方モ不知數被討ケル千餘人殘シカ平ニ降ヲ乞ケルカサノミイケテモ無益也トテ中河ノ端

ニテ首ヲキル始ハサヲニ懸シカ後ニハ打積テ置唐人ノ中ニハ少々生取テアル由ヲ披露セシ時ニコソ京都關東モ靜テ上下ノ人々色直ケレ

北條記云弘安四年七月大元賊徒自宋朝高麗數千艘船寄來數日漂對馬海上而後群集肥前國鷹島之處同卅日夜閏七月一日大風賊船悉漂倒死者不知幾千萬但將軍范文虎歸國云云大元船二千五百餘艘兵士十五萬人餘水手等高麗舟千艘云云

正應五年七月附商舶歸朝大元燕公南獻牒狀十月高麗使金有成等到着翌年被召下關東訖

公卿勅使參宮次第正應六年七月八　告　宜命云爰去年乃冬比利異國忽爾牒書乎送氐強和合乎求牟若逆命者倍可用兵之由乎久締既爾文永與利起天今爾及度倍里云止毛我朝未容其音須誠須安危乃間多難決久理亂乃本毛巨辨志邊將毛堅久防禦乎備氐鎭爾警衞乎致勢波邦家能煩比無爾非須勞太衆庶之患倍有利云云

南海和尙傳云十八而有渡唐之志時月書記中岩和上歸朝不幾潛識師之志功相率而再欲有江南之行既到九州之地俄有流言自公府見留兩人渡唐也二十餘歲而結同志十餘衆而再乘南渡之舶中流風急而俄値覆舟之患有一大函浮水上渡之終得到三韓之地如有神助也師登海岸暫憩日將三年見龎眉皓首老僧着金襴衣持經負櫃坐岩上行而欲語俄而

失所在也云云從茲歸本邦於相之圓覺司藏鑰云云（擬若南海年尙以幾二十餘歲任旗永貞和之際）

太平記云四十餘年（後光嚴天皇）カ間本朝大ニ亂テ外國暫モ靜ナラス此動亂ニ事ヲ寄テ山路ニハ山賊アリテ旅客綠林ノ陰ヲ過得ス海上ニハ海賊多クシテ舟人白浪ノ難ヲ去兼タリ欲心强盛ノ溢者トモ類ヲ以テ集リシカハ浦々島々多ク盜賊ニ押取レテ驛路ニ驛屋ノ長モナリ關屋ニ關守人ヲ易タリ結句此賊徒數千艘ノ舟ヲソロヘテ元朝高麗ノ津々泊々ニ押寄テ明州福州ノ財寶ヲ奪取官舍寺院ヲ燒拂ヒケル間元朝三韓ノ吏民是ヲ防兼テ浦近キ國々數十箇國皆住人モナク荒ニケリ是ニ依テ高麗國ノ王ヨリ元朝皇帝ノ勅宣ヲ受テ牒使十七人吾國ニ來朝ス此使異國ノ至正廿三年（貞治二）八月十三日（十三日一本作十六日）高麗ヲ立テ日本國貞治五年九月日三日（廿三日一本作廿六日）出雲ニ着岸ス道驛ヲ重テ程ナク京都ニ着シカハ洛中ヘハ入ラレスシテ天龍寺ニソ置レケル此時ノ長老春屋和尙知覺普明國師牒狀ヲ進奏セラル其詞云皇帝聖旨褒征東行中書省照得日本與本省所轄高麗地境水路相接凡遇貴國飄風人物往往依理護送不期自至正十年庚寅有賊船數多出自貴國地面前來侵本省合浦等處燒毀官廨騷擾百姓甚至殺害經及一十餘年海船不通邊界居民不能寧處蓋是島嶼居民不懼官法專務貪婪潛地出海劫奪尙慮貴國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鄰之道徐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頒爲行下禁管地面海

島嚴加禁治毋使如前出境作耗本省府今差本職等一同馳驛恭詣國主前啓稟仍守取日本國回文還省閤下仰照驗依上施行須議劄附者一實起右劄附差去萬戶金乙貴千戶金龍等准之トソ書タリケル賊船ノ異國ヲ犯奪フ事ハ皆四國九州ノ海賊トモカスル所ナレハ帝都ヨリ嚴刑ヲ加ルニ據ナシトテ返牒ヲハ送ラレス只來獻ノ報酬トテ鞍馬十疋（十疋一本作五十疋）鎧二領（二領一本作十領或百領）白太刀三振（三振一本作一振）御綾十段（十段一本作百段）綵絹百段扇子三百本國々ノ奏送使ヲ副テ高麗ヘソ送リ磬ラレケル

善鄰國寶記云貞治六年丁未二月十四日高麗使萬戶左右衞保勝中郎金龍撿挾左右衞保中郎將於重文到着攝津國福原兵庫島通書其畧曰海賊數多出自貴國地來侵本省合浦等燒官廨擾百姓甚至殺害于今十有餘歲海舶不通邊民不得寧處云同廿七日重中請大夫前典儀令相公金一來朝四月十八日於天龍寺雲居菴延接高麗使爲之有伶人舞樂六月廿六日將軍家以高麗回書授使者云云

知覺普明國師行業實錄云師諱妙葩號春屋貞治丁未春高麗國特遣朝臣來請通好公府館之於西山師憐其遠來待遇甚厚千戶金龍等二十五員仰師仁慈皆受衣盂執弟子禮

鳩嶺雜事記云貞治六年三月高麗人以牒狀來朝大元牒同相具來了

空華集云相州南陽山報恩護國禪寺鐘銘并叙寺權輿於應安三年辛亥十月十五日越五

年鐘魚尙闕爰有獲高麗國銅鐘者厥直萬錢開基住山比丘五臺沙門義堂周信作偈募緣而市之乃爲銘々曰維新鬮若鐘磬未完大哉法器出自三韓四佛影現九乳星攢厥音鏗爾聽者咸歡上而天界下而冥間警寢誡食息苦停酸豐嶺霜霣禪室月寒扣惟無盡應亦莫殫庶乎萬歲君臣永安永和改元乙卯冬十二月日建寺檀那關東副元帥上杉(能憲)大檀那關東都元帥左典廐源朝臣(氏滿)

本朝通鑑(後圓融天皇)永和元年引東國通鑑云春二月高麗羅興儒請行成日本乃以爲通信使遣之夏五月倭藤經光率衆來投高麗而處之順天燕岐等處給資粮後諭全羅道元帥金先致誘殺經光先致大具酒食欲因餉殺之謀緩而洩經光率其衆浮海而去初倭冠州郡不殺人自是激怒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遺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按藤原經光未詳爲何人蓋菊地氏之族乎)

東寺文書

高麗使者羅興儒以下同進物等被召上之由事去月六日御教書并同月十九日施行案如此早任被仰之旨用意人夫傳馬雜事以下致警固可被勘過之由也仍執達如件

永和元年十二月九日　　備中守(在判)

赤穗郡寺社本所地頭御家人御中

高麗使者羅興儒以下同進物等被召上由事今月六日所被成御教書也早任被仰下旨用意人夫傳馬可被致分郡警固狀如件

永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右近將監

宇野備前權守殿

異稱日本傳引東國通鑑云甲辰(永和二)冬十月羅興儒還自日本日本遣僧良柔來報聘仍獻綵段畫屏長劍等物自辛己東征之後絕交且百年至是日本以興儒爲謀者(日本)因之良柔本我國晋州僧少從倭僧而去聞興儒至來謁遂請釋使之通好興儒之還其國僧周佐寄書曰維我西海道一路九州亂臣割據不納貢賦且二十餘年矣西邊海道頑民觀釁出寇非我所爲是故朝廷遣將征討深入其地兩陣交鋒日以相戰庶幾克復九州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云云(按僧周佐者夢窓國師弟子號德叟蓋當時出入幕府受將軍命贈書也)

鎭西要畧云永和三年十二月朝鮮國王遣使者來聘使者鄭夢周遇探題貞世於筑前而歸(按明德四年高麗大臣李氏廢其王自立爲王其後奏大明國改高麗國號朝鮮國此作朝鮮者誤也下所引國寶記亦同)

本朝通鑑云永和三年九月高麗國大司成鄭夢周承國命來筑紫修聘且請禁海賊今川了(貞世)俊接待太濕(按夢周九月發彼十二月到我蓋本書據東國通鑑記之故從舊月耳)四年七月今川了俊使高麗鄭夢周還國且遣周孟仁偕往夢周在博多之間有求詩者援筆立就緇徒坌集自擔肩與請觀奇勝及歸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

善鄰國寶記云明德三年壬申(後小松天皇)荅朝鮮書(絕海和尙撰)

日本國相國承天禪寺住持沙門某謁肅奉復

高麗國門下府諸相國閣下仲冬初貴國僧覺鎚來將諸相國命達書于我征夷大將軍府(義滿)諭以海寇未息兩國生釁此事誠如來書海隅民散壞教化實我君臣之所恥也今將申命鎭西守臣禁遏賊船放還浮虜必當修兩國之鄰好永結二天之歡心實所願也然而我國將臣自古無疆外通問之事以是不克直答來教仍命釋氏某代書致敬非慢禮也今遣臣僧壽允細陳情實乞僉察爲不宜

明德三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七日

鷄林拾葉卷之六

鷄林拾葉卷之七

本朝通鑑云應永五年七月朝鮮國使祕書監朴敦之來朝請脩好大内義弘迎接之留寓周防國山口告其趣於京師

善鄰國寶記云應永五年（戊寅）諭朝鮮書（絶海和尚撰）（朴敦之）

告諭大内左京大夫朝鮮國使者遠銜國命逾海來聘幣甚厚而禮甚至尤可嘉尚焉今將歸國反命附往不腆土物少答盛意焉以爲好也比者九州逆命之小醜既伏其罪矣當遣偏師盡殲海島殘寇以通往來舟船而結兩國歡心也爾其勉之大藏經板此方頃年刊之孔艱而未克全備彼方現刊者摹刻極精爲之不能無希求今大允我所求蓋法寶東漸有時也甚感甚感銅鐘巨者藥物良者附船寄來否法器傳幽冥苦而人躋仁壽域則皆彼方之賜也已上件件大夫能傳此意愼勿失墜

應永五年八月日

鎭西要略曰應永十六年三月朝鮮國王使來於博多

善鄰國寶記云應永十六年（己丑）遣朝鮮書（將軍義持）（嚴中撰）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覆

朝鮮國議政府左右政丞兩相公閣下

今年三月

貴朝專使至

所贈之物如數收之既

進遠禮意之厚何可勝言也茲者本邦不天去歲五月初六

先君（義滿）即世

新主（義持）銜哀百務曠廢故脩報頗緩令將命者淹滯加之久旱種不土公府窘乏賓館餼米冷僕當是時叨執樞府之事何啻泚顙而已哉雖然嗣君仁儉海内無事兩邦通好不可與前時異也先是西鄙島夷無賴之徒泛海爲賊目有擾

貴國之邊者今已由命州收囚制之若有犯法者罪當族誅勿爲慮焉抑亦其方之民流落吾土而不能歸被虜畧而爲奴婢者自今以後必能撿覈而護送之不背食言也爰有一件僕頃創搆小剎佛宇僧房畧備而法寶闕焉伏聞

貴朝一大藏經鏤板流布僕憐陋邦之乏少賜目七千軸全備之藏則其恩其德何日而忘之特遣周護書記德林藏主專達此意庶恕貪求之罪以附利濟之心亦柔遠之一端也如吾土所產者或有所欲亦所不辭也遠冒威嚴誚容焉季夏極熱萬冀爲國保重不宜

永樂七年六月十八日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覆朝鮮國議政府左右丞相公閣下

旱霖集云高麗漁人糊口於吾數月矣告辭歸國余戲作小詩令其舍故業自新云

一滄恩尙以身償執灸之人與翳桑漁網早須施佛屋無防鳥雀汚金裝

大日本傳皇代記云應永廿六年六月高麗兵到對馬合戰

日蓮注畫讚云百四代稱光院（諱實仁）應永二十六年己亥六月廿日蒙古國高麗一同軍船一千三百餘艘浮海上其内五百餘艘對馬島押寄打取彼島云々

神明鏡云應永廿六年七月十五日九州探題澁河左京大夫滿範注進狀云蒙古高麗引合兵船五百餘艘對馬國ニ押寄ル彼島ヲ打取之處探題幷小貳以下兵共押寄及散々合戰之処天地震動大風吹雷鳴神變種々中ニ女人御方ノ船ヨリ出多ノ敵船ヲ覆ス剩蒙古大將ノ弟ヲ虜ストト小貳注進ス不思議神變云々

後崇光院御記云應永廿六年六月廿五日抑大唐蜂起事有沙汰云々出雲大社震動流血云々又西宮荒夷宮震動又軍兵數十騎廣田社ヨリ出テ東方ヘ行其中ニ女騎ノ武者一人如大將云々神人奉見之其後爲狂氣云々自社家令注進伯二伯（資忠）馳下尋實否云々異國襲來瑞想勿論歟又廿四日夜八幡鳥居風不吹ニ顚倒了若宮御前鳥居也さくやきの橋打碎云々室町殿御參籠時分也殊有御驚云々諸門跡諸寺御祈禱事被仰云々廿九日聞

北野御靈西方ヲ指テ飛云々御殿御戶開云々諸社怪異驚入者也唐人襲來先陣舟一兩艘已有合戰云々大内若黨兩人爲大將海上ニ行而退治其以前神軍有奇瑞之由注進云云七月廿日抑聞唐人襲來既付薩摩之地國人合戰唐人若干被討國人も被伐云々唐人中ニ有如鬼形者以人力難責云々浮海上異賊八萬余艘之由大内方ヘ注進到來自探題注進者未到云々又唐船一艘着岸是ハ爲使節非軍船云々（按大明使臣余千戶郭千戶通事周翠等也事見善鄰國寶記）廿四日晴聞兵庫ニ來唐人不可被入帝都云々牒狀之外四字ノ札獻之其文字云梵沐祠重此字無讀人云々僧俗才人不讀解難心得云々薩摩ニ付異賊蒙古云々八月十一日抑唐人襲來去六月廿六日於對馬小貳大友菊池以下合戰異賊打負若干被討大將軍二生捕云々大風吹唐船數多破損入海了凡唐船二万五千艘云々生捕大將兵庫ニ來去六日注進到來云々天下大慶室町殿御悅喜公武人々參賀散喚仙洞へも同賀申云々昨日門跡執柄大臣以下大畧參賀云々雖末代神慮之至不思議也十三日抑異國襲來事去六日探題注進不慮披見記之

畏言上

抑六月廿日蒙古高麗一同に引合て軍勢五百余艘對馬島ゐ押寄彼島を打取し間我等太宰少貳ヶ勢計にて時日をうつさせ浦々泊々の舟着にて日夜之間合戰を致之間敵

御方死する者其數をしらを旣難儀之間九ヶ國の軍勢を相催し同廿六日各手をくたき安否の合戰を致之間異國の軍兵三千七百餘人打取斬弃その外ハ數をしらを惣して敵の舟海上ニ浮物一千三百餘艘也海賊ニ仰付て夜晝をかきらを所々の合戰或ハ舟ニ乘損して海上ニ沉物甚多しさる間合戰最中奇特神變不思議の事一筋ならた敵の舟ニれゐて雨風震動を雷とゝろき霰降大寒手こゝへて打物の束もゐきられを氷死をるもの其限をしらた就中ニ奇瑞ニハ合戰難儀の時節いつくよりとハ不知大船四艘錦の旗三流差たるか大將とおほしきハ女人あり其力量へからす蒙古か舟ニ乘移て軍兵三百餘人手とりニして海中ニ投入了大將蒙古か弟其外以下咎の物廿八人少々ハ即時ニ斬弃相殘七人ハ上意ニよてのおすへし廿七日半夜過程ニ異國の殘の兵とも皆々引退蒙古打死と風聞を其說未定也ろの外敵の舟とも七月二日悉退散仕ぬ如此急速ニ落居併神明の威力ニ仍也上樣の御運の目出畏入候委細猶畧して注進如件

七月十五日　　探題持範判

雖末代神明威力吾國擁護顯然也此注進狀正說也

宗家譜云讚岐守貞茂右馬大夫尙茂男應永六年六月廿日己午未刻蒙古兵船到對州與艮鄉阿佐尾浦其兵一萬餘人楯籠仁位鄉桃嶽貞茂合戰數日討捕蒙古兵甚多僅免死者乘船歸去同廿六年已亥蒙古兵船再到仁位鄉浦貞茂防戰破之蒙古失利逃去死者甚多按此書以一度事分爲二度者非也

善鄰國寶記云應永二十九年遣朝鮮書殿中撰

日本國源義持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海路迢々久不嗣音維時梅雨弄晴槐風嘘爽共惟神衞森嚴尊候納倍萬之福先是需釋氏藏經皆得如願無勝銘佩之至今復有不盄之求重請一藏欲使此方之人植福先現當也苟與其善頒以七千卷全備之典則雖以剎寶見付未足爲比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推希亟輅閦休式符眞禱不宜

應永二十九年五月日

本朝通鑑云應永二十九年大內介盛見遣使於朝鮮國奉正大夫吳乙濟朝奉大夫鄭旅求修好其復書云復大內艮公足下承書從審體履康吉深以爲喜然自古人臣義無私交所惠物件似難容受祗縁足下恭事我朝誠意果篤茲用謐稟堂上啓聞納訖仍將土宜綿布貳拾匹就付回价惟照領秋凉冀多攻不宜艮公路多多艮氏者也

善鄰國寶記云應永三十年癸卯遣朝鮮書殿中撰

日本國道詮再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專使回所需藏經與回禮使同至憪喜可言哉矧又祇領珍貺感愧無量茲從使者之所請搜索被擄人於處々以歸之今重遣專使爵知客副使紹藏主別有所陳此事雖似得隴望蜀要修鄰好寧可祕惜聞貴國藏經板非一正要請一藏板安之此方使信心輩任意印施若能運平等之慈忘自他之別頒法寶以博其利則豈非深福源增壽岳之一端耶苟得如所請永以爲好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庬領爲幸敢冀茂迎川玉之祥即膺天錫之祉

應永三十年七月日

同三十一年甲辰答朝鮮書殿中撰

日本國道詮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主爵知客與回禮使偕至奉答書幷別幅件々嘉貺不勝銘感然雅意所需者即大藏之板也其餘珍貨稍如山岳又何用哉故初唯留法寶餘皆不欲留之於是使臣屢以違禮絕信爲辭不欲齎去而所以不能回納而領之自今以後行李往來不要以土宜爲禮唯修鄰好而已互省國費不亦可哉大將發專使中兌西堂再諭委曲若能使大藏板流傳我國何賜若此哉秋暑未艾伏冀爲國自珍

應永三十一年八月初吉

同三十二年乙巳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祹　奉復

日本國殿下

使至

惠書獲審

動止康裕仍承

嘉貺欣感殊深所

需大藏經板只是一本且予

祖宗所傳不可從

命前書已盡惟

照察之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時候向熱冀

順序多福不宜

洪熙元年五月日

朝鮮國王李　祹

同正長元年戊申遣朝鮮書殿中撰

日本國道詮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海路天遙久阻音耗想神物拱衛恩源川增茲者叨劝舊恩輙有稟請吾州伊豆州秦藏山東福教寺者東方之靈區也故事以二月十六日修大法事號曰藏經會鄰近數州之民皆奔走之雖然往古以來未能安置經本只設其會而已方今主寺務者號澄賢法印思其缺典發大願心要求法寶於貴國乃以其事聞之東方元帥元帥咨之於余余感其丹悃故發專使願送七千全備之經頒此靈區則千秋萬歲利濟一方之民者也豈非王者以仁治天下之一端乎苟能允許何賜如之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敢元茂迎五福式副懇祈不宣

（正長元上）應永戊申三月日　（按道詮今年正月寄本文恐有誤本朝通鑑推改義宜未知其據）

和漢合運云正長元戊申左武衛源義淳遣使於朝鮮

後崇光院御記云永享三年七月廿八日自高麗公方へ進物到來鵞眼千貫唐物重寶濟々進云々

日本運上錄云永享五正月高麗使來

蔭凉記云永享五年正月廿六日高麗人（去比渡朝）參左大臣殿（義教）（室町殿）騎馬者廿餘人云々見物雜人充路頭云々

季瓊日錄云永享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高麗通信使來日於殿中可導之旨有命伊勢守之

來廿六日高麗通信使參殿中乃於南面欄中三拜而奉書所賚方物件々納之

善鄰國寶記云永享十一年（己未）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　祹　奉書

日本國殿下

孟秋猶熱想

動靜佳勝念惟我邦鄰於

貴國世惇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交聘緬懷良深遣臣命知中樞院事高得宗虎勇侍衛司大護軍尹仁甫卿兼慶賀以達還悰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

順時自重

正統肆年七月拾貳日

朝鮮國王李　祹

季瓊日錄云永享十二年正月十二日高麗官人可使五山一見之由以飯尾大和守被仰出矣十八日高麗官人爲寺次第可接之由被仰出矣廿八日高麗官人入寺廿九日高麗官人入寺一見之禮謝白之二月九日高麗返物之事於粮井方被仰出矣十五日高麗御返章書而奉懸御目但草案也淸書又可懸御目十八日朝鮮被遣之件々以僧可贈之由被仰出十九日朝鮮官人爲歸國參于殿中而請暇去於御會所御對面御返章被遣書幷箱如彼報而被贈之者扇子百本太刀十振朱椀一具奈良桶二箇以僧遣之廿一日昨日朝鮮官人奉贈公物其請取奉懸御目

善鄰國寶記云永享十二年（庚申）答朝鮮書

日本國源　義教奉復

朝鮮國王殿下

二使忽然傳書遠至千里忞々寶如晤對況異産多色荷恩惟重陋邦世修鄰好思仰之情無日無之然國之多艱不遑安訊者有年矣方今四邊無事汔可小康爰煩賀欣感佩恒菲薄方物見于別錄聊表謝悃耳伏希

采納仲春尚寒

若時保嗇

龍集庚申二月十九日

日本國源　義教

彩畫扇壹佰把

金銅裝飾太刀者拾把

大紅漆木車椀大小計捌拾事

大紅漆澄方盆大小計貳拾事

紅漆黑漆雜色木桶貳个

竪

季瓊日錄云永享十二年六月十五日高麗被遣之注文懸御目正實坊可下行之由被仰出矣

嘉吉記云嘉吉三年（癸亥）朝鮮人來朝弔義教喪自義滿時至今聘問不絕

康富記云嘉吉三年五月六日予向飯尾肥前入道許肥前入道語云近日高麗人可來朝也先々要脚被懸仰諸大名被出之處今時分諸大名諸國役出錢不可叶之間高麗人不可被入立京都可被追返也其間事管領畠山（持國本）被存之間諸大名一揆して可被返高麗人也可爲如何樣哉意見密々談合淸大外記之由語之唐船者誠不可入日本之由有先々御沙汰歟於高麗人者既神功皇后御退治以後來服之三韓之隨一也高麗相通者可叶神慮也不可入之由今更被仰者可爲後年煩歟如何して可被返候や所詮上古往昔來朝之貢賦也近來者爲商賈所入來也然者牒狀之文章違上古歟古今之牒狀取集見合て就文章之咎可被返高麗人之由外史意見歟六月十九日是日高麗人參于室町殿懸御目者也當御代初

度且奉弔普廣院殿喪之由聘使也云々官人名可尋注之其儀各乘馬也布衣着笠云々其數及五十騎許歟云々路次作樂或馬上操之笛一人鼓一人比巴一人鉦鼓一人其外吹物二人有之云々進上物牒狀可尋注之東山雙林寺之傍景雲菴爲休所云々三條東洞院北行中御門西行室町北行參御所惣門云々供給食物事如先規千代德殿被致下行云々凡今度高麗人來朝事未付兵庫津之以前於管領有評定其謂室町殿御幼稚時分也諸大名國役已下要脚無沙汰之時節也旁爲無益歟之間不可被入都之由被仰遣之處高麗人申云非如先々商賈之料爲普廣院殿御弔參洛之由候間就其可被入歟之由諸大名等有評議遂以被入云々普廣院殿御代永享六七年比來朝之後今度初者也高外史說云高麗ヲハ高勾麗トモ云也如此云タル書籍有之云々高勾麗トモ云ナ今ハ高麗ト云也云々唐人ハ勝定院殿御代不被入日本其後普廣院殿御代來朝也高麗三韓內也不可憚事起于神代者歟云々高麗新羅百濟此三韓也予云之

建內記云嘉吉三年六月廿三日丁未高麗國朝貢使來朝先日參室町殿奉拜云々傳聞赤松左馬助（故滿祐法師弟也謀反人也）去年沒落播州不知行方之處菊池被相憑越于高麗國打取一ヶ國及雖儀之由今度高麗人歎申云々仍可被退治之由有沙汰云々七月六日己未高麗人乘馬過迷門伺見了馬上鼓樂者也

赤松系圖云大膳大夫滿祐嘉吉元年於私宅公方義敎奉討後於播州木山城生害弟左馬介則繁兄生害時渡異國歸國後自害（按則繁自害文安五年也）

嘉吉物語云去程ニ左馬助殿ハ手に立敵もなかりけれハ其よりもつくしの松田殿をたのみて落行またそれより高麗國ヘわたり給ひて淸水の將軍とあふかれ給ひしかともふたち殿を世ヘたて申てやとてまた日本ヘ歸り給ふ此事京都ヘ聞えしかハやかて討手をさしむけられしほとに河内國太子ニて遂ニ腹をきられける

和漢合運云嘉吉三癸亥宗貞盛爲對馬主與朝鮮有約條（嘉吉記同之）

宗家譜云讚岐守貞盛嘉吉三年癸亥自朝鮮國相約歲ニ渡船

本朝通鑑云嘉吉三年對馬守宗貞盛與朝鮮國約商賈交易之事每歲發船自是宗氏掌接對之事凡商船來往互無印契則不許交易

異稱日本傳所載東文選答宗貞國書云我與日本兩國交懽年代甚久自我朝開國貴島始祖靈鑑首款於我宗貞茂繼世誠附益謹及其末年不能和輯島人散爲海賊侵掠我邊鄙于時我先王赫怒遣兵問罪數年之間往來不通宗貞盛乃與島之耆老遣使來款悔過謝罪且明海賊卒皆一岐九州之人非獨對馬島我先王以爲罪而討之服而捨之古今通義今既服矣已往之愆不必追咎遂命待之如舊自是歲遣使船或多或少我先王以諸州使船皆有定額獨對馬不曾定額慮或生弊癸亥（嘉吉三）之歲始約以五十船爲歲額凡島之有事任者亦各有歲額圖書以爲驗其他館待之節道路之限船之大小人之多寡皆有成規各守信約罔敢違越云々

續翠詩集（江西）云高麗國主獻馬京兆源君用韻奉賀箕子舊封千載先至今國典合經權亂鬚謾講征遼策龍種自來和虜年鳳躍章臺揚綠處雲嘶窮海草青前群英在馭太平日萬里梯航控海疑（又見翰林五鳳集按管領細川氏世爲右京大夫所謂京兆者蓋指此也以時代推之在持之勝元之間）

宗家譜云刑部少輔成職（貞盛男）享德元年壬申閏七月廿五日乙亥朝鮮國舟二艘到對州佐賀浦其一船者弔貞盛之死其一艘者賀成職家督也

本朝通鑑云康正元年畠山義忠（道祐子）與朝鮮國通好（署曰管領畠山修理大夫源義忠）

善鄰國寶記云康正二年（丙子）遣朝鮮書

日本國義政端肅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聖度如天堯海歛波貿無任欣荷之至今特差遣使者永嵩西堂全密西堂惠光藏主等聊修鄰好少寓慇悰伏幸徹高明之聽比年以來使者相繼音耗靡絕深慰瞻仰之私仍告吾方有寺曰建仁蓋國初禪刹以爲祈福之靈場也所遣嵩密二西堂隷名此寺也久是以有起廢之志玆行得便式告大王切望特賜矜憐便獲大王仁化覃遠也不腆土宜具如

別幅收錄惟幸春煒標季伏希若時保重萬福

同年再遣朝鮮書

日本國源　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治國以來帶國印通使命而需大藏經幷諸色貨皆捆載以歸無虛歲焉固上國之賜也不勝感幸今差遣盧圓通事齎不腆之土宜以修鄰好萬々寬恕妥我國行人先是於

大明國事頗不執然而

聖恩寬宥特風刑章故及諸國日以加囚禁來歲必聘專使於

大明之庭揚對天之闕休仰無前之倖續進貢方物以謝前時之罪幸不遐弃焉伏聞

上國之於大明服域連接聘問交繁請爲我先容以通夙夜之心亦善于鄰者莫如焉幸甚所

封進者具于別幅謹書

臥雲日件錄云康正三年九月十八日天英來出示高麗書草又韵字類千字文者持來

季瓊日錄云長祿二年二月十五日建仁寺以高麗奉加可始造作之由依寺家書狀所伺而被仰出也廿九日建仁寺御成上于慈視閣東山御一覽次高麗國所獻之藏經被御覽又僧堂脩複被御覽皆高麗國所潤色也三月十二日就于建仁寺高麗奉加之事以飯尾總州被

壽廿四日蔭凉軒御成建仁寺依高麗一萬貫奉加事可御成敗之狀白之四月五日建仁寺
訴于高麗奉加壹万貫文之事以書狀伺之廿六日建仁寺以高麗奉加如元本奉行飯尾左
衛門大夫於寺家可致成敗之由被仰出也即召左衛門大夫而命之五月六日當院御成建
仁寺造營高麗一万貫之內幾千餘貫文寺納之由自寺家被白也奉懇于御目注文六月九
日建仁寺宗愈修造錢未到來事自太上様以洪藏主被仰伺之八月十二日建仁寺高麗奉
加之事自寺家大衆以訴狀白之十四日伊勢下總守飯尾左衛門佐爲兩使召建仁瑞岩恩
谷奉計嵩西堂都聞維那柏首座被决高麗慈光怠慢之罪也十六日寂路巷慈光爲不出建
仁寺修造高麗奉加錢被罪科被召置于聖護院以家財被預于當院也飯尾左衛門大夫奉
之

臥雲日件錄云長祿二年二月廿九日赴建仁吉方丈府君相伴点心罷府君發慈視閣齋罷
登閣閣中有藏經皆黑漆函今春自高麗來壁掛十八羅漢像云々

季瓊日錄云長祿二年六月廿一日土岐美濃守高麗勘合之事竊白之旨伺之蓋求藏經奉
納于濃州一宮之謂也八月七日濃州天福寺十刹之事高麗國勘合御印之事自土岐方白
之廿四日高麗之御印書而出之自土岐方被白也蜷河藏人渡之納于濃州南宮大藏經之
事也

善鄰國寶記云長祿三年己卯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　瑈　奉復

日本國殿下

使至得

書兼承

厚貺爲慰稼甚洋海相阻不克以時聘問

王乃厪遣信使踐修舊好非愼重交鄰不能爾也朝貢

上國事已爲

王

奏達不腆弊產謹付回价聊布謝悰

領納爲幸餘冀

順序保嗇

天順三年貳月初一日

朝鮮國李瑈

臥雲日件錄云長祿三年八月一日柏藏主來傳勢州語曰多武峯訴高麗求藏經宜擇人製

書因出料紙幷使者記錄有箱在中又曰勢州掬月額本府中扁某曾賜之今復歸公府爲私
第命別額云々二事皆領之于告柏曰高麗書可命天英柏未以爲可也云々

季瓊日錄云長祿三年八月廿日高麗國自唐峯爲求藏經被遣書故勘合之事伊勢守白之
伺之但以春阿伺之高麗國通書近來頻繁不爲然之由院主被白之由竊披露之

本朝通鑑云長祿三年山名宗全遣使於朝鮮國其書署名曰但播伯作因備前後藝石九州總太守山名霜臺源朝臣持豊

季瓊日錄云寬正元年三月十日土岐美濃守依高麗藏經着岸爲御禮獻五千疋有狀披露
之高麗使船欲來日本於高麗與對馬之間値惡風二船共破損雖然日本船則無恙自高麗
返狀幷進物共失之宗刑部少輔訴于伊勢守被管蜷川式部丞以狀謂此謂以之披露之廿
二日土岐美濃守依高麗藏經入洛爲御禮獻五千疋也五月八日松浦一菴勘合依御約束
可有御免許之由自管領細河殿被申之由披露之可有御免許之由被仰出也十日松浦一
菴勘合御免許以前被仰出之八月十七日自朝鮮國報聘之船一艘乃漂去一艘乃沈沒是
故重有朝鮮書披露此事且於御前讀之

善鄰國寶記云寬正元年庚辰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瑈　奉書

日本國殿下

貴國與弊邦雖阻滄溟世講鄰好自寡人即位丞遣信使益致慇懃禮宜報聘於肆年前冬十
月遣命知中樞院事宋處儉大護軍李宗實

齎大藏經一部法華經五部金剛經拾柒部家解二部圓覺經二部楞嚴經二部心經二部地
藏經二部起信論二部永嘉集二部證道歌二件趙學士書證道歌二部高峯禪要二部反譯
名義二部成道記二部幷土宜

小鍾二事雲板二隻銅鈸伍部磬子伍事石灯盞伍事鞍子一面諸縧具黑細麻布二拾匹白
細苧布二拾匹白細綿紬二拾匹藍斜皮一拾張人參一伯觔豹皮心虎皮邊狨皮裡座子一
事豹皮一拾張虎皮一拾張雜彩花席一拾張滿花席一拾張滿花方席一拾張松子肆佰斤
淸蜜五斗表忱

偕

貴使秀珍前去不幸海上遇颶風使船未知漂往何處副使船則沉沒唯

貴使船得脫泊對馬島遣其船主與三郞報云書契與禮物俱失玆用心惻聊達事由儻

漂船獲到

貴境惟望

矜恤護還或其遺尸漂泊涯岸亦令收瘞且於琉球國地面遍

行訪尋萬一偶泊存活
刷還爲幸餘冀
爲國珍嗇
天順肆年三月二拾捌日
朝鮮國王李瑈

本朝通鑑云　寬正元年畠山義就寄書朝鮮國（署曰雍河紀越能五州畠山右金吾督源朝臣義就）斯波義敏亦遣書朝鮮（署曰左武衛源義敏）

季瓊日錄云寬正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天龍寺僧堂造營爲勸進被望申高麗勘合之事以寺家運署之狀披露之無子細被仰出也廿七日牛黃就天龍寺高麗之便宜可有進上之由可達于寺家之由伊勢守奉之即命于寺家也十二月二日牛黃被求于高麗國之事天龍侍衣來時命之前月廿七日被仰出事也三日天龍寺高麗國被遣之書并被求牛黃之事可載書之由奏于院主東岳和尚而白之

又云三年二月十二日天龍寺爲僧堂勸進被遣使于朝鮮國其書中可被載之件々事有三箇條一曰建仁寺奉加一萬貫御禮謝之事二曰渡唐船建之事三曰自高麗國來朝之船遇颶風被損之事或謝子或說可諭之事書語可仰否之事伺之爲然之由被仰出也就于書文債先院主東岳和尚東岳又債集蔵首座令斯文製仍伺此件々也廿九日自天龍寺被遣于朝鮮國之御書御印渡遣于天龍寺正使俊超西堂也依以前所伺之不及披露之也御印者德有鄰也御印即返于御倉

蜷川氏所藏寬正三年文書（治部太輔殿天龍寺江御札案文副三位調進云々）朝鮮國通信事委承候仍副書雖調進之近年當家多故先而代印子已令紛失由茲書尾不捺印此趣被達彼國重旦授新印者向後秘重可用使節之往來也恐惶敬白

二月十七日

天龍寺侍衣禪師

季瓊日錄云寬正五年九月十二日天龍寺僧堂爲勸進以正副兩使遣于朝鮮國仍船頭致緩怠奪取財物可被處罪科之由以狀被申之

又云六年二月七日天龍寺求勸進于高麗欲歸朝忽船頭就借物致緩怠留彼船頭依用事入洛云々以次被召置之預究訣則爲幸之由自寺家訴之其趣天龍寺々奉行飯尾兵衛大夫今晨於殿中諭此子細仍披露之可留彼船頭命于飯尾兵衛大夫也于時天龍寺出官於當軒共聞此命也十日天龍寺就于朝鮮國求勸進然船頭玉井致緩怠留財物仍被召置可有御尋之由寺奉行飯尾兵衛大夫與伊勢守評之今晨披露之

又云同年十二月六日南都金堂修理料被當高麗之船仍可被下御印之由以飯尾左衞門大夫前日被仰出也十七日南都金堂勸進高麗可被遣疏仍賜物大略以先規旨與飯左談之不及伺之

又云七年（後土御門天皇文正元）正月廿二日南都金堂勸進就于朝鮮國求他祿仍疏文章可命之由以飯尾肥前守被仰出仍伺之可命之由被仰出也二月十六日南都宏福寺金堂爲修造求朝鮮國勸進之正使爲話柄造花一株而來謝也造花者櫻也朝鮮國疏之事者悉老以飯尾肥前守可命之由被仰出是故來告之廿八日南都興福寺金堂藥師寺勸進奉加被求于朝鮮國之疏其文者綿谷西堂製之奉懸于御目御印之事伺之朝鮮國被遣之疏御印者德有鄰也舊例也

善鄰國寶記云文正元年丙戌遣朝鮮書（綿谷制之）

日本國　源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兩邦千里雖阻溟渤使者還來猶如咫尺苟有所願必賜愉容感幸之情不可勝言本邦南京有教寺名曰藥師比年頹壞風震雨淩殆泣龍象於是一衆相與謀曰產薄力微無由重興非求助於大邦豈有他術哉遂請以書爲介故遣正使融圓副使宗禮等送諭其意儻得殿下之力百廢新一則豈非成東方一佛界也所謂淨瑠璃亦善鄰之寶也土宜信物具于別幅仲春漸暄惟冀若時保愛
龍集丙戌春二月廿八日
日本國　源義政

宗家譜云讃岐守貞國（成職）先是以峯郡之內佐賀村爲對馬國府貞國始以與良郡爲府而居住日本國諸使船經對馬到朝鮮者貞國無不接待焉若無對馬島符書則朝鮮不受之詳見申叔舟記（按貞國繼家應仁元年也）

異稱日本傳引東國通鑑云初上松浦郡久野能登守藤原朝臣賴永遣壽藺書記來朝時我世祖方議通信於日本國王以風水險遠欲因諸酋使爲使間時在館者則壽藺於其中稍解事遂命授書與禮物以送于國王又命禮曹書諭大內殿賴永護送兼致賜物文正元年丙戌五月受命而去庚寅（文明二）及來壽藺言其年六月還上松浦修船備行裝丁亥（應仁元）二月自上松浦發向國都都中兵起海賊充斥南海路梗從北海而往四月始到若狹州馳報國王國王遣兵迎之然盜賊縱橫或從間道或留滯備經艱苦凡六十日而得達國都致書與禮物于國王舘于東福寺國王方在細川（細川）殿（勝元）陣中與山名殿（宗全）相持未暇修答至戊子（應仁二）二月受答書國王更議不可無答使又命勝氏備方物遣使勝氏自爲書遣心苑東堂等與壽藺偕來壽藺又言大內處書與

賜物使人傳送爲海賊所掠其所言多浮浪不可盡信
綿谷𠈓禪師行狀云丙戌歲文正元製遣高麗書亂後又有可製高麗報書之命再三辭之此時傳高
麗書者東福門下僧也故華岳和尚寄書勸之而不聽焉庚寅歲文明二又有此命辭之如前然宗歲
首座出入府中約以自今後不以此事煩而重督之迫于不獲已從命此雖細事出於謙讓又
不好名一端也
善隣國寶記云文明二年庚寅遣朝鮮書綿谷製之
日本國源　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比年弊邑多難乎于軍旅百邑未復舊貫故無遑修鄰好匪慢也玆承
殿下卺奉天休新踐寶祚不翅恩加封內蚵亦職及遐方是以遣釋徒光以藏主特述颺賀之
忱兼謝間濶之罪仍告符印失之庾火故用新刻莫訝需今後以此爲信不腆土冥具于別幅
采納惟幸仲秋稍凉以時保嗇
龍集庚寅八月廿八日
日本國源　義政
本朝通鑑云文明二年伊勢守貞親遣書于朝鮮告國亂

異稱日本傳引東國通鑑云伊勢守政親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國王懷守納政所伊
勢守政親其書畧曰細川與山名私起干戈京城大亂余爲停止而未止兩人之罪不少依扶
桑殿下命集諸侯諸軍將收太平欲蒙大國餘力所望綿紬綿布苧布米其所進方物亦豐且
政親爲國王近侍之長出納庶政者特給綿布正布各千匹米五百石以助軍需令轉達國王
又於政親別有回賜
京華集云文明四年壬辰遣朝鮮國書景三
日本國源義政印也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庚寅歲弊邑特遣專使盖賀
新祚也今年八月使還
報書懇懃嘉貺多々無任感荷之至玆承前年屬弊邑擬僞號細川伊勢兩氏之使者發書請
求然而弊邑實不知之是奸賊矯令所爲也必加囚禁以謝其罪今後通信幸有新印以此爲
驗可也又承物色所求珍岱
上國無之臾頗搜索何賜過之抑弊邑有山曰高野有院曰西光安無量壽佛像相傳昆首羯
磨所造也主院事者告曰比年堂宇攲傾上漏下濕未奈之何苟無

上國之助安得復舊貫哉故今玆釋氏正球首座遄諭情實其使百發之地變成千萬億樂土
在斯一擧豈非
殿下化及遐陬也不典土宜具于別幅切希
采納不宜
龍集壬辰冬十月三日
日本國源義政印也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日本國源
義政印也
謹封
高麗書無可詣于直封其書耳此書十六行
別幅
裝金屏風貳張
彩畫扇貳百把
長刀壹拾柄
大刀壹拾柄
大紅漆木車椀大小計七十事

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貳拾事
蒔繪硯匣壹箇
鏡臺壹箇附鏡
洒壺壹隻
銚子提子壹具
整印也
本朝通鑑云文明五年九月畠山氏別官人艮心到朝鮮國依彼國執政之求記細川山名爭
亂之大槩續善鄰國寶記
畠山殿副官人艮心曹饋餉日呈書契
凡今原日本國大亂之起本矣細川右京大夫源勝元山名右衞門督源持豐國土一姓累代
之大臣而左輔右弼執朝家之樞柄喩如趙有廉藺兩家爭威連日有隙將及戰鬭則天下中
分士卒輻湊於京師者不知其幾千萬之計國王屢雖下和親之詔而人多則勝天滋蔓難圖
遂爲亂世矣於此屬於勝元者稱東軍屬於持豐者稱西軍蓋其所居之地以在東西也東西
張陣既在咫尺之間方出先鋒欲决雌雄及此時勝元不意運奇策於幄中而急圍宮內之四
面以入我軍營之裡即深溝高壘不使鳳輦龍旗出於外則持豐一黨中流失船亦如斯乎故

與持豐比面縛者甲弛弓雖請降於國王之軍而勝元稱謀逆之徒不使受其降西軍忿怒
含讎於勝元者倍萬於舊日雖似致不忠於君不戰而何其息矣西軍心中實欲爲敵於君則
縱雖有百萬之師天誅不可其遁豈其待歲月後滅沒矣哉然則西軍其無罪者歟何其然乎
傳云趙盾不出晉境而有弒君之名况今彼等群衆不去京都日夜戰鬪流血漂杵鼙鼓之聲
動天地者既及七年上自王侯下至士庶人百辛千苦國家日疲弊何其以言語足說之乎雖
然朝暘不侵而螢爝自然熄光初在西軍者今降於東軍者十其七八未聞在東軍者屬於西
軍之黨是乃天定勝人之理也如今所見則西軍之徒黨不過一兩年而亡者歟妥畠山左京
大夫義勝初隨於從弟畠山右衛門督義就在西軍去年之春國王密下詔不俟駕而就召由
是越前越中能登加賀四州關塞既開行旅自穩運粮於洛汭不異於平日北藩靜謐之功但
在義勝之一擧故今忝官領之職云々

右草狀一通語音卑野句讀雖分慚汗浹背實雖不足備於閣下之尊覽而通事人只通世
語耳如是之大議以音語通者歟故記其大概奉呈

成化九年九月初二日啓

京花集云文明六年甲午遣朝鮮國書

日本國源　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比年兩國往來不絕交修鄰好莫勝感幸之至抑壬辰載所遣使者尙留滯上國日夜　望其歸
安否如何萬々不審仍告先是捧表文具方物朝貢
大明國且又求新勘合之符信然弊邑適屬軍旅之事報書幷所求勘合皆爲盜賊所奪不一
到於此況其餘乎但得使歸國耳今又以事通信
大明賴有
景泰年中勘合以此爲驗或不論事者置我於嫌疑之地耶竊承上國之於
大明也封域連接聘問頻煩謂紹介于我以此事見告則上國之賜孰加焉故以上官性春爲
專使往達其意伏冀察我懇求亟
仁來納季秋霜冷若時
保愛

龍集甲午年九月日（又見善鄰國寶記）

善鄰國寶外記云文明六年甲午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娎　　謹封

朝鮮國王李　娎　奉復
日本國
王殿下
弊邑與
貴國世講交道及
王嗣業數遣使以申舊好在我
先王嘗一遣使介報聘中風沒竟未得達尋聞
貴國干戈不靖道路梗塞未復繼聘又
辱惠辭意殷勤副以
嘉貺信義兼篤感愧交切今聞
貴國朝野淸夷然海路折綰向有未戢又不得即遣一介以答
厚意慚負往者稱細川伊勢兩氏之使皆假
王命來索兵資第念救患分災義所當急不假致疑於其間玆承
來諭乃知矯令所爲也來使且曰非止我
國王之使其稱諸大臣所遣而來者多類此仍以
殿下之意請符爲驗寡人亦以爲滄溟夐絕縱有纖僞未易究覈惟符可憑乃令以象牙作符
十枚中分之將右畔就付回使留其左以爲他日之驗後當聘問之時必
授符以遣
貴國大臣曾通信於我者如或有遣使亦且
授符以杜欺誑豈非兩相幸哉所索西光院助緣弊邑近年連遭國恤歲又不登略備土產
若干聊以表悃具如別幅照恕臘天寒酷
珍重自愛不宜

成化十年十二月　日
朝鮮國王李　娎（白紙十牢摺之竪二尺横五尺三寸五分也）
別幅（十一折之卷之一折五行上押御　有爲野船歸時所謂日本而書之）
正布五百匹（己下翠之）
[整]（白紙竪二尺横五尺　二寸一行折之）
文明七年乙未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娎　　謹封

來使未諳本意欲置而去故付使還送
照亮胡椒劑藥所需其種峑因
來使
寄與所冀
珍重自愛不宣
成化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朝鮮國王李　娎
京華集云文明十八年（丙午）遣朝鮮國書（十三行行二十四字）
日本國准三宮　道慶（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兩國通好何代無之而海路夐阻不克以時聘問匪慢也抑大藏經吾國未得鋟板以行苟有
所欲必求之
上國爲賜不少感荷感荷仍告吾國越后州安國寺迺北方植福之地也以無藏殿爲缺典矣
掌寺務者慨然有求藏起殿之志可嘉故今遣此使等堅首座等往諭其意儻得頒七千藏以
如願則所謂毘盧法寶從藏海流出梱載而歸善鄰之寶莫大於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伏希

采納仲秋漸凉若時
保重萬福
龍集丙午八月四日
日本國准三宮　道慶（又見善鄰國寶外記）
又云龍山文成蓋公藏主以文學鳴於吾國風流士也丙午（文明十八）之歲從國信使遊朝鮮國其意不
可挽也友社善於平日者惜其遠去皆有贈言況於予乎詩一首以餞行云
自是宗門司馬遷遠遊所歷幾山川清風明月詩千首請向三韓刻石傳
善鄰國寶外記云長享元年丁未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娎　謹封

朝鮮國李　娎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我弊邦誕鄰
貴國世修交好
王慶

遣使以達懇勸之誠我
先祖遣使報聘不幸因風變不達
王所自寡人承緖即
貴國兵燹道梗且海寇尙熾久稽報聘今因
貴使備認
體履迪吉仍承
辱書副以
佳貺感愧交集
來諭大藏經諸處求索非一處存無幾重違
雅敎轉成一件就付回使土産若干具如別幅伏希照領溽暑方酷
保重不宣
成化貳拾參年柒月
朝鮮國王李　娎
別幅
白紬綿紬壹拾匹

人參壹佰觔
藍斜皮壹拾領
大鏡鈸壹隻（餘畧之）
整（右別幅與鑑無印）
同二年戊申
遣朝鮮國書
日本國源　道慶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維時霖雨既收暑氣漸酷想尊兄佳安陋邦去歲之夏發專使求大藏經不知到貴境否此舉
洎無虛歲貪求之咎豈可免乎然而寬恕允之所以感愧也今又裁書付使者其意在來（成）朝
貢大明請因行李往來之便預爲我奏達之幸甚往年有虛聞通事者遣之行命於貴國且告
以大明先容之事事已濟矣封鄰舊好從來久也惟希鑒察不腆弊產聊表微忱
延德元年己酉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娎　謹封

朝鮮國王李　娎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專使
惠書備諳
雅履康裕仍受嘉貺感慰殊深
來示大藏經素有印本殆盡前此丙午歲僅得具帙以付回价今且重違
尊教遍索伽藍所儲卷帙輳壹聊表
謝忱土宜物件具如別幅幸
領納惟冀
珍嗇不宣
弘治二年玖月　日
朝鮮國王李　娎
同三年辛亥
遣朝鮮國書
兩國修好自古無怠至我先君益劭今寡人繼立故差釋慶彭首座偁國印獻書俾新司國

事也仍告禪刹在筑前州曰妙樂闕法寶者久矣願賜大藏全部補闕典何以加焉戊申歲所
遣使者至此收回書幷方物藏經等且諭卷帙索諸各寺輳成壹件復有此求意深憚之然而
洋海遼絕屢聘間無他求以情恕之此外小珍貨數多以付回使幸甚不典土宜具如別幅伏
希照領孟冬漸寒順時保重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朝鮮國王李　娎　謹封

朝鮮國王李　娎　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海天遼潤
音問久疎今因
貴國使來迺知
新膺景命以正位號欣賀仍承
示以世脩鄰好
嘉貺稠重深以爲感惟繼志述事孝之大者永堅此心終始不渝豈不美哉所
諭大藏經壹部幷醜貨之類就付回价且將土產備如別錄惟

領納即辰向寒冀
順序調保不宣
弘治四年十月　日
朝鮮國王李　娎
別幅
弘治四年辛亥
大藏經壹部
娎
翰林五鳳集云朝鮮國貢珍貨　瑞溪
箕子提封風化裡異貨亦覽樂邦移雞林多歲占全樹不似扶桑惜一枝　村卷
碧霜紅雪刷雙翎隻影隨船渡百溟唯有天東曾識汝鴨江春雨樹冥々　按此詩時代不詳乃攷地誌文姑取于茲
善鄰國寶外記云明應六年丁巳
日本國大內防長豐筑肆州太守多々良義興

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竊聞
殿下開國以來治成制定故聞風嚮望以通往來者無虛歲也今遣通信使太白西堂正麟首
座等謹啓僕治內豐之前州崇聖禪寺國初禪窟草創稔久而頹敗日隨雖有脩補之志綿
力不覃故求舊復之成功於
貴國賑濟吾邦者莫如銅錢綿布等無棧壁之意再起正法於榑桑之西枝是亦
貴國之盛化遠被退邦之壹端也
上祝
聖壽萬歲次祈
社稷千秋仰荷
鴻庥謹
獻不腆之土產具備別幅邀
徹煩乞
昭亮餘冀

循時珍嗇不宣

明應陸年十一月參日

大內多々良義興

日本國大內防長豐筑肆州大守多多良朝臣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緬想

動止嘉勝爲慰若曰我系出

貴國技藝百工靡非

貴國餘流左右相資其來已久唯闕僧鷹之壯士冀發蹤指示者壹人見

貴領之爪之習學飲啄而回還惟

貴國仁庇垂藉下國之壹端也不腆方物聊表微忱朱漆椀壹具朱漆方盤大小肆拾片摺扇

參拾柄切希

領納惟求餘冀

順序保嗇不宣

明應六年拾月

大內多多良朝臣義興

大內多多良朝臣義興

右二篇疏語牧松和尙製之

本朝通鑑云明應八年正月征夷大將軍源義高遣書朝鮮國王曰我邦與貴國修鄰好也久矣云々僧周麟作之

善鄰國寶外記云

日本國源義高　奉書

朝鮮國王　殿下

我邦與

貴國修鄰好也久矣以故聘問僅隔三兩年則弗克無間濶之情今遣釋正安首座以奉使命

雖况康裕否境內安泰否我弊邑比年多虞不遑寧處佛宇僧廬殆殿壞矣繇是常有經藏之

求聞煩於索覺且不求焉方物財布庶允使者之請恩及遐方德之至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

伏希采納惟時海陬雪消春色入棹自愛保重不宣

本朝通鑑云明應八年十二月源義高又遣朝鮮國王曰歲晚無宅否云々僧周麟作之

善鄰國寶外記云明應八年己未

日本國源義高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歲晚無宅否凡我發使修好必需藏經是何謂也我國伽藍皆安大藏爲利民安國之寶以故

昔者我先君需印板於貴國報書曰經板只是一本祖宗所傳不獲從命由是允以賜經爲信

從來久矣弊邑經丁亥亂各寺所安十之八九散失矣國人慊然今遣正龍首座以需之當

有所開說貴境雖阻洋海造巨舶通交易者如駕輕就熟此乃德化之使然也我國多虞不遑

接外賓閣治朝風有所慚焉且又求珍禽雖出戲玩愚人愛爲常情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

冀照領天寒雪下順時保重不宣

明應八年己未月日

雞林拾葉卷之七

雞林拾葉卷之八

續善鄰國寶記云文龜三年癸亥遣朝鮮書周麟撰

日本國王源　義澄奉書

朝鮮國王　殿下

海陬春遍木生風熟萬里一帆以寄音耗想

動止佳勝祝祭惟深仍告昔在中午(文明六)之歲貴國造象牙符十枚各分一半付我使者蓋爲往來之信也爾來當聘問之時次第授之徵避嫌疑不亦悅乎頃災于府庫既失牙符僅存兩三枚爲之奈何故差釋周靑首座爲專使授其所造之一符往陳情實願更造新符以付回价然則折舊符無復用焉海路遼濶縱有纖僞未易窮覈惟符可憑思之凡我有聘問雖乞經藏念煩索授今不求之但方物件々許使者之所求弊邑仲恐感愧爻集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希采納不宜

龍集癸亥春參月　日

日本國源　義澄

永正三年丙寅大內義興遣朝鮮書

日本國防長豐筑肆州太守大內左京兆尹多多良朝臣義興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欽承

殿下威震海外道協天心僕雖處異域以同系之好無任屏營之至欽惟僕之西鄙赤間關有神廟號曰龜山創草于今六百四十七年也厥神之靈顯分和光影於日月而吾朝一方之鎭護也而比年以來依國之多故不瓦不釘梁棟之傾斜柱礎之摧朽觀者誰不嗟惜也然則不憑

殿下扶助之力爭俾純宏舊構之基址矣縣旅差通信使安中西堂聊表寸誠所獻菲頊物件具別幅采納惟幸矣仰望

綿紬壹仟匹綿布壹仟匹付回使以全壞宮再興之盤困者實兒藻之悅億兆無窮之賜也龜之氣號不遮風雨龜之持號不中梁柱矣庶幾察僕之卑懷前契勿渝矣餘寒料峭春風未溫能自珍嗇

永正參年二月十日　大內左京兆多多良　義興

同年大內義興遣朝鮮書

日本國大內左京兆多多良朝臣義興重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伏以如先書所載僕譜系出于貴國迄于今殆九百年之靑黃山川草木厥色雖異祖宗之睦

殿下胸無一點之胡越

殿下亦顧瓜瓞偏如慈母於赤子以故年々疏書往來自佗爲恒典也而近年之音耗凡疏書舊例而恩遇不腆寔僕之所怪也想是使令之姦謀耶

仲希從今以往任上古之例蒙　恩賜者何幸大於此矣故遣專价宗梵首座遑諭其意矣仍從京泰四年天順成化之際所　賜之疏帖三篇式進獻　謹爲備

叡覽也頊銅伍佰斤貢納少旌遠情而已　伏乞

叱留惟祈至祝

永正參年二月日　大內左京兆多多良　義興

異稱日本傳引慕齋集云答對馬島主宗義盛

海途阻隔聘覿無由雖堪劬企就中貴島世輸忠款恪事無二國家亦用嘉之接遇之典無所不至交通脩好久而不渝我國收綏遠之效貴島獲畏天之福可謂兩得其道矣頃年以來奸細之徒漸肆兇猾不顧國家卵育之恩不畏足下撿戢之威伺間作耗比比有之在丙寅(永正三)九月倭船一艘犯全羅道界因濟州人夜泊楸子島掩襲劫掠至殺朝臣柳軒金艮輔等此非貴島

人則必居三浦者也三浦之倭來投我土長子若孫安業而居殆將百年其便漁釣通互市以資衣食者無非我祖宗綏懷之恩而蠢爾無知之兆忘恩背德輒懷奸軌撫之愈勤稔惡愈甚自甲子年(永正元)後凌辱邊將又擅越關限焚蕩民家肆兇無忌至此其甚國家豈不知所以處之但以王者包荒之量姑不與較以開革面自新之路然只此而已則彼頑悍之徒無所懲創愈懷奸圖以干王法終至於不可救則誠爲惻惻且在我祖宗朝許處三浦者只約六十戶其出入行往皆有界限法程年代浸久漸失本約繁衍種族因循苟留生齒既衆奸類之孽芽其間勢所必至在我既不得綏懷之益在彼亦非自全之道不得不申舉舊約刷還除戶使彼我兩全故前者倂將此意通諭貴島使足下究獲賊倭及辱邊將焚人家者置諸於法以彰足下之威又令刷還三浦倭戶一依舊約以絕奸賊交惡兩間之患欲永世脩好共享平安之福而足下得書以來未聞有所舉行亦不通答其由不知足下之意果何如哉其以爲尋常而不足聽歟抑以通好我國爲無所益而有忽易之心乎足下苟不聽順在我自有處之之道固無所損惱在足下不導先世輸誠款附之意脫致後日噬臍莫及之悔則無奈失計乎足下既不誠附故在管下者亦不畏戢肆惡彌舊於前年十一月初二日倭船一艘犯慶尙道界劫掠加德島伐計民人殺害九人又傷八人又於今年二月十一日倭舡五艘犯全羅道界劫掠濟州供獻物船殺害四人又傷十一人尋爲本道節度使要擊賊倭四艘逃躲得去其一艘爲我所獲斬十

七人頭以獻此兩處作耗之賊必皆貴島及三浦之人其背國恩蔑主威以至兇奸一至此哉
我殿下臨撫一國于今四載綏遠字小仁如天覆以貴島自先世納志迄今不衰深用嘉奬但
慮足下邈處荒遠不能悉國家更新之化且慍頑悍無知之徒累違邦憲恐終不能自保故茲
特遣禮賓寺正尹殷輔前往貴島申諭國家綏撫有加之意且將搜獲前後犯罪作賊之倭賓
之於法事項及申明舊約刷還三浦數外倭戶等事幷諭足下足下其体國家禮遇隆重之意
深思報効宜亟施行使奸慝永絶交好益篤福流子孫世世無替豈不美哉惟足下審諒敬賜
物件詳具別幅餘冀若時珍重不宣

答對馬島主書

承書得審雅履和勝開緘書中所示亦已備悉國家綏懷遠人仁如覆載送往迎來饋糧無闕
接遇之典無不詳盡邊吏若不奉行往來之際廩給不時以致阻滯困乏則其罪固大即已且
由轉啓推鞫果如來書所云則當治慢法之罪足下其体國家至意開諭遠迩益厲誠欵不勝
幸甚但來書以焚燒倭戶爲熊川縣監之事邊吏縱頑豈能不畏國憲而故令焚之乎專是浦
居倭人自相失火後因私憤擅越關限焚我廨舍而欲免已罪修飾其辭反歸咎邊吏以誑足
下足下初旣不能檢戢後又傾信詐說無奈過乎設使邊吏無狀焚爇其戶彼當申訴于朝使
治其罪豈可自犯邦禁擅行報復乎足下果能爲國盡誠檢下以嚴則必不至此且國家修其
鄰好爲來久矣待之以誠而約之以信彼此苟不以誠信相接則非初修好本意也其等約船
往來計皆六十餘歲初約之時其人年齒必不下數十據今近百歲已皆死沒而代受圖書者
往來猶舊此豈誠信之道故令邊吏勿許接待矣足下亦諒此意毋給文引以不負誠信之約
餘冀順序珍重不宜（按以上二篇蓋永正四年以後七年以前之狀也）

鎭西要畧云永正七年四月九日朝鮮之舟師與對馬相鬪沒落

宗家譜云能登守盛弘（讃岐守義盛男）永正七年奉義盛命率兵攻朝鮮四月四日渡海攻落唐位山
城不日又攻破江具庋倭城其後進到熊川城下相戰朝鮮兵多集如雲圍盛弘盛弘兵大半
討死盛弘亦戰死年三十一其精魂猶生同年六月朔乙酉其靈現於對州豐崎郷高崎之濱
云里民經營一社號高崎大明神其宮至今在焉

續善鄰國寶記云永正七年（庚午）大內義隆遣朝鮮書

日本國防長豐筑雍藝石七州太守大內多々良左京兆中大夫義興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　足下
恭惟
殿下文經協天郵黎首於万代武緯馭國鎭玉壘於三韓同系不違異域勿隔至祝々々頃承
吾邦西番鯨海有島號曰對馬矣平氏宗義盛采邑之地也以爲貴國鄰封年々舟楫之往
徠疏牒之消息辱蒙附庸恩惠巨多誰不敢欽羨焉乎雖然今春以來俄稱不庭之陰謀依
是驕勇奸猾之士卒數侵貴國邊境云人欲耶天縱耶寔惟出于意外者也僕偶貴國瓜葛
戮力官軍而討之必矣而尤而効則招罪於天者如何哉仍遣使于彼島咨寇掠之是非且
復（名字某）爲正官人專要聞貴國艮鬩之安否焉
殿下仲望今所獻疏牒之蕪辭併感僕丹誠詳達
叡聽者繆擧尸祿之謗定一時消散歟然則仁厚之所及凶徒亦復于舊制而率肉袒之羊有
何疑也先聖不言哉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兵强則滅木强則折丁此時
寧論强弱輸贏也畢竟傳和親之策于俗陰峯之空中錫則
殿下億兆之太平島中附庸之舊制僕攸庶幾也大晉呈菲瑣之物件具于別幅煩祈采納焉
隆寒永結穆如春陽　能自珍嗇
永正庚午仲冬日　　大內多多良左京兆　義興
上書（引合中書之）
奉書
日本國大內左京兆尹兼防長豐筑四州太守多々良義興謹封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異稱日本傳引蕘齋集云公諱安國字國卿號蕘齋
正德六年辛未夏日本國使弸中來公爲宣慰使七年壬申夏中又以馬島通好來以公爲宣
慰使云々

答日本國使弸中師書（按永正八年書也）

承書具悉示意大內殿果遣重秋重益兩將禁戢奸猾則誠可嘉尙然事無形跡不合轉啓故
禮曹難之足下又請於禮曹佐郎致書兩將慰奬其勞而佐郎示以人臣義不得私通書問不
能奉依尊意今足下又以此意請於鄙僕誠懇之情僕所深知但人臣之義恪奉君命而已擅
通簡札私致殷懃誠所不敢未得依示深以爲恨幸冀恕亮至如對馬島敢背國家天地之恩
叛亂悖逆若是其極雖千百億年義不可復通但以貴國專使來請足下亦以累朝舊勞善於
使職欲遂君命之意出於至誠故國家有命云若盡誅叛亂之徒函首來獻則當更商量如此
特恩果由貴國信僕交好之力足下血悅額天之功也事具國家所答書契中僕更何言以贅
哉幸勿苛諳謹白

復日本國王書（屁利義植）（按永正九年書也下所引對馬書亦同）

海道險遠再辱聘問副以腆貺千萬感荷況爲弊邦命對馬誅討逆黨函首以送尤見貴國交

隣信義之篤寀增銘佩又至許和之請豈不欲從但對馬島負我累世卵育之恩敢逞兇逆其極惡大罪莫容於覆載之間不亟加之天討爲幸大矣矧敢望其和乎特緣去歲（永正八）貴國耑价來請義不得固拒故復之以對馬若能革心服罪尽誅逆徒函首來獻則當更商量云者蓋爲貴國黽勉不得已而爲此語耳初非欲輕與對馬也貴國即因弊邑之言旋下嚴命誅討亂逆以彰大義貴國之擧不亦善哉爲對馬者固當感幸弊邦之命長賴貴國之威率一島之衆尽捕逆類寘于顯戮縛其渠魁致諸轅門之下使我前日死亂者之父兄子弟甘心焉庶可以暴白其初不與知之心也顧乃不然承貴國之命勢不得違逆雖强勉斬首而來當叛亂之時稱首（宗氏族）將通書契如盛親者猶爲代官偃然修書以隱以此覩之所獻之首安可信其眞魁惡也且其時亂與不意我赤子之無辜者固多被浮害爲所擄去亦宜不少而今無一人遣還者島至服罪輸誠之意於何見乎況盛親雖自訟無罪乃不躬來自明使擧國快知其黯昧無實之情而顧因一紙之書飾枝葉之辭欲我國不已疑不亦慢乎然則其實有罪無罪亦果何由而知之乎貴國之爲弊邑無不尽心而對馬實負貴國之命狡詐難信如此今縱不許其和非我孤貴國之請也艮由對馬不奉順貴國之命之罪耳弊邦之所患唯患不得與貴國尽交好之道而已若玆小島加之不信雖永絶之固無不可弊邦臣庶猷議于朝爭詵于廷者擧請寡人勿聽其和下至吡隷卒伍之賤亦皆不願復通寡人不能違國衆之心而獨行之但念弊邦與貴國自在先祖世篤鄰好今者爲此一事再勞使价遠涉風濤請之勤懇厚意難拒姑勉從之然其對馬乖戾肆兇之罪不可全釋待之之事則當裁減於舊嗚呼寡人以貴國之故復通小醜使我一國臣庶小大咨于咸謂失擧寡人實㤼于德不能綏服遠人致搆兇逆禍我邊國寡人深愧德之不脩不得如殷朝之格頑苗寧假爲耀武討罪之計哉雖然我赤子之陷于彼者寧忍棄之盛親之藏惡與否又豈可含糊不終辨問乎縱使盛親非己所犯身爲一島代官管（盛親）一島之事而被人倫印圖書假其名字叛亂于我邊亦不得爲無罪也貴國必皆有以處之島主又豈不爲之計哉予旣已許其和矣從今以往徐觀島主所爲可察知其革心歸化之誠不誠耳不腆土宜具載別幅呪重報畧秖懷漸覗寒候漸逼冀益保重不宜

通論對馬島主（義盛）書

書來就諗雅履湇迪僩慰所獻禮物轉啓収了將土宜正布二匹付回使惟領留所索白綿布前來乃而浦第六船而知汝文資去惟照諒還者足下洗心滌慮海禍圖新謹奉約束歲遣禮使貢誠于朝深用嘉歎謂自今後益虔忠順之節永無拂戾違悖之事不意貴島管下賊倭三艘竊入全羅道境楸子島近處於去閏四月初五日昏夜乘其不備共劫本國商社五隻殺害人命尽掠載物件而去聞之不勝駭愕此雖非足下所知足下平日苟能尽心効忠痛戢群下勿得恣出少有所犯嚴加誅罰誠信積孚威令素行則安有如此之事乎縱下恐致犯我邊誰任其咎足下向國誠款之實果安在哉所爲若此而猶望國家恩待之厚乎致足下忠續虧缺誠悃未白皆由此奸慝之蛩足下宜急下令管內務得捕獲寘之明刑以恭足下藩衞國家之素心不勝幸甚繼今以往申勅一島嚴加撿戢毋俾縱恐以克終恪順之美毋孤國家棄瑕優撫之恩

續善鄰國寶記

約條

一館待有三例國王使臣爲一例對馬島主特送爲一例對馬島受職人爲一例

一國王使臣出來時只許上副船事

一對馬島歲遣船貳拾隻內特送船參隻合貳拾隻事

大船陸隻中小船各柒隻

一對馬島主處歲賜米大井壹百石事

一受職人歲一來朝不得遣人事

平時受職人則兎罪今不擧論

一船有參等貳拾五尺以下爲小船貳拾陸尺柒尺爲中船貳拾捌尺玖尺參拾尺爲大船夫大船肆拾中船參拾小船貳拾爲定額尺量船體又點船夫之數船夫雖多不得過定額

若不足則以點數給料事

一凡所遣船皆受對馬島主文引而後乃來事

一對馬島主處依前例圖書成給著見様於紙藏禮曹及校書館又置釜山浦毎書契來憑考驗其眞僞違格船還入送事

一無文引者及不由釜山者以賊論斷事

一過海料對馬島人給伍日糧島主特送加五日糧日本國王使臣給貳拾日糧事

一他餘事一依前規事

對馬島自古受朝鮮約條圖書船往來通用船數印符迄大閤征誅之前在島通信目錄此中或有減却之船云（按是約條即永正九年也）

永正十三年丙子大內義興遣朝鮮書

日本國防長豐筑雍藝石七州太守大內從三位行左京大夫多々良朝臣義興　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承聞

殿下法門金湯旌賢德於扶桑之日域

穆陵鈞軸扇帝威於中華之塞垣明月一天同風千里至祝々々想是海路隔絕柁楫往來綢

繆于寒暑邁程在邇者乎方今隻船解纜令通信之符契而同系同軌相應相求矣辭旃選
僧中諳厚之侶差光悅首座爲專价矣聊陳俁指趣云所需豐之萬壽精舍二百餘載巍然
于一方禪林也永正甲戌之孟冬罹丙丁災殿堂焦土矣陵遲蕪沒時哉戒乞
殿下
頸察俁概念也惡悛綏
恩義之篤募施財信心之緣矣然則
再造願復舊貫必矣
象胥秋鞮遞速合掌
査之須
奉達
殿下
淸聰惟祈
舊例不腆方物具件
具于別幅允容爲幸而已秋半澄淸頓冀
因循保重不宜

永正十三年捌月　日
大內從三位行左京大夫多々良
右疏語長州金山長福寺新命綱初

別幅
裝金屛風　三張
綵畫扇　二佰把
長刀　壹拾柄
太刀　壹拾
大紅漆木草梡大小計七十事
大紅漆澁方盆大小計二十事
蒔繪硯匣　壹箇
鏡臺　壹箇附鏡
酒壺　壹隻
銚子提子　壹具
整

和漢合運云大永三癸未日本倭奴藤原中林等二起到朝鮮國寧波府發亂
京都將軍家譜云天文七年太宰大貳大內介義隆遣書於朝鮮
大內義隆記云都督在世ノ間ヨリ石見國大田郡ニハ銀山ノ出來ツヽ寶ノ山トナリケ
レハ異朝ヨリハ是ヲ聞唐土天竺高麗ノ船ヲ數々渡レツヽ天竺人ノ送物猿々ノ其中
ニ十二時ヲ司ルニ夜ル晝ノ長短ヲチカヘス響ク鐘ノ聲ト十三ノ琴ノ糸ヒカサルニ
五調子十調子ヲ吟スルト老眼ノアサヤカニミユル鏡ノカケナレハ程遠ケレ圧クモ
リナキ鏡モ二面候ヘハカヽル不思議ノ重寶ヲ五サマ送ケルトカヤ
異稱日本傳引慕齋集云公諱定國字國卿號慕齋
嘉靖二十一年天文十一壬寅夏日本國使臣安心東堂等來公以禮判待之時日本馬島契辭俱不遜
公之答辭委備得中云々安安心東堂者朝仲法孫也
答對馬島王書宗晴康
書來就認淸迪良用開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土宜正布三匹及今壬寅年例賜米豆各伍
拾碩付回使惟領納但辭獨屛書了無感戴寵錫之意反多不遜未滿之語禮失敬順事犯悖
上誠所未喩駭訝殊深念惟貴島之於我朝自厥先世納款効忠之不懈我朝撫恤不啻若慈
母之愛赤子賚與寵錫之恩駙久彌厚而貴島之人忘大德背大恩敢煽叛亂罪不容於覆載

圖當永與之絶不許復通爲緣日本國王專使來請懇懇不已隣好之義難於固拒黽勉則從
悖逆之徒縱許容貸恩接之典理難如舊裁損其制立爲約條固爲永世遵守不得撓改貴島
苟念前日之所爲如何我朝之寬貸如何則自當感幸蹴踖之不暇敢復濫有所望哉況庚午永正七
叛亂事由三浦居倭之故雖萬世不可更許貴島固不得並與他事而出諸口筆諸書也若此
非轉啓爲難未敢承教前人則已矣自足下主島而來改其前轍殫盡忠款無異先世之爲者
國家嘉美恩待有加足下苟能効忠不已功擬績累則褒異之典自有新命何用規矩以已棄
之舊例爲請乎去歲捕送罪倭之事益見足下効忠之實國家嘉悅畧有恩賚物雖不腆獎寵
之意未爲不篤於其中凡在下之道承恩於上物雖微細榮則重矣固當淪肌知感戴祝無已
足下荷上寵賜未爲不優不但不自榮感而反多漫語是何意也貴島雖僻在海中素不習於
詩書義理之訓豈無賢知之人知禮義之所在而迺至於此乎夫事上之禮我雖無罪上以爲
非而譴責於我則引咎於己深懷畏惧上以爲是而褒獎於我則不有其功自謙不居足下捕
送罪倭忠則美矣國家亦以盡知而施獎典矣然在足下則職分所當爲也一度上達俾朝廷
知之足矣何必重複誇言而不置乎且夫去歲罪倭雖皆其自犯不干於足下然島中居人厥
數有限足下苟能撿檻於平日有所犯科隨其所聞一一繩治則彼奸濫之蹤如金老古延時
羅等害人作弊何敢若此之縱恣乎管下之人作奸於我國足下縱曰不知律以眦人虎兕出

押之訓則貴亦不得不歸於足下矣非以足下爲身實有愆也此之不思而乃曰我何作舊之失乎殊無引咎自當之意恐不合於事上之體也足下其更思之貴島先世恪事我國之時如有辨慰重事或遣朝臣此固出於先朝恩數之優視島主忠否而行之初非恒式庚午(永正七)之歲亦遣朝臣于貴島到浦將發值補倭叛亂未遂而返實由貴島之犯順而此禮遂廢耳足下忠順懋著則先世之禮豈無講行之時祇在足下勉蹈先世之忠而已去歲奸濫之發非特罪在倭人我國奸商潜相交通引惹爲慝藏匿倭物而不許者相應有之前因貴价書告轉啓于上發遣京官窮極搜捕而貴使書告之名多與我國人名不同捕其疑似訊鞫甚嚴備不得實獄事蔓延斃於杖下者甚衆貴島之人雖與面質不得正犯至今獄事未竟深以未獲罪人而致辟爲慮足下其悉此意且足下居諸島要衝之地防遏鼠竊使我邊得以無虞我國之所以厚於貴島者不唯字小之仁亦以紀其功也貴島之倚恃於我國猶赤子之托慈母又何惧於么麽之海賊乎且辭來書別幅歷擧去年新立約條中有未便於來倭者爲言足下是言亦不爲過凡日本與貴島朝聘於我者非徒輸誠納欵或因以交通有無資以生活何異於我之赤子以王者一視無外之仁惟欲盡我撫字接護之恩耳豈欲故爲拘束可厭之事乎但來朝之人及格倭之類豈可保其書爲良善者有如去歲奸縱之徒雜於其間而不復防禁恣其所爲無異前日則或憑依漁釣採薪劫掠於海浦或潜結奸商昏夜於閭閻以致毆鬪賊殺欺奪物貨或托稱候風竊掠於海島或賊艘混於聘船而來乘間作耗若此等事爲害多端惹起釁緒兩好不全則貴島受禍尤重矣故朝廷共議不得已爲此防範約條耳暫料之雖若有苦細思之實大有益兩間和好賴是而久豈但爲我國之無虞貴島與日本永享安利以此言之所以爲貴島永固其好實爲我也足下特未察料之耳但其中貴島及日本聘船依舊例只量後又復點人者當初慮或有如去歲奸濫縱恣之倭網漏不伏其罪潜從聘使而來以致依舊作奸故併入約條耳今因書來更料之足下既能捕懲罪倭又能嚴加督察豈復有潜來肆惡者乎況承足下懇懇之請商量八條之中唯此可改而無甚大害故具由轉啓許依舊例日只量船隻不復點人矣惟希亮察餘冀順序自玉不宣

續善鄰國寶記天正九年朝鮮國王贈足利義昭書云比於五年三承貴价云々但所示之事勢難承教而請之愈勤不止一再竊恐左右之不思也事不至大關而可以撓改則以吾兩國之無間當一言而決矣何至曉々往復有若不釋然者乎(永祿六)癸亥之書已盡其意今不必瀆告庶冀大王渙然而氷釋也國家深懲甲辰(天文十三)狗鼠之變熟講兩境安念之策審其形勢以固邊圉則薺浦之路安得復開乎云々馬島密邇我邊未効捍衛頃年縱賊不救之罪固當見絶而特因大王之教至切歲遣五船德至渥也云々熙久借兵助寇血我南陸得罪於先朝久絕於約條五十年間獨不見許者以其爲我國之讎賊也今安得復許乎云々(全文在于下)

和漢合運云天文十七戊申日本畠山源義忠遣使昌虎首座於朝鮮

宗家譜云或書云天文十九年庚戌十月對馬國宗貞盛五代孫貞秀渡朝鮮兵宮論書取來云々

和漢合運云天文二十一壬子倭賊與大明客商等漂到朝鮮殺死人民

弘治元乙卯倭船六十餘艘冦朝鮮全羅道陷達梁殺兵

續善鄰國寶記云永祿十年丁卯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　昭　奉復

日本國王(足利義昭)殿下

鯨濤重阻聘迥良勤茲蒙專价過海深寄委曲感荷不自勝書中縷々備悉　盛意但事理有難副者謹修如左幸　大王諒察焉　大王長　天時保傾心事大甚盛々々然朝聘以時禮當自控豈待鄰國爲之先容況天威咫尺義無私交雖欲轉奏亦且無辭理有不可勢亦難爲願　大王察之八人之名書籍無徵其中源義亦涉疑似只以　大王厚望終不可負曾給圖書似敦隣好不可援此並許七人累承　盛喩猶不敢承者有由然矣量舡有尺肇自正統標在尺面人所共見准尺引繩量其大小實取其便非有他意今日新尺起於庚午(永正七)繩索准於新尺深恐未得其實也弊邦所守只是舊規　盛喩云々乃反致疑甚非兩國相好情義交孚之道也卜歟之定事在先朝今在後嗣不可容議至於片數益修舊好永保終始是兩國之福也不腆土宜具在別幅並惟照亮隆慶元年六月　日

仙巣稿云効西山老師翁所賜左扇記世人每操扇皆以右手而獨有喜之時必操以左手者世謂之左扇蓋倭人之諺也今茲庚辰(天正八)予(玄蘇)奉使於朝鮮之日泊舟於對陽者數月于茲矣頃日及霖雨初收舟師漸欲解纜予喜甚不覺展齒折西山師翁聞此事戲作左扇記賜予不亦悦乎于時有筑人柴野又左衛門尉者(宗義調)性以歌舞而自負矣熟聞讀翁之文謂予曰今也左手操扇者不可以一二計焉去歲之夏受舊太守之佳招始到此則邦人皆右手操扇今歲之夏賀新太守(義智)之執政再到此則邦人皆左扇底也其有喜者不言而可知矣茲承翁頃奉太守之命製遣朝鮮之書契太守不堪稱美潤其筆端則翁亦左扇底也於是吾省吾身吾亦其一數也惟時近于祇園會故應歌舞之餞底群兒立以爲師則開扇起舞數舉扇坐歌授之有人若論四座之大夫則觀世入室寶生上堂金剛今春可坐廊廡之間乃是不左扇底乎吁邦人亦左扇而旅客亦左扇也物以類聚者耶(下略)又云天正庚辰就義調公悃請將航對馬島閏三月十二日出冷泉泊唐泊霽後解纜發唐泊同申刻泊壹州坪浦同二十五日發坪浦到風本津下舟宿能滿寺四月四日未刻解纜於風本寅刻到對州

群雞叫落月沉西阿對泉頭路欲迷小艇迎吾衆皆至燈籠點火兩人拗

今玆庚辰遠使朝鮮解纜出冷泉亭者綠淨春深之日而榹蓬泊阿對泉者銀漢露垂之秋也於是人人而熟箇々情親就中其尤厚者芥菴雅藏也明日又欲泛朝鮮不可無別語故綴一小詩留別雅藏云詩略九月初五日酉刻解纜於對府戌刻到南室浦于時有田調滿公携酒來副官逸叟雅藏留船主大浦調宰公以六七八輩聚頭對酌七日巳刻出南室浦酉刻泊住吉瀨下舟以赴鴨居瀨之西光寺宿十一日辰刻離鴨居瀨申刻泊佐賀浦酉刻下船投宿於靑龍寺十一日巳刻出佐賀浦過志多賀浦酉刻泊於越庋浦戌刻下船宿鰐浦寶藏寺廿六日風巳東矣故解纜於渡頭以出者二三里程而風又北矣於是回棹泊鰐浦

風及中流自北來布帆又向渡頭開始知鷗鳥忘機者不笑愁人去却回

十月云來九月遷主人談食地爐邊養無名草煖無酒一束生柴根羊烟逢開爐節

日午風自東北隅來舟師俄然解纜丑刻泊船於朝鮮之釜山浦則令公馳使來謝長途之勞頻矣不面其使作詩遣懷云

夜半維船傍渡門令公馳使謝勞煩試聞蓬底遇人語或似倭言或漢言

天正八年庚辰說對馬島主義調公懇請使于朝鮮於釜山客館宣慰使大人擕朝廷之黃封酒賜海外之玄蘇等不堪感戴卒賦小詩奉呈閤下以聊謝恩義之萬一大蘇所謂醉裡狂言醒可怯者乎也

吾師奉使入皇明忝剩黃封醉錦城誰代祗今同此賜兩朝恩澤一家榮維時十月初四日

東萊令公大人亦照對客之儀來舉盃更酌不堪歡抃呈野詩一篇以述醉懷云

芳聲難掩大蘇公昔賜黃封醉宋宮易地皆然今日宴三盃軟飽一恩風

十二日薄暮雪始下轉盼又晴其翌十三日早晨作詩呈副官逸叟雅藏督和篇云

終夜欲重蒙茸裘片時雪灑片時收翌晨早起開扉見山似愁人半白頭

宣慰使大人賜宴於釜山浦者兩三回于玆矣卒賦小詩酬仁恩云

勝遊三日侍瓊筵遠客漸眠樽未眠其世雖殊其致一半醒半醉杜樊川

上京日近是日陪筵之次賦小詩留別東萊釜山之兩令公大人云

只須秉燭與君遊此去京師幾日留世事何人朝計夕不知來歲又逢不

廿日發釜山浦半里程而令公大人勸離盃又一里餘而東萊令公勸離盃且賜以二詩卒和之

奉使遠帆千里開東萊縣裡暫徘徊別時且喜賜珠玉他日何忘勸酒盃游宴尤愁駒隙過醉吟腮見兎輪推令公早奠橫陶令待我明年去却回

浦上潮平是去時京師有待寄君詩相逢草々又相別却恨客中光景移

戌刻到何月驛投宿與差使員大人對酌之次問余以景蘇梅岩二公之事卒作詩呈之

語各雖殊意不殊一床對酌一須臾相逢先問舊時客淸話何宵又及吾

廿一日發兩月驛四里程到阿谷驛點心之次差使員大人賜詩卒和之

堪喜傳盃慰客情得忘桑域帝王城長途未熟初來客自是京師幾日程

廿二日發蔚山五里到仇老驛早飯又行二里到朝□點心亥刻入慶州之納淸堂投宿作詩奉呈差使員大夫謝先導之勞云

路入慶州四日移火城明滅馬蹄遲暗中摸索知佳境似見曹劉沈謝詩

廿三日宣慰使大人遇祖母忌辰深憖故延宴享於來月廿四日宴享之次宣慰使大人賜詩卒和之

風流傳說日桑域識君名莫笑詩篇拙傾聽絃管聲他邦雖異語兩地共同情游宴任深夜東岡待月橫

作詩奉呈宣慰使幷慶州太守以遣醉懷云爾

若不宿緣爭對顏宴遊終日忘鄕關莫言更尽一盃酒醉眼朦朧難見山

廿五日發慶州二里到牟梁驛早又往三里到阿谷驛點心與差使員大夫筆談之次作詩呈之

長途任馬過雨笠又烟裝兼恐別君日客愁無奈何

戌刻到永川投宿作詩奉呈宣慰使大人謝許要見慶州樓鐘之求云

要說此鐘詩舊扮摩挲醉眼見銘文楓橋夜泊愁眠客輸却今朝立馬間

廿六日巳刻發永川驛到新寧縣投宿廿七日到義興縣與差使員大人筆談遂投宿廿八日發義興縣到雪山驛點心之次作詩呈差使員大人

日本朝鮮知幾人君情何幸與吾親此榮豈是一生事仰問蒼天有宿因

卅日宴享之次作詩呈觀察使大人

客船繫在渺頭波又向長安倩馬過游宴何憂日將落武夫擁從留陽戈

屢不呈詩不賜詩游程誰慰懶生涯相逢之處共吾醉昨日新知今舊知

呈宣慰使大人

十一月朔日發安東府到甕泉驛點心之次書題燕飛院石佛之偈報差使員以知吾宗之手段云

昔雕盤石是何人似佛身而非佛身要見如來眞妙相鉄槌擊碎作微塵

初二日午刻宴享之次作詩呈宣慰使大人

多情日々搃相伴行則共行留則留君是縱醒吾可醉鄕愁和雨到心頭

賦五言一篇呈郡主

堪愧宴遊時不能酒與詩相逢情甚切莫道是新知

詩以留別差使員巴山趙公大人去云十一月初四日也

君向巴山我洛涯不知客路又隨誰低頭俯拭數行淚却恨相逢相別時

四日此日雨中午刻發豐基郡過竹嶺馬上得詩呈副官雅伯

路過竹嶺幾時回瀟瑟朔風吹雨來雲擁群山看不見馬頭終日乏詩材

酉刻入丹陽郡遣與者一篇呈副官

路轉深泥不乾笠簷襞袂兩濘々星移物換丹陽郭皆送行舟今醉轂

五日此日冬至作詩遣懷

正是一陽來復初淡官添線不曾虛客身却弄遊程見今日行過二里餘

未刻於郊原點心酉刻至黃江驛投宿於是堤川縣令求見余之詩卒書丹道陽中詩呈縣令

云

欹笠負詩心不閑丹陽郭此碧溪潮却嫌客路馬蹄疾滿目近山作遠山

六日及發黃江驛堤川縣令公石渾金老大人寄詩卒和之

過眼佳山不及追馬蹄湍處路如絲分吾一掬石潭水又與徐凝洗惡詩

馬上得詩

信馬經過西又東綠蓑青笠白頭翁天翁疑是閑消境多少佳山烟雨中

宴席卒書

到處瓊筵飛羽觴主賓未醉易斜陽宴遊今莫若冬後一寸光陰一線長

又

馬蹄今去入忠州又侍宴遊忘客愁强跨征鞍添脚疾自兹許我一孤舟

八日發忠州宿可興驛九日及發可興驛詩以留別差使員忠淸道主人

對酌朝歸又夕晡多情數日未曾疎歸時若過來時路吾可問君君奈吾

十日於淸心樓上宴享之次作詩奉呈州主并宣慰使大人

客路三千經幾州風光不共此鄉侔睡鷗比翼臥磯石飛雪無聲滿瓦溝徠往人傾吳地笠

徘徊誰棹剡溪舟宴遊忽是天晴好得月歸歟近水樓

呈宣慰使大人述所懷

宴遊終日忘吾邦遊莫暮鐘雲外撞旋捲翻風看淵水笠蓑釣雪倚寒江何圖萬里東來客

相對千秋西嶺窓每賜詩文無不巧阿誰洛社與君雙

十一日發驪州五里於野川點心戌刻入楊根郡投宿十二日發楊根郡中路偶作呈宣慰使

大人

飛雪暗天兼夜齊不知南北又東西行臨虛墓沒狐跡閑過平路埋馬蹄永叔那邊吟禁鶴

蘇卿何處泣看氈寒流凍合難移棹渡口暫橫舟一溪

申刻到奉安驛點心之次作詩呈差使員大人

形雲點地失西東信馬經過深雪中暫坐驛亭回首見蒼髯變作白頭翁

亥刻到平丘驛投宿十三日及發平丘驛作詩留別差使員大人

長途幸我獻詩遲昨見和篇忘慨涯今日慇懃休告別雪埋舊路去何之按本書淹滯國都及歸路事皆闕今無

所補

續善鄰國寶記云天正九年辛巳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　昖　奉復

日本國王　殿下

比於五年三承　貴价誠好之篤鯨濤莫礙感荷厚義但所　示之事勢難承　教而請之愈

懃不止一再竊恐　左右之不思也非不至大關而可以挽改則以吾兩國之無間當一言而

伏矣何至閔々往復有若不釋然者乎癸亥之書已盡其意今不必讀告庶冀

大王渙然而氷釋也國家深懲甲辰狗鼠之變熟議兩境安念之策審其形勢以固邊圉則薺

浦之路安得復開乎量船之尺旣刻正統年號用之又過（過歟）百年貴國之人無不目見而詳知則

安得謂之新造也馬島密邇我邊未效捍衛頃年縱賊不收之罪固當見絕而特因

大王之教至加歲遣五船德至渥也尙不知感反以船之大中小定限爲言島主之不自量也

深久借兵助逆血我南陸得罪於先朝久絕於約條五十年間獨不見許者以其爲我國之讎

賊也今安得復許乎兩國之信義雖堅而設險長算當謹於萬全舊路今不可復開也一時之

情款雖至而先王定制不可以增損舊尺之用安敢改乎施恩有節事當慮後則船隻之有限

不得不爾也交鄰非直德不施怨則深久之永絕勢所當然也揆之以情參之以義少無欠闕

而

大王教之益力來使請之猶勤是必　左右不以實聞而使之疑聞於我耳不然以

大王之明叡何至强人以不可爲之事乎若　左右旣以實口聞而

大王猶執前意則是寡人無德可孚見疑於與國深可愧也旣知其不可而猶欲强從則

大王有矜持之失寡人虧以直之道開誠結好者豈如是乎前書想在願

大王其復之幸甚且如二十人絕不通好亦在五十年之前還即許待固無其名廷臣獻議皆

以爲不可第念

大王[illegible]使屢請而盛久等十二人則其名字或付於文籍之間其所見絕又不如深久反側之

比故特許造給圖書依例來朝曲副
大王至三之望其餘八人者前日之來朝事跡了不見於文籍故不得並許奈何餘冀載在國
典行用已久中間有司不體法意任其自爲載物太重牛馬顚毙民不堪苦寡人聞之惕然特
令申明而已非有新例起於今日國雖有覊界民莫非同胞
大王有聞亦必動念於斯矣萬浦關路彼此俱病當初截斷寔有深意今若一毀其防易生疑
嫌引惹事端其爲鄰好之害不既多乎馬島船隻至加其五大中居多其待馬島德至渥也曾
不念此每憑　貴价屢勤德音願加二十不限大小多見島主之不知足也大抵交際之道信
義而已耆爲條約遵而勿失所以敦信義也若因一時之見一人之說輒撓而輕改之則紛紛
無定信義俱失何用約條爲哉玆者未副數事之教乃所以守兩國之約也其守兩國之約乃
所以全兩國之好也久知
大王之意只在於守兩國之約全兩國之好而區區六事之從違曾不足爲鄰好之輕重敢諱
布之惟
大王亮之不腆土宜具在別幅幷惟　照領餘冀順時珍嗇不宜
萬曆九年五月　日
同十二年甲申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　昖　奉復
日本國王　殿下
使价之來遠辱　惠書憑審　動靜康勝良用感慰且悉　貴國爲京極殿請給銅印　大王
爲晴廣之意勤矣第念我　先王因　貴國書契以幾內諸殿使送人等多有詐僞遣送牙符
十部于　貴國諸使往來特以爲驗則絕中間姦濫之弊伸兩國信義之爭者一牙符足矣不
必更賚以銅印也然而重違
大王勸請之意玆命有司造了銅印一顆給付來使以弊方交鄰之大義且不敢孤　大王之
教故也但自今以後本殿或不念兩國相信之美意徒以得印爲幸不稟諸　大王而往來自
由則今日　大王之請適足以啓後來之弊而實非兩國之本意也惟　大王諒之餘祝順時
萬福不宜
萬曆九年十一月　日
天正十二年甲申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　昖　奉復
日本國王　殿下
鯨海浚空瞻想徒勤京極使至獲奉札翰欣慰良深源晴廣銅印之賜事頗重難而徒以　大
王之請甚勤故不敢不從今承　來諭辭旨丁寧又欲敦兩國通信之義杜往來自由之路誠
寡人之所樂聞也更願　大王申勅諸臣恪守條約禁止濫僞勿替國家綏遠之意以永鄰好
於無窮千萬幸甚餘冀順序珍嗇不宜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　日
朝鮮國禮曹參判柳成龍　奉復
日本國京城住京極江岐雲三州太守佐々木氏大膳大夫源公　足下
海价傳書憑審　履動佳勝欣慰何已所獻禮物轉啓收了書付土宜亦畧許賀幷惟　亮察
我　國家自來交鄰以義賞不虛施銅印之賜朝廷固嘗愼重而特以　足下聿懷好音來請
勤渠在我報答之典亦不可但已　異恩如此實出尋常　足下既知感激至形文字慕義之
誠有足多者自此以往恪守封疆務以誠信自勵歲時往來悉遵條約奉以周施則國家將宜
布德意益恢遠之道永保歡好於無窮矣足下其勉之不腆土宜白苧布貳匹黑麻布貳匹謹
付回使餘冀　自玉不宜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　日
仙巢稿與朝鮮歸客金公書云近來有平秀吉始不知何名身長田畝之間氣凌雲漢之外國
王聞其爲人召授衣冠一日九遷領關白職而伐一百餘年不庭叛戰必勝攻必取六十六州

不日臣服矣於是海南諸島或遣使臣獻方物或付商客供地産可謂草木亦識威名者也一
朝命義智（宗對馬守）曰聞昔朝鮮差信使過海前有鄭（調川）後有申人（叔舟）稱美二使曰使哉使哉事猶在耳可尙
焉哉爾來日本雖差信使朝鮮關使者久矣汝速超海誘使復舊則可也是以己丑（天正十七）義智身自
超海余（玄蘇）及調信亦從後廷議紛然不能速決翌年庚寅（十八）以義智爲南針黃金許三使過海又其
翌年辛卯（十九）余及調信護送三使超海同年秋八月歸國翌年壬辰（文祿元）果及大亂吁是誰愆乎二使
過海而鄰交不絕者久矣三使過海而鄰交已變者速也云々
又柳川調信肖像序云博陸殿下秀吉取六十六州置一握天正十五年丁亥讓職於令姪秀
次竊退稱太閤躬自征薩州於是舊府君義調遣居士請臣服太閤黜頭辱撫其背曰使哉使
哉非曾居士之榮而本島之華也府君劃伊那郡賞其勞蓋以島之審腴也太閤又命府君曰
今也日本歸一統請報朝鮮召賀使可也居士擁護今之府君義智到朝鮮傳國命日本嘉吉
初元辛酉申叔舟過海以來久絕信使故雖諸難之居士勵三寸之力誘黃金許三使賀一統
太閤感其忠奏于朝俾府君任拾遺侍中且賜居士以大夫之爵宗家創業以來未有今日之
盛惟時天正十八年庚寅也翌年辛卯居士送三使再到朝鮮朝鮮又謝其勞以嘉善大夫之
爵可謂兩處化龍不亦榮乎
善鄰國寶後記云天正十八年庚寅朝鮮國通信正使黃允吉副使金誠一從事許茂等來聘

對州太守義智同伴景轍蘇長老相附五月着京都以大德寺爲旅館登聚樂城拜禮翌年正月二日歸着于對州

朝鮮來書

朝鮮國王李　昖　奉書

日本國王　殿下

春候和煦

動靜佳勝　遠得

大王一統六十餘州雖欲速講信修睦以敦鄰好恐道路湮海　使臣行李有淹滯之憂歟是以多年思而止矣今令與

貴价遣黃允吉金誠一許茂三使以致賀辭自今以往鄰好出于他上幸甚仍不腆土宜錄在別幅庶幾

笑留

順序珍嗇不宣

萬曆十八年三月　日

朝鮮國王李　昖

別幅

良馬貳疋

大鷹子拾伍聯

鞍子貳面 諸緣具

黑麻布參拾匹

白綿紬伍拾匹

白苧布伍拾匹

青斜皮拾張

人參一百斤

狗皮心兒虎皮邊獱皮裡阿多介壹座

狗皮二拾伍張

豹皮二拾伍張

彩花席拾張

紅綿紬拾張

清蜜拾壹壺

白米二百碩

海松子陸碩

整

返翰

日本國關白　秀吉　奉復

朝鮮國王　閣下

雁書薰讀卷舒再三抑

本朝雖爲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綱廢世亂而不聽

朝政故予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遠島悉歸掌握竊按予事蹟鄙陋小臣也雖然予當于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八表聞仁風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取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憐愍孤獨故民富則財足土貢萬倍于古矣

本朝開闢以來

朝廷盛事洛陽壯麗莫如今日也夫人生于世也雖歷長生古來不滿百年焉鬱々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

帝都政化於億万斯年者在方寸中

貴國先驅而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輩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臨軍營則彌可修鄰盟也予願無他只顯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錄領納珍重保嗇不宣

天正十八年仲冬日

日本國關白　秀吉

信使贈答詩

席上偶占一絕呈

四禪道座博粲 西笑兌玄國三有節保惟杏哲

通信正使松堂

杯中美酒他鄉味　案上奇花律外春

病客不辭成一醉　爲緣賢主愛嘉賓

呈四禪道翁　通信副使鶴峯

琳館清秋會主賓　儒冠參錯佛衣巾

此行如覓邦文厚　隨處團欒醉錦茵

又　　書狀官山前

博陸功仰玉宮　加威海內富才雄
時迎正使萬人敵　世有明君六合同
動靜起居餘聖業　詩文酬唱顯神工
朝鮮第一江山景　尽在佳篇句句中

次山前韻　　從事官五山

紺殿玲瓏近紫宮　天開地亦鶴奇雄
風生碧樹聲々別　雲尽青山面々同
水月襟懷機已息　烟霞氣色語還工
盟知趙鉢龍湫潤　看取談玄若簡中

和正使韻　　前龍阜見鹿苑承兌叟

古云意合則胡越爲兄弟不合則夷狄爲怨讎矣凡人孰文盟亦在意合與意不合而已今也吾
皇施仁澤於四海　相君敷文德於異域故天正庚寅秋之孟自朝鮮國有　華使雖地遠其國隔舉杯賦詩親結交會傾蓋如故實以胡越作昆弟思何喜如焉依舉高詩玉韻述下情云

陋

松筠深處開詩席　一笑相逢好酌春
四海秪今太平日　獻酬共會遠方賓

欽奉座

朝鮮貴使嚴韻　　見相國埜衲周保

邂逅開筵接雅賓　碧梧風度洒烏巾
有緣千里莫言遠　一日相逢陪玉茵

川八句一章謹次

山前之高韻　　野釋承兌

遠近何圖會梵宮　高賓寔爲世豪雄
歡顏相對思無別　鬱意已消情是同
雲路平均因國政　陰陽調順亦天工
他時猶約原交義　山擣海盟一座中

綴川八句次

山前玉韻　　周保叟

四面山圍古梵宮　而今何幸會英雄
朝鮮豪士詩雖異　日本野僧心已同
一座傾盃成爛醉　九天落筆顯書工
此身雖在清涼國　風掃炎塵松竹中

野詩一章奉押

朝鮮華使山前高韻

前慧家永哲頓顙

遠涉鯨波朝帝宮　見來盡萬世英雄
宴安懷與俗情異　邂逅因兼舊友同
容貌儼然倫正少　語聲雖辨律詩工
扶桑六十朝鮮國　都在吾公掌握中

重贈　　松堂

一向還知意味眞　更投佳句見精神
人生海內同天化　願把心肝直置親

再贈　　鶴峯

一葉庭梧涼氣新　奇遊莫恨後青春
彌天道力寧難測　立地開花慰遠賓

雞林拾葉卷之八

明治十六年九月廿四日御届　原書纂集人　故　塙保己一
同年　十二月　一　日出版　翻刻人　甫喜山景雄
京區西紺屋町九番地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地理　外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33
SS号=14664133